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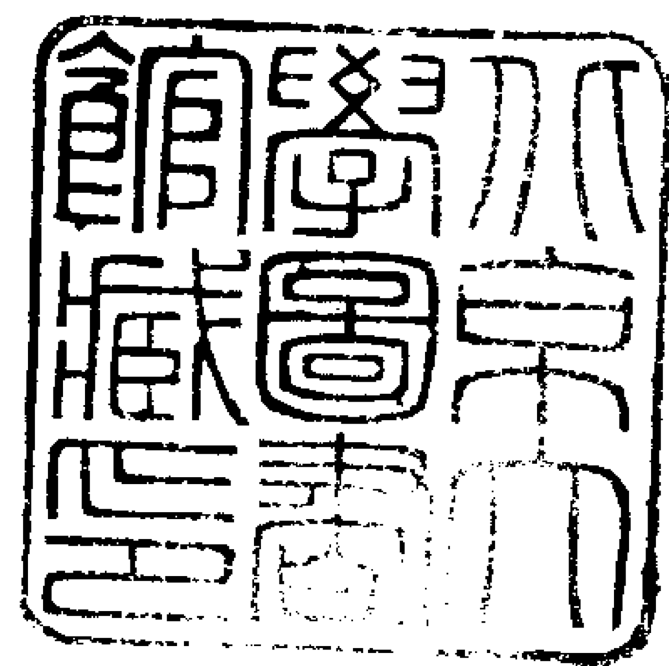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25



齊魯書社

陽明先生別錄十四卷 明嘉靖刻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封新建伯、事蹟具明史本傳、隆慶中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合梓其所為文為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四庫全書別集類已著於錄、此外陽明鄉約法陽明保甲法已載全書、然明時別有單刊之本、故亦存其目於政書類、此編前七卷為奏疏、與王文成公全書卷九之十五全合、後七卷為公移、以校全書本、則全書本已併合為三卷、辭句既有刪節、篇章復多刊落、比此編所收遠甚、陽明弟子錢德洪於全書卷三十三征公移逸稿後識云、昔裒次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既以刻文錄、志於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次子啓原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為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可知此編刊行、尚在文錄之先、據錢氏年譜附錄、知文錄於嘉靖十四年在姑蘇刊成、其所收公移、已加刪節、隆慶中謝廷傑刊全書、不據此編而據文錄本、故沈氏有逸稿之輯、蓋自文錄行而別錄微、全書行而文錄原刻又微、陽明要旨諸疏本行、而全書亦罕見於世、探本窮源、不能不自此編始也、錢德洪謂先刻奏疏公移二十卷、與此編卷數不合、疑併他錄計之、或誤以文錄卷數當之、此不可解也、

越鐫二十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王在晋撰。在晋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轉工部主事，陞福建興泉道，平海寇有功，補湖廣荆南道，尋改副使湖廣學道，轉杭嚴道，勤于剿賊，免民船催運。天啓初官至兵部尚書，轉吏部。崇禎初歷刑兵二部尚書，以失察罷歸。十六年卒，年八十。著有歷代山陵考一卷、通漕類編九卷、龍沙學錄六卷，四庫全書存目俱著於錄。此編首有黃汝亨、陳懿典序文，前三卷古今體詩，後十八卷皆雜文。萬曆中官浙杭時所校刻，故以越鐫名書。大抵皆在任所時作，如卷七閩海平倭記、刪岬於任閩中興泉道時，集蓋編時匯纂及之，未可一概論也。在晋以經世備民之學，鳴於當世，以天下事為己任，德習問道時著通漕類編，經略薊遼時著三朝遼事實錄，其用心良苦。觀此編所載防海屯軍、書區防守事宜、諸條款及雜記交趾夷、朝鮮通人、通番清為諸目，自轄境近邊夷，無不錄，有裨於史事。其詩如還金行、過虞山徑山用東坡韻，散文如遊徑山記、遊東西天目山記，觸物應境，而直抒所見，類風馭雲之概，自然流露於行間，雖未免與弇州兄弟沆瀣一氣，然無蕪靡冶柔之習，非同時王臨亨父子輩所可及也。乾隆間禁書目收之，較蘭江集、宝善堂集尤為罕見。

燕山夢艸一卷蕭草一卷　明崇禎刻本

明陸澄原撰、澄原字嗣端、平湖人、天啓乙丑進士、除工部主事、歷員外郎、謫順天府照磨、遷大理寺副、以兵部員外落職、著有芝房集六卷、千頃堂書目著錄、久佚、今所傳者、僅此帙耳、皆古今體詩、蓋作於仕途及居京師日、夢艸首列黃鼎徐玻序文、蕭草首列姚士粦序文、中有贈張大司空三十韻、氣格滂沛、得力於工部不淺、為集中僅有之佳作、餘則子夜之時艷歌俚詞、自鄶以下、了無足取矣、然使觀全書、尚不染竟陵公安習氣、是其難能可貴也、懷宗初政、朝野力攻崔魏、澄原上封事、略云、有市恩修怨、舉劾失平者、雖東林亦可謂之小人、不得以楊左為護身之符、有特立獨行、恪共厥職者、雖非東林、不失為君子、不得以崔魏為陷人之阱、又云、臣寧寡援孤立為硜硜之小人、決不依草附木、為疑似之君子、由是見嫉於東林、被黜歸田、放浪湖山、時人以狂狷之流目之、平湖縣志藝文志又載其應詔陳言疏文、纍數千言、力詆崔呈秀黨不遺餘力、澄原殆有古直臣之風矣、平湖縣志又載其所作趙退之虹島五言律詩一首、亦不見集中、今芝房集世無傳本、嘉禾徵獻者、不得不於此集求之矣、

悟香集三十卷 清順治刻本

明陸寶撰。寶字敬身，一字青霞，學者稱為中條先生，鄞人。以太學高等授舍人，與誥敕，以母老乞養歸，吟咏無虛日，所作詩逾萬首。卒，以全謝山為撰墓表，見鮚埼亭集卷十四。此編首有辛丑初夏無髮居士周齊曾序，又有社友姚寅文跋。辛丑為順治十八年，時明社久屋，故集中諸作類皆變徵之音，慷慨悲歌，不能自已。全謝山道其成書始末最得其實，略云：先生之初集曰霜鏡，次集曰辟塵，三集曰悟香，其餘別種獨為小集尚數十種，唯霜鏡盛行於時，辟塵亦稍不著，而悟香則雖開雕而未嘗以示世。嘗觀霜鏡之詩，出入中唐，然為未盡免竟陵習氣，非其至者。辟塵則詩已進步，故筆直陳所言，皆有關係。至於悟香，乃當改步之際，國事君讐，惓惓魂夢，鄭林心事，頗言不諱，故藏固深藏，世皆莫得一見云云。知謝山時已罕見傳本，乾隆向禁書書目載霜鏡集而不及此者，亦以此書世所罕見故也。寶少喜為詩，屠赤水、陸沈尚寶明旦俱引為小友。及長，京洛詩人如萬雲南林茂之、呂之唱和日多。崇禎向以邊事諸獲自效，乙酉丙戌之間，輸餉助軍，而不受官。國亡以遁入鄧溪之上，僅悴行吟，嘗閉手以祭三百篇以來之詩人，畫象同社餞餞曰：吾不愧為放翁之後矣。味此言可以見寶之志節。謝山輯續甬上耆舊詩，於寶之詩獨多採此編，以其皆汐社之音也。此編首有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一、印盧址抱經樓書自所載悟香集十冊者，即此本也。卷以附春課、夏課、秋課、冬課共四卷，皆七言律詩，氣体稍卑弱，讀者以範成大田園雜興擬之，直別其不知寶之用心矣。

侍軒遺集十二卷 清康熙刻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字元岵，號玄庵，又號待軒，初名允昌，字孺文，天啓辛酉舉人，以孝行著稱於鄉黨。晚號浙汜遺農。康熙丙辰卒於家，時年八十有八。門人私謚曰文介徵君。著有周易玩辭困學記十五卷、待軒詩記八卷，四庫全書存目俱著於錄。此編乃次仲辛以家孫詡所輯錄，首有胡從中及同邑吳農祥、朱爾邁、陸嘉淑序文。陸與次仲有甥舅之親，次仲卒後，嘉淑為之傳，見辛齋遺集，故序其

詩識摯排惻，不可方物，謂其窮老失意[?]，磊落鬱勃之氣，一發之於詩，雲霞之華，川河之瀾，錯楕[?]之秀，可衍斯文於不墜，推崇可謂備至。嘉淑固素[?]以忠[?]絕節仕進，與次仲俱有殺青[?]禾黍之痛，故言之深哀之切有如此也。首二卷古今体詩，三四卷文，五卷書揭疏稿，六七卷尺牘，八卷世德節錄、讀書小錄、于野紀錄，九卷待軒隨筆紀友人譚[?]德筆紀言，十卷庭戒書座右隨手論，十一十二卷竹窗解頤雜錄，記朝野遺聞佚事，以寧邑往哲懿行居多，故

其後嘉道之際，管庭芬輯海昌叢載時，多採其說。次仲深於陽明良知之學，出其緒餘，為詩古文亦俱有深意，不尽規撫古人，而出之以自然，然在次仲，則詩文為皮毛，其特立獨行之概，固可以風百世矣。錢虞山謙益典浙時，於寧邑得士四人，次仲與許令瑜俱與焉。次仲數至虞山，造謁以伸知遇之感。虞山歿，次仲泛舟往哭，集中有弔虞山錢老師一文可證。然次仲以南宮一厄，躬耕蘇村，晚歲學易，靜觀天人之故，黃梨洲為撰墓誌銘，謂海昌有窮經士曰張元岵，拚數十年力沈冥其中。梨洲實深喜元岵之為人，以視虞山晚節不勁，有愧色已。此本卷中缺葉甚多，行間墨釘纍纍，蓋乾隆間懼羅禁網，不得已抽燬之以滅跡耳。

鞠通樂府三卷 民國十七年吳江沈氏排印本

明沈自晉撰。自晉字伯明，晚字長康，自號西來心、吳江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通音律。嘗從伯氏詞隱（璟）先生作東山之遊，一時海內南詞家，如范香令、卜大荒、袁幔亭、馮猶龍諸子，群相推服。所著翠屏山、望湖亭兩傳奇，膾炙人口。又廣輯南九宮十三調新譜廿六卷，較詞隱舊譜，尤為精詳，三百年來曲家，無不奉為圭臬。國亡後隱居吳山，不出。鞠通即爾時所署，事蹟具詳沈彤

所修吳江沈氏宗譜。此編上卷署曰黍離續奏，皆甲申以後作。甲申為崇禎十七年。中卷署曰越溪新詠，皆丁亥以後作，丁亥為順治四年。下卷署曰不殊堂近草，皆壬辰八月以後作，壬辰為順治九年。自晉所著散套小令，畢萃於此矣。諸作無不極蒼莽渾厚之致，有時亦觸緒牽絲，碾日鏤塵，大地盡氓情國，如一剪梅云：睡起如醒帶醒容，愁且忡忡，樂且融融，那當愁惱填胸，歌似無從，哭似無蹤。言外有禾黍秋風之思。此外如梧桐樹犯套賦久客將賦別浮筠館，金衣公子套為歐茂倫表兄題濯足圖，普天樂套懷佳人，漁家傲套再亂出城暮奔石里問渡，宜春樂套庭前牡丹盛開，留諸友花下小酌，古輪臺套秋以、山居詠懷陳孝翁妹丈，香羅帶套賦剪髮寄怨，傚琵琶記集曲聽鶯套南鄉小齋夜坐遣悶，各套中韻無重押，於去上務頭處尤遵守無違，不愧為曲律名家矣。惜多用集曲，讀此書者，非以南詞定律對勘，無由知其究竟，亦一憾也。自晉於南曲詞外，又工詩，詩無專集行世，收入吳江沈氏詩錄者，僅數首而已。

庚辰春偶吟一卷　明崇禎刻本

明錢肅樂撰。肅樂字希聲，號虞孫，鄞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北京比部員外郎，以丁外艱未赴任。弘光改元，舉義旗，侍師江干。隆武初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繼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以憂勞國事，嘔血卒。事蹟具詳劉沂春所撰神道碑，見全祖望所輯續甬上耆舊詩卷十四附錄。編首有盟弟查繼佐伊璜氏序文。繼佐海寧人，即以莊氏史案獲罪著有罪惟錄者也。肅樂與繼佐俱為復社中人物，故得相識。庚申為崇禎十三年，時寇氣方張，朝野譆求禦敵方策。茲又可繼日肅樂讀宋季鄭所南心史詩，不覺有感於衷，因題七言律詩十闋，而為此書。一則曰全策竭秦天尚醉，銅人遷鄴水為枯。再則曰十三門裡秋聲冷，百二關中王氣枯。三則曰筆染春秋書點楚，匣開風雨勢驅奴。四則曰動人鐘鼓秀猶在，沸地笙歌骨已枯。與謝山所錄悲憤詩三十律，可稱異曲同工。家國淪喪之痛，身世斜陽之感，可於此見之。諸詩謝山亦錄入甬上耆舊詩，惟僅得其四。此天一閣藏書，初印完整，乾隆間幸未罹禁網，一若有鬼神呵護者，極可寶也。

唐韻佚文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本

清王國維撰。此書作於戊午五月，原題姬覺彌輯，蓋王君館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時所作，時姬氏主大學事，故逕題姬名，以便出版耳。書成後因故未印行，此本刊於戊辰，距成書時已十二年矣。案傳世唐寫本唐韻，藏吳縣蔣氏黼者，僅卷四、卷五去入兩卷，卷四之首及中間又有闕葉，上下平及上聲俱付闕如，讀者憾焉。此編所載佚文，自慧琳一切經音義、希麟續一切經音義、日本釋源順和名類聚抄、信瑞三部經音義、洪邁容齋隨筆及宋人草堂詩餘箋注，共得三百八十一條。於校讀孫書，裨益匪鮮。考孫愐書在唐時，別本至多，書名亦不一。律和名類聚抄所引有作唐韻者，又有作孫愐切韻者；希麟續音義則引作孫愐廣韻，亦作僅作廣韻，而不冠他名者，凡十一條。希麟之書成於遼聖宗統和五年，前於大中祥符重修廣韻凡二十年。是早云廣韻者，亦必孫愐書矣，而慧琳音義八十又引廣切韻一條，與蔣氏藏本合，知孫愐書又有廣切韻之稱，明其書乃廣陸法言切韻而作。簡言之則稱廣韻，其非宋之廣韻明矣。此輯於某書引作某，必詳為注明，以便覆按，方法精嚴，非馬國翰任大椿輩可及，實堪為後人效法也。顧此書校輯時，獨於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一古寫本蕭吉五行大義背記所引諸條，均未甄錄，乃一大憾。案五行大義背記全文，不知何書音義中引唐人已佚韻書，名目繁多，其引孫愐唐韻，則均作孫愐云。輯之，共得三九條，具錄如後。

邦 大曰邦，小曰國

德 勸也，語也

斐 文章相雜也

微 劣也，薄也，少也

震 卦，至東方起也

水 上古之時用之為酒，今之玄酒也

湊 合

莘 說文草也

穴 說文腹也

己 此也說也了也止也畢也盡也

巳 說文以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皆成文章故巳為地形

作 偶敵也

酉 飽也老也說文就也八月黍成就可作酎酒故八月建酉卯為春門萬物以出酉為秋門萬物以入

檖 字林檖檜刻也

窟 窠也

搏 持也擊也

朝 晨又宮時从旦至食時為終朝

曷 南方曷大

策 謀也籌也

遙 幽遠之貌

括 開合也

贊 讚助佐助

鴻 字林亶叶鳶有佞也

斫 削也又斷也

偶 妃也又匹也

匹 仇也

殿 軍前曰啟後曰殿也

擘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拘 繫也絆也拘繫也

連 累也繫也絆也

挑 拳也

僭 濫也

戶 一扇為戶兩扉為門

榜 補孟反所以引船也榜擊也

管 恥也擊之以令恥

鉗 以鐵有失法束田叔自髡鉗為王家奴

訊 毛詩告也

撲 察也

押 監也

以上均可補宜叶釋或以追校序抄惜手稿未收見之也、此釋上平の江每引五行大義皆記古曰郡の曰圖一條對原稿的壁緣上虞羅氏寫印時[illegible]塗後字並高呈氏重錄本、此參印鼓氏所增、當考、不察區一併附入、故有此誤也、

又孫愐自序，此據廣韻所引轉入，實則應據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蓋其書成於唐時，在宋修廣韻前，故較為正確也。清內府舊藏唐寫本王韻，缺序，韻序文已脫，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本有之，惟當據補，巴黎本王韻為王君所未見，於遺補闕缺，責在後人矣。

兩周金石文韻讀一卷

清王國維撰。古韻之學，肇於趙宋，而極盛於清。自崑山顧氏炎武著音學五書，至高郵王氏念孫、歙縣江氏有誥，中間不過百數十年，作者不過六七人，而分部廿有二，幾令後人無可增損。觀其所據不過毛詩、楚辭及群經諸子有韻之文而已，而所得之多已如此。顧古未有於紙上材料外作二重證明者，有之則自此篇始。此篇搜集兩周彝器石刻之有韻語者，以王江二家部目讀之，無不與許氏所據之紙上材料合，信乎近世古韻之學，雖古人復出，亦無以易其說矣。卷中收鐘十二、鼎四、甗一、敦四、簠七、簋一、壺二、盤三、匜二、不知名金屬器一，都三十七器，而以石鼓文殿焉。石鼓乃秦繆公前後產物，略與秦公敦相同時，故用韻亦與三百篇及宗周彝器合若符節。卷中凡字之旁用加圈為識者，皆有韻處，而旁注所屬韻部於字之下方。體例蓋仿江氏有誥詩經韻讀、群經韻讀諸書。今以諸彝器墨本較之，略有剌謬，如宗周

鐘我惟司配皇天我訛作朕齊侯鎛鐘中專盟刑盟訛作明齊子仲姜鎛余四事是台四訛作三沇兒鐘眉壽無期眉壽訛作萬世釁鼎用征以迮迮訛作偉剌公敦子子孫孫永寶子子孫孫訛作子孫石鼓文避其臭導避訛作我此訛字之應訂正者也又如秦盄和鐘厥名曰囗邦厥上脫作盄龢鐘四字曾伯霖簋惟王九月庚午月下脫初吉二字畢吉金畢上脫余字吉下脫其字萬年無疆年下脫眉壽二字召仲考父壺召仲考父作壺公下脫自字號季子白盤惟十有二年年下脫正月初吉丁亥六字異公匜異公作子叔姜盥匜作下脫為字此脫文之應補入者也凡此皆寫官之誤不足為此書病也兩周文字除三百篇外要以彝器款識為最直接可靠之材料而於古韻之學與三百篇同類此書知之然則此書不獨為修古彝器者所必修亦古韻學中別闢生面之絕作矣此書作於丁巳之秋僅據宣和博古圖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式芬攈古錄為說未遑博徵近十數年向

中州陝隴所出古彝器如秦公敦如驫羌鐘如姬鼏鼎皆此書未及收補遺匡謬端在後賢矣

清真先生遺事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王忠慤公遺書本

清王國維撰。清真先生[illegible]以著片玉詞名。宋人評之者，已推崇備至。如陳郁云：美成自號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儇伎女皆知美成詞為可愛。樓鑰云：清真樂府播傳，風流自命，顧曲名堂，不能自已。強煥云：美成詞模寫物態，曲盡其妙。沈伯時則云：清真最為知音者，下字用意皆有法度。斯言蓋得清真三昧，自有詞人以來，清真殆為萬世不祧之祖，詞之有清真，猶詩之有李杜。而李杜行事，彰彰在人耳目，清真則行事久湮，其所著清真文集二十四卷，亦久佚不傳，世無以其行年考者，有之自此書始。此書凡類三，一曰事蹟，據宋史文苑傳、東都事略文藝傳、王明清揮麈錄、玉照新志、莊綽雞肋篇、張端義貴耳集、周密浩然齋雅談所載清真事蹟，詳為辨證，千載之惑，一朝冰釋，可謂極考證之能事矣。二曰著述，大率錄自宋史藝文志及陳振孫書錄解題，其文集序文見於樓鑰攻媿集，亦一併錄入。其論片玉詞版刻一

節，尤躬心得。三曰尚論，字字珠璣，為全篇精華。其論清真詞，以為得詩人之境界，為作者人間詞話持論正因。復觀全書，直無懈可擊。惟所舉清真詩文佚篇，不數睦州建德縣清理堂記（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字韻引）、十一望足軒記（聖宋文海卷七引）、續秋興賦（聖宋文海卷五引）及次韻周朝宗六月十日泛湖五首、二月十四日至越州置酒泛湖欲往諸刹風作不能前一首（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七十四湖字韻引）、晦定夫見過睇飯既去燭下目昏不能閱書感而賦之一首（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目字韻引），蓋[illegible]無由檢及故耳。其論片玉詞版刻亦略有遺誤，如陳元龍箋注本片玉詞，傳世有二本，其一今刊入涉園影刊宋元人詞，亦即彊村叢書本所從出，實係宋末建本，為黃蕘圃士禮居所藏，今不知何往矣。其一則元初刻改本，與宋本頗異，乃高郵宋氏藏書，今在海南潘氏。此事治片玉詞者多未知，故並記之，以諗讀此書者。

杜環經行記校注一卷 王忠愨公遺書古行記之穫校鈔本

清王國維撰。案杜環乃佑之族子，著有經行記，久佚，賴通典及樂史太平寰宇記得見一鱗一爪，殊足珍也。杜君卿貽之曰：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攷新唐書石國傳：天寶初高仙芝詐俘其王斬闕下，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環殆為被俘流落異國凡十數年，始得生還耳。環經行中亞諸國，一曰

碎葉國，當時為西突厥所據，在今之特穆爾圖西濱。二曰石國，一名赭支，一名大宛，亦有隋書外國傳，即今之塔什干城。大宛則在東南，當時石國亦有大宛。天寶中高仙芝擒其王以歸，環之西行自此始。三曰拔汗那國，似即新唐書之寧遠國。四曰康國，即今薩馬爾罕。五曰波斯，其時已役屬於大食。六曰大食，所記風物與兩唐書多同。六曰末祿國。七曰苫國，亦見唐書，似在今高加索南境。八曰摩鄰國，未詳今地所在，或謂當在非洲北部，亦

無確證。九曰師子國，即大唐西域記之僧伽羅，即今錫蘭島也。蓋環所歷諸地，皆當時胡人東來必經之程，其後遵海而還，又晉時法顯西去之路，不愧為壯遊矣。此篇以通典所載為主，而以太平寰宇記校之。寰宇記所引，頗有足正通典之誤者，如拔汗那國有波羅林，波原誤皮，寰宇記不誤。大食國其大食王號暮門，都，王原誤土，都原誤部，寰宇記並不誤，皆其例也。至康國下有神祠名祆一節，則通典、寰宇記祆均誤作拔，以隋書康國傳證

之，知當作祆。此文編者獨具之懸解，治中世紀宗教史者所不廢也。惜此書校注時所據通典，乃嘉靖中閩中李元陽刻本，而非北宋監中十四行本，寰宇記則採自江蘇局刻本，而非日本宮內省圖書寮之宋大字十一行本，故不免仍有誤字，為可憾耳。

劉郁西使記校注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古行記四種校錄本

清王國維撰。劉郁渾源人，仕履不詳。蒙古憲宗（蒙格汗）二年，即宋理宗淳祐二年，命諸王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境萬里，越歲己未，常德奉使西覲，宣揚中朝旨意，自和林過瀚海，直至阿速伯境，而歸。此書開首即云，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末云渾源劉郁記。篇中又有郁歎曰字樣，明常德與劉郁為二人，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有送常仁卿運使西覲紀行詩二律，是其明證。仁和丁益甫謙倡郁一名常德又字仁卿之說，可謂疏謬已極。郁蓋從於西覲之行，故為此記以記實耳。舊本無撰錄，自明弘治刻秋澗大全集卷九十四玉堂佳話二，並以四庫全書本秋澗集校過，凡篇中人名地名，庫本悉以同音字妄改竄易，此乾隆間四庫館臣校錄遼金元三史及宋明人文獻之陋及外務之慣例，亦不足怪，然有一事不可不辯，此書校者所引之庫本，今以文津閣本勘之，文字大相逕庭，如別失八里注云庫本作巴克實，文津本則作伯實巴哩克，則里八寺注云庫本作克色勒伯頁，文津本則作齊實哩巴特克里克。四注云庫本作吉爾吉斯，文津本則作齊哩齊肆塔類，注云庫本作塔爾寺，文津本則作達拉袞，此不可解也。王庫本用明本之異字，此校未對異其，如烏蘭撤庫本作瑪蘭地，納失兒庫本作納實爾，合里法庫本作哈哩達蘇，報八兒庫本作巴延巴爾，密乞兒庫本作默爾齊爾，失羅子庫本作實羅子，禊思阿塔卑庫本作鄂斯阿達標，兀林國阿早丁庫本作烏蘭國阿克丹乞里，庫本作齊哩曼，忽教馬丁算灘庫本作呼扎瑪丹克坦，拔里寺庫本作特哩寺，撒八兒庫本作薩巴爾，密昔兒庫本作默實爾，此校均失載。外篇中所謂庫本作某與明本異者，林文津本則又與明本同，如昏木輦法云庫本作和木欽，書文津本正作昏木輦，業瞞注云庫本作納衮，今案文津本正作業瞞，麻里注云庫本作瑪圖，今案文津本正作麻里，麻阿注云庫本作瑪哈，今案文津本正作麻阿，賽藍城注云庫本作賽哩木，今案

文津本正作賽藍，別石蘭注云庫本作巴咱爾，今案文津本正作別石蘭，摶思干注云庫本作奇哩克，今案文津本正作摶思干，阿息兒注云庫本作阿陵爾，今案文津本正作阿息兒，磾掃兒城注云庫本作遏奇札爾城，今案文津本正作磾掃兒城，訖立兒注云庫本作奇拉爾，今案文津本正作訖立兒，[illegible]此例正多，蓋不僅[illegible]疑[illegible]屢改屢易，故校者所據之傳鈔本，與中秘正本多歧，否則決無此現象也，秋洵為通行本，皆明弘治間侍御史李

瀚後刻本，以元至治二年嘉興路刊本出，亞行款無遽之，然所據元本多誤奪缺字，故譌誤滿目，不可糾詰，此校自明本出，恐尚有誤字，惜未能舉元本正之，亦千慮之一失也，

王延德使高昌記校注一卷 王君鳳以慶書古行記六種校錄本

清王國維撰。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西行使高昌，前後凡歷三年，至雍熙元年四月始歸京師，敘其行程以上，自唐天寶以來，西域聲教久絕，至是又通，則延德之力也，宋史外國傳載之，然不及王明清揮麈前錄之詳贍，此編以宋史為主，以揮麈錄疏校於下方，庶幾為善本矣，又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宋琪疏以釋蕃語打當之義，亦王明清所見揮

麈錄乃通行叢書本，頗多誤字，今以汲古閣影宋抄本正之，如遠以財產，汲古本產作貨，人尚衣錦繡，汲古本尚亦作衣，尚唐時詰敕，汲古本詰作誥，可為錦，汲古本錦下有帛字，重者三斤，汲古本重上有毛字，又有胡桐樹，汲古本有作生，兩後即生胡桐，汲古本兩後作經雨，鹽鹵斯，汲古本斯作司，[illegible]食者共振之，汲古本振作賑，遂張樂飲為優戲，汲古本飲有宴字，善攻玉，汲古本善作及，咸熹樓盛，汲古本盛作意，以上諸事俱較宋史為長，而[illegible]

中未校出，故為補正於此。又揮麈錄載延德自敘云，此雖載於國史，而世莫熟知，用書于編，以俟通道九夷八蠻、將使指者或取諸此焉云云。宋史及文獻亦應補列卷首，以見延德述作之指。此書乃王君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時所作，當時與盛校錄，故有此失。上虞羅氏即行時與杜環經行記等同列，改名古行記四種，今從初名，故裁篇別出，仍以校注名義書云。

劉祁北使記校注一卷 王忠愨公遺書古行記四種校錄本

清王國維撰。祁字京叔，渾源人，事蹟具詳金史文藝傳。元兵入汴，遁歸鄉里，後復出就試，選元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從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晚節無傳。祁實元人，惟其有歸潛志十四卷，以存金源一代掌故，四庫全書於小說類二著於錄，今有長塘鮑氏知不足齋書本。此篇乃祁在金日所作，金宣宗興定四年七月，詔遣禮部侍郎吾古孫仲端使於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復命，吾古孫以所遊歷其異，因屬祁為文以誌鴻爪，得九百二十五言。祁為吾古孫撰此記，亦猶常德西覲，劉郁為撰西使記之比耳。元末陶九成 宗儀 輯遊志續編，悉載之。續編今僅傳明萬曆間吳郡錢叔寶 穀 手寫本，其書晚出，故四庫全書未著於錄。至阮文達公 元 輯四庫未收書目，始據以上呈，故此記自元以來，亦湮沒無聞，今[illegible]後顯於世。與劉郁西使記同為治金元之際域外地理者惟一原料，[illegible]校者之功也。錢抄雖名重一時，迭藏士禮

居藝芸精舍、久為書林推重、然其中訛誤亦復不少、此本凡錢本誤字均然可知者、已多為之釐正、如大石林牙遼族也、錢本牙訛作麻、其須髯卷如毛、錢本卷訛作拳、肉必手殺而啖、錢本必訛作叉、其國王閣寺建印度中之黔而陋者、錢本寺訛作侍、蛇有四跗、錢本蛇有訛作有蛇、然身名皆實、錢本皆訛作偕、校時雖未一一注明、然以錢本勘之、則錢本之歧誤與校者之用心、俱昭然若揭矣、篇中涉及麼里奚磨可里赫里迭斯乃蠻航里諸族、以里鞬事略證之、航里即抗里、乃蠻即粘蠻、蓋一音之轉、校者未及、殆偶遺忘耳、至大石林牙乃西遼建都之地、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號為西遼、遼之學士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蓋以人名名其國都、天祚紀謂之虎思斡耳朵、拉施特哀丁蒙古史謂之八喇沙袞、實一地、校者別有西遼都城考一文論證甚詳、載入觀堂集林及長春真人西遊記注、此不備具、蓋略之矣、

兩浙古刊本考二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二集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乃己未庚申間應浙江通志局而作、時嘉興沈乙盦曾植尚書主通志局事、倩王君任分纂、因搜輯諸家藏書目錄、益以所聞所見、成此編、以實志稿雜志門、會乙盦物化、志局易人、此稿亦庋置篋中、蓋終其身迄未版行也、考北宋官監自太宗淳化之初迄於徽宗宣政之際、所刊經籍如群經正義諸經通鑑及史記以下諸史、無不下杭州路雕板、南渡以後、臨安為政治中心、官監丞焉、雖紹興之初、曾監刊書仰給江右江南巴蜀諸地、然如衢州之刊三國志、嚴州之刊通鑑紀事本末、越州之刊群經注疏、無不倩臨安良工成之、即元修官書如大元一統志遼金宋三史及大德重校聖濟總錄、亦[illegible]下杭州路雕造、蓋至至正之末、杭州尚不失為文化之重鎮也、此外書肆及私家所刊、公庫及郡庠所雕、流風餘韻、澤及百代、故言宋元兩代雕板史事者、無不首推浙刻、然則此編之作、又豈可已乎、此編以各州郡為綱

以各地所刊書為準、序跋行款及校勘衍訛、無不備書、間附考證、亦多發前人所未發、与兩浙古刻攷本攷、因為治應用目錄学者所不廢、然以吾人今日所見中國外新資料在在可據以補苴此編所未備、茲姑舉其誤之大者言之、一曰不應收入而誤收也、如杭州府項下有錄唐王叔邊所刊前漢書一目、案王叔邊雖自称錢唐人、然其書實刊於建陽、故校雠者乃武夷吳驥、聊城楊氏舊藏宋刊の史中之後漢書可證也、又如寧波府項下有郡太守劉廷餘所刊汲冢周書一目、案劉庭餘於至正向官至興路總管、錢惠校刊家藏韓詩外傳大戴記、汲冢周書呂氏春秋諸書、版式俱同、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今廿尚有傳本、此編誤以汲冢周書為明州所刊、蓋涉の明黃所序文而誤、皆其例也、二曰以他本款式誤為原刊也、如記元修宋史行款以明成化向朱英刻本當之、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此明修元史款式、收朱英遂至元修宋史、則應為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与同時所刊遼金二史及

大德向以建康路儒学為中心所刊之十史款式固無二致也、此外錄中失記原書款式亦夥、數端、如杭州府所刊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後應加半葉八行、行十七字一行、太興府所刊韓詩外傳大戴禮記後應加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一行、又敘補以應加半葉十行、行小二十の字一行、紹興府浙東封運司所刊茗結漁隱叢話以應加半葉十三行、行廿二字一行、又紹興府雜刊本項下剡錄以應加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一行、台州府所刊荀子以應加半葉八行、行十六字一行、嚴州府所刊劍南詩以應加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一行、金華所刊呂氏童蒙訓以應加半葉十行、行二十字一行、又黃文獻公集以應加半葉十四行、行廿五字一行、又閑顯吳先生集以應加半葉十一行、行廿二字一行、~~衢州府所刊古史以應加半葉~~凡此皆偶尔疏失、或當此編時未及見原書、固未可一概而論也。

五代兩宋監本考 三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二集本

清王國維撰。卷上考五代監本，引新舊五代史、王溥五代會要及宋史儒林傳、王明清揮麈錄、洪邁容齋續筆、無名氏愛日齋叢鈔所載資料，一一加以疏證，知五代監中所刊群經，悉依開成石經文字付雕，惟石經專刊經文，此則兼及注文為異耳。以日本室町氏重刊本爾雅卷後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半葉八行，行大十六字，卷中且避南宋諱，與揮麈錄其家有李鶚書五經

及玉海載景德二年國子監言論語爾雅孝經請以李鶚本別雕相互印證，知室町氏本即躬從五代監本出，五代監本久佚，其面目當於室町氏本求之，其因推之南北宋公私所刊群經注，如興國軍本、建大字本、盱江廖氏本、相台岳氏本，其款式無不與室町氏本爾雅密同，是不啻五代監本之子姓至南渡以尚未泯也。以上云云，皆此文獨到處，惟艸以文睹室町氏本爾雅，未見撫州公使庫本、南宋監本為美中不足耳。南宋監本爾雅為汲古閣毛氏故物，以歸清內府，款式與室町本無殊，更推之宋時蜀中眉山所刊經注大字本，傳世者如天祿琳琅之孟子、日本靜嘉堂文庫之周禮秋官二卷、及內閣大庫流出之春秋左氏傳殘卷，以較室町氏本爾雅，及所以出之南宋監本，行款一一相合，知蜀本亦遵五代監本遺制，與南北宋監本無二致，此可補證此文所未及，然非此文發之於前，吾人又烏知？推論那卷中考北宋監本、卷下考南宋監本，引據翔實，推斷明確，所錄文獻雖僅程俱麟台故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王應麟玉海等書，然以實物與元明覆刻本中牒文結銜等相參證，發覆之多，絕非前人所能望其項背，惜當時未引宋會要輯為文，於實物則南宋監本所知若隘，遂誤信世所傳眉山七史乃重翻本，而非真本，今以宋印姚思廉陳書殘帙證之，其為紹興原刻而非重翻本，不待言矣。緣七史南宋監本雖由井憲孟刊版於眉山，然不久即移儲臨安，故光寧之際已有姚思恭某為之補版，刊於蜀而補版於浙，亦猶淮

南漕司刊史記，江東漕司刊前後漢書，亦有湖杭補版之例也。凡此小節，不煩細舉，總之，今人今日得知世所謂三朝版本或遞修本之前後史實，及南宋國子監與元之西湖書院、明之南京國子監向之因果，皆此書之力也。學者欲明南北宋官刊書之源流，讀此書及兩浙古刊本攷，則思過半矣。

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 雪堂叢刻本 王忠慤公遺書第二集本

清王國維撰。按宋人首治吉金文字之學，士大夫如劉原父敞、歐陽永叔修，咸知收輯古器，搜求墨本，楊南仲輩研經撰史，後大舉為之考釋，下逮政和、宣和之間，蔚為所扇，斯學彌盛。南渡以後，宣和殿器並為金人輦之而北，然紹興內府藏器亦不亞於北宋盛時。宋之君臣百計求之，權場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所載，尚多為宣和御物，即其證矣。今就現存宋人著錄古器之書約而別之，可得三類。如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宣和博古圖、無名氏續考古圖，既圖其形製，復摹其款識。清乾隆間敕編西清古鑑、續鑑、寧壽鑑古諸書，即遵其式，此一類也。王俅嘯堂集古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僅以銘文為主，不圖原器之形。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大澂愙齋集古錄，蓋其遺制，此二類也。他如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亦多載器名，有資考證，此

三類也、此表即統此三類書中之器為一編、旁行斜上、分載器名、諸家著錄、雜記三目、分器有同名異實或同實異名者、則於雜記欄中詳之、都計六百四十有三器、趙宋一代所出古彝器、盡於是矣、惜此表係促草成、即刊於國學叢刊、後又刊入雪堂叢刊、其於各器名稱、多沿宋人之誤、未能悉數釐正、如簋之誤稱敦、彝盨之誤稱簠、觥之誤稱匜、皆是彝之專名當作敦、潘文勤公攀古樓所出量本已於世之彝器著、輒以敦字小印鈐之、編者於所著古籀篇略說中、亦評言之矣、至敦之當稱簋與簠之名當作盨、則至近代始據實物證明之、實未容以苛責此表也、至此表器名上不列朝代名稱、其下又不書分器之字數、究於檢閱未能稱便、則有待於後人為之增訂矣、

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 雪堂叢刻本 第二集本 王忠慤公遺書

清王國維撰、吉金文字之學、至近三百年而極其盛、著錄古彝器之作、雖昉自宋代、亦至近世始臻於完善之域、約而別之、有專錄家藏器為專書者、如阮元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榮光之筠清館金文、吳式芬之攈古錄金文、徐同柏之從古堂款識學、劉心源之奇觚室吉金文述、羅振玉之秦金石刻辭及歷代符牌錄等均是、又有著錄一家藏器者、如錢坫之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曹奎之懷米山房吉金圖、劉喜海之長安獲古編、朱善旂之敬吾心室彝器款識、吳雲之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之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之恆軒所藏吉金錄、端方之陶齋吉金錄等均是、其中或一器數名、或一文而數器、真贋雜出、衡擇為難、此表統上列諸家書為一編、一如宋代金文著錄表、而條理正文前五卷為三代器、後一卷為秦漢以後服御器、古錢幣鏡鑑造象等則略之、分列器名、諸家著錄、字數、雜記四目、器以類聚、同類之器則以

銘識字數之多寡為次，開卷了然，極便檢尋。然古文字古義為學者得此不啻津逮之寶筏矣。此表於義之未見前人著錄者，悉以「集字」標，蓋其時羅振玉氏方擬纂輯集古遺文以補諸書之遺，故表中亦統以集字簡稱之也。此表成於甲寅之夏，距今已二十年，此二十年間山川之寶日出不已，如關中之鳳翔、山右之渾源、中州之邙洛、新鄭、淮上之壽春，所出多以數百計，藏義之家與著錄之書亦日增月累，略倍於前。傳有專錄一地之藏者，如羅振玉之夢郼草堂吉金圖、劉體智之善齋吉金錄、容庚之武英殿及寶蘊樓彝器圖錄者，類一時代之義為一編者，如羅振玉之殷文存、容庚之秦漢金文錄，即前人已成待刊之作，如吳大澂愙齋集古錄，亦已版行。羅振玉氏撰編之集古遺文，其續編亦已影印問世。返觀此表，漏略孔多，近人有據此表改訂為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較原書增義至千餘亦，且別出藏義家、出土地二欄，標記詳明，可稱後來居上。然大輅椎輪，創始不易，編者之功，固未容輕詆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毛公鼎銘考釋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初集本

清王國維撰。毛公鼎銘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為傳世古彝器文字之最多者，與盂鼎、克鼎、曶鼎諸鼎及近出之矢彝，均可謂宗周漢訓之典型。作此以視顧命、酒誥，亦無多讓。銘文前述王錫毛伯之命，末紀所錫車馬及毛公作鼎以答王休之事。道咸間出土，歸濰縣陳氏，後入端忠敏，以陶齋近且入市舶，不知所往。打本摹本在陳氏時流出最多，一時學者如嘉興徐籀莊同柏、海豐吳子苾式芬、瑞安孫仲容詒讓、吳縣吳清卿大澂，競相考釋，莫衷一是，猶不可釋之字與不可解之義亦多。譔臆附會，此篇作於丙辰初夏，於前人之是者證之，可疑者闕之，不備者補之，於是鼎文始釐然可循。如以僅為應之假借，辭乃文之本字，師氏之釋證之以顧命，金命之義釋之於鄭風，守先聖闕疑之指，無前修穿鑿之失，吉金文字之研究，至此文出，始有一塗徑可循。讀者如熟玩此文序言，庶乎其近之矣。

三代地理小記一卷 雪堂叢刻本

清王國維撰。全書為文十篇，一曰說契至於成湯八遷，據荀子成相篇、左氏襄九年、定九年傳、竹書紀年及水經注、尚書正義引世本，以釋尚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之數。二曰說商，謂古之宋國，實名商邱，猶洹水南之殷虛，杜預春秋釋地以商邱為梁國睢陽，又云宋商商邱為一地，實得其解，左氏傳商多稱宋為商，則商為宋地審矣。三曰說亳，謂湯之亳，即臣瓚注漢書地理志山陽郡之薄縣，其地為宋，而非書正義引鄭玄說湯都偃師之西亳，皇甫謐帝王世紀湯居南亳之亳，括地志折衷兩說，謂湯始居南亳、穀熟，後居西亳，其說更謬。歷舉三證以明臣瓚之說，以金文實與說商一章相承。四曰說耿，謂尚書序祖乙遷耿之耿，即說文解字邢地之邢，亦即左宣六年傳及魏策之邢邱，其地濱大河，有河患，故祖乙遷於是也。五曰說殷，謂盤庚遷殷，即今龜甲獸骨文字出土之殷墟，其[illegible]故武丁祖庚以入於河，明其地在河北，自書

序謨衍一亳字、亳殷連文、而史記殷本紀仍之、謨以殷與亳同在河南、今有甲骨文字足正千載謬說、六曰說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謂卜辭中所見地名、雖多不可確知、然見於經典者、若孟、若雝、若截、若虞、大抵在大河南北千里之內、殷之國境、殆止於此、先是林泰輔以龜甲獸骨文字釋文、列舉卜辭中所見古地名、載於藝文雜誌、而未得其說、此文蓋為林氏而發、七曰說周時天子行幸征伐、據宗周彝器為說、越十四載草周葬京考、謂井鼎靜敦史懋壺之葬京、即小雅之方、秦漢之蒲坂、此文亦涉及葬京、則以此之文其動機即伏於此矣、八曰說諸侯稱王、為殷周之慣例、見於古彝器者不少、自是文王受命稱王而仍服事殷之傳說、始得確切之解釋、九曰秦都邑考、以確定秦之先世所居之地、惜當時天水出土之秦公敦尚未聞於世、而石鼓文之為秦器、亦未有確論、故此文僅能據史記秦本紀所載反覆推論、亦一憾也、十曰說鬼方獯鬻昆夷字音

之變、據音理以補舊考、諸跋、後又修訂入觀堂集林、而刊落七八兩章、實則無論何章、均裨於古史學至鉅、吾人視之、字字珠璣、固不必有軒輊也、

壬癸集一卷 日本木活字印本 雪堂叢刻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收古今體詩二十首，皆作於壬子癸丑間。時清社初屋，王君方与上虞羅振玉氏避地日本西京田中村，盡棄舊日所治通俗文學，日讀禮經書數卷，而一逌於名物庪物訓詁之学。輒以暇日吟咏自遣，以寄故國興亡禾黍之思。頤和園詞成於壬子二月，文辞閎茂，蓋連昌宮詞圓圓曲之流亞，而比著過之，蓋離宮一去經三載以數言（讀之）尤令人神往。結尾[illegible]云，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為興亡一拊膺，郤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以清初朱侯故事相比，倍覺淒惋。蜀道難哀端忠敏公方死節事，孝定景皇后挽歌辞九十韻記因光兩朝史事，下迄辛亥遜國，悽悽寫來，俱見魄力。此三詩為所作之冠，近古以來未嘗有也。王君之詩，初与故寫作格相近，故其題友人小象詩云，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高誦劍南詩，蓋自道也。至是大矯前辭，力追於唐，然与林[illegible]軽作，當時南北碩儒，如鄭州柯蓼園學士嘉興沈乙盦尚

書，無不歎服，東人尤喜誦之，羅振玉氏亦加激賞，為手寫頤和園詞付印，精印後以全稿交其都聖華房，以江州舊木活字擺印百部，不匝月亦為友好散盡，其紙貴可知。越歲甲寅，始正式刊布於國学叢刊，自是凡[illegible]斷[illegible]多，又八年，歲重加裁正，刊入觀堂集林綴林，距壬子初稿時已十易寒暑，而君亦垂垂老矣。今以活字本与集林本互勘，異文甚多，有僅易二三字者，如頤和園詞、西宮才略稱殊絕，殊絕改第一，六王輔政最稱賢，六改親，北門獨付元臣手，元臣改西平，[illegible]高秋風日近重陽，近改過，六王小女最承恩，六王改東平，笑談差喜潔夫人，笑談改丹青，北諸[illegible]方深帝子結方深，改何堪草地闇關下，澤車下澤故短轂，宗廟重聞鐘鼓聲，宗改九，紫極元老集黃閣，蒙黃閣[illegible]開黃閣，翻教今日作空城，作改根，蜀道難開府[illegible]何朔稱名門，稱改生，天天寸地生榛莽，天天寸地改，可憐偏地，平時武帳呼元戎，呼改朝，邊此日轅門訴帝[illegible]，此日改舊時，孝定景皇后挽歌

游、暫得望龍顏、望改對、王家栖隱几、隱几改隱机、
去要濵喜近、去學改夢去、量愁勞海寬、量愁改愁
來、[illegible]絳衣迎渭北、絳衣改
垂哀、腐心看社屋、社屋改夏社、此去[illegible]先帝、擲改
朝、身原輕似葉、改生原虛似寄、癸丑三月三日京
都蘭亭會詩、都中風寫多嘉客、嘉客改簪紱、一朝
繭紙昭陵入、昭陵入改閉幽宅、戈戟尚存八分法、
戈戟改波磔、亦有併全句或一韻全易者、如歐和
園詞、內叙頗閔久論思、外家嗟惜間思澤、改思澤

何曾遠外家、咨謀往往開溫室、因看批答款教宮、
為製金章特与鈔、改內批教寫清虛館、小印還鎮
同道堂、壬子歲除即事、定聞老鶴話走年、改定誰
軍府閩南冠、赤定量皇后挽歌辭、號天唯鶴首、望
地但龍髯、改鶴歸冀有隨龍去、回難攀、今原宣德
降、名免載道清僉、改銀銀宜德金革革載書編、又
有原無此詩聯而新增者、如詠史詩、乃始西域要下、
僭祖出東塘戴爾踞淮浦二句、文義無不以勝
於前、前輩臨文不苟之精神、於斯可見、今集林本

行而活字本繳始不辭煩屑、[illegible]厚其畧同之述於
此、雖寥寥小冊、不盈二十葉、然實繫三百年治亂
興衰之局、讀者以少陵遠山[illegible]詩史目之、固無忝
當也、

永觀堂海內外雜文二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清王國維撰。此稿輯於丁巳之冬，凡為篇五十有七，所收皆詁經撰史之作，間收散文，如此君軒記、墨妙亭記、集高妙齋記之流。蓋王君自辛亥避地海東，所至無不與上虞羅振玉氏偕，至丙辰春返國，就上海倉聖明智大學之聘，主編學術雜誌。前此六七年間，肆力於名物訓詁聲韻古文字古器物之學，間為羅氏校錄殷虛書契考釋、四朝鈔幣圖錄，兼輯鳴沙石室古佚書諸書，又以暇日著書，如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齊魯封泥集存、流沙墜簡考釋，皆屬艸於海東日。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史籀篇疏證、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毛公鼎考釋、兩周金石文韻讀、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則返國以所作，均載於學術雜誌。此稿即輯諸雜誌序文，益以短篇他作而成，讀者得此，可以覘王君為學之次第矣。歲在辛酉，王君又錄其平生所作，為觀堂集林二十卷，此稿所載，大抵改入集林，惟刊落漢書藝文志舉例序、新莽一斤十二兩銅權跋、紫谷紀功刻石跋，即同改又改訂唐尺攷為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為異耳。紫谷紀功刻石跋誤漢永平為永和，宜其刊落不存也。王君初號禮堂，其自號觀堂也，自此始。

錄曲餘談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四集本

清王國維撰。此稿作於宣統己酉，乃沈德符顧曲雜言、焦循劇說之比，而條理過之。初刊於上海國粹學報，故遺書四集所刊，即轉從學報本出也。此稿最先出，其後所著戲曲諸考作，輒用其說，如副淨參軍及腳色名目二條，乃古劇腳色考之先河。水滸傳及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載陵本一條，亦見宋元戲曲史第十三章，此外各章亦然。有考證頗資異聞，然在今日視之，例亦有可議者，如曲家多限於一地一條，引葉文莊菉竹堂書目有鶻玉、永嘉傳奇，以明南曲為溫州人獨擅。案菉竹堂書目，實係偽書，應改作文淵閣書目，此一事也。世以南曲為始於琵琶一條，引南詞定律謂版存元傳奇名目，可與草木子錄鬼簿相發明。案是時永樂大典戲字韻所收元人戲文，徐文長南詞敘錄及蔣孝南九宮譜未出，故於宋元戲文所知甚隘，遂疑鈕少雅曲錄所載元傳奇名，未必有據，此二也。元人雜劇存於今者一條，謂元劇除臧懋循

元曲選外所餘別本，僅抄本趙昭王疎者下船一種、雜疎者下船，維未卜存亡，知者人今日所見，除元曲選外，尚有陳與郊古名家雜劇、息機子元人雜劇選、無名氏顧曲齋元劇選、孟稱舜酹江集、柳枝集諸書，至吳昌齡西廂記、吳縣黃氏舊藏元刊雜劇三十種，家傳戶曉，更無論矣，此三事也。周憲王樂府一條，謂其時所見誠齋雜劇僅六本，今則全書三十一種，有傳本，出。遠勝二十年前，此四事也。此非吾輩精力過於前修，誠以撰此書時，山林巖穴秘書未出，故特舉此，以待後人，實未容輕議也。

録鬼簿校注二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四集本

清王國維撰。元至正間，作人鍾嗣成，字醜齋，録前輩名公及方今才人有樂府雜劇傳於世者，得若干人，詳著其所著樂府名目，及其一生事實，為録鬼簿上下卷，自後其遂為攷全元樂曲者所不廢。王君所撰宋元戲曲史及曲録中雜劇一部，多□原附□全此書為之，後於暇日札録寫献王太和正音譜録遇王也是園書目及元史山房随筆鳳林書院草堂詩餘與此書可互證者，又以所見

明抄本及江陰繆氏藏清初尤貞起抄本，以校通行楝亭十二種本，著其異字於行間，朱墨燦然，可稱家塾善本。稿本後歸上虞羅氏振玉，許、羅氏兒子輩録為校注二卷，入遺書の集中刊之。實則珠失作者之本意矣。按此書楝亭本與尤貞起孫同出一源，均非鍾氏原本面目，原本之與曹本尤本，義如孫□改本玉篇之與原本□□。原本劇名下多著正名一行或二行，曹本尤本全删，一不同也。原本於每一作家仕籍及□□小令一文，以□評寫意，曹本尤本大抵脱去，不留一字，二不同也。卷首有永樂二十年淄川賈仲名序文，賈氏明初以北曲鳴，嘗著續録鬼簿，以繼鍾氏未竟之緒，曹本尤本既失載續録全文，又不收賈序，故於賈氏續作之旨及鍾氏一生事蹟，均無由得見，三不同也。鍾氏原本及賈氏續録，明萬曆以已罕見，故孟稱舜酹江集附刊本亦為曹本内容相若。□於明范氏天一閣遺書中，得見明正德间抄本，於是鍾氏原本与賈氏續録之面目始

大白於世。恨不得起王君於九京以告之，附書於此，以諗讀此書者。

古本尚書孔氏傳彙校不分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案六朝以降，僞古文尚書孔傳通行本，乃隸古定本。隸古定者，依古文作今隸也。至唐天寶三年，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為今文。此所謂今文，指唐季通行書體而言，非漢代今古文之今文也。於是民間皆行改字之本，沿用迄於今日。幸陸德明撰音義於字之別構，尚見之音內，可據以窺見隸古定本之十一。及北宋開寶五年，因陸氏所解與玄宗所定互異，又令陳鄂刪定別為今本音義。於是不但原本不可見，即別構之字僅見於音義者，亦無一存。近始於日本及敦煌得見唐時寫本，於是梅本尚書之真相大白於世。然各篇散見，上虞羅氏所刊雲窗叢刊、鳴沙石室古佚書中，迄未有彙為一編以供參覽者，有之自此書始。此編收隸古定寫本凡七。

(一)禹貢殘卷 日本古寫本 日本東大寺藏

(二)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殘卷 敦煌唐寫本 法國國民圖書館藏

(三)盤庚、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殘卷 日本古寫本 日本東大寺藏

(四)泰誓、牧誓、武成殘卷 日本古寫本 日本神田氏藏

(五)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殘卷 日本古寫本 上虞羅氏藏

(六)顧命殘卷 敦煌唐寫本 法國國民圖書館藏

(七)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殘卷 日本古寫本 日本東大寺藏

編者既手自校寫，其第三卷盤庚、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諸篇，後據敦煌唐寫本及宜都楊氏影日本古寫本，逐校一過，補正東大寺本譌奪不少。惜英倫所存洛誥、大禹謨、泰誓諸卷，不得寫影與此諸卷相麗為憾。堯典、舜典隸古定本雖佚，然其本陸氏音義尚存於法京，世有吉石盦叢書影印本，可鈎稽隸古定本，亦應附錄於卷末，此則有待於後賢矣。

史籀篇疏證一卷 廣倉學窘叢書本 王忠慤公遺書第一集本

清王國維撰。案史籀十五篇，秦世李斯、趙高、胡毋敬本之以作倉頡篇，劉向校書中祕，始著於錄。建武之世，亡其六篇。許叔重慎纂說文解字，據所存九篇存其異文，所謂籀文者是也。綜計說文全書所載籀文，僅得二百二十五字（內重文二），其不出籀文作某者，必小篆與籀文同者也。此編集說文中籀文，以近世地下所出殷周古文一一疏證之，復為敘證以弁篇首。敘證中頗有特發之覆，舉其犖犖大者，凡二事焉：一曰史籀為人名之疑問也。案籀之為言讀也，其書首句當云太史籀書，太史籀書猶言太史讀書，後世因刺取史籀二字名其書，並以史籀為作書者之名，實大謬也。二曰史籀篇時代之疑問也。前人謂史籀篇作於周宣王時，不免失之過早。今以說文所收遺文觀之，其體勢大抵上承石鼓文，下啟秦刻石，與甲骨彝器中所見殷周古文絕然不同，然與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大良造鞅銅量、大良造鞅戟、相邦呂不韋戟、新郪陽陵二虎符及詛楚文相類似（詛楚文文字多同小篆，其中數字則與籀文合）。若籀文者，周秦間西土通行之文字，秦之小篆實變其體，二者同出一系，血脈固相通也。由前之說，史籀之非人名，以倉頡篇倉頡二字非作書者之名例之，其說實不可易。由後之說，籀文實與戰國之際東土通行文字相對稱，蓋自春秋以降，東土文字日趨簡易詭別之途，殷周古文之規矩盡失，故齊魯間所出之錢幣兵器陶器，其文字多不可識。壽春所出楚王畬器，亦多異文奇字，即西漢所出壁中古文，今見之正始石經者，亦為東土文字之旁流。說文中之古文，即此類也。逮乎始皇以兵力統一六國，李斯輩以西土文字行之於東方，東土詭別之文字，遂一掃而空，所謂小篆是也。小篆自籀文出，自小篆行而籀文益微，此編所攷，鑑不盈四十紙，然三百年來文字學史之一大進步，他人未能為此論也。

重輯蒼頡篇二卷 廣倉學宭排印本

清王國維撰。蒼頡篇者，秦相李斯所作，漢人合以車府令趙高所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所作博學篇，凡五十五篇，並為蒼頡篇。自後揚雄作訓纂篇，賈魴作滂喜篇，今之號曰三蒼，與史游所作急就篇，同為訓蒙之用，取便諷誦而已。自[illegible]周興嗣著千字文，唐宋二代迭有撰述之作，於是三蒼盡微，其章而獲存者，則僅急就篇耳。故近三百年來小學家無不以搜輯蒼頡篇為當務之急。乾隆間陽湖孫氏星衍首自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輯三蒼及張揖、郭璞二家舊注，稍後興化任氏大椿、歷城馬氏國翰續有輯述。光緒[illegible]葉東邦所存古佚書如顧野王玉篇原本、杜臺卿玉燭寶典、慧琳希麟一切經音義後入中國，於是會稽陶氏方琦據以續孫氏書，山陽顧氏震福亦以補任氏書。嗣是吳縣曹氏元忠復輯陶氏之遺，而嘉興陳氏其榮得海寧陳氏鱣所校孫本，復采孫陳未見之書參為一編，既有與陶顧二家書時合者，蓋至此輯

本凡得七家，而諸可寶、王仁俊、龔道耕及甘泉黃氏奭漢學堂叢書本尚不與[illegible]，可謂至盛矣。顧諸家於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謂史游急就皆蒼頡正字一語，熟若無睹，遂無採急就入錄者，是可異已。此輯出諸家之外，以敦煌塞上所出之漢殘簡[illegible]及急就篇所用蒼頡正字為上卷，而以揚雄、杜林、張揖、郭璞之說此諸字者附焉。其餘古書所引蒼頡三蒼之字悉入下卷。按言之，上卷為漢志所錄蒼頡之字，下卷則隋志所謂三蒼之字也。又別本字與注為二，仍用孫氏書例，以說文五百四十部首為之類次。於諸家輯本中，[illegible]以來居上矣。雖者曰，漢志所言固矣，然以漢時[illegible]卿魴釋滂喜篇說序均明見庾元威論書表作記原，供則蒼頡篇無序均二字可知。今史游篇[illegible]擇原錄穀主辨均明有均字，又何解乎。案今本[illegible]急就篇與庾元威所論固不能無傳寫之[illegible]。[illegible]漢志所言[illegible]自[illegible]大體言之，非謂其[illegible]無一字與他書相重也。執此以疑漢志，遂謂此

編寫有未安處，是不免吹毛求疵矣。此編不採陸法言切韻殘卷、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陳彭年廣韻、丁度集韻，及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中所引五行大義背記，誠有遺珠之憾。而於慧琳希麟之書，亦據近所活字本，不及見海印寺高麗大藏經本，則有待後人為之訂補矣。此編作於戊午之秋，時編者方主講上海倉聖明智大學，遂以全稿售諸大學主事者睢寧姬覺彌，姬氏冒為己作，即今所行廣倉學窘排印本是也。他海寧王君金鷃聖印時，此書亟應收入，庄與史籀篇疏證等篇校正，永垂不朽焉。

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蒙古史料四種校注本 王忠慤公遺書第三集本

清王國維撰。案聖武親征錄一書，四庫全書以其序述無法，詞亦蹇澀，未著於錄，僅存其目於史部雜史類中。嘉慶以後，嘉定錢大昕始表彰之，有跋尾存潛研堂文集中。道咸以降，學者多治遼金元史事，於是此書亦漸為世重。時石州張穆、何願船秋濤俱為之校勘，而願船治之尤勤。石洲校本未行世，願船校本則其子幼願首刊之於蓮池書院，桐廬袁氏再刊焉，略加刪併。然張何二家所據本，均從竹汀老人藏本出，脫誤纍纍，不可究詰。此本據江安傅氏增湘、武進陶氏湘所藏明抄本、說郛本，以校袁刻何本。不僅元太祖初起時之十三翼，說郛本獨多札剌吾思一翼，即其他勝處，亦指不勝屈。蓋此書之無善本，非一朝一夕矣。繼又抄得汪魚亭家藏本，亦百年前舊帙，與何本系統雖近，然亦較何本為善。今詳本互校，知說郛本為各本之祖，且為今日最備最善之本。此書之得傳於世，陶南村一人之力也。繼又以明初官譯之元朝秘史及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中所載之西域人拉斯特書，相比勘，於是此書先天之謬誤亦藉以訂正不少。蓋此書與秘史及拉斯特書，實同出於蒙古國史，當時名曰脫卜赤顏者，故諸書內容多有雷同也。校勘既畢，又據明修元史及武進屠氏寄蒙兀兒史記、仁和丁氏謙本書地理考證、俄東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諸書參訂之，如撥雲霧而覩青天，此書始釐然可讀矣。遂付門人同邑趙萬里校寫成書，清華學校研究院為之印行，即世傳蒙古史料四種本是也。惜當時草此書時，未見何願船所校本家刻本，僅據桐廬袁氏本為說，亦一憾也。

觀堂譯稿二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三集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為文凡五：一曰中亞細亞探險談，匈牙利斯坦因原著，記中亞細亞第一次探險及獲得敦煌古寫卷軸事，經過甚詳盡，曾排印入武進董授經康所編敦煌石室遺書，此則从排印本移錄者也。二曰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法蘭西伯希和原著，歷舉近年東方古言語學、史學及文學研究之新資料與新途徑，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榊博士亮三郎譯為日文，刊之藝文雜誌，此轉从雜誌迻譯。時王君方草西胡考及考釋闕特勤碑，故譯此文以便參考，曾揭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三曰室韋考，四曰遼代烏古敵烈考，日本津田左右吉原著。五曰韃靼考，日本箭內亘原著。均自東京文科大學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譯出，蓋丙寅丁卯間事。時王君方專治金源蒙古史事，曾撰韃靼考，謂遼宋間之韃靼，在遼為阻卜，在金為阻䪁，在蒙古之初為塔塔兒，持論雖與箭內博士之文頗異，然實可互相

發明也。又撰黑車子室韋考，謂唐末伐奚霫黑車子室韋有南徙之事實，為津田博士文中所未及，故譯二氏之文以便翻閱。此編蓋輯東西洋史學名著於一編，而迻譯而出，於甄精史事之王君，懷其讀隊識歲矣。惜中亞細亞探險隊一文中，譯名時有謬誤，如播澤張叔伊當作播澤蔣師爺，均屬於大寫本當作六種及同寫本，沙爾克里克Charklik當作婼羌，音奇克河Jachik當作英氣蓋河，俄人希亭Hedin當作瑞典人赫丁，沙爾沙克河Charchak當作孔雀河，斯吐柏Stupa當作窣堵波，米蘭Miran當作磨朗，柯爾品Kelpin當作柯坪城，馬拉爾拔希Maralbashi當作巴楚，等均是。至謂方乃沙晼Charaune之異譯，末尼教乃摩尼教之音誤，則盡人知之矣。

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 王忠愨公遺書第二集本

清王國維撰。耶律文正公楚材為成吉斯汗佐命元臣，草創法度，功在廟社。其人又深於象教之學，而事蹟不彰。元史本傳以傳聞偽簡略。元文類載宋子貞撰神道碑，雖稍詳於傳，然以校本傳及蘇天爵名臣事略，亦互有得失。此編以居士集為主，佐以本傳、神道碑、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州集、元遺山集諸書，著為年譜。其詩文亦各為編年次於事蹟之後。蓋集中諸文本有編年意味，得此譜為之論定，於是居士集始豁然可讀矣。蓋文正於成吉斯汗辛巳壬午間，駐尋思干，長春真人邱處機適於此時至西域，故文正在西域日所作詩用長春原韻者凡得四十五首，其交善可知。然其後西遊錄則吵致而攻之不遺餘力，故雖和其詩而沒其人。王君於甲子乙丑之際，移居京西清華園，從事蒙古史事，治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以探蒙古初期史蹟，念文正與長春亦有一種宗教，以遠用於實際政治，遂並此此譜以之末

能寫定，而傳世諸出居士舊有斷西村舍刊本，實從南海李仲約文田侍郎評本出，侍郎於西北地理之學，號不雜東西，貫穿禪理，亦殫作解事，因摘此譜之略，注於居士集本上，是此譜不啻一集本箋注矣。然篇中亦有一缺憾，無庸為諱者，即從神道碑之說，謂文正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又從元史本傳，謂卒於乃馬真后稱制之三年，今以文正之子鑄之生，（鑄生於戊寅，時行年十六矣，集中乙未為子鑄壽詩可證）以證文正之卒，當為乃馬真后稱制之二年，又以其父履之卒，以證文正之生，知文正實生於金世宗大定廿九年，神道碑明云文獻公（即履之謚）晚年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又云生三歲而孤，金史章宗紀及履本傳均言履卒於明昌二年六月，則文正當生於大定之末，而非明昌改元審矣。此事近人已發其凡，惜王君下世已久，不及知之矣。

散氏盤銘考釋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二集古金文考釋五種本

清王國維撰。散盤出土於乾嘉之際，阮文達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始著於錄，原器亦由文達貢入內府，自後遂寂然無聞，[illegible]世所行拓本皆翻沙本耳。甲子之春，上虞羅叔言振玉氏入直南齋，奉旨檢理內府藏器，於懋勤殿塵土中得此器，於是借人傳拓百本，以賜臣工，時王君亦直南齋，故得拜精拓本之賜，因詳為考釋，以備乙覽，此本文之所由作也。文中論地理獨具懸解，謂用矢撲散

邑之矢，其地在散東，當即漢以來之盩厔縣，而散之故地，當於盩厔以西求之，自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汧水注大散嶺之散，此足證自來謬說，由是濾之為汙水，大沽為故道水，均見於水經渭水注，亦得其解矣。至西即散用田眉之眉，與羌伯敦惟王九年命益公征眉敖之眉，同為一地，亦即大雅之郿，推之與周初發撻伐商之微，亦為同一民族，得於音韻學原理證成之。蓋當時王室及渭北諸國以有玁狁之侵凌，僅能自保，而矢散二國依

據南山、得以坐大、矢既僭稱王號、（此器外有矢王尊文可證）而散人因矢人侵軼、乃能使之割地、因作此盤以記一時約劑之事、可知散之國勢、亦必不弱、矢散均在宗周邦畿以內、而兵戎時見、目無王室、周德之衰、於此可睍、厥後犬戎滅周、秦人度隴、矢散二族故地、均先後為秦所役屬、故春秋以下載籍、無道及者、僅餘盩厔及大散關大散嶺之名於此世、不有此器、何以證之、此文識足以釋千載之惑矣、作者嘗謂考釋彝器非考之史事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誼例、考之古音以通其誼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字之變化、不為功、歡於此文、益見其方法之完密、非吳大澂孫詒讓輩所可同日語矣、

不嬰敦蓋銘考釋一卷（雪堂叢刻本 金文考釋五種本 王忠慤公遺書第一集本）

清王國維撰、彝器中記宗周伐玁狁事、可與詩采薇出車六月諸什相互發明者、得三器焉、一合肥劉氏所藏號季子白盤、一濰縣陳氏所藏今甲盤、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所謂伯吉父盤者是也、一即不嬰敦、僅存一蓋、今歸上虞羅氏夢郼草堂、文累一百五十二字、記白氏伐玁狁、後命不嬰追於洛、羣次高陵、頗有斬獲、因作皇祖尊敦、以紀白氏之休、蓋周宣王命伯事也、此文往後考證為治古史學別啟一新塗徑、如釋銘文之初吉為月之上旬吉日、以師見敦號季子白盤作證、謂古器紀日之例有四、曰初吉、曰既望、曰既死霸、曰既生霸、其後又別撰生霸死霸考、以折漢儒劉歆孟康舊說、至其凡已發於此矣、又云、馭方為中國人呼西北外族之名、故玁狁亦得以御方名之、驗方之名、已見於殷虛卜辭及鄂侯鼎、可知由來已久、今案乙亥鼎云、惟王正井方、丁巳尊云、隹王來正人方、般作父己甗亦云王圓人方、井方人方之以方為

名，亦猶此器之稱御方，足證其說殊非誣。又謂廣伐西俞，西俞者，宗周以西之山地也。俞也者，山地之通稱，其字又作隃，或作榆，故泉有俞泉，次有榆次，山有俞山，谷有榆谷，此器之稱西俞，蓋即豐鎬以西，與下文高陵地望相近，非如爾雅釋地之西隃，更與史記趙世家之先俞無涉，當以水經扶風之俞山當之，較為近似。其說戔戔，獨造，然闢蹊徑，治古地理學至此，可謂無絲毫遺憾矣。世有此考釋古彝器為事者，視此文及唐鼎散盤，誠作為隅反可也。

克鼎銘考釋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一集古金文考釋五種本

清王國維撰。傳世善夫克鼎有二，一為吳縣吳氏藏器，八行行九字，世謂之小克鼎；一為吳縣潘氏攀古樓藏器，文字繁縟，累數百言，當時為盂鼎齋名。此所考釋者，乃潘氏器也。銘記王錫善夫克故事，首錫女料市參同葬心，皆言衣服之賜；次首錫田于埜，以下皆言土田之賜；又次首錫女史小臣，以下皆言臣徒之賜。克盂大有功於王室，故銘有保辟周邦畯尹四方語。此器舊釋以瑞安孫仲容貽讓一文最晚出，然苦無鑑裁，於不能釋之字，亦強作解人，如心蓋厥心之蓋字，孫氏依李文田說釋作毀，讀為書允恭克讓之讓；盄靜于猷之盄，孫氏從以寧字釋之，不如此文兼孔子多聞闕疑之訓，存而不論之為愈矣。他如念厥聖保，孫氏無說，此以詩之神保、楚詞之靈保比之，亦確切不可易。䜌亶乃命，孫氏釋作緟庸乃命，此以緟京釋之，蓋古文就字从亰，知亰即京字矣。京者崇也。若釋作庸，則不辭殊甚。孫氏深通古籀之學，然亦不能無

誤，可謂失之眉睫矣。此文作於乙丑之秋，与盂鼎銘考釋同日所作，行文簡潔明達，一如舊作洛誥箋，此學者所當取則也。

盂鼎銘考釋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一集古金文考釋五種本

清王國維撰。盂鼎於道光初年出土郿縣之禮村溝岸中，為岐山令周雨樵所得，旋歸岐山宋氏。同治初項城袁小午侍郎以七百金購得，遂歸吳縣潘文勤公祖蔭，為攀古樓藏器之冠。鼎重七百餘斤，高約營造尺三尺餘，口徑亦如之，大可容四石，銘文十九行，行十五字，宇內所出兩周彝器文字以毛公厝鼎為最多，器則以此鼎為最鉅矣。此鼎打本至潘氏時始流布於世，同縣吳清卿大澂

中丞首釋其文，有鑿空之功，然頗傷穿鑿。此文作於乙丑之秋，雖義之不盈數紙，然多發前人所未發。如云王在宗周，全文中凡稱鎬京曰宗周，稱洛邑曰成周，与穆天子傳自宗周瀍水以西稱洛邑為宗周適得其反，足證穆傳為六國時書，一掃自來今古文尚書家之臆說，此一事也。王若曰盂，丕顯玟王，玟王即文王，猶下文云珷即武王二字之合文，与歸夆敦朕丕顯祖玟珷同例，歸夆敦亦宗周時器，此二事也。銘有三方，以書金縢乃命於帝

庭敷佑の方作證、知金縢之佑乃有之假字、非偽
孔傳布其德教以佑助の方之謂矣、此三事也、銘
末文曰惟王廿又三祀、書年在文末、殷時及周
初行文通例、書洛誥亦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近年殷虛所出獸頭刻辭、書年亦在文末、
可為此文添一强有力之佐證、此の事也、他如在
雩御事、謂雩乃粵之本字、我雍般隊命、謂雍乃昏
之古文、無不由此文推成其說、世有治古文字之學
者、持此為渡津之宝筏、枕中之鴻寶、可也。

大唐六典校勘記不分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案唐六典傳世以正德重刊紹興本
為最古、字體斬方、猶存宋槧遺意、其後嘉靖甲辰
浙江按察司重刻本、已無此嚴整、然譌誤錯落、則
二本如一、日本享保甲辰即清世宗雍正二年、攝
政大臣家熙嘗為六典改訂、凡六典原書空缺者、
斷補於其下、亦有原書本缺、如第四卷禮部郎中
條下脫文、則據冊府元龜舊唐志補之、第七卷屯
田郎中員外郎下凡天下諸軍云云、則據通典舊

唐志補之、凡數百字、校訂矜慎、向見亦博、此編據
家熙所撰校語、多以原書覆勘、是者録之、譌者正
之、不愧為家熙諍臣矣、然此所校訂、尚有一事出
家熙本外者、即得見宋紹興溫州本是也、攷傳世
宋紹興本出自內閣大庫者、約得原書三之一、此所
據校者、僅江安傅氏歷史博物館所藏之第三第二十八至
三十の卷耳、卷三脫文、賴以補全、然宋本勝處雖
多、與家熙本不謀而合、其誤處亦不一而足、
宋史言神宗將改官制、摹六典以賜群臣、是六典

尚有元豐官刻本，安得元豐本出，與此編相對照也。

元朝祕史地名索引一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據蒙文譯本元朝祕史統計全書地名得一百六十三事，而條記原書卷葉之數及今之所在地於下方，有時亦以前儒之說，如卷一第五葉之阿里黑兀孫，謂當在俄屬阿連長河、巴兒忽真東；卷二第三十七葉之兀剌黑曖勒，謂當即客魯漣河南車臣汗中左旗之康尔德克集赫；卷四第二葉之斡列該不剌合，謂當即車臣汗右翼左翼之烏蘭布拉克，均從丁益甫（謙）說。又如卷三第六葉之勤勒豁沐漣，謂即今齊蘭河；卷五第二十八葉之潰豁河，謂即科布多河上游之索果克河，則均從李仲約（文田）說。其餘所記今地名，亦皆信而有徵，無虛誕穿鑿之失。蓋祕史之學，至洪文卿（鈞）屠敬山（寄）而極其盛，李仲約侍郎注釋較先出，紕謬亦最多，其說地理尤多向壁之譔，如卷一日過騰吉思名字的水，李注謂以裡海當之，可謂拾瑣屑而失鵾鵬，可笑孰甚。至云元氏之興起於漠北，正高昌突厥故地，亦不諳事實，卷七之勺兒合勒崑山

咬書即秘林山。仍是前卷之土兀河里林。此等說甚多不辯穀參。宜其為誤人識譚也。編者有鑒於李注之不足法。故為此目以匡其失。然於李氏書之長處。亦頗頗稱引。可謂虛懷若谷矣。眉上又錄聖武親征錄及元史地名與秘史同地者。以資比較。讀者如遵斯法以治秘史之人名及其他專門術語。則於秘史思過半矣。

卷九之合合為山寨。即塔里寒寨之對音。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清王國維撰。案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作於丁巳二月。時王君方主講於海上倉聖明智大學。兼負編輯學術叢編之責。故其書即與所編學術叢編中影印之。越一月。得見英倫哈同氏所藏甲骨墨本凡八百紙。因擇其尤者輯為戩壽堂所藏甲骨文字。復為釋文儷焉。又踰月上虞羅振玉氏來海上。行裝中有新拓之甲骨文字約千紙。二家墨本中有可作延津之合者。文凡三行。其辭曰。乙未酒𢆶品田十匚乙三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丁十大甲十。下缺 據此一文中。先公之名具在。不獨田即上甲。匚乙匚丙匚丁即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獲得一鐵證。可補前考所不及。且足證上甲之後。當為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史記殷本紀以報丁報乙報丙為次者。實非事實。又卜辭屢有自田至于多后衣之文。前疑多后衣為先公或先王之名。衣即殷祭名。昔無確證。且不識后為何字。今據戩壽堂所藏卜辭屢云后祖乙。知后即毓之本字。

家女子産子之形，后祖乙者謂武乙，猶大乙稱高祖乙，小乙稱小祖乙矣。故知多后者，商人尊其先人之泛稱，猶書之言多子、多士也。乃於所撰戩壽堂甲骨考釋中摘出若干事，重加潤色，為續考一卷，仍入學術叢編中刊之，俾與前考並行。末附殷世數異同表，以補訂殷本紀、三代世表、古今人表之失，考古史者至此，可謂無絲毫遺憾矣。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卷 廣倉學宭叢書本

清王國維撰。初上虞羅振玉氏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龜甲獸骨卜辭中發見王亥一名，後王君讀山海經及竹書紀年，乃知王亥乃殷之先王，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繫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覽之王氷、史記殷本紀之振，實為一人。繼又於王亥得王恒一人，當即天問所云恒秉季德之恒，而甲骨中之季之即天問之冥，至是亦得其證矣。又通觀甲骨中常見之囗字，从十在口中，知即上甲微，而甲骨之匚乙、匚丙、匚丁，即殷本紀之報乙、報丙、報丁，皆無疑義矣。不特此也，通觀卜辭王恒之祀與王亥同，太丁之祀與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與祖庚同，知商人兄弟無論長幼，與已立未立，其名號典禮蓋無等別，於是卜辭中父甲、父乙等名稱於諸世系而不能解者，至是亦可通矣。於是寫定為此文，以質羅氏，羅氏復書為證成上甲微之說，亦附錄於後。卜辭之學至此文出，如漆室忽見明燈，始有脈絡或塗徑可尋，四海景從，無有攜貳，三千年來未

發見之奇蹟，一旦於卜辭得之，不僅為王君一生学問上最大之成功，亦近世學術史上一盛事也。今卜辭出土日多，以視王君草此文時，僅有前後編菁華寥寥數書，不可同日而語，然其結論終無以易之，吾人雖致疑於譽與相土之假設，然今日亦尚未有較安之新說也。報乙報丙報丁之以匚、王君以壇墠或郊廟之制擬之，近人謂匚即祊之遺形，故名有報，此說雖辨，然徵歷之末，安足以增光洛岳也。末章餘考，舉五事以見殷之建制，閎博翔實，其論殷禮與周禮之異體，尤具懸解，惜以此刊入觀堂集林時，刪落不遠下字，前輩立言之嚴如此，愈於後人拾牙慧而肆臆說者萬萬矣。

元朝秘史校記 二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蒙元朝秘史，蒙文謂之忙豁侖紐察脫察安，譯言蒙古秘史，其書即元史虞集傳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之脫卜赤顏，其蒙文原本元末時必在燕京，明初遂有譯本，當與洪武十五年編類華夷譯語之時相先後，永樂大典收入元字韻，四庫館臣抄自大典，然以其言不雅馴，故未著於錄，至嘉道之際，靈石楊氏刊入連筠簃叢書，以較顧廣圻所見之影元抄本，頗多違異，楊本從大典出，顧本則自洪武刻本影錄，洪武本字體寬博，雅近元槧，故自來傳錄家遂以元刻稱之矣。顧氏所見本，後張古餘敦仁假去傳錄一部，其本遂為今日所見秘史最古最善之本，光緒之季，長沙葉氏觀古堂得傳鈔本，實從張古餘本出，以其較善於靈石楊氏本，遂重梓於家塾，以廣其傳，然世固有張古餘本，則葉氏刊行時所未知也。歲在壬戌，王君始從事於探討蒙古史事，念此書為治蒙古史之惟一要籍，苦無善本可讀，徒得

友人函告謂張古餘家抄本、經欽廣圻手跋手校者、自長白盛氏昱𤔡華閣散出後、歸上海涵芬樓、因射從涵芬樓借校、以一月之力比勘一過、後正葉本誤字脫字百餘事、又於比勘之際時時發見原本亦尚有譌誤、得以前後文例定之、亦得六七十事、而秘史之專門術語、如搭納燒飯等亦略具歷史的意義、因據他書別為疏證、記於眉端、今刊入觀堂集林中題曰蒙古札記者是也、至其他校語、別俟其身未遑寫定、今據其手校本迻錄、犁為二卷、庶於■秘史之學有一助云爾、近秘史淡武刻本殘缺亦自尚 陶大康校出以校張本、一一吻合、且略有与王君自校暗合者、惟王君不及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別史類

殷虛書契待問編簡端記一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初上虞羅振玉氏撰次殷虛文字為前後編及菁華諸書、而未有釋文、嗣時又專撰可識可讀之字得五百四十餘、合重文得字千八百有奇、入所著殷虛書契考釋中刊之、而王君為之校寫、不啻助力臣為欽亭林校錄音學五書時先畧也、積久羅氏復最錄不可遽釋之字得千名、合以重文共得千四百有奇、手寫為待問編以質方雅、蓋與考釋互為表裡、羅氏所攻甲骨文字之原、實萃於此、此編乃王君就待問編復有所研究、向日羅氏以為不能識者、至此亦得其解、或雖不可遽釋、其誼亦得據他證推而知之、距解決之期只一間、與其說可視為十分之見者、如第四葉第一行之[illegible]字、以教李子白堅乘馬之乘作乘例之知亦乘字、象人乘木之形、又第二十一行之[illegible]諸字、从母从倒子、象產子之形、當即育之古文、第六葉第十行之[illegible]字、从女凡聲、當即任宿須句風姓之風、第二十三葉第二十行之[illegible]字以為戩壽之

之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類

所識殷虛文字有些五近之文知確為自之異文以上所舉皆確當不可易然亦間有傅會之見在疑似之間者如第三葉第十五葉第十六行[illegible]諸字疑即夾字第八葉第十五葉之畀疑即畀字第十一葉第二五四行之[illegible]諸字疑即戴字第十の葉第十九行之[illegible]字疑即遲字第十七葉第一行之[illegible]字疑即沖字又第七行之[illegible]字疑即陵字第二十葉第二行之[illegible]二字疑即宮字此皆[illegible]以待讀者之論定今羅氏所撰考釋已重訂成書編中所載大都錄入此戔戔小冊[illegible]陳迹世有東廣徽當以此為斯學之權輿也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一卷 廣倉學宭石印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據英倫哈同氏戩壽堂所藏甲骨文字一一錄為釋文並加考證儼焉凡所考證於古史學及古文字學俱有特發之覆如謂土王亥[illegible]上甲微[illegible]之殷本紀楚辭天問竹書紀年均可通解王君別撰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二文中已詳言之矣然其說實發於此此外謂唐即湯之本名以博古圖所載齊侯鎛鐘及太平御覽八十二九百十二引歸藏證之倍覺親切有味而攷殷之祀禮如[illegible]牛之[illegible]卯[illegible]牛之卯皆殷人用牲之名亦為後此撰殷禮徵文之先導此有關於古史學者也[illegible]諸字釋翌以小盂鼎與若[illegible]乙亥及今[illegible]越若翌乙卯越若翌戊午文例比之知即翌之本字說文作昱後世假用翌字今尚書作翼則唐天寶間衛包所妄改也又[illegible]諸字釋旬以使夷敦金十勻及[illegible]敦蓋金十[illegible]及博古圖宮聘鐘金十勻及說文鈞之古文作[illegible]比勘知之此二事乃研究卜辭中所見殷曆之先決問題此有

閱文字學者也。顧細讀全書釋文，亦間有小誤。如第二葉第二十四行，亥下脫貞字；第七葉第十七行，口宮釋甲；第十八葉第十三行，七誤釋文；第二十葉第十行，即下脫貞字；第二十四葉第二十二行，宮下脫田字；第二十五葉第十四行，脫去貞冒方不亦出一行；第二十六葉第四行，伐誤釋代；又第十五行，弗其倒作其弗；第二十八葉第十七行，子誤釋申；第三十三葉第八行，脫去壬辰貞雨一行；第三十五葉第二十行，以脫一六字；第四十五葉第二十五行，以脫一五字；第四十八葉第九行，申上脫壬字；第五十葉第一行，二誤釋母；第五十三葉第六行，西下脫卜字；第五十八葉第十九行，巳誤釋子；第六十七葉第二十二行，卯誤釋亥；第六十八葉第二十三行，丝下脫用字；第七十葉第九行，先設誤釋設先；第七十五葉第十四行，脫去癸卯卜王癸卯卜王口卯王一行。凡此皆不足為此書之病，猶冀重印時為之釐正也。

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 廣倉學宭石印本

清王國維輯。此書作於丁巳初夏，時王君主講於倉聖明智大學，睢寧姬佛陀以得英倫哈同氏寵，踦於■魁首之列，故此書逕題姬氏編次，■不得已也。殷虛文字出於河南安陽之小屯村，其地為殷之宅京，史記殷本紀所謂洹水南殷虛者是也。懺山王文敏公懿榮得初出土之片數千，及遭文敏殉國難，所藏悉歸丹徒劉氏，鐵雲劉氏選印千餘片為鐵雲藏龜，是為甲骨文字行世之始。嗣是小屯所出，多歸上虞羅氏，據玉羅氏選印為殷虛書契前編、殷虛書契菁華，諸書模視劉氏為弘■。殷羅氏所藏又多為劉氏遺物，故又有鐵雲藏龜之餘及殷虛書契後編之作。此編所載，乃戩壽堂得之劉氏者，■■王文敏故物，故編中第一葉之第十片與書契後編卷上第八葉之第十四■，乃本為一骨而離析為二者，可作延津之合。且此編所■殷先公先王名及中宗祖乙、小祖乙、■■，又多為前此編所未見，其足以■翼經史，■不待

言矣此書編次以類為歸與後編同例謹嚴別過
之惜印本模糊不及前後編之光彩照人此主事
者之過亦編此書者之不幸矣

殷虛書契後編釋文一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初上虞羅振玉氏既撰次其所藏殷虛甲骨文字為殷虛書契前編八卷殷虛書契菁華一卷影印行世其篋中所藏尚有千餘品足資考證之助若無餘貲為謀印刷之費會英人哈同氏創立倉聖明智大學於滬濱聘王君往任教席此千餘品之甲骨據得王君之力由哈園附設之廣倉學會印行著曰殷虛書契後編併與前編並行越歲乙未王君始以暇日為之寫釋文於

眉端僅成上卷而罷此以手稿本逐錄猶楊南仲之釋古金文字欲便於初學此外向亦有假錄之本惜誤字滋多轉不如此本之得其真也其於原書所載之甲骨以甲乙丙丁等字為次眉目清晰頗便檢閱於不可釋之字則以口別之而不強為之釋其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時曾發見戩壽堂所藏殷虛與此書第八葉後半之第七片大小相同文義亦連續以斷痕驗之若合符節乃定為一片而離析為二者有商一代先公世

系得由此兩斷片證之，王君審數為其可貴，在天球河圖上。此事經過至為奇兀，亦詳載於此書。[illegible]晉人如此。此書與王君新撰前編釋文、鐵雲藏龜釋文參互讀之，當知王君甲骨文字之學，至撰此書時，已臻卓絕之域。新會梁氏啟超挽之以聯，有奇字譯殷契，創通龜契語，洵非虛美矣。

唐寫本唐韻校勘記二卷　王忠愨公遺書本第二集

唐王國維撰。唐代詩賦盛行，韻書流別甚繁，孫家有其書，其名目見於大宋祥符重修廣韻序目及日本釋源順倭名類聚鈔、信瑞三部經音義引書（日本見在書目）不下二十餘種，顧傳於中土者，則僅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及唐寫陸法言切韻殘卷、故宮博物院所藏王仁昫切韻殘卷及吳縣蔣氏所藏唐寫本孫愐唐韻殘卷而已。王氏切韻巴黎亦有唐鈔本，可補故宮本之缺，[illegible]（三本皆世間孤本），自當以孫愐書為最罕。海內外未聞有第二帙，自內閣大庫流出，光緒末葉為吳縣蔣伯斧（黼）郎中廣值購得，順德鄧秋枚實為影印行世，今所傳神州國光社印本是也。其書有晉府朱記，晉府藏書多宋內府故物，疑此書亦當為南宋御[illegible]藏矣。書凡四十五葉，存四五兩卷，去入二聲，去聲首又闕一送二宋三用四絳五寘六至七志及八未之半，以下又闕十九代之小半、二十廢二十一震二十二稕二十三問二十四焮及二十五願之大半，餘均完善。蔣氏跋此書，以此

為陸法言切韻原本，又以為長孫訥言初箋注之本。至王君撰唐韻別攷，始由迎撰既以為即孫愐書，舉八證以明之，蓋已成定論矣。王君既確定此為孫愐書，又知孫愐書所據陸法言書增益而成，書中每紐下名字注加者，乃孫愐所益，其不注者則陸法言原文也。見孫書不啻兼存陸書矣。又宋修廣韻首載陸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是以陸孫二家為藍本之證，是廣韻於孫不啻孫書存矣。孫愐書蓋為唐宋諸韻書之中心樞紐，其重要

非王仁昫書可同日語。本書校記之作，即繫於此，大抵以廣韻校其注釋，以大徐說文反切校其音，改正誤字凡數百事，至原昫信陽書所引與此本互歧者，亦附入焉。惜草此書時已絲本陸法言切韻殘宋本王仁昫切韻[illegible]未顯於世，而王行大義背記及孫仙宮注內所引孫氏書，亦未為世人所注意，今日考之可據以補正此書者正多，然能此書為之先導者，人又孰能贊一辭乎。

殷禮徵文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二集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為文凡五。一曰殷人以日為名之所由來，謂以日為名，在夏則有孔甲履癸，商之祖先自王亥上甲微以降，無不用日為名。證以卜辭，知名甲者以甲日祭，名乙者以乙日祭，故知商人甲乙之號，殆專為祭而設，以甲日生者祭以甲日，因號之曰上甲大甲小甲河亶甲沃甲羊甲且甲，以乙日生者亦如之，皆出子孫所稱，而非其自名。上甲名微，大乙名履，帝辛名受，此本名之可知者，而

與生日無涉也。其說自上虞羅氏殷虛書契考釋中衍出。二曰殷先公先王皆特祭，三曰殷先妣亦皆特祭，謂殷人祭先公先王皆以名之日特祭，其祭先妣亦同，均與周制大異。蓋周之毀廟自禘祫合祭外，更無特祭之日，而殷虛甲骨多文丁帝乙時物，距王亥已二十世，例以周制，当在毀廟之列，而多有特祭，初非以親疏為厚薄矣。四曰殷合祭，謂殷人於特祭外，又有合祭之制，則僅及自父以上五世，而五世之中，非其

自出者亦不與,故呂覽有始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今於卜辭得其證矣。五曰外祭,謂殷人亦有外祭名邦社者,猶禮記祭法之國社,而用牲與周制異者,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殷人則賣三少牢卯一牛沈十牛,蓋商周禮制之殊,不獨內祭也矣。上舉五事,以又摘入所著殷周制度論中詳之,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今以卜辭參證,千載之惑,決於一旦,亦讀史者目擊稱快也。

魏正始石經殘石考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二集本

清王國維撰。初,歲在丁巳,王君據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以定每行字數及每碑行數,後以太平御覽引洛陽記所載碑數及諸經字數參互和之,以定魏石經經數,又排比隸釋所存殘字為經文考、古文考,合之碑圖,著曰魏石經考,刊入廣倉學宭叢刊中。及癸亥春,洛陽城外漢魏太學遺址出魏石經殘石一,兩面分刻尚書無逸、君奭二篇及春秋僖文二公,字數至千餘,與黃縣丁氏所

藏之石可作延津之合,蓋一石而離析為二者。又出尚書多士與春秋文公一石,存二百餘字,此外零星小石亦時有出土,乃復為此考,以補前考所未備。首碑圖十二,最可注目者,則尚書皋陶謨十七石,皆一格之中,上列古文,下列篆隸二體,成品字形,高宗肜日以下諸石,則古文篆隸三體直下,與洪氏隸釋同。疑品字式之皋陶謨,非原石所刻,故近出皋陶謨殘石亦有作直下式者,是其確證。次為經文同異,以石經經文與今本比勘,共得

數十事、皆段懋堂撰古文尚書撰異時所未及知、又次為古文、石經古文即壁中遺文、與說文解字中之古文同出一原、故如丞字典字禹字後字遊字囧字革字德字鳥字民字章字殺字逵字陟字事字保字褒字卯字、古文均與說文合、壁中古文實即戰國時東土通行文字、故石經古文頗有與傳世古鉥即兵器文字相合者、此外石經古文見於宋人書如汗簡古文四聲韻者、亦一併摘入、以供比勘之助、末附隸釋所錄熹平石經碑圖、則持從前考錄入此書者、則前考成陳跡矣、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 二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三集本

清王國維撰、案長春西遊記為元邱處機弟子李志常所述、元史憲宗本紀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蓋即其人、長春以成吉斯汗辛巳二月八日自宣德州啓程、赴成吉斯汗西域之召、至癸未七月回至雲中、往返二年餘、志常從行、山川道里、皆其親歷、為元初之書、譯文得其本音、可與移刺楚材西遊錄抗衡、乾隆末錢大昕讀道藏於蘇州元妙觀、始表章此書、為之跋尾、阮文達遂寫以進於內府、著錄於宛委別藏、嗣是徐星伯松、程春廬同文、沈子敦垚、皆有考訂、而仁和丁益甫謙、吳縣洪文卿鈞、治之尤力、然諸氏攷地理則病穿鑿、疏史事則傷漏略、歲在丙寅、王君方從事金元三朝史事、以此書於蒙古史事有特發之覆、不僅為全真教史一奇蹟、因創為之注、於其中地理人物、略有創獲、如本元至辯偽錄謂劉仲祿即劉溫、亦即元史河渠志之劉冲祿、又據湛然居士集知長春與移刺楚材迭相唱和、而長春所善之人如南塘老人、

張子真、湛然集中亦有寄張子真詩、然至元辨偽錄與湛然所撰西遊錄於長春攻擊甚烈、此中西界關係、此書序中已詳言之、故讀者如以耶律文正公年譜及黑韃事略、蒙韃備錄等證與此注參互讀之、則於金元之間史事思過半矣。

傳書堂藏書志不分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草創於己未之秋、斷手於癸亥之冬、前後凡歷五年、卒歲於戊初王君在海上時、以諸子學費稍絀、謀兼一撰述事、聞烏程蔣孟蘋汝藻方擬撰所藏書目、已聘吳縣曹君直元忠入任其事、逾歲無以成、至是曹氏以事辭、乃得應蔣氏之聘、案烏程自古多藏書家、流風至近猶延、蔣氏與同邑張石銘鈞衡、劉翰怡承幹、均以藏書鳴於大江南北、而蔣氏獨走京師、所得最多、

故家如四明范氏、錢塘汪氏、泰州劉氏、涇縣洪氏、黃陂陳氏流出之書多歸之、傳湘之盛、一時無兩、所藏四部書在五千種以上、可入藏書志者、另得其半而已、此編體例分類悉遵四庫全書總目、每書首載序跋姓氏年月及首卷前題下之署名、次作一簡短之提要、至於藏印記名賢題識無不備書、遇宋元善本必載其行款版式、再以通行本比勘一過、錄其異文為校記、儷焉、其附校記者、宋本如公羊單疏殘卷、撫州本禮記殘卷、嚴州圖經元徽

之詩集、秦淮海文集、明後宋本如徐刻周禮儀禮、皆一時之選。凡所攷證，如南宋監本爾雅疏、越州所刊八行注疏及眉山本七史之源流，均有特發之覆。而兩宋所古刊本攷五代兩宋監本考二書，亦[illegible]草於此時，此數年間精力，蓋畢萃於此書矣。清稿三十餘巨冊，躬自繕錄，存蔣氏，許至今未獲刊行，知其事者無不引為遺恨，而蔣氏於甲子歲亦以貿遷折閱盡亡其書，有張月霄晚年之歎，其書散出大半，又燬於兵火之災，回視此目，十九皆[illegible]無涉，是遺憾已成陳迹，不免令人感歎係之矣。

重校定和林金石錄一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同光之季，順德李仲約文田侍郎搜輯漢北古石刻遺文，為和林金石錄，仁和江氏為刊入靈鶼閣叢書。侍郎所見墨本，疑皆非精拓，故碑文脫誤纍纍，不可[illegible]詰讀。其書者無不引為憾事。此據袁興沈乙盦曾植尚書所藏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載和林各碑影本及某氏藏舊拓本以校李錄，計於苾伽可汗碑補正七十三字，闕特勤碑稍正十四字，九姓迴鶻可汗碑補正五十六字，又補殘石三小片，今以番文亦得數十字。三靈侯廟碑補正十二字，當大殘碑補正十一字，題名殘碑甲補正五十一字，乙補正五十[illegible]字，丙補正七字，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補正三十一字，三皇廟殘碑補正七字，嶺北省右丞郎中總管收糧記補正廿四字，勅[illegible]興元閣記乃許文正有壬撰文，闕字以中州名賢文表補之，得三十六字。其校九姓迴鶻可汗碑，尤有創獲。緣此碑光宣間為俄國某大佐取去二段，置之聖彼得堡博物院，故世所傳

拓本，五六兩段俱付闕如。此據法國伯希和氏摩尼教殘文中所引以校李錄，知此碑共分為八段，前三段拉特祿夫書中已联合為一，李錄從之，後五段則李錄或載或不載，乃联合四五兩段為一，則全碑文義皆可貫通。又以行款文義定第六段之位置，四五兩段即李錄之第三第四兩片，第六段則李錄之第五片也。又第七第八兩段李錄失載，以行款求之，當在首二行，不能定其在此二行之第幾格矣，因繪碑圖而詳著其說於下方。沈乙盦為署其端，且後書藏稱其說之確當。此又校本之特色，識人所未及知也。至[illegible]為一碑，以未見拓本，故仍而未校，則有待於後賢為之補苴矣。

丙辰日記一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記事自丙辰年元旦日起，至本年三月廿日止，前後不足九十日，全文凡二萬餘言。初王君於辛亥之秋，隨上虞羅振玉避地海東，至是已四歷寒暑，故國之思，時形夢寐，乃於是年冬應上海英人哈同氏約，就學術雜誌編輯之職。[illegible]年正月初二離京都，初五日抵門司，乘筑前丸，[illegible]七日抵滬，初寓友人樊君處，後卜居於英租界大通路吳興里，自是無日不神遊太古，與書卷相接。日讀段注說文解字，摘錄說文中所見籀文，撰史籀篇疏證，繼草周書顧命禮徵，至二月初旬皆成，是月又寫定歷年所補釋流沙墜簡為補正一卷，繼又撰史籀篇疏證序錄，於史篇之時代及史籀之為人名與否均有質疑，其顛末均詳載於日記。他如酒食之酬應，天氣之陰晴，友朋賞奇析疑之事，無不備書。當時海上勝流，如繆藝風荃孫、鄧[illegible]、朱古微孝臧、侍郎沈乙盦曾植，尚書、六時[illegible]道及，[illegible]以徵至今僅隔十數載，[illegible]

人物、大半化為異物，風流頓盡。讀此書者，殆不勝夢華東京之感矣。

静安文集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排印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為文十有二，曰論性，曰釋理，曰叔本華之哲學及教育學說，曰紅樓夢評論，曰叔本華与尼采，曰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曰書叔本華之遺傳說後，曰論近年之學術界，曰論新學語之輸入，曰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曰教育雜感，曰論平凡之教育主義，乃王君壯歲攻究哲學教育学而作，初揭載於教育世界雜誌。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時王君年二十九歲，乃彙編為一集，以存此數年間思想上之陳迹，仍以活字版印行，即舉世艷称之静安文集是也。此編多文之思想出發點，乃在叔本華之知識論，初君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乃改讀叔本華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書，悅其觀察之精銳，与其議論之犀利，而大好之，然猶々又覺其有矛盾處，因作紅樓夢評論，以發其概，謂紅樓夢一書之意義，乃在人生之欲之提出与解答，苦痛固由於吾人自造，然仍須自求其解決之途徑，紅樓夢

不失為一自然演進之悲劇，且悲劇壯美的成分尤多於優美的也。其第四章倫理學上之價值所提出之疑問，至撰叔本華與尼采一文時，始獲一滿意之解答。蓋叔氏之說，半出於主觀的氣質，而無涉於客觀之知識，而後進汗德之學。此書印行時，作者又移轉其求知之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而試作尋度之探求，不復徘徊於叔氏之門矣。

靜安文集續編一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為文凡二十，關於哲學者六，曰原命，曰辜湯生英譯中庸書後，曰汗德像贊，曰自序一，曰自序二，曰人間嗜好之研究。關於教育學者七，曰紀言，曰教育小言，曰教育普及之根本辦法，曰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曰宗正講舍碑記略，曰去毒篇，曰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關於文學者四，曰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曰屈子文學之精神，曰文學小言，曰譯本琵

琶記序。關於歷史學者三，曰歐羅巴通史序，曰宋代之金石學，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除宗正講舍碑記略錄自海寧州志稿建置志，譯本琵琶記序、歐羅巴通史序錄自本書外，宋代之金石學結論謂宋人之於金石學，一方面為研究的，一方面為欣賞的，其指趣與規模，雖清人亦殆難加焉。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略述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發見之簡牘，與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內閣

大康之明清檔案面現出世之始末及研究之方法与經過。此二文の王君晚歲主講清華學校研究院時之講稿，前者刊入國學論叢，後者刊入學衡雜誌，餘則均見於光緒三十一年以後出版之教育世界雜誌，乃壯歲所作，其時靜安文集已刊行，故不及甄錄，近且無人能舉其名矣。自序二篇記少時入東文學社就學及其後努力治哲學文學之經過，而自視過高，為（自審詩詞）今日考見作者一生治學之唯一材料。主論古雅在美學中之位置，文中所謂第一形式与第二形式，即現時新文學術語中之內容与技巧二字之代名詞，其全篇旨意蓋謂文學作品之內容，固應重視，技巧亦不容輕視，換言之天才与修養在作家固缺一不可也。持此以衡量楚人之騷賦以下之詩、宋之詞、元之曲，遂有屈子文學之精神、文學小言、人間詞話諸文之作，議論實互為因果，故譽之者直以文學革命之先驅者目之（見報載吳文祺撰文），然在作者晚年絕口不彈此調，蚁以少作為悔，亦可見其思想

演變之大較矣。

靜安詩稿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排印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收古今體詩四十七首，按年類次，自光緒二十二年戊戌迄於三十一年乙巳。此九年間王君以治哲學文學教育學鳴於滬上，助上虞羅振玉校譯西書，以餘暇習吟詠，出其詩有時清負陵秀，如永嘉四靈，如秀州云，天邊遠樹山千疊，風裡垂楊態萬方，欲覓云，起看月中霜萬瓦，臥聞風裡竹千竿。病中即事云，因病廢書增寂寞，強顏入世苦支離，乙乙獨造，不同凡響，而其間清平實處亦與放翁相近。題友人小象云，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愛誦劍南詩。蓋自道也。他如端居暮春天寒拚飛偶成諸作，亦非大哲學家不能道一字。至六月二十七日宿硤石云，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祇益疑，殆從叔本華知識論中得來。聯尋常座大教可比矣。自是以後，作者斷受北方[illegible]學之影響，盡奮所治歐西之新學，而改治經史考證之學，詩格亦隨之一變而為唐音，故其有集頤和園詞蜀道難諸作，自宋而後反於唐。由哲學家之詩而轉為文學家之詩，固均非作者始料所及也。此集初印入教育世界雜誌第一百二十四期，後附於靜安文集後刊之。近又編入觀堂外集中，蓋前後凡三付剞劂矣。

觀堂遺墨二卷 民國十九年影印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乃近人海寧陳乃乾氏所輯。上卷乃裒集圖籍題識之屬，雖多應酬之作，然以觀堂集林校之，頗可玩味。如周玉刀跋，實即集林卷十八之一之陳寶說，齊侯二壺跋，實即集林卷六之釋天，惟行文遣詞略有不同耳。又如飛燕角跋，則衍自集林卷三之釋觥，父乙卣跋與此所作彝敦不經敦釋簋簠相徵圖，均可比較知之。此外各篇亦多散見於觀堂別集，而內容亦時有異同，蓋一據

稿入錄，此則寫定之本也。又明抄北礀集跋、拜經樓覽古圖跋、粵廬居士五十壽序三文，別集均未收，亦賴此編得讀其全文。爾雅疏校記所占篇幅最多，蓋錄自傳書堂藏書志，綱舉目張，可為初學準則。下卷乃致蔣孟蘋（汝藻）父子及徐積餘（乃昌）手札，大半為蔣氏編書目時所作，故時時涉及校理書籍事，中載遺聞佚事甚多，閱者以近代史料視之可耳。

古史新證一卷 民國廿四年北平來薰閣影印原稿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作於乙丑之秋，時王君方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任經史小學導師，每週為諸生講授古史一小時，此即當時講稿也。初即於國學月報中，以多誤字，讀者苦之，此據海寧趙氏藏原稿本付印，以校月報本，不可同日語矣。為章凡五，首章總論，謂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合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而傳說之中，又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前者當指群經史記諸書言之，

後者則指楚辭天問山海經而言也。如欲於古史材料為系統之整理，則非於紙上材料外，更得地下材料之助不為功，地下材料如甲骨文字金文，皆於整理傳說之古史，可為二重證明者也。此章為全書綱領，故其言亦犀利警闢有如此。二章述禹，據秦公敦鼏宅禹責、齊侯鎛鐘[illegible]成唐處禹之堵，以證呂刑以禹為三后之一，及堯典皋陶謨詩三百篇之言禹，均為實錄，且知春秋之世，東西兩大國，皆以禹為古帝王也，此言實為近時疑

古者而發、三章述殷之先公先王、均自舊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轉錄、而與證尤密、如舊作謂卜辭屢見之𡕥字、象人形下加夊、蓋即夋字、夋者、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嚳名夋者是也、此文則謂說文解字戈部之𢦏、毛公厝鼎我帶作先王蓋之𢦏、克鼎柔遠能柔之𢦏、與卜辭之𢦏、實為一字、夒柔羞三字古音同部、故得互相通借、其說哉於論定矣、四章述商諸臣、則舊考均未之及、商侯鎛鐘云、伊小臣惟補、以卜辭證之、相合、王逸注楚辭天問小臣謂伊尹、亦與鐘銘相符、又據卜辭有咸戊無巫咸、疑今文尚書巫咸即巫戊之訛、足破前人之惑、至卜辭屢見之師盤、如

貞王命師盤

命師盤、

貞乎師盤

戊辰卜賓貞乎師盤祭大（下缺）

貞今二月師盤王（下缺）

貞命師盤从……東

師盤當即君奭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之盤、古人與伊尹伊陟巫咸同為有商一代佐命元臣、此文未及列入、蓋偶疏矣、五章述商之都邑及諸侯、說殷一篇、从舊作三代地理小記轉錄、說邶鄘衛則摘自北伯鼎跋而加以改造者也、全書不記宗周史事、蓋講演至此而學期告終、故不煩贅述、讀此書者、不免有窺豹一斑之憾矣、

曲錄六卷 晨風閣叢書本 王忠慤公遺書本

清王國維撰。中國之有劇曲，肇端於宋而大盛於元明，顧自來文人輒鄙夷之，不屑為攷，三朝史志無著其書於目者，此編力懲前人之失，雜採武林舊事、輟耕錄、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新傳奇品、曲海目、元曲選與十種曲及所聞所見，無不備載，所作者仕履及前人評騭，亦必依類輯入，其體例與姚梅伯燮之今樂攷證全同，姚書之成，前於此書八十年，然傳世則反後此書印行之後，

此書草創時，固未知前有姚氏書也，全書為部凡五，一曰宋金雜劇院本部，二曰雜劇部，三曰傳奇部，四曰雜劇傳奇總集部，五曰小令套數部，網舉目張，有條不紊，足為此學準繩，然時至今日，山林巖谷之藏，日出不窮，可據以補苴此書者，不勝枚舉，茲姑錄此書外誤之較著者，一曰重出，如珊瑚玦乃周稚廉撰，稚廉號可笑人，又刻出可笑人撰珊瑚玦元寶媒二本，[illegible]之眉睫，又如瑤翠香無為庌乃汪廷訥所撰傳奇之總稱，而套數

小令套數部又收之，蓋誤以為散曲集矣，二曰失攷，如香囊記乃邵璨作，錦箋記乃周履靖作，[illegible]乃李棣作，錯中錯載其名氏，今據宜興志更門廣[illegible]及李棣所著詩書始得知之，又如中山狼雜劇一折者乃王九思作，而誤以為康海作，不知康作實四折也，香英會、翠屏山、望湖亭、一種情乃沈璟姪伯明所作，錄中誤與沈璟他作同列，[illegible]朱素臣作，今有武進陶氏影印本可證，而誤以為李玄玉作，王濟翁撰櫻桃園雜劇，濟翁名濂，著有插東集，以字為名亦誤，三曰失收，如黃方胤有倚門、再醮、淫僧、偷期、變童、懼內等劇，而僅收一劇，茅維有[illegible]秦廷筑、金門戟、雙合歡、鬧門神[illegible]不數醉新豐，汪廷訥有高士、長生、天香、獅吼、投桃、二閣、同昇、三祝、種玉等記，而不數彩舟、奕碁、有合紗、夢飛，而不數櫻桃、鸚鵡、釵雙、鴛鴦、頤瓊、花青、蟬雙、梅禮、扇梵香諸記，周憲王朱有燉著誠齋雜劇三十一種，而不數[illegible]踏雪尋梅，[illegible]其例也，四曰誤載，如董解元西廂、王伯成天寶遺事皆諸宮調

而誤入傳奇類、王實甫西廂記、吳昌齡西遊記、葉憲祖四艷記、吳城群仙祝壽、百靈效瑞、皆雜劇而誤入傳奇類、吳偉業之秣陵春、嵇永仁之揚州夢、皆傳奇而誤入雜劇類、燈花婆婆、種瓜張老、紫羅蓋、顛女報冤、風吹轎兒、錯斬崔寧、小亭兒、西湖三塔、馮玉梅團圓、簡帖和尚、李煥生五陣雨、小金錢、見也是園書目、皆宋元人平話、與官本雜劇無涉、竟誤入卷一、又中州元氣乃元詩總集、永樂大典中有時引之、諸家宴樂詞即典雅詞、乃宋人所刊宋詞總集、雙溪醉隱樂府乃耶律鑄所撰女樂府、均非散曲、而誤入套數小令類、樂府混成集見齊東野語、明是詞譜、性質、王驥德曲律卷四引其夢譜、與姜夔自度曲相似、而誤入曲譜類、此皆有待於明人為之校正者也、總之吾人現時所見此項文獻、實賴此書、如徐渭之南詞敘錄、永樂大典戲文字韵前卷之南九宮譜、始得知宋元戲文之名目、原本錄鬼簿賈仲名續錄鬼簿出、得知元及明初雜劇進展之程序、其名目可補此書者

以百計、樂府考略、焦循之劇說、姚燮今樂考證出、明清二代戲曲文獻、亦隨之加長、此外脈望館書目、奕慶樓書目、大梅山館書目、及別本述古堂、傳是樓書目、清乾隆間鈔佳本牡丹亭傳奇中所載之明代書錄、如富春堂、文林閣、繼志齋、廣慶堂、世德堂、容與堂所刊行、實而錄之、於讀此書者、有益大之裨益、此書可議之處雖多、然大輅椎輪、創始不易、其精神固甚可佩也、

斗南黃先生遼陽稿二卷別稿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黃正色撰。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先世為江右人，元末徙家江陰，其祖曰萱者，始徙錫山，遂為無錫人。嘉靖戊子舉人，歷官至南臺御史，以讓興獻太后葬承天，因論尚書溫仁和、駙馬崔元、功中官鮑忠等不法，忤世宗旨意，竟得廷杖，謫戍遼東，居遼凡三十年，穆宗登極，召歸，陞南太僕卿，致仕，卒於家。事蹟詳葛尚書士和撰墓誌。此編為古今體詩，乃正色居遼時作，風格遒勁，神情閒拔，託物寄興，多有深意。如自責篇云，大言了無忌，更改胡不遑。新居篇云，君王最得甄陶法，苦志勞筋付此行。東谿篇云，邱園鐘鼎吾何擇，諸列經綸一厚顏。聞吳儉菴去位云，關塞方苦旱，瘡痍孰與哀。征夫催饋食，長嘯獨登臺。可以見其為人。傷時觸事，頗有坡仙瓊樓玉宇之感，而無憤世嫉俗之氣。故居遼時，士子無以之游，成就甚眾，有管幼安之遺風焉。首有高攀龍、顧憲成、周炳謨序文，卷末綴以遼陽進士祠呈稿、無錫縣縣學諸生貢舉呈詞，蓋正色生為

藎臣，歿歸冥[illegible]，宜其哀思澤溢於南北也。

鴈樓集二十五卷 清順治刻本

明徐士俊撰。士俊原名翙，字三有，號野君，杭州仁和人。此編首卷為賦，卷二至卷十二為古今體詩，卷十三為詩餘，卷十四為詞餘，卷十五至卷廿四為雜文，卷廿五為雜劇。士俊幽情倩骨，麗晲巧心，誕辭綺語，失之纖逸。如弄珠樓云：潮生乍浦投魚信，草滿鸚湖喚鳥知。琵琶亭云：青衫舊淚烏絲裡，白傅高情紅樹邊。桃葉渡種花詩云：種花官路今無恨，送妾江頭舊有郎。送吳明仲之任靈山云：一

縣花香梅嶺早，三年夢奏鴈湖秋。等句，無不沁人心脾，非前後七子摸擬所能範之。長短句亦疏雋如其詩，惜微傷脆弱。與卓人月蟾臺集同稿，士俊與人月聲氣相投，故有倡和唱歌之作，與此集可等量齊觀也。套數小令如步步嬌春懷、尾犯序詠四美、楚江情泐次袁見書韻等闋，出色當行，不愧作者。弘沈青門、唾窗絨之流亞也。末卷為春波影四折，譜馮小青故事。以視吳石渠炳之療妒羹，可称異曲同工。又有絡冰絲一折，譜沈休文故事，同時沈

南北合套

林宗輯盛明雜劇亦收此二劇，文字互殊，殆當以此為定本也。首有順治甲午友人王晫序文，時士俊尚健在。士俊之年，與於卓人月，當在康熙初矣。

覺庵存稿四卷 舊鈔本

明查秉彝撰。秉彝字性甫，號近川，海寧人。嘉靖戊戌進士，累遷戶部給事中，後以戶部尚書王杲忤權相嚴嵩，疏白其冤，予廷杖，謫雲南定邊典史。嵩敗，起官，歷遷順天府尹卒。事蹟詳徐文貞公階撰傳。見世經堂集。此編首二卷為掖垣奏議，三卷為古今體詩，均以體類次，四卷則致鄭淡泉趙劍門等手札也。世宗朝，秉彝入掖垣，議莊敬太子冠禮，踰年九廟災，議遷祖制，故有請東宮冠禮講讀疏

及參劾左庶子郭希顏妄議廟禮疏之作。楚藩之變，世子英燿以計得免，秉彝艸參劾楚世子奏報異同疏，數其報訃日月之訛，律以春秋不嘗藥討賊之義，獄遂定。事詳世廟實錄。時宗室蕃衍，釁孽間生，乃條第六事，艸議處宗藩疏。以上一曰議封補，二曰重恩典，三曰肅閫教，四曰杜文結，五曰飭藩度，六曰擇王官，均中切時弊。又疏請斥酷吏，禁贖鍰，及緩征捐賦諸項，上均報可。及忤嚴，不宜謫戍滇南，以故直聲盈天下。雷尚書禮贈之詩曰：知

今諫草寒生匣，詩句何曾有夜郎，其亮節特行可知矣。四卷若趙劍門史沱村書，皆論倭事，寧地濱海，罹禍最烈。秉彝與嘉興錢太常薇善，故論防禦事，多與海石先生集互有發明，可以觀當日浙西倭患之大概矣。此本前後無序跋，有拜經樓吳氏藏書及兔牀經眼二印，蓋小桐谿吳氏故物。千頃堂書目著錄無卷數，明史藝文志並其名亦失收。道光間查世佑所輯查氏文抄，只錄其疏稿數篇，不足以窺全豹。此帙完整無缺，世殆無第二本，可寶也。

觀堂丙辰以後詩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觀堂外集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凡古今體詩四十七首，皆自海東返國以後所作，大半皆酬應之文。然如題趙千里雲麓子行圖一種高華嚴冷之意，百年嫡嗣在吳興，又豈通常談藝者所能道耶。其題明汪然明刊柳如是尺牘，有借（付？）去風情在，出處商量最苦心之句；又云：織郎名字香綃怯，今是揚州王草衣，風格隱秀，與少作書生歸路真奇絕，載得金陵馬四娘之境界之深厚，不可同日語矣。題御筆牡丹雙鸚鵡圖詩，雖係應制之作，然不讓沈德潛、錢陳群居先，非同時諸應制子可及也。至題鄧頑白梅石居小象詩，則身世難言之痛，躍然於楮墨間，讀者當自知之。

王忠慤公遺墨一卷　日本影印本

清王國維撰，日本神田信暢輯錄。歲在丁卯，天不慭遺，王君效止水之節，海內外學人無不驚悼。神田氏與王君有舊，時時通訊問難，故應京都浪華博文堂主人之約，編印遺墨二十種，多貽彼邦友好，以誌景仰者也（其手稿藏於彼邦者）。首列遺象、遺書，次列頤和園詞、此君軒記、二田畫廎記、送狩野博士游歐洲游仙三律、海上送內藤博士、海日樓歌、冬夜讀山海經感賦、昔游六首、癸丑京都蘭亭會作、海上送內藤博士影明內府刊本大誥跋，詩文凡十九篇，皆王君居東及返滬以後所作詩文，彼邦友人有藏其手跡者，故得彙為一集。又次列致鈴木豹軒武雄、狩野君山直喜、內藤湖南虎書各一通，及神田鬯庵信暢書二通，所記論學語居多。又次列手錄前賢詩文共四通，則殿於冊尾，以備一格而已。編中詩文時與集本互殊，如頤和園詞內容與壬癸集本及觀堂集林本時有違異，蓋一為初稿，一為定稿，此則寫於初稿未定稿前，故與二者俱不合也。

以鈐木氏書，謂自傳之詩，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爲工，然梅村自有雄氣駿骨，遇白描處尤有深味，非如陳雲伯輩但以秀縟見長，有肉無骨也。此數語非於此道三折肱者，弗能得其甘苦，殆可爲人間詞話下一轉語，不得以捕風捉影之譚視之也。

浪吟集二卷 清康熙刻本

明曹履泰撰。履泰字大來，號方城，海寧人。天啓乙丑進士，官同安知縣，擢吏科給事中，因事爲大璫羅織，受誣謫戍嶺南。北都陷後，入閩見唐王，官兵部右侍郎，兵潰，入黃巖寺爲僧，子元方殉之。歸莊癸甘辛事蹟，詳同邑吳太沖撰墓誌，見息心寓集。此編乃謫嶺南客羊城時作，所收皆古今體詩。前有吳士濟、魏浣初、曾化龍、陳熙韶、姜一洪撰序。履泰自謂世境皆是浪，人生汩汩俱在浪中，意得

如風行水上，渙而成文，意失如烈風巨濤，激而成怒。閱歷所止，聊以託於浪士，故以浪吟名集。其詩記其山川游踪及友朋贈答，觸境抒情，無一不本和平温厚之旨，深得詩教三昧。履泰別著靖海紀略四卷，述官閩時防禦海寇鄭芝龍經過，時氏光煦爲刊入別下齋叢書。又有諫垣諫草二卷，乃擢官給事中後所作，今不傳。此集乃康熙甲申孫三才偶獲於子姓家，爲重刊行世。明志與千頃堂書目俱失收，別有書賸二卷，世尚有傳抄本。履泰著

書、可攷者如此而已、

庚辛之間讀書記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觀堂外集本

清王國維撰、此編作於宣統庚戌辛亥間、為文凡十有五、一曰明正德刻本大唐六典、二曰明嘉靖御史李元陽刻增入宋儒議論杜氏通典、三曰明抄四庫館底本巖下放言、四曰舊抄本續墨客揮犀、五曰左圭百川學海本誠齋揮麈錄、六曰隆慶間葉恭煥刻本清異錄、七曰汲古閣刻本片玉詞、八曰明嘉靖刻本桂翁詞、九曰明後宋刻本花間集、十曰明刻本尊前集、十一曰明嘉靖刻本古今名賢草堂詩餘、十二曰貴池劉氏刻本董西廂、十三曰元曲選本鄭光祖王粲登樓雜劇、十四元曲選本元無名氏隔江鬭智雜劇、十五曰明崇禎刻本盛明雜劇初編、其中讀墨客揮犀跋又刊入永觀堂海內外雜文、餘皆未刊、上虞羅振玉氏校刊遺書時、始錄入別集、為首卷、原稿尚有太公家教跋一文、以收入觀堂集林、故刪之、蓋諸文已非原第矣、又文提要鈎玄、獨具懸解、如辨揮麈錄即王明清揮麈錄之初稿、明本增入議論杜氏通典乃南宋科

場之作，他如證董西廂乃諸宮調體而非雜劇，其時劇知遠傳諸宮調未出土，而論證之完密有如此，間足多矣。至論草堂詩餘謂分類本早於分調本，分有元至正双璧陳氏本為證，知其說之不可易矣。分類本以時令天文地理人物等名標題，与周邦彥片玉詞趙長卿惜香樂府編次略同，蓋所以取便歌者；至分調本以小令中調長調為次，於前者無徵，自應晚於分類本，蓋即顧從敬輩所創矣。此本王君之說推衍之，想不誣也。

牆東集二十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王澹撰。澹字澹翁，會稽人，以布衣終其身。此編首卷為賦，餘皆古今體詩。其詩風格清華，神藻靚麗，軼與餘思，觸有餘音，實詞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殷璠河岳英靈集評王右丞詩謂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以贈澹翁，庶幾近之。律句如送友之楚云：酒闌別館歌楊柳，花落橫塘叫鷓鴣；送朱汰臣云：白雲古樹燕山暮，明月長門漢苑秋；大杏山房為天官黃上仲賦云：吟窗瀑響虹千尺，書榻松寒翠

萬重，均有肉無骨，格調与七子相近。澹翁以製曲名於浙東，与史叔考槃、王伯良驥德善，故伯良曲律亟稱之。曲律卷四云：王澹翁撰双合、金椀、紫袍、蔺佩、櫻桃園，散曲曰歡乃編，凡六種，君自能度曲登場，体調流麗，優人便之。又云：吾友王澹翁好為傳奇，予嘗謂澹翁若更詩為詞，月樂指一傳奇，便足持自愉快，無異南面王樂，可謂推崇備至。本集卷十七亦有王時鳴以友人齋頭見予所製諸傳奇極加賞譽，及姚叔祥序余所製金盌傳奇等之

律、詹為之於曲、益深於詩矣、惜傳於世者、僅盛明雜劇所載櫻桃園一劇而已、餘書不傳、是可慨耳、

鍾山獻四卷 明天啟刻本

明楊宛撰、宛字宛叔、金陵名妓、年十六歸苕上茅止生、元儀 止生歿、奔國戚田弘、田死、謀奔劉東平、挾行、值崇禎甲申京師之變、乃喬裝為丐婦、間道還金陵、盜殺之於野、事詳錢謙益歷朝詩集附傳、此編末卷為長短句、餘皆古今體詩、宛約修潔、想見其冰雪聰明、律句如江清風定候、山碧雁來天、愁心隨雨亂、客思逐雲飛、皆佳、長短句如傳言玉女之催粧、陽關引之秋思、疏俊聲律近道絢易安之閫、無怪茅止生嬖之、一似錢虞山之嬖柳如是也、止生有句云、家傳傲骨為迂叟、帝賚詞人作細君、可謂傾倒之至、顧止生在時、宛叔已露背之之意、秋懷詩云、獨自支頤獨自然、深情欲絕又還羞、從來薄命處如此、敢比鴛鴦到白頭、其不安於室、昭然若揭矣、此帙首有茅止生傳、女母序文、怡心下汜玄牆居三字、傳本至罕、明詩綜載宛叔詩、有促梅慈春看美人放風紙鳶、元夜有感、春雪、秋日書梵經藏佛腹、閒雁促織、玉硯、詠閣前柳、病起、病中

傳桐次止生七夕見懷等十八首、及長短句太平時浪淘沙二首、俱不見集中、疑在續集內、今無由知之矣、金陵舊志云、鍾山有女子獻、宛叔乃金陵人、此書將以獻之天下後世、故以鍾山獻名其集云、

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上虞羅氏影印本

清王國維撰、自吳式芬陳介祺合輯封泥考略、是為封泥有專書之始、封泥之出、以齊魯為多、蓋古之簡牘、上必施檢、然後約之以繩、填之以泥、按之以印、其制如後世之火漆印、自簡牘易為楮帛、於是封泥之製始變、而為濡朱、故封泥出土地帶、（封泥亦隨簡牘既用帛素廢、）類係古代文書集中之處、所載官號地名、見於封泥者至繁、中外官職、無不有之、與傳世古璽印多見軍中之官者情狀絕異、沈存中夢溪筆談謂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稀、土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陣者、斯言最得其實、故以傳世封泥為璽印較、則封泥之有裨於兩京史事、實遠過於璽印、即以此編所載而言、可據以改見漢世官制與地理者、不一而足、其一漢諸侯王屬官與中央政府組織無異、以齊國屬官言、則郎中當漢之郎中令、長秋當漢之大長秋、其他稱是、其二漢朝官王侯屬官、漢志失收、賴封泥得補其闕者、如雒陽宮丞、齋中右馬、齋中左馬、齋司官丞等名、觸

目皆定此。關於官制者也。至於考證地理，則裨益尤鉅。編中郡守封泥有臨菑、濟北二郡太守封泥，有河間、即墨二郡郡尉封泥，有城陽一郡，皆可補班志所未及。而史漢兩表之誤字，千載無以定其是非者，亦可據封泥正之，如請郭之誤請，都繹陵之誤終陵，皆是。此關於地理者也。此編所收，乃濰縣郭氏舊物，蓋以宣統初滕縣紀王城新出，仍以吳陳二家遺法編次，計漢朝官印封泥二十一品，漢諸侯王屬官印封泥五十五品，漢列侯屬官印封泥三十九品，郡縣官封泥二百五十有一品，無考印封泥三品，新莽官印封泥六品，私印封泥五十有の都の百の二十有九品，封泥施墨最難，墨本皆上虞羅振玉氏所藏。時王君方主羅氏家，助羅氏整理金石刻文字，故二人合撰此書，以繼吳陳二家之故業，而條理縝密，則在孜略上，而紙墨施印之精，猶其餘事也。觀堂集林有此序一文，述河間太守即墨兩封泥建置之沿革，蓋成於此書印成之後，故不及載之矣。

月隱先生遺集四卷 適園叢書本

明祝淵撰。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癸酉舉人。南都既下，自經死。事蹟詳見陳確撰傳。案淵於崇禎壬午歲計偕入都，值左都御史山陰劉蕺山宗周召對面諍落職，淵上清留憲臣疏，伏闕申救。時實未識蕺山也。上以諸生言事，下部議處，究其上書指使，淵抗聲不屈，及京師陷，得出獄。時友人海鹽吳麟徵將殉國，待淵訣別。既卒，淵扶衷南歸，因作太常吳公殉節紀實，以彰其忠烈。自後遂執弟子禮於蕺山之門。蕺山以前日之事使氣鶩名，得毋過甚為誡。淵悔而請益，一本蕺山慎獨之教，尚實踐，以知過改過為功，以鼓鼓無負其本心為要。本心者道心也，所謂致於良知者是矣。已而聞蕺山絕粒，淵本乎臣固何敢死之義，葬母畢，作絕命詞以見志，文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嗚呼，學道有年，麤識義理，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賦詩兩章，遂卒，年僅三十有五。嗣子鳳師纂其遺書，一蕺山問學錄，中附蕺山來書十

芳緣

數通、二奏疏及紀實、三尺牘、四雜著。同學友陳確既為之傳、後梓其遺書以行世。確亦蕺山弟子、嘗同登雲門謁蕺山、蕺山既死、確哭之慟、謂可謂不負所學矣。此以陳敬璋抄本傳刻、參以明詩綜及祝氏家譜補得詩文數首、遠勝初刻、末附外編二卷、雜錄閒遠事及他人（張履祥、陳確）所作祭文傳記、不知何人所輯、以蘇氏刻本為姚氏舊輯、此外尚有吳氏拜經樓校抄本、惜繆藝風輩刊此書時不及見之矣。

向若水先生遺稿六卷　清光緒刻本

明水佳胤撰。佳胤字啟明、號向若、鄞縣人、天啟壬戌進士、初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後左遷行人司右司副、禮部主客司主事、崇禎七年、簡放湖廣提學、旋任軍職、接廣東臬篆、弘光監國、召用尚寶寺丞、以衰病不赴、順治辛卯卒於家、事蹟詳見同邑林時對撰墓誌、此編乃康熙間嫡孫宗瑞所輯、光緒壬辰八世裔孫嘉穀為之重校、並佳胤尊人御漢海若遺稿合刊之、題曰四明水氏留碩稿者是也、卷

首為鄉會試策判墨藝、皆佳胤通籍前所作、策向榜奏、次為蘭臺奏疏、崇禎四年官御史時所上、嘗劾吏部尚書王永光、通州總兵楊國棟、略云、國棟為人叵測、若不早除、必貽國家後患、未幾國棟叛、其言果驗、又疏劾兵部尚書梁廷棟、疏凡六上、是年四月廷棟罷職、由是舉朝忌之、乃左遷行人司、為署中藏書撰次目錄、今世傳崇禎中刊行人司書目、實佳胤之力也、有序文見後書牘雜著中、三為容臺佐議、則作於崇禎六年時宗室安陽王誣

唐王有逆謀，殺起大獄，佳胤因草唐王看語為辨其誣，又山西宗室鼎銅奏請自効，咨禮部送館居住，樞曹特其條奏進呈，佳胤不為封達，草疉旨四奏疏以正時賢之失，上嘉納之，蓋著此書以紀實。四為理玉堂集，所收皆習楚學所著雜文。五為沙上集、沙上吟，崇禎十二年十三年佳胤任川粵兵備職時，方有居子懷沙之戚，故以沙上名集。又次為書牘雜著，中以差催金花等稅與當道書，為世傳誦者，有百姓之皮骨空存，有司之襟肘畢露，若景苦情非小官所能陳叩，佳胤之亮節特行，於茲可見。林時對謂有鶴夢詞，又撰大理寺評事字書、修棘寺評刑一書，今並不見集中，知其散佚多矣。

竹巖先生文集十二卷 明鈔本

明柯潛撰。潛字孟時，號竹巖，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官至詹事府，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案潛所著竹巖集，四庫全書別集類二十三已著於錄，蓋所據乃福建巡撫採進抄本，僅得詩一百又四首，文四十一首。館臣又從鄭岳莆陽文獻、鄭王臣莆風清穎集中錄出詩十首、文二首，為補遺一卷，附綴於末，其本非足本可知矣。先是雍正間裔孫柯潮從舊家得明刻十八卷本重刻行世，館臣惜未見及。迨光緒中，族孫柯玉樹再刻於莆田。其本凡文一百五十三首，詩一百九十一首，以視庫本可同日語矣。此本綿紙藍格，版心鐫有光澤堂三字，乃四明范氏天一閣故物，前後無序跋，有文無詩，凡為文一百二十九首，篇目題四世從孫維騏編校，亦與雍正本同，計數雖少於雍正本，然隱出庫本及雍正本外者得二十首。計序文九，曰銀漢星槎圖序，曰贈推官曹貫報政還嚴陵序（以上見卷三），曰送武城令伍君序，曰贈都郡君希顏赴河間郡守

序、以上見卷四 曰挽詩序、見卷五 曰贈監察御史張君序、曰贈侍御内江李君序、曰贈監察御史尹君序、曰如始軒序、以上見卷六 記一、曰友竹軒記、見卷七 墓表二、曰明故孺人黃氏墓表、曰故處士暨配呂氏墓表、以上見卷九 誌銘一、曰岐峰林母張氏墓誌銘、見卷十一 贊五、曰遲軒贊、曰贊修撰羅明仲龍、曰江口王崇貢贊、曰贈詹事府主簿趙彥高贊、曰卓安人贊、祭文一、曰祭郭本母彭氏、以上見卷十一 哀辭一、曰馮太宜人東氏誄辭、以上見卷十二 此外諸文與雍正本互校、亦時有異文、似此本乃初稿、而雍正本所從出之明本乃定稿也。康本文字多同於雍正本、亦當與雍正本同出一源、如以三本互勘、刪繁節要、以存此書真相、則此書之幸也。潛為文平妥整潔、不事淫葩艷藻、無佶屈聱牙之陋習、而風神氣格、迥出凡近、非後此之王李輩所能望其項背矣。

祁忠惠集十卷 清道光刻本

明祁彪佳撰。彪佳字弘吉、浙江山陰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起官御史、福王登極、擢右僉都御史、南都不守、絕粒而死。唐王贈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敏。事蹟詳明史本傳。是編前八卷為奏疏、遺文雜著之屬、後一卷為古今體詩長短句、而以行實遺事世系為附錄殿焉。清道光間、同邑杜春生懼彪佳遺集湮沒不彰、乃延訪郡中故家、得越中園亭記、林苑全書、寓山志、後從諸書零星掇拾、始克成編。至彪佳所著道論錄、嘗見稱於劉蕺山者、及少時所撰經藝、有祁虎子稿、姚希孟嘗為之序、見清閟閣集、又司理莆中時、撰玉節記傳奇以諷末世、倪鴻寶為之序、見鴻寶應本、皆未輯入、不免有遺珠之憾矣。彪佳官御史時、直聲滿天下、嘗欲破朝臣積玩、力為澄肅、乃上賞罰激勸一疏、又疏請召對遍及九卿臺省、以廣咨詢、又抗疏犯顏、以救宣撫沈棨於獄、繼又上合籌天下全局疏、言三大要四大勢、皆百年至計、又條上民間大苦十四條、及痛

徵預徵之病民，較宋時鄭俠流民圖尤為詳盡。思宗時疏惻然並命覆草，其忠勤有如此者。所擬疏文，今並見集中。至救荒雜議，則作於崇禎乙亥以乞假歸田時，嘗一賑粥饑，再賑全越饑，頗佳，力為捍荷，感物以誠，所活無算。因輯所見為救荒全書，俱切實可為後世法。越中園亭記敘陳刻中名勝至詳，可備輶軒之採。乾隆修紹興府志時，未採一字，此從舊鈔追錄，雖有缺文奪字，然大体尚完整。李格非洛陽名園記，不純專美於前矣。詩有寓山士女春遊曲，妍麗幽倩，不黯其文。致亦司馬君實之賦西江月之比乎。明清之際，越中多正士，殉國最烈者，北都有倪文貞、周文介，南都以有劉忠介，並頗佳，亦擇二人。劉倪遺集並登天祿，而彪佳著述獨罕傳，亦可謂有幸有不幸歟。

觀堂別集一卷後編一卷補遺一卷 王忠慤公遺書第一集本

清王國維撰。初歲在辛酉，王君手輯生平所為文字為觀堂集林二十四卷，越歲丁卯，又輯近作為補編一卷，未及刊行而遽完大節。上虞羅振玉校輯遺書，既將補編各文一一散入集林，又別輯集外林文為別集。大多乃金石刻經籍題識之屬，間收詩文，亦係友朋向酬應之作，原非精心結撰，可比也。顧亦有應入集林而誤收者，如初集中之敘庚嬴卣跋、齊國差𦉜跋、攻吳王大差鑑跋、秦公敦跋、漢王保卿買地券跋、蒙文元朝秘史跋、書影明內府刊本大誥跋及夢見東軒老人等詩十二首，俱見王君手寫補編目中，而羅氏以此數文未見於王君自藏集林目錄眉端注意刪落，殊未安也。此集各文非一人一時所輯，故各卷体例頗不純密。前二卷大抵錄自手稿或手校本書，後編則錄自唐韻別考、永觀堂海內外雜文，雖多為斷殘零縑，然精義絡繹而出，時有特發之覆，如跋曾望槥造象，謂可徵中古輜車之遺制；跋漢南呂編磬，可補

[illegible]

正程瑤田釁折古義跋、羌伯敦謂羌之文化與中原無殊，以證宗周文物所被之遠等，皆是。此外如跋九行本宋刻後漢書，謂為南渡後江東漕司刊本。跋常熟瞿氏藏本李賀歌詩編，以雙溪醉隱集證知乃蒙古刊本，俱精確無以易也。跋內府宋大字本孟子，謂此乃南渡後所翻北宋監本，而不知此乃眉山所刊經注本之僅存者，兩宋蜀刊至今日始大明，此固王君所未及知也。計為文一百二十一首，詩十二首。王君集外文尚有出此集者，刪繁摘要，責在後人矣。

重訂觀堂別集四卷 稿本

清王國維撰，上虞羅氏刊行王忠愨公遺書後又六年，王氏後嗣謀重刊遺書以昭久遠，以編校之事責於同邑趙萬里氏。趙氏因據舊刊別集及外集中觀堂丙辰以後詩令，以他處搜集所得，別為此書，以正羅氏印本之誤失。計卷一為文十七篇，其中摩尼教流行中國考，據最後定本重訂，增入新材料十事，以較中國學術雜誌所收第一次稿本截然不同。卷二為文四十八篇，皆古吉金石刻題識之屬，毛公鼎跋、𨙶父丁鼎跋、姬鼎跋、公違鼎跋、公違鼎跋、杞伯鼎跋、般作父己甗跋、公違敦跋、史頌敦跋、王子申盞跋、聃從盨跋、君尊跋、齊侯壺跋、父乙卣跋、滕侯戈跋、楊紹莂跋、甘陵相碑跋、瞿忠宣印跋、說文俱新增，十九皆係閩縣陳氏藏器。卷三為文五十篇，皆注釋及古名賢手跡題記，大抵作於為烏程蔣氏編藏書目時，其中明抄本北磵集跋、羅懋登注拜月亭傳奇跋、明太傅朱文懿公手定冊立光宗儀注稾卷跋、澗上草堂會

詩卷跋、同之語鶴塔銘手讀跋、亦新自手稿錄入，書■英の凡文十九篇、古今體詩五十五首、如奉答鈴木豹軒詩題三伴石徑詩、皆前此所未見、至文以類相從、一如王君之自編集林、實深得作者之古意、■至跋庚嬴卣等文七首及夢見東軒老人詩十二首、羅氏輯本誤入別集初編者、俱依次編入集林、不煩重出矣、

鹿城詩集十卷 明萬曆刻本

明梁伯龍撰、伯龍字辰魚、崑山人、其套數小令集名江東白苧、今有汲古閣刻本傳世、又譜西施為浣紗傳奇、時同邑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為崑腔、伯龍乃填浣溪紗付之、王元美詩云、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是已、同時又有陸九疇、鄭思笠、戴梅川輩、更迭唱和、雅詞艷數、流播人間、至今言歌詞無不推崑腔、實伯龍作之始也、顧其詩獨罕傳於世、有遠遊稿已佚、此編以古今體類次、首卷又以鼓吹曲橫吹曲相和歌辭清商歌辭子夜曲舞曲歌辭四時白紵舞歌琴曲歌辭標目、宛然郭茂倩樂府詩集之遺響、或正言以明志、或婉諷而引情、玄霜絳雪、非世所常、其高者極聲音之奧、窮造化之奇、其淺者不過略能騁矚而已、屠緯真序之曰、身有八尺之軀、而家無百畝之產、入媚其妻子、而出傲於王侯、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亦稱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為詞家所宗、艷曲清詞、流播戲里、伯龍蓋以■

布終故律其堂之言如此。集中篇什，七古如松雲歌、五壹山歌、破甑詩、落魄公子夜闌曲、双頭蓮葉歌等最為出色，律絶次之，古樂府、別興、會飆、孝猶具作格，伯龍戲曲名堂，不能自已，詩特其餘藝耳，然在曲家中，固如鳳毛麟角，不數數見矣。

輸廖館集八卷 清順治刻本

明范允臨撰。允臨字長倩，松江華亭人，寓居吳縣。萬曆乙未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歷郎中，以按察僉事提學雲南，遷福建布政司參議，卒。事蹟詳見康熙蘇州府志。此編凡古今體詩、詩餘及套數小令共一卷，文七卷，以序記傳墓誌墓表祭文雜著題跋尺牘壽目類次。其詩意匠浮動，墨瀋橫飛，不以琢句使事為工，而前溪子夜，舊舞新歌，嚶商女之後庭，聞河滿而淹泱，回腸蕩氣，令人神往。如春雪篇贈徐家巧娘、明河篇采蘭引，皆洸洋譎麗，不可方物，遣辭飾藻，在義山昌谷之間。格調與吳梅村錢虞山相近，故虞山序中亟稱道不置。允臨室人徐媛亦以才名吳下，與趙宦光妻陸卿子齊名。本書卷六有跋內子所摹宋搨畫像贊、跋內子所藝新茶帖、跋內子所摹蘭亭三文，知媛亦工書。虞山序文云，隴西之伉儷，訓昭芳華，天水之房帷，討論金石。允臨亦云以鉛槧代機杼，皆記實也。允臨又善丹青，揮毫落紙，與董玄宰爭工。集

中有自跋畫二百可證，居常與鄉人董玄宰陳眉公錢虞山諸氏相往還，虞山且為之序，乾隆间收入禁書書目，故傳世較稀。夫人所著絡緯吟尤罕，陳田明詩紀事庚籤僅收其絶句二首，足可概也。集刻於順治丁酉，上距甲申之變已十三年矣。

枯樹齋詩集二卷 明崇禎刻本

明車恂撰，恂字質生，號猬庵，松江華亭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至麻城知縣，嘗師事陳繼儒，著有瓶庵詩集、竹香庵集、燕山集、江溪譜共十卷，今俱無傳本。此編有揭藻堂藏書印、休寧汪季青家藏書籍二印，乃𢪛鄉君汪文柏遺物，封面題陳眉公先生删正。以庚子山枯樹賦之義名其集，蓋作於崇禎乙亥丙子之間。時恂尚未第，故頗有側艷語。眉公譽之曰：平淡極而姮孄生，深拔久而鴻麗出，雖未免阿其所好，恂然之詩，風格明整，骨餘獨存，擅美標能，哭然藻蔚，固不在陳臥子董香光諸公下也。如即事云：讐側鳳凰人如玉，盞深鸚鵡月如銀。望亭夜泊云：柳濃涼月大，麥老夜田香。李竹君年丈集讌云：感事欷呼王景略，裁詩漫許謝宣城。鷄鳴山秋眺云：寒收草木郊墟照，暝入牛羊晋巷靡。皆吐發流媚，韶间動人。至𢀖憂曲、丁香曲、青洲曲、環翹詞、苧衫曲、夜涼曲、櫻中曲、曉妝詞諸章，則芊緜幽艷，雅近昌谷，所謂力掃陳言，濃而不膩者，小長蘆之言，信不

誣也。靜志居詩話錄其所作桃花引春雨有贈諸絶句，均不見此集中，而此編所收，亦不見於明詩綜，則此書之罕見，与恂之篇什尚多散佚，皆可知矣。

容庵存稿三卷 抄本

明許令瑜撰。令瑜字元忠，號芝田，海寧人。崇禎癸未進士，選授福建仙遊縣知縣，十七年四月到任。隆武二年陞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八月改吏部給事中。後間道歸鄉里，疾卒。事蹟具詳自著孤臣述。孤臣述者，載所著容庵存稿卷末，述崇禎十六年迄永曆二年此五年間己所經歷之事。中記仙遊祭陳錦寇亂始末最詳，亦西臺慟哭記之比也。子裔為之注，補述其先德行事。蓋令瑜祖開，造官貴州監察御史，著有長孺集；曾祖相，御官礼部給事中，著有黃門集，俱有令名。世習忠貞，敦尚氣節，令瑜以匡濟之才，丁喪亂之世，嗣君參維席之安，以臣有驟死之痛，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死，蓋不愧為許氏子焉。既歸，榜其楹曰："一寸有天懸日月，九州無地哭山河。"又著秋興八章，一則曰"往事看山惟中酒，故人憐我尚無家"；再則曰"河山自古悲德祐，喪亂於今正永嘉"；三則曰"顛頷楚臣傷歲晚，天涯何處有滄洲"，可以見其志之悲，心之苦矣。此

編上卷雜文，皆知化遊日所作手札；中卷古今体詩，以年月類次。前有和碩果親伯蕭五嗟歌，文曰：西風愴慄兮嗟，草木黃落兮嗟，駿顆行竹兮嗟，登山而望兮嗟，云誰之思兮嗟，故國之思，溢於言表。是編管庭芬藏本，似以刻本傳鈔。光緒間羊復禮刊容庵遺文鈔於粵東官署，僅得上中兩卷，而刪節過甚，非此書之原第矣。

東山詩集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劉大夏撰。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歷員外郎中。以忤閹繫獄，尋出為福建參政，進廣東布政使，改浙江，擢副都御史，治張秋河，進戶部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理宣府兵餉，移疾歸。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忤劉瑾逮繫，遣戍肅州，赦歸，年贈太保，謚忠宣，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題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著，首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視湖廣地方東湖吳廷舉序文，以有同年河南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政南原王章及嘉靖丙戌河南按察司僉事平湖居應垻跋。序，初正德戊寅吳廷舉來楚救荒，往弔大夏之喪於東山私第，於其仲子祖修處得詩稿三百三十一首，以貽其友嘉魚李立卿刻之，稍後嘉靖丙戌居應垻由润州轉官許集，過廷舉於西都，廷舉又出此集以貽應垻，謂初刻丞見已墨跡湮蝕，脫落不完，後授以所藏東山律絕句八十一首，囑應垻

續刻以償夙願應塤遂捐俸付鄭州守劉汝軏較閱而重梓之是此書兩付剞劂氏皆廷舉一人授倡之功第一刻今不可見此天一閣故物乃屠應塤重刻本也卷中諸體雜陳十之八九皆七言律詩大及平生雖不刻意為詩然事核意真情到興具頗得風人三昧如梅詢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今人作戰場出錦衣獄中句云紅塵未了清時債白髮重來此地遊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綠野誤為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示子侄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贈同事詩句云時事何人苦變更邊城持戟半儒生感時傷事不作牢愁窮苦之音誠無愧為漢國之藎臣矣

育齋先生詩集十七卷 明弘治刻本

明高穀撰穀字克用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踐阼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正統中進侍講學士擢工部侍郎入內閣知制館景泰初進尚書少保東閣大學士兼太子少傅尋進謹身殿大學士英宗復辟謝病歸成化初贈太保謚文義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題戶部員外郎門生卞榮編輯翰林院學士門生錢溥校正首有諭祭文像贊及景泰七年門生華亭錢溥弘治四年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杭郡汪諧序文據卷末同知揚州府事高平李紱後序知穀所著詩文集總八十卷生前未及梓行卒後散亡惟鈔序獲存及李氏承乏揚郡景仰高風欲訪遺集乃與高郵守毛實興化尹劉敬壽旁搜側訪得詩稿二十餘卷命工鋟梓是此書獲傳實紱之力也穀別有歸田稿三卷後僅得魏秀麒撰序文而原書已佚故未及編入亦憾事矣穀詩格調適上興象深遠不失風人之旨讀其詩可以知其

風采德業之槩矣。全書以古今體類次，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原為范氏天一閣故物。四庫失收，興化志亦不載，亦可謂之秘笈矣。千頃堂書目高文義公集十卷，與此編不合，未詳其故。

邵半江詩五卷 明正德刻本

明邵珪撰。珪字文敬，宜興人，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嚴州知府，卒。事蹟具詳萬曆宜興縣志文學傳。此編乃正德乙亥珪子天和虞陵時所梓，計卷一五言古近詩，卷二七言絕句，卷三卷四七言律詩，卷五七言長短篇，均以體類次，卷末載程敏政清江寄寄亭記，李東陽送之官思南府序及倪岳南園別意詩，皆非珪作。珪官戶曹時，以理餉事有事於清江，得隙地數弓，詰

寄寄亭於其上，程篁墩為文記之。珪又嘗之官思南，朋輩惜別，聯句以壯行色，謂之南園別意。凡此皆可見珪雅量深致，故天和編此集時亦彙輯為附錄，殿焉。千頃堂書目載半江詩六卷，即併附錄計之。珪工詩，善草書，李東陽與之善，所著麓堂詩話稱珪詩有江流白如龍，金焦雙角短之類，又有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人稱邵半江。蔣仲舒堯山堂外紀亦稱邵半江一日題陳圖南小像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岳色江聲共此身，莫怪吳儂渾不醒，

百年俱是夢中人、詩成求質於李西涯、西涯紿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西涯乃點記竊為己有、先題畫上、邵見之大笑云云、半江之詩名、可以想見矣、驗之卷中諸作、類皆吐言清脱、鏗金鏘玉、不愧一代作者、七言如古樹迴風醒鶴夢、斷雲拖雨雜龍腥、天青鶴聲松頭露、月白龍含海底珠、五言如鶴背青天闊、鷗前碧海深、皆楚楚有致、其見重於時賢、固非偶然也、

愧齋文粹五卷附錄一卷 明正德刻本

明陳音撰、音字師召、自號愧齋、莆田涵江人、天順甲申進士、被選為庶吉士、成化乙酉授編修、乙亥預修英廟實錄、遷侍講、癸卯擢南京太常少卿、弘治甲寅卒於官、事蹟具詳李東陽撰神道碑、此編首有嘉靖壬午師生馬明衡序文、次有正德戊寅後峰黃鞏後序、計卷一奏疏表箋論各一首、卷二記九首、卷三序十二首、卷四字說二首、題跋八首、行狀二首、誌銘二首、卷五誌銘四首、傳一首、考二首、

祭文三首、而以王鏊撰傳、李東陽撰神道碑、謝鐸等撰祭文為先友敘述一卷殿焉、音生平所著文不下千餘篇、後峰黃氏即其家藏編輯為文粹、授音之嗣孫須政刻之、蓋所刊存不知凡幾、音服官忠貞、憲廟初政、上疏陳時政數事、如乞起李秉、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革法王佛子名號、皆剴直不阿、當道者歎、此編首載拜哭保治疏、可以知其矢忠矢勤之忱矣、音家與顧東江 清 比鄰、嘗於樯上作綸竿以便投竿、名曰詩釣、東江有詩記

之，有十里浮沈謝江路，一竿風月共鄰墻之句，知音不僅善文，且工於詩，與東江相匹敵，惜此編所存，有文無詩，不能詳其底蘊矣。

密菴先生詩稿十卷 明天啓刻本

明謝肅撰，肅字原功，上虞人，洪武中舉明經，官福建僉事，以事下獄死，事跡具詳上虞縣志人物傳，此編以古今體類次，自甲至癸，凡十卷，四庫全書著錄本，以永樂大典輯出，僅八卷，以校此本，溢出於庫本外者不一而足，計五言古詩二十三首：

嬾婉詞　滴江
入章丘　清衣洞天歌
送鍾伯震　弔商女墓
長慶寺賞牡丹　題宋徽宗畫犬
次淮安　次莒州
春江漁者畫舍歌　雲壑圖歌

望海門　題赤水洞天
送夏副樞　悲海上髑髏
發太原　越東畫舍歌
壽李太史　過秦門
自君之出矣三章　玉滙城
雅兒溝

五言律詩六首

寄楊姻二守　發應天府
渡汨洱　和張員外
汾河魚　送劉用章郎中

歌行二首

下相歌　題望雲軒

五言長律一首

匡錢鮑庵參政

至此本多而庫本無輯者亦得二首，則四庫館臣誤錄大典中他人之作，當據此本刪之，非肅之佚詩也。攷此集明季凡三付剞劂，初刻於上虞，為洪武戊寅，九靈山人戴良序之，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書目著錄，當即大典本之所從出。再刻於錫山，為隆慶己巳，從孫瑜玄孫瀛六世孫師嚴序之。三刻於粵中新州，為天啟乙丑，七世孫偉序之，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此本題門

人始寧任守禮校正，沛郡劉翼南編次，六世孫師嚴重校，七世孫偉重梓，知是粵刻本，實對以隆慶本出，卷中墨釘纍纍，似隆慶重刻時所據之洪武原刻，文多爛漶，故寧付闕如也。大典所據之洪武本，當遠勝他本，故此本闕文，十九可據庫本補正，此本與庫本可相互為用，不應偏廢庫本也。肅詩五言本之漢魏，歌行遵李杜，近體祖述少陵，當時與唐肅齊名，號為會稽二肅，明初浙東詩壇，當以密庵為魁首矣。

和杜律一卷 明成化刻本

明郁文博撰。文博以字行，上海人，景泰甲戌進士，擢御史，有直聲，歷湖廣副使，事蹟具詳上海縣志名臣傳。此編乃文博服官湖廣時所作，追和杜少陵律詩一百五十一首，故以和杜律名其集。首有成化十三年錫山余季樞序，文謂讀之可以見其底蘊。今驗之卷中諸作，劍拔弩張，失之生澀，乃欲與少陵較短長，多見其不自量也。文博作官清介，一錢布帛不妄取，妻子衣敝縕，飯脫粟晏如也。據

湖廣[illegible]活三十萬家，蓋有古循吏之風，而詩則非其所長，自不必曲為之諒也。千頃堂書目失收，其罕傳可知。此本卷中有墨筆塗乙處，別出花侍郎欽手筆，當為天一閣故物也。

聯錦詩集四卷 明天順刻本

明夏宏撰。宏字仲寬，當塗人，官至將仕佐郎松潘民軍指揮使司儒學官。請老后居蜀不返。此編皆七言律詩。集唐人詩句為之。宋時王半山、文文山所集，皆不拘音律。明時李昌祺集咏潔節婦詩，篇什不多，未臻化境。宏所集獨以對仗為工，多至二百餘闋，成績遠過前賢，不得以雕蟲小技少之也。首有天順六年永新劉定之、南郡汪浩及景泰六年相台羅綺序文，末有天順元年安成周鑑後序。據羅序知此書乃成都守進賢陳嶷所刻，廬州幕僚雲王廷吉後增刊之。刊時宏尚健在。蓋天順初蜀南所刊，遠在南服，故傳世甚罕。見千頃堂書目載夏宏聯錦詩集四卷，且云別有零金碎玉集。檢此本前三卷均題聯錦詩集，末附為汪斂憲集隸林十二詠，無零金碎玉之名。知宏所著詩，散佚多矣。

篁墩先生文粹二十五卷 明正德刻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丙戌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歷左諭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以事罷官。起復，改太常卿，仍兼侍讀學士，進詹事，再進吏部尚書。事蹟具詳明史本傳。初，敏政嘗自輯其詩文為篁墩稿、篁墩續稿、篁墩三稿，行素稿既成編矣。而敏政遽捐館舍，其子錦衣戶侯塤、侄庠生境及族子曾合諸稿而一之，為卷一百四十，總名之曰篁墩先生文集，什藏於家，卷帙繁富，艱於傳錄。弘治癸亥，大庾張天衢乃敏政禮闈所取士，來尹休寧，以刊傳篁墩之集自任，欲拔其文之精粹者先刻之。族子魯乃摘抄以進。敏政門人給事中戴珫重加詮次。既成，張氏捐俸刻之。正德改元工始竣事，是為篁墩文集傳世之始，即此本也。越一歲，知府何歆等復編次其全集為九十三卷，別梓行世。四庫全書別集類二十四著錄本即以之出。此編以文體篇次，與全集本同。凡此編所收之文，均見全集本。然不觀此編，無以知全書流变，故

仍著於錄，俾與四庫本兩存焉。

柳莊先生詩集一卷 舊抄本

明袁珙撰。珙字廷玉，鄞縣人，精相人之術。永樂初拜太常寺丞。所居多植柳樹，故人稱柳莊先生。事蹟具詳鄞縣志人物傳。此編以古今體詩鼇次，乃珙卒後，其子中書舍人忠徹所輯刻，都一百四十九首。太子少師姚廣孝為之序，稱其感物懷遠，燕會遊矚，無不有作，才宏而氣豪，律嚴而趣遠，可與古作者抗衡，有得於雅頌比興之遺意云云。可稱善頌善禱。案珙本士族，其父彥章仕元為翰林國

史檢閱，世稱菊莊先生。珙於學無所不窺，出其緒餘作詩，亦時有警句，是皆得力於庭訓。遊京師日，與逃虛子姚廣孝交善，集中有謝永樂五年九月二十日承少師姚公寵惠松菌兼辱佳醲詩可證。故廣孝為序時，亦多作諛辭也。首有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印一印，知為盧青厓故物。以永樂舊刊錄出，故行款平闊之式亦遵之。今舊刊久佚，四明徵獻者，當以此本為依歸矣。

東林詩集不分卷 拜經樓抄本

明談遷撰。遷初名以訓，號射父，繼字孺木，號觀若，海寧人。少負史才，不屑固陋之學，陽城張太宰慎言、膠州高相國宏圖皆目為奇士。南都立，欲薦為禮部司務及中書舍人，俱力辭。亡何，太宰、相國相繼沒，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卒。事蹟具詳黃宗羲撰墓表。此編以古近體類次，總以詩三百三十七首，卷首列總目，無序跋，似繫錢朝璋撰傳一篇，末審誰氏所輯。詩古體出入漢魏、子夜四時，無不寄慨遙深，近體則聲激楚，尤多故國之思。如高相國擬薦中謝注謝句云：執中清角餘遺恨，夢裡啼鵑帶楚聲。宣城渴胙龍山詩舊句云：衣冠江左多流寓，事業朝中易勢殊。宋六陵句云：漢苑櫻桃埋玉盌，吳山芳草閉金鑿。哭舊令林子楚句云：滄海橫流正此時，人間何地可茹芝。其詩皆是，目之為杜老哀時之史、皋羽慟哭之記，亦無愧色。許三禮海寧縣志載東林集十二卷，與此本不合。此本前後有查家吳騫之印、拜經樓吳氏藏書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諸印。開卷又有吳騫序文，知為騫之友人陳奉茲茂才手寫本，雖非東林集十二卷之舊，吉光片羽，且經名賢藏弆，亦復可寶。黃梨洲撰墓表，謂遷卒於丙申年十一月。據錢朝璋撰傳，知卒於丁酉十二月十日，與朱一是撰墓誌相合。錢氏亦與遷偕遊，其年也又較為經理，所記當不誣也。

襪線集五卷　明弘治刻本

明史傑撰。傑字孟哲，號敬庵，吳興人，官大河衛百户，事蹟他書無徵，可知者如此而已。此編首有弘治五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官兼修國史長沙李東陽及成化十四年江西廣信府知府前禮部員外郎山陽金銑序文，又有弘治辛亥自作後序，作後序時年已八十有二。傑卒於是年下世，蓋及其身得見此書刊行，於斯已僅矣。據自序知傑年十五時即以漕運從兵官陳某之

勸言武職子孫宜入儒學讀書，習知禮法，遂入山陽邑庠。又明年以例出習武藝，習武之暇，款士人蔡以行講論通鑑。年二十循例代祖職。時泰州王禮莊有詩名，教之習詩，以唐音為本。自是十餘年切磋苦學不絕，及垂老致仕，猶不廢吟咏，自選其詩，以古今體數次之，名之曰襪線，用自喻其寡陋拙甚。子千户誠刻之，傑已垂垂老矣。傑以武人而作詩不類赳赳者流，格調閑雅，體製適古，雖偶側艷，猶可原也。此本棉楮精印，觸手若新，蓋亦天一閣

故物，朱竹垞明詩綜失收，千頃堂書目列入集部天順條下，亦未詳卷數，不可謂非罕見之秘笈矣。

誠齋錄四卷 明萬曆刻本

明周憲王朱有燉撰。有燉為周定王長子、太祖孫。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此編凡詩三卷、雜文一卷，俱以體類次。首有萬曆戊寅初秋周王崇易道人序文，略云：我憲祖英資超卓，篤志人文，凡有所感，輒文以言，流播宇內，藝苑珍之。歷年既遠，板刻斷失，乃付承奉劉鋭分類摹梓。案有燉薨於景泰間，其集當刊於宣德、景泰之際。至嘉靖癸丑，周王敬齋主人再刊之。此本晚出，蓋已三付剞劂

矣。有燉遺世承平，藩務多暇，所製雜劇前後共得三十一本，散曲歌辭亦數百套，曲閑音節諧和，文藻流麗，有金元遺範。李夢陽有汴中元宵絕句詠之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流風餘沫，可想見當時光景。惜所製雜劇序文，集中俱失載。散曲集及誠齋新錄，著錄於千頃堂書目者，亦未重編刊入，未免令人有窺豹僅得一斑之憾耳。詩各體俱工，而尤以律句見長，如春日云：深巷日斜巢燕急，小樓風靜

落花閑。春夜云：彩檻露濃垂柳溼，珠簾風靜落花香。雲林清趣云：宋事一僧雲外去，巢松雙鶴雨中還。送人云：南浦斷虹收雨去，西風新雁帶霜來。漫興云：南國音書歸雁盡，西園風雨落花愁。竹簾云：一徑松陰秋雨過，半簾花影午晴初。和王長史詩韻云：採得藥苗歸竹逕，著殘棋子坐花陰。訪僧云：松枝火暗秋雲冷，柏子香濃夜雨多。秋興云：月帶砧聲清露重，雲連海氣瘴烟多。風華和婉，堪稱盛世元音。書史會要稱憲王集古名跡十卷，手自摹

臨，勒石傳世，名曰東書堂法帖。集中自序亦云：集名家之字，考各代之書，並集所得墨本，勒之於石。知有燉不僅工詞曲詩文，且精書藝，在明代宗藩中，堪與寧獻王抗席矣。

執齋集二十卷 明嘉靖刻本

明劉玉撰。玉字咸栗，萬安人，弘治九年進士，除知揮縣，入為御史，以劾劉瑾繫獄，削籍放歸。瑾誅，起河南僉事，歷福建副使，擢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改巡撫鄖陽，再督江防，改理院事，以平宸濠功進右副都御史，擢刑部侍郎，議大禮忤旨，坐李福達獄削籍。隆慶初贈刑部尚書，謚端毅。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凡賦七、解辭、炊焚箴銘一卷，古今體詩八卷，奏疏二卷，記序引論說議書啓題跋雜著傳誌之屬九卷。首有巡撫山東都御史安成彭黯及嘉靖己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門人傳鎮序文，末有嘉靖己酉濟南府知府李增後序，目錄前題刑部左侍郎萬安劉玉著，監察御史門人同安傅鎮校，蓋傅鎮按魯日所刊，尚是本書第一刻本也。玉以風節特行著於正嘉之際，授揮縣知縣日，發粟賑饑，上陳民情疏，詔免虛稅，後業者凡千家。擢御史，孫伯堅、全琦、王寧皆以傳奉得官，已又以指揮胡震為都指揮，分守通州，玉

上塞倖門、廣言路疏，及巡視通州陳言利害疏，不納。武宗即位甫四月，災異迭見，玉又陳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吳忠奉命選后妃，肆貪虐，玉又上慎重大婚疏。會劉健、謝遷罷官，玉上陳治忽明忠佞疏，言劉瑾等佞倖小臣，陛下親讒邪而棄輔臣，此亂危所自起，乞罷瑾等於理，仍留健、遷輔政，不報。嘉靖初，偕九卿爭興獻帝不宜稱皇，及帝意已決，又偕廷臣伏闕哭爭。其立身廉潔，扶持綱常，皆見之於奏疏，實足以風末世矣。玉嘗於揮縣立教條以興民行，重修百泉書院，正邵康節以下諸儒之祀，以課諸生。為河南學政時，興大梁書院，購群籍，與諸生講習。為福建提學副使時，流寇為患，為檄諭降之，又立祠祀靖難死節之臣。及以罷官居鄉，與羅整庵歲時講學白鷺書院不輟，均有文載集中。蓋終其身無浮詞溢行焉。卷末有祭陽明王公文，推崇陽明學行備至，知猶奉陽明之教也。詩矯健勁拔，不愧作者。題神女祠有句云：更無詞客賦雲氣，猶有詩人弔夕陽，欲向麻姑問消息，千年誰

見海鹽楊、殿得風人之旨、誰謂執齋不工麗語耶、

此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版心下記文體數別、亦罕見之例也、

樓谿集三十六卷 明刻本

明崔廷槐撰、廷槐字公桃、平度州人、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為四川僉事、事蹟具詳平度州志人物傳、此編凡古今體詩十五卷、樂府詩餘二卷、雜文十二卷、雜志七卷、首尾俱去序跋、不知何時何地所刊、卷首題高果王時濟龍鳩選、東萊胡來貢順菴校、當是萬曆間家刊本也、廷槐詩氣体飈舉、清麗可誦、尤工於懷古記行之作、如赤壁詩云、龍涎蛟沫苔蘚封、蛩蝕猶帶風雲氣、樊

雍直上青林顛、千古封疆落服前、臨淄詩云、雲抱齊王塚、川回夏禹祠、不堪風雨夜、花落野棠枝、玉香洞云、雲封春藁碓、花暗講經台、挂壁猿猶至、銜煙鶴未回、何緣捐玉佩、从爾訪天台、所作無不音調遒捷、才政清瞻、色澤略近七子、蓋亦步七子之塵矣、廷槐嘗官東鹿知縣、滹沱河決、水逼城堤、人情洶洶、廷槐率衆冒雨杜塞、城得不壞、復開渠洩其流水、其他所作捕蝗祭河禱神諸文、亦為時傳誦、有古循吏風、歿、陝西神木縣典吏日獨力為輯

縣志，官四川提學僉事時，又助楊升庵宰纂修四川總志，列處以興文教敦氣節相期勉，又嘗攷膠東史事為膠東考，述崔姓之姦為崔氏攷，記當代迹聞時政為雜志，蒐羅頗旁通，可資多聞。千頃堂書目據続集三十卷，與此本分卷不合，殆脫一亖字，非別有他本也。

大司馬張海虹先生集十七卷 明崇禎刻本

明張五典撰。五典字和衷，號海虹，沁水人。萬歷壬辰進士，授行人，遷户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山東參議，累官兵部尚書，天啓乙丑卒，贈太子太保。事蹟具詳浙江監察御史喬應甲撰墓誌銘，見本集卷末。此編計疏十首，議四首，論一首，古今體詩一百又一首，啓三十一首，書二首，序十五首，記六首，說二首，募緣疏一首，雜言二首，檄一首，墓表一首，墓誌銘三首，行狀一首，祭文十二首，而以自撰年譜並身後興誌表為二卷殿焉，各卷均題門人上

海徐光啓校，首有文淵閣大學士纂修實録總裁吳淞門人徐光啓序文，萬歷丁酉，徐文定公膺鄉薦時，實出五典之門，故自稱門人也。五典服膺陽明良知之學，集中有經史緒言，可證。歷曹司藩臬，治績丕冀，張青究問，及服官京師，時上條陳馬政疏、邊事疏，俱切中時弊，有裨政事。三案事發，朝野黨爭益烈，五典又上時事疏，崇飭塞成而黜李三才，有皇上試取數年以來參論三才之疏案而懸

之國門傳與人誦之手跡，可補吳玄徵君錄之所不及。詩宗盛唐，以古風見長，出入漢魏，博大豐贍，殊能自成一格。末附自撰年譜，亦明人別集中所罕見也。

居諸集八卷 明萬曆刻本

明梅守箕撰。守箕字季豹，宣城人，困諸生，不第，輒取諸生業焚之，益肆力古文辭，究無所嗜，每飲必醉，醉必有作，當稿脫時，狂呼大嘯，旁若無人，自成同邑湯賓尹雅傲岸，獨推服之，曰：与季豹遊，令吾神往。又贈詩云：坐上若無梅季豹，也容他輩得猖狂。其見重如此。事跡具詳宣城縣志人物傳。此編首有吳郡王世貞序文，以庚辛壬癸甲乙丙丁編年為次，每二年合編詩賦為二卷，故總得八卷也。

守箕立誓不作近体詩，而志在三代之菁英，下及漢魏，已卑不足數，四言效三百篇，五言效王仲宣、阮嗣宗，縱橫宕佚，不可方物，蓋澤於古者至深也。不能作六朝佳麗之什，雖時有微瑕，工而不流靡而寄澤，如老婦治容，蒼松加彩，多見其不自量耳。此外所作騷賦，如庚辛間賦大閱，意境晦似楊子雲；壬癸間賦傷心，取法江鮑，至寡婦一篇，獨擅勝場，不亞士衡、安仁之下。擬騷諸作，如九疑、上窺劉子政、王叔師，造語奇峻，而無堆垛之病，明人集中

似此者

殊罕見也守箕掌言詩之道才也學也識也三者
無一焉不可而識為要學而非才是腐藏也才而
非識是蔽飄也我十年所庸力日有所見焉今而
始知味之此數語可以說其工力之深淺矣別有居詩
二集十四卷傳世尤罕此本首有汪魚亭藏閱書
一印知猶是振綺堂故物也

誠齋牡丹百詠一卷梅花百詠一卷玉堂春百詠一
卷 明萬曆刻本

明周憲王有燉撰憲王為周定王長子太祖之孫
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牡丹百詠有宣德五
年穀雨後五日自序略云余植牡丹百餘本於天
香圃佳者十餘品遇花開之候置酒合樂不二日
成百篇梅花百詠首有宣德五年十一月長至日
自序略云余所居小園閣前植梅用中本詩韻賡
百韻未足追蹤前人之盛玉堂春百詠有宣德六
年孟秋上澣自序略云余植玉堂春數本於園圃
後建亭其中名玉香亭當首夏清和四屏花放端
坐亭上恍如神遊因用本公梅花詩韻吟賞之業
元翰林馮海粟詠梅花百律詩中峯和尚見而和
之亦成百篇以神真人慶春五字為韻憲王諸
作意用中峯原韻多至三百篇其魄力實遠出中
峯海粟上諸詞意壓下未足為名葩生色讀之殊
令人生厭也此為萬曆戊寅周藩崇易道人重刊
宣德本殊罕見憲王有天香圃牡丹品十美人慶

賞牡丹園雜劇各一本，與牡丹百詠詩為同時所作，可並觀也。

偲菴集二十卷 明嘉靖刻本

明楊旦撰。旦字晉叔，號偲菴，建安人，太師榮曾孫。弘治庚戌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遷浙江提學副使，歷應天府丞、順天府尹，擢禮部侍郎，改戶部，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尋掌南院，進南戶部尚書，改南吏部，召拜吏部尚書，未至，勒致仕。事蹟具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鉛山費宏撰墓誌銘，見費文憲公集。此編詩文各十卷，俱以體類次，首有嘉靖四年季冬臘日自序，略云：予家食時，有惜陰小稿二帙，及以歷司封考功太僕奉常，積二十年，詩文稿累數百篇，不意回祿作虐，前稿蕩然。茲致仕閒居，命兒襄錄從所為詩文，藏諸家笥云云。蓋皆旦晚歲所作，卷尾有季子襄校刊一行，襄又裒次行狀碑誌為附錄，知為旦卒以所刊也。旦詩宗盛唐，宛然承平之音，惜傷婉弱，無蒼鬱秀潤之色。文以序記碑傳酬應之什居多，陳陳相因，殊乏古趣，均非其絕詣也。旦於嘉靖初忤權臣桂萼、張璁，為給事中陳洸所劾，勒致仕。旦在武職

閒訊、賦詩有深名已謝雲霄上，公道猶存天地間之句、居里閒緣依自適、以詩自娛、足覘其胸懷之恬淡、不愧為三楊以前矣。

鶴泉集八卷 明嘉靖刊本

明王健撰、健字偉絕、永嘉人、永嘉之西山有飲鶴泉、因取以為號、嘉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礼部、知制敕、擢祠祭儀制二司郎中、參定樂律、陞南光祿少卿、卒於官、事蹟具詳永嘉縣志人物傳。此編凡詩文各四卷、以元亨利貞為次、得以備數、卷首有嘉靖三十五年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致仕大梁李濂、廣西布政使司左參議同郡吳翔鳳及河南按察副使二谷山人侯一元、巡按監察御史同邑斗城孫昭序文、後有河南按察司副使陳鎣海壇山人王應辰跋。序、健卒後凡七年、友人孫昭巡按河南時、為刪次其文、屬方伯麥山鄭氏刊之、而歸其板於健之子、即此本也。健嘗論良知之學、多所發明、蓋深得陽明旨趣。所作歌詩宗少陵、音節瀏亮、渾然成一家言。仰慕李空同、徐迪功、康對山、何大復諸子、依傍門戶、未厠七子壇坫、是為憾耳。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據永嘉王氏族譜錄其序跋數事、蓋未見原書、而王氏族譜但摘載序跋三

首論一首，表三首，記贈序二十四首，跋一首，傳一首，碑銘五首，行狀一首，祭文十首，詩九十八首。又及原書之半。今此本首尾俱全，當為罕見之秘笈矣。健尚有應制錄單刊本，今不傳。

中麓山人拙對 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李開先撰。開先字伯華，章邱人。嘉靖己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郎中，擢太常少卿，事蹟附見明史文苑傳陳束傳中。此編乃開先罷太常職歸故里日所作對聯，署曰拙對，蓋謙辭也。凡所屬對，自堂樓亭館下至隨筆偶成之作，靡不錄入，共得二百餘聯，亦可謂之雕蟲小技矣。開先於學無不窺，藏書最富，著述亦夥，如飆馳縱横，江海洋溢，一韵百篇，殆無止境，蓋白樂天楊誠齋之流亞也。此帙所收，亦與開先所譜傍粧台百闋同為遊戲之作，出其緒餘為之，非其絶詣，故文辭尤為淺陋耳。原書半葉九行，行十八字，黑口，雙闌，與閒居集改定元賢傳奇詞謔等諸式相同，蓋同為淄郡所刊也。

銓部王先生集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王教撰。教字子惇，號秋澄，淄川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改考功，尋謝病歸。後起考功郎、遷文選司郎中，卒贈太常寺少卿。事蹟具詳河南監察御史高舉撰傳，見本集卷首。此編凡詩文各一卷，均以體類次，首有萬曆四十年同邑畢自嚴及西極文翔鳳序文，後有萬曆丙辰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張至發跋。序、卷前題男王所明、棐輯，甥張至發校梓。教以清介著稱，佐計曹，權案文衡，竪祇務日，冰蘗與染，對銓衡正直端亮，及補考功、歷選郎，別嫌稽實，嘗上疏起廢諫官、貶謗辭官，有古循吏風。今集中多載序記祭文誌傳，皆酬應不經意之作，而於出處經緯疏草奏章，獨不見收，何耶？詩宗少陵、昌黎，畢自嚴謂教服膺李于鱗，其詩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未免阿其所好矣。七言古風如贈石南山墜馬和崔學博登嬰山觀韓[illegible]以射題石徑圍屏止訟者諸什，疏俊有致，託体尚高。至近体五七言，則輕蕩庸俗，了無新意，未足以語於大雅也。文集以附修縣志小序三十三則，蓋教晚歲居鄉里時，嘗佐邑令朱萬春重修邑乘，慵慨論列，略多直筆，凡所部居，具詳引言。今萬曆刊淄川志世無完本，得此亦足以覘其大要矣。

綠水新編三卷 明萬曆刻本

明莫叔明撰。叔明字公遠，吳縣人，諸生。此編分卷題廣平安謙校正，古今體詩雜附，首有知吳縣事廣平安謙序，文謂叔明高吟茂苑之花，長嘯松陵之水，選調微詞，幾幾乎大雅之音，推崇備至。實則其詩近體大抵步武溫韋，歌行效顰郊島，蓋得力於唐音，惜微傷刻劃，有村婦插首弄姿之病。如送沈秀才游濟南云：古松懸秋月，清漢帶寒関。期王正叔不至云：蘋花香進酒，落葉露無衣。南園懷友

人云：紛然花作淚，萋矣麥成秋。送沈體道入山中云：江月引高馳，槐花明小軒。吳少參席上賦贈云：嫩葉霧間赤，殘花雨中輕。病臥小齋楊二見過云：雲腳見孤日，簷端曝疎篁。送王正叔遊南都云：黃花張昭宅，白雁孫郎城。楊二齋中云：水翻竹圃翠，雲斂夕陽陰。與王正叔夜話云：寒簾檣葉暗，拂袖桐枝垂。皆氣清調爽，神完体舒，堪稱傑出（作）。此外則自鄶以降，不足道矣。此本半葉九行，行十六字，刊工方整茂密，乃隆萬間三吳風氣。首有槜李蔣后

林藏書畫印記一印，最後流歸貴陽陳氏，有松山陳氏跋語，彌足為此書重矣。

坦齋先生文集三卷 明成化刻本

明劉三吾撰。三吾初名崑，後名如孫，字三吾，以字行，茶陵人。元末提舉靖江學，洪武中以薦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降國子博士，尋復學士。三十年主會試，坐罪戍邊，永樂中卒，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凡文八十首，與萬曆戊寅知茶陵州事韓城賈緣重刻本卷本詩文並列者編次全異，首有成化丙申賜進士文林郎茶陵縣知縣桐江俞藎序文，每卷均題桐江後學俞藎校刊，邑庠玄孫謨編次，乃成化中俞藎知茶陵日所刊。其後萬曆本殆從此本出，而益以劉翰林斐然集及詩賦，兩本並凡互勘，此本之文溢出萬曆本外者共得四十八篇。

贈大理寺評事汪復性序
周氏家乘序
贈知歙州伍叔川序
贈汪世忠之魯山序
贈大學生汪景亨省親之浦城序
贈太學生汪德賢省親序
贈上庠生馮瓊季省親序
贈王文昊省親序
松谷軒序
贈主簿鄧孝張均由得告還清江新喻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素樓序
贈上庠生史有德歸覲嚴親序
贈神樂觀羽士徐萬里序
贈僧綱正雲山還宝慶府序
贈僧綱副怡航還宝慶府序
贈前玄妙觀住持徐季中序
贈都道紀蕭玄外序
贈別蕭玄外三嗅清香歌序
贈儒士陳彥謙省親之天台序
忠吳德清鶴鳴圖序
送于安仁赴知登州府序
贈處士黃士升還盱江序
贈徵士李德彰序
贈太學生黃義思歸侍親掃潯州序
贈左軍都府知印傅友材致滿序
贈廬陵權之英德教諭序
贈羽士高若虛序
贈訓師支森還雲南序
翰賦思母圖序
芝山思隱序
上庠生徐中省親之蘭溪序
貝秀才龍江送別圖詩序
題汪思原寫真圖詩序
贈虞仲德醫士序
送教諭黃伯循之臨桂序
贈太學生蕭晄成省親歸禾川序
張仲宜墓誌銘
故處士陳原吉墓誌銘
追贈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丘府君墓碑銘
晚隱居墓銘
故處士劉通士墓誌銘
故奉何大夫知沔陽州事馬公墓碣銘
大明故驃騎將軍僉爾軍都督府事馬公壙誌
故顏氏子孫竹軒墓表
番陽方氏齋老墓表
祭歙家鄭仲寬文

九思說
幸齋說

以上皆此本有而萬曆本反無、不知重刊時何以刪去也、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所載坦齋集、卷數與萬曆本同、當從萬曆本轉錄、知此本絕跡於天壤間者久矣、此亦乃明范侍郎欽故物、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著於錄、

師竹堂集三十七卷 舊寫本

明王祖嫡撰、祖嫡字胤昌、信陽州人、隆慶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國子司業、歷洗馬、進侍讀、事蹟具見乾隆信陽州志人物傳、此編卷首脱去李維楨本寧序文、計賦詩詞樂府六卷、雜文三十一卷、均以體類次、每冊鈐有王印見之先氏二印、卷末又有雍正五年四月裔孫見識語、略云：高祖師竹公官至奉政大夫右春坊兼翰林院侍讀、其集詩詞歌賦贊頌記跋啓對章疏揭策行狀碑銘靡不備具、錄之以示子孫云云、知此帙乃王氏家藏本矣、案信陽即古汝南郡、當朱明中葉、何大復盛倡古學於前、孟望之洋、戴遂谷冠、樊少南鵬諸氏振聲於後、蔚極一時之盛、祖嫡晚出、并成進士年已逾四十、故其造詣最深、詩長於詠古、如詠溫泉、乾陵、岳墳諸律、皆戛戛獨造、不同凡響、近体亦清勁閒放、雅近山谷、文有沈摯遒住之氣、駸駸乎陵駕樊戴而平揖何氏矣、王世貞嘗謂祖嫡沖雅如黃叔度、退讓如羊鉅平、淵博如杜征南、文采如陸平

原、王百穀之謂汝南稱名郡、多奇彥魁壘、萬歷前有何仲默、後有王胤昌、吾懼其宝珠遇而山川不盡精爭、推許可謂備至、則未免阿其所好矣、此編有萬歷季年其子延同編刻本、惜今不傳、近歲張鳳台校刻三怡堂叢書、中收此集、僅刊至表三十而畢、三十卷以下尺牘跋文凡五卷、奉旨擬撰封聯及報廬紀行各一卷、均未付剞劂、而已刊各卷亦譌脫謬誤、屢見疊出、自當以此本為得也、祖熉尚著有辨寃錄空華錄書疏叢抄諸書、均不獲與此編並傳、徒令後人想望而已、

孫山甫督學文集四卷 清光緒刻本

明孫應鼇撰、應鼇字山甫、貴州清平衛、通州如皋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為江西僉事、歷陝西副使四川參政、隆慶初擢僉都御史、巡撫鄖陽、罷歸、萬曆初起故官、入為大理寺卿、進戶部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事、以病歸、起刑部侍郎、進南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文恭、事蹟具詳貴州通志人物傳、此編首有嘉靖丙寅廬陵胡直序、文乃應鼇督學關西時作、文以序記題跋為多、凡數萬言、達於庶物、辯於諸子、不假揣度而靡不應律、蓋應鼇中歲傳陽明之學、於貴溪徐樾、即洞徹良知之祕、嗣又發切磋於蔣道林、其治學以求仁為宗、以誠意慎獨為要、以盡人合天為求仁之鵠、晚歲深學孔精會以居、尤致力於易理、此編之輯、尚不足以盡其學也、原書中土久佚不傳、光緒間遵義黎庶昌出使東瀛時、偶於友人中村正直家見之、取以校光緒初獨山莫氏所刊文恭遺書、所附雜文增多八十餘篇、因為重刊

於川東巡署。蓋以應鼇為其鄉先輩故耳。應鼇文集名學孔精舍叢稿，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著錄者，僅殘帙十二卷。此書成（明時刊版）遠在叢稿之前，今叢稿亦佚，獨山莫氏所得者只詩稿六卷、殘缺文稿，殊令人有寂寞之感矣。

大隱樓集十六卷 清乾隆刻本

明方逢時撰。逢時字行之，一字兆行，嘉魚人。嘉靖辛丑進士，除宜興知縣，徵授戶部主事，改工部，歷員外郎中，出為寧國知府，歷廣東副使，改山西，進右參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改大同，進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總督如故。召理戎政，還部，進少保，卒。事跡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凡賦詩九卷，雜文七卷，詩文俱以體類次。逢時以詩名於隆萬間，所著有白冶集十

二吟稿、鈐閣清聲、大隱樓集諸目，今惟大隱樓集見存於世，餘均不知所終。大隱樓集千頃堂書目、文瑞樓書目著錄有十卷、十一卷、十五卷之別，疑所據皆非全帙。乾隆間逢時六世孫承保覓得十一卷本，益以書檄、論議、敘記、雜文，釐定為十六卷，畢秋帆（沅）、盧紹弓（文弨）為序其首，即此本是也。逢時由曹郎出為太守，時政務簡易，其所為文亦皆疏通條達。比江西迨起奉命備兵粵東，移巡惠州，隆慶初，復由宣府巡撫遼東，周歷南北，得山川

山景物之助、故其文氣體雄渾瑰麗、闔闢變化、不可方物。殿以與王襄敏崇古力主款議、邊陲不識兵者數十年、時孫方王、欲編中攷收江陵高文襄諸書事札、暢論戎事、瞭如指掌、其才與識、嘗遠出襄敏上、乃襄敏卒後、飾終之典甚盛、而達時謚典独付闕如、蓋以達時為江陵鄉人故也、迨後福清葉相國向高柄政、重以同鄉京官張濤等之請、僅許賜祭賜廕、而已其遺際與襄敏較、不可同日語矣、達時隨時隨地為詩、諸體皆工、才高學富、神清氣定、雖風會使然、仍未脫七子繩墨、然不失為盛世之音也、此集近有嘉魚劉氏活字印本及潛江甘氏重刻本、皆輯從此本出、今明刻久佚、此當為今日最古最備之本矣、

桐庵文稿一卷 稿本

明鄭敷教撰、敷教字士敬、吳縣人、崇禎庚午與同社楊廷樞張溥陳子龍夏允彝同舉應天鄉試、時東南文士統會於吳、號為復社、敷教生徒之盛、亞於廷樞、兩人俱為鄉里所宗、時人語曰、前有朱張、後有鄭楊、丁丑舉賢良方正、以母老辭、年七十卒、門生私謚曰貞獻先生、事蹟具詳康熙蘇州府志人物傳、敷教所著周易廣義、四庫全書易類存目已著於錄、此編為文二十有六、乃後人裒次手稿而成、末有同邑後學黃丕烈跋文、略云、癸酉秋季有書友携此冊示余、并索重值、余曰、此非坊賈所知、是必有指示歸余者、故不以尋常故紙視之、後訊之、果然、蓋余嘗從鄭氏後裔訪桐庵遺墨、曾有手書文一篇贈余、故又以此託人示余、余重為鄉先輩手澤、且識知係鯉魚山評閱本、益珍之、因以十餅全購藏焉云云、下署復翁二字、復翁為丕烈晚歲自號、則此帙乃士禮居故物矣、書法蒼秀古拙、在蘇米間、朱墨爛然、如火棗兒糕、彌可珍異、近

歲崑山趙氏詒琛重輯桐菴佚文，於玄妙觀志搜得記施真人舍牛事一則，於吳郡文編搜得重修吳縣志序、吳縣重修儒學記、小宛集序、吳郡名賢圖序、顧母張夫人六十壽序、文信國公忠烈祠記、重修衛道觀碑記、陸坦傳、明忠臣蔣都督公一門十五人殉節傳、龔子禎先生傳、趙大庚傳、龔家昉公傳、瑞木先生墓誌銘等十三首，因合此編諸文合梓以行世。所傳峭帆樓叢書本是也。今趙本則而此本轉贍矣。敷敍文字峻潔沖澹，有漢唐師法。所作甲申乙亥間死事諸臣傳銘特多，狡童禾黍之痛，溢於言表，敷敍不愧為明之藎臣矣。卷終有哭嫡孫二郎一首，以俚語白話入辭，至情奇文，亦別開生面之作也。

綵筠軒唫帙 二卷 明萬曆刻本

原書但題皇明親王西屏道人著，不署名氏。首有萬曆改元癸酉歲南禮部尚書內山裴宇序文，稱上黨瀋國王，父憲王，秉龜玄徼，家搜經史。考明史稿諸王傳載瀋憲王胤栘嘉靖二十八年薨，子宣王恬烄嗣，好學工古文詞，審聲律，萬曆十年薨云云。裴序作於萬曆之初，時正宣王在藩，知此帙即宣王之作矣。序又云，王纘承先緒，不矯壓勢，銳意詞林，尤長諷詠，每矚景抒懷，怡情灑翰，若雲湧川流，動盈簡冊，與史稱王好學工古文詞正合。攷瀋藩諸王文藝風流，為朱明一代宗藩之冠。其先瀋安王有凝齋稿、瀋憲王有保和齋稿，稍後瀋定王有修業堂稿、瀋宣王妃媵皆工翰墨。今並有萬曆十九年瀋世子效鏞等所刊瀋國勉學書院集本。此本所收皆古今體詩，雖氣體未充，而時時有隽語，不在周憲王、秦簡王下。瀋書編次與書院本同，而較書院本尤為罕見。此本滿紙初印，新若未觸，亦四明范氏天一閣故物也。

茗齋百花詩二卷 清康熙刻本

明彭孫貽撰。孫貽字仲謀，號羿仁，又號管葛山人，太僕期生子。崇禎中拔貢生，鄉人私謚曰孝介先生。太僕明末守贛州，盡節章貢臺，故吏瘞之臺上。尋為部將潛發，携歸萬安。孫貽走之不得，後義士曾克彩以戕僕遺骸至，孫貽乃營表擇地以葬。後辛柳齡殉死，著有流寇志、山中聞見錄、亡臣表、彭氏舊聞、虔台逸史、湖西紀事及茗齋集數十卷。事蹟具詳王士禎撰傳。此編以七言律絕詩体遍詠群芳，乃孫貽所自定，其子騫曾為之梓行。諸詩体物之工，置之全芳備祖中，殊無遜色。楊誠齋陳止齋不能專美於前矣。今以稿本茗齋詩集校之，白牡丹露浥瑛瑤絕代姿一首、紫牡丹魏家貴種壓芳叢一首、黃薔薇翡翠屏開畫鞠裳一首、蝴蝶花紛紛鳳子鬧春工一首、紫蝴蝶花繡陌濃芳戲已殘一首、白蝴蝶花游戲東園借一枝一首、杜鵑花萬花開盡弄芳菲一首、罌粟濃綠初肥萬卉收一首、千日紅瓊枝細剪紫玲瓏一首，均見本集卷六。漢宮秋淡綵迎秋洩著黃一首、錦纏頭五色離披綴素秋一首、雁來紅秋入閒階物色奇一首、向日葵晴旭曈曈四望開黃錦葵蜀城減樣織連錢一首、虎剌油瑤扇扇剪綠況一首，均見本集卷十。梅影空庭地白淨無塵一首、梅風婀娜嫩織弄夕暉一首、盆梅一拳位置小羅浮一首、瓶梅銅瓶翡翠鵓鴣斑一首、柳絮非花還似落花飛一首、參浪紫地月青青已及秋一首、竹粉脫龍解籜蛻新篁一首、荷錢江南春盡已田田一首，元對軒黃牡丹次韻以下紫牡丹綠牡丹等六首，俱見本集卷十七。此外各首大抵於本集無徵，知本集所載已多刪落矣。孫貽詩諸体皆工，而近体尤擅勝場，不在彭羨門下。漁洋山人譽之曰：弘深奧衍，窮變極奇，徵於此編，漁洋之言非溢美也。此本卷首有陳仲魚鱣手跋一則，又有兔床經眼、拜經樓吳氏藏書二印，仲魚於此書鄭重題識，則其詩之名重可知矣。

拙菴集十卷 明成化刻本

明杜數撰。數字致道，壺關人。元末舉河東鄉試第一，除高平教諭，遷臺州學正。洪武中徵為四輔官，以老病辭歸。此編凡詩六卷、雜文三卷，而以諸家贈詩及傳略行狀為附錄殿焉。詩文均以體類次，首有天順八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盛及成化八年國志總裁官錢溥序文。末有嘉靖四年禮部右侍郎上黨劉龍及知壺關縣事關中張友直跋文。蓋本成化中刊，至嘉靖初知壺關事張友直為之重修，此重修本也。數文質實古樸，尤長於易理，其所作麗澤軒記，義據精深，具見學有根柢。詩則吐言清拔，不染塵俗，古風如贈卜者鐵管李天祿、短歲寒三友歌贈鄧善友、安仁滮生引、霽石仁者之言，可以說其性靈。當明晚歲歸田以之作。業數以薦宋西隱訥為祭酒，常侍宴游聯句賦詩，太祖寵幸其私第，故此集特以聖製冠首，以志幸焉。程之昭潞安詩鈔錄數所作王峽關虹梯關謝友人三詩，俱不載集中，知數所作詩散佚多矣。

使楚稿一卷 明抄本

原書不署撰人姓名，四明范氏天一閣藏書，棉紙藍格精寫，書根題戴錦衣詩稿五字，僅知其為戴姓，且官錦衣衛而已。考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三嘉靖朝著錄戴經楚望詩集若干卷，云經以王家從世宗入繼大統，授錦衣衛千户，歷官衛僉事，在錦衣常護視詔獄，諸人從聶豹受經於獄中，一時士大夫皆稱其賢，當即此人也。稿中有荊門山川記云，自憶從龍而北，歷十八年，始隨聖人大狩來茲，迄今又十四年矣云云。又有懷雙江翁七言律詩一首，均與千頃堂書目所載吻合，則此書乃戴經作無疑矣。此編乃嘉靖癸丑經奉使蒲圻時作，故以使楚名集。經此行實訊訴撫兵部侍郎謝存儒事，存儒餽以金不受，有詩見集中云，薄宦新承命，如何受此金，確然堅素志，豈尔負初心，敢謂關西蹤，嘗觀座右箴，師門多至訓，再拜謝深情。其人之風誼可尚，知猶奉雙江之教也。卷末附鳳山贈別一卷，皆抵蒲圻後他人所贈詩文，中有三湖馬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明別集類

所作贈艮齋戴錦衣序，知經之號曰艮齋，但未詳其里貫。荊門山州記云，郢中四面皆山水，形勢壯麗，甲於南楚。昔先君之葬，亦取向於茲，知經亦荊州人。然荊州府志不為之立傳，經詩文雖平淡無奇，然格調頗高，明詩綜列朝詩集不錄隻字，亦可謂之不幸矣。

沈君庸先生集二卷 舊寫本

明沈自徵撰。自徵字君庸，吳江人，國子監生，崇禎庚辰國子祭酒薦於朝，以賢良方正科辟不就，卒。事蹟具詳鄒漪撰傳。此編卷之上為雜文，沼浩序贊引啓之屬，皆自徵壯歲遊京師日代擬之作。卷之下則古今體詩詩餘套數小令，華整於鍊，無卑弱不振之調，偶句如蒯鉄寒生悲自嘯，甲兵秋洗仗誰擔，霧豹春雲埋夢澤，夜珠寒月弄瀟湘，及寄康回玄贈許與可宝刀歌長歌送馬生南還諸作，無不慷慨悲涼，極蒼莽之致，才若春華，而鋒可截兕，一如其所作漁陽三弄雜劇，自徵蓋有古遊俠之風也。郭琇吳江志稱自徵少好兵家言，崇禎初永平副使張椿延致幕府，為椿籌劃甚至，嘗應募縋城出赴袁崇煥營，說崇煥，其不畏强暴類如此。沈彤吳江沈氏詩錄亦稱自徵淹通今古，為詩文立就，尤長樂府，嘗作漁陽三弄自寄，學者稱漁陽先生。詩錄收自徵詩十四首，其中題張孝婦卷及徐中翰蘆葉舟中即事第一首，均不載集中，而其

他十二首、与集本校之、又時有違異、如冬夜不寐有懷山中舊業第一首後半嘆落魔中慣、軒渠煩亦羞、朝來攬塵鏡、昏殺一双眸、詩餘作稿熟黃雲劃、梅開白雪留翔風先得信、吹夢到林邱、与集本不合、又如送譚生東歸一首、自彼〻成名徒豎子句以下、有身脫青衫頭戴笠、鬢毛短去劍光澀、鍾鳴鼎食本無緣、竹帛勳名殺時立三歎、亦与集本大殊、蓋詩錄寔據周安松陵詩約錄出、當時未必見此集、則此集之罕見可知矣、

此編詩文有佚去篇題者、有僅存上半下注有缺文者、疑後人以家藏叢稿輯錄、前後無序跋、亦不著及編者姓氏、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世弘無第二帙也、自徵所作漁陽三弄、則具載沈泰盛明雜劇、今不復贅、

楊升菴夫人樂府詞餘五卷 明萬曆刊本

明楊慎妻黃氏撰、計套數一卷、重頭二卷、小令一卷、而殿以拾遺一卷、合之得套數八、重頭百三十四、小令廿六、今以升菴所作陶情樂府逐校、有与陶情樂府複出、明係升菴之作者、不一而足、如卷一仙呂點絳唇萬里雲南一套、中呂粉蝶兒十二闌干一套、南呂一枝花天官賜福辰一套、卷二清江引陶潛歸來三徑斜等八首、駐馬聽鳴櫓沙頭等四首、羅江怨空亭月影斜等五首、黃鶯兒積雨釀輕寒等五首、寨兒令掩繡闈等四首、對玉環帶過清江引風花雪月四首、慶宣和細雨柴門鎖寂寥等五首、醉高歌年〻客邸春風等五首、落梅風病纏起等五首、黃鶯兒道情四首、調笑白話七首、黃鶯兒風花雪月四首、清江引寫愍佳人鵝頭管等五首、玉嬌枝螳螂何尾等五首、駐馬聽寶珠寺五首、卷三折桂令懷佳人王壘關西懷佳人鐵嶺遼東二首、撥不斷倚重簷暮山共二首、卷五折桂令華清池流水潺〻一首、又且停杯試把歌聽一首、水

仙[illegible]子晚妝眉黛月如鈎一首、黄鶯兒空枕恨鄰鷄一首、駐馬聽把酒花前一首、對玉環帶過清江引長夜迢迢一首、一封書風光入眼新一首、醉太平新愁壓芸一首、卷五風入松小遊仙紫煙衣上繡春雲四首、小桃紅東君培養牡丹芽一首、黄鶯兒倒影錦雲天等六首、折桂令紫毫書小研紅綃等三首、水仙子花枝似臉臉如花等二首、慶東原山中桂一首、凡得套數三重頭九十三小令十三首非夫人作、此外如商調二郎套別見張琦吳騷集、越調鬬鵪鶉套別見陳所聞北宮詞紀、駐雲飛暗想嬌容等四首駐馬聽離別曾經一首別見南宮詞紀、一半兒茅紅樓上月兒斜等前二首、柳搖金茅簷草下等四首、折桂令為風流句引春情等二首紅繡鞋實指望花甜蜜就等二首、駐雲飛疊雪香羅一首、水仙子帶過折桂令不明不暗唱陽關一首、雁兒落帶得勝令俺也曾嬌滴滴徘徊在蘭麝房一首、朝天子夜遊虎邱一首、別見張栩彩筆情詞、皆題作升庵詞、自是夫人之作、所餘無幾矣、升庵陶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樂府首有嘉靖三十年新都簡紹芳序文、乃升庵謫戍博南時作、刊時升庵尚健在、必無以夫人作充數之理、今所傳夫人套數小令集、實出明季坊賈所編、支離破碎、且雜收升庵曲以誑時人、真夫人之不幸也、此本與升庵長短句合刊、他本題徐文長重訂者、則在此本之後矣、

蔀齋集十五卷 明萬曆木活字印本

明林誌撰。誌字尚默，閩縣人，永樂壬辰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歷修撰、侍讀、右春坊諭德，宣德二年卒。事蹟具詳萬歷福州府志人物傳。此編首諭祭文，次國史名臣列傳，又次正統八年天台王用威序，又次萬曆丁丑六世孫光華序，蓋萬曆重刊正統本也。初誌所撰詩文，共編五十卷，其子雲翰藏之，欲版行而力有未逮。正統中巡按御史張處告恐稿散佚，因命庠掌教為之選校，錄其深古者三

之一，備於梓，此第一刻也。正德庚午曾孫士昭以正統舊槧朽蠹日甚，尋得舊本補完曾祖之策府樞要十二闋、千碎金十二要、歌塋敕命、諡詞表付及祭文數篇，概置不入集，佚後另拾遺別梓。天一閣書目載藍絲欄抄十二卷本，即從之出，此第二刻也。萬曆中六世孫光華以家藏正統本，復搜得佚文，得西園雅集序、心白齋記、安素趙尉誌銘、白尚墓表等，益以詩跋、箴銘、贊說、詩文共六十六篇，皆昔所未見，乃以行狀、誌銘、表傳暨名公真李哀詩等叢爲，付活字版印行，即此本也。蓋至此凡三付剞劂矣。誌為王孟揚弟子，詩沿閩派，時有清音，出以流逸之筆，而別饒鮮閒。文以記序之作為多，謹嚴有法，無冗沓散漫之習。此本前後有閩中徐惟起藏書印一，卷三以又有徐氏手補近嘲亭序二葉，為集中所未收，眉端間有朱筆評識，蓋即徐氏家藏書目著錄之本，彌足珍重已。

明太保費文憲公詩集十五卷 明嘉靖刻本

明費宏撰。宏字子充，號健齋，鉛山人。成化丁未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歷贊善、諭德、太常少卿，兼侍讀，擢禮部侍郎，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致仕。嘉靖初，仍起原官，加少保，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再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憲。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前以無序跋，卷首題後學鉛山知縣黃中刊行，次男懋良類

編，家孫延之校正。考康熙鉛山縣志名宦傳，黃中字文卿，處州遂昌人，嘉靖中任，為政嚴明云云，知此乃嘉靖中刊本矣。卷一至卷四為孝字集，卷五為友字集，卷六為睦字集，卷七為姻字集，卷八至卷十為任字集，卷十一至卷十五為恤字集，以古今体詩類次，而以詩餘一卷殿焉。宏作詩頗推瀏亮，皆中矩度，雖雄快不足，而雋逸有餘。世宗初政，與宏迭相唱和，帝嘗為詩有云，每以古訓尋治理，歌詠研磨陶性情。宏因輯宸章集錄，一時交相稱榮。及

卒為張璁、桂萼輩所忌，萼上疏且言詩文小技，不足勞聖心，以訐宏，世宗覽疏不為動，宏詩名之盛可知矣。此天一閣故物，他本有題摘稿合雜文刊行為二十卷者，則在此本行世之後矣。千頃堂書目於費宏下載鍾石先生集廿四卷，則誤以費寀（宏從弟）之集為宏作，張冠李戴，亦可哂也。

雁蕩山樵詩集十五卷 明嘉靖刻本

明章玄應撰。玄應字順德，東甌樂清人，恭毅公綸長子。成化乙未進士，任南京禮工二科給事中，累官至廣東布政使。其孫朝鳳，嘉靖甲辰成進士，歷官至福建僉事。疏請復吳姓，故此集每卷均題明正奉大夫廣東右布政使東甌曼亭吳玄應順德撰，福建僉事孫吳朝鳳輯，易章為吳，職是故也。事蹟具詳萬歷溫州府志人物傳。此編刊於嘉靖丙辰，乃朝鳳宦居閩中時，倩南平游居敬以全稿中采輯其尤雅馴渾厚者（成之），以古今體詩彙次，而以詩餘殿焉。以楮色及版心下方刊工姓名證之，殆是建陽所刊。惟體勢寬博，不類麻沙坊本耳。玄應於詩無不工，本於衷，祐於政，感於物，不失詩人敦厚之旨。如在南諫垣同寅讌會詩云：論事思焚草，簪邊念采薇。送陳侍御詩云：天上鸞凰非鷙鳥，筆端冰雪有陽春。餞別海珠寺詩云：秋畫氣涼空杼軸，人今疲病事行權。其一種剛正忠誠之概，溢於言表。玄應無愧為古藎臣矣。溫州志稱玄應在諫垣日，慷慨敢言，有父風。孝廟初政，嘗陳五言。又丞按劾中貴中之招權亂政者。游居敬序此集，亦稱其忠義之思，節操之介，端和之度。讀其言如睹其人，使人生敬畏而弗已。據此似玄應著有諫草雜文，惜已佚矣。此集傳世至罕。東甌詩存僅摘錄數首。萬歷溫州志稱玄應著有曼亭集，而不及此集。千頃堂書目載雁蕩山樵集，卷數與此本吻合。輓近孫詒讓著溫州經籍志，僅據天一閣書目著錄，此書蓋亦未見原書。此即天一閣故物，孫氏没齒而未見者，人間殆無第二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楊文懿公集三十卷　明弘治刻本

明楊守陳撰。守陳字維新，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歷侍講、洗馬，進侍講學士，再進少詹事，擢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事蹟具詳嘉靖寧波府志人物傳。此編皆守陳所作雜文，卷一為晉庵稿，卷二至卷五為鏡川稿，卷六至卷十五為東觀稿，卷十六至卷二十為桂坊稿，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九卷金為坡稿，卷三十為銓部稿，依所歷官階編次，蓋寓有編年之意味也。首有弘治十二年弟守阯序文，云遺稿浩穰，未能悉傳，昔在京邸，妄意擬取議論、叙事、雜著為三十卷，付公之季子茂仁，先為刻之，知在此本前尚有初刻本。此本字細行密，蓋守陳卒後第二刻本也。守陳於成化初奉命同修宋元通鑑綱目，孝宗嗣位，又充憲宗實錄副總裁，博學多聞，下筆立成，而詞極閎博，有乃父自懲風文，以序記最擅勝場，刻意研鍊，不失繩墨，遠在張芝園、戴時重上，惟所作詩篇殊罕見。黃瑜双槐歲鈔稱景泰初宮中賜諸內侍以

銀豆等物為閧笑，楊文懿公守陳時在翰林，賦銀豆詠云：厭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國阜用汰至此，而極云云。考此詩全章別見李騰鵬皇明詩統卷十二，乃七言長歌。李西涯謂守陳詩博採深詣，典則深厚，成一家言，而憂天愛國，感事寫物，得三百篇之旨，甚深，蓋即指此詩言之。皇明詩統又載守陳歸鴈、普先庵、不寐、送僧歸吳、春寒等五首，俱不見集中，知其詩篇散佚多矣。

陭堂摘稾十六卷　明嘉靖刻本

明許應元撰。應元字子春，錢塘人。嘉靖壬辰進士，除泰安知州，改泰州，徵授刑部員外、歷郎中，出為夔州知府，遷四川按察副使，改廣西，進布政使。事蹟具洋錢塘縣志人物傳。此編首有嘉靖辛酉福建布政使新安游震得序文，末有三山山人楊元長卿水部稿序文。水部稿者，凡三卷，應元官夔州知府時所刊，以皆官郎署日作，故以水部名集。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已著於錄，此稿刊行在水部稿後，故水部稿所載詩文，摘稿內大半重加甄錄，蓋此為最後定本矣。凡古今体詩四卷，雜文十二卷，均以体類次。應元詩音節琅琅，爽脫有致，如題畫云：楚澤彌煙雨，皋陵湛渟瀝。春風破悍晚，蘭草擢丹榮。獨慈云：玄雲荒野盡，白雪古城浮。溟海開三峽，風煙挽十洲。題姚大參虛谷卷云：地迥栽花好，天空落叶閑。閉门漆園吏，開卷冰雪文。鶴歸亭云：竹陰流冉冉，溪水去沄沄。無後鶴歸日，空傳鴻寶文。送翁亭山憲使觀察河南云：共惜春前別，還登江上樓。晚雲千騎擁，芳樹一樽留。寄徐承芳云：此時見月殊方色，夢裡群山故國青。蘆葉雁声推枕坐，江南江北水冥冥。皆流動自然。時雜俊語，而楊參軍歌一闋，氣格渾厚，尤稱傑構。皇甫子循謂應元短律淒清，長歌環壯，皆有所指，自非虛譽矣。雜文則酬應序跋書札居多，了無生趣，以之覆瓿可也。卷端有理向所理向李金閬庠生魚黃中高子東校刊三行，知為閩中刊本。應西甲當足跡似未及閩，此殊不可解也。千頃堂書目載此書誤作十六卷，當據此本正之。

青金集八卷 明成化刻本

明史遜撰。遜字良臣，號清齋，金壇人。元季隱居教授。洪武初累徵始起，除蒲城知縣，遷忻州知州，後知康州，所在以治稱。事蹟具詳光緒金壇縣志政績傳。此編首有洪武甲戌四月野趣道人自序。野趣道人者，遜之自號也。後有成化十二年丙申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脩國史經筵官仁和汪諧後序。凡賦詩詩餘五卷，雜文三卷，俱以體類次。成化中同邑後學王氏孟安懼遜之文湮沒無傳，

固命其子瀚掇拾遺稿，類為八卷，以壽諸梓。距遜之卒垂百年矣。遜詩尚真率，卻無俚俗句。如短歌行、賦東坡笠屐圖與客飲杏花下追和黃山谷詩韻、題郭天錫惠山歸樵圖、聽鶯行、百舌吟、和趙子昂所書牡丹障詩、題洛神賦圖諸作，大抵清剛雋上，矯矯不群，神采風情與宋之趙子固、元之薩雁門相近，不在同時吳中四子輩下也。遜自署清齋居士，集中有清齋記略云：夫水擾之則濁，澄之則清，況於人乎？引泉以貯月，故其清目；種竹以延風，故其清耳；詠詩雅歌，故其清心。然則是齋不名于清奚可哉。遜律己處世之道，可以此數語隱括之。遜歸田後十年作老農賦以自勵，楊循吉錄之入大明文寶，其名貴可知矣。遜嘗和元遺山雁邱詞，繼又得遺山樂府全集，因悉和之，輯為和元遺山樂府一卷，有自序見集中，今不獲與此集並傳，蓋在明時已無人能知之矣。

玉雪齋詩集三卷 明宣德刻本

明虞謙撰。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擢刑部郎，出知杭州府。永樂中召為大理少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仁宗即位，改大理寺卿。宣德二年卒。事蹟具詳楊士奇撰墓誌銘。此編首楊榮文，次宣德元年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序文，又次奉議大夫僉山東按察司事廬陵晏壁序文，又次永樂甲辰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兼修國史廬陵曾棨序文。此蓋宣德本也。其詩諸體排列，蓋合其編年。意味恩致清遠，而雋永婉約，一塵不染。略得唐人韋孟神髓。曾序謂其言清麗豐蔚，簡而不至於約，肆而不至於肆，容與幽遠，藹乎大雅之音，間非過譽之論。楊士奇亦謂謙交誼最厚，謙平生為棋墓石，謂謙喜寫山水木石，幽澹簡遠，有趙松雪韻致。嗜蓄法書名畫，避近心之所好，輒譏不新畫。又晏壁謂謙家多蓄名畫，公餘寫金錯刀竹。無聲詩又亦謂仲益畫竹石與夏太常齊名。是謙不僅工詩，且工於畫矣。觀集中有畫竹畫梅之詩可證也。此為內閣大庫遺物，前無目錄，但存前三卷，疑非全帙。自明以來公私簿錄如國史經籍志、百川書志、萬卷堂書目俱不著錄，明史藝文志亦失收，其罕見可知，未可以其殘帙少之也。

少室山人集二十五卷 明嘉靖刻本

明楊本仁撰。本仁字次山，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歷郎中，出為江西按察副使，歷湖廣參政，遷廣西按察使。此編首有嘉靖戊申江左謝少南序文，次有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湖廣右參政一山山人鄒守益序文，末有嘉靖丁酉吳郡顧存仁古澶劉訪蜀道紀行詩跋文。蜀道紀行詩者，本仁於嘉靖丙申秋奉命使蜀，出都門至錦江，歷程數千里，作詩紀行，曾刊專編行世，至是遂編入此集，而附原序於卷末，用誌鴻泥之跡。凡詩十六卷，雜文九卷。本仁詩遠宗杜少陵、韓昌黎，近紹何大復，益有涯，而氣體未充，沛才調又疏陋，名不副實，是其弊也。但通觀全集，亦時有佳製，如披榛採蘭，別具幽趣。集中有雨懷云：把杯春草色，燒燭暮江聲。柏林寺灣云：人從碧落窺丹壑，僧在白雲弄紫笙。罕柏不凋前代色，哀猿偏作異鄉聲。皆清婉可誦。此外如巴人歌、上元折梅花、四一亭對雨諸絕句，遣辭飾色，雅近劉賓客，惜有時為唐依所累，意境不深耳。末卷有安南改議、安南定議二文，皆嘉靖中朝廷議處安南事宜時作，疑有裨於史事。此本前有太倉叔子藏書記、留為永寶二印，知為王蓮涇故物。棉楮初印，開版清朗，陳田輯明詩紀事時即據以入錄。千頃堂書目載少室山人集廿四卷，與此本卷數不合，蓋傳寫之誤，非別有廿四卷本也。

歲稿一卷 明嘉靖刻本

明谷繼宗撰。繼宗字嗣興，歷城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知縣。事蹟具詳崇禎歷城縣志人物傳。此編所收，皆古今體詩。首有嘉靖辛卯珫川傳漢臣序文，後有夾谷孫光輝題記。篇首自署東郡少岱子谷繼宗著。同年友人傳漢臣為之梓行，且為之序，謂其詩雄渾俊逸，壯麗沉鬱，兼而有之。實則繼宗詩但宗邊華泉，蓋山左流上詩人，明季以邊華泉為先導，歷函劉函山、李于鱗、許殿卿輩均效之。繼宗受華泉薰陶，不能出其藩籬。如遊西山詩寺云：「溪月看窗裡，松花響鶴前。」又云：「日搖波不定，天接樹應無。」京中贈別羅君云：「旅食花中度，歸心笛裡生。」懷董嘉興云：「郭雲依晚樹，野日吐秋濤。」皆有古意。出堂廡不大，詩多懦響，未足以語於大雅也。山左詩鈔摘錄繼宗詩，多此集所未收，疑繼宗詩集別有足本。此集之刊，在繼宗生前，乃嘉靖九十年間一歲之作，故名歲稿，宜其有集外佚詩也。此本書根有明人手書吞夕集四字，當是四明范氏天一

左

閣故物，千頃堂書目著錄，明志失收，亦僅存之秘笈矣。

陽羨諸遊稿一卷 明嘉靖刻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事蹟具詳明史文苑傳。世貞所著書收入四庫全書者凡五種，曰弇山堂別集，曰嘉靖以來首輔傳，曰觚不觚錄，曰讀書後，曰弇州山人四部稿。著錄於四庫全書存目者尤多，得十一種，曰史乘考誤，曰畫苑，曰書苑，曰弇州山水題跋，曰異物彙苑，曰彙苑詳注，曰世說新語補，曰鳳洲筆記，曰弇州稿選，曰尺牘清裁，曰全唐詩說，而均不及此書，則此書之罕傳可知矣。計文三首，古今體詩十四首，乃世貞偕弟世懋暇日遊陽羨諸勝時所作，其文濃麗明媚，絢爛奪目，詩亦雄飛駿發，山靈為主，而身心為賓，所謂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府者，此詩殆為世貞寫照矣。試以萬曆初所輯弇州山人四部稿校之，則游張公洞記一首，玉女潭諸遊記一首，遊善權洞記一首，俱見四部稿卷七十二。將遊陽羨過明伯餞我惠山因憩俞氏園一首，發自義興由東氿抵湖㳇一首，由張公洞祠出前洞一首，出張公洞徑遊玉女潭一首，探龍湫因觀古瓊樹一首，歸自東氿汎西氿訪善權寺一首，游善權洞作一首，善權水洞一首，俱見四部稿卷十二。遊張公善權二洞歌寄孔加仲蔚潘叉伯起幼于兄弟一首，周孝侯廟歌一首，俱見四部稿卷二十。張公洞懷李于鱗一首，見四部稿卷三十。諸詩文兩本俱一一吻合。惟遊善權寺僧云距長興不兩舍因懷徐子與一首，四部稿題作善權寺遇袁才，出張公洞示沈生一首，四部稿題作出張公洞示沈道振並毘陵月夜張子歌一首，俱見四部稿卷五十，有小異耳。卷首有望桂居士張獻翼序，盛稱世貞乃天以述作之柄獨授偉人，未免為諛辭矣。世貞自號天弢居士，他處未見，賴此集卷首所署知之。此帙乃天一閣故物，千頃堂目失收，亦秘笈也。

和古人詩一卷 毛氏汲古閣寫本

明毛晉撰。晉初名鳳苞，字子九，晚更名晉，字子晉，常熟人，居東湖。不樂仕進，以藏書刻書為事。順治十六年卒，得年六十有一。事蹟詳見錢謙益撰隱湖毛君墓誌銘。此編首有楊歷社弟徐遵湯及江陰社弟周榮起序。文周序作於壬午二月壬午，為崇禎十五年。是年子晉原年四十四。是此集之作，子晉行年尚未五十也。本儀紙精鈔，款式仿元刊中州集，與錢牧齋所輯列朝詩集相同。版心下方有汲古閣三字，前后無毛氏圖記，蓋寫樣付梓人而未果者也。詩凡一百三十餘首，自無名氏月節折楊柳歌下迄顏特進、杜少陵、白香山、曹舍人、僧禪月、韓致光、蘇子瞻、陸放翁、仇山村之作，皆題逐韻，時有雋語，雖規撫前人，而模擬未免有迹也。子晉別有和友人詩、和今人詩、野外詩各一卷，今俱有汲古閣底抄付世，與此集款式同，藏罟里瞿氏恬裕齋。近歲丁初我據以刊入虞山叢刊中，已改為原來行款，至可惜也。

西庵集十卷 明弘治銅活字印本

明孫蕡撰。蕡字仲衍，順德人。洪武三年舉於鄉，旋登進士，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召入為翰林院典籍，出為平原主簿，坐累逮繫，旋起為蘇州經歷，後坐累戍遼東，既而以為藍玉題畫，坐玉黨論死。事蹟具詳明史文苑傳。四庫全書著錄本西庵集凡九卷，詩八文一卷，端題姑蘇葉壽及選，蓋壽及知順德時所發行，非全書也。此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心下方有弘治癸亥金蘭館刻八字。金蘭館所印書，尚有范石湖詩集，見鐵琴銅劍樓書目。開卷有天一閣、古司馬氏二印，蓋四明范氏故物。首有弘治十六年歲癸亥鄉進士廣東按察司僉事致仕吳郡張習序文，略謂習承乏廣之提學，偏求西庵集未獲，兹檢舊篋得一帙，大理寺正陳公以道覽而悅之，諉吾郡太守林公思縉圖印行。二公皆先生鄉人，故知之深而好之篤。林公仍屬習較其亥豕，釐為十卷云云。知是帙乃習所手校，與習所斷校劍之僑吳庚白齋眉菴靜居北

郭晌同時、然他書並付剞劂、蓋其時習官廣東僉

憲、此以銅活字印行、則以吳中通盛行銅活字時

當致仕家居故也、此本有詩無文、卷一五言古體、

卷二三樂府、卷四歌行、卷五六七言古體、卷七五

言律、卷八九七言律、卷十七言絕句、至卷與四庫

本頗異、以校四庫本、則溢出之篇什不一而足、計

卷四一首、

補增篇目

卷八三十九首、

月華寺

景泰寺

贈黃觀復先生

元日

送人之南京

別王彥舉

送林穀寄彭萬里參政

癸丑元夕送傅誠進士還桂林

別京

朝奉天門

呈左相宣國李公

呈中書參政汪公

奉左司郎中殷先遠

送張典籍詠之官大同經歷第四首

奉致仕詹天官

按察山東何方伯第一首

寄鄭御史叙

送胡翰林孟章赴山西行軍第一首

寄張御史常泰

題徐仲祥御史先君墓碣

懷王彥舉三首

懷劉憲副子高

懷黃徵士觀復

奉餞承旨宋潛溪先生致仕歸金華第二首第

五首

懷劉文學中美

寄吳孟書

贈諸存思文學

和翰林典籍牛士良使安南之作

宋伯祇處士東園

寄王主事希文之官滁州

懷朱備萬修撰第二首

贈性空上人

春雨

再寄羅友章先生

征南將軍回京

懷海珠寺

卷九五十首、

出京

代妓送別

過揚州懷蕭太守惟一二首

寄揚州通府解與白

送夏仲實之桐城

後虹縣殷徵士景明

虹縣九日登王女墩第一首第二首

淮上思家

淮南憶友

項羽廟

過東昌與通守王孟璿話舊

過睢寧懷葉知縣惠仲

重過玄都觀

懷彭萬里給事

贈楊主簿時為金谿閑慣官第三首

鷄山

南昌鉄柱第二首

立秋次清江

張曲江祠

除夕舟次英德

寄高彬第一首第四首

懷京

采石太白墓第一第二首

次池州

次潯陽二首

次九江

寄江州陳徵士

岳州送丘祥甫

歸州贈莫三

巫峽秋懷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八首

奉酬四川戴僉憲文信見訪

懷青城

懷羅浮第一首

馬周

叙左司閒居吴中別業

奉寄文淵學士吴公

懷蕭止菴

寄贈廣東廉憲使全寶

懷碧虛觀寄止菴蕭鍊師第二首

三友堂

題濟南劉何方伯

沙門島第一首

都得九十首。然亦有庫本有而底字本無之者，亦得八首。

石榴詞（庫本卷三）

送董文啓出宰江夏

挽李樓雲（庫本卷六）

村原牛圖

寄高彬

臨清軒題壁

訪某駙馬不遇題壁

閶門書所見（庫本卷七）

即兩本俱載者，異文亦層見疊出，大率此本優於庫本者居多，似葉初春及校選時實未見此本也。故西庵集相傳為門人新會黎司訓貞所編，最先行世，然原本世已久佚。逮萬曆丁亥吳縣葉初春及來知順德，又裒集校刊，即四庫本所從出，其本流傳最廣。乾隆乙未里人葉達春刻漢甯重刻之越十八年，裔孫康業再刻之，又有與王李黃趙四家合刻為南園五先生集之本。此外崇禎戊寅巡按葛徵奇修三忠祠，版亦刻之；康熙庚子里人李琯琅；道光庚寅里人梁廷枏及嘉慶甲戌羅雲山文廣東文獻亦各有輯刻，蓋至此凡七付剞劂矣。然均未得見此本。[illegible]以此本之可貴，不啻河圖球璧矣。此本所載溢出於他本者，以七言律詩居多數，酬應無謂之作，知葉初春因或前乎葉氏者為之選時刪，別具匠心也。其才調傑出，追古遠紹漢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清圓流麗處如明珠走盤。四庫

提要謂其詩神骨雋異，不及高青邱，實則贅之雄渾俊爽處，非青邱所能致，提要所論，不免一隅之見矣。

陶情稿四卷 明永樂刻本

明易恒撰。恒字久成，廬陵人，徙家崑山。洪武中應薦至京，以老罷歸。此編詩，諸以古今體類次，既無纖巧穠媚之失，又無刻劃雕蟲之迹，在明初吳中高楊諸傑外，別成一派。五言古體優柔詳雅，七言古體敦厚舂容，至近體律絕，則清新出情，不愧為治世之音。如次盧次晨留別韻云：與子最知己，況當衰莫年。青山曾有約，白髮竟誰憐。別緒風前柳，歸舟水上天。老夫今七十，一見一淒然。自然流露，

讀之令人有出塵之想，故以陶情名其集。張大復皇明崑山人物傳載恒性簡樸，卜居淞南之大泖，曰泗園，興有所會，嘯咏不輟，以此終其身。大復乃讓，仰從俯思無域內想，闢地數百弓，引流種樹，號隆葛間人，所居號梅花草堂，與恒行事頗相類似，故記恒佚聞亦最翔實。王鏊姑蘇志文苑傳則稱恒乃宋蓮峯斗南之後，能詩勵行，與袁華同為顧氏客。又知恒於元至正初曾見顧阿瑛，至明永樂初尚存，年逾八十有四，而吟咏不輟，嘗自編其詩

而徵序於汝南周傳。此本半葉十七行，行二十字，黑口，双闌。前後有永樂三年吳興莫士安跋及永樂四年周傳序文，蓋即永樂初刊本也。嘗見太倉全氏文瑞樓舊藏清初倦圃曹氏抄本，當即小長蘆輯明詩綜時所取資。今見此本，則曹本即從此覆寫出矣。

松雨軒集八卷補遺一卷 勞顨卿手抄本

明平顯撰。顯字仲微，錢唐人。洪武初以薦授廣西藤縣知縣，謫戍雲南，沐黔國公請除其伍，延主講席，卒年七十五。事蹟具詳陳善杭州府志。集以古今體詩類次，初刻於滇南，有景泰元年雲南按察司池陽柯暹、宣德五年東吳張洪序文。嘉靖中裔孫本楷以世遠道阻，傳本孟寡，因重梓以行，邑人陳霆為文序其端。儀徵阮氏撫浙時，據以進呈四庫，今清內府宛委別藏著錄本是也。此本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咸豐壬子唐棲勞顨卿據知不足齋校本重錄，字跡端麗娟秀，不類士夫手筆。顨卿別據滄海遺珠、明詩綜疏校異字於眉端，又於雲南通志搜得登駁遠樓詩一首，滄海遺珠搜得喜雷騎林奉使交趾回二首、謝甄杉一首、送陳孟敭先生歸鄞一首、奉國公大人一首、次韻春日京華一首，皆不見集中，錄為補遺一卷，附於末。末又別輯明史文苑傳、成化杭州府志、列朝詩集所載作者事蹟，及樊榭山房集續舟過棲里懷平

松雨先生故居詩附錄殿焉，讀此書者，歷數無遺憾矣。此本所據之鮑本，實原出嘉靖刻本，與武林往哲遺著新刻本同出一源，故張洪序中缺字兩本亦悉合。張序據自書行草入木，寫者不能盡識，故寧付闕如也。今嘉靖刻本亦自四明范氏天一閣流出人間，此本之淵源賴以大白。然此本別有勝處，固非嘉靖本及阮氏進呈本所可及也。至顯所作詩，大氣滂渤，無餖飣瑣屑之習，則前人已有定評，不煩重贅矣。

白雲稿十一卷 明初刻本

明朱右撰。右字伯賢，臨海人，徙居上虞。洪武三年以致禮徵，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六年修日曆，七年修洪武正韻，尋改晉府右長史，卒於官。事蹟具詳明史附趙壎傳。所著白雲稿原為十一卷，四庫本誤以其集為十卷，且所據本僅存五卷。朱彝尊明詩綜謂白雲稿予僅抄得前五卷，止有序操無詩，其後五卷僅於內閣本一過眼，恨未抄成足本云云，則曝書亭藏本亦非完帙。四庫本據兩淮鹽政李質穎送到馬裕家藏本入錄，與曝書亭本同出一源，故卷數內容俱相合也。此本卷一騷賦，卷二三雜著，卷四五序，卷六七記，卷八九銘贊題跋，卷十哀誄，卷十一攖寧子傳，米卷六以下均可補庫本之缺。首有題序七，計至元五年永嘉李孝光、清河張天英、至正甲申臨川危素、甲午稾城倪中、至正庚子上元楊翮、同郡劉仁本、金華宋濂，除宋序外，餘皆作於元季。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原出內閣大庫，蓋即彝尊曾經過眼之本，世殆無第二帙

也。右審選定韓柳曾王三蘇文為八先生集，故所作文字亦閎茂質直，別成蹊徑。四庫提要謂其格律嚴謹，猶為不失矩矱，洵非虛美。惜集中不收古今體詩，今見之魏仲遠敦交集及曹學佺明興詩選者，有雪詠亭陸蘭亭會酬錢杭令謝勝二首，席上次王文孟韻一首，宿臨濠奉寄竹深隱居一首，過楊井山一首，江山秋懷一首，次韻奉謝竹深契友一首，與竹深同舟過姚江秋雨應候母首契人陪飲守拙齋醉還明日竹深以詩來因次韻以答一首。題諸詩皆入明以後作，故此編不及收之歟。

詠懷堂詩集四卷外集二卷 明崇禎刻本

明阮大鋮撰。大鋮字集之，懷寧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元年考授戶部給事中，三年陞吏部右給事中。南都既建，與馬士英同欽輔政，陞兵部尚書。清兵破金華，大鋮迎降，又與士英等請陸武出關為內應。事覺，大鋮知不免，遂投崖死。事蹟具詳明史奸臣傳。此編乃其所自刊，大鋮於天啓中與左光斗、魏大中諸人搆釁，名列璫黨，故所懷寫之也。啟作凡十七年，卷首葉燦序謂其里

居八年以來，蕭然無一事，惟日讀書作詩，以此為生活。無刻不詩，無日不詩，知是集所錄皆其罷居屏處時精構力為之也。大鋮於詩之塗徑可於其與楊朗秋夕論詩一闋中見其崖略。詩云：時尚美足云，所嚴在古昔。齋心望雲天，柴桑如可即。天不生此翁，與義或幾息。厥後王與儲，微言增羽翮。又云：晏代睎髮生，泠泠瀨中石。舍是皆沮洳，偶匯亦溝洫。睇國兼本朝，一望茅葦積。滔滔三百年，鴻濛如未闢。可知其推許陶三百篇並駕，外僅陶王

估謝數公，心目中且無李杜蘇黃，遑論錢子。大鐵
之於詩，襟抱負固自空一切也。大鐵詩之佳處，在
其境界之高，窮人天之祕藏，為絕詣之冥賞。其寫
景之工，設想之奇，古今來詩人無出其右者。以閒
雅點蕩之筆，寫幽蒨空靈之境，名句佳聯，層見疊
出。如春夕雷雨大作晚霽枕上口占云：花葉沐以
奇晴，鳥約我園許立，姑有情任運良可尊。看杏花
宿瑯仲山莊微雨云：湖風弄微寒，果兆夜來雨。蕭
蕭春雨鳴，高館更成趣。盡日欹為余刻詩述懷以
謝云：林花覺我閒，緩緩下庭戶。霽心與定氣，嗚之
酌絕古。雨中喜羣賢集十贇閣會文云：花葉春煙
和，石瀨秋水清。長謠達松風，詠賞何可輕。吸江樓
為林大長達賦云：深煙閉蘿蔦，疏星墮萃簷。去此
垂廿年，回思神魂鬱。己戍三山帆風送還泊臺江
招杜退思入舟觴詠云：明燈黃葉下，寄夢疏鐘裡。
霜襟感深多，清吹動幽起。錄天間巖歷諸勝登攜
山頂還宿云：飯光坐霞塵，烟定群峰開。林缺江帆
舞。采蓮曲江微雨晚霽云：萬象欲霽夕，圓月逗孤

參。文魚負我舟，蘭芷充我簪，窮妃歆我噫，馮夷鼓
且斟。釋此不臻懽，晼晚將來侵。用以沖少宰陪夫
用年韻明月峯云：帅暝氣亦和，空翠自成霞。次韻
閱歸禽，却立餞有悟。此外映內如炊煙冒氤影旋。
夢樁山雲竹碗山氣遠，看近招香人，林空閒露響。
潭曙識星飛，立渚見棲鴿，爭煙閑亂烏等，雄尋常
模範山水、微嘯風月者所能夢見，極盡雕鏤鍊磨
之能事，然非愛好天然者，無从道一字。此詠懷堂
集所以獨有千古也。自諸儕評騭之，其最勝者厥
惟五言。五古得陶王韋儲之神髓，五律則精婺完
整，如天衣無縫。七言則不脫七子舊格，惟知鋪排，
了無天趣，然亦時時有佳句，如江樹春紅村雨足，
露抗秋碧晚煙和，盡日紛紛空翠裡，一春洄息雨
聲中，高詠多師寒歲雪，初衣交墜六銅雲等。其
名貴亦不及於五言也。大鐵指斂好猾，其人無足
稱，獨工於詩，開三百年未有之局，所謂孔雀有毒，
文采必然，固未可一概而論也。乃其詩不登於明
史藝文志，謙益與大鐵有私誼，僅錄其詩七首，均

非其絶作，朱彝尊明詩綜不載大鋮名氏，附論於李忠毅詩曰，會壬反覆，真同鬼蜮，雖有詠懷堂詩，亦不屑錄之，以玷其集。以私藏家書目罕著於錄，然就其詩藝論之，大鋮要亦人傑矣，惜其文不傳，所傳者僅計成園冶前一序文耳。

蒲山牧唱一卷 明成化刻本

明魏觀撰。觀初名巳孫，字杞山，號梅初，蒲圻人。太祖下武昌，聘授平江學正，遷國子助教，再遷浙江僉事，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洪武初，進太常卿，改侍讀學士，遷祭酒，坐考禮謫龍南知縣，未至，召為禮部主事，出為蘇州知府，後坐法死。此編乃觀乙未在蒲至甲寅守蘇時所作，通二百四十章，以古今體類次。成化中觀曾孫鎡為搜刻行世，倩大學士李賢彭時尚寶司卿楊導為序，其端距觀之卒，已越一世紀矣。觀古體詩如建德縣東流縣兩衙寄子皋家書諸作，念切民瘼，纏綿悱惻，不減元道州。近體亦清婉可誦，如贈襄陽楊守將云，竹樹晴煙浮楚甸，柳花春雨隔樊城。送陳秀才憲云，夜月挽殘烏鵲樹，春山啼老杜鵑枝。送都昌胡君茂處士云，幾樹落花春送雨，一簾飛瀑暮生寒。雲巢云，秋入松梢晴影薄，寒通户牖曉光遲。與蔽後初登岳陽樓云，人民已逐風花盡，城郭空餘草露齊。諸作皆骨力遒健，才氣排宕，堪稱開國元音。

初太祖遊觀上苑、召觀與危素、宋濂、詹同、吳琳同
宴奉天門東紫閣、謂曰前日選御還、今日與御飲、
命各賦詩記之、可稱殊遇、乃以修守邱浚、成何御
史張度、逕以菲語遽遭殺戮、高季迪王常宗亦牽
連以死、明祖之殘暴可勝道哉、卒以其集藏之嚴
谷、不獲版行、此本刊於成化四年、尚是本書第一
刻本、亦可哀矣、

洞庭集五十三卷 明嘉靖刻本

明孫宜撰、宜字仲可、華容人、嘉靖戊子舉人、事蹟
具詳王世貞撰傳、此編計文三十七卷、詩十六卷、
均以體類次、乃嘉靖己酉宜所自編、刊於玄石山
堂、越歲癸丑、建陽書林吳世良為重梓於閩、即此
本也、宜作詩古體宗齊梁、近體宗杜老、故王世貞
藝苑卮言評之曰、國朝學杜者、華容孫宜得杜之
肉、實則其詩品當在太白二孟之間、其論詩絕句
云、我愛風氏太白家、萬言珠玉亞揮毫、蓋自道也、

宜少日得侍何仲默、長而雅慕其風、屢上春官
不第、乃放浪江湖、益肆力於詩古文、以扶其風雅
自命、與滇人張含、秦人左國璣、吳人黃省曾皆以
老舉子有名於時、而宜獨以詩雄、亦三楚騷壇之
傑出者、惜宜依傍空同大復少谷迪功西原諸人
遍收而不能自樹其格調、老死牖下、今讀楚風
者、無道其姓氏、亦可憾也、此外尚有續集十六卷、
則卒後其仲子斯傳所輯、范氏天一閣藏有萬曆
刻本、此本無之、蓋已佚矣、王世貞稱宜著詩文集

六十九卷、兩都集十卷、壄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岳州府誌二十卷、惜存於今者、僅此集與壄言二書而已。壄言四庫全書子部已存其目於雜家類、而此集獨以罕見失收、今幸得見明本、亦足補四庫之缺矣。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 舊抄本

明張孟兼撰。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洪武初徵為國子學錄、與修元史、以太常丞出為山西按察司僉事、遷山東按察副使、以執法不阿為吳印所誣、論棄市、事蹟具見明史附趙壎傳。此編上詩下文、附錄一卷、則劉基所作玉兔泉銘、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故葉夫人墓碣銘、元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等凡四篇、蓋諸文皆應孟兼而作、故亦錄以附存也。卷首有宋濂、劉基題序、後有義門鄭淵跋文。其集原為六卷、焦氏經籍志、明史藝文志俱著於錄、久佚不傳。十一世孫思煌搜輯成帙、即此本也。孟兼與宋景濂生同里閈、景濂薦之於朝、得同與修元史。劉基侍太祖論當代文人、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孟兼也。然則孟兼之才望於此可覘矣。才情峻潔、而詩氣凌人、終遺憾哉、並其集亦失之、其遭際視景濂、伯溫抑又酷矣。今所輯詩文卷卷不盈數十紙、以之讀者、莫由賞其神駿之筆、是可慨耳。武林丁氏藏

書志著錄本誤題退稿六卷，實與此本同出一源，非世間別有他本也。

花影集五卷 明崇禎刻本

明施紹莘撰。紹莘字子野，華亭人，以布衣終其身。此編除末卷為詩餘外，餘皆散曲。首有同邑友人陳繼儒序文，略謂子野才太俊，情太痴，膽太大，手太辣，腸太柔，心太巧，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其贊賞紹莘語，恰當。蓋紹莘所作曲，平心衡之，有四善焉：一不雕琢，二不塵俗，三不粉澤，四不穿鑿，而性靈純潔，機鋒自然，可稱別開生面之作，當與時吳中〔金陵〕國行梁伯龍、金在衡、庸佐平阡一派，意境飾辭適相反，宜乎至今談藝者，猶稱道不置也。散曲四卷，套數八十有六，為明人散曲集中套曲最多者。小令七十二，不盈一卷。全書乃紹莘生前所自訂，不依宫調排比先後，而以創作之時代為叙，曲前多繫小序，略仿姜堯章之自度曲，曲後復自為評跋，尚不脱明季士夫自相標榜習氣。卷首有雜記十一則，於全書體例略有說明。統觀全書，以佞花惜花祀花之作最多，其所居西佘，花木之盛甲於一郡，集名花影，殆以此歟。

除咏花諸作外，其他精警処亦所在皆是，如解三醒兩闋云，吹不了愁香怨粉，吹不了瘦鉄窮砧，吹不了玉門關上秋鴻影，吹不了曉月津亭，吹不了夜深裙帶双鴛冷，吹不了春暖弓鞋百草連，淒凉景，吹不了柳綿如霧古渡荒城，又云，吹不了紙錢灰冷，吹不了野燒痕青，吹不了酒旗篆篆春江影，吹不了古戍烟横，吹不了人悲客路斜陽艇，吹不了鬼哭沙場夜雨嬌啼淚懷嗄，吹不了子規啼月血遮微醒，生動勁拔，斷非元人濃花渾厚之致，又如合鎸詞全索掛梧桐云，曾經度裏過也，向愁中坐，越是分離越把心腸鎖，沙家事若何，付南柯，不嫁三郎頭不梳，穿使做吞酸忍楚癡兒女，決不似拋冷趣丈夫，非閑可歷遭情劫忒多魔，到如今歡處悲多，却又是悲處歡多，攪亂了相攙和，得華自謂有情可慕，無才可畫，真千古奇文也，惜所作無南北曲，用韻處太雜，不合曲家繩墨，故不能譜為新聲，明末人所輯散曲選集，如太霞新奏彩筆情詞吳騷合編聯聯集，竟不採録隻字，所謂案頭

之曲，而非場上之曲，亦此書之不幸矣，集中所附詩餘，全係明人纖屑巧小之習，無當大雅，予人存而不論可也。

盤谷集十卷 明刻本

明劉廌撰。廌字士端，青田人，誠意伯基之孫。洪武二十四年嗣伯，食祿五百石，明年坐事奪秩歸里。洪武末坐事戍甘肅，赦還。建文、成祖屢徵用之，以奉親守墓力辭。永樂間卒。事蹟附見明史劉基傳。此編詩六卷，文四卷，各以體類次，首有門人同里甘泉生陳谷序文，稱年未三十，膺聖眷襲重爵，已而退居田里，恬然有厭脫富貴之心，卜築西雞山下，名之曰盤谷。日與文人秀士尋幽探勝，寓情山

水，觸物興懷，於詩文見之云云。是廌之遭際亦可哀矣。廌之詩師吳興沈原昭，俊爽有氣格，善觀萬物，故能窮造化之情，文亦高秀婉雅，有乃祖風。此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黑口，雙闌。與北京圖書館藏誠意伯覆瓿集、翊運錄及劉璉自怡集、劉璟易齋稿、海虞陳氏藏誠意伯寫情集版式相合，蓋同時同地所刊。周弘祖古今書刻處州府書版下有盤谷集之目，即此本也。武林丁氏善本書室藏舊抄殘本，僅得其半，亦鄭重題識，以為罕見之秘笈。此本完整無缺，藕紙精印，前後有太原叔子藏書記、王印聞遠、聲弘諸印，知乃孝慈堂故物，愈於丁氏藏本萬萬矣。

雪溪漁唱集抄三卷 清道光刻本

明蘇平撰。平字秉衡，海寧人。永樂二十一年舉賢良方正，不就，放情山水，與弟正暨吳下劉溥、中都湯允勣、西蜀晏鐸、四明王淮、崑山沈愚、戚里王貞慶、洞庭徐震、淮南蔣忠為景泰十才子。事蹟具詳明史文苑傳劉溥傳及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所著雪溪集，焦氏經籍志作六卷，趙維寰寧志備致作雪溪漁唱二集，無卷數，知其書明末已罕見傳本，故談遷海昌外志遂題雪溪集漁唱集，亦以寧志備致而

誤。原本當為十卷，武林丁氏善本書室藏有景泰刻本，計賦十二篇，樂府歌行、古今體詩八百餘首，選之者晏鐸振之，評之者王貞慶善甫，序之者嚴表、陳亞卿，景泰乙亥襄城伯李君更為之序，略謂秉衡兄弟詩源本三百篇、楚辭，以溯漢魏諸子，為詩而先以嵇阮，會以陶謝，引之以陳岑李杜，濟之以高劉韋孟，故所作往往於朴實中求渾厚，清麗中求婉順，借意不借字，所以脫其胎，用於不用句，所以換其骨。此言蓋深得其詩之旨趣。平詩工穩平

實，下開前後七子之先聲。如詠半閒云：夢回白杜家千里，興入黃花酒一瓢。九日與諸公登峽山云：萬里碧天連海迥，兩年秋色倚雲高。泊東湖云：疎燈映竹人家暝，亂荻驚風野渡秋。酬醉雪松泉云：閒庭暮雨林花落，老圃春香藥草肥。皆和平嫻雅，不失為盛世之音。然身遇土木之變，憂時憤世之言，每流露於楮墨間，固非僅以工於詠物稱也。此編乃道光間其十五世孫士本與兄士樞及同里王希一、管庭芬合輯，得詩二百餘首，蔣生沐光煦

骨肉停匀。

廣文為刊於別下齋，版式與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相似，蓋當時單行之本，故不與叢書合刊也。平弟正號雲壑先生，直拔蘭畹先生，其集亦久佚，均輯存其詩附漁唱集後。丁氏善本書室所藏全集缺九十兩卷，丁氏仍以此本所輯錄附於後。然則此本雖非全帙，要亦不可廢也。

西村先生集二十八卷 明鈔本

明史鑑撰。鑑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少受知於徐武功，與吳文定、沈啓南為友。攻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指掌論說，咸中肯綮，而不屑以求一試。成化中，三原王恕巡撫江南，問以百姓利病，疏上其事，恕無不歎服。弘治丙辰卒，得年六十有三。以事跡詳其身世事蹟，具詳郭琇吳江縣志。李公家孫周集其詩文得八卷，嘉靖八年曾孫璧壽諸梓，而以吳寬撰墓表、贈詩為附錄殿焉。四庫全書別集類二十四著錄者是也。此編卷一賦，卷二五古，卷三古樂府，卷四七言歌行，卷五五律，卷六五言排律，卷七五絕，卷八六絕，卷九七律，卷十七言排律，卷十一七絕，卷十二聯句，卷十三詞，卷十四傳，卷十五誄，卷十六祭文，卷十七行狀，卷十八墓誌銘，卷十九墓表，卷二十蓋石文，卷廿一序，卷廿二尺牘，卷二十三記，卷廿四劄子，卷廿五志，卷廿六贊，卷廿七跋考，卷廿八喻議字詞對銘詩文，皆以體類次。每卷前題松陵史鑑明古父著，門人文

徵明閱，雲間陳繼儒醇儒父校，耳孫冊編輯。首有盧襄、周用二序，與八卷本同。周序後又有劉鳳、徐應雷二序，皆作於萬曆之末，謂此編乃先生以孫曰辰伯者所輯。辰伯即劉序之兆斗，其人時代尚在耳孫冊之前。蓋八卷本行世後，此書即有增輯本，輯於以孫辰伯，再輯於耳孫冊，此再輯本也。目錄前有六世孫冊棠輯、八世孫在楷珍藏、九世孫偉重校一行。每冊有溧陽侯爵鄂韓堂印，皆史氏舊印，知乃史氏家藏本。全書皆明時舊鈔，惟序目及卷二十三乃後補，蓋即九世孫編年壽所加入也。王士禛香祖筆記云：吳江門人徐電發寄西村集二十八卷，乃其鄉前輩史鑑所著。此本前後有舊史徐釚菊莊徐氏藏書，購此書甚不易，願子孫勿輕棄諸印。第六冊又有電發手寫列朝詩集小傳一紙，當即香祖筆記所見之本。電發與明古同里，故此書得入其家。菊莊書散，轉輾流歸上海徐渭仁，故卷前又有徐紫珊跋語二則。自明之末季迄於嘉道間，此書蹤跡不離淞滬，然迄未版行，僅在徐紫珊

時有傳錄本入武林丁氏善本書室，寥寥天壤間，未見有第三本，亦明集中一秘笈也，鑑詩名與沈石田相埒，泛畫繫得了無佑啟，散文亦平實典雅，不媿作者，四庫搜要以未見陳繼儒所選足本，故仍以八卷本錄入，今見此本，庶足彌四庫館臣之遺憾矣。

永嘉先生集十二卷 舊鈔本

明張著撰，著字則明，浙江平陽人，徙居常熟，洪武庚戌舉人，授膚施知縣，遷臨江同知，卒於官，得年六十，事蹟具詳廬陵周渠撰傳，此編詩文俱以體類次，卷一五言古詩，卷二七言古詩，卷三長短句，卷四歌行，卷五五言排律，卷六五言律詩，卷七七言律詩，卷八七言絕句，卷九集句，卷十記類，卷十一序類，卷十二雜著，首有宣城監察御史邑人吳訥及宣德三年翰林學士同知制誥泰和王直序

文，知此書乃著子欽收拾於散佚之餘，大理寺正嚴本為之校讎梓行，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按行平闊之式甚古，當即從宣德本錄出也，著詩健麗典雅，諸體俱工，如次李克敏節判見寄韻云，樓船夜夢橫江去，草閣春寒聽雨眠，過荊山云，岩前玉氣成雲去，樹杪嵐光作雨來，次韻送彭貳令云，草徑夜雨回茅短，花巷春寒著蕊遲，次劉治中通川夜泊云，千年社稷俱烟草，八月江關尚鼓鼙等，名辭鍛煉，風格老成，此外古體詩如過綠市與李

克敏陸子善子題雪井龍山歌送碧泉石道士諸作。才情遒拔，往往有奇語。文以居常熟日作為多，和平尔雅，一如其詩。按列朝詩集、明詩綜均称其為永嘉人，此本卷首有周渠撰傳，云寧自號永嘉子，故人称永嘉先生，世居溫之平陽，至正間遊學至姑蘇之琴川，兵梗弗克歸，遂占籍焉。牧齋、竹垞未见此集，因误称永嘉人，則此书之罕見，从可知矣。

西郊笑端集一卷 明成化刻本

明董紀撰。紀字良史，以字行，更字述夫，上海人。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對策稱旨，授江西按察僉事。此編首有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國史總裁官直文華殿華亭錢溥及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主事郡以生張弼序文，後有門人周鼎及鼎子光祿寺少卿庠跋序，題松江董良史著，後學周庠校刊。蓋庠之父鼎曾受業於良史，鼎以其父遷戍大寧，遂及四十年歸鄉，而良史已先卒，輾轉訪得其集，至成化十年，鼎子庠遵其父遺命始為之版行，即此本也。四庫全書別集類二十二著錄本，亦當自此本出，然前後序跋俱已刪去，自第七十一葉耕隱為黃彥正一詩以下割裂為第二卷，於是原書之廬山真面盡失。此本與庫本互勘，不特句字有時訛奪，即篇什亦不盡相合。如庫本卷一第一百四十二葉次韻陸宅之雪中見示詩後，此本有立春黃楊重厄閏五言律詩一首，庫本無之，疑所據底本已除轉錄成化刻本（花多作誤），非真成化本也。乃四庫提要力詆朱彝尊未

及見原書，僅據顧良《大雅集》所選錄入《明詩綜》，不知其所據本亦未得原書之真，可謂五十步百步之見矣。良史古今体詩閒整流利，殊有别趣。少時与楊廉夫、錢惟善、陸宅之、陶南邨遨遊松江三泖閒，故詩古文亦較以大進，而格調閒雅，尤近南村。樂府如四時辞、織布詞、採桑曲、拜月詞、烏夜啼、望夫石諸闋，並音節和粹，氣势高古，讀之娓娓悅聽。乃提要徵其骨格不高，亦一隅之見也。

博趣齋稿二十三卷 明嘉靖刻本

明王雲鳳撰。雲鳳字應韶，號虎谷，遼州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中。以劾太監李廣誣下獄，謫陝州知州，遷陝西提學副使，歷山東按察使，召為國子祭酒，以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不知何時何地所刊，前後無序跋，諸卷首尾蟬聯，不自為起訖。以刊工體勢及卷中紀事迄於正德之末證之，當刊於嘉靖間也。計古今體詩十一卷，雜文十二卷，均以體裁

次。詩氣勢雄邁，有蒼莽渾厚之致，如「洮水南分羌部落，鉄城西控漢山川」，「日月崖寒晴作雨，玉泉陰寂午如曛」，「曉色遥開秦疾樹，晴光忽起霸陵烟」，「天連瀚海雲常慘，風起龍沙宍自愁」，皆清俊可誦，得意處未嘗不追踪古人。文以居鄉日所作為多，徵文存獻，有裨實學。今所傳《和順志》簡陋不完，得此書可備輶軒之採。致雲鳳以疏權奸劉瑾罷，起為國子祭酒，嘗請瑾臨太學，如魚朝恩故事，復請校刻瑾近行法例，永俾遵守，晚節不勁，其行誼本無

足稱，乃弘正間與喬吉、王瓊並稱河東三鳳。文采
風流，雪風似出在晋溪、白巖之上，所謂孔雀有毒，文
采斐然，其雪風之謂歟。卷中遂州孝子節婦記，亦
謂巨姦劉瑾賣官鬻獄，則瑾事敗後，雪風亦頗知
悔禍，固未可一概論也。千頃堂書目載此書外，又
有虎谷集二十一卷，蓋已佚矣。

祝氏集略三十卷 明嘉靖刻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弘治壬
子舉人，除興寧知縣，遷應天通判，卒。事蹟具詳明
史本傳。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祝氏集略三十卷、
懷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明史藝文志仍之。本
傳則稱詩文集六十卷，蓋誤併集略與懷星堂集
為一書，非別有一全集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
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擲綵、
玉期等集，實即千頃目所謂小集七卷，今俱無傳

本。得傳者僅集略與四庫全書別集類二十四著
錄之懷星堂集而已。集略為類十有二，曰騷賦，曰
樂府，曰古調，曰歌行，曰近體，曰古體，曰論議，曰書
牘，曰碑版，曰傳志，曰紀敘，曰外教，乃允明生前所
芟定，詩餘、套數、小令之屬，均被刪落不存。嘉靖丁
巳，眉山張景賢來撫三吳，為捐資刊行，距允明之
卒已三十年矣。允明為文，芳腴融於心，極雕繢暢
於辭，鋒取無竭，源叩有餘響，以同時同郡諸賢擬
之，有楊儀曹之博學，都太僕之沖澹，徐迪功之俊

婉，唐子畏之縱誕，而允明具得之。詩亦不事摹擬，自饒香色，骨格遒勁，如觀六法。吳趨、春陽曲、春遊虎邱、贈承心諸作，皆先體幽蒨，別成蹊徑。四庫全書提要謂為才人之作，洵非虛美。惜當時館臣僅見萬曆初所刊之懷星堂集，不及見此初刊本，至可憾也。

觀樂生詩集五卷 明成化刻本

明許繼撰。繼字士修，寧海人。洪武初官至台州訓導。洪武十七年卒，得年三十有七。事蹟具詳方孝孺撰傳。此編計古詩四卷，律詩絕句一卷，末有洪武十一年王璞撰宜耕軒記，宜耕軒者，繼隱居之所也。並方孝孺撰傳、墓銘及祭文合為附錄一卷殿焉。繼嘗謂吾於天得可樂者五：樂天之朗潔纖滓不留，樂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樂霞之舒斂、雲之變幻，樂海之深博浩漫、渊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是謂五樂，為詩九章以道其所樂，因自號觀樂生。蓋有古逸民之風焉。繼所作詩，以五古詩為最勝，清麗有則，得三謝之遺意。詩嘗傳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見而歎賞，以為不愧古之賢哲；方孝孺於繼交誼最篤，嘗評其詩曰：溫厚和平，歸乎正理，清雅俊潔，出乎天趣，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洵非虛譽。蓋繼胸懷高曠，非徒摹擬，故於朱明初葉獨為浙東詩壇冠冕，非偶然也。繼既卒，同邑林昇為輯其詩，里人王頤及其

弟暎為雋工刻於家塾，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の明重刻本，傳世之罕，有如星鳳，卷末有明茅仲清刊一行，亦四明范氏天一閣故物也。四庫全書既不收，朱彝尊明詩綜亦但據選集摘錄數首，此蓋五百年來僅存之秘帙，若談其書者不重其為人，固非以書之罕見為尚也。

射陽先生存稿四卷 明萬曆刻本

明吳承恩撰。承恩字汝忠，淮安山陽人，官至長興縣丞，事蹟具詳康熙淮安府志文苑傳。此編卷一為騷賦詩詞，卷二為序文，卷三為論贊雜著誌銘跋附之屬，卷四為障詞詩餘。首有萬曆庚寅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及南新市人李維楨序文。承恩卒後凡數十年，其友人陸遠收其遺文刊之，即此本也。其書傳世至罕見，此本林舊藏清內府昭仁殿，近始有故宮活字印本，蓋以承恩曾纂西遊記唐三藏小說，至今膾炙人口，故並其集亦珍之如拱璧，好事者為之重刊，非以人重也。攷嘉隆之際，雅道大興，前後七子興會飆舉，海內翕然宗之，然擬之者類皆其風尖之粗厲，其枝尖之拘攣。承恩與七子中徐子與中行最善，往還唱和最稔，然其所作詩獨與七子異趣，拾洞花盃，率元白之間，出於自然，而不染於色澤。郭麐靈芬館詩話謂射陽詩筆清而不傳，讀而能高，舉其集中對酒寒心似空山，閒趁家雲集前雲乍飛去，後已連翩入齋居，窗午花氣搖，林陰

鳥聲樂、及秋興河漢、白榆秋歷歷、江湖玄鳥晚飛飛為例，可稱具眼。惜卷末陳詞太多，連篇累牘，皆無謂酬應之作。然此乃編者之過，亟宜刪去者也。承恩於詩餘所作，雖僅五十餘闋，而無不清婉悅麗，在明詞中允推上乘。觀其自撰花草新編序文，知嘗蒐諸家本集，益以選本，上溯開元，下迄至正，以廣花間、草堂所未備，其意倖製頗似陳耀文之花草粹編。疑粹編即據承恩舊稿增益而成。今粹編行而新編久佚，殊令人爲之悵惘已。

剪綵集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張之象撰。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松江華亭人。以太學生入貲，授浙江按察司知事。事蹟附見明史文徵明傳。此編首有嘉靖己酉同邑何良俊序文，卷後有弟子程衛道校刊一行。皆擬古詩也。上卷擬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下卷擬漢魏樂府歌辭七十首。曰剪者，託意倖裁；曰綵者，取喻菁藻。故以剪綵名集。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均作剪綃集，蓋字之誤也。諸作如君馬黃、有所思、雉子斑、臨高臺及嵇中散言志、阮步兵詠懷、張黃門苦雨、陸平原羈宦、左記室詠史、劉太尉傷亂、顏特進侍宴、謝臨川遊山，無不清麗婉約，綜錯紛披。惜辭多填砌，殊少別裁，是其所短耳。何序有駿骨犹存，寧無伯樂；雅音獨奏，豈乏鍾期等語，則未免阿其所好矣。千頃堂書目載之象別有翔鴻、驟鶯、避暑、題橋、猗蘭、擊轅、佩劍、林棲、隱仙、秀林新草等集，似與此集皆當時別出單行者。此為天一閣故物，僅而獲存。其他諸集，久已無可蹤跡，殊令人有窺豹一斑

之憾已。

唐伯虎集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唐寅撰。寅字子畏，又字伯虎，吳縣人。弘治戊午舉人，坐事下獄，放歸。嘗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群類，青溪倪公見之，亟称才子。及後棄落之餘，益任放誕，託興歌謠，殉情體物，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其詩如乞兒唱蓮花落。然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斯言實得其詩之神髓。事蹟具詳顧璘國寶新編及吳縣志本傳。此編刊於嘉靖甲午，首有胥台山人袁袠序文，知此書實即袁袠所輯刻，

為本書第一刻本，所收詩文皆鉥心絕品，故卷帙既寥寥也。計古今體詩釐為五類，曰樂府，曰遊宴，各得十有二首；曰贈送，曰詠懷，各得三首；曰傷悼，得二首。詩以為賦，得二首，一曰嬌女賦，二曰金粉福地賦。其文已闕，徒存其名而已。賦後為書序誌銘碑碣文，得十有五首。至所作雜体俳體詩及詩餘套數小令之屬，俱棄而不錄。厥後萬歷甲寅，邑人何大成再輯其詩文為二十二卷。清嘉慶間，長沙族裔唐伯寬又合輯其詩文詞曲為內外集並

及其制藝畫譜如以此編校之繁簡工拙之殊不啻天壤然自唐本行而吴本微吴本行而此本益微唐仲冕輯全書時未及見此本其傳本之希罕固不自今日始矣此為四明范氏天一閣故物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紙墨精湛觸手如新尚是最初印本寅以才藝傾動三吴流風餘韻至今猶膾炙人口此雖戔戔小冊安得不以球璧視之固非以其罕見為重也

狀元任先生遺稿二卷 明正德刻本

原書不著撰人名字僅知其為任姓而已題按察司副使江左張琮編輯監察御史郡人曹璘校正首有正德乙亥湖廣按察司僉事慈谿歐英序文後有正德辛未矩菴居士江東陳鎬後序陳跋但云洪武戊辰狀元任先生官至禮部尚書奉使安南云云案明史吴伯宗傳云襄陽任亨泰亦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一以禮部尚書使安南致二十一年歲次戊辰則是集即亨泰所撰也正德

乙亥慈谿歐英得此集於其五世孫鼎特刊之郡庠卷上計古詩一首七言絶句十五首五言律八首孫六首卷下七言律三十一首大半皆旅居桂林龍州及奉使安南日作詩格平庸亦了無新意半葉七行行僅十四字字大如錢觸紙初印天一閣范氏故物亦稀見之秘帙矣千頃堂書目載任亨泰狀元遺稿二卷以之建文中實非其次亨泰事蹟又載黃瑜雙槐歲鈔云亨泰寵遇特隆有旨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每召建議即備手詔書

襄陽任丙不名，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兼修撰，已而擢禮部尚書，泰伏文趾以選監察御史，是書泰聖春之陞，實非吳伯宗所及，乃集中各詩文離碎碎，出人意外，明祖之無識於此可知矣。

振秀集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嚴嵩撰。嵩字惟中，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累官禮部尚書、少師、武英殿大學士，事蹟具詳明史姦臣傳。此編題鷺沙孫偉、成都楊慎評點，長洲皇甫汸、句吳顧起綸選編，首有嘉靖甲寅楊慎、皇甫汸及嘉靖乙卯顧起綸序文，目錄下又有丙辰春日後學顧起綸重編於梁谿之奇字館二行。丙辰為嘉靖三十五年，時嵩正秉國大政，聲勢喧赫，起綸以年家子得侍教於墨坡，因承嵩旨意，據鈐山直廬全書選選為此集，以怙寵邀恩。初選此集時，起綸方官於滇南，越一歲，攜歸梁谿刊之，故云重編也。起綸與楊升庵有舊，升庵嘗選鈐山堂集刊之滇中，同時皇甫汸亦嘗選嵩詩鐫板於廬州，蓋至此選詩之役，凡三更端矣。集名振秀，用陸平原詩夕秀於未振賦語，稍後嵩事敗，此書版亦斷滅，故至今論鈐山堂詩者已無人能舉此書矣。此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初印還精，刊工極有法度，與奇字齋所刊王右丞詩集，紙墨殊

無二致，乃四明范氏故物，世殆無第二本也。平心論之，嵩所作詩沖淡和平，尤禾朗徠，在韋沈張李之間。正嘉之際，無与抗者。顧序謂繁絃九變，聞復殊稀，華木千章，擬秀不易，固非過譽。惜乎怙寵擅權，卒至身敗名裂，因嵩之不幸，也亦此書之不幸也。

見素詩集十四卷 明嘉靖刻本

明林俊撰。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以事下獄，謫姚州判官，遷南刑部員外，擢雲南按察副使，進按察使，改湖廣，引疾歸。起廣東布政使，不赴，起僉都御史，督操江，改巡撫江西，進右副都御史，改四川，遷右都御史，致仕，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加太子太保，致仕，卒。隆慶初，進贈貞肅，事蹟具詳明史本傳。俊有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四庫全書別集類二十四已著錄。按安謂王雲鳳續集序稱俊原有詩集十四卷，此本無之，別有西征集，亦不以詩為一集，是乾隆間館臣但見文集，實未見此書也。此爲俊生前所自編，不以體數次，初刻於正德己卯，參錫卯安序之，乃俊之伯子達所刻，再刻於嘉靖壬申，俊族侄有年為之跋，謂公手自鄭山齋岳韓公之詩，此本所序与有年之跋俱存，當係嘉靖重編本矣。俊夙好吟詠，大篇短章，傳播宇內，宦遊四十年，所至多不有詩。楊石淙一清謂詩宗唐杜，晚乃

出入黄山谷陳無己間初祀之若有隐澀讀久而咀嚼愈覺有餘味斯言也可謂得俊詩之神髓王世貞藝苑卮言則稱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乃痴重蓋俊所作絕無臺閣之音與七子格調異趣弇州門户之見甚深故對之有微詞寔非篤論也

升菴南中集七卷 明嘉靖刻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新都人大學士廷和子正德辛未第一人及第授修撰以議禮杖謫永昌天啓初追謚文憲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首有永昌張含蒙化朱光霽及嘉靖丁卯正月進郡薛蕙序文後有嘉靖丁酉南充王廷山序各卷葉數蟬連不自為起訖古今體詩雜列皆慎謫居永昌日所作初刊於永昌永昌友人張愈光合序之輾轉為薛西原所見歎為傑構因囑南充友人王南岷廷再刊於亳州官舍此亳州本也升菴以博學洽聞名冠一代其詩如錦城雲棧險怪高峻不可方物有時亦清新綺縟擷六代之菁英漁洋山人於香祖筆記謂明詩至升菴真以六朝之才而兼六朝之學者洵非虛譽如此編所收恩遣戍滇紀行離思行采蘭引結交引滇海曲刺桐花引惡氣行伏枕引懷音篇題射虎圖江干行流螢篇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歌烏磔歌華燭引梅花引珠簇曲無不於繁蔚中見精警穠麗中見充與信乎才人

之筆、可以奪天工窮造化、非王李之徒所能同日語矣、此為天一閣遺物、字體完博、楮色蒼潔、不得以尋常嘉靖刻本等閒視之也。

升庵南中續集四卷 明嘉靖刻本

明楊慎撰、此編首有嘉靖庚戌中秋永昌張含及嘉靖己酉冬十一月鈍庵王廷表序文古今体詩雜例、亦升庵謫居永昌日所作、升庵未第時、詩名藉藉、振動海内、以議禮忤旨、遣謫滇南、益老益工、入玄入妙、不啻杜老夔州東坡惠州之作也、升庵謫居於滇者垂三十年、比之東坡自元豐己未至元豐庚辰者、殆過其期、而安之若素、絕無怨懟、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升庵之懷抱可知也、集中諸作逸藻收騰、雕文霞蔚、縟情靡麗、世多甚巴如寄文徵明兼向訊姜夢賓云、扇頭雲樹接山翠、隱子烟花動海湖、好過時川瑩、草否、三遊空結夢中期、一結尤令人神往、晉游絕句如題詠史桐梓驛題閑昉瓊枝夜醉圖、則子夜四時未足擬其工、徽以外長篇如叅龍坑飛越峯天馬歌感秋題秋江遠眺圖贈李中溪題畢生霄正蒼山奇石屏歌題千山紅樹圖必神樓曲陽關圖引風流蘊藉、字字天成、然有時斷入老蒼、已近東坡浩

翁一派，實風會使然也。此本乃天一閣故物，尚是嘉靖間永昌初刻本，筆勢飛舞，蓋據手蹟上版，尤可寶矣。

閒風館詩集二十二卷 明崇禎刻本

明馬朴撰。朴字敦若，同州人，萬曆丙子舉人，授景州守，補易州，擢襄陽知府，遷雲南監察御史，事蹟具詳康熙同州府志列傳。此編凡古體詩一卷，四言古詩三卷，雜體詩一卷，五言律詩五卷，七言律詩五卷，五言排律、五言絕句、六言絕句各一卷，七言絕句二卷，而以詩餘二卷殿焉。卷首有崇禎癸酉渭上年家子南居益序文，案秦關以西以文章世其家者，首推馮翊馬氏，朴從祖文莊公自強，以父符卿公協，俱以德業知名海內，朴少沐祖澤，即以牖民濟世之術為務，擢襄陽守時，積穀備荒，倉庾充實，革樊襄泥化雜稅，一時稱循吏焉，作詩獄僕，驅鞭下逮開元大曆，作者不具法無不合，及乖老歸隱於沙苑之寄園，擁宅藏圖書，而吟咏日富，自康對山、王渼陂以降，關中風雅直衰，振衰起聲，推朴是賴，讀集中惆哭詩、抹蘭曲諸詞，可以見其詩之工矣。詩餘以小令居多，鍊字琢句，未臻化境，末有對玉環帶清江引之闋，以散曲攙入詩餘，固明

人通病也同州志藝文摘朴著有詩集二十二卷文集三十六卷四六雕蟲三十一卷同州志十八卷日有近言六卷名向九卷寄園漫課四卷漫字四卷先師祀典考四卷人鑑編八卷今同州志及四六雕蟲世尚有傳本餘皆不傳此本詩存而文已佚今人有窺豹一斑之憾矣

乾初先生遺集四十九卷 抄本

明陳確撰確字乾初又字非元號確夫又號乾初初名道永海寧人諸生少時見知於同邑許令典目為任道器後與祝開美開遊蕺山劉氏之門奉慎獨之教乙酉後靜修山中幾二十年不入城市事蹟具詳吳騫撰年譜雪堂書刻本此編計文集為卷十八凡書四卷論一卷議二卷記二卷序一卷說一卷傳一卷祭文墓誌銘二卷題跋贊頌解詞引揭疏啓問一卷東牘一卷告後社約一卷雜

著一卷詩集為卷十二凡四言詩一卷五言古詩二卷七言古詩一卷五言律詩二卷七言律詩三卷五言排律一卷七言排律一卷七言絶句一卷別集為卷十九凡辰夏雜言一卷瞽言四卷葬書四卷俗誤辨一卷叢桂堂家約一卷補新婦譜一卷先世遺事紀略一卷講義二卷大學辨四卷末首又有竹節冠像贈言本傳墓誌銘陳氏家傳訂明世系年表遺事外編蓋附録也此確手自其族孫敬璋所轉之本先是確与世族孫鱣故輯遺集

未刻。敬陵出，始據同邑吳氏拜經樓藏文集一冊、
詩卷二冊及族孫錦藏文集七冊合之，遂成完書，
參校手錄。繕寫七寒暑始成。是編其中雜著補新
婦譜，蓋補陸麗京新婦譜所未備。大學辨則朱氏
經義攷作一卷。拜經樓吳氏藏本目蓋節錄之
本，此作四卷，乃完書也。其略曰：論語二十篇於易
書詩禮三致意焉，而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於深
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為聖經者，而程
氏始目為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

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且為之補傳，以絕無證據
之言強以為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即其篇中兩引
夫子之言，則自聽訟而外，皆非夫子之言，乃
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
之言可知，乃自漢至宋，並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
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云云。其說發前
人所未發，一時聞者皆駭，交相詆毀，張楊園與吳
裒仲書云：乾初大學之辨，竊以為疑非孔曾親校
之書則可，謂非聖人之學之所傳則不可。是楊園

亦無以難之矣。確之勇於疑古，固不在元之王柏
明之梅鷟下也。確詩格律清老，秀逸蕭散，陶杜
者，文多闡明蕺山之教，與楊園甬上異曲同工。顧
全書迄未刊版。光緒間同邑羊復禮定庵手輯，僅
搜得詩文數十首刊之。以視此本，判若霄壤矣。此
本版心下記楷味齋錄本六字，卷端有朱筆校
字，舊藏武林丁氏，今不知何往矣。

誠齋新錄一卷 明嘉靖刻本

明朱有燉撰。有燉為周定王長子，太祖孫。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薨。事蹟具詳朱謀㙔藩獻記。此編古今體詩雜文雜俎，前後無序跋，名曰新錄。蓋晚年之作，次刊版當在誠齋錄及牡丹等百詠行世之後矣。萬曆中周王崇易道人重刊誠齋詩集，而不及此錄。錢牧齋輯歷朝詩集時，所見誠齋著述最多，獨於此錄不收隻字，殆亦罕傳未見之故也。錄中聯句如萬竈炊煙凝暮紫，滿林霜葉映秋黃；玉節乍收梅子雨，騶軺又戴杏花風；宿雨乍晴松露濕，午風初定柳陰涼；自咲術醫無酒債，只因卧病省花錢，皆佳。此外竹枝歌、柳枝歌諸絕句，無不色麗音婉，不愧旗亭絕唱。雜文書懶齋卷醫術不足學說，雖雜黃老之術。詩如書樓霞亭亦有仙掌有雲心似永，道身無夢眼生花，要知參內空兒寶，豈在爐中九轉砂之句，蓋明初宗藩多奉道家言為主，自寧王亦未能免俗，其所撰雜劇亦多神仙本事，其理亦猶此矣。

歡橦稿四卷 明隆慶刻本

明吳敏道撰。敏道字曰南，別號南華，又號射陽畸人，寶應人。有孝行，以布衣終。事蹟具詳友人蕭如薰撰傳及寶應志人物傳。此編凡賦一卷，古今體詩三卷，首有隆慶四年知寶應縣事楚蘄湯一賢及知鹽城縣事閩中師道立序。文敏道自曾大父以降，俱有篤行，少承祖澤，喜藏圖籍，與道奉母數十年如一日，素性恬澹，介介不苟，生平足跡不履公侯之門，縉紳士大夫多造訪其廬，輒避不延接。邑人咸稱之曰吳孝子，又謂之吳節士，蓋有古逸民之風焉。序嘗以吟詠自遣，老而彌篤。所作古詩超脫凡近，得意處未嘗不追蹤古人，近體亦樸野真率，不失山林氣味。末附一斛珠、減字木蘭花、浪淘沙、醜奴兒令、上西樓、偷聲木蘭花五闋，格調塵下，未稱厥體，蓋興到時偶一為之，未可執此以繩其詩概論也。此本前後有燕越胡茨邨氏藏書印及是書曾藏閔元亮家二印，又有周氏跋語，楷僅尾題十數字為識耳。敏道尚有歡橦續稿十卷，亦有詩無文刻。

於萬曆之季尚在此集之後武林丁氏舊有一帙
~~不知今闕十而有也今在~~今不知何往矣

陳庶常遺集四卷 明崇禎刻本

明陳萬言撰萬言初字孟諤後字居一號鈃山先世松陵人後徙嘉禾遂隸籍秀水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及授官而卒事蹟具詳王起隆撰傳此編卷一為古今體詩卷二為序引跋文卷三為傳記行狀卷四為館課論議首有崇禎辛未邑人李日華崇禎庚午潛初子岳元聲及王起隆序文卷末附王起隆等所作荐陳庶常鄉賢呈文及陳庶常入鄉賢祠祭文起隆與萬言相友善萬言彌留時屬起隆與洪慶之為裒次其集起隆因搜未備於萬言之季弟述于許後得一賦一論雜文十餘篇詮成四卷而授之同邑高氏采蒐付諸梓距萬言之卒已近十年矣是此集之得刊布實起隆一人力也萬言詩有縱橫排奡之氣而失之粗厲然亦間有佳句如新築樣宮云祇學元龍狂對客可輸靈運以生天送林侍御出按中都云河淮北渡澄千里風雨朝看護二陵雖收閎壯闊仍不脫七子窠臼此外與洪慶之同遇郎

中云、未能忘涕淚、邊塞滿兵戈、庚申元日云、邊戈未偃勞邊戍、滿洞初開宥直臣、贈董玄宰云、禹鼎格神姦魍魎、犧未藏萬里叩天閽、天高不可望、嗟有弦外之音、使萬言所得享高年、必當為國蓋臣、可於此訣之矣、雜文亦尚安適、而乏警策語、萬言有文在堂集、錦園集、謙九堂續集、兕玉起隆撰傳、擬菊（及升）頃堂書目、似刊此集時已不可得見、盍徒（今人）武名而已、亦萬言之不幸矣、

片玉齋存稿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丁元復撰、元復字玉陽、一字應陽、長洲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浙江參議、此編詩部文部各一卷、俱以體類次、計詩部古風四首、排律十一首、五言律三十九首、七言律八十九首、絶句四首、文部計疏一首、序七首、記一首、告文一首、像贊五首、墓誌銘四首、墓表一首、祭文十首、首有壬子仲秋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知制誥經筵總裁年弟申時行序文、

壬子為萬曆四十年、知此乃萬曆刻本也、時行與元復同舉賢書、先後成進士、後元復先卒、元復之子肇亨裒次其集、請序於時行、時行因為文弁其首、以寄山陽夜笛之思、極贊對道其文章之得失、非偶然也、元復詩宗七子、典綺靡治逸之音、而出之以自然、如歲暮偕陳山人集雙塔上人房云、塔影掛天碧、暈花映席紅、贈錢少宰云、雲深花是宅、溪隱筆為田、皆雋婉可誦、文以酬應之作為多、冗長腐俗、無足觀者、千頃堂書目、乾隆蘇州府志俱

著於錄，先吉絕筆也，此為明崇禎間戶部尚書淄川畢自嚴故物，有印記可證，尤可寶矣。

白門草二卷 明崇禎刻本

明丁肇亨撰。肇亨字茂嘉，長洲人，元復子。此編首有崇禎庚午國子監司業經筵日講官陳仁錫及崇禎壬申閩觀察使申紹芳序文。上卷為五七言律絕詩，下卷為五言排律及序記啓祭文之屬，俱以體類次。肇亨八上春官，終困棘寺，一種牢愁不平之氣，悉託之於詩。撲塞北之風烟，吐江南之靡藻，宜其詩之工矣。如夜卧聞鐘云：蘿月侵窗白，松風撼帳寒。元宵以一日放花張戲云：月掛枝頭冷，夜從煙裏鮮。雪中步入收堂見梅花云：人冷同花寂，堂虛帶雪來。俱清麗婉約，可備一格。然祭文書啓，大率寅中代友之作，通篇駢四儷六，讀之味同嚼蠟。蓋當時風氣如此，不足為肇亨詬病也。

吳日千先生文集不分卷 舊抄本

明吳騏撰。騏字日千，華亭人。諸生。遭遇鼎革，棄衣中，遯跡山中不出。事蹟具載松江府志人物傳。此編所收皆雜文。上冊為賦、序、論、議、書、啓，下冊為墓銘、祭文、題跋、贊、傳，而以延陵詩話殿焉。騏詩文皆工，詩宗郭島，為司業陳眉公所激賞。文亦渾厚質練，得兩漢遺範。晚歲於鄉邦史事，頗有所致力，所作張東海阿巖廷表 正 王建昌 域 何職方厚 全天石 是瀛 沈蓮台蘗高士 志楷 計嬰庵 南陽沈弘濟 樽莊思來徵 朱若始 洛許氏傳，翔雅篤實，紹述先正遺言懿行，自何三長撰雲間志略以來，未能或之先也。舉凡孝子賢婦孤臣孽子，無不甄錄，可備他日輶軒之採。松江府志得其詩曰等有騏飲集八卷，未嘗及其為文。此為其文集，題曰鐘龍，不著卷帙，蓋後人以稿本迻錄，前後無序跋。有燕庭劉氏喜海及長蔭閣藏書印諸印。卷首有劉燕庭手跋一則，尚是百餘年前舊帙，世無刊本，可與所寫常所編騏詩尚說之也，猶惜騏飲集久佚，無由與此集合觀，是為憾耳。

王梧湖遺集二卷 明抄本

明王梅撰。梅字時魁，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事蹟具詳乾隆平湖縣志文苑傳。此編凡賦頌各一首，四言古詩一首，五言古詩三十三首，七言古詩十八首，五言律詩七十二首，七言律詩三十三首，五言絶句十七首，七言絶句二十九首，雜著十四首。首有嘉靖癸卯奉政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太倉陳如綸序，文後有知太倉州事前工科給事中同邑馮汝弼後序。

初梅官刑部主事時，建昌侯張延齡下獄，同官張椿以戚畹故，不令入重獄，代者踵襲寬假，事發，梅受廷杖，謫判滁州而殁。梅才氣豪上，立志為文章，與同邑馮汝弼、俞洛伯終日論難，至忘寢廢食。卒，以遺稿汝弼守太倉時為之刊行。此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即從刊本迻錄，乃四明范氏天一閣故物。知在明季刊本已罕見，故范侍郎不憚煩瑣，為之傳録也。其詩雕琢既工，模擬渾成，謫居滁州日，倘佯瑯琊諸勝處，意興所適，發為詩歌，如遊醉翁亭詩云：歐穎湘漂宦，多人間獨醒，風流滁太守，千古醉翁名。谷鳥聲相應，岩花發更明，一杯誰與晤，無限昔賢情。又瑯琊寺懷古云：野鶴巢桂闕，山藤罥羅衣，古戍巃嵸出，叢林唄梵稀，還疑來帝子，草木映連旂。皆寓情象外，氣格高古，此外流連光景，唏噓聖代，亦不乏佳什，漢怨唐愁，溢於言表，齎志以終，而可哀矣。

東軒集選一卷補遺三卷 武林先哲遺書本

明聶大年撰。大年字壽卿，江西臨川人。宣德末由經明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諭。景泰六年朝廷有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以病不起，卒於京師旅舍。事蹟具詳同治臨川縣志文苑傳。大年襟懷坦率，有清才，文章流麗，動人詩亦俊逸無二，而灑翰得李北海遺意，為世珍秘。臨川志載其所著水竹居文集四十卷，又東軒集不詳卷數，為門人懷安令施昂梓於官舍，福州守陳勉之又刻之，然志中藝文無一篇及之，知同治修志時實未見原書。此編從明人寫本遂刻，有詩無文，詩則各體俱備，未知何人所選，窺豹一斑，殊令人有遺憾矣。錢塘丁立識從成化杭州府志、康熙杭州府志、安素軒石刻、湖山便覽、列朝詩集、西湖志、香雪林集、西湖遊覽志餘、虎跑寺志、仁和縣志、錢塘縣志、明賢墨華、湘管齋寓賞後編等書，搜得詩四十二首、詞十首、雜著四首，又掇拾舊聞為附錄一卷，蓋立識有慕於大年之學行，故不辭勞悴為之輯錄，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耳。大年詩絕句最有韻致，如禪樂堂云：靜掃白雲無客到，不知薝蔔又開花。畫山水云：一曲滄浪歸去晚，遠山横黛夕陽多。題畫扇云：東門尚有閒田地，千載無人識故侯。題王牧之梅云：新樣越箋三萬幅，題詩大半為梅花。題高宗遺墨云：惆悵彩雲飛已盡，至今遺恨滿西湖。無情俊婉約，比擬馮洪闌亞天碧堂，實遠勝矣。

王節愍公遺集二卷附錄一卷 武林先哲遺書本

明王道焜撰。道焜字昭平，錢唐人，以天啓元年舉於鄉。崇禎時為南平知縣，遷南雄同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為請，詔改邵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勦兼施，境內底定。莊烈帝破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方待命而都城陷，微服南還。及杭州失守，遂投繯死。乾隆四十一年賜謚節愍。事蹟俱詳吳農祥撰傳。此編上卷為序三首，家書寄內三首，遺囑一首，絕命詩

一首。卷下為拈屏語六十則。附錄則載翁以明、章撫功、陳魚撰小傳，及同邑古王晫、陸堦、毛先舒、高兆、林璐、王煒、徐逢吉、李發枝、翁嵩年、虞嗣集、鄭晉、陳焯、應揭、潘吳山、濤等撰書遺囑卷子詩文。道焜嘗與友人趙如源輯春秋左傳合注，凡左氏所錯出而互異者，臆而舉之，前賢所評注而專義者，薈而撮之，不愧為讀左之津筏、衛左之金湯。四庫全書春秋類已著於錄，其自序亦載入集中。道焜為學務有恒，律己尚實踐。其所作拈屏語，一則曰不

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足者博聞。再則曰論名節則緩急之事小，較生死則名節之論微。三則曰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其絕命詩亦有自惜節義於今盡，略趁清風伴采薇之句，味此數語，可以見其人之風尚矣。

江上庵遺集八卷 清初刻本

明江天一撰。天一字文石，歙縣人，世居寒江村，人稱寒江先生，年三十六始補郡弟子員。清兵下南京，與同郡太史金聲舉義被執，不屈，與聲同斬於市。事蹟具詳寧都魏禧撰傳。天一卒后，有門人洪祚永字卜公守其遺稿，前後手鈔凡三過，若而且死，以江先生文未得流傳為憾，屬其子毓健世守藏之。邑人黃琯、方態等三十二人聞風興起，釀金飲助為付於梓，永豐湯來賀序之。此編版心下方有祭書艸堂珍藏字樣者是也。全書凡序十七首，記五首，銘二首，疏一首，辯一首，論五首，傳十四首，書二十三首，壽序十首，祭文九首，雜著三十八首，引四首，說七首，銘一首，篇二首，題跋十四首。而以方態、鮑禧、龔翰撰傳及弟天表撰感義扶表記、曹鳴遠撰像贊為附錄殿焉。天一教授淮陰時，擬上疏表割肝之孝婦，及鳳督馬士英縱流寇為黔兵以擅殺文致徽郡吏民之罪，則為上書於南大司馬史可法，又赴闕叩天以白其冤，其后將及於難，猶作家書慰其母弟，慷慨談笑，受刃於金陵城下，其蔽氣正性烈烈千秋，故其發為文章，亦勃勃鬱鬱有生色，浮溢於楮墨間。方之前代，則金正希不啻文文山後生，而天一之節烈，則過於林霽山、王炎午。讀其文如見其人，誠足以勵末俗而風百世矣。

留夷館集四卷 明萬曆刻本

明鄒渼撰。渼字遠遊，建昌新城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浦江知縣，改秀水、內黃，徵授御史，出為山東副使，改浙江，進參政，還山東按察使，歷昌平道、通州兵備道，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以忤魏閹遣戍鎮遠，崇禎初放還，事蹟具詳新城縣志人物傳。此編古今體詩俱備，不以體製類次，首有萬曆戊申自序，略云：十歲喜誦唐人詩，年十五始學詩，生長寒素，衣食多累，三十成進士，州縣徒勞，郎館荒僻，謝絕人徒，遂將毛詩、楚騷，下逮三唐，重閱一過，神明默識，霍然恰汗，乃知我明諸公之學古人，都在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李既厭，流派多別，隨聲逐響，實繁有徒，孝豐吳稼竳詞林老宿，見楚人而大恍，悉棄其學而學焉，予厲聲訶禁乃已云云。當王李末流，楚人崛起之會，渼以一手一足之烈，欲箴砭兩家之病，而集古人之長，其志尚可謂大矣。然觀其所造，體格豐縟，音節繁縟，長篇敘事詩如奉贈少保李于田一百三十六韻、感不磷過訪酒間談及舊遊悵然有贈、歌贈顧元城、元宵篇、宿功德寺一百韻、丁未生日述懷八百字、燈市篇六十韻，多不極意鋪陳，惻惻動人，而持擇未得其要旨，近體亦微嫌繁濃，未能方軌先正，然愈於楚人之味者多矣。集中有落花詩三十三首，情氣淡源，藻有餘馥，得次山、香山遺意，可稱上乘之作。渼所著詩集名目不一，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有大旭山房集，千頃堂書目有南中、紅泉、芙蓉樓、濟水等集，今俱未見傳本。此本刊工體勢寬博，多力與渼所校刊程大昌演繁露板式相同，蓋同為閩中所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六雕蟲二十卷 明萬曆刻本

明馬朴撰。此編以体類次，計賦一首，序五首，引三首，勅四首，表十首，際詞十一首，啓八十八首，請啓四十二首，書四首，小簡三十七首，疏詞十一首，祭文十首，上梁文五首，呈八首，狀一首，申四首，議二首，雜文六首，連珠七首，像贊一首，判四首，招參五十一首。首有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前正春太常寺少卿張問達、工科給事中胡忻及牛應元、王之臣序文，後有萬曆甲辰王驥德後序。朴嘗知景易二州，所至有治聲，出其餘緒為四六。自牋表等牘以逮辭賦序記，下至青詞綵章移文署牒之類，靡不下筆天成，有六代初唐之麗而不流於靡，有兩宋諸賢之理而不傷於質。友人張問達序之謂為出入經史，縱横騷選，制敕則陸敬輿，表啓則歐陽永叔，騷則小山，賦則大陸，長篇則趙至，丘遲短札則右軍、玄暉，雖不免稍涉誇譽，然朴之文實可與徐昌穀、黃勉之並駕，一洗月露之舊，而務為情至之語，未可以小道薄之也。集名雕蟲，蓋自謙耳。朴仕履已詳閒風館集提要

四留堂稿三十卷 明刻本

明盧龍雲撰。龍雲字少從，南海人，萬曆癸未進士，歷馬平邯鄲長樂知縣，轉南大理寺副，晉戶部員外郎，出榷揚州，陞貴州參議，卒於官。事蹟具南海縣志列傳。此編凡詩十七卷，文十三卷，俱以體類次。詩有古樂府、四五言古詩、七言長篇、五七言律、長律、絶句，間有六言、有集句、有迴文，而以賦及詩餘附焉。文則有序記傳論讚頌狀銘表誄引跋，而以四六書啓附焉。龍雲宦貴州日，苗衆猖獗，攻城殺官，乃訪苗情，條其款要於中丞，恩威並用，頑梗懾服，往來峽峒，竭力苦瘁，將近猶吁遍禆，以番情中丞疏上其前後功，得拜白金文綺之錫。其經歷並見卷中疏啓及集後附記，蓋無愧為一邑之循吏矣。出其餘力，發為詩歌，淳和博大，卓然偉觀。至其天趣溢發，神機流鬯，沉風餘沫，有雅近蘇黃，文雖肆放勁拔，然殊有理致，未可一概論也。龍雲晚歲取友千古，作尚論全編百餘卷，自往代迄於朱明，皆搜羅品隲之，以自為鑑，其用心彌苦，惜已佚矣。南海縣志藝文略有逍海集、出榷集，下注盧龍雲撰，今亦未見傳本，其刊行當在此集前，當或已收入此集矣。

臥月軒稿三卷 清順治刻本

明閨秀顧若璞撰。若璞字和知，錢塘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茂梧之室。生而夙慧，幼閑詩書，茂梧亦工古文辭，早卒，遺二子，賴若璞教養成名。事蹟具詳包鴻泰撰傳。此編首有天啓丙寅自序及崇禎丁丑母弟顧若群、順治丙戌海昌吳本泰序文，卷末又有順治辛卯吳本泰跋文。若璞好讀史乘，上自班馬，下迄本朝典故，能陳說或論著其大旨，嘗謂使吾得壹意讀書，卽不能補班十志，或可詠雪謝庭。今所為學詩，皆出枯腸柔腕，未足揚清芬而摛麗彩，紀銀管而擲金聲。其謙抑沖和之忱，可於此數語見之。蓋顧氏自滄江、玉西巖、悅菴、友白，四世皆有文名，若璞之工於詩，特承其家學耳。卷中各體詩排比，不纖不遝，以自發其幽思，亦如春鳥秋蟲，感時應響。讀其詩可以悲其志而哀其遇矣。順治辛卯，若璞年正七十二，子燦燁乞吳藥師本泰為删選，刊於家塾，以壽其母，卽此本也。近又有武林丁氏重刻本，傳本愈多。小長蘆朱氏輯明詩綜，未登若璞之作，殆當時未見此書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數生詩選一卷 武林先哲遺書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萬曆癸卯舉人，癸丑進士，官至淮安府同知，事蹟具詳康熙仁和縣志人物傳。此編古今體詩俱備，前後無序跋，原書不著撰人姓名，集中有懷郎字宇宗兄詩，始知其為郎姓。又云，郢上聞武林大災，三晝夜延燒四萬餘家。按之志乘，乃天啓元年三月五日事，與詩中上已方迎之語相合，以是知郎為武林人。丁氏松生丙又從仁和縣志攷知其姓字籍貫，而錢塘縣志選舉表又載其官饒州府學教授，於是兆玉之經歷始得知其大概。此集不知何人所選輯，近體詩雖輕俊饒有姿態，然古體則艱於造句，尚未能成家也。四庫全書禮類存目著錄兆玉所撰古周禮六卷，提要謂其注皆鈔撮舊文，罕能通貫，是其於經旨亦無獨到之理解。又觀其所刊五雅及墨子莊子等書，版心邊口有堂策檻字樣者，皆輒以意竄改，殊失矩度，其人蓋假學者流，略以詩見長，目之為江湖詩人可矣。

集古梅花詩二卷 武林先哲遺書本

明沈行撰。行字履德，錢塘人，以布衣終。此編上卷為七言律詩一百二十首，下卷為七言絕句二百四十首，集唐宋元人詩句以詠梅花，亦雕蟲小技也。首有弘治十年夏時正及西軒丁養浩序文，先是行嘗集詠雪詩二百餘篇，一時嘆為絕作，又嘗集杜少陵五言為忠孝詩，知行工於集句，已此凡三度試矣。案梅之為花，有歲寒之操，類君子之節，故古人為專篇詠之者歷不乏。宋嘉熙間雪巖宋伯仁有梅癖，著清癯集，又寫花之狀貌，題以古律詩為梅花喜神譜；及元馮子振海粟倡梅花絕句百篇，釋明本中峯和之；山陰韋珪因李仲山之命，先以成詠梅百首，楊鐵崖為之序，裁冰鏤雪，繼武和靖；而郭豫亨又撰梅花字字香，天真獨發，如入化境。明代別作者如林，周藩誠齋振聲於前，童琥草窗繼響於後，萬曆之末，華亭王思義仿宋時黃大輿梅苑，重編梅之圖譜事類詩詞為香雪林集二十六卷，疏影暗香，偉然巨觀。沈氏詠梅集句六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明別集類

數收入光緒丁酉錢塘丁氏，而據以重錄一過，因壽諸梓以傳。蓋沈氏原刊久佚，此以香雪林集剟裁篇別出者也。惜行所集詠雪及忠孝詩已佚，今不可攷矣。

李伯文詩集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李奎撰。奎字伯文，錢塘人，以布政司吏再攷以事錦衣。事蹟具詳茅坤撰傳。此編首有嘉靖甲子杭郡望陽山人劉子伯及高應冕序文，計五言古詩二十四首，七言古詩十二首，五言律詩一百七十首，五言排律十三首，七言律詩四十五首，五言絶句十一首，六言絶句六首，七言絶句二十二首。奎起家刀筆，從事錦衣，雅好詩歌，跌宕自豪，從齊人謝榛遊，傾動公卿。陳炳以太保掌錦衣，不敢以從事吏遇之，引為上客，與錦衣經歷沈鍊深相結納。鍊具疏特劾嚴相父子，屬奎以啟事。及錦下獄死，奎傾身庇之。世蕃誤知其情，欲中以奇禍，乃脫身歸里中，與沈山人仕等結社湖山。年八十餘卒，葬西湖上。歸安茅坤既為之傳，又刊石表之里。奎不僅以詩鳴，且敦氣節，尚任俠，行誼無愧世之賢者。明世以詩人目之，真奎之不幸也。奎詩措詞清遠，琢句圓成，以近体擅場，如漁雲江上路，殘月水邊樓，樓迥千峰出，庭空一鶴閒，鄉路隨芳草，離尊對

蔚起，一海吞吳壯，千山接楚長，皆幽雋可誦。惟氣格略欠淳古耳。此天一閣故物，近有錢塘丁氏武林先哲遺書重刊本，改題曰龍珠山房詩集，已失其真矣。奎別有遊燕稿、金陵稿，皆已久佚，今傳世者，僅此帙及湖上、閩中之稿耳。

湖上篇一卷 明刻本

明李奎撰。奎[illegible]字伯文，號珠山，又號龍珠山人，錢塘人。以布衣終。其身事蹟具詳茅坤撰傳（附刻是集卷首事略表）。此編古今體詩雜厠，乃奎居鄉里日流連湖上景物而作，都六十四首。版心有龍珠山房四字，版式與閩中稿略同。首有歸安茅坤序文。坤與奎交相善，奎卒後為撰一長傳以彰其詩名，故此序亦備極推崇，謂奎之詩乃匠心所鑄，鼓鑄不煩，往往能以超逸之材，倩婉之藻，寄曠之思，清冽之響，與唐諸名家相為翱翔。大者孟浩然，小者秦系，不過也。此數語評騭奎詩頗當。如卷中孤山吟、社美女篇、遊僊詩、浮屠篇、陽春曲，皆冶麗柔媚，堪為湖山生色。知茅氏之言絕非阿其所好矣。此集雖以湖上名篇，如湖山詩選載詠湖上新柳一首，曹石倉詩選載宿南屏寺一首、宿靈隱寺有懷秦山人一首及早春登吳山看雪、登吳山還憩董地一首，俱不見集中。知其散佚實多，或此後尚有續集，今不可考矣。此天一閣故物，棉紙精印，觸手若新。錢塘丁松生丙刊入

武林先哲遺書者，則重刊本也。

閩中稿一卷 明刻本

明李奎撰。奎字伯文，號珠山，錢塘人，以布衣從英身事蹟具詳茅坤撰傳。奎善吟咏，跌宕自豪，開比部郎李攀龍、徐中行及山人謝榛輩為詩社，遊乃手所著詩造謁諸君子，大驚訝，邀之入社，其名重如此。繼聞閩中多佳山水，而武夷尤勝，於是岸幘肩瓢，拄杖以遊，遇勝而歌，著有閩中稿以記之。印此書也。凡古今體詩三十八首，波瀾壯闊，辭旨警拔，不愧名作。如滏浦云：春雲連碣石，曉日近扶桑。蒲口鮫魚出，山中薜荔芳。海上看迎春云：鳥隨絃管沸，花雜綺羅香。尋栟櫚山寺云：樹古僧烟起，山寒夕翠浮。皆有唐人神味。此外遊武夷、重遊武夷漫歌及春日從漳泉入莆陽經海上諸山矚眺諸作，大聲鏜鏜，讀之令人神往，未可以其依傍七子少之。卷中時有墨筆評點，乃四明范侍郎(欽)手筆，當是天一閣故物。錢塘丁氏校刊龍珠山人遺書，僅搜得龍珠山房集二卷、湖上編一卷，而不及此書，真祕笈也。

于肅愍公集八卷 明嘉靖刻本

明于謙撰。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宣德初除御史，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正統中，遷左侍郎，以事繫獄，左遷大理寺少卿，後出巡撫河南山西，尋內召。景陵踐阼，拜兵部尚書，加少保。英宗復辟，棄市。成化初復官，弘治初贈太傅，謚肅愍。萬曆中改謚忠肅。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案倪岳撰謙神道碑，稱謙平生著述甚多，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遺稿沒後已多散佚，傳世各本皆出後人纂錄，故卷數多寡不一。四庫全書著錄本，自明天啟間杭州知府孫昌裔輯刻本錄出，前為奏議十卷，分北伐、南征、雜行三類，當即明史藝文志載李賓所編之本，後又出詩一卷，雜文一卷，合奏議與詩文數之，僅得十二卷。此本有詩文而無奏議，乃嘉靖丁酉河南大梁書院刻本。凡詩六卷，文二卷，監察御史简霄為之序。版心下方有大梁書院四字。以校庫本，詩文序次二本互異，且頗有出庫本

外者，如卷一之首上元觀燈賦，庫本失載，即其一例。又如此本所收祭文凡十一首，庫本僅有祭亡妻淑人董氏文一首，其餘五七祭文、寒食祭文、七夕祭文、除服祭文、祭河神文、祭蝦蟆石文、祈雨冊祝文、祭趙尚書文、祭土地廟列位神祇文等十首，庫本俱未及，則此本之善不待言矣。然謙之遺文見於他處者，亦尚有之，如山西通志收復大同守禦疏、到石祠禱雨感應碑記，皆此本與庫本所不載。此本雖視庫本為優，然不能謂為一無罣漏也。

秋水閣墨副十卷 明刻本

明董光宏撰。光宏字君謨，鄞縣人。萬曆辛丑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河南僉事，歷參議、副使、參政、陝西按察使、江西布政，入為順天府尹，遷大理卿，加兵部侍郎，致仕。事蹟具詳萬斯同撰傳、錢象坤撰墓誌銘。此編首有武林黃汝亨、高安陳邦瞻序文，後有孫德鑄跋文。光宏卒後，孫德鑄收拾遺稿於兵燹之餘，僅乃得此，存什一於什一而已。計敘類二卷，傳類、誌表類一卷，記類一卷，雜著類一卷，祭文類一卷，巖居書牘類二卷，詩類一卷。己酉科河南武試錄一卷。光宏少時尊王文成致知之學，行事必求不欺於己。擢河南學政時，每按部，節諸供給累數千金，籍記之，與所逕。尋鎮汝州，環汝一帶伏戎為藪，光宏練團操，明保甲，謹斥堠，四野賴以安枕。入為順天府尹，執法不撓，戚畹中貴，無敢闖竿牘者。天啟中擢戶部侍郎，改南京大理寺卿。會魏璫生祠落成，九卿皆呈職名往賀，光宏獨不往。忠賢惡其不附己，抑其遷轉，遂乞休。

加南京左侍郎，致仕。光宏為人端莊縝密，臨下無惰容，謝政歸，不交當事，惟訓飭其子弟讀書守道而已。詩古文辭非其所長，書牘酬應之作尤為華縟。卷五有官西河學政時訓飭諸生五事，一正文體，二精書義，三究史學，四讀古書，五端行檢。又有與博士約二條，一正師模，二勵士行。所言皆款本循實，具見學有根原，然細按其內容，大多出於陽明之教，亦良知之學之末流耳。

西園存稿四十三卷附錄二卷 明刻本

明張萱撰。萱字孟奇，博羅人。萬曆壬午舉人，授殿閣中書，歷戶部郎中。事蹟具見康熙廣東通志人物傳。此編卷首有海昌陳殿桂序文，然原書確為明天啓間所刊。題羅浮張萱孟奇著，男熹溥公重梓，元孫紹演、來孫國樞補闕。蓋刊版於明季，而補版於康熙之初。國樞等與預於補版之役。康熙四年陳殿桂適來粵東，官高州府理刑推官，故得因紹演紫之請為此序也。初，萱嘗著有廣陵懷古詩，王世貞、趙用賢、汪道昆序之。又著有歸興詩，謝廷讃、孫能傳、蔵自省序之。又著有桂餘艸，謝廷諒序之。至天啓初，重編為一帙，并他作及雜文合刻之，計古今體詩十四卷，雜文二十九卷，而以補史傳二卷為附錄殿焉。萱以熟於史事，周見洽聞著於時。嘗編朱明一代典故為西園聞見錄七十四卷，自稱以累朝實錄，校昭代典則、皇明典故紀聞、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名世類苑與弇州別集、弇州史料，日抄月纂，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又輯西園彙史

若干卷、西園史餘四百卷，上起邃古，下迄近代，仿鄭漁仲通志例，備為通史。又出聞見錄緒餘為疑耀七卷，彙輯爾雅方言以降諸家小學書為彙雅四十八卷。其在西清，重編文淵閣藏書為內閣書目四卷。又得見內府所藏宋拓孟蜀石經，以正今本經注之失。明代粵中方聞之士，當以萱為翹楚。欽其著述，除疑耀、彙雅、內閣書目外，近世並有重刊本，餘均罕傳。即其詩文稿亦在若存若亡間，知之甚鮮，殊可慨也。萱文深厚淵穆，若泂涯岸；詩則古體溯源漢魏，近體沈浸蘇黃。以經術之士，走珠璣之筆，非歐虞部輩所可同日語矣。

蘭江集二十卷 明萬曆刻本

明王在晉撰。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轉工部主事，陞福建興泉道，補湖廣荊南道，尋改副使、湖廣學道，轉杭嚴道，勦平劇賊。天啓初，官至兵部尚書，轉吏部。崇禎初，歷刑兵二部尚書，以失察罷歸。事蹟具詳太倉州志人物傳。此編首有江夏郭正域、崑山顧天埈、武陵龍膺序文及自序，後有楚澧劉可大跋序。凡古今體詩八卷，雜文十二卷，乃在晉督三楚學政時所輯刻。慕屈大夫之遺風，故以蘭江名集。太倉明代文獻之邦，而諸王之盛甲於東吳。在晉與王弇州生同里閈，安其薰沐，故亦究尋本朝史事之學，又與澹生選部、辰玉太史略同時，討論百家，揚扢千古，經術風雅，無所不詣。始登蘭省，既列水曹，出入輶軒，考風向俗，所至有作，蔚然巨觀。及乎秉憲閩海，寇氛日猖，彭湖之捷，英名大震；分藩楚地，敦本實躬，凡所設施，俱見本集，不愧為國之藎臣，邑之循吏也。詩有郊島餘韻，出於性情，而不出於豪華；求之醞藉，而不求之纖穠。如感遇、白雲謠、青樓怨、嘉樹詞、從軍行、蓮花雜詠、流民歌、劍門引、巴中吟、西陌行、惜花吟、北地行、滁南行、屋漏歎諸作，清新微婉，不在弇州、衡山之下。文則章奏書啓，俱能旁徵博引，為時君陳要政，為斯民除疾苦。陳明卿、張天如輩見之，當引為畏友也。乾隆間禁書書目著於錄，較寶善堂集尤為罕見。別有一崇禎間刻本，則在此本後矣。

球玉齋稿十四卷 清康熙刻本

明歐必元撰。必元字子建，順德人，諸生，事蹟附見順德縣志其族祖歐大任傳後。此編凡賦一卷，詩七卷，雜文六卷。首有雲南新化州知州張揆序，文必元詩宗盛唐，隱秀遒麗，得風人之旨。如寄朗寧蔣司馬兆卿云：結客香傳青蕙草，懷人天遠白蘋洲。寄鄭明府承孟云：折腰吾道無今古，鎖骨人間有是非。送杜晉夫遊句漏云：已知跳市非梅福，無奈尋仙待葛洪。送良翰王孫還豫章云：劉政未懸

中壘閣，張融羞問孝廉船。虹岡社賞梅云：清婉未聽愁裡遠，芳菲猶入掌中杯。送張端孟之官茂名云：山圍古郭聽猿夜，秋入荒郊省斂時。等俱幽逸可誦。文則高曠綿邈，得乃祖虞部公遺意。集中有必元任郡志纂修時所作侍御王度傳、大司徒張津傳、明府翟宗魯傳、太保葉夢熊傳、秘書柴民表傳、戶部郎葉春及傳、冢宰楊起元傳、翰林檢討劉克正傳、大參黎民衷傳及家虞部公傳，洋洋灑灑，極鋪張揚厲之能事，可備粵中文獻之一。據必元

少時與何相國吾騶、李宗伯孫宸同學，十五為諸生，試輒第一。嘗以時事多艱，慷慨詣巡撫上書，條陳急務，巡撫善之，而不能用。當時縉紳稱之曰嶺南端士。六十方歲薦，預修有縣志，秉頤饜士論。晚遊山水，興到千言立就。著有句漏草一卷、羅浮草一卷、漢上草一卷，及此集十四卷，惜存於世者，僅此書而已。

碧筠館詩稿四卷補遺一卷 武林往哲遺書本

明凌立撰。立字子仲，號雙桥，錢塘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刑部郎，建昌府知府。少孤，事節母以孝聞，母歿哀慟骨立，數月而卒。事蹟具详康熙杭州府志人物傳。此編卷一曰初服集，乃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以前作。卷二曰奉使集，乃奉使赴西河王時往返道中所作。又有署中集，乃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以官刑部作。卷三曰告中集，乃嘉靖三十七年戊午以养病湖上日作。卷四曰闕下集，乃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後補比部以作。蓋隐然有編年意味。原书世極罕見，錢塘丁氏兩據舊鈔本重刊。又從錢塘縣志錄得西湖采蓴一首，天竺志錄得夏日入天竺一首，湖山詩選錄得孤山探梅一首，又據乐蹟錄得送周与鹿司諫一首，送周与鹿納言之南都一首，早春初後一首，泊柳洲亭一首，登上天竺一首，俞莊觀花一首，六橋春望一首，錢王祠野酌一首，暮春湖南採蓴一首，過高赦湖詩社一首，皆不見集中，因輯為補遺附焉。丁氏兄弟皆娶於双桥凌氏，凌氏出自仁和之塘棲，自宋以降，代有聞人。而立尤以純孝称，政事文章足為末世軌範。因刊其詩，以揚清芬。立詩工於近体，清婉沉蔚，与南渡以江湖諸子風格相近，乞堂廡不大，未能自成門户也。立有子四，曰登名、登瀛、登第、登嘉，俱有詩名，惜其集均佚，不獲与此集並傳為恨耳。

思刈堂續稿一卷 明隆慶刻本

明孫鈺撰。鈺字劍峰，餘姚人，舉武會試，官至都督同知。事蹟附見乾隆餘姚志其父孫堪傳後。此編首有密郡樓村瞿汝孝序文，後有隆慶庚午容峰山人孫銅跋。文詩以古今體類次，幽思逸韻，不類赳赳者流。如夜坐和葉貢士韵云：夜月低書幔，春風到鶡冠。送鴻臚兄表偶南歸云：一杯愁去住，雙劍識行藏。秋夜諸友卜酌云：澂氣銀河潤，高情玉斝深。栖山云：雲起鷲龍躍，風來聽鳳吟。皆清俊可誦，不愧作者。瞿汝孝謂餘姚孫氏忠孝名門，敦崇本實，翰苑宗匠，後得家傳，洵非虛譽。蓋鈺之祖燧，死於宸濠之難，父堪以孝行著稱，世號孫孝子，有孫孝子詩集，為人傳誦。鈺繩其祖武，克紹箕裘，固其性情之正，足徵勳業之偉，宜其吟咏之工矣。餘姚志藝文志載思刈堂正續稿，此天一閣藏書，僅得續稿一卷，不知人間尚有正稿否。

槐稿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黃元忠撰。元忠字贊穆（四明書舊傳作贊睦），號楚菴，鄞縣人，禮部左侍郎宗明之子。嘉靖三十八年府學貢生，歷官岳州通判。事蹟附載光緒鄞縣志人物傳其父宗明傳內。此編首有萬曆丁丑平江純峰丘萬璣序文，乃元忠隆慶壬申以後入北雍國學後所作。國學舊名槐市，故以槐稿名其書。計古今體詩八十三首，雜文七首。元忠自幼即以詩文著稱梓里閈，間由邑博入國學，歷齊楚燕趙之區，覽泰恒溟渤之勝，所至有詩名。託興風雅，寓意幽遠，浩然有凌雲之氣，而其才不足以濟之，局促如轅下駒，至可惜也。集中以三陵祇謁詩氣格最稱雄偉。餘則自鄶以降，無足道矣。又有紀夢詩序云：萬曆甲辰長至，夢侍坐先師陽明先生，先師微吟，忠從而和之。又云：父師嚴訓，言猶在耳，愧悚交集，無地自容。知元忠至晚歲猶虔奉文成之教也。文有王文成公從祀孔廟議，亦盛稱文成學行。鄞縣藝文志失收。此乃天一閣范氏故物，今存其目於此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明別集類

四明徵獻者有所考焉、

濯纓餘響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朱東陽撰、東陽字清溪、山陰人、以布衣終、此編凡五言古詩三十二首、七言古詩三十六首、五言律詩二十八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律詩二百十三首、五言絶句十首、七言絶句五十三首、而以詩餘十三首殿焉、首有萬曆壬辰前進士奉政大夫工部尚書郎敕僉河南按察使予告黄猷吉序文、後有萬曆二十年同郡呂元以序、東陽詩以留連風月酬應賓朋之什為多、如履桥十二詠鑑湖遺

跡十詠南川四詠、皆居鄉日作、清俊出塵、別具風調、然失之輕率、未能方軌先正繼武前賢也、其人事蹟無攷、僅知其有子曰南雍、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太僕寺卿、卷中有送雍男會試詩者是也、此本版心上題清溪漫稿四字、嘉慶山陰縣志書籍志不著於錄、其罕見可知、今姑存其目於此、聊以備兩浙輶軒之採可也、

停雲館詩選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文從龍撰。從龍字夢珠，長洲人，諸生。此編首有萬曆辛丑華亭馮大受序文。古今體詩雜次，詩以古體擅場，如帝京篇、幽居有感、行路難、短歌行、東遊、梅花引、七澤漁人歌等，皆疏朗通脫，不以刻背鏤骨見工。近體氣格稍弱，然如「峦空峙滴翠，樹密畫生陰」、「寒色凝髹几，幽香冷畫屏」、「榻懸紛竹影，簾動入苔痕」、「草護殘碑在，雲封古殿荒」、「藻思臺前草，閒情水上衡」，居然温韋遺範，了無局促之態。蓋

長洲文氏夙以文學鳴於三吳，從龍高祖洪著有淶州集、括囊詩稿，曾祖徵明著有甫田集，祖彭著有博士詩集，父肇祉著有錄事集。從龍習聞祖父之謦欬，故亦造詣爾雅，精研辨体，不襲古貌，不趨時尚，以自見其志焉。此本前後有陳氏西畇草堂藏書印、陳墫氏後初西畇草堂諸印，審是長洲陳氏故物，彌足為此帙增色。千頃堂書目載文從龍碧梧齋詩一卷，不知視此書異同何如也。

梨雲館集八卷 明啟禎間刻本

明何偉然撰。偉然字梅臣，一字仙臞，又字仙郎，仁和人。此編首有常熟許士柔序文，題新會何士瑶文玉、常熟張國璽商父定。凡賦一卷，古今體詩五卷，敘文二卷。偉然詩柔靡冶逸，纖弱無骨，如賦得春江花月夜、秦淮午日題鄭姬折柳圖、題汪與可畫蘭、吉祥寺看梅離歌、有贈、李花詞贈李郎、病中落花、風箏曲、相思曲諸作，無不宋艷班香，温筋韋骨，如入七寶樓臺，折下來恐不成片段也。文亦靚

麗明媚，如韓常侍歌隊記、趙觀傳、石薛侍泰如如傳、敘錢塘邗江女伎逸事，謂可使高斷雄易服鴛座，不可令花叔一寒乞，擣杵藥於蟾蜍、煉珠於玉鴦，異日當從之青霞白石間，其寅人之放浪不羈，蓋如此。柳三變妓館傳，豈不能專美於前，然其文固可置之雲齋廣錄、青瑣高議而無媿色也。偉然與臧晉叔、吳允兆、潘景升、吳寧野友善，結社吟詠，留連勝境，亦古逸民之流也。偉然嘗應書林之招，輯刻快書、廣快書、四六霞肆諸書。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存其目於雜家類類書類中，而不及本書，因補著之。

迦陵集一卷 明抄本

明黎遂球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啓丁卯舉人。唐藩登位，除兵部主事，守贛州。城陷巷戰死。桂王時，贈太僕寺卿，謚忠愍。晉贈兵部尚書。乾隆中賜謚烈愍。事跡具詳廣東通志人物傳。此編首有西園張萱、東莞鄧雲霄題詞，及崇禎壬申謝長文序。文計賦六首，頌一首，五言古詩十八首，七言古詩十七首，五言律詩四十二首，五言排律三首，七言律詩五十七首，七言排律一首，五言絶句二十九首，六言二首，七言絶句六十八首。其自序作於崇禎辛未。略云：遂球少小無緣，好弄筆墨，婢僕抱鳥，飄滿囊帙。以先君有詩名，故群公謬許謝毛，隨收蔡帳。嗣理少作，每覺高飛於奇阜，溺於麗陸址一鷲，如水浣背。姑編一集，名曰迦陵。迦陵者，淨域之鳥，觳而能鳴，聊以慨懷云爾。是編中所收，大抵為崇禎四年以前之作。故與遂球死難後其友人所輯之蓮鬚閣集較，字句略有出入，且有為閣集所刊落者。今閣集尚世通行，而此集轉晦，故今人能

道其名矣考粵東詩派自南園五子以還黎瑤石
歐楨伯區海目皆講究風格米及康昱玉於逸疏
醉心薌巢彷彿西崑而詩格大变流為輕艷冶逸
之詞矣歌行短調風致嫣然如楊柳枝斷絲曲春遊
曲以上送春嬉春曲長安感遇諸作讀之如春風
駘蕩雲及崔嵬靈光離合不可方物五古則託体
較高寫意亦遠超邁之性不設於綺語亦時代為
之也此本卷後有崇禎歲在閼逢涒灘清和穀旦
獲諸四知堂居士録一行又有四明盧氏抱經樓

藏書印一印知為明人鈔本曾入四明盧青址家
乾隆中未罹禁燬殆亦天彰忠義之故耶

豐暨子詩集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江暉撰暉字景孚仁和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
吉士諫南巡杖闕下出為廣德知州召授編修遷
修撰遷河南按察僉事事蹟具詳康熙仁和縣志
人物傳此編前後無序跋以刊工體勢證之當是
嘉靖刊也計五言古詩二十六首五言律詩八十
四首五言排律十三首五言絕句六首七言古詩
三十一首七言律詩七十二首七言排律一首七
言絕句二十四首聯句二首暉詩工於古風鈎玄

獵秘讀者神眩其高者蓋蕭梁之遺音如別劉子
謙元夕觀燈贈別馬積石壺中吟贈林處士昔遊
篇送江仁伯畫蘭浣溪歌天津阻風歌等什無不
瑰麗雄遒縱橫磊落極琢磨馳騁之能事近體則
精深華妙娟秀成章如題扇云虹落琴樽靜霞蟠
几簟涼謁康陵云靈山鍾自肅虛殿佩仍趨沙河
云紫苔衡日淺蒼檜暮雲高臥病云琴書淹竹日
枕簟淨庭花謝政志喜云寂寥歌白石浩蕩想丹丘
九日云松雲時斷續蘆月遠參差胡太守邀飲北

樓云、遠鴈來歌席、飛泉落酒杯、辭雖詭曲聱牙、出剝脫七子迴異、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錄、千奇萬怪誰與同、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楊雄云云、蓋紀實也、集名亶爰子、取山海經亶爰山有鳥食者不妬之義、此集傳本至罕、錢塘丁氏傳錄天一閣本重刊之、此即天一閣舊藏本、海內未見有第二帙也、

太虛軒稿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胡直撰、直字正甫、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湖廣僉事、遷四川參議、以病歸、起湖廣副使、遷廣西參政、事蹟具詳江西通志人物傳、此編凡詩二十四首、書四十一首、乃直卒後門人曠驥得之直之子順、因以付諸梓人、以校四庫全書著錄之衡廬精舍藏稿、詩皆藏稿所未載、書則不見於藏稿者凡四十首、其目如下、

奉許石城太常求文書
與羅近溪書

奉謝大司寇黃葵峰書
與見麓兄書
奉尉庭主李聞老書
與高伯宗書
與萬履菴書
與楊關石書
與蔡比聘書
奉歐陽鑒齋先生書
答文剛書
謝晉峯齋侍講書
與劉少衛書
復李源野方伯書
寄何吉陽亞卿書
答黃侍御
答陳臨書
與陳淮海書
答陳蔚山憲使書
與鄒照成

與徐魯原憲副書
復曾見臺書
復曾健齋書
簡劉魯橋
答李見羅
再簡見羅
與唐仁卿書二
復許敬庵
與耿楚侗書二
答耿楚侗書
與鄒爾瞻書
與蘇誠齋書
與萬鳳阿書
告休皇帖五

此外僅復劉仁山主政書、見於藏稿卷之十九。然藏稿已更其標題曰復劉朝重書、篇中文字亦互有異同、殊不可解。意萬曆間郭子章輯刻藏稿時、實未見此書、故二本判若天壤有如此也。直少遊歐陽南野、羅念庵之門、講究心學、時且厭惡聲伎、遊神清淨、有物我同體之懷、故所作詩暢而能鬱、直而能婉、天趣獨深、非追琢可及。嘗著胡子衡齋一書、以辨証物理、昭晰聖道、證以此集與羅近溪、萬履菴、何吉陽諸書及坐太虛軒諸作、知其溺於姚江之學、固至深且純也。

可經堂集十二卷 清初刻本

明徐石麒撰。石麒字寶摩、青浦籍、嘉興人。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主事、以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初起南禮部主事、就遷吏部郎中、歷尚寶卿、應天府丞、召拜左通政、遷光祿卿、通政使、擢刑部侍郎、進尚書、落職閒住。福王立、召拜右都御史、改吏部尚書。馳驛歸、加太子太保。嘉興城破、自縊死。魯王監國贈太傅、謚忠襄。乾隆中賜謚忠懿。事蹟具見嘉興府志人物傳。此編凡類十五、曰疏、曰詩、曰詞、曰序、曰記、曰辨、曰銘、曰頌、曰贊、曰跋、曰傳、曰狀、曰碑誌、曰祭文、曰書。乃石麒殉國後其子柱臣所校輯、版心下方鐫可經堂三字、當是家刻本也。首有蘆中人余颺序文、於石麒備致景仰之忱、及崇禎之末、大臣為海內所屬望以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與石麒六人而已。北都之難、范、李、倪三公援君亡與亡之義、攀龍髯上升、蕺山、漳海、石麒則俱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而石麒以

自經死，死事尤烈。初石麒歸田之日，築堂於郡東，勝曰可經，人不解其義，及乙酉城被圍，度不能守，步自東門入城，自經於堂，始信其就義不屈，立志已久，蓋與昔賢止水之意脗合焉。石麒文以疏章最切時要，自忤璫迄於乞骸，凡八十一通，其立朝始末盡於此矣。然停請封拜一疏，集反不載，其他褒忠考核之章，亦止表贈二十四忠、卹贈陳仁錫與收拾山東人心、孟兆羆考選四疏而已。孫承澤山書及無名氏崇禎長編中，尚有石麒所草疏

文為集本失收者，當據補也。總觀全書，奏草似陸敬輿與李伯紀，而遭時不造，則遠過之。詩格新疏款，不染[illegible]歷，似司空表聖與韓致光，論者謂有鍾嶸詩品以落花依草喻邱遲之概。尺牘似宋陝，而殺身之烈，又與屈子懷沙正後不殊，誠可以風末世而勵薄俗矣。乾隆間禁書書目著於錄，故傳本世極罕見。此則巴陵方氏功惠舊藏之本，尚是原刊初印，彌可珍已。

琴張子萤芝集七卷　明天啓刻本

明張明弼撰。明弼字公亮，金壇人。崇禎癸酉舉人，丁丑進士，授揭陽知縣，多異政，後謫浙江按察司照磨，陞台州推官，踰年，又陞戶部陝西司主事，恢馬士英、阮大鋮當國，不赴，年六十九卒，事蹟具詳金壇縣志文學傳。此編凡賦二卷，雜文一卷，古今体詩四卷。卷一題閩中黄道周、西蜀陳盟、雪灘閱，卷二題晉陵朱之俊、滄起、夷陵文安之、鉄庵閱，卷三題臨川吳之甲、兹勉、德清胡以胄、問敬閱，卷四

題洛陽王鐸、覺斯、浙水陳維新、赤城閱，卷五題崑山何謙非、鳴華亭吳天胤、永錫閱，卷六題萊海宋琮宗、玉宋玫、文玉閱，卷七題金壇沈幾、去疑、雲間王宗熙、孟衍閱，卷首又有天啓甲子黄道周、陳盟、宋之俊、王鐸及天啓乙丑周鑣序文。於明弼詩文無不推崇備至。朱之俊且謂其形似之言，相如讓工，情理之說，二班遜步，清綺齊乎江左，氣質儷乎河朔，璽彩絕艷，含乎春容，壯骨綫藻，備乎夏德，推譽過其實。然明弼詮次評騭之業，虞才令聞之光

可於此覘其大要矣。明弼綺歲負才望，古文詩賦擅名一時。天啓丁卯遊北雍，翰林蔣心泰致之，編修黃道周尤心契焉。嘗策騎過從，共喫餅餌，微諫古今，歎為今之文通子山也。年五十四始成進士。此帙所收，大抵少作，長賦短歌，婉美六朝，近倣古風，抗衡元白。如小鴨賦、魯鶴賦、古意、有所思、古怨歌、抱情歎、送周仲馭遊齊、再過雲林詩、醉中放歌，精研沈細，皆其獨創之作。參戮黃淳海謂為商吹之形，無妍媸叔夜之音，無哀樂也。金壇縣志稱明弼著有螢芝集二十卷，兔角詮十卷，查書三十卷。此本序目俱全，然僅得七卷，殆其後尚有增補歟。

賜誠堂文集十六卷　清光緒刊本

明管紹寧撰。紹寧字幼承，武進人，又號誠齋。崇禎戊辰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經筵日講官，陞右春坊，南京國子監司業，掌祭酒，又以詹事府少詹掌南京翰林院事。福王踐阼，陞禮部右侍郎，行尚書郎。金陵既陷，北兵南下，被逮就義，事蹟具詳蔣金式、潘震浦所撰傳。此編凡奏疏九卷，代言三卷，雜文三卷，古今體詩一卷，乃光緒中紹寧八世孫繩萊所編校，七世孫貽葵所校刊。細鼎業收紹寧疏草十亾八九，其次人青村氏篤念先德，悉心採訪，幸而成帙。咸豐間燬於兵，貽葵乃重刻於楚北羅田官廨，即此本也。蓋至此已二付剞劂矣。紹寧於弘光朝直聲振天下，嘗疏請卹謚北都殉難范景文以下五十八人，中州殉難呂維祺等一百十六人，又請追謚革除殉節方孝孺以下一百十六人，又請建表忠祠並祀未經議謚及從亡者凡一百二人，又請謚十五朝理學節義事功名臣二十六人，又首先倡議思宗烈皇帝謚號

及惠宗讓皇帝代宗景皇帝謚號、其生平崇尚志節、足以彪炳千秋、可於此見之矣。初北都諸臣以遲者知、多名士、及闖賊、紛紛南走、希冀緣復用、焚未進士宗徵崇禎向官中書舍人、亦其一也。廷議將仿唐肅宗故事以六等定罪、中朝官有缺為營救者、以修實錄撤聘天下素有才望者、而拘資格、加銜入館、即從前有負罪廢錮者亦請始用一面、紹寧時官崇禎實錄總裁、力闢其說、宗羲筆銜之刺骨、繼又與馬士英交惡、竟被擠落官、此事始末

不見於興紀年壽書、賴此集得知其始末。紹寧文筆疏俊條暢、陳時事如指諸掌、蓋李伯紀趙元鎮之流亞。詩亦清麗不凡、惜微傷蕪雜耳。

鳳川先生文集三卷 明萬曆刻本

明劉良臣撰。良臣字堯卿、別號鳳川、河東芮城人。弘治辛酉舉人、官揚州府主簿、改平涼府、事蹟具見芮城縣志人物傳。此編卷首題四野薛一鶚批評、平野韓士校正、正宇任養心校刊、靜宇雷應時同校。凡雜文一卷、詩二卷、而以歸田以所作西郊野唱北樂府殿焉。首有萬曆戊子賜進士出身、山東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沂州等處兵備、邑人四野薛一鶚、及萬曆庚寅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欽差

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大理寺左少卿、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正宇任養心序文。良臣自為諸生、已好為古文辭、弱冠舉明經、嫻習當世時務、獻公車數上、竟不第、選揚州府倅、負氣豪宕、以直道忤當路、棄官歸、數於洪河之濱、以吟詠自遣。為文疏通條暢、詩亦莊重典則、啟諧音節、出之深警之思、自可謂之廣音矣。北樂府套數直追雲莊、得凝雅幽遠之神、小令疏秀、亦不在王渼陂李中麓輩下。良臣別著克己示兒編、嘉

請己未知禹城縣事，東川白世卿為之序，皆已佚矣。

王椒園先生集四卷　明萬曆刻本

明王納言撰。納言字維允，信陽人。嘉靖己丑進士，授戶部給事中，以忤旨繫獄，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稍遷嘉興府通判，陞山東僉事，丁外艱，起陝西僉事，分巡延綏，以督府糧餉逾時，致軍變，遂罷職。事蹟具詳信陽州志忠義傳。此編為納言卒後其孫鳳徵所輯刻，凡古今體詩三卷，雜文一卷，首有萬曆辛亥秋九月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廣陽朱一馮序文，後有郡人黃文煐

後跋。納言為學沈鬱爾雅，以玄澹恬逸為宗。晚歲笑傲於賢山、獅山之間，不減香山洛下風情。雖棲遲衡門，然了無遷臣遷客不平之態，故卒得奉詔復職。然納言是時亦垂垂老矣。詩中五言有韋孟之蕭散，而濃郁則過之。律詩得初唐氣派，七言歌行彷彿元白，而才韻不足以濟之。五七言絕句如古鏡懸空，寒光映人。汝南自宣正以降，人文獨盛，然自何仲默、樊少南外，以詩文名家者，未能或之先也。文皆庸冗無稱，惟貴、秦疑異流濫叨清秩疏

為時傳誦晧謂太常古之秩宗所以典神祇和上下清華重地不可厕以匪人誡仁輩本道家奴身異端黄冠詎可曳組鳴玉以污廟堂銓選者不思大義致使小人得以夤緣疏上以忤旨繫獄後得出而直聲已振動輦下矣納言有别業在河之南題曰玉洞椒仙故自號椒園云

荆溪疏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百穀武進人移居吴門以布衣終著有晉陵金昌燕市雨航青雀客越竹箭梅花明月宋真清苕越吟延令等集好事者合以他作彙刻為王百穀二十一種此其一也此帙卷首有常州府戲堉橋吴宅雲栖館雕本一行字體寛博適勁蓋當時單行刊本前於彙刻本凡十餘年也穉登嘗於萬曆癸未作荆谿之遊探奇選勝歟有述作歸而彙為此帙以誌鴻泥之跡計遊荆溪

疏一首疏者記之謂也古今體詩六十二首張公洞觀僊蜕記一首鸚鵡園記一首講師荆山和尚塔銘一首其文振華啓秀噓枯吹生王世懋序其首謂其典雅故實高識遠韻則國弘〔酈道元〕之儔亞為柳柳州永州諸記尤相形似洵非虛譽詩亦雕香刻翠清新馨遠如玉女潭瓊樹龍湫荆谿採蒓曲楊柳枝寄吴京兆等什皆其極詣初太倉王弇州遊荆谿歸作遊陽羨詩稿其弟世懋序之此帙亦出世懋題序先後遥映亦一奇也

采芝堂文集十六卷 明萬曆刻本

明陳益祥撰。益祥字履吉，侯官人，諸生。事蹟具詳謝肇淛、王穉登撰傳。此編乃益祥卒後其子弘祖所輯，首有萬曆癸丑同邑徐熥序文。凡古今體詩十卷，雜文六卷。益祥少有文名，善左國班馬之學，嘗與袁太守表、趙司理世顯、林民部世吉、王文學濬為玉鶯社，已而復與徐孝廉熥兄弟、陳孝廉薦夫兄弟、謝水部肇淛、曹參知學佺、族叔鳴鶴、族弟仲溱等數十人為芝山社，稍後又與憲副范允、臨貢士莫雲卿、處士沈野、中書袁學貢等結鹿草社，並刊其詩為鹿草集以示同社諸子。其詩推陳出新，不襲窠臼，故能風骨遒上，伉壯自喜。古體如銅雀臺春風行、對酒行、瀛峰歌、閩山月、非招隱、清夜遊、上番田、戰城南、梅花落、臨高臺、楊白花、解疑、遣懷、題筆山圖。近體如遣興云：桐靜天風掃，潭空桂葉多。山庄云：放歌明月墜，枯坐白雲依。及送劉生之楚、幽栖詠懷諸律，神采煥發，究出唐調。文雖歸宗古樸，然如原道、原天、原地、原人、原禪、原玄諸作，於聖學無多闡發，足為令聞之累也。從弟仲溱為撰行狀，稱著有潛穎錄一卷、鹿草集一卷、擷星集一卷，已授諸梓。此外尚有錦囊集一卷、木鐸集一卷、九天經一卷，並雜著未刊行。此帙合已刊未刊諸集改編而成，行狀誌傳贈序為附錄，要為最後最備之本矣。

靜歗齋遺文四卷 吳興叢書本

明董斯張撰。斯張字遐周，吳興人，國子監生。事蹟具詳湖州府志人物傳。此編卷一為序引，卷二為傳誌祭文，卷三為書疏，卷四為題跋。吳興董氏夙以文章德業世其家，斯張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工科給事中，兄嗣成禮部主客司郎中。斯張生長華胄，獨能振采擢華，洽聞周見，為時推重。詩以凝鍊勝，文以倩達勝，皆能自道其性情。澤綿排惻，諔詭幻怪，無不有之。嘗著吹景集，以詼諧著所得。又纂吳興志，以備輶軒之採，今並有新刊本行世。此本實從全書十四卷本錄出，而遺其古今體詩、童牙留䁈寒守諸集，不知校刊時何以荒陋至此。靜志居詩話稱斯張初學詩於周慶業，及入閩，心折曹能始，歸與吳允兆、王求房酬和，郡守得其詩，謂如飛天仙人，不著一煙火字，其傾倒如此，乃不得與雜文並傳，略見其篇什於明詩綜、吳興詩徵諸選集中，亦憾事也。

祇欠菴集八卷 適園叢書本

明吳蕃昌撰。蕃昌字仲木，諸生。此編為類十一：曰疏，曰書，曰序，曰記，曰議，曰傳，曰行略，曰墓誌，曰祭文，曰雜著，曰古今體詩。蕃昌幼極穎異，走筆數千言。十六補諸生，弱冠遭國變。父麟徵明太常卿，以殉國得謚貞肅。蕃昌出入江淮，扶櫬而還，遂棄舉子業，鋭意於超賢入聖之業，發為古文辭，如寡女賦、祭山陰先生文、叔父兵部主政府君墓版文、先司寇公行略，機勢浩瀚，皆至性所鍾，無局促轅下之態。詩亦曲折俊爽，絕非凡響。師事山陰劉念臺，後與張楊園及從弟志仁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楊園容為之銘曰：惟日孳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恆，志業未究，蓋悼之也。蕃昌有自叙詩十章，其一曰：三月國已破，五月浙始聞。六月詳邸信，七月歸家伻。家伻與幕客，四月離燕京。八月兒出門，哭走江淮營。七月淮水赤，八月淮水清。兒啼一何苦，大地秋風鳴。含歛不獲視，殮殯皆友生。扶歸不及奔，聞解盈妒旌。執紼多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明別集類

士泣拜送其行孤兒尚得活抱父歸丘塋叙北上扶櫬始末詩中哭友生渭祝開美渊事詳貞肅公年譜及開美所著貞肅殉難實錄此詩不見集中僅賴吳東發澉浦詩話以傳之識事也

吳吏部文集十二卷　清初刻本

明吳本泰撰本泰字美子號梅里又號藥師海寧人寄籍仁和崇禎甲戌進士平臺召對稱旨超擢吏部郎累遷尚寶司丞事蹟具詳海寧縣志人物傳此編凡文集八卷詩集四卷首有順治癸巳嚴民夏之中序文皆以初刊本迻錄初刊本為順治中直指使戴南廬傳張夢齊者所訂定刊版於虞山毛氏汲古閣首海粟堂集二卷秋舫集一卷皆僦居西湖日所作次北游集一卷係崇禎改元廷試北上時作次西征集一卷係辛未春奉差役出

守汾州入其幕中往來晉陽時作次白嶽遊草一卷係里居時遊黄山時作次東瞻集一卷係官行人時奉命冊封魯藩并瞻岱嶽時作次南還草二卷係以選曹調南儀部途中作并以易代改避地詩附焉共九卷與此本并詩文為一集者不合此本題門人黄燦男啓圻侄瑞熊孫男天玉編次卷數與千頃堂書目合而與海昌備志稱本泰著有海粟堂集十卷者又異知此集實有九卷十卷

十二卷之別，此當為最成最足之本矣。本泰詩宗七子、文宗竟陵公安二派，音節高伉，而神理不具，未能卓然成家也。羊復禮輯海昌叢載於羊城時，錄本泰詩僅得十數章，知當時實未見此集也。本泰別有詩餘一卷，名綺語障，見許三禮康熙海寧縣志，惜已佚矣。

謝文莊公集六卷 明嘉靖刻本

明謝一夔撰。一夔字大韶，一字襄虞，新建人。天順庚辰一甲第一人，榜姓王，後復姓。擢翰林脩撰，陞左春坊左諭德，進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事蹟具詳何喬新撰行狀。此編首有嘉靖壬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邑人吳桂芳序文。凡策類、疏類一卷，序類二卷，記類一卷，雜著類一卷，古今體詩一卷。一夔卒，從曾孫進士虬峰廷傑始裒集其詩文梓於家塾。千頃堂書目及何喬新所謂古源文集六卷者，即此本也。一夔受英廟特達之知，賜狀元及第，得多窺中祕藏書，是學益精進，發為文章，不作奇崛雕刻之辭，而純粹渾宏，人皆推服。朝命修英宗實錄，少保李文達公為總裁，一夔為纂脩官，據事直書，得史官體。會星變，乃上疏草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罰以廣好生，五曰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又奉命編纂續通鑑綱目，以竟

紫陽之遺。諸陞礼部右侍郎時，制度儀文，多所裁定，稽考故實，參以祖宗舊例，定為儀注，凡此皆可見一斑。在朝時文章德業之隆，可想為國之藎臣矣。詩數諸卷，蕭然有物外之思，文宗歐蘇，瑞麗瑰偉，置之盛明風雅，自無愧色。集後附成化丁未豐城李裕所作較敘，其後似尚有脫葉，惜無他本可校，不能詳其究竟矣。

楊氏南宮集七卷 常熟瞿氏抄本

明楊儀撰。儀字夢羽，號五川居士，常熟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轉礼部兵部郎中，秩滿遷山東按察副使，為夏桂洲所器重，尋引疾歸虞山故里。嗜古著述，構萬卷樓，多聚宋元舊槧、法書名畫、鼎彝古器，江左推為博雅。性高亢傲睨一世，為時所嫉，一朝構禍，家貲蕩，亦憂卒。事蹟具詳乾隆常昭合志名賢傳。此編凡雜文三卷，古今體詩三卷，詩餘一卷。前有乾隆戊寅邊左戴亨，及乾隆二十一年東瀛栢謙題記，知從手蹟錄出。儀別纂高坡異纂、明良記、保孤記、金姬傳，皆有明刻本及紀錄彙編本傳世。此則儀歿後，其外孫雲間莫是龍能讀外家書，盡發所貽以歸，故明季無刊本。錢東㵎著列朝詩集，於三吳文獻搜集尤勤，獨於此集不著一字，蓋亦未見其書也。儀通籍後受知於貴溪相國夏文愍公，諮以謀議，太常典樂廢缺，命儀考訂纂成樂書，惜為同事所抑，時論惜之。陞副使日，文愍以詞餞之，有可惜文儒卻使提兵遮戍區

之句，其望重可知。世所傳文懿貴溪詞、玉堂餘興，皆儀為之版行。儀所作詩餘，亦與文懿唱和最多，彼二人之交誼，雖管鮑亦無以易矣。文懿罷相再起，泊舟淮上，與儀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拈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復幾多。灣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黯然而別。檢此集，猶無淮上別貴溪之詩，何耶？儀文尚淡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詒蘇柳之準繩，達選雅之旨趣，無險砌之辭，而有深厚之味。詩則古風縱逸，近體清雋，亦可云吐納珠玉、舒卷風雲者矣。

東武山人詩集七卷 清乾隆刻本

明朱公節撰。公節字允中，因家在山陰東武山下，自號東武山人。舉嘉靖辛卯鄉試，選知彭澤縣令，擢泰州知州，罷歸。卒以門及門人私謚曰貞獻先生。以次子太師文懿公賡貴，累贈如其官。事蹟具詳同里柳文撰行狀，附載本集卷首。此編凡五言古詩三十首、七言古詩一十六首、五言律詩九十七首、五言排律四首、七言律詩六十七首、五七言絕句一百二十八首、長短句四闋。前有虞山錢謙益序文，末有乾隆辛巳同里金昌世跋文。目錄後有公世孫八世孫維相一名嵩年敬鐫一行。業公節歿後，遺稿迄未梓行。至乾隆之季，邑人金昌世始為之訂定，刊之兩璧堂，上距公節之沒，歷祀已二百載矣。公節自為諸生，博聞強識，務為古學，與陳山人鶴、沈鍊結社於邑之息柯亭中，為詩歌以自遣。陳沈皆矜奇放誕，而公節學殖深厚，骨氣清真，不與人爭一日之短長，藏弃其詩，不肯出以售世，蓋其澹泊沖懷之忱，有古逸民之風焉。其

詩古體沈鬱蒼涼，冶陶謝張許於一鑪，如贈沈青霞、夏夜有懷、春日送別、月夜行、貧女行、妾薄命行、路難、贈宋道士、懷吳玄洲，皆有關涉自序之意，得詩教之三昧；近體諸章，微傷夫刻，而其高者亦步監襄陽之傳也。然孫公節著有策約八卷，門人沈東祝致蔣良相等為之校正行於世，又有東武山人文四卷藏於家，又欲衍易宗旨統會諸家發明四聖心傳之奧旨，未竟其書而卒。知公節著述尚夥，惜久佚無傳，不獲與此集並行矣。

中褱集十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何出光撰。出光字兆文，別號中褱，扶溝人。萬曆癸未進士，初授曲沃令，再遷貴州道監察御史，出按畿南，改按山東，以萬曆丁酉卒，得年五十二。事蹟具詳扶溝縣志人物傳。此編首有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王宗賢、知扶溝縣事琅邪侯良範、萬曆丙午寧陵呂坤序、兄出圖序文，次有男何濬曾稽遜跋文。凡古今體詩三卷，奏疏二卷，條議一卷，序記傳二卷，誌銘雜一卷，祭文書啟一卷，而以太史葉向高撰墓誌銘、焦竑撰墓表、兄出圖撰行實及傳、姚思仁杜杰撰誄文為末卷殿焉。初出光嘗自刊其條議疏稿讞獄等編，獨志傳辯賦序記之屬未及梓行，而歿。萬曆辛壬之交，間關中外，文稿放失大半，及抵燕邸，重檢篋笥，僅得數卷。歿後男稽曾等懼遺文泯滅，因薈萃疏議詩文為一帙，刊於扶溝里舍，即此本也。出光遷任御史時，遇事力言，侃侃無所避，大小至二十七疏，如請建儲宮、劾巨璫、與錦衣貴人諸不法，其最著者。時西臺舊無譜

牒出先以為闕典移文各御史台蒐所部會為御史者注歷履歟末彙集之名曰蘭台法鑑錄出先自撰序文弁之以誌一時之盛數年前內閣大庫遺書散出中有法鑑錄一帙共二十卷即出先所輯也出先詩境雅近前後七子古体如荊璞行行路難越漢吟三山歌近体如登大伾山登天寧閣曲逆秋吟庵从謁長陵諸作縱橫逸宕不可方物文宗西京條準時事有李伯紀周益公之風此集千頃堂書目失收近世公私藏家簿錄無著錄者亦秘笈也

扶桑閣詩集十四卷 清初刻本

明朱爾邁撰爾邁字人遠號日觀海寧人諸生隱居於邑之龍山陳潛州延敬李合肥天馥王新城士禎先後遣人招之遂入都館合肥邸第以疾南還卒事蹟具詳戰效曾海寧州志人物傳此編乃書林劉鍾甫所校刻卷各為集爾邁好遊好為詩歌所至與諸名人相唱和歸必有詩成帙於蜀曰西瞻曰東將於京師曰巢南曰岫雲曰嫁衣曰北征曰南還曰後北征曰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遊曰重遊西山於金陵曰江行曰南園於東浙曰春舫於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卷以附其子溥西山從遊詩一卷蓋亦入都時作周廣業寧志餘聞稱日觀詩集四卷與此本卷數不合許宗伯如粟日觀山人傳云爾邁所製詩古文名曰日觀集計二十卷當併其文集計之文集久佚嘉興錢泰吉於秀水金承高處得日觀山人文稿一冊今亦不可從跡矣爾邁著述尋見天一閣書目有海昌會稽一冊云康熙十五年朱爾邁著同集又

陳萊孝誰園文集有朱彝尊草木春秋詠云，前列名有果木名花，後列異寫扶桑閃諸藥，尚是日觀山人手稿，今俱無刊本流傳，彝尊詩宗盛唐，得高岑之真髓，乃篤嘉徵止溪詩集，於調尤近，知彝尊得力於庭訓為多，惜吳衡照輯海昌詩澈時，不及見此集，遂致遺佚，可憾也。

梅花集詠一卷 明刻本

明楊光溥撰。光溥字文卿，沂水人，成化己丑進士，任刑部主事，歷山西按察司副使，事蹟具詳康熙沂水縣志鄉賢傳，此編前有賜進士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翰林院國史脩撰經筵講官維陽張歐，弘治庚戌刑部員外郎楊儼，及太僕寺丞合肥蔡悉序文，後有山西按察司副使衛輝劉璋及鵝湖胡漢跋文，卷首題山西按察司副使沂水楊光溥集，山西按察司副使衛輝劉璋校正，河南道監察御史曾孫楊東野梓，案東野成萬曆進士，歷官有治聲，蓋書成於孝廟中葉，而刊版於萬曆之世，時光溥已先卒矣，初元翰林馮海粟及僧中峯皆作梅花詩百篇，中峯用真字韻為律句，子振則分紅梅、落梅、蠟梅與大道院僧寺、江路、野橋諸體為絕句，二家體製不同，率清新俊逸，有唐賢風趣，光溥晚出，愛梅成癖，集前人咏梅名句，亦成律詩百篇，以備一格，其所採輯，唐人如羅隱、劉長卿、韓退之、李商隱、皮日休、張籍、戎昱

鄭谷、宋人如張澤民、胡宿、尤延之、林和靖、朱文公、參寥子、韓子蒼、王平甫、陸放翁、方巨山、范石湖、楊誠齋、陳簡齋、張南軒、曾茶山、呂居仁、劉學箕、潘紹老、梅聖俞、朱淑真、元人如仇仁近、張光弼、馮子振、薩天錫、丁鶴年、明初人如劉秩、高啓、管訥、貝清江之作、靡不甄錄、世有繼黃大輿之業者、當視此帙爲枕中鴻寶矣、先溥詩有閒適之趣、讀之覺柴桑風景、去人不遠、千頃堂書目稱有沂川集六卷、沂水志則云著有月屋樵吟、杜詩集句行世、今久佚、沂水志藝文志載先溥所作邑沂陽八景詩、遊聖水坊祀之寺聯句諸作、今以此帙亦足覘其詩藝之一斑矣、

學古齋集四卷 清嘉慶刻本

明瞿俊撰、俊字世用、號學古、常熟人、成化乙丑進士、授江西崇仁知縣、擢廣西道監察御史、出按廣右及滇南、號善執法、得憲臣體、改江西道、掌三法司事、又奉敕巡督紫荊等關事、卒年六十八、事蹟具詳工部虞衡司郎中東湖錢仁夫撰墓誌銘、此編首有嘉慶七年同里後學吳蔚光序文、凡古今體詩三卷一百四十一首、雜文一卷十七首、俊卒後貧無以葬、其遺文藏於家、無力梓行、嘉慶間十一世孫青垂始彙刻成帙、且以圖像弁於卷首、以誌景慕焉、俊以直聲振於朝野、楊循吉撰蘇州人物志、謂俊出按滇中時、值交夷入寇、既以策禦得固邊陲、分巡海南日、嶺海多寶貨、操守峻潔、纖毫不染云云、馮復京常熟先賢事略所載略同、今讀其本集、辭旨峭拔、益見其學有本原、俊詩古風如過呂梁洪、懷滇南行、昆湖觀魚、天台上人江月卷、厭叔清發梅卷題、唯美蘭皋卷、玉壺冰、東津橋竹雪詩、律句如千花正好客情洽、一鳥不鳴僧夢幽

猿鶴有情懷舊隱、煙霞無地著朝簪、等篇，上猶漢魏，下吸蘇黄，所作以閎肆勝，雖間有衍文靡麗者，然尚不失為雅致也。文亦豪邁駿發，銜華結實，要明人究習鷹臨之習，較之後此王李輩剽畫瑣屑者，過之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

江峰漫稿十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呂高撰。高字山甫，又字思抑，丹徒人。嘉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歷車駕司郎中，陞山東提學副使，轉太僕少卿，以大計罷官。事蹟具詳李開先撰傳，見閑居集及本集卷首。此編乃高卒後其子克念所校梓，首有嘉靖丙寅太常寺少卿章丘李開先序文，後有嘉靖壬戌餘姚胡昱及長山姚宋跋文，而以克念所作求序啓附焉。計賦詩及雜文各六卷，俱以體編次。攷嘉靖初葉，朝士有所謂八才子者，毘陵唐順之應德、富順熊過叔仁、慈谿陳束約之、晉江王慎中道思、南充任瀚少海、章邱李開先伯華、平涼趙時春景仁，而高亦與焉。嘗細論之，諸氏造詣，唐荆川以明暢勝而失之軟弱，熊南沙以簡鍊勝而失之慳澀，陳後岡以精拔勝而失之疎蕩，王遵巖以委宛勝而失之清脆，任忠奇以奇警勝而失之靡麗，李中麓以博贍勝而失之粗魯，趙浚谷以雄渾勝而失之疏闊，各隨其才，各務其學，而高與李中麓交相高，獨以雅致擅名。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明別集類

中麓謂其文失之方板，可稱一語破的。高詩古風
振謝鮑之音，歌行協燕許之律，文亦清新雄厚，不
媿名家。嘉靖刻金山集載高所作五言排律一首，
為他處所未收：
翠聳波心寺，登臨思不窮。孤懸上霄漢，萬象俯
晴空。客至青雲表，帆歸白浪中。樓臺低日月，鐘
梵出魚龍。江漢三泠派，山河四望通。水搖金混
漾，斗轉木龍從。礎折攀陰霧，簷虛宿斷虹。神超
三島化，醉醒八牕風。吳楚形難並，孫張賦亦雄。

留連酬勝地，飄泊歎飛蓬。
得此可補集本之缺。高詩不登錢東澗、朱長蘆之
書，其名亦轉晦，世之談京口耆舊者，且無人能道
其姓氏。今幸獲見舊本，俾與王唐諸賢之集並傳
焉。

舊業堂集十卷 明刻本

明凌儒撰。儒字真卿，別號海樓，泰州人。嘉靖癸丑
進士，筮仕永豐令，召拜御史，遷大理、擢山西屯鹽
都御史，年八十卒，蹟具詳雍正泰州志人物傳。
此編首題吳陵凌儒真卿甫著，果齋沈沈閘選，
英世科慶舉訂。凡五言律詩九十六首，七言律詩
八百六十二首，古詩十七首，五言排律四首，絕句
五十二首，奏疏若干首，序二十二首，記八首，書九
十五首，表一首，祭文十四首，啟九首，雜文五首。前

後無序跋，不知何人何地所刊，以刊工體勢及諱
墨推之，知為萬曆朝刻本無疑也。儒久歷臺諫，時
嚴分宜以邊釁殺修郎總督王忬，命儒往勘，儒力
為申理，即有聲朝野。繼又建言放宮人，遠奄宦，清
馬政，免操軍，及薦人材一事，忤旨廷杖，命釋。皇登
極，起原官，掌河南道，首疏論郭安陽，以賄求襲趙
爰立之命，風裁凜凜，士論榮之。讀集中卷六諸諫
草，如見其人，無怪其在朝時能動不止也。儒詩宗
襄陽隨州，措筆立就，俊逸秀整，縱橫繩墨間，時出

奇肆，如西園留佳客、沈陰行、登龍行、初春西園歌，皆五言名作，頗具浩瀚之氣，固非僅以律句見長也。此集千頃堂書目失收，泰州志亦不記卷數，惜此帙卷亦多脫葉，無他本可補，斯為憾事耳。

董禮部集八卷 吳興叢書本

明董嗣成撰。嗣成字伯念，烏程人。萬歷乙卯庚辰聯捷成進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升主客司郎中，以疏救給事中孟養浩忤旨削籍。事蹟具詳東海茅國縉撰傳。此編凡古今體詩六卷，俱以體編次，書簡二卷。所作詩歌，大抵寫感慨於和平，寄真情於閒適，與乃祖泌園詩稍相出入。古體如春色行、長安雪霽歌、鴈宕歌、秋夜短歌、綠巖歌、賦得都門柳色贈友行、古意寄居鄰真感舊詩、詠懷詩、大梁行、苦風行、怨歌行、湖上篇、蘇生行、豪士行，無不精深典贍，遒麗天成。近體如對菊云：孤燈他日淚，杯酒異時才。寄答王思泉云：愁中青鬢少，夢裡白蘋多。登吳山絕頂云：潮白江環闕，山青雨入湖。渡江云：楚樹帆前沒，吳山夢裡看。登臺云：山寒秦帝輦，苔蝕李斯文。九日扈駕云：山色斷開宮女扇，雲陰猶濕侍臣衣。九日獨坐云：高秋亂葉兼風響，鴈暮千峰掩日黃。風格高華，頗有唐調。謝在杭序其詩集謂古體宗李陶謝，近體沐浴岑王，用能弘而鏜鏗

苕、取態巧而意象具、此數語差得其詩之神髓、此帙乃近人吳興劉承幹所編訂、據萬曆年青棠詩集益以同邑周氏所藏尺牘二卷、尺牘向無刊本、今與青棠集及嗣氏祖汾淡園集合刊董氏一家文獻可與此徵之矣、

敝帚艸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杜開美撰、開美字袁度、上海人、神宗時授中書舍人、以母老乞歸、事蹟具詳同治上海縣志人物傳、此編首有陸維垣序文、初開美輯其詩為鉛槧遊遠諸稿、梓以問世、其他剩金碎玉棲於篋笥者、尚數千言、友人陸維垣為之校理、得詩文各一卷、因題數語於簡首、以付手民、開美自署曰敝帚艸、即此本也、開美家本儒素、祖時登官至光祿署丞、受知於學使耿定向、父獻瑞官至刑部員外郎、以廉能稱於時、卷中有先府君梓疰先生行實、詳敘其祖父學行、述德之篇、陔蘭之詠、可補志乘之略、開美生有異才、下筆千言立就、工於吟咏、嘗躑躅長途、引睇白雲、傷美人之遲暮、感華年之不再、所眠麗藻、究媚纖紛、高者溫韋之亞、淺者亦西崑之冬郎倩也、上海縣志藝文志稱開美著有秋水遠遊如舫鉛槧閩州白門敝帚行藥蝸甲閒居暇諸草及蘭陔堂未刻稿、蓋其詩隨作隨刊、今莫由致見矣、此帙乃臨淄畢氏故物、有畢自嚴家印記可證、

卷末附尺牘四卷，以有目無書，故從略。

射山詩抄不分卷 舊鈔本

明陸嘉淑撰。嘉淑字孝可，字氷修，號辛齋，又號射山。父鉦沒後，棄諸生，晚遊京師，以宏詞薦，不就。事蹟具許王簡可撰年譜。此編又名丙申乙未詩抄，乙未為順治十二年，丙申為十三年，時明社已屋，故多秋風禾黍之辭。嘉淑詩出入蕭選，浸潤元白，與胞弟弘定唱和最盛，一時有冰編二陸之目。辛以其集世少流傳，諸書引載，向無定名。雍正浙江通志稱辛齋詩抄十卷，周廣業寧志餘聞作帶星堂集六冊，明詩綜、漁洋感舊集及邑志俱作辛齋遺稿，無卷數。嘉道間海鹽張氏刊詩一冊，題曰射山集。同邑管氏庭芬輯海昌藝文志時，藏有帶星堂分體詩二冊。海昌陸氏譜傳刻孫其詩已刻者曰書華草一卷，危言一卷，帶星堂集一卷，未刻者曰辯絃集二卷，未申集九卷，丁戊集一卷，己庚集一卷，穀堂燹餘草四卷。此本所收詩則乙未丙申兩年間所作，詩當即譜傳所謂未申集，然此本前後卷數相連，未分卷帙，又與譜云九卷不合，殊不可

解道光間紫硤王氏簡可編輯辛齋詩得古近体三千餘首定為十八卷是為帶星堂集最足最備之本其所據未中集抄之周氏松靄春所藏今以此本校之文字異同不一而足是雖戔戔小册亦足備攷文徵獻之助與王本並傳矣

定軒存稿十七卷 明抄本

明黄孔昭撰孔昭名潛以字行又字世顯自號定軒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坐諫鰲山燈火予廷杖謫湘潭知縣遷南大理評事進寺副乞休弘治初起江西提學僉事尋致仕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乃孔昭卒後其子俌所編前九卷皆詩卷一五七言古詩卷二五言律詩卷三七言絕句卷四五皆七言律詩卷六為唐縣稿卷七為江西湖北稿卷八為鄧州稿卷九為池州稿古今體詩俱雜厠卷十奏稿卷十一雜文十二行狀十三表志十四祭文十五書十六讀通鑑續編十七附錄御祭文及同官祭文傳狀碑志哀詞像贊輓詩等舊為四明范氏天一閣藏書檢阮文達所輯閣目稱卷十六為附錄不知其有讀通鑑續編一文殊為鶻突謝鐸與孔昭交最善弘治乙卯為文以弁此稿湛若水亦為之跋此本皆失載隆慶間重刻本改題曰黄文毅公集傳世亦罕見此抄墨校精善乃正嘉間人手蹟當為本書最早流

傳之本，獨可珍也。孔昭為文質朴未濤，論事精核，協於經世之典，而辨道明切，是其所長，蓋有鄉先哲潛溪遜志之遺風焉。詩亦格調深遠，為有明三台之冠，李東陽舉為未嘗苟製，可見其性行之純正。孔昭別有黃氏祖德錄，刊於成化間，有序文見集中，惜已佚矣。

二谷山人集不分卷 明刻本

明侯一元撰。一元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南刑部主事，積遷廣東參政、河南副使、江西左布政使，事蹟具詳王世貞撰墓誌銘。此編首有目錄，各體類編，不分卷帙，蓋出一元手定，乃嘉靖刊本也。首冊為緱山侯氏譜，二冊為賦及記、碑，三四五三冊為序文，六冊為書疏、雜著、頌贊，七八兩冊為讀書記，九冊為詔誄祭文，十冊為四六。其文篇自為集，各體之中，又復雜出集名，以十干為次，甲曰南署集，皆一元登進士後補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時作；乙曰越吟集，在南京時作；丙曰素琴集，丁父憂歸里時作；丁曰鴈蕩集，除喪後在里中作；戊曰武林集，除喪時謁選至有後移疾歸時作；己曰天台集，庚曰閒居集，辛曰適園集，皆在里時作；壬曰北征集，癸曰懷舊集，皆謁選得南京刑部郎中時作。又別有嶺南集，為子，官廣東布政司右參議時作；天雄集，為丑，遷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時作。則又以十二支為次，惟無寅集以下

為異耳。疑初刻時分成各集，以因篇目瑣碎，後改為分體制，撮合排比，雖難一致，故雖已彙編，而仍存舊題也。詩集板式與文集同，亦分十集，惟無嶽南天雄二集，以古今體詩數次，首古詩，次律詩，又次絕句。據道光樂清縣志藝文，一元集刊既以董傳策殷從儉為之序，此帙董殷二序俱付缺，如疑初印之本，序文是時尚未付梓故也。一元為文天真率直，雖體調未高，而絕無蠢俗之氣。王世貞謂其文必匠西京，昌穀詩必宗建安天寶，詢非虛譽。

其論詩謂今人固有為六朝者，皆得其似而遺其真，若知其不能為唐矣，持論反為精篤。蓋正嘉以來，李東陽何大復輩出，倡為復古之論，流為摹擬，詩道日晦，一元蚤為此言，誠可謂具眼者矣。

玉介園存稿十八卷 明萬曆刻本

明王叔杲撰。叔杲字陽德，永嘉人。嘉靖壬戌進士，除清江知縣，改常熟，徵授兵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大名知府，歷湖廣副使，進參政，以事罷歸，起福建參政，不赴。事蹟具詳永嘉縣志人物傳。此編凡古今體詩七卷，自嘉靖乙未迄於退老，編年為次。詩以繼以雜文，計序文二卷，記傳各一卷，尺牘三卷，祭文一卷，行狀誌銘誄辭一卷，雜著二卷，文以又有附錄四卷，則叔杲之子名光美者所輯，雜

錄宇內鴻流贈序詩文，名目暨碑，殊乖大雅。此外又錄光美撰行狀、焦竑撰傳文、李維楨撰墓誌銘、馮時可撰神道碑、王穉登撰墓表，為另編殿焉。叔杲為文，得兩京遺範，據事敷辭，倍覺款切，如雜著數所載築永昌堡始末、永昌堡地圖說、溫州衛所及海防官制說、詳刻大名府保甲鄉約評議、江西海防事宜等篇，總國儲民瘼，究輸輓，通知邊務如叔杲者，不能贊一辭也。詩亦清婉動人，有往復不盡之致，如詠清暉堂云：朝攬南岫雲，夕弄南湖

月、咏紵青閣云、晴微掾東窗、天際孤亭小、咏知樂軒云、儵魚弄波光、初日澄微暄、咏紅雨蹊云、逶迤遵回蹊、殘英落春澗、咏漣漪亭云、綵雲晝不開、曲澗春流漫、咏金粟嶺云、鮮飈激幽香、明月散清影、咏穿雲硤云、白雲曳斜陽、翠壁光相射、咏錦阿館云、翠落寒池明、冷浸瀟湘雪、咏香雪塢云、暗香動流雲、疏影時明滅、咏寶界菴云、鐘聲雨外遲、梵語林中靜、咏綠陰塢云、萬木青山塢、千林翠欲滴、雋語絡繹、不落叫囂之習、叔杲歸田後重理園林於

華蓋山之麓、名曰陽阿別墅、又名玉介園、焦弱侯有玉介園記、茅鹿門有陽阿別墅記、王弇州又有陽湖別墅前後記、園中有景二十、叔杲一一記之以詩、不啻張功甫玉照堂光景也、此集列入乾隆間頒行之禁書目、故傳世至罕、近人所刻永嘉叢刊及敬鄉樓叢書均未著錄、亦祕笈矣、

何太僕集十卷 金陵叢刊本

明何棟如撰、棟如字充符、一字子極、號天玉、無錫人、萬曆戊戌進士、除襄陽推官、以忤監稅繫獄、削籍歸、起南兵部主事、遷太僕少卿、充軍前贊畫、以事下獄、遣戍除陽、崇禎初復官、事蹟具詳金陵通傳本傳、此編卷一奏疏、卷二書、卷三序、卷四雜著、卷五記、卷六傳、卷七墓誌銘、卷八行狀祭文、卷九卷十皆古今體詩、首有通家眷弟宋劼序文、知原書有明刻本、棟如繫獄日、以馮應京授易譚兵、不

以患難挫其志、會星變得赦歸、因艸楚事紀略、以語其寃、天啓初棄起官兵部、值遼陽陷、廷議募兵往救、棟如自請行、遂齎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抵通州、而廣寧復失、又自請出關視察形勢、兩疏請論經撫功罪、又請不時考察京官朋黨、朝貴大恨、誣以冒餉、逮獄擬死、謫戍滁陽、又撰遼事紀略以明其志、蓋棟如凡二度忤朝旨、卒得不死、豈亦忠義之氣有以相之耶、晚歲與楊廷俊陳我如友善、建龍德書院於烏龍潭上、講學其中、著有攝

國稿出山疏牘初續商音組東草、又輯實用編經武編近溪要語、今俱不傳、此集列入乾隆間禁書書目、故人間傳本罕見、金陵蔣國榜轉輾得其全帙、重授諸梓、以彰忠義之盛事也、楝如為文洋洋灑灑數千言、一揮立就、奏草直追李伯紀、詩篇遠紹陸劍南、以視當時嘐雜膚學之徒、固可視為典型之作矣、

張卿子先生遺集四卷 錢塘吳氏新刻本

明張遂辰撰、遂辰字相期、又字卿子、錢塘人、明亡隱居不出、以布衣終其身、此編皆古今體詩、諸體雜厠、殆有紀年意味、為集凡四、每集又分上下卷、一曰白下編、乃天啓甲子秋日客居秦淮邸舍時作、題門人蕭明俊校梓、二曰蓬宅編、乃自秦淮歸來後居里閈時所作、題門人沈晉垣校梓、三曰湖上編、乃居家日留連湖上風物而作、題門人張文啓校梓、四曰哀晚編、乃晚歲憂勞世事感逝傷亡而作、則皆變徵悲寧之音也、亦題門人沈晉垣校梓、除哀晚編外、各編均繫以自序、卷末有外孫金張百跋文、原書刊於順康之際、傳世至罕、嘉慶中樊榭厲氏初得湖上蓬宅二編、後丁敬身贈以他編、後手自迻鈔、綴以評語、丹黃爛然、居然完整可誦、止哀晚編上卷缺失二葉、無他本可供校補、意其中有忌諱語、當樊榭時、文網正密、故佚之耳、歲在丙寅、錢塘吳氏用威以吳伯宛昌綬處得樊榭舊藏本、鑒為秘笈、以遂辰心敏志潔、辭美詩淳、思

有以永其傳，因付諸梓人，即此本也。歲辰之為詩，氣勢俊爽，才情雄發，出入岑參、劉禹錫間，而近體尤擅勝場，秋風禾黍之音，斜陽故國之思，情見乎辭，不能自已，讀其詩者，亦可以悲其遇矣。

心遠樓存稿八卷 舊鈔本

明楊琢撰。琢字季成，休寧人。元末隱居不仕，以教授自娛，別號放鶴翁。洪武初，以儒行就徵，任本縣儒學教諭。此編凡五言古詩十二首，七言古詩十六首，五言律詩三十四首，七言律詩六十八首，七言絕句十六首，長短句七首，雜文七首，而以諸家贈序詩行為末卷附焉。琢著有道園、天纂集、心遠文集二書，久佚不傳。弘治甲子，裔孫鳳輯其遺文並家藏之稿，合為一帙，病其零落不完，故署之曰

存稿，即此本也。琢為文羽翼經史，扶持綱常，詩亦浸淫漢魏，天才雖遜，而工力殊深，其學實得之吳古徽頤、倪道川、趙東山汸、朱楓林升、金元忠居敬諸氏，又私淑於定宇陳氏，研至理，黜浮詞，有志於古聖賢之道，溯其本原，蓋猶奉紫陽之教也。此帙前有漢陽葉氏藏書及家在白雲黃鶴青山赤壁之間二印，乃葉東卿志詵家抄本。千頃堂書目、道光徽州府志藝文俱不著錄，亦秘笈矣。

畏齋存稿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林鶚撰。鶚字一鶚，別字畏齋，黃巖人，今隸太平。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出知鎮江府，調蘇州，歷左右布政使。成化中，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嘉靖中，御史趙大佑上其節行，贈刑部尚書，諡恭肅。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上卷凡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五首，下卷祭文三百，書三十餘首，與台州外書稱其集僅數卷，具載當時疏稿云云不合。然謝文肅公謂公歷官三十年，陳諫諭俗之篇，明刑弼教之謨，

皆所宜有，而此編未見，則原本多奏草明矣。不知戚學標所見果何本也。鶚歿，其子徵方在髫齔，及長裒集遺稿，僅得詩文三十四首，首錄誥敕諭祭文，末附贈輓碑銘諸作，謝鐸為序，謂存十一於千百者是也。正德癸酉刊於壽州官舍，同郡莆田林俊為之序。嘉靖戊午板燬於兵燹，萬曆丁丑曾孫元棟為湖州教授，取原本增訂，有併刻之，即此本也。弘治赤城志稱畏齋存稿有鈔本，不言其卷數，千頃堂書目作十卷，明史藝文志、雍正浙江通志均承其說，豈明時又有一十卷本耶。鶚文明白篤實，不涉玄虛，直抒胸臆，不以研鍊見長，詩則和平雅正，雖未能並駕青田，亦一時之隽才矣。

真賞齋賦一卷 藕香零拾本

明豐坊撰。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除禮部主事，諫大禮，受杖，改南吏部主事，謫通州判官，以吏議免。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事蹟具詳萬師鄞縣志人物傳。此編乃坊居吳日為其友人錫山華夏而作。夏字中甫，與文衡山、祝枝山輩為摯友，構真賞齋於東沙，以儲金石鼎彝圖籍，藏庋之富，品鑑之精，推江東第一。坊與夏相善，得盡觀夏所藏黑物，因纂為此文以張之。舉凡魯公中使之帖，右丞輞川之圖，松年九老，馬麟四海，南唐梓之玉臺新詠，北宋槧之三禮圖說，高文典策，寶玉大弓，一經藻鑑，使成妙迹，讀之令人瞪目滅舌，[illegible]信乎性命可輕，頭目同寶，非知言不能道其底蘊也。殿以吳門黃氏丕烈構百宋一廛以藏古籍，顧千里時主黃氏家，匯坊此文為作百宋一廛賦，一時藝林傳為佳話。惜顧氏才思艱澀，詞意壓下，與此文較，不啻珠璧之與瓦石矣。坊工草隸，又善詩文，詩如河朔之馬，恣情馳騁，一如其文。著有南禺集。此文獨不見集中，近人繆氏荃孫以郁逢慶書畫記錄出，刊入藕香零拾叢書，即此本也。世有議坊為逞口佪意者，如睹此文，亦可稍之恕其狂誕矣。

二谷山人近稿十卷 明萬曆刻本

明侯一元撰。一元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南刑部主事，積遷廣東參政、河南副使、江西左布政使。事蹟具詳王世貞撰墓誌銘。此編凡雜文八卷、古今體詩二卷，當為一元晚歲手定之本。卷首自序題萬曆九年辛巳，然以文尾所記年月攷之，尚有萬曆壬午、癸未、甲申諸作，知付梓以又有所增訂也。集中詩文，較之少作，斷趨乎實質樸，議論亦多精邃，如卷四尚書論，疑今本古文尚書之僞，足與朱熹、吳澄及梅鷟考異之說並傳不朽。樸著六十八則，所錄大抵乃講學要語，可以補讀書記之遺。其柬茅鹿門書云，年衰氣減，百事灰心，乃更追思道術，甘作一腐儒以志願，今終南之徑乃有取捷於講學者，其持論之純篤如此，足覘其所學矣。乾隆溫州志稱一元著有大名稿、家園稿，此書自序亦有在河魏有帙八，在西江有帙四，在家園有帙二諸語，今俱已佚去。樂清志謂近稿等二十冊，乾隆間太守李琬重訂梓行，似全書尚有足本傳世。覆檢公私簿目，無著錄者，未由比證異同，亟可憾也。

泉湖山房稿三十卷 明萬曆刊本

明曾同亨撰。同亨字子野，吉水人。嘉靖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吏部，歷員外郎中，進太常少卿，以事歸。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移疾歸。起南太常卿，召為大理卿，遷工部侍郎，進本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以病歸。起南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少保，謚恭端。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題同郡後學甘雨校閱，同邑門生王鉉編次。凡詩三卷，雜文二十七卷，俱以體類次。

同亨官工部日，軍器自外輸率不中程，奏請半收其直，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報可。內府工匠隆慶初數至萬五千八百人，尋汰去二千五百人，而中官復濫增不已。同亨疏請清覈。時稅使所在虐民，同亨極諫，不稍姑息。其弼成帝學，輔翼廷志，三十年如一日。讀集中章奏，如見其人，洵足以稱藎臣矣。同亨詩皆清婉典則，無叫噪亢厲之音，刻柒煙雲，爭長毫穎，不愧臺閣名作。文則曾歐遺響，縱橫曼衍，然之鑒策論、贈序酬應之什居半，是其所短也。

同亨弟乾亨，官至大理寺丞，亦以名德稱，著有遯齋集、篔簹山房稿，不知人間亦尚有傳本否。

藏微館集十四卷 明萬曆刻本

明劉黄裳撰、黄裳字玄子、光州人、萬曆丙戌進士、授兵部主事、隨軍援朝鮮、有殊功、陞郎中、事蹟具詳光緒光州志仕賢列傳、此編全係古今體詩、首有萬曆丙戌張佳胤序文、卷一樂府、卷二之卷四五言古詩、卷五之卷七七言歌行、卷八之卷九五言律詩、卷十之卷十二七言律詩、卷十三五七言排律及五言絶句、卷十四七言絶句、而以賦冠於卷前、目録中未及、亦一疵也、黄裳之父名繪、字子素、官至重慶知府、与章邱李開先武進唐順之平涼趙時春西蜀楊慎為至友、工詩善文、且熟知兵事、黄裳少承家學、隨父宦蜀時、即肆力於吟詠、所作樂府古詩、有陳思王陳伯玉之格調、五七言大都神似唐諸隨州七言亦参嘉州之遺也、間有傑出之作、出入義山長吉間、傲視同輩、以較其父之高陽集、有過之無不及矣、當萬曆中葉、東事正亟、朝廷調李如松為征東提督、與宋應昌將諸鎮士馬四萬餘往援、黄裳以兵部主事職銜命就監軍、臨鴨綠江、与如松畫策攻平壤、一鼓而勝、以兵趨大同江、阻臨津、又獲小捷、威名益震、著有東征雜事詩上編以記東事、惜其書久佚、今所傳者僅此集六巨冊耳、光州志於黄裳字子元、當是玄子之誤、此本每卷均題汝南劉黄裳玄子著、尤鉄證也、

敬修堂詩集不分卷 舊抄本

明查繼佐撰。繼佐字伊璜，號興奇，又號左尹，自號東山釣史，崇禎癸酉舉人，官兵職方主事，後不復出，晚闢敬修堂于杭之鐵冶嶺，著書其中，學者稱敬修先生，事蹟具詳海寧州志稿本傳，此編又名改甲集，乃道光間同邑吳氏昻駒竹初山房藏書，吳氏謂係伊璜手寫稿本，末繫錢塘樊榭厲君跋文，名賢妙翰，倍可寶玩也。按金鼇海寧志稱敬修堂詩共十七卷，查義選佛詩傳全載其目，一曰先甲集一卷，二曰後甲集二卷，三曰釣業先甲集三卷，四曰釣業後甲集三卷，五曰後甲續集一卷，六曰釣業先免集一卷，七曰敬修堂變風一卷，八曰蔗葉編一卷，九曰遠道編一卷，十曰粵游廿字詩一卷，十一曰九日尋山口號一卷，十二曰梅花詩合集之正得十七卷，與全志合。然杭郡詩輯又載有彭城詠古集、張駿巖園詩鈔，有跋東山竹枝詞絕句，俱溢出十七卷之外，是伊璜詩篇佚者尚多，蓋康熙以來，禁網嚴密，其集藏之嚴扃，不獲梓行，名家就所知者言之，故雜出不備乃如此也。此本所敬修堂十七卷內之一編，首尾不具，僅得一冊，自非二卷本全帙矣。伊璜著自述作，傳世者僅此集及東山釣業曹春秋，罪惟錄及雜劇三編內之收西廂等寥寥數種，此外通鑑嚴五經說四書說史論知是錄兵權諸書並佚，亦一憾也。

胡蒙谿集十五卷續集六卷 明嘉靖刻本

明胡侍撰。侍字承之，別號蒙谿，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戊寅授刑部雲南司主事。辛巳晉廣東司員外郎。壬午晉鴻臚寺右少卿。甲申謫授山西潞州同知。戊戌詔復其官。事蹟具許宗魯撰墓誌銘。此編正集凡詩十一卷、文五卷，首有中書舍人雍張知西安府事吳孟祺序文，刊於嘉靖二十四五年間。續集凡詩一卷、文五卷，卷首有河汾孔天胤、海虞張鐸二序，則刊於嘉靖三十一年。時侍尚健在，蓋皆歸田後作。距正集之刊不及十年，而詩歌雜文又增多百數十篇，具見放情自適之趣。許東侯所謂貧無儋石之蓄，而樂且有餘，富有貫斗之才，而學如不及，可以古人三冬之苦、八斗之雄方之，殆非虛譽也。侍以追尊興獻皇帝言事被斥，疏文以唐睿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祖為喻，遂觸帝怒，出判潞州。陝西通志以侍入直諫傳，蓋有由矣。侍好為餖飣雜著，所作珍珠船、墅談見於四庫全書存目者，至今尚有傳本。此帙傳世最罕。咸寧縣志經籍門稱蒙谿集四卷、續集一卷，千頃堂書目載蒙谿集十一卷、續集五卷，俱與此本卷數不合，然則此帙之為足本，不待言矣。侍文宗七子，與許東侯並稱一時瑜亮，雖搜採尚博，然字滙多所歸，好為詭麗之辭，而乏恬雅之神，此蓋囿於風氣，非侍之所能左右矣。

許默齋集四卷 明刊本

明許論撰。論字廷議，靈寶人。嘉靖丙戌進士，由尚書郎進南京光祿少卿，尋遷南京大理寺丞，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薊州，又進右副都御史。踰年交命撫山西，以功進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卒年七十二。萬曆初，賜謚恭襄。事蹟具詳汪道昆撰太保許恭襄公傳。此編前後無序跋，題同邑門生洪濱賀賁校梓。詩文各二卷，俱以體類次，卷數與黄氏千頃堂書目合。卷一收賦二首、五言古詩二

十四首、五言絶句五首、七言古詩二十三首、七言絶句九十三首。卷二收五言律詩五十八首、五言排律三首、七言律詩一百十五首、詩餘十首。卷三收序十首、碑記十一首、頌一首、祭文九首。卷四收墓誌銘五首、墓表四首、說一百、跋六首、帳詞二首、檢先儒靈寶縣志卷八藝文志下，載論所作老子故宅、九日感事七言律詩二首，七郎山、峴山、講書堂、仙人石、轆轤關、斷密澗、楊發塚七言絶句七首，俱不見集中。知集所收者，尚不乏佳什也。論以著九邊圖說，得邀宸眷。撫薊日，上備邊十二事，以振律宣威，沈允蘇用為言。敵犯大同，擊之，由北紫荊關、北獨石口，又敗之，俘獲甚眾。完繕亭障，簡練部卒，北防賴以寧安。其人蓋深於韜略，熟於邊務，有匡時經世之才。初不以辭賦鳴於時，然讀其文，簡潔得唐賢天度，所作題識，如跋唐胡瓌畫番騎圖卷、跋夏仲昭墨竹卷、跋元高德符長江萬里圖卷、跋宋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其高者不在郭若虛董彥遠下。詩雖近七子格調，思清而調雋，要為

難能可貴也。論之父襄毅公進，其兄莊敏公誥、文簡公讚，俱以文章德業，有聲正嘉之際。獨論所著詩文傳世鮮罕，小長蘆詩話遺之，世但知其有九邊圖說，刊入吳興閔氏兵垣四編，而不知有此集。今得觀此集，并其章奏疏草，足勘傳本，至可感也。

右三提錄者、

林忠宣公集二十卷 清乾隆間重修明刻本

明林熙春撰。熙春字志和，别號仰晋，海陽龍溪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巴陵令，擢户部給事，轉礼部兵部，歷太僕寺卿，晋户部左侍郎，卒謚忠宣。事跡具詳郭之奇撰傳。此編首為掖垣疏草一卷，乃官給事中日所奏上，其中最著者，如条東封減織造疏，又如請免入粵採買回青疏，尊朝廷之體，塞邊城之禍，言関国計，莫備於此。次為出山疏草一卷，乃官太僕寺掌冏政以作，時璫禍未起，朝政尚清，然

讀其六上乞休疏，知票擬中留，攬權授指，其端已露。熙春南旋不一月，崔魏之炎已騰，縉紳被禍，不可勝數，如熙春者，非世所謂明哲保身者耶。又次為賜還草一卷，賜閒草二卷，大抵皆歸田後罷官日所作。古今體詩多仿王孟之音，醖釀深厚，得風人三昧，雖間有一二語近俳近俚處，然尚無礙於大體也。又次為城南書莊草十五卷，乃序記傳誌祭文之屬，其中上吳疏及賀序卷帙較多，此等酬應無謂之作，乃亦過而存之，何耶。至貢萬識、撫荒議，海陽七郡受灾節略，兵食議，經撫議，皆有関一代治道，然陳子龍輯經世文編竟未及，亦作者之不幸矣。此書刊於崇禎間，此乃乾隆間印本，至其版入清猶存，故書衣仍題城南書室藏版耳。

陳安甫小草不分卷 舊鈔本

明陳克德撰。克德字安甫，吳縣人，布衣。此編首有萬曆癸丑自序，自称賣菜傭，其略曰：克德屢舉子業，販布貴溜，兄錢難敷，衫帽蒙塵，筋骨疲擾，遂以弱孩朝豕，少婦夜推，青蚨散盡，黑甑在頭，糊口無策，每晨荷菜入城，易錢數片云云。是其人乃浪跡不羈，窮困以終老者。三吳多高人逸士，殆亦張夢晉、唐子畏之流亞也。卷首題孟硯卜舜年閱，通体加尖圈密点，亦出舜年手。舜年居吳日，與克德交最善，故二人酬和之什特多。其詩近體最工，清麗可誦，如觀米老雲山，饒有畫意。春行云：湖上晚峯尖似髻，天邊煙樹大於簪。壽周公美云：釀酒夜承銅掌露，製衣朝借赤城霞。舟中夜集云：把酒近天來夜月，敲詩臨水落寒星。中秋虎邱夜集云：秋當何處好，月在此時圓。夏日幽居云：槐蔭濃如幄，荷香遠到門。送王元重北上云：柳送河橋酒，花迎驛路東。沈新之過吳門賦別云：花深遊子淚，酒滋故人腸。山寺云：鳥啄僧廚粟，蜂窺佛座花。送蔡封山從戎赴嶺南云：劍枕霜在握，弓影月隨腰。皆風流吐納，不愧名士。此外如西湖竹枝詞、煙雨樓、烏棲曲、哀柳、惆悵詞，多不瀟灑清新，堪與舜年保晚齋詩媲美。雖通觀全帙，大都肉勝於骨，然克德名不登坫壇，位不至臺閣，而有此造詣，未可以常情論也。此帙乃二百年前舊物，出吳江故家，未知人間亦尚有原刻否。

保閒堂集二十六卷 清初刻本

明趙士春撰。士春字景之，自號東田居士，常熟人。崇禎十年第三人及第，授編修，以言事觸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以後官至左中允，事蹟具詳常昭合志稿、耆舊傳。初歲在重光單閼，即順治八年，士春自編其詩文，凡得七卷，益以家乘二卷，付之刊削。越歲屠維大淵獻，即順治十六年，又續編所作詩文，得十卷，並前作合刊之，即此本也。前十四卷為古今體詩，計分十集，各題以自序：一曰玉堂草，乃崇禎丁丑入都述職時作；二曰南還草，乃次年秋日奉旨外補歷遊粵東時作；三曰閒遊草，乃補閒幕日作；四曰洗心草，乃歸自閩中日作；五曰東田草，乃甲申乙酉以後所作，抒憂寫悲，無一非艱難危苦之辭；六曰東遊草；七曰勞山遊草，乃丁酉抵東萊時作；八曰天全草；九曰入室草；十曰蓬室詩草，乃晚歲家居自作。次十二卷為雜文，計制科一道，奏疏二首，制草二十七道，書九首，序十二首，記二首，傳四首，墓誌銘十首，行述一首，塔銘

三首，墓表五首，祭文三首，家傳五首，疏一首，說二首，贊十五首，箴二首，銘二首，題跋十一首，雜著三首，則以文體為次，與詩之古今體雜厠者異矣。士春以兵部侍郎楊嗣昌奪情視事，未幾入閣，少詹事黄道周劾之入獄，士春上論樞臣奪情入閣疏（見本集卷十之二），略謂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臣祖用賢，首論故相奪情，發覺杖下，臘敗肉示子孫，臣安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綱常掃地云云，祖孫並以攻執政奪情見斥，士論重之。

其耿介忠貞之忱，即此一端可以觀其全矣。國變後，棲遲衡里，尋攷朱陸異同，以及龍溪念庵辯難之旨，下及曹溪大慧語錄，一以修身學道為事，詩益清寒峭拔，得郊島之神，文以傳記誌銘最為工穩。有松石齋遺韻，常昭合志稿稱士春保閒堂集二十四卷，與此本不合，殆未見全書也。

章貢稿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陸奎章撰。奎章字子翰，自號孤陳山人，又號東坤子，武進人。嘉靖七年戊子舉人，官至泰寧知縣。此編首有正德癸酉翰林院侍講南海倫文叙叙文，及正德壬申自序，卷末有正德乙亥雲南按察司僉事同邑周墺及嘉靖己亥李儒政文，通體皆七言絕句詠史詩，為篇一百三十，蓋有慕於唐從事胡曾宋處士宋先之宗風，故感今懷古而托之以自喻。三古賢哲如成湯伊尹武丁比干管夷吾魯隱公、漢晉將相如霍去病周亞夫賈生鼂錯王夷甫劉昆、李唐文學如盧照鄰李華柳子厚李德裕、前代名媛如卓文君王昭君胡貴嬪宣懿皇后孟昶母，凡有關綱常風紀及立身之要者，率闡發貞淑、美善刺惡，而以春秋褒貶之義出之，如置之程篁墩選集中，可以無遜色矣。奎章為治齋先生嫡禮部侍郎簡之仲子，簡字伯康，嘗兩與會試，學問該博，有龍臯集，子孫多工吟事，奎章及其弟巽章尤著聲譽。毘陵經籍志称奎章著有東坤文集，而

不及此書，千頃堂目、靜志居詩話均不著於錄，茲特表而出之，俾知人論世者有所取焉。

何震川先生集二十八卷 明萬曆刻本

明何洛文撰。洛文字啓圖，信陽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吉士，神宗即位，擢修撰，充經筵日講官，歷中允、諭德、侍讀學士，掌院事，詹事府少詹事，禮部左侍郎，以讀禮歸，遂致仕。事蹟具詳信陽州志政事傳。此編凡詩集八卷，文集二十卷，俱以體類次。洛文既卒，長子裕家欲梓其遺文，不果，而遽捐館舍，次子奕家，勉力讎校付之梓人，即此本也。河南按察司副使平原石維屏為文弁其首，時已天啓乙丑矣。洛文祖景明，以文章德業鳴於宇內，父立官懷遠知縣，循循有政聲。洛文能世濟其學，凡七任詞垣，周旋講幄，閱十年，每值講筵，以精識悟主，旁引曲喻，用規時政，神廟以御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為講官詞臣之冠，與修兩朝實錄、起居注，掌知貢舉者一，主殿試者二，分試南宮者一，主武試者一，識拔知名士無慮千人，歸田後與汝南趙太宰、新蔡張中丞為山水遊，一觴一詠，不減香山洛社。所作詩篇溫潤隱秀，無俗韻，尤長於情事，敘行淡宕飄逸，不落叫囂之習，至值詞館日所撰冊敕、製、[illegible]謨誥，得王言之正體，序記傳誌碑頌贊銘誄詞，亦不失建元大曆規度，第才情稍絀，色澤未鮮，明人臺閣之體，大抵如是，未可以常情論也。

蘇愚山洞續集三十卷 明刻本

明李應策撰。應策字成可，號蒼門，蒲城人。萬曆癸未進士，授任邱知縣，以兩遭居憂，歷成都、安陽，舉卓異，徵授刑部給事，歷太常少卿、左通政，事蹟具詳乾隆蒲城縣志選舉志。此編前後無序跋，首為古今體詩賦及騷，凡六卷，詞及散曲一卷，次為表箋序記疏稿書牘祭文誌銘行狀十二卷，又次為古今體詩二卷，詞一卷，最後殿以雜文八卷，合計全書凡三十卷。而卷首僅列二十六卷之目，蓋

隨作隨刊，故前後卷目錯綜有如此也。應策以神廟中葉，倭事猖獗，因參處石星、沈惟敬等大辟，士論韙之。後以是不安於位，歸田後肆意吟詠，孤高絕物，踽踽涼涼，不與權貴相往還。所作套曲小令，無不有田園樂天之趣。詩雖受七子薰習，膚淺浮艷，未盡所長，然了無鄙俗之態，與時流殊也。蒲城志稱應策著有諫垣疏稿八卷、黌宮補漏二卷、六緯質難七卷、摹真像四卷、婚喪泊隄一卷、李氏世遺錄三卷，等身著述，乃所傳者僅詩文續集一帙，

亦一憾矣。

石隱園未刊稿不分卷 舊鈔本

明畢自嚴撰、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曆壬辰進士、除松江推官、徵授刑部主事、改工部、歷員外郎中、出為淮徐道參議、改冀寧道、歷山西副使、陝西參政、按察使、布政使、召為太僕寺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進戶部侍郎、督遼陽、再進右都御史、命掌南院事、改戶部尚書、累加太子少保、太保、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乃康熙季年其孫男盛鈺所重輯、末有盛鈺手跋四行、略謂原稿七冊、歲久蟲傷、於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訂為三冊、刺史公與先君書、可當小序、故載在簡端、又中白高公墓誌在七冊外、今亦編入云云、檢卷首未見刺史公書、刺史公亦不知何許人、原稿共七冊、至盛鈺時始改裝為三冊、此所存僅一帙、當為最後之一冊、則無刺史公書、固自不足怪矣、編中所收皆祭文、駢儷居大半、石隱園藏稿彙置不錄、非無故也、藏稿傳世有康熙小字刻本、四庫全書已著於錄、此在自嚴為糟粕、館臣稱自嚴以經濟而兼文章者、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勤事汗漫二卷 明天啓刻本

原書不著撰人姓名、前後無序跋、載檄文看詳諭告文及呈楊經臺熊經臺稟稿等雜文凡數十篇、各文均繫年月日、自戊午六月迄庚申正月、案戊午為萬曆四十六年、庚申為四十八年、萬曆四十六年、遼事孟起、建酋奴兒哈赤以兵襲撫順、詔起遼東舊巡撫楊鎬為兵部尚書、任經略、編中所稱楊經臺者是也、踰年督師分三路攻遼、全軍敗績、開原既陷、遼陽危在旦夕、朝廷急召熊廷弼渡遼

宣慰、編中所稱熊經臺者是也、此書之作、即在是時、欲其招收離散、宣諭營陣、嚴禁商賈、曉諭兵民、備極辛勞、盡瘁於治遼之役、其於庚申正月後撫臺稟稿云、奉風不習兵、惟知己知彼四字、碎心籌畫、又云、去年三路喪敗、奉見之最真、知其名為有一奉字、惟不知其姓耳、又同年月復閱臺相機議、有全遼全倚為存亡、天下所恃以安危者、遼陽也、又云、無遼陽、則由廣寧而山海、而薊門、而都門、禍不忍言、蓋是時作者戍守遼陽、故言之不覺歎切觸咏之、攷熊廷弼撫遼疏稿卷一、有急救遼陽疏、引遼陽道閻鳴泰來帖、與此編所載情事正合、則此編又鳴泰所撰也、鳴泰清苑人、萬曆戊戌進士、除戶部主事、屢遷遼東參政、搶遼被劾罷歸、久之、起僉事、分巡遼海、開原既失、半道慟哭而還、天啓中、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召為兵部右侍郎、進本部尚書、太子太傅、兼太子少師、事蹟具詳明史閹

黨傳、傳叙其諂媚魏閹把持朝政本末至詳、然觀此編前後所收章牘、規畫邊事、未嘗不殫精瘁神、以赴於事功、初不料勤事之汗未乾、黨人之禍已作、晚節不勤、至於斯極也、然則士生數而勵行、又奚可少哉、

圖南館近草六卷 明萬曆刻本

明朱存㭿撰、存㭿字元峻、事蹟無考、據卷首程寅序文、稱存㭿為朱天潢、則為皇明宗室無疑、又據卷末壹仲暌後序、稱元峻以帝胄崛起關中、為藝苑宗工、執騷壇牛耳、又稱元峻為秦王孫、案明史諸王世表、秦恭王誼漶、萬曆十三年襲封、十四年加封紫陽王、第二子存樞、萬曆二十八年襲封、崇禎末陷於賊、以元峻名存㭿例之、當與存樞同行輩、豈即恭王子歟、疑莫能明也、此編所收、皆

古今體詩、樂府、律絕雖夥、才雄格老、不類閨苑中人手筆、如秋感云、鳥飛霜冷三川暮、猿嘯天寒四野秋、投慈恩寺攜酒邀集云、鶴樹移斜日、鶯林度晚風、贈經略使者云、劍捧星辰天北極、陳開雲息海東頭、秋日雜詩云、長楊難獻賦、汾水好傳辭、霜就河邊下、霜從月裡吹、別曲云、珠簾不捲昨宵雨、角枕難銷此夜寒、皆極蒼莽渾厚之致、此外送東征使者東事有感、聞虜騎屯三岔河塞上曲塞下曲送人出塞諸作、感時憤事、慨然有袒生著鞭之志、蓋其時邊隱已失、廷難日深、故不覺情見乎詞也、秦藩子姓以文才著稱者、前有秦康王志潔之默庵集、後有秦簡王誠泳之賓竹小鳴稿、此外無聞焉、今得此帙與四庫全書存目著錄之小鳴稿並傳、亦秦家西京文獻所不廢矣、

綠曉齋遺詩一卷 舊鈔本

明卜舜年撰。舜年字孟碩，吳江人，僑寓嘉興，諸生。此編前後無序跋，卷後附載卜氏壽詩及陳時化、陸萬言、陳繼儒、樂元聲、何三畏等贈詩，最後又殿以其父節愍先生夢熊事迹行略，及藥邕所撰舜年父母傳略。計四言古詩一首，五言古詩十一首，七言古詩三首，五言律詩十五首，五言排律一首，七言律詩七首，七言排律二首，五言絕句四首，七言絕句十六首，篇章零落不完，顯非全帙。考光緒蘇州府志藝文志三，載卜舜年綠曉齋集四卷，則其詩篇什尚多，此寥寥者不足以盡之也明矣。盛湖詩萃錄舜年詩十九，不在此卷，且云其詩集名曰石林西墅遺稿，可備一說。又攷槩餘叢話載鄭諒伯新刻其鄉先輩卜孟碩綠曉齋詩，卜沒於萬曆時，年僅三十二，負才佚盪，振奇好異，不屑與俗同，使老其才，或能與文長、次楓相上下。又云其所作五律句，如沙昏秋雁落，潮落夜漁歸，五湖新水發，一棹故人來，鶴鸛沐松霞，房廊穿竹風，皆自然高勝，皆可補此帙所未及。似其詩乾嘉之際又有新刻本，惜今已不可見矣。舜年與陳安甫友善，故此帙與安甫小草合鈔為一函，十年前出吳江舊家，二百年前故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西遊續稿六卷 明刻本

明蘇惟霖撰。惟霖字雲浦，一字潛甫，江陵人。萬曆戊戌進士，官監察御史，巡視兩淮漕儲，按山西、按河南按察副使。事蹟具詳江陵縣志卷二十七人物傳。此編首有總目，題曰西遊續稿，皆出按山右日往返道中所作詩文日記，則必有正稿可知。前後無序跋，則又為全集之一帙，不待言矣。首為詩草一卷，古今體詩雜厠，題下均具年月日，知以編年為次。古風有建安神味，近體宗元白，頗有警

語，蓋深得古人未經人道方能傳遠之旨，非尋常拾人牙慧者之比也。如酌月無題偶成似芝驛中柬長公太谷聞城太平道中，皆其極詣。詩中忽雜出些秋卜算子詞三闋，略具坡老遺趣，知惟霖不僅工詩，且工於詞矣。次為日記摘抄三卷，綜述朝政兵事邊情及靜居讀書友朋酬應瑣細雜事，其於袁中郎備致欽慕之忱，往返郵詩無虛日，中有與陳正甫吳本如王墨池袁中郎梅長公集慧因寺雜話佛儒一則，尤為詭異，間亦評騭同時諸家

詩文，遠比敖器之，近續王元美，未可等閒視之。文次為札子一卷，雜著一卷。雜著為文凡六，一曰遊龍門記，二曰遊汾陰后土祠記，三曰勅建永祚寺宣文寶塔舍利碑記，四曰平陽創建宗田記，五曰松國記，六曰真來佛子傳贊，搜前史之缺，窮泉藪之原，非捃拾摹擬者所能企及。江陵志稱惟霖歸田後，優遊小龍湖，與公安袁宏道、京山李維楨同里吳道昌相倡和，今檢之此集俱不合，知惟霖所作詩文尚多，此僅存其片鱗一爪而已。

玄對樓集七卷　明萬曆刻本

明穆先胤撰。先胤字仲裕，東明人。父文熙，官至吏部考功司員外、廣東按察司副使，以直諫名於海內。先胤少承家學，官中書舍人。此編題關西許先祚靈長校，首列董香光所作江南遊圖及仲裕五十四歲小像，前三卷為江南遊記，排日為次，計自東明出發至無錫為記一，自蘇杭至諸暨迄紹興為記二，客紹興日為記三，自紹興迄杭州為記四，客杭州日為記五，自杭州至蘇州為記六，自蘇州至松江為記七，自松江迄蘇州為記八，自蘇州至南京為記九，自南京迄東明至家為記十，都凡一萬九千六百言。次四卷為江南遊詩，古今体雜厠，編年為次，共得詩二百九十七首。初萬曆丁巳歲，先胤以退官之暇，偕（攜家）汗漫遊，泝河，遵豐沛故道，泝淮越江，至金陵、蘇杭，歡濤於錢江，探禹穴，復漫遊天竺、六橋，具區、洞庭之勝，所至登山涉水，選勝訪友，一時吳會名士，如陳眉公、董香光、文啟美、范長白、趙凡夫及李本寧、焦弱侯，莫不倒屣相迎，與先胤評書論畫，會文盟詩，多處日。至是年六月，仍遵原道返里，此一遊也，計時一百七十日，歷一萬五千餘里，山水窮吳越之奇，人物盡東南之美，因泛筆為之記，行文高潔，飾辭淵雅，俱見學有本原。詩則古體堅實無懦響，出入蕭梁庾鮑閒，近体未脫七子窠臼，然亦清曠高妙，有如江空月冷，孤鶴夜警，不在乃父道進園集下也。此集各卷俱題玄對樓已集，以地支為次，則全書必有十二集可知，千頃堂書目著錄本不題卷數，大名府志、東明縣志既不為之立傳，於此集存佚亦不著一字，是則此雖殘帙，然又烏可不以球璧視之耶。

文生小草一卷 明崇禎刻本

明文震亨撰。震亨字啓美，長洲人，大學士震孟之弟，貢生，官至武英殿中書舍人，國变後投水死，清乾隆中賜謚節愍，事蹟具詳蘇州府志人物傳。此編皆震亨居南都日所作古今體詩，題雁门文震亨啓美著，隴西李國楨兆瑞定。考震亨籍隸吳郡，而称雁门者，盖从郡望也。首有孟津王鐸序文，序有湛持公以憂讒畏譏，而啓美以吟咏徜徉，固無嫉者，而詩之字之畫之，是猶蔺蕙之壯也，勝風致而不受令於天云云，盖是時震亨之兄震孟方以党禍受謗，而震亨天付優閒，流連金馬，游心於金題玉躞間，獨以翰墨繪事名高吳下，與党斯古趣相遠，故不覺言之歎切也。篇中古風近体雜陳，而七言清勁拔俗，不沿時調，尤非震孟所能及。所作如早冬歡與治社兄招集小閣，贈方孩未先生，贈范太蒙先生，題周江左社兄鼎足齋，與臨淮名賦長歌，看眉生畫蘭，秦淮女郎范双玉善書畫索詩，秦淮午夜諸什，無不饒有香韻。

兼仁葆澤陳臥子評楊龍友詩，有壯麗而不失和平，爽曠而中存莊雅二語，移贈文生，可称双绝矣。崇禎中，懷寧阮集之以堂事幽居白门，與震亨交善，詩篇酬唱，歲無虛日，如篇中所載阮集之光祿見示諸刻二律，阮集之先生招集对菊一律，阮集之先生初度入山寄社二律，阮集之先生出示三山遊日記一律，和集之先生新歲見懷之韻一律，次集之先生上乘逸民詩二律，此外為有壽阮蒨之作，皆可據與詠懷堂詩互證。集之才華，震亨風儀，俱足千古，又有楊龍友茅止生輩周旋其間，（宜二人之交誼日臻莫逆之境）蓋是時震亨固不料集之外飾風雅之貌，而內懷姦邪之心也。逮于福王建國，集之擅政，震亨野處行吟，不聞朝事，與集之較，不可同日語矣。末葉有南都詩一帙，詩五十四葉，戊寅冬長安借樹軒雕本，三行。案戊寅為崇禎十一年，則此集付刊时，震孟尚健在也。

林涵齋集二卷　清道光刻本

明林之蕃撰、之蕃字孔碩、號涵齋、又號積翠山陀、閩縣人、崇禎癸酉舉人、癸未進士、授浙之嘉興令、明亡不仕、居嵩山、年六十二卒、事蹟具詳林涵春姜紹書撰傳、此編一名藏山堂遺篇、道光間侯官郭柏蒼所輯、刻之者黃烜、校之者則閩縣戴成芬也、凡得古今体詩四十四首、雜文七首、之蕃性行高潔、不與俗伍、官縣宰日、因忤當路權貴、不數月解組歸山、篇中所謂乞食孤踪追五柳者是也、會有甲申鼎革懷宗升遐之變、因有招魂双淚吊三閭之句、稍後隆武以帝室之胄稱制八閩、奄有浙東、擢之蕃為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兼銓部功曹、篇中所謂層巖縱險非無地、蓋謂閩撒落日雖低不離天、殆指隆武矣、逮乎鄭芝龍航海、蔡方山齋避等舉義旗、而卒無成、故詩又云、憂草詎能成遠志、殘雲無力起奇峯、聊以寄意、此外所云冥鴻自欲歸高漢、結網家家逐急流、及別港魚肥招不去、錯認漁燈作客星、多付李將軍勿復多言說、蓋皆有為而作、其牢愁不平之氣、留連故主之忱、骨格言外得之、松筠之操、久而彌堅、之蕃不愧為明之貞臣也、晚歲以勝朝遺臣、放情山水間、結廬於鼓山之積翠岩、蒲團竹杖、以資俯仰、所作悲秋詩、有哀揚近遠孤臣骨、千載何人表墓門之句、則之蕃是時已垂垂老矣、之蕃不僅工於吟事、且善繪畫、林墅居易堂集有題孔碩畫詩、又徐鍾震雪樵集有林涵齋畫扇贈別詩略云、貽我雲樹圖、筆筆成絶技、藹然丘壑姿、出入懷袖裡、皆可證、惜傳於世者無多、敬於集中僅收其題越山種竹詩、可以知其畫之罕見矣、

豐草菴集十一卷　清初刻本

明董說撰。說字若雨，號俟菴，又號西菴，烏程人。邑諸生。少時父斯張授以孟子，繼以圓覺經，自謂得教外別傳。長從虞山錢宗伯謙益遊，又出太倉張太史溥之門，名著復社。沈浸典籍，耽思旁訊，所得益多。國變後，依靈巖和尚弘儲出家，更名南潛，字月函。事蹟具詳吳興董氏家乘。此編皆說所作詩，近體古風雜厠，蓋以編年為次。其作於唐藩隆武元年丙戌、桂王永曆元年丁亥、二年戊子者，曰人間可哀編；作於四年庚寅者，曰采杉編，曰落葉編；作於五年辛卯者，曰西臺編；作於五年及六年壬辰者，曰病孔雀編；作於七年癸巳者，曰紅雀編；作於八年甲午者，曰登峰編；作於九年乙未者，曰臨蘭亭編，曰雒陽編，曰洞庭雨編；作於九年及十年丙申者，曰鬪韻牌編。編各為卷，實出從子漢策所輯。秀水朱彝尊於靜居詩話評其詩，謂破語澀體，絕不循人，方諸陸游翁不足，比於錢德操有餘，間非過譽。今通觀全集，雖有楚之崴蔵椎靜睇鴻雪之妙，有時如哀猿叫月，令人腸斷；有時則沈盡繁縟，漢品彌永，自寫胸情，不拘繩墨，超乎塵埃之外，究非世俗所能攀躋也。吳興董氏自正嘉以來，代有詩匠，先祖振聲於前，遐周颺譽於後，豐草菴晚出，幾奪父祖之席，雖曰人為，抑亦天授矣。說著述等身，著錄於四庫全書者，有易發、七國考、運氣定論、天官翼、漢鐃歌發等書，此外尚有周禮緯律呂發、六書發、掃葉錄、問道錄、文苑英華詩略、補樵長語等十餘種，未見傳本，此書近已刊入吳興叢書，此則秀水莊氏蘭味軒藏書，尚是原刊初印本，極可寶也。

繼志齋集二卷　續金華叢書本

明王紳撰。紳字仲縉，義烏人，待制禕之仲子。禕卒時，紳年僅十三，事母兄敦孝友，長博學，受業于宋濂。蜀獻王聞其名，聘紳待以客禮。紳啓王往雲南求父遺骸，不獲，因作滇南痛哭記，以誌終天之恨。建文帝時，用薦召為國子博士，卒於官。事蹟具見明史王禕傳。集紳所著繼志齋集，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著錄者，得三十卷。四庫全書提要云，十二卷，而寫定入四庫全書者，則僅九卷。此九卷中，篇章零亂，不可究詰，如卷首永樂元年廬陵鄧緝及鉛山王達二序，及第一卷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謁余忠宣公廟，第二卷簡鄭叔良，第三卷和韋蘇州韻，送潘叔田，第五卷漢元帝論，盤谷書舍詩序，素牡丹詩序，第六卷送戚文鳴歸省序，俱全缺。第三卷史館和侍講方先生韻，第四卷靈巖紀韻，第六卷送鄭叔貞序，第七卷萬寶堂記，尚志齋記，用拙齋記，第八卷容齋記，第九卷與傅士儀書，上陳長史書，答鄒公謹書，辭蜀府書，每篇均缺半葉。此外第一卷別王仲修，第二卷夜坐呈正學方先生，第三卷送王元采大尹之漢陽，題蘇武牧羝圖，第九卷上仲兄請立家廟家法第一書，全文雖佚，然篇題尚存，庫本並其目亦刪落無遺，於是原書之面目盡失，至不可識也。此從明萬曆中張維樞所刻王文忠公集附錄內抽出後傳刻，得詩文各一卷，篇葉雖不及庫本四之一，然庫本全脫之文，如鐃歌十二首，史館和侍講方先生韻，送鄭叔貞序，用拙齋記，上仲兄書諸文，釐然具在，足補庫本之缺矣。紳之文本之詩書之要，馳騁變化，追軼兩京，詩亦流麗圓轉，陶鑄乎韋柳之間。四庫提要評其文演迤豐蔚，詩無元季纖穠之習，實不足以盡其長也。

文林先生遺詩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張能撰、能字尚德、又號勿齋、崑山人、由貢士任浙江新城知縣、在任十二年、頗稱循吏焉、事蹟具見方鵬崑山縣志人物傳、此編乃能之裔孫士淪字心父者所輯刻、士淪輯其先德遺集得五種、並自著心父集合刻之、總名曰墨上編、此其一也、能作詩沖雅有思致、要自陶韋門户中出、如江閣送鄭時父、留別葉與中、歸田偶興等篇、皆不事雕飾、而光采照人、知得於天而資於學者、至深且厚也、葉水東盛夏少卿景與能生同里閈、亦與能唱酬相得、其詩亦附見集中、能卒後邑人龔詡為撰墓誌、謂能累舉鄉闈不第、正統間貢登成均、補上舍生、景泰改元之二年、拜杭之新城令、興學校、明禮義、不尚刑威、期歲翕然化成、卒於成化戊子、叙能行事凡數百言、可補方志之略、能初不以詩名、然詩亦邃雅簡遠、絕非徒事雕飾曼詞者可比、殆亦古人所謂深入而淺出者耶、

雨軒先生遺詩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張注撰、注字時雨、號雨軒、崑山人、能之子、由貢生歷官宜春潮陽二學訓導、謝政歸、潮人立祠奉之、事蹟具詳方鵬崑山縣志人物傳、此編先刻於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再刻於萬曆八年庚辰、三刻於萬曆庚子裔孫心父木雁軒中、此即木雁軒本也、刊工體勢與顧紹芳寶庵先生集相似、同為一時一地所雕造、殆風氣使然歟、注與徐禎卿黄雲輩相往還、故其詩法亦頗有端緒、直抒性情、而流麗清脱、不同凡響、如敬步云、濃雲盤嶔曲、殘日漾林標、幽居云、山華疎對酒、溪月靜供詩、訊朱生病云、前江回夜雨、幾處墮秋陰、皆稱傑構、注至性孝友、持身耿介、其父能豪邁好客、客嘗滿坐、注竭力經營、務以悅親為事、未嘗計家之有無、卒於正德癸酉、卒後其孫寬請於吏部左侍郎同邑毛澄為撰墓誌銘、以彰潛德、今誌銘亦附載卷後、此亦墨上編之一、訂之者同邑姚大韶、校之者裔孫孟長炳時等、亦秘笈也、

清隱先生遺詩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張鑾撰、鑾字與鳴、號清隱、崑山人、注之子、以子寅貴、封刑部廣西司主事、事蹟具見方鵬崑山縣志人物傳、此編乃張士瀹所輯婁上編之一、共得三十六首、鑾詩以賦得馬鞍十二景、慧聚寺、百里樓、臥雲閣、春風亭、文筆峰、鳳皇石、疊浪軒、翠微閣、桃源洞、郎官柏、玉泉井、諸篇最擅勝場、婉約俊秀、足繼唐音、此外如弔劉改之墓云、野聲双澗雨、遠火一山燒、郊原遊望云、江草自成鳧鷺渚、海雲有到鳳凰城、秋夜云、落木蕭蕭木、殘燈故故鳴、次孟郊韻云、未餐山頭玉、且乞廚中香、取徂少陵、畧具典則、惜流於孱弱、未能自闢蹊徑耳、鑾卒於嘉靖壬午、卒後其子寅奉行狀請於邑人顧鼎臣、為撰墓誌銘、今亦附載詩後、此集一刊於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再刊於萬曆八年庚辰、至萬曆庚子、又刻於家塾木雁軒中、今木雁軒本獲存、至初刻再刻本、則俱佚不傳矣、

菉竹園草八卷 明天啟刻本

明郭湝撰、湝字原仲、自號蘇门山人、新鄉人、萬曆乙未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春坊庶子、辛丑為會試同考官、癸卯典試江西、天啟初、起詹事府少詹事、掌南翰林、疏辭不允、尋陞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事蹟具詳乾隆新鄉縣志人物傳、此集為編凡四、一曰蘇门山房詩草、凡二卷、前後無序跋、古今體詩雜厠、大抵居京師及家居日所作、近體直接開元大歷、妙處並足流響詞林、古體如泉上清輝閣書懷、初至蘇门定居、江南行、恒山高送阮文學參英室、燕山月、題深江草閣卷、騁驚如中湖阻雨宿中湖下院、太行峰頭秋夜詠懷、東事志歎等篇、皆臻上乘、惜篇帙不大、未能與信陽諸子並鳴也、次為文草四卷、序記誌銘祭文墓表等酬應之作居多、中有劉松年山水畫跋、唐本蘭亭跋、王晉卿仙山夜宴卷跋、趙文敏墨蹟卷跋、宋徽宗花鳥卷跋、吳仲圭叢竹卷跋諸文、知湝浸淫於畫理書道者至深、可補新鄉志本傳所

未及。次為家乘一卷，列其所撰父祖妣考行述。又次為東事書一卷，乃萬曆之末，東事正亟時所作。時廣寧未失，然危機已露，謂遺書當道，備陳利害得失，論邊情兵旅之事，如指諸掌，殆亦所謂身在江湖而心在魏闕者耶。此集千頃堂書目未及，僅見於新御志藝文志，數百年來未見傳本，此乃曲阜孔昭訓故物，亦明集中罕見之秘笈也。

謝合之集十四卷　明天啓刻本

明謝士章撰。士章字合之，安順普安衛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事蹟無攷，檢貴州安順府志亦未及士章行事。此編有詩無文，為集凡十一種，一曰笑玉軒集，序之者單守敬，校之者丘禾嘉也；二曰計偕集，門人石龍陳鑑為之讎校；三曰懶雲集，凡二卷，首有巴人倪斯蕙年弟魏浣初吳興吳繼祖序文，知士章初官粵之增城，後又有事於金陵，得與魏浣初同遊，此集即浣初所校也；四曰遊羅浮集，

序之者羅萬爵，校之者南海黎崇宣，殆官增江時作；五曰七星巖集，七星巖位於粵之端州，距州郭凡三里，是此集之刊，當與遊羅浮集略同時；六曰粵閩漫集；七曰秋似亭集，凡三卷，黄良臣序之，其亭在增城，當亦官粵時作；八曰燕臺集；九曰退食軒集，東官王猷序之；十曰郢中集，王應熊序之；十一曰巴東集，知士章晚歲蹤跡，又西之巴蜀，北走燕冀。綜觀其詩，律絕音節瀏亮，隊仗鮮明，古體亦復融融振響，得開天之遺音，如所作麥琴千郎塾，琴聲一

署閒、松風官舍、夢、淮月故園情，俱精警可誦。然終傷婉弱，未能入作者之林也。此帙首冊首葉有墨書字句違碍抽燬訖字樣，檢卷中懶雲集、燕台集缺葉，疑蓋已經乾隆間廷臣抽燬，想傳於世者殆無第二帙也。

一葉稿一卷　明葉撰　刻本

明文震亨撰。震亨字啓美，長洲人，大學士震孟之弟，貢生，官至武英殿中書舍人，國變後，投水死，清乾隆中賜謚節愍，事蹟具詳蘇州府志人物傳。此編首其自序，略云：甲申國變後，及其仲秋，不自意復奉除目，至冬十月謁帝出山，而吾君吾相及子公故人，知其病後知其貧，遂得奉俞旨，脫塵網，返初服，既還山，念畢生出處之局在是，因取所上章及一月中賦咏，梓存家乘，而即以一葉名，又竊附於去國身輕之旨云云。蓋福藩登極之年，即震亨辭位之日，故其上疏草，有上林給札，不能勉奏雕蟲，大官授餐，亦且虛慚割肉之語，其人之亮節特行，不愧為待詔後烏。詩共五七言近体三十六首，歲在甲申臘，梓于香草垞采山堂。集中諸詩為時傳誦者有二：一為謝孟津相公詩，有句云：許我成家詩律細，如公憂國論思真，不知臣朔言何事，恐有侏儒飽看人。一為謝貴陽相公詩，有句云：時嘆誤疑盟白水，主恩仍許卧青山。案孟津相公即王

覺斯、錢貴陽相公謂馬瑤章主盟、震亨居南都日、諸人會文盟詩無虛日、至是則震亨獨斂衽朱紫、力辭組綬、与王馬諸氏異趣、後之尚論者、讀震亨之詩、可以知所先務矣、千頃堂書目稱震亨著有文生小草、又岱宗遊草一卷、岱宗拾遺一卷、又新集十卷、而不及此集、蓋刊此集時、時事方亟、其後版燬於兵火之災、震亨旋亦殉國、故黃俞邰亦不知其此集、可勝歎哉、

遵巖先生文集四十一卷 明嘉靖刻本

明王慎中撰、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改禮部、後改吏部、歷員外郎中、謫常州通判、遷南戶部主事、歷禮部員外、出為山東提學僉事、歷江西參議、河南參政、事蹟具詳明史文苑傳、案慎中所著遵岩集、四庫全書別集類著錄本、僅得二十五卷、提要稱慎中舊有玩芳堂摘稿家居諸刻、率雜以少作、是本乃隆慶辛未慎中子同廉及婿莊國楨裒為芟削重鋟、較為精整、惟簡

端洪朝選序稱詩文四十卷、未喻其故、云云、是所據底本乃隆慶刻、当時館臣實未見四十卷本、此書乃嘉靖丙寅刻、有洪序者是也、此本刊於蘇州、州守劉漆實董其事、以校四庫所據之隆慶本、異同甚多、有此本有而隆慶本失刊者、如

卷二宿東林夜月

侯氏部靜溪拍游甘棠閘陪憲使管復齋諸公

宿東林夜雨

聞杉官報示舍弟道原

寒之庚寅萬壽節侍班奉天殿東丘集齋侍御二首

辛卯元日侍班奉天殿

三日偕容臺諸僚友遊大慧恩寺登鐘光閣即席賦　四日偕夏桂洲學士南郊觀牲　春日和夏桂洲尚書韻

〔卷七〕題少溪書屋贈金生　〔卷十四〕贈歐雍里秋學河南序　玉律縣志序　贈河南參政胡文峰拜河南憲使序

〔卷十八〕送郡侯金鑑溪公入覲序　送盧玉田公致滄去漳序

〔卷二十八〕處士楊角山公墓誌銘　封戶部主事南園張公墓誌銘　蔡母吳柔溫孺人墓誌銘　陳約齋處士暨鄭氏墓誌銘　贈刑部主事吳雙湖公配金氏墓碣銘

〔卷三十二〕祭岳母陳太夫人文

〔卷三十三〕祭司徒嚴新山公文　祭黃靜山公文　哭王武陽先生文　祭陳滄齋先生文

〔卷三十五〕代定遠侯謝襲封表　吳夫人呈文

亦有見於隆慶本而不見於此本者、如

寄贈周殿山太守　生日自述二首　訪吳泉溪先生山居賦此投贈　章三洲見寄清朝述還圖冊作此奉答　宋宮西亭折梅見寄漫賦此為謝　病中辱西亭見問走筆奉柬　莘英錄序　易經經義改最錄序　別程侯習齋公還西安序　送孫古山博士失官還家序　送李杜梢先生序　送黃南池先生致仕還家序

送程習齋公之任序　贈趙眉溪君署縣代匾序　陳見菴公榮獎序　邑博月溪先生獎勵序　贈鄭博純瑞山先生榮獎序　林龍湖先生受獎序　奉賀蔡太夫人七十壽序

此外亦有兩本篇題相同、而首數則彼此互殊者、如卷八之金山雜詩八首、隆慶本僅錄前三首、卷三十六之上李序菴閣老書四首、隆慶本僅錄其二、皆其例也、知隆慶重刊時、雖有新增之文、然刊落者則益倍之、慎中古文宗兩京、華郁暢朗、同時諸子無出其右者、詩則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如鶯弋宿鳥、撲刺遒迅、殊愧幽閒之狀、錢謙益列朝詩小傳則稱慎中詩體初宗豔麗、工力深厚、歸田以後攙雜講學、信筆自放、頗為儒林口實、略與唐應德相似、俱非過抑之論、蓋則慎中律絕與同時皇甫兄弟輩相較、略無遜色、乃陳臥子選明詩、不錄慎中隻字、殆亦為弇州歷下之論所蔽歟、

小雅堂集八卷 明崇禎刻本

明莫雲卿撰、雲卿字廷韓、華亭人、諸生、事蹟具詳華亭縣志人物傳、此編首有秀水馮夢禎、同邑董其昌、陳繼儒、馮元成、陳子龍及仲姪莫遠序文、卷一為賦五首、樂府十二首、卷二為五言古詩二十首、七言古詩二十三首、卷三為五言律詩一百十九首、五言排律五首、卷四為七言律詩九十八首、卷五為五言絕句三十一首、六言絕句五首、七言絕句五十七首、卷六為詞八首、記二首、傳一首、敘七首、卷七為書三十二首、卷八為題跋十一首、筆麈三十九則、贊三首、銘五首、俱以體類次。

雲卿為莫如忠次子、少修汲古之綆、長馳超乘之駕、弱歲標譽、小雅繼作、時值嘉隆諸子、飛騰揚鏕、海內名流、迴流景赴、獨雲卿富有才華、自開堂奧、張肖甫、汪伯玉交相推重、何元朗、張元趾亦以為忘年交、嗜奪題扇、書壁摩崖、莫不以得雲卿翰墨為榮、雲卿又精六法、得蘇米真髓、拈毫落紙、有神來之筆、雲卿之姪君登嘗摹雲卿父子翰墨刊石行世、所謂崇蘭館帖是也、此集載所作跋檃公權蘭亭詩帖真蹟、跋太清樓帖、跋右軍三帖、書虞永興帖後、書褚河南帖後及論書法諸文、知雲卿深於法帖之學、宜其書法之獨絕人寰矣、雲卿藏弆之富、甲於三吳、間藏宋槧名抄、縹緗佳帙、亦足與都玄敬、吳方山抗衡、惜傳於世者、僅黃俊苟艷稱之賈長江集一書耳、雲卿詩、輕俊流麗、富有神韻、雖雕琢新句、駿積七辭、微傷刻露、然其最高者、亦可遠繹陸笠澤、近攝董香光、惟文則過於險既、時有累句為可憾耳。

天台林公輔先生集不分卷 舊抄本

明林右撰。右字公輔，臨海人。洪武中與葉見泰等並徵，官中書舍人，與方正學友善。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棄官歸，靖難兵闌，正學被禍，爲位哭於家，成祖召之不至，械至京，剮之死。福王時追贈禮部尚書，謚貞穆。事蹟具詳明史稿本傳。此編計序三十六首，記二十七首，墓志銘七首，傳四首，跋六首，書二首，題識二十首，琴操二首，祭文一首。前後無序

跋，不著編寫人姓名。前有查印慎行、南書房史官、得樹樓藏書三印。後有露鈔雪纂、拜經樓吳氏藏書二印，知爲初白老人故物，後歸葵里吳氏者。蓋即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著錄之本矣。通體書法整潔，有人以朱筆圈點一過，尚是康熙初人手蹟。卷後又有初白老人手跋二則，名賢妙翰，彌可寶貴。攷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載林公輔集三卷，出編修汪如藻家藏本，提要稱其集多記序應酬之作，驗之此本，序記之外尚有雜文數十篇，疑汪本文佚，而爲後人妄分卷數，實非佳本也。右文多闡明義理，頗具闊深甫拓之風，格調與方正學朱伯賢相近。乃提要以其故國舊君動多詆斥，此於右之苦心孤詣處，一無領會，而漫加菲薄，可謂責人無已者矣。

歸閒集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張寬撰。寬字德宏，別號碧崖，崑山人，弘治辛酉舉人，乙丑進士，除錢塘令，越三歲徵拜刑部廣西司主事，盜起霸州，贊畫有功，陞本部四川司署員外郎，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以積勞病暍，遂請致仕，嘉靖十八年卒於家，事蹟具詳邑人方鵬撰墓誌銘。此編首有同邑顧槩宏及其孫士瀹序文，乃士瀹所輯刻，計古體詩十九首，近體詩二十七首，雜文十三首。初寬居京師日，有西清集，宦嶺南日，有南征集，既歸，有歸閒集，晚歲屏跡吳淞，又有吳淞集，歲久散佚，又遭兵燹，其版不可復得，士瀹之生也晚，思重梓父祖遺文，以彰潛德，因與邑人金大輿商訂，取諸西清者十之三，南征者十之二，歸閒者十之四，吳淞者十之一，合為上下二卷，附以志狀及贈答諸篇，仍命其集曰歸閒，以符寬之初志，即此本是也。寬詩義參謝沈，調兼韋孟，東城小隱有句云，心將天共遠，人與地俱偏，與諸子登故山有句云，適意宜必遐，高嘯自終夕，恬澹悠曠，繼武柴桑，的是集中佳構，文多刻畫古人，未能自運機杼，讀之未免令人有唐臨晉帖之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山艸堂集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明張廷臣撰、廷臣字元忠、家玉山下、因自號玉山子、又號六拙居士、崑山人、嘉靖戊子舉人、此編乃其子士淪所輯刻、凡賦一首、五言詩三十九首、七言詩二十七首、雜文十二首、而以陳津所作贈詩六拙編、王世貞撰墓誌銘、及歸有光撰家傳為附錄殿焉、首有前翰林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序文、及嘉靖乙丑子士淪重刻序文、初廷臣所著詩文、有賦、有選體、有歌行、有近體絕句、有序記、凡數百篇、釐為十六卷、曾付剞劂行世、會崑邑遭兵事、版燬不可復得、士淪從友人金子坤重加磨勘、僅得八之一、仍以太史文氏序冠之、蓋已非原書之舊矣、廷臣再上公車、困於一第、居里閈日、與歸震川友善、一時有瑜亮之目、廷臣作詩、清婉深至、頗具理法、如毘陵道中、寒日在東軒作、宿呂城、高閣東郊九日觀菊、秋江詞、望月歌等篇、皆稱傑構、文雖平實、不事錘鍊、然攄辭發藻、終傷膚歟、未能自成家數也、

方山子詩集三卷 明嘉靖刻本

明鄭作撰、作字宜述、歙縣人、嘗讀書方山中、因自號方山子、以布衣終、此編前二卷乃其所作古今體詩、下卷則李空同贈詩居多、間有何景明曹嘉之作、作居大梁日、與李空同交最善、空同為評隲其詩、故此集卷首亦題北郡空同李夢陽選也、作為人俶儻爾雅、不欲以呫嗶見奇、時時漁獵百氏、一試不舉、遂去而學賈、佩雙鞬、乘單騎、橐貲斧而走大梁、大梁為三晉故都、其地有荒臺廢苑、時與賓客故人慷慨悲歌、間挾駿馬雕弓、獵平原大澤、有抃古之侯嬴老生、差可與鄭某配食、其玩世輕物之態、可見一斑、嘗應周王之召、長揖抗禮、王异其詩名、邀處右奉前茅焉、何憲副大復曹御史仲禮等、皆與之同遊、李空同且款深其子、會病歿歸里、道出豐沛而卒、年僅四十有八耳、卒後其子思恒、輯其遺詩、空同及同里汪道昆俱為文弁其首、此本卷末題新安歙西鄭村方山精舍藏板者是也、作詩如風急花爭落、人閑鳥一過、柳色千山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明別集類

桃花二月天報國看雄劍思家惡醉衷菊花行處滿楓葉坐來深俱有新意惜長歌短製未脫七子纙墨惟無剽剟填砌之習然蔑筆微傷快意才人輕脫究不足語於大雅也

醉帚集五卷 明天順刻本

明王翰撰翰字時舉夏縣人元季隱居中條山洪武中以薦明辟夏縣訓導改平陸遷鄢陵教諭擢周王橚長史棄官後用薦為翰林編修謫廉州教授夷獠亂城陷抗節死事蹟具詳夏縣志人物傳此編首有洪武十二年四明陳莊序文又有天順六年寓垣鶴叟劉弘序文後有天順六年王正後序凡詩三卷雜文二卷初翰死事後其遺著山林樵唱及此集均珍藏於家未嘗行世天順中其裔孫名正者出守大名以示知長垣縣事錫山劉弘大加激賞弘出俸錢為梓行於長垣原集詩文甚繁富錄其易曉者得五卷仍以醉帚二字名其集即此本也翰作詩深厚蘊藉極饒秀動之色如送人歸括蒼云淮月簫声苦吳霜鬢影寒答戴先生希謙云白雪滿簪髮青山一片心壬戌初度日述懷云歡多詩得減吟細律還精早行云野店殘鐙在疏林淡月明早秋云葉疎孤嶂出水冷淡煙浮皆醇正質實不涉詭誕與元季虞揭諸大家格調

相近，文亦清雅簡潔，往往有關立身之道。其引登賦，蓋作於被因晉陽之役，尤可見其出處進退之大節。身事驕王，而憂時之思，形諸篇章，讀其文者，亦可以哀其志矣。四庫全書別集類著錄梁園寓稿九卷，提要稱有敝帚集，今未見其書。此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雙闌，的是天順原刊，足補庫本之缺。提要又稱翰為禹州人，此本每卷首題夏邑王翰時舉著，与夏縣不合，自當以夏邑為正也。

淇園編二卷 民國二十年鉛印本

明陳道潛撰。道潛字孔昭，號淇園，莆田人。建文庚辰登胡廣榜進士，授礼部給事中，与修國史。永樂初坐事謫湖廣襄陵州判官，擢廣東道監察御史。以同年友翰林學士胡廣之薦，入秘閣纂修性理大全諸書。書成，改江西道。以老乞骸骨歸。道潛生於元至正甲辰，卒於明宣德癸丑，得年七十。事蹟具詳弟中所撰墓誌銘。此編首有嘉靖壬子少梅山人揭陽翁萬達、崑山徐元文、嘉靖庚申裔孫志序文，次有康熙庚戌晉安林之蕃、及裔孫在成序文。詩文俱以體類次，計奏疏三首，序五十二首，記十首，說三首，告文一首，祭文二首，書一首，贊二首，銘一首，題跋十一首，古今體詩二十首，誌銘十二首，墓表一首，哀詞一首。初道潛卒後，其遺集未顯於世。嘉靖中六世孫洪塘輯錄其稿刻之，此第一本也。至康熙庚辰，裔孫震龍復梓行於家塾，以彰祖德，此第二本也。近歲涵江印書局復據康熙本以活字版印之，即此本也。蓋至此已三付剞劂矣。

道潛歷官三紀，終始一心，為給諫日，上封事，侃侃陳時政，救罪謫，判湖廣，不鄙夷其民，明禮義，定說則時循吏，入拜御史，凡大章奏，皆出其手，預修五經性理諸書，其才峻望巍，然為儒林冠冕，作詩浸淫漢魏，隱隱六朝，然傷於剽利，是其所短，文則沖然而不為藻采，淡然而若無深思，蓋道學家之言，非可語於學術之林矣，此集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俱失收，亦罕見之秘笈也。

程右丞稿八卷 明萬曆刻本

明程瑞撰，瑞字子彬，號靜泉，德州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改尚寶司卿，左遷司徒郎，再起為臨鞏兵憲，遷西江右丞，致仕歸，瑞生於正德壬申，卒於萬曆丁酉，得年八十有六，事蹟具詳集中自撰墓誌銘及銘後其男詢附識跋語，此編首有溫陵林雲程序文，次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汝南張九一序文，末有萬曆辛卯孫紹跋語，詩文俱以體類次，計古今體詩及雜文各四卷，瑞歸田後，其孫紹服官汝南司理，以其祖所作詩文示郡守林雲程，雲程為鏤選成書，付紹刻之，即此本也，瑞作詩陶冶性靈，該悟物理，沖不露藻，清不鈎玄，蓋深得高岑王孟之旨趣，然模規唐音，有貌合神離之病，未脫濟南北地諸子之桎梏，則時代為之，非瑞之力所能左右也，所著譚藝一篇，見本集卷七，歷論古來詩文流派，辨體裁，參意象，詩自漢魏以降，則以淵明少陵為宗，文自左史以降，則以昌黎韓氏為百世之師，揭於風雅，自成一家言，說者

謂可与太倉兄弟藝苑卮言藝圃擷餘並鳴，則當時名重可知矣。琺又仿唐傅奕杜牧之及明李楨文貞劉忠宣例，自撰墓志銘以抒抱負，蓋琺久歷郎署，屢遭遷謫，居官介介，而為權相所忌，非此無以宣其志，吁可傷矣。此集千頃堂書目著於錄，明史藝文志失收，曹卯、朱竹垞選集亦未及，此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尚是萬曆初印本，讀之可備山左文壇故實，世有王新城當不廢此書焉。

下菰集六卷　明萬曆刻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字在杭，長樂人，萬曆壬辰進士，除湖州推官，改東昌，遷南刑部主事，改兵部工部，歷郎中，出為雲南參政，歷廣西按察使，遷布政使，事蹟具見明史文苑傳。此編首有萬曆丁酉東海友人屠隆序文，計古樂府四十四首，五言古詩四十一首，七言古詩三十七首，五言律詩一百二十八首，五言排律四首，七言律詩一百○八首，五言絕句十三首，六言絕句八首，七言絕句五十六首，卷一首題東海屠隆閱，卷二首題東海臧懋循選，卷三首題延陵吳稼竳選，卷四首題太原王穉登選，卷五首題南陽鄧原岳選，卷六首題潁川陳宏己選。蓋經同時諸子閱定，宜其詩之工也。肇淛所作詩篇，隱隱有編年意味，坐論需次真州時，有臺江集，移官東昌時，有居東集，已此集則作於司理吳興時，當時與臺江居東二集齊名。明初閩中詩人如林子羽高廷礼，以聲律圓穩為宗，其後風尚所趨，自成一派，大抵作詩必今體，今體必七

言淺題陳腐如出一手肇制既出亦染此習然服
膺王李与王伯穀交誼尤篤得益於伯穀亦最多
故所不染此習之病在晉安詩派中要以肇制為
祭酒四視徐興公兄弟輩則遠過之矣肇制有侍
妾名桃葉居東集有壬寅元日寄桃葉侍兒詩又
有寄中夢桃葉詩此集亦有乞巧詞寄桃葉中秋
兩寄桃葉二詩杭世駿榕城詩話稱曾見謝在杭
小影並附姬人桃葉小像正与詩合韻事流傳至
今膾炙人口肇制著有小草齋集六十卷此即小

草齋集中之一帙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有游燕
集二卷小草齋集一卷而不及此集故附著於此
以備一格焉

陳忠貞公遺集五卷 四明叢書本

明陳良謨撰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一字賓日鄞
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大理府推官擢御史出按
四川十六年還臺十七年三月都城陷自縊死時
年五十六福王贈太僕寺卿謚恭愍魯王贈右副
都御史謚忠貞清世祖予謚恭潔事蹟具詳光緒
鄞縣志列傳及同邑全祖望撰神道碑此編前三
卷計古今體詩八十九首雜文二十首後二卷則
雜錄諭祭文畫像題贊及傳記遺事贈詩序跋之

屬初鄞人有名徐霜皋者從北郭劉氏廢簏中得
良謨殘集一卷為滇中詩稿僅八十首繼又訪得
癸未諸詩合為一編輯入甬上正氣錄此及康熙
鄞縣志刻良謨遺詩六十首全謝山續甬上耆舊
詩所輯安蘿園集選皆從霜皋輯本轉錄近人四
明張壽鏞懼先哲遺文日就湮沒因從續耆舊詩
陳陸藻旌忠錄及陳氏族裔曾望所錄輯得詩文
三卷存什一於千百而已傳表忠記稱良謨於危
城中賦詩云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候爾陰霾

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雷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敢忘明君、妣子沈痾久、牀笫淹經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声、又云、蒼蒼不可問、國亡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末又題云、為國為子、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蓋其時老母在堂、又無子嗣、良漢獨能舍身就義、真無愧國之藎臣也、自遭國變、遺著零落、康熙鄞縣志称有守藩事宜、撫蜀疏草、今有人物攷称有陳氏族譜、兩浙名賢錄称有弦韋纂要、續

甬上耆舊傳称有安雍園集、均久佚不傳、至乾隆鄞縣志称有見聞紀訓、則係曲吉人官貴州布政司參議者所撰、与良漢同姓名、董沛光緒志承其誤、未免失之不考矣、

吞月子集三卷 四明叢書本

明毛聚奎撰、聚奎字象來、自號吞月子、鄞縣人、与其弟聚壁齊名、時號西皋双鳳、初以郡明經貢入太學、今乙酉南都有變、聞浙東諸郡奉魯王監國、聚奎同進錢忠介公幕、因參与軍事、授戶部清吏司員外郎、事蹟具詳汪國全祖望撰傳、此編共收文七十五篇、詩六首、均園張氏據鎮亭山房陸氏藏舊抄本迻錄、益以甬上續耆舊詩所輯詩二首、甬上正氣集所載畢獻傳、即擊狐傳、編為三卷、後

轄諸家贈詩誌序等為附錄殿焉、聚奎少時与華翰林夏、王職方家勤、楊右都文瓚、董戶部志寧、屠駕部獻宸、號六狂生、皆鄞人也、五人逮捕死、獨聚奎得免、遂棄妻孥、入海島、所過嬀縣鮮背之閩界、謝晞髮、王席帽諸氏所宿至地、徬徨憑弔、時時效唐衢之哭、所作詩文、遠深激越、得騷雅兩京之神理、海濱士生多誦習之、晚歲歸西故里、与友人吳于蕃、管聖一、汪伯端、倪瑞本諸子、結吟社於西皋、群推聚奎為祭酒、邗上周僅祚自號為江南看殘

月題阮、亦來入社、雖沈淪里巷、而聞雞擊楫之志、無時或已。聚奎卒以西臺後社之徒、零落殆盡、明季四明忠義之士、要以聚奎為魯殿靈光、洵非虛譽。惜其集傳世至希、所作擊狐傳、比物喻人、意在言外、尤遭時忌、全謝山嘗竭力求其集不可得、惟錄其方石銘、輿人皁人丐人傳、周乘六自序卷跋、吞月銘等四文、及四明懷古謁文丞相詩二首、存傳中。此本篇什之富、遠過於謝山所見、天相忠義、亦足彌謝山之餘憾矣。

易齋稿十卷 明初刊本

明劉璟撰。璟字孟光、青田人、誠意伯基之次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命襲父爵、特設閤門使授之、尋為谷王府右長史。燕王稱兵、隨谷王歸京師、令參李景隆軍事、兵敗、上書不見省、遂歸鄉里。成祖登極、召之、稱疾不至、逮入京、下獄自經死。事蹟具詳明史劉基傳。此編前後無序跋、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黑口、雙闌、審是永宣間刻本。與誠意伯所著覆瓿集、寫情集、翊運錄、誠意伯長子璉所著自怡

集、及其孫廌所著盤谷集、版式全同、蓋同時同地所刊。當即周弘祖古今書刻處州府項下著錄之本。其本明季已極罕見、崇禎壬午青田令楊文驄從諸生蔣芳華、芳鶯兄弟得鈔本、篇章零亂、反覆校訂、始序而刻之、然僅得二卷、以校此本、楊本缺失古詩四十餘章、五七言近體詩一百餘首、其他雜文序傳書銘之屬、楊本舛訛之處不一而足、然則此本之為善本、不待言矣。四庫全書別集類據楊本錄入、所未見十卷本、自是遺憾。錢唐丁氏善

本書室藏有此本，維係毛氏汲古閣故物，今僅存前五卷，反据楊本以補其失，皆不及此帙之完整。此帙前後有太原叔子藏書記、王印聞遠、聲弘諸印，知是孝慈堂藏書，乃五百年來僅存之秘笈，吾人以球璧視之可也。五璟又著越吟稿、無隱集，則自來藏家未見傳本，殆已佚矣。

愚後齋稿六卷 舊抄本

明胡粹中撰。粹中名由，以字行，山陰人，少治毛詩春秋三傳。永樂初被徵為楚府右長史，与管時敏貝翱同參講筵，乃撰學則以進，在府忠心輔導，前後歷二十年，事蹟具詳山陰縣志本傳。此編首有丁鶴年氏序文，略謂故長史朱公廉紀善貝公翱今左史管公時敏胡公粹中，皆以所學施於有政，發為文學，尤為人傳誦。管公蚓竅集、貝公舒菴集，皆有雕板，而朱公之文先鋟於金華，獨粹中以至未有刻本云云。是在楚府諸賢中，粹中之集刊刻最後。其集即楚府所刊，与管氏蚓竅集同。今管集已列入四庫全書，而此集獨罕見傳本，亦可謂有幸有不幸矣。粹中詩文溫雅典麗，具有体裁，意度波瀾，多存古法，不染元季纖靡之習，亦一代之奇才也。原本刊於永樂間，丁氏善本書室曾有藏本，乃全氏文瑞樓汪氏振綺堂故物，此帙即以永樂原刊傳錄，平闕之式，一遵其舊，乃百許年前舊帙。今丁本未知蹤跡，則此帙為可貴矣。粹中又著元

史纘編十六卷，已入四庫全書編年類，茲不復錄。

剩草一卷 明崇禎刻本

明楊宣撰。宣字不宣，九華人，事蹟無攷。此編首有崇禎癸酉初冬東莞王應華序文，次有自序，略謂不佞遊天下，眼日富而橐日貧，倦羽西還，笥中止剩殘詩半帙，因刻此詒諸好遊者，是謂剩草云云。末署九華楊宣書於珠江醉艇。是宣乃皖人而留滯於羊城者。又据王應華序，有君應年家宋將軍之招，曹公以幕府揖客來二語，是宣乃遊幕者流。其人未必有聲譽於當世，史佚其名，固自不足怪也。計五言古詩五首，七言古詩二首，五言律詩四十九首，七言律詩五十首，五言絕句十一首，七言絕句四十七首。其詩頗有風致，如新秋云：花魂怯雨胭脂落，蟲韻悲風枕簟涼。辛未花朝客新昌与弟小酌云：但得春常留客醉，不愁金盡典衣時。送羅淳玉調蘭陵云：一肩行李惟詞賦，兩袖煙雲即俸錢。送何郎入鄖云：江边燈借三更月，花裡人過兩袖香。皆清麗可誦，惜傷平易，旁門曲徑，終非正宗，为不足自名一家也。

嶧桐集二十卷 貴池二妙集本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晚歲更字存宗，貴池人。少負雋才，與吳應箕齊名。史可法撫安慶，器重之，大事無詒焉。應詔保舉以知州用，辭歸。福王時，廷議分江北為四鎮，聞之感然，亟上書於可法，言四鎮桀驁不臣，或起降盜，非懷忠義，後卒如其言。知南都必敗，杜門不出。及應箕以起兵死，愈憤恨不自得。卒後，黃文煥、沈壽民等私謚之曰貞文。城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卒於清世祖順治七年，得年五十三。事蹟具詳薛臣撰行略及劉世珩撰年譜。此編凡詩文各十卷，乃城卒後和州戴移孝所編。城無兄弟，取嶧陽孤桐一語，故以嶧桐名其集。吳山宧就戴本跋之，鋟版於康熙戊午，歷世二百，流傳無幾。貴池劉世瑋又據戴本重刻，其本卷七奪去第二十九、三十兩葉，且文字多舛誤，未為美備。世瑋之弟世珩，得江陰繆荃孫、桐城蕭穆之助，重加訂補，合吳次尾樓山堂集編為貴池二妙集，再刻之，即此本也。蓋自康熙以來，其書凡三刻矣。城著述甚富，嘗據古今志乘，以正史傳之紕繆，撰歐次古今名賢年譜一書。又以古來禮樂文章之未豐斷缺，繫於廟學，因輯古今廟學記以記之。此外又作劉氏家刊古事異同、今事異同、劉氏藏書題跋等書，不盡傳世。今可見者，僅此集寥寥二十卷而已。城作詩有追風逐電之勢，吐詞豪俊，不同凡響。文亦絕無明人纖仄之習，一種凜然剛正之氣，讀之令人肅然生敬，非依艸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樓山堂集二十七卷　貴池二妙集本

明吳應箕撰。應箕初字風之，继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辞，意氣横厲。阮大鋮以附璫削籍，僑居南都，联络南北附璫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与歙吳秀為留都防乱公揭討之。崇禎十五年，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礼遇。南都不守，起兵應金声。唐藩授以池州推官，監纪軍事。兵败被獲，不屈死。乾隆間賜謚忠節。應箕生于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卒于清世祖順治二年，得年五十二。事蹟具詳應箕友人劉城撰傳，及當塗夏燮撰年譜。据應箕為復社巨子，名滿天下，所作古文，不減賈長沙、劉中壘；史論尤所擅長，遠紹胡致堂，近逼王船山；高文遠識，成一家言；詩如龍興虎嘯，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聞鷄擊楫之志，可于字裡行間見之，誠不世雄才也。其集編于崇禎十二年，曾刻之金陵。正張自烈、劉廷鑾等合已刻未刻諸稿，重編為廿七卷，其中文二十卷，詩七卷。順治戊戌刊成，李時為之跋，惜今已不可得見。道光戊申，涇縣潘錫恩

校刻乾坤正氣集，中收文集十八卷，所據本頗有缺失，如時務策缺向兵一首，賦類缺所歡賦、老媢賦，詩第七第八論辯全缺，實不足饜人意。稍後咸豐癸丑，南海伍崇曜又刊入粵雅堂叢書，而同治乙丑當塗夏燮校刊樓山全書，于永寧官廨合兩朝剝復録、東林本末、熹朝忠節死臣傳、留都聞見録并年譜逸事刊之，尤称巨帙。歲在辛丑，貴池劉世珩又據夏本參他本重加校正，与劉城嶧桐集合刊為貴池二妙集，即此本也。蓋至此其書凡六付剞劂矣。應箕見危授命，無負其所學，百代之下，讀其集者，無不為感歎。士君子處末世，當知所先務矣。

雪翁詩集十七卷 四明叢書本

明魏畊撰。畊原名璧，又名時珩，字楚白。甲申變改名畊，又名甦。慈谿人。以世冑少失業，學為衣工於湖州。能讀書，有富室奇其才，客之，尋以贅婿隸歸安籍，成諸生。國亡棄去，嘗遣死士致書鄭成功圖恢復。鄭如其言，幾下金陵，軍退被執，至錢塘不屈死，妻子盡歿，時康熙壬寅六月也。事蹟具詳慈谿縣志本傳。此編本名息賢堂集。嘗從吳興郡城東南別鮮山之陽，晉元帝時，沈禎、沈聘避亂棲隱此山，名其渡曰息賢，以自寓肥遯之意。畊丁酉以嘗居其地，故亦以此自況也。全書凡五言古詩六卷，五言律詩、七言律詩、排律各二卷，五言絕句、七言絕句、樂府各一卷，蔣馭閎、朱伯虎、徐禎起、周青士等所作詩評，及魏霞撰傳，全祖望撰雪竇山人墳版文、奉萬西郭向魏白衣息賢堂書、孫德祖撰詩集跋，則為附殿二卷，殿於詩後。初畊沒後，全謝山友人萬氏曾得其集，謝山後書威道死事之烈，且謂萇弘碧血，不至湮為冷風野馬，即此足扶宇宙一重元氣，其景慕畊之為人可謂至矣。歎謝山所見本，世已久佚。近歲海寧張氏得鮑氏傳家之稿，自序稱雪岩，分卷為十四，題作雪翁詩集，與讀甬上耆舊詩稱息賢堂集異。约園張氏既得是稿，又假慈谿馮氏藏本參補，仍名其稿曰雪翁集，刊入四明叢書，即此本也。畊居苕谿日，為詩酷嗜太白，後又於山陰祁氏許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日益工，神遊於謫仙之門，雜奇大矯，離凡準繩相格，其才其學固非同時六狂生輩所望其項背也。

赤城後集三十三卷 明弘治刻本

明謝鐸編。鐸字鳴治，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南京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首有弘治丁巳自序，略謂台故有赤城集，宋林表民氏所輯錄，凡文章之有關吾台而郡志不暇載者咸在焉。蓋志之於文章，具載則繁，繁則無以示其要，不載則缺，缺則無以考其詳，故不得已別為是集，將以備郡志之缺而歸其繁於要云云。案宋

嘉定間陳耆卿纂修赤城志，別採詩文之有關邑中故實者，自附於各門，而各門類可附者，則闕如焉。有林表民逢吉者，因輯赤城集以補其失。弘治中鐸既修新志，以續嘉定舊志，復為此集以繼逢吉之業。序所云云，蓋自道其纂輯之旨，惟言辭略欠詳盡耳。全書計記九卷，傳誌十七卷，序跋七卷，共得文二百五十首，而郡人之作僅得其半，餘皆他郡之彥。當分為內外編，鐸仍前集之例，不復區別，未免眉目混淆。此外錄宋史列傳亦多未周，如

商飛卿、楊瑨、江仲明、蔣煜等傳，不知何以棄而不錄，殊難索解，然此不足為此集詬病。宋元名家遺文斷句，多賴此集以傳，如舒閬風文集序，今四庫全書本閬風集卷首無之，其一例也。而赤城（前[illegible]所載）元統志序，重修台州郡志序等文，尤可備輶軒之採，未可以其內容疏略少之也。光緒間台人管作霖据邑中郭氏、王氏藏抄本重校付梓，當時未見明刻。此本半葉八行，行十八字，黑口，雙闌，版宽字大，的是弘治初刻。前後有陸時化藏印，知為太倉陸氏

故物。持校近刻，文字優劣自見，直齋亞下牀之別矣。澹生堂書目作三十卷，黄岩縣志作三十二卷，皆誤，當據此本正之。

市隱堂詩稿六卷 明崇禎刻本

明魯藩朱頤娖撰。頤娖字江亭，荒王八世孫，事蹟無攷。明史諸王世表於魯王名下亦無頤娖其人，未知究為何人子也。此編首有崇禎庚辰吏兵兩科給事中行人司行人范淑泰序文，次有琅琊顏則礼序文，題男壽鑋孫以瀋輯，又題同社楊士聰、遲成王應昌諒之、范淑泰木澌同普玄度閱定。詩以古今體編次。攷崇禎初魯王子姓朱以派朱壽鋗、朱壽鑋、朱壽鏵、朱壽鋤、朱壽鑵等嘗為舞雩社於濟南，吟咏唱酬無虛日，一时山左文士風起雲湧，此實頤娖導其先河，故此集亦出同社諸子所審閱，非無謂也。明之詩運自國初四大家濬其源，中興七子衍其流，臺閣元音彬彬稱盛。然以生末學嗜袁中郎之瘀，拾徐文長之唾者寔繁有徒。頤娖慨驕傷之，崛起東藩，繼章琢句，悉本匠心，摹古酌今，多合規律。弇山雁下，以降宗子之能詩者，要以頤娖為巨擘矣。所作古体如古思边、戰城南、東遊曲、東隣曲、長安明月篇、苦寒行、北地行，無不辞旨婉约，有温許之遺風。至近体，如述懷云：竹色凌殘雪，梅香度晚風。歲時双醉眼，天地一衰翁。春日卧病云：那堪曲水興，尚念野人儔。燕子知春社，銜泥去玉樓。除夕雪中有感云：藥餌扶衰病，琴樽送去年。冬日感懷云：天地身將老，風塵鬢欲皤。大抵淡遠高古，步武王孟，其下者亦不失錢劉也。此書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俱失收，僅陳田明詩紀事著錄及之。此本楮墨[illegible]，尚是最初印本，亦希見之秘笈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藿園集八卷 明萬曆刻本

明李應徵撰、應徵字伯遠、號霽巖、嘉興梅溪人、萬曆癸酉舉人、十上公車、乃就滁州學博、改授臨安教諭、擢南京國子監博士、事蹟具詳盛楓嘉禾徵獻錄本傳、此編首有萬曆癸卯沈思孝純甫序文、次有屠隆及楚人車大任序文、詩以古今體類次、計卷一為風雅擬及擬古樂府、卷二為樂府四言及五言古詩、卷三以下為五七言近体詩、應徵自少而孤、稍長博極群書、沈司馬思孝深契之、其序

此書亦備致景仰之忱、一時名流如屠長卿沈嘉則胡元瑞張孟奇、皆與唱和往還、懷才悒悒、屢試春官不第、平生感憤、一一發之於詩、故作詩能兼衆体之長、摛辭施藻、一準前後七子繩墨風流、後爽情旨婉切、不徒以寫景述事為工、可備隆萬間江湖也集文選、古体如悲歌行烏夜啼子夜四時歌濮陽李樹行浮海篇射鴝行、風旨俊邁、有齊梁之遺風、近体如賦得落葉詠新柳漢宮詞春粉宮怨、冷雋出艷、直逼溫韋、以視同邑李君實沈景倩所作詩、要未易言高下也、千頃堂書目載應徵著有青蓮館集澄遠堂集偶寄軒集寄茗漫草薊易寓言河梁集兩都集及汗漫游集、合此集計之共得九種、然除此集外、餘皆不著卷數、殆以其罕見而遺之歟、

竹素園集九卷 明萬曆刻本

明馮大受撰。大受字咸甫，華亭人。時可子。萬曆七年領鄉薦，困公車者三十年。謁選得陽山縣，改教餘姚，擢知慶元縣，致仕歸，事蹟具詳嘉慶松江府志古今人傳卷六。此編又名馮咸甫詩草。詩以編年為次。作於萬曆庚辰者名燕台遊草。同邑莫雲卿序之。作於壬午癸未間者名北遊續草，弇州山人王世貞序之。作於乙酉丙戌間者名公車別錄，紫虛道人王逢年序之。作於辛巳者，名金陵遊草，鞠陵山人屠隆序之。蓋皆上公車日所作詩。此外作於癸未甲申間者名端居集，郊居集。作於甲申乙酉間者名園居集。作於丙戌丁亥間者名閒居集，則皆歸田以後所作。又別有據梧集一卷，不詳所作歲月。疑亦與閒居園居諸集略同時，故以據梧名篇也。大受詩卷絕不止此。觀卷中公車別錄下署卷之十七，知全書佚卷尚多。松江府志藝文載竹素園集十卷，知嘉慶中已無全本。是本殘本也。大受之詩有李翰林之豪放，杜拾遺之沉鬱，王孟之沖澹，高岑之清越，趣深稍遜，兼擅眾長，然不脫七子纏墨。以視其尊人時可所作南征北征諸集，雄厚超邁，俱躋上境者，殊有上下牀之別也。大受少承庭訓，長負時望，工書法，為太倉王弇州同邑莫如忠所激賞。歸田以葺竹素園吟嘯其中，晚歲詩名益高，可與雲間二韓媲美。此為崇禎間戶部尚書畢自嚴故物，數年前自臨淄畢氏散出，世殊無第二本也。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 明崇禎刻本

明張鼐撰。鼐字世調，華亭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天啓時官少詹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疏引疾，魏璫責以詐疾要名，削其籍。崇禎初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旋改吏部右侍郎，未上卒。諭祭謚文節。事蹟具詳嘉慶松江府志古今人傳卷六。此編首有崇禎乙巳許維新弁語，次有同邑夏允彝序文，乃鼐卒後其門人汪維寬、維信、維正、維丞及鼐之子戴徵等所校輯，統詩文及雜著為一集。計詔諭一卷，奏疏表箋二卷，議狀說解辨對書啓序記祭文之屬十四卷，箴言二卷，誥敕二卷，先朝舊聞二卷，倭變志一卷，遼夷略一卷，澹書印二卷，訓古條示、鐔堂政故合一卷，太學講章、熱喜講章合一卷，使東日記一卷，古今体詩二卷。鼐於熹廟朝，上疏述保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郵民、存禮等十事，語斥宵小，頗切時要，執閹惡之，以是清名盈天下。若書多述邊事，窮山海之奇，辨夷夏之防，一時作者除陳明卿、吳夢園集及世法錄外，無出其右者。惜不為世用，寇患日深而廷議不決，空有敵愾之才，伯紀之學，亦無裨朝政之得失，是可歎耳。其詩以清勁遒鍊勝，頗染陳眉公、董玄宰之餘習，而未能卓然成家也。書中遼夷略及使東日記，多涉建州故事，故其書清季編入禁書之列，傳本遂罕。此乃巴陵方氏故物，有方氏功惠柳橋甫印、巴陵方氏碧琳琅館藏書之印、方家書庫諸印可證，原出日本佐伯文庫，國中除清內府舊藏本外，要以此帙為最備矣。

錢忠介集二十卷附錄六卷 四明叢書本

明錢肅樂撰。肅樂字希聲，號虞孫，鄞人。崇禎十年丁丑進士，授太倉州知州，秩滿遷刑部員外郎。甲申北都變，慟哭不欲生。乙酉留都之變，清兵入省會，偽守朱之葵投以帖，手裂之，遂舉義師，糾兵得萬人，與熊、孫、鄭諸氏扼守錢江，迎立監國，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再陞都察院副都御史。錢江不守，浮海扈監國於石浦，陞兵部尚書、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時藩鎮橫恣，殺戮大臣，知事不可為，以憂憤成疾，卒年四十二，贈太保、東閣大學士，謚忠介。事蹟具詳明史本傳、全祖望撰神道碑銘及近人馮貞群撰年譜。此編原分三集，首為正氣堂集，乃乙酉六月前之作；次為越中集，則倡義以後盡江一年中作也；最後為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南征集則終其生未鋟版也。肅樂卒後，其仲弟退山氏藏其副本展轉柳車複壁之間，後正本為季弟航海失去，退山氏所傳僅二十卷。其子濬恭以示同邑全謝山，謝山為編次成帙，計正氣堂集為八卷，越中集為二卷，南征集為十卷，附以碑誌傳記及葬錄共四卷，通為二十四卷，即此本也。近人四明張氏壽鏞得傳本於同邑張氏許，後益以年譜附錄等為五卷，刊入四明叢書中。自肅樂之卒，以迄於今，歷世二百餘載，天彰忠藎，其集失而復得者再，然非謝山表彰於前，則張氏又烏從見其全耶？肅樂詩文有真意，有靜氣，甲申以後，獨發悲憤，仰天長號，感動行路；奏疏直追李伯紀，詩篇不啻文文山。古人所謂真文章乃能動天地，泣鬼神，觀於肅樂要不為誣也。謝山評其集，謂文陸之遺音，則猶淺之乎視之矣。

市隱園集三十卷 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本

明黄尚伊撰。尚伊字國聘，号似鶴，沔陽人。萬曆元年舉人，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遷兵科給事中，出為陝西按察使僉事，左遷韶州推官，事蹟具詳光緒沔陽州志文苑傳。此編首有大沙山人李維楨本寧氏序，文詩文俱以体類次，计古樂府一卷，四言古詩三卷，五言律詩及排律四卷，七言古詩一卷，七言律詩四卷，五言絶句及六言一卷，七言絶句一卷，碑文墓誌銘墓表墓碣三卷，序傳五卷，

記行狀祭文書事跋論贊論銘四卷，書三卷。詩以冲和澹雅為宗，雖波瀾未闊，而能確守唐賢法度，不為支離冗贅之辞。古体如孤兒行楚妃歎雜曲同声歌名都篇昔昔鹽董嬌娆遠遊篇杞梁妻舞媚娘君子有所思行羽林郎，無不高華嚴整，得六朝沈謝之遺音。近体則俊逸沈雄，温純而有傑致，非當时楚人之咻咻者可以同日語也。文則議論有根柢，詞華淹雅，不失两京規範。沈德符野獲編卷十九：尚伊年少有雋才，且屢攻前列，江陵相出一論題為李綱不私其郷人，衆相顧失色，知黄不得為史官矣。已而散館，黄果出為給事中。是尚伊不得終於其位，乃張江陵嫉之也。集中詩文大抵作於歸田以後。尚伊罷官，年甫而立，文士遭際之不幸，殆未有過於尚伊者。其集明刊本亟罕見，近沔陽盧氏兄弟據以刊入慎始基齋叢書，自明迄今二百餘載，其集又大見流行，盧氏表彰先賢遺集之功，要不可没也。

蒼虬館草六卷 明萬曆刻本

明丁繼嗣撰。繼嗣字國雲，號禹門，鄞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年改兵部，陞潁州兵備僉事，移湖廣參議，遷右副都御史，撫八閩。事蹟具詳光緒鄞縣志人物傳。此編首有萬曆壬寅鄒元標及萬曆甲辰甘雨子開序，文末有鍾陵黃汝亨、晉陵龔道立、泰和郭子章、衡陽伍讓諸氏跋序。各卷均題文江南皋鄒元標爾瞻正、晉陵修默龔道立應身校訂。詩四卷，文二卷。詩文俱以體編次。繼嗣起家白雲司，再典午曹，足跡遍於燕趙楚西，歷覽江漢匡廬彭蠡之勝，所至不廢吟咏。其旨沉冥，其辭淒惋，託之比興，以寄其抑鬱無聊之思，有三閭大夫蘭台令史之風。繼嗣殆別有懷抱者耶。縱觀所作，古風有陳子昂張曲江之遺澤，近体則遠挹蘇侍郎高常侍之遺詞，施彖仍不脫七子窠臼，格調與同邑沈箕仲屠長卿相近，則時代為之也。雜文以奏草為最勝，凡所獻納，皆經世濟時之術。繼嗣撫閩日，綢繆海防，多所計議，皆未得朝廷青睞，其說竟扞格不行，而繼嗣亦垂垂老矣。繼嗣之子泰清，有文風，與同邑華夏友善，嘗傾家以救夏於獄，蓋忠義士也。此集明史藝文志失收，僅見於徐興公家藏書目。徐目於此集外尚有紫芝亭草卅一卷，至今未見傳本，殆已佚矣。

凝翠集四卷附錄一卷　雲南叢書本

明王元翰撰。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給事中，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天啓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即位，將召用，爲尚書王永光所尼，乃留寓南都，以卒。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案元翰所著書，共得疏稿一卷，詩草一卷，尺牘一卷，雜文一卷，德隣篇一卷。德隣篇乃天啓中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等劾元翰盜庫金，同朝白其冤文章論救之作。嘉慶中元翰五世孫文煥得明刻原本，以篇帙過鉅，力薄不克全刻，僅刻疏、牘、文及劉宗周撰墓誌銘、錢謙益撰墓表、倪元璐撰傳、范鳳翼撰行狀，共五冊。其子鳳池、鳳岡爲之校字。自是迄於清末，其版已不可復見。歲在甲寅，雲南圖書館據以重雕，即此本也。蓋至此已三付剞劂矣。元翰以直諫名於神熹二朝，嘗上疏言朝政敗壞，陳可痛哭者凡八事。又疏言雲南大害，莫甚於貢金、榷稅二事。繼又疏論兵部尚書蕭大亨、吏部尚書孫鑛，直聲振天下，然終以是獲罪於閹人，禁錮終身，亦可哀矣。各体詩俱工，恬淡雅正，不脫七子繩墨。文亦簡潔，得西京韓柳之神，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蓋言者心之聲，其剛正之氣，有自然不可掩者矣。

素蘭集不分卷 舊鈔本

明翁孺安撰。孺安字靜和，常熟人，翁太常女。少以詩名，意不自得，後以兵難被磔死，事蹟略見同邑馮舒撰傳。此編首有中山計隆序文，計裒詩一百五十七首，古今体詩雜列。其詩清麗排惻，極疏秀纏綿之致，古體如神絃曲、北風行、秋閨吟、石城曉、湘江曲，皆為上乘之作；近体以落花詩三十首最負盛譽。一則曰：國色尚存衣帶引，清香不改月明知；再則曰：送望隔頸悲柳絮，照殘紅葉亂雲牋；三則曰：時隨遊屐迷香徑，每逐春波出御溝；四則曰：狂態不禁山鳥亂，香魂何處彩雲飄。無不託意遥深，言外有難言之恫。計氏弁言所謂人搜多藉之篇，家印芙蓉之彩者，殆為此數章寫照也。馮己蒼稱孺安閑居好潔，凡梅蒔芳卉，時或明月在天，人定街寂，令女侍為胡奴裝，跨駿騎遊行，蹀躞不休；春秋佳日，扁舟自放，綠波紫蓼，欣然樂之，吳越山川，蹤跡殆遍。是其人有古林下風，方之趙夫人陸卿子，范夫人徐媛，亦無遜色，明末三吳人物之盛，

甲於東南，而閨襜亦多以文字鳴，孺安其代表也。此帙卷後有自署慧伽生者，據馮己蒼抄本細校一過，異文譌字，頗多乙正，卷首又有泉唐黄氏小松珍藏一印，名賢遺澤，彌足為此帙生色矣。

王侍郎遺書一卷附錄一卷　四明叢書本

明王翊撰、翊字完勳、南疆繹史作字定勳、號篤庵、慈谿人、諸生、好言兵、畫江之役、御史王正中疏薦翊為職方主事、盡以軍事付之、兵潰、走天台、魯藩拜翊為兵部右侍郎、清兵下翁洲、被執不屈死、事蹟具詳光緒慈谿縣志人物傳、此編乃近人四明張壽鏞馮貞群二氏所輯、上卷錄詩四首文二首、从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抄出、下卷則首為傳記、从正氣錄及邵廷采東南紀事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傳、勝朝殉節諸臣錄、乾隆餘姚縣志、光緒慈谿縣志錄出、次為遺聞、則迻錄黃梨洲陸周明墓誌銘全祖望明故都督江漢墓碑銘二文、陸江二公与翊有生死之誼、故錄其傳以資參證、最後為贈言、錄張煌言高斗樞董守諭林時對李鄴嗣朱之瑜諸氏所作輓歌祭文、字字血淚、不啻望帝魂歸化杜鵑也、翊以諸生而死事之烈、過於北庭宰輔、其詩曰、鼎革從來有、忠臣何代無、一身存正氣、百折不糊塗、又曰、守礼樂綱紀、合肝腦身軀、留身後留事、全髮復全膚、其辭凜凜有生氣、雖文山集杜之作、亦無以加焉、嗚呼、當斷潢之交、處無妄之世、讀此集者、當知所先務矣、

馮侍郎遺書八卷附錄三卷 四明叢書本

明馮京第撰。京第字躋仲，號簟溪，慈谿人。師事山陰劉宗周、漳浦黃道周。唐王稱制閩中，上中興恢復十二論，授職方主事，改監察御史，往日本乞師。事未成而返，乃之湖州起兵，翁州兵敗被執，不屈死。事蹟具詳光緒慈谿縣志人物傳。此編乃近人京第裔孫貞群所輯。首為敘錄，錄全祖望、劉城、柴紹炳、王家振諸氏序言。次為蘭易二卷，以十二辟卦為經，附之以十二月令，又有十二翼為之傳，託言受之鹿亭田父。次為蘭史一卷，先之以九品之表，有本紀、世家、列傳、外紀、外傳諸名。以上二帙，係從海寧蔣氏別下齋藏抄本錄出。又次為紫溪自課一卷，則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從王晫檀几叢書錄出。又次為讀書燈一卷，述古人讀書無燈之事，皆五七言絕句詩，從全氏甬上耆舊詩錄出。又次為簟溪集二卷，則詩文並列，從續甬上耆舊詩、結上詩輯、經義攷、雪交亭集等書輯出。視全謝山當時所見，尚缺真王會約一卷。蓋兵火之餘，遺文散佚，不可糾詰，馮氏掇拾之功，有足多者。京第詩文囿於風氣，未能別出心裁，乃其忠義大節，炳著史冊，其可傳者固在彼，而不在此雕蟲末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擔當遺詩八卷 雲南叢書本

明釋普荷撰。普荷一名通荷，號擔當，雲南晉寧州人，唐氏子，本名泰，字大來。天啓中以明經入對大廷，明亡，就水目山無住和尚受戒律，往來雞足、點蒼間，康熙癸丑圓寂，距生於萬曆癸巳，得年八十有一，事蹟具詳晉寧方樹梅、騰衝李根源撰傳。案普荷詩名甚盛，著有脩園集，為儒生時作，又有橛庵草、拈花頌百韻、罔措齋咏古、罔措齋對聯，則皆出世後作。諸書世久無傳，近人晉寧方氏偶於普荷裔孫處得脩園集、橛庵草合刻本，僅缺五七言近體詩二卷，因別從聽永樓雜鈔、滇詩略、滇詩拾遺等書輯得佚詩若干首，合編為七卷，而以諸家投贈詩文六十八首，輯為附錄一卷，殿於卷末，即此本也。大泌山人李維楨及陳眉公、董玄宰所作脩園集序，及普荷自作橛庵草序跋，仍一一冠於卷首，以符編例。初，普荷少時嘗遊董香光之門，傳書畫之術，皆臻其妙，並訪陳眉公於空山，眉公以為蓋奇男子許之。明社既屋，嘯傲山水間，與蒙化陳翼叔佐才、浪穹何雅元蔚文、劍川趙雪升炳龍及閩人許子羽鴻、歙縣汪宸初皎諸氏遊處，唱酬無虛日。普荷畫意取法倪雲林，饒有枯林寒鴉之趣，其自題山水畫云：大半秋冬識我心，清霜幾點足寒林。剩閑代降無蹤影，幸有倪存空谷音。蓋自題也。普荷詩境蒼老圓勁，了無釋子蔬筍之氣。春雨杜鵑、秋風禾黍，不少憂時濺淚，可於言外得之。眉道人評其詩，謂靈心通響，震藻英辭，調激而不叫號，思苦而不呻吟，洵非虛譽。世有徵滇中詩繫者，自當推擔公為一代之魁楚矣。

蒲菴集六卷 舊鈔本

明釋來復撰。來復字見心，豐城人，族姓黄氏。禮南悦楚公為師，有詩名。遊燕都，親炙虞文靖公、歐陽文公諸君子，與張潞公交尤厚。元末航海至鄞，於双林之定水寺止焉。洪武初，與泐季潭用高僧石至京。上詔侍臣取其詩覽之，優柔弗置，賜金襴袈裟。蜀王椿最賢來復，為撰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榜於宮。除授僧錄寺左覺義，詔住鳳陽槎芽山圓通院。二十四年，太原獲胡黨僧智聰，供称來復往來胡府，坐凌遲死，年七十三。事蹟具詳錢謙益歷朝詩集小傳。此編首有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廬陵歐陽玄序文，次有洪武十二年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文，各卷均题門人曇鍠法住編次。全書凡詩三卷、文三卷，詩文均以體類次。凡元季之作見賞於虞道園輩者，此集皆未收入。歐陽玄評其詩謂見心以敏悟之資、超卓之才，於禅宗之暇，發為文辭。其叙事简而明，其造理深而奥，其吐詞博而贍，其寓意出而婉，遡而上之，卓然並驅於葛璉諸師而無愧。其詩爰為歐氏推重蓋如此。實則來復錐與全室齊名，然意境不及全室遠甚。小長蘆謂全室風骨成削，而蒲菴未免癡肥，可称一語破的。今欸其詩如西湖雜詩云：芙蓉湾口緑陰斜，吹笛何人隔彩霞，驚起沙頭双翠羽，銜魚飛上刺桐花。又云：流觴亭子鳳山阿，都護行春小隊過，笑擲金錢花底醉，玉簪陣出白銅歌。及其他樣峯晚步、槎峯病起、銅官山、玉泉子歌等篇，皆出負向濃，乃風泉雲月之趣，以之上倚全室則不足，下視西齋則過之矣。七脩類稿載見澂初名明濬，字天渊，胡人也。仕元為學士，元亡，匿名，剃髮為僧。太祖召至，賜食，謝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等句。上怒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耶；何物奸僧，輙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筋双垂，圓寂於丹墀之下。則與清教錄所云坐胡黨死不合，則直齋東野人之謬耳。此本卷数與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舊藏之正統刊本相同，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當以

正統本傳舛誤，亦与宋景濂序中所云之十卷不合，殆其后又有刪併歟。

思菴先生文粹十一卷 明嘉靖刻本

明吳訥撰。訥字敏德，號思菴，常熟人。永樂中以醫薦至京。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薦經明行修，授監察御史。宣德初，出按浙江，繼任貴州。五年，進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英宗初，御經筵，以所輯小學本解上之。后致仕，家居十六年而卒。謚文恪。鄉人祀之言子祠。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首有嘉靖戊申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延平府知府同邑范來賢及知常熟縣事寧波楊子器序文。

各卷均題孫監察御史淳編，后學范來賢重刊。凡詩二卷，各體雜文九卷。卷末又有下吏莆田林深許言錄并監刻一行。初訥所著思菴集，乃其孫名淳者所編輯，刻板藏於家塾，為好事者假攜而忘歸，遂亡佚過半，僅存者亦腐朽不可窮詰。嘉靖中范來賢守延平，以訥之詩文湮沒不彰為恨事，乃校正其訛謬，命工重梓。既成，以授其曾孫堂，俾久寶勿失。邑人陳逅後出家藏陳氏家譜后题，乃訥所作長歌，不見於本集者，以授來賢，亟錄入拾遺

一榭再刊之，即此本也。納詩頗有思致，循行矩度，絕無鷹揚虎視之態，盛世元音，無愧為名手也。文則以題跋一體見重於時，其於宋元名賢妙跡品騭考識，惟恐失當，後之都玄敬、文待詔輩不能過焉。納嘗輯唐宋名賢詞得百家，徵文存獻，有功於詞林。世傳有天一閣明抄本，知納於倚聲一道亦頗致力，乃此集有詩無詞，果納生平未嘗為歌曲，抑作而祕接不留一調耶。集名文粹，與程篁墩、王遵巖之書相類，蓋當時風尚如此，則此集所收未足覘其全，又可知矣。

靜庵賸稿一卷 拜經樓叢書本

明閨秀朱妙端撰。妙端字靜庵，詩緯又作名令文，字仲嫻，海寧人，乃永樂宣德間尚寶卿祚之次女，歸福建光澤學諭邑士周濟，因海溢移家武原。其子夢齡辦事南京，遂遷江寧，壽至八十四卒。事蹟具詳道光海昌備志藝文志附傳。此編乃乾隆間吳槎客騫所輯海昌麗則之一，共收古今體詩四十六首、賦一首。妙端所著靜庵集十卷，見朱彝尊明詩綜，又有遺集五卷、雜文史論五卷，見沈南疑檇李詩繫，又有自怡集，見許三禮海寧縣志，明以後諸書久佚不傳。此從明人池上客所選名媛璣囊、鍾惺所選名媛詩歸、何喬遠所編皇明文徵、王端淑所輯詩緯及明詩綜、歷朝詩集、檇李詩繫諸書錄出，並疏記異文於行間。其中題琴清軒七律一首，則從海鹽沈氏石鼓亭藏墨蹟補入。零縑斷璧，讀之令人有窺豹一斑之憾，然其名作詠虞美人詩及梅花燈籠詩，俱楚楚無缺，亦幸事也。妙端詩筆力雄健，詞意平和，不類林下風，如秋夜云。

虞峰埜霧松路遠、紫簫吹徹晚天涼、題明因尼寺云、繞屋烟霞供笑語、一龕燈火隔松蘿、秋日見蝶云、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及白紵詞寒夜曲春睡詞白門懷古采蓮曲等篇、無不靚麗明娟、得唐音之正軌、而集中一絕云、金盤和露搗晴霞、紅透纖纖玉笋芽、翠袖籠香理瑤瑟、綠陰初綻海棠花、與元人楊鐵崖所作夜搗守宮金鳳花、十六畫換紅雅簪一絕、意境彷彿、而造語爲臻其極、正未易論高下、據海寧周氏家譜載周濟與妙

端結縭後、閨中唱和、有金童玉女之目、六十餘以濟之聞、濟卒於官、自後年益高、才德益著、有孫名國鄉、登嘉靖庚戌進士云云、是妙端與濟白首偕老、未嘗有天壤王郎之恨、乃田藝蘅詩女史摘其雜詠見梅詩、有可憐不遇知音賞、零落殘香對野人之句、謂其所匹非耦、形稱篇詠、比於淑玉斷腸、可謂妄矣、

萬里吟二卷 明崇禎刻本

明冒起宗撰、起宗字宗起、號嵩少、如皋人、萬曆戊午舉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五年改選授南攷功司主事、陞郎中、七年出爲兗西僉事、監軍河上、旋調湖南衡永參議、會張獻忠破襄陽、再調襄陽監軍、獨與左良玉收合餘燼、歷一載以城守招撫功被上賞、十七年起副使、尋乞休卒、事蹟具詳嘉慶如皋縣志人物傳、此編前後俱有缺葉、首有華亭陳繼儒序文、及鄭以偉宗伯贈詩、上卷乃崇禎

初授行人奉命入閩途中所作詩、下卷則還自閩中作也、詩以五七言近體居多、真氣空濛、不染鉤棘裝點之習、如溫陵郭外別林調復王長甫諸長兄云、寒葭凝晚露、薔葉伴離人、次莆陽驛何男悌再寄別詩云、情當至處翻多淚、別未經旬幾費思、麓峰訪徐興公云、琴書高閣擁、花鳥午窗閒、山暮書懷云、秋杵敲疎雨、山鐘送遠風、蘭谿令王二如夜集云、百年肝膽燈前戰、千頃雲煙醉后看、語語本色、不以研鍊爲工、又無生拗纖穠之失、雖時時

作淺語，然不出大曆諸子蹊徑。陳眉公謂其詩如天馬驟空，神雕擘漢，殆為能得其真矣。起宗著有拙存堂經說二卷、史括三卷，四庫全書存目已著於錄。又著有拙存堂逸稿六卷，傳世有順治壬辰刻本。千頃堂書目稱起宗有拙存堂續稿、嵩少山人近稿及得全堂集，而不及此集，則此集之罕見可知矣。起宗有子曰襄，字辟疆，為明末四公子之一，世人多知辟疆，罕知有起宗者，故並及之。

黃葉庵遺稿一卷　清初刻本

明釋智舷撰。智舷字葦如，號秋潭，嘉興梅溪人，居秀水金明寺，晚構黃葉庵於西郊，自號黃葉老人。郡稱為僧中黃叔度，行腳三十餘年，道價隆重，諸方社為耆宿，事蹟具詳光緒嘉興府志方外傳。此編乃鶴湖錢繼章所輯人琴集之一，凡古今體詩一百零七首，開卷有繼章序文，稱其所居黃葉庵，四面薜蘿，一籬寒雨，吟聲往往在鳥聲間。槜李詩繫卷三十二方外詩選，亦稱吳越士大夫慕謁者接踵，與沈純甫、吳少君、陳眉公、殷方叔交善，日偎品字榮，支折腳鐺，咿唔黃葉堆中，發為詞章，實足邁今軼古。其於智舷之詩，推許備至。小長蘆輯詩綜甄錄緇流之作，最為嚴格，然於智舷亦鄭重為之作傳。陳眉公集中有贈詩云：人與寒雲淡，身如秋葉輕，非關住禪寂，兼欲遺詩名。其詩名藉甚可知矣。流風餘韻，亦足之同郡中人實石在西崦老人梵琦、碧山道人宗衍下也。槜李詩繫選錄智舷所作詩凡二十五首，中如徐春門畫、採菱曲、尋梅登黃

山蓮花峯漁舟圖寒山訪雪谷諸作遺辭寓意俱臻上乘與此集所收邵山人所居雪谷禪師見訪等篇堪称伯仲然詩繫所載俱出此集外疑詩繫以同郡譚杲生休寧葉熙時所梓黄葉庵集内録出此則集外之佚詩沈南疑輩輯詩繫時所未見者今原稿六卷已佚而此集賴徒章之力獲存於世窺豹一斑殊令人有遺憾矣

市南子集二十八卷 明崇禎刻本

明李先元撰先元字麟初號愧庵又號二鹿山人進賢人萬曆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病告養再出歷起居注纂修兩朝實錄經筵日講知制誥再起為少宗伯事蹟具詳同治進賢縣志仕蹟傳此編首有崇禎十二年吴士元序文又有門人傳冠及從弟先倬斠讐凡古今體詩四卷序文七卷傳銘行狀祭文論策表疏説辨解議書啓之屬十一卷最後殿以制勑六卷自為起訖不與詩文卷第相銜接全書乃先元卒後其仲子汝至所編輯以先元家於其市之南隅故名其集曰市南子先元作詩胚胎少陵瀟疏綿遠以至性自然為宗論者謂倬有王孟餘風殆不誣也如所作淮陽舟中八月九日新昏等篇遐邇傳誦當時並稱名作四六多至百餘篇得代言之正體一洗同時彫腴之陋習此外記序長言大抵古質深厚饒具班馬遺意惜藻過多終乏深湛之思然以之騖駕同邑熊氏諸賢固游刃有餘也進賢縣志稱先元生平

敦德行、尚志節、為諸生時、即以天下為己任、與人嚴簡不謬恭謹、是其人固非僅以文章顯、其志操亦足為後人景慕矣、

輿中草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吳奕撰、奕字世子、武進人、萬曆庚戌進士、官玉龍溪令、忤縣中搢紳罷歸、事蹟具詳道光武進陽湖合志宦績傳、此編首有萬曆甲辰張京元及薛近兗序文、次有自撰引言、末署識於廬濤旅舍、又云歲癸卯、再居公車之期、於仲冬念六日偕兩弟行、望長安於日路、迴吳會於星津、所過多齊魯燕趙之故墟、永言一時、信口千古、遂次第其語而付之輿人云云、案癸卯為萬曆三十一年、越七年至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奕始勉得一第、此集所收多體詩、當作於未第時、是歲赴京、固空勞往返也、奕詩如幽州馬客、略見伉俍、殊乏都雅、詞雖逸而氣弱、律雖協而調卑、固年事所限、亦才不足以濟之故耳、然通觀全書、亦有例外之筆、如集李杜詩二十首、圓渾天成、不落尋常蹊徑、一則曰滿目悲生事、低頭愧野人、再則曰百年雙短鬢、萬古一長嗟、三則曰對石驚魑魅、抛書示鶺鴒、四則曰戰地多新鬼、臨危憶古人、五則曰聖朝無棄物、喬木易高

風六曰榭枝黄鳥近回首白雲多蘊藉自然令人三復不厭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於此亦可覘奕之抱負矣奕嘗著空門遊戲燕市悲歌短劇二齣傳世尚有原刊本此集之末亦有參數小令十數闋知奕於戲曲一道造詣甚深為此集作序之薛近兗亦嘗譜繡襦記傳奇與奕為同調且籍同郡（序文成頌）宜二人交誼之厚固不必怪也

觀後庵綨集四卷 明萬曆刻本

明吳奕撰奕字世子武進人萬曆庚戌進士官丞龍溪令忤權紳投劾徑歸事蹟具詳道光武進陽湖合志宦績傳此編前後無序跋其裔孫應有績集四卷續集十二卷合之號曰觀後庵三集武陽合志藝文志引吳氏騎墨云奕有觀後庵詩集十二卷今以清內府舊藏之續集證之續集所收有詩無文續集即詩集也徐乾學傳是樓書目稱奕有詩集四卷而不及此集邑志藝文又稱奕有輿中草改輿中草於此書存佚不提一字知嘉道中綨集已不可得見矣奕為文辭意嚴正有藻采之飾溫厚之風而不依傍門戶與薛方山格調相近其宰龍溪日洚水汜濫城不浸者三版奕力救得無恙水退築（[illegible]）磁隄橋不費民錢行法有信胥吏不敢作奸無怳為古之循吏故其發為文章亦藹藹遠俗固未可與雕章繪句者相提並論也

香奩詩草一卷 夷門廣牘本

明閨秀桑貞白撰、貞白字月姝、嘉興人、隆萬間同邑布衣周履靖繼室也、纂組之外、留心翰墨、紙閣蘆簾、與履靖唱和甚得、事蹟具詳槜李詩繫閨秀詩選附傳、此編首有萬曆乙未鹿門茅坤序文、共得古今體詩六十六首、與槜李詩繫稱有詩數百餘首、刪繁擷精、得十之一二者相合、而詩繫又稱其詩名日月窗詩稿、則與此本稱名互異、疑一書有二名、非別有一本也、貞白詩骨寒思窅、氣清意吟、如詠育蠶云、一筐芳草踏、兩袖落花香、不臥黃昏月、孤眠白玉郎、睡燕云、忽成莊子夢、不向漢宮飛、寄情云、日暮登樓何處歌、陌頭楊柳望中多、思君書劍天涯客、三月春光有幾何、暮春感懷云、夜闌風雨懸花落、砌階紅、啼鳥枝頭怨、遊蜂葉底空、比字櫛句、不同凡響、清康熙中會稽女史王端淑輯詩緯、評其詩曰、人謂襄陽詩、如清溪白石、疏柳幽蕉、清矣未免于薄、嗟乎、襄陽之厚人未知也、讀月姝詩、當自得之、嗚呼、貞白有知、聞斯言可以無遺恨矣、貞白適周履靖、履靖著有梅顛集選二十卷、有閒雲稿泛柳吟唾為詩等集、四庫全書別集類存目七已著於錄、茲不復贅、

蒋氏敬日草十二卷外集十二卷 清初刻本

明蒋德璟撰。德璟字中葆，號八公，又號若椰，晉江人。萬曆己酉舉人，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除編修，以忤魏黨与文震孟俱罷。崇禎十一年起原官，歷少詹府，擢礼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福王立，召入閣，自陳三罪固辭。唐王立於福州，与何吾騶、黄景昉並召，又明年以足疾辭歸。聞唐王敗，涕泣不食卒於家。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首有曾化龍序文，版心墨釘纍纍，第六冊以下不著卷次，今知為正集十二卷、外集十二卷者，則出後人所定，似當時隨刊隨印，以遭國變，懼羅禁網，故抽燬其版之少半。此本名卷多見缺葉，職此故耳。德璟以熟知歷代掌故及明代典章、九边阨塞、河漕屯牧鹽與水利、刑法等，學聞於時。嘗進御覽備邊冊，凡九边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詳焉。又進諸边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深嘉之。又嘗疏上救荒事宜，又疏言勸陵不宜多帶官兵，黄冠不宜陪祀太學，撤內操核盈典諸大政，皆

關係國計，侃侃名言，宋之李伯紀，唐之陸宣公，亦無是作也。德璟作詩，直追盛唐，無浮艷塗飾之弊，文以和平典雅為宗，閱發時政，語多精鑿，蓋有本之學究与空譚者異矣。

埽庵集一卷 嘉禾譚氏藏書本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號埽庵，嘉興人。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子也。崇禎戊辰進士，任營繕主事，調虞衡督盔甲廠，四年乞假歸，被論，起大理寺副，尋復原職。順治初洪承疇薦之，將授國子監職，尋放還。杜門著書，事跡具詳盛楓嘉禾徵獻錄本傳。此編凡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二首，近人譚志賢懼先德著述日就湮滅，因從江安傅氏藏明崇禎刻石倉十二代詩選內錄出，重付梓人，以光譜牒，蓋非足本也。全星軺文瑞樓書目載埽庵集六卷，當是明刊原本，惜今已不可見矣。貞默丁繼絕之交，抱忠貞之志，嘗創立鴛社，集里中諸名士歲時徵咏，共相切磋。與同邑李日華交最善，日華嘗為此集作序，具載明刻恬致堂集卷十四，略謂梁生詩得天者多，不可遽敵云云。今讀其所作如夢楚雜詩、聞都城虜薄古南池作、西湖懷古、山桂行、春燕行、畫媛篇諸作，無不爽朗清麗，其源大抵出於元白，運意遣詞，具見匠心，李氏之言，當非過譽也。[illegible]

躡佚詩見於鄧漢儀詩觀二集，曾燦過日集，蔣鑨清詩初集者尚夥，當一併輯錄於編末，俾無遺珠之憾，是所望於後昆矣。至貞默所著三經見聖編及譚子雕蟲，四庫全書存目均著於錄，茲不復贅。

愚囊彙稿三卷 四明叢書本

明宗誼撰。誼字在公，鄞縣人，布衣，事蹟具詳同邑全祖望所撰宗徵君墓幢銘。此編首有澄山周斯盛序文，末署戊辰七月。戊辰為康熙二十七年，距明社之屋，已三十餘年，而麥秀黍離之痛，隱約於字裡行間，不獲暢其辭，亦可哀矣。誼少承祖業，豪於貲，江東事起，時正餉義餉俱缺，誼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徑送錢督師營，錢疏請獎之，且言其才，宜召館閣。監國召詣都堂，以將以卜式出身，辭不赴。

銷後，江師航海，資糧仰之內地，誼猶貨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家無擔石之儲，而誼獨怡然自得。晚歲與陸披雲宇燝、董曉山劍鍔、葉天益謙、陸雪樵禝、范香谷兆芝、余生生壽等六人，結社湖上，號曰湖山七子，放歌相和，如月泉吟社故事。於是詩篇日益富，所著有南軒、南樓二集，湖上集、離嚴集、西村集、療飢集。友人周斯盛選其南樓詩，又選其湖上草，為之序。誼後自刪其詩為愚囊稿，得六卷，此本以古今體類次，仍題南軒、南樓之名於詩題下，似係最後刪定之本，然與謝山所記六卷不合，蓋今所傳者，實出後人刪節，非謝山所見之全帙矣。誼作詩直抒胸臆，不假人力，如詠史、鉏菜、秋興、贈湖客、貴畫歌、西郭吟、吴山夜歸、西溪看梅等篇，讀之恍若怪峯奇澗，嵯峨冷冽，不自人間，蔚然孤秀，獨標一格，而西臺之慟，自然流露，其可傳者，固不在區區詞采間矣。

文直行書三十卷 清順治刻本

明熊明遇撰。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長興知縣，尋擢兵科給事中，出為福建僉事，遷寧夏參議。天啟中進太僕少卿，尋提督操江。魏忠賢黨謀盡逐東林，矯旨革職，坐汪文言獄，追贓千二百金，謫戍貴州平溪衛。崇禎初釋還，起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書，改兵部尚書。事蹟具詳同治進賢縣志良臣傳。此編凡古今體詩十三卷，雜文十七卷。首有順治庚子吳子器紹元究序文。

次列明遇之子人霖所作凡例及初刻述事，詳敘此書編輯旨趣。蓋明遇卒後，其子人霖所彙刻者。初明遇嘗著有綠雪青玉華日攝華中樞南樞英石延喜八集，及采薇草、來茲草、芰索草、言悳草、會塵草、枯致草、調風草、由雲草、向日草、數草、鶴草、素草、琴草、檄草、臺草、扆草、劍草、則草等詩集凡十八種，生前均有刊本行世。其中綠雪樓集李維禎、文翔鳳、沈演、舒日敬等為之序，青玉樓集劉定國為之序，華日樓、英石館二集皆熊化為之序，諸序皆冠於此集之首。而攝華集、中樞集、南樞集，各家之序獨付闕如，疑遭鼎革以後，諸書已多散佚，故僅存其名而已。明遇論詩最重明辨，故諸體羅列，各有門逕，一洗明人纖碎輕繁之弊，而歸於古樸渾厚之途。論文則最貴深重典雅，論議本於桓之鹽鐵，班之王命，章奏多異董子天人、賈生治安，封揚兵事，勿俚勿疎。其於物理之學，尤有深詣。晚歲較議崇禎歷書，與西士辯難，更悟西士所未能了者。讀卷中歷法議一文，可以知其歷學之深，殆可與鄭正中並鳴矣。明遇於神廟之末，上災異陳言疏，數陳時政，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一時有直臣之目。明遇固非僅以文章顯，其學識之高人一等，可於此見之矣。

過宜言八卷 四明叢書本

明華夏撰。夏字吉甫，一字默農，鄞縣人。為諸生時，与王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倪元璐，又同學於黃道周、劉宗周，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端伯。華亭陳子龍、浙東稱為華王二子。福王監國，以丙子副榜例成貢生。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与董志寧倡大議，預於六狂生之目。授兵部司務，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既以謀恢復被執死難。事蹟具詳董沛鄞縣志人物傳。此編乃夏婿楊大介所編，原為十卷，藏於巖谷，迨未梓行，忌者削其二，得詩一卷、文七卷。近人張壽鏞致忠鄉邦文獻，以此書湮沒不傳為缺事，因族華氏族裔華永禖家鈔得副冊，釐訂一過，刊入叢書中。蓋已非全帙矣。當明之末葉，浙東人士文章德業之盛，為大江以南之冠，而鄞江一隅，又為浙東首選。毅勇奇節，殉身罹難者不可勝數，最著者前有陳恭愍、後有錢忠介、張蒼水，而夏之死事為尤烈。臨難尚三呼高皇帝，且以示不屈。今讀其与婿楊大介書，及与高玄老、駱天植、林霞舉諸君書，忠義之氣，洋溢於楮墨間。精誠魂魄，殆可与日月爭光矣。維間有課藝酬應之作，此在夏為羽毛，其可傳者固在其忠藎之概，而不在區區文辭間也。甬上耆舊傳謂夏著有採緩集、句餘土音，載夏在獄中有四水鼎臬府述蒙難事、東澥磐椎採状晗紓，夏嘗選明代名賢傳，惜時移代遠，其存佚今皆不可知矣。

王文安公集十一卷 舊鈔本

明王英撰。英字時彥，別號泉坡，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歷翰林修撰、侍講，扈駕北征，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安，後改文忠，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凡詩集五卷、文集六卷，卷數與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合，而與明詩綜稱泉坡集者異，疑此據最初刊本傳錄，標題不曰文忠集，而曰文安集，即其謹也。英奉旨讀書文淵閣，成祖察其慎密，令與王直書機密文字，一時有東王西王之目。嘗與修太祖實錄，宣宗初葉，海內宴安，天子雅好文學，每與諸學士譚論文藝，禮遇優渥，嘗謂英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汝其勉之，毋俾前人獨專其美。命修太宗、仁宗實錄，正統初又纂修宣宗實錄，歷仕四朝，端凝持重，巍然為廟閣詞臣碩果。朝廷製作多出其手，而四方求碑誌者亦踵相接，詩文緜密博贍，有縱橫捭闔之氣，足永宣朝間可自成一隊。朱竹垞稱其詩密切謹嚴，句無浮響，舉別路斜陽京口樹，他鄉明月洞庭船，挽得雕弓射飛虎，喝將宮錦繡盤螭，舊館空餘秦地月，古壇猶似漢宮秋，為謹，亦非溢美。乃四庫全書獨收東王抑菴文集，於西王則不提一字，殆以其集罕見而遺之矣。此帙前後無序跋，僅於卷首載四明陳敬宗撰傳，版匡下方有樸學齋三字，乃洞庭葉氏故物，至可寶也。

陳虞山文集十三卷 明萬曆刻本

明陳察撰、察字元習、常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擢南京山東道御史、尋改湖廣道、出按雲南、世宗初還朝上書、復出按四川、再入為御史、以言事獲罪、謫海陽學官、移廣信推官、累遷浙江布政使、入為南光祿卿、尋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事蹟具詳王世貞撰傳、瞿景淳撰行實、鄒善撰墓志銘、此編凡雜文奏疏七卷、古今体詩六卷、文以体數次、序記奏疏為多、詩則首為觀黔餘興、次為觀蜀餘興、次為思舊錄、次為雜詠、最後為同聲錄、則察與友人唱和贈答之作也、察生平著述甚多、一曰虞山奏疏、上海陸深序之、二曰虞山先生黔蜀稿、嘉靖辛亥門人任翰序之、三曰還拙錄、亦奏草也、嘉靖乙未郴州何孟春序之、諸書嘉靖中有刊本、萬曆丁巳玄孫玉陛併諸書為一帙、改題陳虞山文集、與虞山之弟寰所著琴溪二十卷合編為二陳先生集、邑人錢謙益為之釐訂、即此本也、察風骨激昂、廷諍言事、直聲震天下、康陵之末、請選擇宗室、昌言國本、雖唐之陸敬輿、宋之李伯紀、亦無以加焉、詩乃雕蟲末技、亦錚錚獨造、居然臺閣之音、又不徒以奏章見長矣、

京華元夕詩一卷 明萬曆刻本

明鄧雲霄撰、雲霄字玄度、東莞人、萬曆戊戌進士、除長洲知縣、徵授南京戶部給事中、出為湖廣僉事、遷四川參議、改湖廣、降陝西僉事、改廣西、進參政、事蹟具詳姚希孟撰傳、此編凡七言律詩十五首、最後殿以七(五)言古詩(排律)燈市篇一首、樗林居士米雲卿為之跋、玉比之蘇味道元夕之作、言過其實、非篤論也、諸詩作於萬曆丁未歲、時正李廷機輔政、戶部尚書趙世卿力推之、雲霄劾其黨朋、後先後劾同官劉時俊等、一時海內震驚、有古直臣之目、乃於閑心朝政之餘、有此爭奇鬬勝之作、亦可謂之好整以暇矣、雲霄著有百花洲集二卷、解弢集一卷、四庫全書俱存其目於別集類、此外廣東詩粹引漱玉齋文集、竹浪齋集、紫烟樓集、燈桂集、浮湘草、越鳥吟、鏡園集諸目、東莞縣志卷八十九藝文志又引采訪冊、稱雲霄著有西征集、遊三岳稿、初吟草、白下集、遊九疑集、秋興集、漱玉齋類詩、竹浪齋續集、而不及此帙、其為罕見之秘笈、不待言矣、此帙原附百花洲集後、有樗子稱萬曆戊申歲蘭月門人衛拱宸翼明重校碧梧庭院云云、刊工体勢靈活遒勁、與吳門所刊袁氏解脫集絕似、以雲霄嘗官長洲知縣證之、蓋亦姑蘇刊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檇李英華集十六卷　明成化刻本

明朱翰輯。翰字漢翔，自號石田生，嘉興人。成化間學究。此編首有成化乙未支立序文，次有成化十七年自撰跋文。其書雜取元季以來一郡諸家之詩，以古今體詮次成集，間亦附以己作。以七言律詩居首，七言排律附之，共得六卷；五言律詩為次，五言排律附之，得二卷；五七言古詩又次之，得四卷；五言絕句又次之，得一卷；最後為七言絕句，得三卷。所選之作，以理氣趣三字為主。苟理與氣均有餘力，而趣不足者，尚可破格收入；若氣促氣餒理不足，而趣有餘者，則斷然不取。此翰選詩之定則，特於凡例中鄭重言之，迂曲之見，令人齒冷。致嘉禾自明初貝清江、程巽隱後，風雅衰落，二陳、二李之緒無聞焉。至正統天順之際，始彬彬稱盛。一時作者，如平湖有陳菊莊，嘉興有姚穀庵，海鹽有張方洲，嘉善有周桐邨，皆卓然名家，至今諸家之集，或隱或現，大多僅賴此帙以傳其篇什之百一。故康熙初沈南疑輯檇李詩繫時，嘗喟然謂若無此刻，則郡中成弘以前皆作無字碑，其推重此書可謂備至，蓋有由矣。明末曹能始輯石倉詩選，錢牧齋輯歷朝詩集，亦從此書撷取多家入選。石田生徵文存獻之功，終不可沒，未可以其體製蕪陋少之也。四明盧氏舊藏抄本，已屬罕見，此刻黑口雙闌，的係成化原刻，尤可寶矣。

雲仙集存十六卷 明嘉靖刻本

原書不著撰人姓名。檢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朱睦㮮萬卷堂書目亦俱未及。卷首僅題雲仙道人著及姪子南岑胤梃、子胤榛校正二行而已。前有致仕礼部右侍郎懷慶何瑭、監察御史漳野李新芳、賜同進士出身行人司行人蘭谿章适、及郡士栗應孝序文。卷首又冠以嘉靖己亥歲瀋藩南山序文，称从弟榛，集乃尊宗叔雲仙子之所作云云，則雲仙乃皇明宗室無疑也。細讀全書，中有恭題高皇帝御製文集一文，首称玄孫勛潊伏讀我皇祖御製文集，末又自署大明嘉靖歲玄孫瀋王府鎮國將軍勛潊稽首謹題云云。據此知雲仙子名勛潊，官至鎮國將軍，與瀋藩南王允栘之父勛潪同行輩，故南山稱勛潊之子胤榛以从弟称之，與南王之序所云正合。位非疏遠，名不見明史諸王世表，固不足異也。此編尚是明人舊裝，惟中經兵燹，卷帙多缺，僅存卷一至卷五、卷九至卷十四、卷十八至卷二十、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七，共十五卷。詩文俱以体類次，每段以雲窩新稿一卷，題子胤栘進士李敏德校，其不與廿七卷合編者，疑係晚歲之作矣。詩文格調不高，平庸淺鄙，不足一觀，以其為明宗子之作，故聊存其目於此。

梅花百詠一卷 抄本

明文徵明撰。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用薦授翰林院待詔，事蹟具詳明史文苑傳。此編皆七言絶句，詩與元李中峯和尚明本及明宗藩周憲王有燉所作体製相同，而辭意凝鍊，格調遒上，則過之無不及也。前有徵明手識云：

往歲待詔金門，驅車驛路，時遇鐵幹生香，無不低徊留戀，但所適之境不一，謝政歸來，歷有年所，停雲之東，植梅數株，每芳信臨時，啜茗相對，真得逋仙之心賞，漫成百詠，并為寒香寫照。

據此知諸詩皆徵明晚歲歸田以居吳下時所作，檢甫田集俱未收入，意當時必有別刊單本，又係遊戲之作，故編全集時遺之耳。王弇州藝苑卮言謂徵明詩，如仕女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不啻為此帙定評。苐虛斧也，此帙以錢塘丁氏藏本傳錄，丁本出嘉禾朱文懋手筆，既傳有自，讀者幸珍視之。

沈青門集不分卷 民國七年西泠印社木活字印本

明沈仕撰。仕字懋學，一字子登，仁和人，少司冠銳少子，一夕夢遊青門山，及寤求名山志讀之，見秦時東陵侯邵平隱於此，遂棄舉子業，自稱青門山人，以詩歌自娛，事蹟具詳嘉靖仁和縣志人物傳。此編乃沈氏裔孫祖縣從武林耆舊集、杭郡詩輯、雲林寺續志諸書輯出，共得古今體詩一百二十首，詞錄北双調新水令秋怨一套，臥雲樓賦一首，夢草堂稿序一首，後輯志乘所載仕之一生行事及明李李奎卓明卿馬三才等同時諸家唱和之作，為附錄殿於卷末。仕工詞曲，所作多綺紅偎翠之語，世所傳沈青門唾窗絨者是也。既所著詩文集，獨無人道及，千頃堂書目列沈青門詩集之名，而世佚其書，錢塘縣志西湖志又載有長山社集，青門與施經合著，集亦放失不可復見，故知此集之輯，實非得已，然所獲僅此，窺豹一斑，是可慨也。仕少擅詩名，工書善畫，性復好遊，嘗渡江淮，之齊魯，北抵燕薊，南踰閩嶠，蹤跡所至，傾動一時，作詩

清新微婉，工麗道逸，韓冬郎之韻，温飛卿之神，兼而有之，雖傷側艷，尚無礙為詞人之辭，吾人以與唾窗絨等量齊觀可耳。

萬柳老人詩集殘稿一卷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明宋繼澄撰。繼澄字澄嵐，號渌溪，晚號萬柳老人，萊陽人，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甲申後隱居海濱，三徵不仕，主山左大社，又舉復社，卒後里人私謚曰文貞先生，事蹟具詳萊陽宋氏族譜本傳。此編出邑人于世琦所輯，于氏從同邑張氏夙素齋藏鈔本錄出，凡得古今體詩一百二十六首，題曰殘稿，以示書非全帙，尚待他日補葺，發潛闡幽，其功有足多者。繼澄作詩，不事鍛鍊，標舉興會，時多創獲，如寄張升叔云：片月何當滿，秋雲漫可招，王惠疇來獻云：若為滄海闊，不盡白雲深，擬王維詩云：落日滄滄盡，連山淡淡浮，對海感秀云：寂寥雲自去，浩蕩月飛來，客過云：半落霜前葉，應無菊後花，無不沖淡閑逸，得王孟之真趣，此外山人詩五言律三十首，匠意鑄辭，包具体備，一時山左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宋氏族譜稱繼澄著有四書正義、詩經正義、古今偶箋、家訓、諸書，惜至今存者寥寥，不獲與此帙並傳矣。

晓園子詩集殘稿一卷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明宋璉撰。璉字殷玉，號曉園，一號林寺，萊陽人。繼澄次子。崇禎己卯舉人。甲申後與父隱居不仕。事跡具詳萊陽宋氏宗譜。此編乃邑人于世琦所輯，其中地僻詩七言律三十首，從同邑張氏鳳素館藏鈔本錄出。河間道中、左梅溪故舍有感、閨情、白檜行呈張升叔、贈別姜如須等五首，從國朝山左詩鈔內錄出。玉蘂菊有賦、詠齊宮曲、歷下元夜對雪首，摘自萊陽縣志。傳世曉園子遺詩，殆盡於此矣。攷璉與其父繼澄名在復社，復社始於天啓丙寅丁卯間，嘉魚熊魚山令吳江日，實主斯盟，海內翕然景從。當是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吳中有羽朋社、匡社，中州有海金社，而山左亦有大社，繼澄父子主之，統合於復社。山左人士之預於盟者，得九十一人，而萊陽一地居三之二，繼澄父子欽尊之力，實不可沒。繼澄父子以注籍復社而名益著，傳道海濱，至老不屈其節，可謂無負其所學矣。重覽斯編，令人肅然起敬，固不必論其詩之工不工也。

春暉堂詩集二卷 鉛印本

明葉樹人撰。樹人字古爲，吳江人，系出宋尚書石林之後。明末諸生。乙酉歲清兵南下，以不薙髮與諸生馬桂徵、文學范邦宿等同及於難，時年四十有八。邑中人士私謚之曰毅烈先生，事蹟具詳長沙唐仲冕撰傳。此編乃咸豐初樹人七世孫克莫所輯，凡得詩七十三首、雜文九首。其詩類皆傷時感事之作，如感遼事、漫興、苦雨歎、客有談熊經略事者感賦、甲申書感等篇，無不激昂慷慨，頓挫沈雄，直入少陵之室。此外閒居遊覽諸詩，則又明麗風華，逼近大曆諸子，和陶二十首亦皆沖澹渾厚，直追柴桑。雜文或以意境勝，或以議論勝，如所作朱孝介先生傳、歐祖奎生傳，表揚忠貞，不遺餘力，尤可見其性行之純正，非鮮廉寡恥者所可同日語也。此帙乃長沙葉氏遺書，卷末有葉煥彬先生手題跋語，其文曰：

古爲先生以諸生抗節殉國，遺詩文稿雖寥寥數篇，讀之令人肅然生敬。然其族出自吾吳，其族出自吾吳，其先世不可考。國初以來，即與吾族有往來，而不合譜，可見先輩不以私誼防公直也。先生勁節高風，爲天地古今共仰之人，非吾族私有之人，兩家子孫固不可不明此義也。丁巳冬仲德輝記。

此文不見於郋園讀書記，於樹人之大節，稱道備至。讀此集者，當知所先務矣。

田兵部集六卷 明抄本

明田汝⿰耒來撰。汝⿰耒來字深甫，祥符人，與兄汝耔齊名。正德丙子薦於鄉試，其後十三試春官不第，晚年謁選兵部司務，鬱鬱不得志，踰年卒於官。事蹟附見乾隆祥符縣志人物傳其兄汝耔傳後。此編前後無序跋，藍格棉楮，繕寫精妙，同光間自四明范氏天一閣散出，流入丁氏善本書室，今又歸南京國學圖書館，世殆無第二帙也。阮元天一閣書目稱原書不著撰人姓名，今以俞憲盛明百家詩所收田汝⿰耒來華野集校之，十九皆合，知即華野集別本也。華野集前有李袞序，序云李子謫官陽城，乃序其詩刻之。核其所選之詩，頗有出此帙外者，其餘篇什亦多異文參差舛牾，二本不能盡合，疑此乃初寫之稿，而刊本則定本矣。汝⿰耒來少遊李空同之門，與左國璣交善，人呼田左。作詩虛明流媚，刻出靈手，刻意摹古，思清而辭雋，以視其兄汝耔之水南集、春薑之無不及也。祥符縣志稱汝⿰耒來卒後遺稿二冊，同邑陸這涵刻傳於世，未知即華野集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明別集類

青暘集四卷補遺一卷 粟香室叢書本

明張宣撰。宣字藻仲，江陰人，父端，字希尹，博學好修，鄉人稱之曰滿南先生，仕至海鹽州判官。宣少負才名，洪武初以考禮被徵，尋入史局，與修元史，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即日擢翰林院編修，六年謫濠道卒。著有春秋胡氏傳標注、五經標題、青暘集，皆未及行，行世者惟四書點本，番刻郡庠。其春秋胡氏傳標注，鄱陽周伯琦序之，謂其潛心研采羽翼文定之學云。事蹟具詳江陰縣志鄉賢傳。此編首有友人朱桓及光緒十年邑人金武祥序文，後有光緒丙戌邑人夏勤邦跋語。初，宣之詩因明時未鋟諸版，世不多見，邑人趙敬夫從江陰文獻錄搜得四卷，其本後歸夏彥保，彥保以貽同邑繆荃孫，因介金武祥刊入粟香室叢書，以彰潛德。彥保後從鐵網珊瑚搜得送時吳縣之官嘉定賦得採蓮涇一首、春草堂詩一首，江陰詩粹搜得感興一首、感事三首、寄許如心一首，江陰詩粹續選搜得遊蘭亭一首、題惠子及蓮窩一首、撫鳳吟一首、

新春和沈仲曙述懷一首、白楊怨一首、劉寵廟一首、乙巳蘇臺檢歷一首、題和靖觀梅圖一首、又從明詩綜及江上詩鈔搜得送胡季城之官陽翔一首、輯爲補遺一卷殿焉、傳世宣之詩盖盡於此矣、宣詩為錫鐵崖所深賞、与高季迪倪雲林唱和相得、吐屬婉秀、無鉤章棘句之態、如嚴氏五老圖歌、感懷述舊兼懷唐丹厓遊四明山与慈邑諸公會宿、及至正甲辰賦長句諸作、格調高華、造語振采、与吳中四傑神似、卓然能自成一家、惜乎遭明祖

之忌、不獲令終、亦愛生禰衡之儀也、宣原名瑄、唐肅為撰更名記、具見丹厓集云、

雪岑先生遺稿二卷舊鈔本

明孫衍撰、衍字世延、一字延之、號雪岑、華亭人、成化戊戌進士、知深沔二州、弘治初、入為南京職方員外郎、進車駕郎中、陞延平知府、以冒雨得疾卒於官、卒年五十九、閩人感而哀之、事蹟具詳何三畏雲間志略本傳及光緒華亭縣志人物傳、此編首有弘治庚申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前翰林院國史編修莆田黃仲昭序文、次為圖像、又次為正德戊寅崇仁吳鈇及松江府同知王廷相所作像

贊、古今體詩雜厠、蓋隱有編年意味、最後之詩為寄二子一律、中有句云、書中刻骨言曾有、花底分甘厭發孤、科第漫期追兩宋、家聲安得似三蘇、祇犢情深、可以想見、攸繫其子政讓跋云、此先君官鐔辛酉仲夏所作、先君以七月十六禱於深山、得疾、五月之詩、實為絕筆云云、則其詩之編次、法為繫年、體不待證矣、衍作詩不事雕鏤、而清和沖粹、饒有餘韻、黃仲昭謂如長空無雲、光風霽月、和暢明爽、而群囂盡息、又謂如春山雨過、花竹卉木、各獻

鮮妍，而一塵不滓，其言雖跡近阿其所好，然觀其題畫詩、東園八詠、送湯完之和歐以正韻、送俞尚賢、題竹、送張九萬赴秦、隱君館諸作，披沙簡金，無當時靡靡猥苟率之習，（蘇氏之言，洵非虛美。）蓋言者心之聲，其澹逸之致有自然不可掩者矣。千頃堂書目載雪岑集四卷，与此本卷數不合，殆併其文集计之也。

井丹林先生文集二十卷　民國二十四年新刻本

明林大春撰。大春字邦陽，別號石洲，以慕東漢處士井丹之為人，復字井丹，潮陽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浙江提學僉事。居京曹日，嚴嵩張居正柄國，欲羅致之，大春不為屈，以是名益重而位不甚顯。事蹟具詳餘姚孫鑛撰墓誌銘，及仲弟有聲撰行狀。此編首有萬曆辛卯夏六月门人周篤棐序文，後有民國二十四年潮陽郭泰棣後序。詩文俱以體釐次，計古賦三首、五言古詩六十九首、七言古詩二十八首、五言律詩一百八十五首、五言排律二十九首、七言律詩一百七十九首、五言絕句二十五首、七言絕句一百三十一首、碑十五首、銘及誥銘十首、表七首、狀疏九首、序一百十八首、记十首、傳九首、書一百十一首、雜著三十五首、祭文二十七首、自敘一首，而以黃宗周等所撰褒賢錄及行狀墓誌之屬為附錄，殿於卷末。初大春著有摇草編井丹集，门生故吏多求梓行而不果，年孫其子克鳴重編為十二帙，刊於家塾，以地支為次，分

訂為十八卷，帙各有目。前有自敘述一首，題曰首卷，而不列卷次。此外卷以崇祀呈文誌狀遺事，俱不列目。歲在乙亥，潮陽郭泰棣以吳興劉氏嘉業堂所得萬曆刻本，病其詮次失當，因仿唐宋別集例，移古賦於卷一之首，而以自序及附錄各自為卷，其他詩文亦有移易刪併之處，衍為二十卷，於是明本面目盡失。蓋自明以來，其集已兩付剞劂矣。大春詩各體俱工，博贍俊逸，饒有大曆諸子風味，文則精雅疏暢，超凡入聖。其論書法尤有理致，

蓋以詩人而工書法者也。大春晚歲居家，日嘗輯潮陽志，又隆慶初詔修世廟實錄，大春蒐求浙中人物，著為列傳，疏進下史館。其書今皆久佚不傳。所存者，蓋僅此集矣。千頃堂書目載井丹集十五卷，卷數亦誤，當據萬曆本正之。

妙遠堂詩鈔五卷 清康熙刻本

明馬之駿撰。之駿字仲良，新野人。萬曆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降廣德州同知，遷應天通判，改順天，後官戶部主事，遷員外。事蹟具詳新野縣志人物傳。此編為帙凡八：一曰桐雨軒草，二曰螺宦草，三曰絲吹齋草，四曰且軒草，五曰圍鬱草，六曰鐸徽草，七曰畸草，八曰苦餘草。首有康熙四十八年彭始搏序文，初之駿沒，以其子里總前後集刻之金陵，世所傳妙遠堂集是也。其本於詩

前後參錯，不及分年之猶可窺見當時情事。康熙中之駿孫婿彭始搏在京師，從新城王漁洋案頭得見分集之本，因重編而付諸梓。其中桐雨齋玉絲吹齋草，係在京師及于役吳閩日作。且軒草迄於畸草，係遷謫歸里門及別駕陪京時作。以四草俱繫以小序。苦餘草係讀禮時作，惜未得其全。別以甲子赴都諸詩附於卷末。此蓋彭氏所輯南陽三家詩之一。三家者，內鄉李子田、淅川彭用光與之駿也。之駿詩名與同年友鍾伯敬、錢受之相伯

仲、錢氏列朝詩集小傳於之駿頗有微詞、謂其詩時調狎出、学古未純、風格時患於蕪累、波瀾未見其老成、又謂之駿不屑寄伯敬籬下、伯敬以其非同調也、亦推而遠之、實為篤論、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張張蕭居之言、謂竟陵時仲良同伯敬起家、自造新聲、其詩抉鏤性靈、鮮警秀異、足以移易一世、馬之名宜與鍾譚並、乃世惟口鍾譚、則仲良之不幸云〻、於之駿推許備至、平心論之、之駿詩春容穠麗、波瀾壯闊、固其所長、然不脫前後七子窠臼、拾景明之餘沫、沐空同之遺瀝、固未可與竟陵公安相提並論也、之駿所著妙遠堂全集四十卷、四庫全書已存其目於別集類、茲不復贅、

吳莊介公集六卷 清咸豐刻本

明吳甘來撰、甘來字節之、號和受、又號葦菴、瑞州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刑部給事中、改吏部兵部、進戶部都給事中、甲申之變、自經死、福王登極、追贈太常卿、謚忠節、順治中賜謚莊介、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首有咸豐元年同邑邢福山五年同邑熊炳及二年族孫人鳳序文、卷一為疏草二十一首、卷二為策問二首、敘九首、傳二首、墓誌銘一首、墓表二首、卷三為書牘十一首、記二首、雜文二首、詩三十五首、卷四為絕命遺書、殉節詩、諸家輓詩及其侄家儀所作殉難記略、卷五為陳國試吳俊等數十人所作輓詩、卷六則同邑涂嘉祉所著年譜與誌銘、初甘來既殉國、其子家伋家傳與甘來及門金陵陳丹衷濟南沈潤等合編其遺著、得疏策敘記傳銘書詩共八十餘首、刊板於順治壬辰、至乾隆己丑間、板已蠹朽、曾孫可權復彙集殉難詩哀輓詩歌年譜為一帙、付〻世孫永紹再刻之、自是迄於咸豐之初、板又毀壞、

其族姪人鳳士龍等後重刊於家塾之柏友山房，即此本也。蓋至此已三付剞劂矣。甘來以章奏鳴於思陵之季，政情翔洞，侃〻直陳，有宣公伯紀遺風。詩宗大歷諸子，多識而婉於辭，巍然為江右一大家。甲申京城陷，先一日賦絕命詩，有君臣義命乾坤晚，狐鼠干戈風雨秋之句，忠貞之概，可風百代，又豈當時孫退谷輩所能望其項背耶。觀於甘來，士大夫處末世亦知所先務矣。

華豫菴先生集不分卷　清宣統刻本

明華啓直撰。啓直字礼成，號豫菴，無錫人。嘉靖壬戌進士，補順天教職，士風丕振，御史薦為道德文章第一。歷國子監丞、刑部浙江司主事，俊補雲南司主事，尋遷兵部武選郎中，南曹諸司，出為永州知府，貴州按察副使，遷四川布政司參政。平事蹟具詳同邑顧憲成撰傳。此編乃啓直玄孫爾行字培元者所編，首有雍正庚戌二月五世族孫希閔序文，及有宣統三年九世從孫鴻模跋語。啓直詩文明時未曾鏤板，宣統中，裔孫鴻模續輯宗譜，族人有述及豫菴集者，因假得雍正間舊寫本刊於家之存裕堂，即此本也。計論一首，序十首，記一首，墓表三首，傳二首，行狀五首，墓誌銘二十二首，祭文二十七首，表啓題辞各五首，古今體詩五十〻首，別以顧端文所作本傳殿於卷末。啓直為文率直不留餘蘊，無鈎棘塗飾之習，傳記之作，間傷樸遬，然真氣洋溢，楮墨間感人在於言外。詩雖婉雅，不落當時臺閣流派，然通體無警策，處於是道究

非當行名家也。錫山華氏，明季科第之盛，甲於三吳，啓直風華，為仲達即華善述起龍即華知暘輩所掩，故沒世無聞焉。千頃堂書目嘉靖壬戌科目下既不及此集，錢虞山、朱竹垞所著書亦不收隻字，則其罕見可知矣。

滄海集不分卷 民國十八年石印本

明朱當世撰。當世字右文，號滄海，一號白衣小士，通州人，諸生，卒後鄉人謚之曰介毅先生。事蹟具詳乾隆通州志文苑傳。此編皆古今體詩，諸體雜厠，首有孫雄、顧似基、范罕、范況、徐安世等序文，次為鄉後學袁紹昂、王光國題詞，又次為異羽、范鳳翼撰傳，末有民國十七年十九世裔孫憲章跋語。當世詩集，世鮮傳本，見於崇川百家詩鈔及朱氏家乘者，僅寥寥數章。數年前，裔孫憲章無意中於邑中圖書館邂逅舊本，因用新法石印以傳之，即此本也。當世於詩無意求工，音節諧暢，而境界不深，以平正沉著為宗，而傷於樸僿。如湖上放歌、殊樓歌、叢桂篇、送呂徵文來鶴歌、頌府守王公東陽詩、壯遊篇諸什，摹古而僅襲其貌，沙中金屑，正復不能多覯為憾也。當世生性純孝，撰述外無他嗜，酒酣耳熱，輒罵座，以是人多敬畏。萬曆丁丑，郡守林雲程修州志，當世與顧養謙、陳大科、宋克化同預於纂修之役。州志稱其著有古今合轍集、滄海

集敝帚集、今敝帚集及古今合轍集俱佚，存世者僅此戔戔小帙耳。

寒碧詩稿一卷 民國五年活字印本

明辛丑年撰。丑年字左峯，無錫人，天啓甲子以布衣終，得年九十有三，事蹟具詳康熙甲午同里黃天球撰傳。此編僅收古今體詩二十四首，首有陶世鳳顧寶琛序文，後有十世從孫孝達跋。丑年於明季無赫赫名，閉户清修，博涉經史，為同瀆師，有祖孫三代從之受業者，因得識顧端文憲成昆季於髫年，驚為偉器，薦名師張原洛以代，端文卒成一代大儒，其卓識宏量，有足多者。顧文章著述絶少流傳，時逢喪亂，半付劫灰，此戔戔之帙，乃十世孫孝達從宗譜中搜得之，吉光片羽，篇什無多，其詩湛深理學，陶寫性靈，與顧端文黄斗南往返之作為多。然大半乃亢厲之音，錫山詩選不登一字，殆病其粗疏歟。

借園雜集不分卷 抄本

明祝守範撰。守範字更生，號士曠，自號懶居士，海寧人。由廩貢入太學。事蹟具詳守範表兄惟揚寧許令典撰傳。此編首有天啓癸亥許令典序文，及雲間唐琳詢跋語；次有武林黃汝亨借園記。借園者，在海寧縣東南境之花山，其地有林泉邱壑之勝，守範晚歲吟嘯於其中。守範為祝虛齋萃之曾孫，少承家學，工於吟事。葉希子書，蓋與沖中於詩雅依麗，出入錢、起、劉長卿間。明季自濟南、瑯琊七子以

學者排擊過正，以柔曼誕率為自然，守範獨自出機杼，有矯枉澄清之志，雖焉括英上有古賢者風，而連生任性，未獲展其天才，齎志以終，良可哀矣。全集計分十帙：一曰非非集，得詩二十六首；二曰款款草，得詩三十四首；三曰枕中草，得詩六首；四曰拊缶集，得詩九首；五曰堊室草，得詩十四首；六曰壬戌小草，得詩二十五首；七曰停雲集，得詩八首；八曰金陵雜詠，得詩八首；九曰白岳遊，得詩十三首。花溪志及海昌備志藝文輯借園集凡十卷，蓋併附錄借園記及懶居士傳計之。明詩綜輯守範有堊室稿、停雲稿、枕中稿、拊缶稿，亦與此帙相合，惟名稱略異耳。

珠塵遺稿一卷 明末刻本

明潘炳孚撰。炳孚字大文，嘉善人。崇禎三年黃道周典試，得其卷，嘆賞，擬擢第一，以改場格，於功令見遺。為人矜奇傲岸，名行自砥，殿於酒而卒，卒時年未三十。事蹟具詳光緒嘉善縣志文苑傳。此編首有同邑友人錢繼章序，文謂炳孚情深而氣烈，於法應夭。又云：鴟夷五湖，不與湘纍同沉，薑桂之壽，永於朝槿，百齡修短，亦何足道，蓋深悼之也。卷中詩僅十一首，餘皆長短句，得五十一章。詩境纖

逸幽倩，側艷之辭居半，如本事詩云：丹荔潤雙頰，玉液流芳涎，臨去時徘徊，行行纖步還。宮詞云：春嬌愁不寐，和淚約金環，皆子夜四時之遺音。詞則秦柳傳人，遠勝於詩，如木蘭花慢云：腸斷而今薄倖，任芙蓉寂寞老江城，辜負春深銅雀，猶餘明月簫聲。望遠行云：眸欲語，黛還愁，畏人未肯抬頭。菩薩蠻云：何事濕行雲，斷腸羅帳春。俊語絡繹，置之蘭畹、金荃，亦無媿色。別有虞美人影四闋，通體押也字，譏曹組俚詞，無當大雅，此其小疵耳。炳孚髫年善病，弱歲工愁，項憶雲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殆為此時炳孚詠矣，悲夫。

清嘆齋遺稿一卷 明末刻本

明劉芳撰。芳字墨仙，號鶴湖，嘉善人，諸生。崇禎中遊金陵，疽發背而死。事蹟具光緒嘉善縣志文苑傳。此編凡古今體詩二十七首，長短句三十三首。首有同邑友人錢繼章序。芳詩境簡鍊幽遠，如哀猿叫月，令人腸斷。如有贈云：擊竹聲聲冷，牖針綫眼睞。歎先新病為貴人追去詩云：露壓芙蓉江水汗，滿床憔悴紅珊瑚。懷人詩云：云誰美在山榛外，似此人瀟湘景中。皆哀感頑豔，不可卒讀。詞亦高華清厚，出入耆卿、子野間。然不合格律，及務頭處幾於每首無之。蓋明自張眉菴高扣舷以還，日惟花間草堂之是務，於律疏曠，辭旨蕩然，固不僅芳一人已也。芳以弱歲鍾情艷艷而死，錢繼章序中有蕩子之羈魂，千里章臺之清淚數行，何有彭澤之田園，空存庾樓之風月等語，鄭留之痛溢於言表。蓋深惜之也。繼章卒於清康熙間，嘗輯所交知友遺著為人琴集，其中除譚友夏、卜舜年、周裹外，其名大抵見於魏塘詩陳。此集即其一帙，以世不經見，故存其目於此。

素水居遺稿一卷 明末刻本

明魏學洙撰。學洙字子闇，嘉善人，忠節公大中少子，邑廩生，年二十七，侍母疾，心力交瘁，母愈，學洙竟以是殞，事跡具詳光緒嘉善縣志孝友傳。此編凡古今體詩五十六首，長短句十七首，首有收死友人錢繼章序文。此為繼章所輯人琴集之一帙。學洙浸淫漢魏，淩砅六朝，子夜四時，多極其致，如集中四十首，第十五章云，遠我瑗與琚，云在桑中會，失信不後遺，憂思約裙帶，又第三十六章云，女郎輕裙，結珠綴小履，背風約衣帶，含笑不開齒，買之玉台集中可亂楮葉也。長短句短令居多，小秦王、搗練子、如夢令、長相思諸闋，為最擅場，風華掩映，寄託遙深，不必模範秦柳，學步邯鄲，而不失為雅製，以視同時諸子若劉墨仙、芳潘大文炳孚，有過之無不及也。學洙之兄學洢既死，學濂又走闕下，學洙家居侍母，患難中能得母歡，勤敏博學，同輩無不以遠大期之。錢繼章序中有節槩滂磨，精研關洛，閨門之行，肅於嚴朝，眕盱之思，託隱彌篤等語，推崇備至，蓋深悼其不永年也。明末魏塘多才人，若錢若魏，代有詞匠，檇李詩繫記之最詳，惜今已無人齒及矣。

珂雪齋近集十卷　明刻本

明袁中道撰、中道字小脩、公安人、宏道之弟、萬曆丙辰進士、授徽州教授、遷國子博士、改南禮部主事、歷郎中、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前亦無序跋、計古今体詩二卷、雜文八卷、封面題石城唐振吾督刊、卷一前題下亦有書林振吾唐國達刊一行、蓋萬曆間金陵唐氏坊刻本也、中道作詩、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情與景會、千言立就、翻王李之窠臼、破臺閣之陳格、易板重為輕巧、變粉黛為本色、宗道倡言於前、中道以鼓煽之、天下靡然景從、無不入不知有公安三袁、而明詩亦自此弊矣、中道有才多之患、以視宏道、似遠過之、如漢陽感舊詩云、芳草遍擕衡處士、桃花不夢息夫人、懷中郎詩云、青山到處悲王粲、明月曾經照謝莊、造語幽豔、不脫輕佻惡習、宜其為錢東澗輩詬病也、雜文以遊記為多、最著者如遊青溪記遊岳陽樓記澧遊記遊玉泉記金粟園記遊鳴鳳山記遊鹿苑山記遊君山記、皆為名雋之作、中道別有珂雪齋集二十四卷、此帙所收詩文大都為他處所未及、末附其子袁祈年集三種、其刊行自當在他本後矣、

鵠灣遺稿不分卷 明末刻本

明譚元春撰。元春字友夏，竟陵人。天啓丁卯舉人。事蹟附見明史袁宏道傳。此編首有鶴湖錢繼章序文，乃繼章所輯人琴集之一。初元春既輯其詩為嶽歸堂集十卷，吳人張澤又合其詩文為一帙，題曰譚友夏合集，共得二十三卷。一卷至五卷為嶽歸堂新詩，六卷至十四卷為鵠灣文草，十五卷至二十三卷為嶽歸堂已刻詩，每首各具評語。一時洛陽紙貴，風靡宇內者，即合集本也。同時有鄒漪其人者，又輯譚詩得十卷，並載諸橐自題之名，（號曰譚子詩歸）如西陵草、秋尋草、客心草之類，凡十餘種。知譚詩當時別行本甚多，合集与詩歸當即取資於是。此乃元春卒後，其友人錢繼章所輯，共得古今體詩二百六十五首，為前此諸集所未及，蓋佚稿也。元春詩可稱刻畫無鹽，与鍾伯敬同趣，然才調絕不如鍾。錢東澗評其詩，謂以俚率為清真，以僻澀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彌淺，寫可解不可解之景，以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轉陳，無字不啞，無句不謎。此数語殆可視為竟陵一派定論。驗之卷中所載夢李朱實同坐、劉士雲汎閣作古詩送弟服膺、答陳羲升令君江北桃源行、答徐元歎諸作，類皆篇章破碎，詞旨蒙晦，然後知東澗之言非誣。乃繼章刊此集時，謂譚詩獵異窮幽，樸才靈多，開千古之勝胸，資萬人之目福，其言殽亂是非，顛倒黑白，誠可謂阿其所好，非尚論者所敢許矣。

谿堂老人同凡草九卷　清初刻本

不著撰人姓名，前後無序跋，卷一題參學门人道咸通嵩目錄，卷二題參學门人振濟記錄，卷三題參學門人通達記錄，卷四題參學門人寂音記錄，卷五題參學門人寂慧記錄，卷六題參學門人照雄記錄，卷九題參學门人照弘記錄，僅知其為緇流而已。其詩以古今體類次，遊踪所及，遍歷台蕩越杭及蘇松崑山一帶，与陸麗京、屈翁山、單猶庵、宋荔裳、李長蘅輩往還贈答最密。其在虞山有懷

古之作，又有重過虞山岳廟地藏菴詩，似曾久居海虞者，因檢光緒常昭合志稿，見有釋正嵒傳，与此編首題谿堂老人適合，其為正嵒所撰無疑矣。傳云，釋正嵒字谿堂，仁和郭氏子，出家靈隱，歷主靈隱淨慈，退居普寧，示寂，或謂谿堂俗姓，名繼恩，武林名士，國變後為僧，嘗云人非金石，立見消亡，不若逃形全真，自遊方外，據此知實明之遺民也。卷一有嶧桐四言詩，自云嵒少家貧資廉，學無常師，閒悟宗乘，莫德於聖恩漢祖，似其人自幼即逃

禪為僧，未必乃武林名士，如志稿所云也。正嵒詩蒼勁古朴，了無蔬筍氣，得唐賢白蓮禪月餘韻，如所作虎崇歙溪西臺題白燕庵丈虎行秋水篇諸詩，亦皆楚楚有致，其見重於當世名輩，蓋有由矣。

一山集一卷 民國二年鉛印本

明李延興撰。延興字繼本，東安人，先世河南人，元初占籍北平，父士瞻，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延興至正丁酉丁酉中王宗嗣榜三甲進士，授太常奉礼兼翰林檢討，元亡隱居不仕，卒。公其子方曙方煦輯其遺文為九卷，景泰間黎公諒序之。又謂其孫容誠教諭仲所編，其本世極罕見。四庫館臣據兩淮鹽政馬裕家藏抄本錄入元別集類，然流傳仍未廣遍。此本乃近歲東安馬鍾琇仲瑩所輯，因舊本難觀，據朱彝尊明詩綜、陳田明詩紀事及其他選集哀次為一卷，凡得文四首，詩七十之首，以校文津閣庫本，詳略之殊有如霄壤，然鍾琇蒐輯先民遺著，發潛德之幽光，其功誠不可沒，未可以其殘帙少之也。延興詞翰磊落跌蕩，豪氣笑涌，可稱矯然特出之才，入明曾典校於涞上，總戎詩作詩，有大將軍出沙漠，萬里河山盡開拓，獲其名王歸四面凱聲作絕句，絶無黍離麥秀之思，其人雖仕于元，仍當視為明人，蓋以此耳。至四庫提要經明詩綜蒐羅最備，獨未錄是集，亦由館臣失檢，蓋詩綜直稱其名，提要稱其字，故有是誤，附正於此，以諗讀此書者。

裴村遺稿一卷 明末刻本

明閔裴撰。裴字裴村，嘉定人。初學制舉業，棄之學詩。所居老屋數椽，竹廚土銼，饘粥不給，日仰屋苦吟。有憐其貧賑之者，峻拒弗受。事母至孝。同邑侯峒曾題其廬曰孝恭，事蹟具詳乾隆嘉定縣志隱逸傳。初裴卒時，手執一卷不循釋，家人取視之，則其所作詩稿，時正崇禎十一年也。同邑黃淳耀廉得其情，以其有衡門詩人之遺風，因索得其稿，序而付諸梓。其本世已無傳，此乃鶴湖錢繼章所輯人琴集之一，皆不見於黃刊裴村詩集中，蓋佚稿也。繼章自云：始以詩文，繼以詩別，蓋專為詩以哭之，故云詩別，可以知二人之交誼矣。裴詩骨瘦神清，韻高調古。如平望云：茭田依夜雨，官渡待秋蘆。南屏僧夜至古菴相約看梅云：雙眉山雨濕，一衲秋雲從。遲我來遊日，梅花聽短筇。秋窗云：獨吟細雨至，小坐一燈移。聽討元孺琴云：天寒群木潔，月浸家山寒。諸作無不滌蕩塵情，刊落浮囂，得唐賢元白之真諦。惟才不足以濟其學，無哀樂所發，長歌短章，咸具規度，實不在李長蘅、婁子堅下也。古人云：詩窮而後工，其裴之謂與。

溉園詩集五卷 清刻本

明葛時華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生而穎異，家窮。李長庚任江西布政使，合十三郡能文之士試之，首時華，乃四十年蹇於一第。崇禎中，保舉守令詔下，布政使朱之臣列其品行聞於朝，時華應詔北上，抵揚州病卒，事蹟具詳道光南昌縣志儒行傳。此編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何地所刊，以刊工体勢審之，當是嘉道間刊本也。全書以古今體類次，計卷一為五言古詩八十三首，七言古詩十七首，卷二為五言律詩二百四十五首，卷三四為七言律詩三百八十三首，卷五為五言絕句十一首，七言絕句二百零五首，另以長短句十一闋殿於卷末。時華作詩，音高秋竹，色艷春蘭，雖乏深甚沉厚之思，而雅澹勁古，絕無叫囂怒拔之態，不囿於瑯琊、歷下二派習氣，與矯激取名者迴乎異矣。古体如歲暮田居、金銅仙人辭漢歌、月夜泛湖作、驅車西門行，近体如紀行、落葉、秋日登滕王新閣、湖上亭落成、舟行諸作，皆非尋常模山範水、嘲風弄月之作可比，高曠簡鍊，不失為雅音也。時華別有詩選偶箋十三卷，四庫全書已存其目於詩類，茲不復贅。

肆雅堂詩選十卷 舊寫本

明孫臨撰。臨字克武，更字武公，桐城人。少讀書任俠，與同里方密之、爾止、周農父、錢飲光齊名。崇禎末，流寇蹂躪楚豫，蘄黃英霍間皆成戰場，皖適當其衝。臨渡江走金陵，盡散家財，結納奇士，慨然有馬革裹尸之志。後以監司參楊中丞文驄軍，慷慨俱死。此編乃康熙初其孫元衡所輯刻，首有戶部左侍郎濟南王士禛及張實居序文。凡樂府一卷，五言古二卷，七言古二卷，五七言律各二卷，五言七言絕句合一卷，共得詩七百餘首。統觀全書，詞峰磊砢，風格老成，長歌尤擅勝場，如結客少年場、美人妝、招魂歌、扁舟江月行、烏夜啼、白雲歌、夜坐吟、秋日讀書龍眠、椒園觀李伯時山莊秋色圖、西州曲、行路難、鼓琴歌、楚客歌、章臺柳、杏花歎諸作，無一不俊邁高華，得大曆長慶諸子之神髓。其為漁洋傾倒，固其所矣。漁洋老人謂其詩在大小雅則正月、繁霜以下諸什，其在楚辭則國殤、哀郢之遺。既悼其才，又哀其遇，故不覺言之逾量也。臨與吳次尾齊名，乃樓山堂集盛行宇內，而臨之名獨泯沒不傳，亦可謂之不幸矣。

知今人詩一卷 虞山叢刊本

明毛晉撰、晉初名鳳苞、字子九、更名晉、字子晉、常熟人、居東湖、不樂仕進、以藏書刻書為事、順治十六年卒、事蹟具詳錢謙益撰隱湖毛君墓誌銘、此編為隱湖遺稿四帙之一、晉生前欲校刊而未果者也、首有通家社弟陳瑚序文、通卷古今體詩雜厠、計次高季迪詩九首、次郭定襄王紀善詩各一首、次顧山甫詩二首、次袁海叟詩八首、次楊眉菴詩二首、次樊古崖詩四首、次史明古唐文升王仲

山陸少卿彭龍池張文邦李夢盧蔡廷棻王敬夫駱西溪康涵武何仲默詩各一首、次黃陶菴詩二首、次李西涯張滄州薛君采詩各一首、次丘文莊詩三首、次邵文莊王陽明及婁鍏詩各一首、共得五十首、所知皆當代名家、自明初迄於隆萬之際、而同時諸友生不與焉、晉詩雄豪跌宕、沈鬱頓挫、嘗執贄於錢東澗之門、故格調亦略近東澗、然猶不脫前後七子窠臼、則其天才限之使然也、陳序謂晉不幸丁晚季、僅以雞鳴風雨之時、登山涉水

之際、神交而酬唱之、猶以為未足盡其志、十年以內、時異世殊、風流歇絕、子晉不忍古之、而仍目曰知今人詩云云、弦外之音、可以推見、此序之作、當在順治初矣、

野外詩一卷 虞山叢刊本

明毛晋撰。晋初名鳳苞，字子九，更名晋，字子晋，常熟人，居東湖，不樂仕進，以藏書刻書為事，順治十六年卒，得年六十有一，事蹟具詳錢謙益撰隱湖毛君墓誌銘。此編乃隱湖遺稿四帙之一，隱湖遺稿者，一曰和古人詩，二曰和今人詩，三曰和友人詩，其四即此帙是也。世傳汲古閣藏版目載隱湖遺稿四種，注云已刻，疑即本迄未之見，盖意欲付刊而未果者，今寫樣本尚存罟里瞿氏。歲在丙辰，虞山丁祖蔭假瞿藏本重付剞劂，首為同社金俊明序文，盛稱晋嘯傲琴酒，跌宕文翰，景光物狀，輝映千古，既服其才，又歎其幸為不可及，則未免阿其所好矣。晋詩以田園雜興四十三首最擅勝場，頗得石湖居士三昧。此外登錢夫子絳雲樓和韵八首，一則曰仙吏只依香案籍，姮娥深護忘渊書，再則曰錦帳春深藏窈窕，冰壺日永貯清虚，振采騰華，不可方物，玩其詞意，此詩之作，似在牧翁花燭詩之后矣。

景翩翩小集三卷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明景翩翩撰。翩翩本盱江人，字三昧，一字驚鴻，建昌名妓，博學能文，謳歌綫界，八閩士人無不與遊者，有十二金釵第一人之目，誤嫁建寧商人丁長發，羞忿自經而死，事蹟具見乾隆建寧縣志古蹟門附傳。翩翩所撰散花吟，久佚不傳，此編乃近人南陽王均所輯，卷一為散花吟殘帙，輯自列朝詩集、明詩綜諸書，得古樂府六首，七言古詩一首，五言律二首，七言律一首，五言絕句九首，七言絕句三首，迴文一首，后二卷皆明以來各家悼念之作，彙輯為一帙，以為附錄者也。翩翩才情傾動一時，王伯穀有詩云，閩中有女最能詩，寄我一部散花詞，維然未見天女面，快讀堪當食荔枝，據此知其集當時曾有刊本，錢東澗草亦曾見之，故列朝詩集中既頗錄其詩，又鄭重為之傳也。翩翩詩楚楚有致，壽泰寧寓中云，不知夢外春歸柳，青入南頭第幾枝，寄友云，二十五弦聲欲斷，遙留明月照蒼苔，皆哀婉動人。康熙（清聖祖）間王奉徐樹敏評選衆香

詞、中收翩翩佚詞凡三闋。一曰生查子宿虹橋紀夢。二曰憶秦娥秋晚。三曰賣花聲花窓夜坐。皆此本所未收。他日重印。當據以增入也。

華陽稿二卷　明抄本

明王廷相撰。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以言事謫判亳州。改高淳知縣。召為御史。巡按陝西。被誣下獄。謫贛榆丞。遷寧國同知。歷四川僉事。山東提學副使。右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為兵部侍郎。遷南兵部尚書。召拜右都御史。加兵部尚書。提督團營。仍掌院事。加太子少保。進太子太保。坐事斥為民。卒。隆慶初復官。謚肅敏。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首有正德辛巳自序。乃廷相巡撫四川日所作詩文。以蜀為古華陽國。故以名集。計古今體詩二百十六首。雜文三十三首。詩文諸體雜列。似有編年意味。尚是初稿本面目也。廷相作詩。五古有沈鬱之思。壯麗之色。近體亦骨格稜稜。有追遐遠舉之志。惜與何仲默李空同輩沆瀣一氣。謂其詩浸漢匹雅。合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未免阿其所好。正嘉間人賤古尊今。大言不慙。未有如廷相者也。追撫廷相所作。如編中所收雲安仙宮行南山

篇、贈盧侍御伊川布歌、贈吳總兵東城飲酒歌、孔翟圖歌、雜詩十首、大沖未詠等什、雖卓卓不群、非鄭繼之、歐華玉輩所能企及、然摹擬失真、殊少理會、以此參乘何李、固無愧色、然傲視三唐、則瞠乎後矣、文多剖析義理、敷陳利害、絕無冗沓腐濫之習、覃精理思、力追兩宋、蓋叔世而不惑於俗學者也、延相別有家藏集六十八卷、內臺集七卷、四庫全書已存其目於別集類、而不及此集、明志及千頃堂書目均未著錄、其罕見可知、此帙藍格精繕、乃萬曆間人手跡、彌可寶也、

澹園續集二十七卷 明萬曆刻本

明焦竑撰、竑字弱侯、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舉一人及第、授修撰、謫福寧州同知、天啓初、贈諭德、福王時追謚文端、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首有萬曆辛亥整飭徽寧等處兵備副使大梁金勵及翰林院檢討門人吳淞徐光啓序文、詩文均以体類次、計序六十三首、碑記二十一首、書三十六首、啓四首、帳詞一首、贊十首、頌二首、題跋四十首、傳二十二首、神道碑二首、墓表十首、墓誌銘四十四

首、行狀四首、哀辭一首、祭文九首、祝文十首、四言古詩一首、五言古詩十二首、七言古詩八首、五言律詩十六首、五言排律十一首、七言律詩六十首、五言絕句二十首、六言絕句四首、七言絕句十七首、詩餘九首、初竑嘗自輯其詩文為澹園集四十九卷、侍御京兆黃氏為付諸梓、越五載後有續集之輯、憲使金勵命其屬朱汝鰲刻之當塗、即此本也、竑熟精本朝故實、嘗著獻徵錄一百二十卷、熙朝名臣實錄二十七卷、輯錄一代名人事蹟、殆遍

又著國史經籍志、玉堂叢語、焦氏筆乘諸書、博學洽聞、當世莫京、萬曆中陳于陛議修國史、引竑專領其事、書未成而罷、故竑得校韓所見史料、成此巨帙、以此之何喬遠、朱國祚輩所著書、視此有遜色矣、竑雖宏通史務、至於詩古文未臻化境、竊其志嵌有矯枉揉曲砭愚訂頑之志、而格律神调不足以濟之、故以世無知其能文者、惟所作傳狀碑銘、略具唐賢張李風神、可為知人論世之助、詩有俊氣、句鏈字鍊、失之艱澀、此集遭乾隆禁網之厄、傳世較初集尤罕、千頃堂書目載續集三十五卷、与此本不合、殆其後又有增刻、此尚非足本耶、

賜餘堂集十卷 清乾隆刻本

明錢士升撰、士升字抑之、號御冷、又號塞菴、晚又自號息園老人、嘉善人、萬曆丙辰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歷中允、南少詹事、遷南礼部侍郎、召拜礼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以忤旨引病致仕、年七十八卒、卒後門人談遷私謚曰文貞先生、事蹟具詳許重熙撰年譜及明史本傳、此編卷一為疏揭、卷二三為序及壽序、卷四為記、卷五為策論表文、卷六七為尺牘、卷八九為碑誌、卷十為傳引祭文跋贊講話、玉古今體詩獨付闕如、殆重編時所削也、首有當湖陸奎勳、天長陳以剛及吉州李陳玉序文、又有徐石麒所作綸扉奏草序文、綸扉奏草者、士升直東閣日所上疏章、明末曾有刊本、而今佚之矣、序後殿以陸奎勳所作明史本傳、及吳郡許重熙所著年譜、初士升詩文集及奏草凡三十卷、乃其嗣子仲芳所編、乾隆初、玄孫佳以原集卷帙過巨、無力開雕、想同郡陸陸堂奎勳擇其文之有關國計民生

持身範俗者，先付棗梨，餘則編為續集別集，藏諸宗祠，以俟來茲，即此本也。士升為諸生時，即以錫山顧憲成為師，高攀龍為友，而魏大中則又同里之同年友也，平居志學，源於道南一派，不染東林標榜氣習，故天啓初，以養母告歸，得脫於魏閹之禍。逮乎思陵踐阼，起南少詹，歷宗伯，國計民瘼，時形章奏，既膺特簡，抗疏三辭，甫入閣，即撰四箴以獻，大意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審時度勢，竭慮盡誠，崇禎朝五十相國，未有如士升者也。繼以橫民李璡議請括江南富戶輸官，士升持疏斥璡，請遵以法，為首相溫體仁所忌，遂引疾歸里，杜門注易以見志。甲申之變，遁入空門，齎志以終。仲子棟殉節於震澤，從子梅死事於白門，其他骨肉半為國殤，亦可哀矣。此集卷末附以南宋史論五則，蓋士升嘗病元修宋史猥雜失次，因仿柯維騏之纂新編例，重加刪訂，成南宋書六十卷，此從殘稿錄其贊論以入集。至原書則刻此集時，已不可得見矣。士升所著周易揆、遜國逸書、表忠記，四庫全書俱入存目。至此集則重遭乾隆禁燬之厄，傳世之罕，有如星鳳，未可等閒視之也。

博依集十卷　清初刻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巡撫孔炤之子，崇禎庚辰進士，授檢討，國變後為僧，名弘智，字愚者，一字無可，別字藥地，事蹟具詳桐城縣志人物傳。此編前後無序跋，僅存卷二之卷五、卷八之卷十，共七卷，而卷二首葉眉端有墨筆抽燬不全字樣，各卷首葉第二行著者人姓名皆行剜去，不留隻字，知為以智者，賴末卷尚有皖桐方以智著六字痕跡故耳。詩以古今體類次，樂府五七言古詩

七言律絕俱全，獨缺五言律及樂府之半。原書既遭禁燬，無他本可供配補，殊令人有缺略一斑之憾矣。以智作詩，深厚雄傑，出奇不窮，古風渊雅，妥順近體蒼涼沉鬱，為桐城方氏冠冕。樂府如燕歌行、豫章行、相逢行、塘上行、四時子夜歌、美女篇、白馬篇、白紵吟、艷歌何嘗行，古体如詠史二十二首、仿古詩十九首、詠懷、春日有感諸作，其情想而不怨，其辭壯而有實，高者得二陸謝沈之神髓，下焉者置之大歷諸子集中，亦無媿色也。以智居金陵時，有詩數百篇，名曰流寓艸，其後又有浮山全集之刊。此集及流寓艸十九皆抹入全集，其被刪汰者亦無慮數十首。今浮山集世亦罕傳，通常易見者，僅通雅、物理小識二書，以智之文章大節莫由攷見，乾隆朝禁網之密，於此可見，亦以智之不幸矣。

夏節愍全集十卷補遺一卷 清嘉慶刻本

明夏完淳撰。完淳字存古，華亭人，吏部郎中允彝之子。年十六，以師陳子龍起兵太湖，遵父遺命，以家產餉軍，魯王監國，遙授編修。子龍戰敗，走吳，被執，至金陵死焉，時年十七。乾隆間賜謚節愍，事蹟具詳成仁錄及鎮洋縣志。此編乃嘉慶中婁縣莊師洛所輯。先是師洛嘗輯陳臥子遺集，以完淳為臥子高弟，遂兼輯完淳詩文，零星掇拾，積久漸多。其弟子青浦何其偉、婁縣陳均俱預於編訂之役。蓋綜其生平所作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三種彙錄成帙者也。玉樊堂集作於甲申乙酉間，內史集作於從軍以後，始丙戌迄丁亥四五月間，南冠草則皆臨難時道中獄中之作。計得賦十首，騷九首，古今體詩二百五十三首，詩餘四十一首，問一首，論三首，檄序各一首，書三首，卷首冠以像贊、列傳、事略，卷尾又繫以贈言哀辭等文。編刊既畢，師洛又從柘湖黃氏得內史集別本，內有賦二首、騷一首、樂府十一首、五言古詩三十六首、七言古詩二首，為初編本所失載，因輯為補遺，續刊之。[illegible]與完淳遺文，遂燦然可讀。[illegible]至續幸存錄自序所云南都大略一卷、雜志二卷、義師大略一卷、忠惠行狀一卷、死節考一卷，俱未搜采入集，殆已佚矣。完淳詩遒麗壯偉，絕無懦音，長短句得秦柳之遺韻，拾花草之餘沫，殿步一朝，洵非虛譽。大哀一賦，足敵庾蘭成哀江南一篇。小長蘆詩話謂終童未聞善賦，汪踦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其傾崇之忱可知至矣。嗚呼！當斷潰之交，丁無妄之世，懷申胥之志，賦汨羅之文，生為才人，死作雄鬼，百世之下，讀其歌章，亦可以哀其遇矣。

金元忠先生遺集四卷 清乾隆刻本

明金居敬撰。居敬字元忠，休寧人。此編詩皆古今體雜次，首有乾隆甲寅竹汀居士錢大昕及乾隆乙卯吳雲序文，後有婁東歙張思泌序。居敬於元末以博聞強識知名於郡庠，從朱楓林升、趙東山訪遊，講學於古朗山，研精覃思，著述益富。楓林經傳旁注、東山春秋屬辭，居敬校正之力居多。所著有通鑑綱目凡例攷異、春秋五論各若干卷，其名見於休寧志及朱氏經義考如是而已，而書皆不傳於世。有詩一帙，其十三世孫得舊本於族人處，譌誤脫漏，不可卒讀。正秋偕同邑吳雲、太倉歙張思楚次討論，後請於竹汀老人為改正數十字，付之梓人，即此本也。居敬之詩，清真樸雅，無擊壤一流習氣，亦無元人濃纖之風。所作上起至正庚子，下迄丁未，前後凡八年。時元祚將終，一時兵革之苦，賦斂之繁，痛深思遠之意，無不寄之於詩。度其前後所作出於八年外者，必尚有之，惜歷世數百，稿多散佚，今不可窮詰矣。此帙封面題隆乾乙卯年鐫，下署惇五堂藏板，竹汀老人序言，據手寫分隸上木，款式奇古，彌足為此集生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馬曹稿一卷續稿一卷 明刻本

明沈朝煥撰、朝煥字伯含、號太玄、自號黃鶴山農、又稱綠笠翁、錢塘人、萬曆壬辰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典山東鄉試、晉職方司員外郎、再晉武選司郎中、歷四川按察僉事、事蹟具詳陳繼儒撰傳、董其昌撰墓表、顧起元撰神道碑、李維禎撰誌銘、及子宗培所草行實、此編有詩無文、古今體雜厠、首有董復亨序文、題友人西蜀黃輝昭素評選、東粵張萱孟奇校閱、所收以官巴蜀日之作為多、感時觸事、情見乎辭、五言如咏蜀兵云、峽為屯戍壘、巴作浣川兵、又云、燒蒸蔽山黑、戰血染江紅、武闈校射云、四海消兵日、三年角技秋、又云、縱横天下士、輕薄五陵豪、七言如内苑龍舟云、劍捧金人臨壁沼、校傳宮女弄銀河、又云、樹杪塞帷青雀動、波間啣吹白魚飛、送王給諫歸田云、愁雲滿地寒生檻、痛哭雷庭血染衣、又云、卧望循聞移寢殿、焰金不為賦長門、沈摯明快、擲筆有奔雷掣電之力、其餘如北鎮採繫南太僕謫官七高五哀諸作、無不以優柔之欵、抒穩順之情、絶古澹泊、如見其人、至董氏序言、以杜陵詩史目之、未免阿其所好、非朝煥所克當矣、朝煥官按察司日、以蜀中建牂與中國相仇殺、分兵往勦、得蘇氏困、集中諸作、皆有唯殺之音、蓋由此耳、此帙傳世至罕、丁松生輯武林往哲遺著時亦未及、今存其目於此、俾治杭郡故實者有所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鍾陵草一卷 明刻本

明沈朝煥撰、朝煥字伯含、號太玄、自號黃鶴山農、又稱綠筌菴、錢塘人、萬曆壬辰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典山東鄉試、晉職方司員外郎、再晉武選司郎中、歷四川按察僉事、事蹟具詳李維楨撰墓誌銘、此編有詩無文、皆分體雜次、首有古蕁魏說序文、初朝煥嘗著馬曹草、蓬首散帶、以寄遐思、繼有勞人草、則涉沅渡湘哀屈吊賈之作居多、又有息初草、以抒得意失志之情懷、最後又得此帙、巴蜀、下金陵、過采石、經鄂渚、所至有作、舉凡朝會讌饗、有著垂戒、公私感遇、友朋邂逅、行旅羈泄、山川曠邈、無不寄之以詩、古體如兩鼎山、公無渡河、龍潭看荷臺城曲、石城樂、鳥棲曲、子夜琵琶曲、江南弄、近體如秦淮曲過清涼寺、江宿等篇、新聲野體、各極其致、惜捶字未堅、有鉤章棘句之習、未能斂才就法為憾耳、千頃堂書目稱朝煥有亦適篇七卷、泊如齋集六卷、渠陽小草一卷、田家雜詠一卷、和陶詩一卷、北臺賦一卷、抱膝長吟賦一卷、入蜀詩一卷、並此集及馬曹稿共十種、惜今所存者不及其半矣、

笨菴吟六卷　明崇禎刻本

明鄭以偉撰、以偉字子籥、一字子器、號方水、又號笨菴、上饒人、萬曆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贊善諭德庶子少詹府、遷禮部侍郎、忤璫歸、崇禎初、起礼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贈太子太保、謚文恪、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古今體詩雜刻、首有自序、序語詭奇、略云、古詩品不一、陶之淡泊、鮑之清逸、杜陵之沉鬱悲壯、太白之高邁秀脱、摩詰之都雅流暢、以至韓豪柳悟、郊寒島瘦、各成一家、皆以不笨為奇、余質朴鹵、笨人也、酷好敲推、笨詩也、以笨名篇固宜云云、故其後又自號曰笨菴、實作以偉作詩、大抵跌宕疏放、有時且俊麗灑脱、得力於大曆諸子、故格調又与前後七子相近、精苦沉細、可備軼塵之選、裘君弘西江詩話稱以偉有靈山藏集、靈山在廣信城西北、有七十二峯、高七千餘丈、以偉詩云、靈山七十二、面面生奇峯、如琢亦如削、或間玉芙蓉、攷此詩不見此集、而此帙篇首亦題曰靈山藏、殆即靈山藏之一帙歟、別有杜吟鸚鵡車雨存扁弥庚車諸集、名皆詭怪難解、未知世尚有傳本否、

洹泥集六卷　明崇禎刻本

明鄭以偉撰。以偉字子喬，一字子器，號方水，又號笨菴。上饒人。萬曆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贊善、諭德、庶子、少詹府，遷禮部侍郎，忤璫歸。崇禎初，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贈太子太保，謚文恪。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計記四卷，誄書題跋課文疏文引聯珠一卷，又說議解辯原一卷，而不及碑誌傳狀奏草序文之屬，殆非完帙歟。首有崇禎元年自序，略稱其文或侍詔於金馬

門，給尚方筆札，或奉祠磬雞使，撫碎跡於輶軒，或乘謝康樂之屐，染嵐色於毫端，或應皇甫謐之題，混維陽之紙價，或模孟堅之吞戲，或仿子雲之解嘲，或勒韓山之石，或跋石鼓之文，大言不慙，與抱負可知矣。又引風俗通，女媧初造人物，用黃土摶弄，及其劇力不暇供也，則引洹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聰明黃土人也，貧賤凡陋洹人也，云云，故援斯義以洹泥名其集。以偉於崇禎朝與徐光啓同時入相，再辭不允。文章奧博，而票擬非其所長，嘗曰：吾富於萬卷，而窘於數行，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為帝所輕，遂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蓋明代閣臣類出翰林，不諳故事，故以偉以此騰笑於詞林也。以偉為文雄厚奔放，援兩京之奧，得韓柳之神，所作遊武林諸山記、遊焦山記、遊北固記、遊虎丘記、遊匡山記、遊黃鶴山記，皆恢閎壯闊，不可方物。又有輶軒記，係萬曆甲寅唐王庶十一子器𡍖冊封郡王時偕行人齎冊往還道中之作，又有紀輶軒

記，則萬曆戊午典南闈時作，無不振采騰辭，於蕭散之中，時見雋永之趣，以視嘈雜者流，不可道里計矣。上饒志載以偉著有靈山藏、懷玉藏、明府藏，而不載此集，此帙版心下鐫懷玉藏三字，殆即懷玉藏之一帙歟。

陶元暉中丞遺集二卷 民國影珍板印本

明陶朗先撰、朗先字元暉、號開晉、秀水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知登州府、以轉餉遼左、為奸黨所誣、詞連楊漣左光斗等、死獄中、事蹟具詳同邑盛楓嘉禾獻徵錄本傳、及方震孺朱一是李兆洛錢儀吉撰傳、此編計疏四首、雜文三首、書牘十一首、古今體詩十二首、初康熙中邑人沈墨庵起膚輯朗先遺文、同治中裔孫模求輯本不可得、從吳江李哲康處得一帙、乃以授登萊日所作稟啓、雖殘脫不完、而居官政績、大略可睹、其被誣始末、亦具在、因重為編次、光緒中九世孫玉珂以活字版印行於蘭州、歲在丁巳、十世孫昌善又據蘭州本重印於海上、而以稟啓手稿用新法印於卷首、以彰世德、即此本也、朗先章疏得唐陸遺緒、傳狀勁節、讀之令人悲憤流涕、詩亦真樸讀老、以自見其志、如長歌行浩歌行僕敖歌、皆其抱指、皆明史不為之立傳、崇禎中戶部尚書畢自嚴上疏為之昭雪、而贈卿之典仍闕、賴此殘稿得知其學行之大要、不可謂非幸事也、然南陔遺目、尚待補正、北海高文、仍留殘簡、是所望於以見矣、

簡齋先生文選四卷 清康熙刻本

明劉榮嗣撰。榮嗣字敬仲，曲周人。萬曆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郎中，出為山東參政，歷布政使，入為光祿卿，遷順天府尹，拜戶部侍郎，以工部尚書總督河道，獲咎下獄死，事蹟具詳乾乾曲周縣志人物傳。此編以有康熙改元壬寅孫佑序，計疏十四首，書一百三十三首，序二十首，論一首，記五首，題跋七首，祭文三首，議二首，墓誌銘二首，啓十六首。題孫佑雲麓編輯，毘陵惲于遠涵萬斐黄黄正色美中，海陵鄧漢儀孝威同較。孜榮嗣銜命治河，時駱馬湖潰，運道填淤，乃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長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邳州上下悉河南故道，濬之尺許皆沙，掘之為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迨引黄入波，流迅疾，衝沙而下，往往成淤，舟膠，漕運不便。南給事中曹景參上疏特糾。落職提問，下獄論辟，獄未解而卒，朝野之論以榮嗣河渠之任本非所長，誤信門客之言，用違其才，為可惜。讀此集所收，徹臣治河無能疏，挽黄治泇躭延重運實陳疏，責成司道理河護運疏，挽黄已成堤工應築疏，於治河通漕之道，履霜戴星，策劃周詳，其間開濬之本末，撓阻之情狀，與夫羽檄風樁之文，錯具載章奏，乃竟以此獲罪，殆有數矣。此乃易代之後，凋零斷落之餘，僅乃存此，題曰文選，示非完書也。至其所著古今體詩，則常禎中已刊有詩抄十卷，行世已久，故不煩再刻矣。

王文端公集四十卷 明隆慶刻本

明王直撰。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歷修撰。仁宗即位，遷侍讀，進侍讀學士、右春坊右庶子。宣德初，進少詹府。正統初，進禮部侍郎，尋進尚書，改吏部。景泰初加太子太保，進太子太師。英宗復辟，乞休。天順中卒，贈太保，謚文端。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李賢撰神道碑。案直之集，自成化以還，凡三付剞劂焉。初直卒後，其子檢討稹編其集得十三卷。成化初，次子植復加校訂，而以原集未錄及致仕後所作別為後集三十七卷。四庫全書別集類二十三著錄本即從之出，此第一刻也。嘉靖之季，五世孫有霖為梧州守，劉教據舊本改編，捐力重梓，其留駕、迎復、乞休諸疏，舊所未載者增入之。教及四川按察司邑人胡直為序，其首題曰王文端公集，此第二刻也。道光間，直十七世孫啓鍈病舊本不傳，據舊寫本付刊，僅存劉、胡二序，而原刊所稱蕭、陳、吳、錢、梁五序均已失，增以四庫全書提要、明史本傳及教之家傳，題曰西昌王抑菴集，鋟版以行，此第三刻也。道光刻卷第篇數無不與隆慶本合，當即一家眷屬。隆慶本首為古今體詩七卷，均以體類次；次為經筵講義一卷，奏疏一卷；又次為表賦頌一卷，論辨說一卷，記四卷，序十卷，題跋行狀二卷，碑誌七卷，墓表二卷，傳二卷，告文祭文銘一卷，贊一卷，以視成化本，表疏記序溢出甚夥。此本首題中順大夫廣西梧州府知府後學劉教重編，又題五世孫有霖校刊，當即隆慶刻本。在諸本中要為最善最足之本矣。直為文大篇短章，各極其致，詩尤雄放清拔，出入盛唐諸大家，古逸切直，永宣間多效其體，提要以溫厚和平尚有典型目之，可謂一語破的。直與金谿王時彥英一時有東王西王之目，朝廷典章制誥，多出其手。今直之集傳世已久，而英之泉坡集則罕見著錄，文人身後遭際各異，抑亦直之純德有以相之耶。

石倉詩稿三十三卷 清乾隆刻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調南大理寺正、就遷戶部郎中、出為四川參政、進按察使、■起廣西參議、遷陝西副使、留任桂平道、以私撰野史削籍、崇禎初復官不赴、唐王立、授太常卿、遷禮部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太保、事敗、入山中投繯死、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為集三十有三、上起萬曆己亥、下迄崇禎末造、編年為次、一曰金陵初稿、二曰金陵集、三曰掛劍篇、四曰海色篇、五曰遊房山稿、六曰藤山看梅詩、七曰續遊藤山詩、八曰玉華篇、九曰若上篇、十曰錢塘看春詩、十一曰遊太湖詩、十二曰芝社集、十三曰天柱篇、十四曰春別篇、十五曰豫章稿、十六曰江上篇、十七曰澱河集、十八曰武林稿、十九曰巴草、二十曰蜀草、二十一曰雪桂軒草、二十二曰湘西紀行詩、二十三曰浮山堂稿、二十四曰福廬遊稿、二十五曰聽泉閣稿、二十六曰夜光堂稿、二十七曰淼軒詩稿、二十八曰林亭詩稿、二十九曰桂林集、三十曰更生篇、三十一曰賜環篇、三十二曰西峯集、三十三曰西峯六十四艸、初學佺之詩、遜名曹大理集、同郡葉向高為之序、中經喪亂、集本亡佚、乾隆間曾孫岱華求之故家、亦無完好者、殫心搜訪、歷二十餘年、得詩文稿若干卷、增以其家舊存抄本、据集編年、尚可勉符舊本卷帙之數、因重鋟於粵中官舍、即此本也、學佺詩以際渼情至為工、五七言律佳句、美不勝收、如過木瀆云、夕陽湖正滿、春草岸俱迷、遊楊氏園云、積翠沈陂底、斜陽到岸西、泊大湘云、遠峯銜月淺、隔水度螢孤、別喻宣仲云、明月看時別、清霜夢後知、集南樓云、秋老幾人猶白社、月明無主自青山、別吳子修云、回首故山俱惜別、出門新月便相思、上巳城樓即事云、三月風光臨上巳、兩條消息隔中峯、俱極幽蒨綿麗之致、至送西安太守一律、有長樂宮中春樹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花滿驪山倚七盤之句、謝在杭極稱之、歎為大歷以來罕見、斯語、實則此詩格調、與前後七子相近、非石倉極

境，嘗試論之，學佺作詩，辭麗以則，思深而遠，以視同時雲間陳卧子，而溫婉過之，讀其近作，殆有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妙，乃陳大樽選明詩，置之鄙下無識之列，未免蔽於一見，非持平之論矣。

乙巳春遊稿五卷　明嘉靖刻本

明李濂撰。濂字川父，自號嵩渚山人，祥符人。正德甲戌進士，授沔陽知州，遷寧波同知，擢山西按察僉事。事蹟具詳明史文苑傳。此編首有池陽柯相及濂自序，乃濂罷官春游百餘日所作詩文，初歲在嘉靖乙巳，濂杜門多暇，乃入王屋，躡天壇，觀濟源池，徘徊於龍潭盤谷之間，還經寧邑，過山陽，問竹林遺蹟，遂入太行山，尋列僊丹竈，迤邐至百家巖，駐峯嶺石門潭，憇憩於共城之百泉書院，陟蘇

門山絕頂，訪孫登嘯臺，邵子安樂窩，觴詠於泉上之湧金亭而返，前後歷二十日，共得遊記十二首，雜文三首，五七言雜体詩五十九首，詩餘長短句十首，合為一帙。越歲丙午秋，中州巡按柯相得見其稿，乃囑開封知府桂林白某刊之郡齋，即此本也。濂詩標奇闡勝，獨具宋風，讀之恍如身在巖溪間，雲蒸霞蔚，猿鳥亂啼，清賞既足，吟嘯隨之，不啻柳子厚之在永州，歐陽永叔之在滁州光景也。濂嘗自訂其詩文為嵩渚集一百卷，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謂其文於七子外，自成一格，大抵筆鋒踔厲，泉湧飆馳，而裁翦尚疏，及今觀之，館臣所詆，未免淺乎測之矣。濂留心鄉邦故實，所著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博綜典洽，幾與長安志、雍錄抗衡，又有祥符鄉賢傳八卷，祥符文獻志十七卷，四庫俱入存目，至今尚有傳本，獨此帙自來中州人士無見之者，三怡堂叢書亦未列入，乃范氏天一閣故物，不可謂非秘笈也。

石倉文稿五卷 明崇禎刻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調南太理寺正，遷戶部郎中，出為四川參政，進按察使，——起廣西參議，遷陝西副使，留任桂平道，以私撰野史削籍，崇禎初，復官，不赴，唐王立，授太常卿，遷禮部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太保，事敗，入山中投繯死，乾隆中賜謚忠節，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前後無序跋，計序二卷，記疏啓各一卷，卷五後又附以序疏傳記之文各二十餘篇，蓋隨作隨刊，要非足本矣。閩中自明中葉以來，風雅道喪，學佺晚出，文思駿發，傾動朝野，一時東山初服，南國羣尊，如萬嶽朝宗，江河入海，無不以得交學佺為榮，觀於集中贈序疏啓，羅列當時名家詩文殆遍，可以見其概矣。學佺初不以文士自囿，嘗為經世牖民之學，著書十六部，綜得一千二百七十七卷，最著者有天下名勝志一百九十八卷，十二代詩選八百八十八卷，卷帙之巨，惟雲間王元翰圻、宣城梅禹金鼎祚差足望其項背，而精要

博大，劉遠過之。夫以天挺英朗之才，為此宏遠多識之學，殿步一朝，信非溢美。惜身後遭乾隆禁網之厄，不獲傳其書，即此戔戔之帙，世亦罕見，更遑論名勝志、詩選諸書，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李裕州蕭然亭集四卷 明萬曆刻本

明李尚實撰。尚實字子虛，上黨人，諸生，官輝令，淇令，晉知裕州，故人稱李裕州云。此編有詩無文，詩以古今體類次，首有萬曆戊戌檇李范應賓、隆慶戊辰西京左熙序文，又有自序，有鴻造不緣孤鳳而噪哀蛩，大明不為燭龍而輟螢照，其胸襟抱負可知也。尚實事蹟莫由詳攷，觀集中有誦瀋藩五世同堂賦，又五言古詩有壽瀋國王，七言古詩有衍亮天工歌為大司馬鑑川公賦、應瀋國大隱樓歌、奉和瀋國，五言律有簡誠軒奉國、奉和瀋國春遊西園歎、瀋國祭掃回經黃崖應教之作、瀋宣王挽詩、夜起奉和瀋國，七言律有千秋辭獻瀋國時冊使頒封節、歲暮瀋國有教奉和，五言排律有千秋詩奉瀋國十七韻、和瀋國宴勝園用文徵明韻，七言絕句有靈雨奉韵瀋國諸作，知尚實嘗為瀋藩侍從之臣。范序有梁孝王闢兔園，日與鄒陽、枚乘交游等語，以梁孝王擬瀋藩，以尚實比於鄒、枚，蓋以此耳。攷瀋國自安王詮鉌、懷王允楦以降，世

崇儒教、尚實得侍宣王恬炆、又歷靖王理堯之世、宜其文質彬彬、有果園賓客之號、臨安府志藝文著述門称蕭生亭集八卷、與此本四卷不合、疑併其文集計之、又称有蕭生亭樂府一卷、非詩餘即套數小令、惜今已佚矣、

鹿鳩詠二卷 抄本

明黄景昉撰、景昉字太穉、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諭德庶子少詹、進詹事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参預機務、加太子少保、改户部尚書、進文淵閣大學士、引歸、唐王時、起原官、復告歸、國変後、家居十餘年卒、事蹟具詳明史本傳、此編古今體詩雜厠、首有戊寅冬日自序、戊寅為崇禎十一年、略云、初入都、有以生鹿餉者、庭有二槐、有双白鳩日來栖止、音鳴凄異、毛羽縞如、爰用始鳩雅始鹿之義、以鹿鳩顏所作詩、是此集所載、乃入都後作、玫龍性堂詩話称景昉作有感限韵詩本十二首、有有淚銅人甘恋漢、無情玉馬若朝周、疊尊醉並看花感、絃管凄增落葉哀、元亮詩成題甲子、伯仁宴罷泣山河、枯魚此日将書至、旅鴈何年繫帛回之句、与此帙相較、無一合者、蓋此乃單行別出之本、他作當在甌安館集求之、惜已不可見矣、景昉詩、務去陳言、尊尚新警、如曹能始觀察招社集不赴云、閑筆桐花雨、皈心貝

葉衆題訪賢亭云、牛青關尹氣、鷗白海人機、林益謙給諫自鳳陽省陵還云、淮流桐柏遠、禹穴會稽長、皆其極詣、此外古體大抵失之艱澀、近體尤工雕繪、與江南諸子格調異趣、亦可謂毅然自立無所依附者矣、

西埜楊氏壬申譜不分卷 清楊樹椿撰 光緒庚寅刊本

樹椿原名鳳衔字仁甫號損齋庠生欽賜國子監學正銜曾主講友仁書院為陝中宿儒譜為目九曰考姓明派總系本譜族居墓圖辨疑家傳家訓并附錄而實為篇有十並不分卷標名也首冠序三賀瑞麟一湯貽新一饒應祺一其所以著西埜標地望也書壬申斷年歲也蓋懼其亂也此與他譜之題曰再修或續修者又顯明多多矣楊姓之始樹椿辨之甚詳謂為父後以國為氏非楊氏之祖緣楊即姬姓居華陰以邑為氏自漢以後惟存楊姓始無姬姓之説並云三代以上姓與氏分三代以下姓與氏合今世有姓而無氏實則有氏而無姓爲議精湛頗見地明派一門凡非華陰籍者或不近華者皆不錄正舊譜誣不少以及世系總圖斷自始遷祖不上援華陰均允洽有當案公孫不欽祖諸侯自畀別於尊其義甚古譜之必援顯貴攀附名流者觀可不爽然乎其總系凡二圖分之以見始祖并本支之世次合之可知其聯屬之系序中以墨線相引殆二而一者也本譜用五世一表一支又用紱線分別之其為某人子則出行眉書某門某人於其上以次書字諱行歷子嗣配氏生卒葬地猶之牒焉族居圖為他譜少見者列卷布居井井有序猶見古比閭族黨之遺意至其

辨疑尤稱博賅著論滔滔如數周時無宏農王之稱標世系遇可疑應從碑不從譜均有灼見非泛泛之粗識字書而以修譜塞責或誣引者可比附錄係系諸家作譜之法自鄭樵通志以迄有清諸人譜序均旁搜幽取甚為博要樹椿謂作譜之法此最詳備實非過論譜多注有績字係樹椿弟鳳韶所增疑刊譜之日樹椿已卒固未見其成也又案西埜在陜西朝邑縣楊氏之自華陰徙於朝邑始元順帝時名燧者字經天原為江南安撫使加鎮海將軍元亡避亂而隱居西埜鵲村遂籍其籍焉

徐氏家譜不分卷

民國三年崑山堂刊本　五冊

題譜首為序文都十有二篇次徐氏塋基宜可次命名議例次世系圖次世表次行述案徐氏本崑山縣人明洪武初山東丁稀行文以直隸棗強為分丁局就南省人煙稠密州縣擇遷於棗強分發山東各處崑山徐氏遷於棗強者五十丁除留五丁餘分聊城泰安新台蘭山剡城荷澤長山曲阜臨淄昌邑福山萊陽高密等縣此徐氏係洪武二年自棗強遷常山者故以棗強為原籍也徐氏居長邑之西以徐家毛駝名村継分東西兩支據序云先世本有譜牒明際烽煙告警各家蕩析離居遂使宗卷亡佚入清乾隆嘉慶間兩修之然未及東支景星此編即續譜之舊舉東西二支合參同列較老譜為詳備焉世系圖六世一更某世起某世止皆註明世表中如景星諸人均有讚語頗多阿諛之辭甚為無味世表後則附陳河涯莊世表北苑家莊世表淵源雖同系派稍異故附於後行述凡五篇首引濟南府志徐復初傳徐啟新傳次徐麒行述徐啟新行述次徐力行墓誌銘啟新字左巽康熙乙酉武舉丙戌會元官至陜西甘肅涼州掛印總鎮於雲南武功尤盛乾隆間擬修支譜卒有成業啟新實為領導蓋亦篤於睦族敬宗之義者也

夏氏世系圖附謁墓記　鉛印本　一冊

夏偕復纂修

偕復字棣三，又字地山，杭縣人。卹蔭生，主事，籤分工部，日本留學生總監督，歷保道員，雲南交涉使，天津造幣總廠總辦，山海關監督兼營口交涉員，駐美利堅兼駐古巴國全權公使。世系圖凡一頁，都卅五世，系派分明，法簡而美，不囿於五世一表慣例，殊為可取也。圖以宋英國定公為始祖，二世至廿世則疑闕未書，蓋世次名諱未可致者。圖有附註，皆致訂世次、辨別名諱之語，或存以志疑，或書以詳考，甚見矜慎。如廿六世夏廷傑、夏廷英二人，據註是為一人而無碻証，可以徵實於世系圖，除列廷傑之名於首，附以廷英之名，此圖為傳信傳疑之旨，然非偕復臆改不妄刪，則不克有此也。謁墓記為日記体裁，據所記，夏氏在杭之墓，都為四十八座。此記以其先世手錄記文并奉先思孝小冊為依據，更參以實地謁訪所得，故於昭穆之辨、方向之識，以及形勝地勢、林木山川，均附而有所申述，俾後世尋訪有所措手焉。雖於各墓之界址並未實際丈量，然隴木楸松，其意亦良可欽佩矣。

棣雨徐氏家乘四卷　清咸豐間刻本　十冊

徐金泰纂修

金泰字步蟾，號吟槐，浙江平湖人，道光甲辰舉人。是譜凡四卷，一分二款，即世系圖與世傳也。書首序二：一乾隆五十七年初修族譜序，一即金泰自序。序後附凡例十四則。歷來諸家譜乘，多遠宗歐蘇之法，而少知變通，所謂師古而又泥古者是也。其稍有見解者，輒問以己意斟會而神明之，然終不能脫其藩籬。此譜世系圖不循五宗九兩之例，自徐氏始遷祖起，凡十四世，總繪一圖，不註繫文，引以墨線，極便觀覽。世傳除紀行歷、生卒、子女、配氏之外，尤重居宅遷徙，以便後世查訪。凡分三卷，一世至八世為一卷，九世而後人丁漸繁，故與十世為一卷，十一世至十三世又為一卷。世次之側，皆以高祖棣其房次，以紀所由分派。棣雨者，明董其昌所題徐氏居廬之名，其後遂稱其村為棣雨里。徐氏原籍海鹽，嘉靖中始遷平湖新倉鎮棣雨里，築有室曰崇善堂。其在同宅者，在世傳中但書堂名。徐氏譜初修於乾隆壬子，僅有輯抄之本呈請，係遵其原本而為之增補，更彙訂世系，酌定体例。金泰弟金來為刊成之。乾隆間有名之鼎者，登乙未進士，負奇才，有聲宦場，持學嗜讀，著述等身，著有桐鄉縣志、吉雲草堂詩集十二卷、東湖修禊詩一卷、至雨詞二卷等行世。

錫山徐氏宗譜不分卷 民國十年古十筠壹鉛印本 一冊

祖暉原名思賢，字源承，號沅臣，庠生。書首為祖暉序，次本莊取名世次字輩，次蘇永昌支世表，五世一頁，不提行，頭緒頗分明。歷來單支獨畜之譜，人少族疏，其譜易為，然苟孫義法，雖少亦不免自亂。此譜要已得簡切周詳之大凡，故列表書字，不繁不蔓，甚稱得體。世表以北宋學士鼎臣第十三孫裕一為第一世，裕一承元至正二年蔭授兵部主事，仕至武略將軍，世居無錫東膠山之南，二世避亂居常熟，三世遷蘇州葑門外橫里，至六世璇字南洲，太學生，成化廿一年始由橫街遷居東永昌西野字圩，是為遷永昌始祖。案錫山大統宗譜，光緒廿九年修於無錫惠山孺子公祠，此見於祖暉序者。祖暉以廿年來族人生卒嫁娶指不勝數，亟宜重行修刻，而又苦於繁難，遂先將永昌支譜續修付鋟，并右麟春暉兩義莊本實一併敘入，而成此譜，備異日宗譜修輯之準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皖桐香山戴氏宗譜二十卷首末二卷 乾隆間刊本

清戴宸編。宸字東原，乾隆舉人，少從江永游，於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原本，既乃究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實事求是，不主一家。及四庫館開，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旋賜同進士出身，為有清一代大儒。據譜稱，其先世望出江西，元末有名智富者，避趙諸勝之屠掠，由鄱陽湖東渡皖江，卜居於桐之香山，是為始祖。逮明太祖討陳理，親視師武昌，戴白米數百石助軍，給賜助國功臣，劉三傳至名偉，及四世名晃者，由保舉明經登仕版，至七世名完者，於嘉靖癸卯甲辰聯捷，授戶部主政，官至貴州按察副使，自是以至於清，詩禮遞承，科第迭起，傳至戴宸，赫奕一時，其為文章，博辯宏麗，淹貫精絕，與惠棟、錢大昕、胡天游、王鳴盛、洪亮吉、汪中之徒，號為桐城派。迄今文物衣冠，彬彬然為桐之世家，譜先之以世系，繼之以世序，終之以世傳雜誌之屬，而以世派譜例訓誡補遺諸項冠殿為首末，博而不雜，精而不苟，辨本支，別系脈，不誤不隱，可徵可信，詞藻華贍，義理謹飭，不愧為名作也。

雁門薩氏族譜四卷　道光刊本

清薩知時編知時字啓運閩侯人嘉慶庚午科舉人候補州判元薩野芝十二世孫也先世本西域答失蠻氏父傲拉齊以其祖薩拉布哈累著佐命勳代留鎮雲代遂為雁門人傲拉齊三子長曰都拉字天錫號直齋次野芝字天與次刺忽丁都拉登泰定丁卯進士官南臺御史著有雁門集等與弟野芝及揭傒斯虞集皆以文稱當世有四才子之目因都拉賜姓薩遂以為氏野芝子仲禮登元統進士授福建行中書省檢校以官為家

隨世為閩人即是譜之始祖也題曰雁門薩氏者亦不忘本之意耳譜分四卷先之以宗枝表一本於歐氏譜例而並圖儀像附焉次之以本傳第僅紀載入閩一支而京兆即都拉南昌即刺忽丁二支不與蓋實為一支之譜非大宗譜也譜中摘錄都拉之詩及後世居官所得之誥敕交遊贈遺之文詞兼雜取諸家紀述等雖云光大前烈未免失於蕪雜顧其先人多著善行而史傳失載存之私乘亦有時足資參核者焉

城南涂氏族譜不分卷　[illegible]光緒甲辰刊本　[illegible]

[illegible]新昌有四大姓涂其一子也涂氏始於周文王時與[illegible]封於涂沮而著為姓晉永嘉中有中散大夫名享直者為洪州刺史遂家洪都是為西山涂氏之始迨後分徙不定派別遂岐有由豐之大塘而分居新北縣南者此城南涂氏即縣南一支也譜不以卷系之而亦秩然可觀首各支遷徙原流遺象祠基圖箴言次誥勅奏疏事述文翰次墓序銘傳碑記次墳山田產紀錄再次始為系蓋隱然為五部焉誥勅不以本朝居首此為罕見之例其碑詩之文內外不分人我混淆且多附抉之詞章實爲所謂不可爲信史者莫甚於此也世系首書行次書名書字例得書號者書號又次書生年月日時功名爵秩

再次書配某氏生年月日又次書子女末則書歿年月日及葬地此與他譜略異大凡譜以簡明為要開卷其人之生卒配葬瞭然呈目始為上選茲譜既混世系譜牒為一已是大缺乃復錯襍分寫多者數百字直與傳記無殊使人如墮霧中不知其所歸矣宗孚唐氏始修譜牒書以涂氏譜最稱行天下其爲當世珍重可知矣竟如是耶疑此譜自元大德四年至清道光戊戌凡經七修但皆遺失兵燹譜牒蕩然至光緒間五集以纂集先人遺行及標人生卒配葬其殘篇斷簡體例不存者已可想見世系不用又

泳而用拉下凡女皆以負名初無分長幼尊卑均書例也㩁姓無為
大族而達品者頗少明末清初書二見自餘無可述論然考
世系之源辨氏族之本而有裨史傳資取者雖販夫走卒之
譜斯亦不可泯廢譜豈僅為排門閥詫榮顯而設者哉攷書
為三十八世孫行續不可考

雲陽涂氏族譜二十卷首一卷 涂鳳書等纂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涂鳳書字子厚四川雲陽縣人光緒癸卯舉人授內閣中書應將軍程德
全之聘官至黑龍江提学使段祺瑞當國任國務院參議譜爲鳳書退
職後所作者總二十卷首為紀有三曰受姓紀遷地紀舊譜世紀次圖二曰
世派綿瓞次表二曰世系總表雲陽四支世系分表次志十曰家訓族
範祠祀塋墓宅居仕学襃封耆壽禨祥石城次列傳自一世迄於最近
擇其顯者傳之凡五十二篇最後以丁口統計表撰述姓氏錄為殿而以時
人序言凡例等冠為卷首案涂氏之得姓始於塗山然曩之言氏族者
援左傳塗水大夫之文及鄭樵通志多主因水為姓之說鳳書廣徵经
史博引群書於受姓紀中反復申論力辯其非大意謂涂為涂山之省
而涂塗古通用也可謂之深思者矣且譜系為一家之史编例雖不
必盡如國史之嚴然大體亦不出其宗而鳳書此譜約之以紀詳之以圖
表以疏其源流而志傳録以叙行實或創或因無一不規撫史載在晚
近譜系中为不多覯之作

蘭陵蕭氏二書 江永編 乾隆間永思堂刊本 一册

清江永撰 江永婺源人字慎修康熙時諸生傳通古今專心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功尤深嘗一至京師休寧戴氏之學得力於永為多世稱江戴乾隆卒有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禮書綱目律呂闡微春秋地理考實讀書隨筆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及其他步算諸書據江永序蕭江本一姓略曰吾宗自唐季遷歙已易氏為江而蕭為本始蘭陵為本望蕭之世系具在正史文獻足徵未有過於蕭氏者吾宗舊譜亦載本始其世次相承不無舛漏證之史或生卒非其年或官名爽其實今不為考訂仍謬相踵無時已業永為婺源江灣派系出昭明太子氏之鼻祖江禎易姓是為江何遺 時當唐季節度使蕭禎宰相構 家不造禍避居歙之篁墩無遺之子巢亂避度使蕭禎宰相所 鼻祖 當季節永所以辨此一以誌蕭氏之世系一以識江氏之本始而舛者正之漏者補之尤於蕭江二氏之關源闡明無遺矣其書一曰本宗世系考不分卷一曰保世滋大錄凡三卷紀昭明太子之仁孝後梁二帝之保邦并唐八葉之輔相也首江永序次江國雄跋次程恂撰蕭江始祖唐上柱國江南節度使府君贊并序次蘭陵蕭氏本宗世系圖自蕭何至居歙之禎易江

姓為止以後再分三支一居婺源一居歙一遷衢州開化世次分明格式亦不拘囿於俗例次本宗世系考自帝嚳至宰相遺大都采自史冊務求典實次漢書功臣表唐書宰相世系表舉凡系屬相近均錄之以見蕭氏之顯於兩代者也永并附以案証輒娓娓數十百言其保世滋大錄亦然之可補訂史乘之失顧其義例與譜學絕不相類意其名曰二書而不曰宗譜殆亦有所見於前耶

王氏九世五支分譜 王文田等纂 民國十六年石印本

王文田字季玉，山東福山縣，清光緒戊子科舉人，歷任湖南安仁縣知縣、寶慶府通判。是譜即清道光間王兆琛所修王氏家譜之分支譜也。文臣以道光迄今已七十餘年，統而修之力有未逮，分修則力有餘，因就本身推之始祖，遞及後裔而成此譜。首為世系圖，分二段，第一段為始祖至九世，第二段則自九世本支以迄於今。次為先世家譜，自始祖迄十世，自十一世起則分為六支，每世分別紀載，首標某支某世，每世均詳記功名、官爵、婚配、葬所、子女、生卒年月。較之道光王兆琛所纂者，尤為詳審。清道光間巡撫王兆琛、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及民國間北平市市長王韜、第二十四師師長王為蔚等，均其族也。

徐氏統宗世譜二卷 徐里洛纂 民國九年仁壽堂鉛印本

徐里洛字作舟。譜首為程蔭南序，次里洛創修徐氏宗世譜序，卷上世系表，鳳陽漆水派、麻城清泉里派，卷下漢至宋先賢錄，中西紀年通表。按凡例，此編以南昌老譜序文為根柢，并參以姓氏譜及史記列傳，纂輯而成者，然頗可議也。以一序文而可稟最故實，考訂世系，自一世而一百廿五世，有條不紊，其孰置信。封面有溯伊題跋，謂所據南昌老譜牽合附會，蓋非無因也。其漆水一譜，直抄明史徐達傳，与麻城無涉，似為強拉附宗。又如麻城清泉里派，以均仁為始祖，謂均仁即統宗百廿四元鳳之子，然按之朝代，頗為不類。均仁為明洪武間人，而元鳳從父經孫，元鳳父夢材之從弟也。經孫宋寶慶二年進士，又十年卒，自寶慶至洪武幾百五十餘年，元鳳縱生於經孫卒之後，然至洪武亦已年臻百數十歲，獨得觀胡元之盛并朱明之興也，有是理乎。溯伊題跋謂此譜僅麻城譜，自均仁以下五世尚可信，其前與苞山徐氏譜卷首相類，則攀附強引，以為淵源，益足知矣。其先賢傳，僅凡未編入世系者均錄入此編，初無分地望與系屬，尚無錢保塘錢氏考古錄之義法謹嚴，殆牽引之技窮，不可入世系，屏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足惜、而故為一類以繫其事乎、

錢氏族譜二卷 清錢灃撰 方樹梅編 盤龍山人叢書本 一冊 民國甲戌盤龍

灃字東注、一字約甫、號南園、乾隆辛卯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職檢討、庚子廣西鄉試副主考、國史纂修官、江南道監察御史、通政使司參議、副使、太常寺少卿、提督湖南學政、著有錢南園遺集五卷、雲南昆明人、南園當乾隆間、為滇中儒吏、文名藉藉、所為族譜、迄未付梓、而其離合又具靈趣、緣方樹梅典守昆華圖書館、民國癸亥、以重值得南園族譜自序、暨言行紀略十二篇、刊入南園遺集、癸酉復得敘略一篇、暨世系圖世次表若干頁、遂合前所得者、先自序、次敘略世系圖、次世次表、而以言行紀略殿之、編為二卷、至是錢氏族譜始成完帙、似延津會合、亦有神靈從中呵護之者、斯亦奇矣、樹梅字臞仙、著有南園年譜、編入盤龍山人叢書、遂亦以此譜入之、首冠陳榮昌識語、并方樹梅弁言、據自敘、滇錢亦為武肅之裔、第灃未敢自居、即同邑少司馬、亦未敢攀附、劍川趙藩、稱其有特見、不屬子虛也、敘略即歷述自始祖至灃本身之世次、演譯間及家事、世系圖凡

早殤者不書不拘世次以墨線連續牽引於以觀
上承下系其世次即注於名之上雖繁累然頗明
晰世次表分三而缺其一方氏謂敘略有缺葉或即
指此而言歟凡詳於敘略及言行紀畧者則世次
表皆不書其言行事畧如軼事而體例又近小傳
不知其何似也又案滇錢之始祖為錢鑄本江
寧花石橋人明成化間游幕至滇始居昆明焉

新安潘氏宗譜四卷 明刻本

此新安潘氏宗譜僞譜也其最大證據厥為從改殊甚而字體亦迥然
有異卷首有上虞羅振常先生手木手題識語曰明刻新安潘
宗跋序跋之潘字墨色多與全頁不同且字體亦異筆或歪斜初
見之不甚可解付裝時拆開則其中襯紙多仍用原譜原頁凡
潘字皆挖去中有一頁去之未盡乃程字也乃知各板原皆程氏宗
譜中所有而潘氏襲取之絕不避忌祖之譏亦云異矣明人好標榜
於此一事可見然其裂痕不止羅先生所指之一端也如卷首有十六字
曰家傳至曰榮陽世澤新安潘氏宗譜統系姑不論其夫縫頁數字
體與譜中原刻者不同即以缺字並誤字而論其家傳至之下當為本
字榮是榮之誤焉有賢子孫纂輯先世系略而忽疏一至如此乎
又如僞之序著于支為萬曆壬戌然則萬曆一朝固無壬戌壬戌
為天啟上年也正統四年省序後序有我祖程子有言曰之句継又
曰門人唐懋輯子曰生之姻親潘從善嘗慨先世譜系之不修恐
後之人不知親親之義遂輯為編求先生一言以弁其端然則此序本
省所撰耶抑程氏裔孫所撰耶其割裂痕由此益足昭見又凡例中
云有才大司徒序然此譜已無之郡祠基圖亦有例而無圖疑譜原頁
矣又凡例云娶妻曰配某氏而此則曰娶蓋凡例仍存程氏之舊而譜

已易潘氏之文故未遑盡符其說此作偽者心勞而日拙也其他如有關贊而無關人像題字模糊不明字畫殊異彷彿木戳鈐印者偽態畢露其世系表有書曰本連載後而實則後已無文者蛛絲馬跡在在可尋繼觀此譜此譜舊序如王十朋蔡元定朱熹之文以及凡例仍存程氏宗譜之舊而其他或為模刻重印或為剝裂截裁與舊譜絕不相侔而其挖改程字可疑者一也其他頁數字體與舊序及凡例之頁數字體大小墨色亦決相距甚遠可疑者二也以此而論則非潘氏爲譜欲藉朱熹諸人文序而壯門第即書肆作偽并二殘譜為一帙以投其嗜者之術也譜偽也其體例妥不可不書誌之如次

卷一修譜序舊序序贊譜說凡例卷二像圖世系總圖卷三世系圖卷四世系圖後序後跋凡四卷其中洪武六年唐仲題程氏宗譜圖重裱一冊即羅振常訂書發見之原頁并裝之於前以為譜偽之佐證焉

寶應劉氏家譜 六卷 清劉寶楠等編 道光刊本

東劉宗譜和事蹟無考譜初修於崇禎間撰劉永澄序略云閭長老言劉氏遠祖人第不知何年徙入寶應永澄字靜之萬曆甲午舉人辛丑進士歷官順天府儒學教授國子監學正兵部職方司主事行實附見明史劉宗周傳茲不複贅永澄初修之譜為世系家傳大傳紀外傳譜論五篇劉宗周為之序曰譜論可作譜錄而大傳記詳近略遠有疑則闕不虛矣不遠附不失古人之意可為譜法今譜為道光時修雖增至六卷然除世系家傳譜論外其大傳記外傳二篇已闕略不存殆累世續修而和沐之缺良可慨矣

關氏族譜不分卷 清光緒十五年粵東翁元楷刊本

其為目次首序四、次奕世恩榮、次世系圖、再次歷世列傳、奕世恩榮大略如仕宦選舉二表，然而附註房派名、世系、遵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例，先書長房乃書次房，書畢兄之子乃書弟之子，不拘年齒而序其先後，於名下書諱字配氏生子，其詳則見於列傳，而生子必成丁始書，生女不書，又與常譜稍有殊異，其體例要為博采歐蘇二譜之長，不獨己之親詳且尊他人亦如之，不獨親疏可明，年庚妻妾亦有所附麗，改先以蘇氏譜法牽線為圖列其親疏世序，次師歐氏譜法，其有子孫傳後及有功德堪為後法者均逐名作傳，猶之乎譜牒也，取資有擇，格式要善，蓋深得歐蘇譜之精華，為近世家譜之傑出者，皆無祀墓執文之類，於完備上究不足為少歉耳。此關氏亦以由閩中建寧縣徙粵之國肇治為遠祖，與南海關氏為一本之本，一水之源也。南海族譜謂肇治高良鄉人，徙古岡州，此則云為高梁鄉而徙為硐州，實則音譜相訛，殊無二致。關氏自肇治既著籍新會，再五傳有名汝鋐者始遷山南，粵有兩支，關氏即南海與山南是也。有明之初，關景駐以從龍之將沙漠有功，欽授四川成都衛指揮，為山南關族之顯者焉。

韓氏宗譜廿三卷卷末一卷 清乾隆辛亥重錦堂刊本 廿二冊

實麟太學生，為韓魏公十九世孫。韓氏本深州博野人，世以宦學知名，唐季遭亂南徙相州，是為相韓之始，即忠獻公韓琦之六世祖也。及南渡有裔孫肯胄、膺胄從而扈蹕，肯胄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膺胄以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越中韓氏於以著籍，其後子孫繁衍，三吳兩浙環布星羅，而居蕭之峽下者為特盛。此峽韓宗譜以膺胄為始祖焉。韓氏譜始於嘉祐七年魏公，寶慶間曾重加裒次，是為相韓宗譜。然據嘉定間真西山相韓宗譜序，時韓氏卜居蕭之峽下已歷九十餘年，是當時仍以相州為宗望也。元至正間復增輯之，而為四部。至明景泰辛未重修宗譜，始易相州為蕭，萬曆己亥則改蕭韓為峽韓矣。斯譜大略參稽舊譜並旁徵牒志而成。卷一序、譜法、宗法、七相圖、續十說、藏譜敘、魏國公正家格言、立身格言，卷二三魏公家傳，卷四碑銘志記及諜傳，卷五始祖總系圖，卷六至八各宅系圖，卷九至十二始祖行傳，卷十三至廿三各宅行傳，卷末祭家廟文禱文等。卷首冠廿一世朝衡序、次裔康中宅重修宗譜小序，體例仍沿舊譜，殉行五格，俱五世各支俱盡，再另起第六世新譜，則以一支為一卷，分縱雖繁亦一覽而不亂。其於常人皆書卒，凡患逆不孝者為種竊遁者、內亂而禽獸行者則皆書死，皆與他譜之隱而不書或逕去其名者亦有不同。魏公

家傳雖年系事頗似宋竇開韓休卿所云之年譜疑當時將年譜附入家譜之後錄經乾隆壬戌十九世孫刻而其體例實未改易褒康纂修此譜殆亦仍其舊不過易名為家傳而已

蘭陵繆氏世譜不分卷（繆荃孫輯） 初印本 一冊

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號藝風光緒丙子恩科進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館一等授職編修歷充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宣統元年充京師圖書館正監督學部參議候補有藝風堂文集十六卷金石目十八卷遼文存六卷續碑傳集八十六卷其他雜文及未付梓之著尤夥此譜實存為類有四曰制誥第一曰選舉表第四曰節孝表第五曰人物志第八繆氏考古錄則附於后而標目為附錄之五篇以書名并門類次第而觀譜恐非全帙何則既名為世譜而世系圖表概付闕如其所以考昭穆之序分尊卑之次豈徒恃人物一傳而可詳明乎疑譜或為隨刻隨印故以錄次而言僅有第一第四第五第八以分類而言則範疇狹隘不足為譜也然則其世系圖表藝文志目終未付梓歟制誥大略均限有清一代亦僅貤封諭贈之文人物傳附殉難表又附祭田詳號畝之數以及編號之次體例蕪亂莫適於此考古錄係采繆氏行實自漢以至於明都二百五十餘人雖博采有據要亦不免攀附之嫌荃孫嗜古好讀博覽群書為晚清民初碩學通儒所為甚得好評乃蕞爾世譜竟義例莫循筆錄自湖北通志順天府志江蘇通志而亂豈非今人託其名而不可信耶謂譜非全刻尚近

書理第仍未能掩飾其陋點也。繆氏得姓始自魯繆公之後，而以雨州為最盛，至宋則析為長溪、四明二族，有文子及圭二者，一承家山之傳，一衍西山之緒，潛心著述，身隱名高，開繆氏之文風。鵠乎此而其子孫亦復衍蕃各地，如浙之山陰、定海、開化、福安，建江江蘇之溧陽、金壇、常熟、泰以及滇粵偏隅，咸有其足跡焉。至江陰一系之譜，核諸系可知始於元時，其參徵上饒繆居瑛等所輯黃巖平陽長溪合譜之處亦頗不少。有明繆氏以御史殉建文之難，為最壯烈，繆氏先世之事蹟，當以此為最典實矣。

長沙瞿氏家乘 十卷 瞿宣穎編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宣穎字兌之，清軍機大臣鴻禨第三子。譜不知初修於何時，據序稱於同治庚午、光緒甲申、丁未，迄於是蓋已四增矣。譜凡十卷，卷各有目，先之以舊譜敘錄，俾彰先志，次繼述，敘其源流，使讀者開卷而得其梗概，次宗支錄，詳紀世系人名生卒等項，而冠以世系圖，參用廬陵眉山舊規，次遺容錄，用銅版製像以誌追遠之道，次碑傳錄，記先人行實，而益以祭文之屬，末附以鴻禨年譜，次佚聞錄，記其先世家庭瑣細之事，若蘇長公外紀之流，所以補碑傳之不及，次祠墓錄，述其祠堂、塋墓所在，并依舊譜附以繪圖，惟獨詳於鴻禨之墓，似未允當，次園詠錄，則為累代手澤及遺物，表前徽而重世守，次垂訓錄，專常教以勉後裔，次舊恩錄，備載其先世所得之封贈誥物，殆援舊例而不敢廢者。案譜系之作，與方志相表裡，同為國史之根源。曩日諸家譜牒，多深藏不以示人，一遇世變，恆致散亡，故傳說往往失真，而史乘採之，輒生舛誤，雜糅僅存，而體例各異，極難劃一。宣穎學有淵源，尤精治史，本其所長，譜為家乘，融貫新舊，分別部居，義例明備而不苟，文筆簡潔而有法，所謂拔本先道，闢為康莊，人皆可率循者也。

蒼基孫氏家譜三十二卷 清孫長楨編 子諄同續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一冊

長楨字叔甫，國學生，以子貴，誥封資政大夫、二品銜民政部民政司員外郎。蕆字澤餘，國學生，官江蘇候補道。尹培字澤蕃，民政部民政司員外郎，均長楨子也。其譜分目為八：錫命第一，世圖第二，世表第三，世紀第四，先塋第五，藝文第六，贈言第七，別錄第八。首冠敘文八篇，次凡例，次撮影，撮影都三十幅，遺像祠墓，依序而列，較繪刻者真切而可靠，此不得不歸功於科學昌明也。大致此譜係舊譜稍加斟定而成，其系不同則在增表世以參孫世圖，謂為縱橫可通；併列傳內外傳於世紀，謂為首尾並具，統系亦明，均可謂識見超軼俗譜之上。至其分宗人著作為藝文，他姓投贈為贈言，律例謹嚴，犁然不紊。世圖之前，有樂安統系圖考，次新定公派記略。世表專載先世及存者名字、配氏、子女，意主簡明，便於檢覽，以有世紀在也。案昔修江陰所輯蔣氏、薛氏世表與此適然相反，蓋併本實而書之，然無紀傳也。大約詳書事實者可不必增紀傳，立紀傳者則不必詳世表，此為必然之例，否則非蹈於繁複，必拙於空疏已也。其表凡八世一頁，不更端，但亦不眉註某人子，於上一世名下亦僅註子幾，而不書子某某，則如不檢世圖，仍不可知其為某人子、序次幾何也。世紀自一世至三世，均係單傳，為孫氏同宗，故列為首，至四世弟兄五人始分五支，乃以第一、第二別之，次則以一之一、一之二為等差，再次則標以十干，以明支派。本紀首紀諱，次字，次行號，次所出，其有傳者，即分別編入，殿之以生卒葬所，亦層次鱗櫛，蹊徑別創。藝文與贈言文多若干類。別錄則紀粤支世圖世紀也。此譜以大体言，頗為嚴備，所記亦務求翔實，不憚辨證再三，可稱晚近譜乘之佳構。孫氏譜創於明嘉靖初葉，而其系則出自維揚，元世江淮擾攘，始遷之桐城，入明子姓殖業，傳世於龍山樅水之間。孫晉以名儒躋九列，出督宣大，扞邊靖侮，國威載勳，族始丕振。至節愍監楊文驄軍，兵謀不張，奮就大義，尤為明季孤忠之臣，柳亦孫氏門地之光焉。

蕭山東門林氏宗譜六卷

光緒二十三年友竹堂活字本

清林鳳岐修。鳳岐原名佳甦、字履濠、號鳴山、國學生。同治二年、隨同克復紹興府蕭山縣、奏賞加五品銜。林氏在唐李啟族莆田、宦遊服賈、派衍支分、迨徧閩海。蕭山一支、爲唐太子詹事披公後、生九子、最知名者爲蘊、舉進士、官刺史。其四世孫禹、乃自莆田遷福州福清、仕宋爲都巡招討、即福清祖。九傳至宗大、爲中兜派支祖。至十六世永天、歷覽湖山、不樂仕進、遂就選中書、刻業於蕭山、旋回福清、而其幼孫梅、居留其地入籍、成天順進士、是爲蕭山之支祖、亦刻子爲祖也。林氏聚族而居蕭邑東門、自十二世以後有遷居刻定者、亦惟在東門外一帶、故以蕭山東門名譜、志宗望也。其譜凡源流、規訓、碑記、節略、誥勅、暨序例爲一卷、像贊、傳節、田祠又一卷、系圖一卷、系表三卷。常譜有圖有系、率五世一提。此以族未繁衍、五世以前總括一圖、以明淵源有自、五世而後分列三圖、蓋自梅居六傳而析三房矣。圖僅書字諱、行派、配氏、遷居、間及科名、以硃線聯引、而譜系之以圖。系表屬註序次、序次下書某公第幾子、次書諱字、行派、生卒、葬所、配氏、亦別行另書、惟低一格、其款式皆如常例、無大更異。僅系圖註字繁多、似嫌贅廢、而已系圖之前、全載福清譜世系圖中兜派世系表、所以重根本、別親疏、理之不可廢者。源於岷山、流歸滄海、其斯之謂歟。林氏譜自乾嘉以還、先世均有手錄、迨道光初年、欲全輯之而未果。斯編雖脫胚於此、而鳳岐發族人搜集讐校之功、亦不可沒已。林氏當有清中葉、科宦兼美、蔚爲蕭邑世家。林式恭、山名翰林、出守銅仁、剛介端謹、非止見稱於世、其感於黔人者亦深、卒之日、道路皆泣下、所謂盧陽名臣、崩角墜淚而在身後、倘非有立於不朽者、曷克至此哉。

浦陽陶氏宗譜九卷　嘉慶丁卯活字本　十冊

清陶紹漣修紹漣字清河府學庠生浦陽人物於史艷稱宋濂浦陽人物記即綜列有史以來人傳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謂浦陽爲精華所萃之地故人物蔚盛此陶氏先潯陽人亦侃之後至靖節子孫在宋有名謙者有名暨毅暨鄉者均顯宦鄉之孫常修官學録由台州長潭徙居家之縉雲常修之孫又自樊川遷金華又八傳至致英致祥不樂仕進遍歷婺之暄置愛浦江山水之勝美還棄婺而卜居於浦陽之通化鄉龍鳳二山之麓此其遷徙之跡案陶氏在江南分派有十即一臨湖長潭本派二温州紫峰三金華八詠門繼遷浦江十都四縉雲十都小均五縉雲莒湖六縉雲九都陽山七武義樊嶺外八縉雲堰股陶灘九蘇州府常熟十東陽玉山頭是也其族以長潭爲大宗長潭以上則頗不可考矣此浦陽譜創於明天順丁丑爲名翔者所輯歷世修之然至崇禎甲戌始授録其間忽闇忽顯尋理尋曆譜與族常同其興衰之跡若有靈異者據藏譜引舊譜分文集四本世系五本又增訂世系一本共十本此仍沿其舊而其體例之亂亦未知厘次糾誤非善繼善述之義也首列新舊序十七篇篇什富贍駕於大譜之上次及源流分派像贊宅圖又混傳記事實碑銘仕官題名行狀家傳詩序誥命爲三卷次歷代世系圖近代世系圖而以遺囑議約墓圖古詩殿之焉其標目與內容多不相合雖以卷名而實不足以系其事門類混淆要爲譜乘大病故於斯譜不得無憾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會稽陶氏族譜存三十卷 道光間刻本 存十九冊

清陶際堯續刊修際堯徵仕郎道光間内閣中書舍人按陶對亭創譜爲明給諫陶崇道而元藻續之今觀是譜多仍崇道之舊僅元藻稍有增輯際堯又踵而增之而已故譜首仍弁崇道之名崇道字路叔號虎溪萬歷庚戌舉南宮魁授即墨令調掖縣丙辰擢南給事中爲魏奄所搤而去崇禎元年召復兵科出爲南饒道副使继改右參政分守荊州著有拜環堂文集六卷奏疏七卷道德經印二卷莊子印七卷元藻字龍溪又字篁邨號鬼亭清廩監生敕封貴州清平知縣著有文選編珠二卷唐詩向崇集三卷全浙詩話五十四卷鬼亭詩話四卷越畫見聞二卷俱刻其未刻者尤多此譜經三世之修故有美咸具卷首新舊序九篇次大宗祠圖及墓塋圖内目凡三十二卷曰姓系地望始遷派别辨説爲一卷曰誥敕四卷曰世系六卷曰世傳一卷曰隱德傳三卷曰列傳四卷曰節婦傳一卷曰賢媛傳三卷曰藝文一卷曰墓地祭產考四卷曰祠記志坊表志園亭志一卷曰碑表誌銘考一卷曰科甲編年考乾隆丙午元藻嘗擬於繪圖姓系地望始遷派别辨説及誥敕之外分爲五表四志五傳而附以外編因貲拙而未果今此譜體例大類襲之不過稍有趣異然亦詳贍分明非崇道創稿之精豈元藻釐訂之審而際堯亦無以承其軌也其敍世稱名直仿班馬之例允合史法世系總圖凡五世一更端一世至三世四世至六世生齒未繁乃以一圖而盡覽之與以下不同兩存之也世次圖其本繁枝茂者自六世始乃自六世别以某卷之一之二爲條分縷晰尋源竟委親疏之分亦昭然可辨與他譜混

淆而不明者不同也墓地祭產表列爲表横列首諭祭葬次墓地次合葬次祔葬次狀銘次祭產類别犁然敍次有秩閲一表即可知其葬某地合葬祔葬有無狀銘者撰者何人祭產若干有無諭祭葬其排比之法如近世表冊有一目瞭然之便科甲表亦如之此與他譜之述錄弁屬頭緒棼如者又不同也惟世系内註有傳二字皆世傳隱德列傳之謂節婦有傳者則註曰節孝等字然於賢媛或註有傳或直不註出自毁藩雜條例自紊疑爲筆誤未及刊正者也譜之佳者不涉繁蔓不

迮苟簡義例詳妥敘述得體斷譜要爲迮之惜乎殘缺
卷十一册於南長房一支世系莫由稽考爲慊耳案會
稽陶氏衣冠望族與水澄劉氏並爲越之巨室其譜一
成於劉蕺山一始於陶文簡精詳莫可或易亦儼然爲
越中譜乘之鼻魁爲世人所仰望者陶氏自明以還如
莊敏恭惠文僖文簡明史皆有傳高勳盛名後世歆羨
即以仕歷論自成化始祀鄉賢九名宦十三鼎甲及乙
科八十有奇自卿士至封疆守令凡百計則非澤遠流
長者曷克臻此哉

新安左臺吳氏譜圖續編 抄本

清吳家藻編。家藻字水鑑，號性人，事蹟無考。案吳氏以延陵一系爲大族，延陵
季子，其鼻祖也。季札爲乘之四子，以三讓名於史冊。季子既讓國，兄子王僚奪之，
而姬光又奪之，再傳至夫差，國亡，子孫流落，此新安吳氏即其裔，自仲雍至夫
差，爲二十一世，至少微爲六十一世。少微字仲材，號蓮谷，以經術第進士，累官左
臺監察御史，卒葬休寧吳里，即左臺吳氏之始祖。又十七傳而分五支，可考
者僅三支，名琮者，以宋紹興間遷居歙南鄉溪南，是爲溪南一世，自琮至九十
九世，均琮之一派，他支則不詳。如先世季札，亦僅著本身，而未及後嗣，蓋出本
身所出譜之常例也。其世系圖凡六世一章，重端提行，自八十五世起，不詳字
號事蹟，至九十四世又復書之，然不如先世之詳，可疑一也。世系自九十四世分
房派，首書房名，末附淮安府世系，亦斷始莊，然不可踪跡，可疑二也。此譜
抄錄齊整，書法娟秀，非稿本可知，獨於此二疑，尤不可解，豈爲原譜殘佚耶，
抑世次零亂，事蹟莫彰，而至如是耶。以先衡題目而論，似非一人家藻所編，或
其先世所爲，而家藻不過續其世系者。圖首題南谿南派，即新安南鄉溪南
一派也。又次爲周世璉表考、寰仲考、廿世掄餘考、廿一世慶忌諸凡考、廿三世
彌容以下世次訛傳考、廿五世子山之子諱涉非諱源由考、蕃易譜誤考、四
十四世廣平侯考、五十三世吳協考、六十一世左臺公生歿歷官考，大致詳
考吳姓自仲雍以來世次名諱之訛傳，如謂後世以仲雍爲虞仲，不爲無因。

一

蓋仲雍墓在虞山，後人倣蔡仲襄仲之例，遂言之為虞仲耳，又如辨證番易譜之誤，尤詳，譜序云，長沙王諸子封侯者，有若原元、若質二人，稽考史記漢書諸侯表，則無之，其考辨類皆如此

數典不忘　民國四年鉛印本　一冊

袁騰輯，此譜專就袁氏源流加以考訂，詳所本始，明所分徙，故未及支派之世系，數典之意，當即謂此，首為原始，次及豫派世系圖說、世系圖、世表說、世表、各省表，案袁氏自宣仲之後，分為三大支，頗為豫派之祖，買為楚之祖，克為齊之祖，而以豫為大宗，頗奔鄭，後裔孫避難居河洛之間，子政以袁為氏，九傳為生，生之玄孫幹，封貴鄉侯，後居東郡陽夏，又八傳良，建武初為成武令，子昌，璋子孫至是分二大支，族裔亦自此而繁，截其圖即參用歐蘇譜法，兩大支各為始祖，而以其列代宦仍蟬聯而下，十世一班，等行斜上，頗為明晰，至論世表尤多卓見，如云歐蘇世表均用五代一班，惟尋常譜牒中人其勳名位業記至連篇累牘者，十不過一二，全師其法，轉覺昧然，是亦深切中肯之言，其表所采輯，多列史有名人物，故仿列傳體，一直書下，不用橫格，避有所混淆也，各省表中之浙派，以表載袁氏三宗會譜證之，頗多相離，如會譜鏞為韶之從子，而此則列於韶之前十五世，士元為鏞之孫，而此則云是曾孫，轂為四世，均為五

世而此及列於十五世楠之後等等皆是意此表秦半取資於史乘雜收博取故叢脞未及整理耳書首有袁牗序以明昭武將軍為遷常始祖又於范曄陳壽之抑袁本初論為非是為前人之所未言牗初不以一姓同宗之嫌而少有避忌其愛護先人世之忱於斯灼見史論固為史論敬宗尊祖之義不可廢也

先垅集補　乾隆六十年刻本　廿冊

清秦雲錦編雲錦字其倬廩貢生先垅者即墳塋詳述也秦氏在無錫為望族已著錄錫山秦氏族譜其譜即明嘉靖間端敏公所創者而賡彤踵為增輯據此編乾隆六十五年雲錦跋端敏創譜十四集內一集記歷祖墳塋是即先垅又謂其集早經佚逸然則賡彤編錫山譜而未詳塋縱不及見端敏原集顧於此編亦獨未之采及耶可知為遺漏也雲錦以歷祖墳塋所關至大且當時族之不肖者恒藉先垅無考而盜售擅賣乃獨力復之得三之二於本支亦僅得三之一恐年遠事湮并此已清理者又復為不肖者所竊遂繼端敏之意而為先垅集補詳明開列傳示通族如雲錦者殆所謂善繼之子歟其編首述祖訓次列本支世德圖以迄家祠之建置而後及於累世墳塋有圖有考燦若列眉而終之以家法暨保墓條例祖訓以少游居首多輯自文集者而世德世系世封三圖各繫所事或記德行之夙著或書治經之能事又或志封誥之寵賜是皆可以併為一表者而此則分門別類亦有層秩甚屬難得至其世系

興錫山譜大致俱同僅錫始祖瑞五公此名為惟正而
錫山譜云為惟楨其為傳訛耶抑為避諱或易名耶集
之前有乾隆六十年劉墉序並十八世瀛序瀛於錫山
譜中增輯淮海年譜並考訂世系厥功獨多即於此集
亦有所貢獻瀛原名沛字凌滄晚號遂庵乾隆甲午順
天鄉試丙申召試一等歷官內閣侍讀浙江湖南廣東
按察使順天府尹刑部右侍郎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工
部右侍郎著有淮海年譜六卷小峴山人詩文集三十
六卷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

平江葉氏族譜十二卷卷首末各一卷 民國二十三年
養雲齋排印本 四冊
葉瑞芬修瑞芬字筱嵩光緒乙亥以算術補博士弟子
員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歷任國務院諮議交通部
僉事交通史副總纂是書卷首為家訓宗約服制宗祠
圖卷二褒揚壽言傳記像贊卷三墓志銘葉氏名人言
行錄遠代世系圖表及辨正卷四至十二近代世系圖
例言總分圖總表及各支世系表卷末歷代紀年表附
錄平江葉氏人口統計表譜式略師蘇氏大宗譜例絕

祀者書止字有嗣續者則書詳第幾圖其世次或五六
或七八不等隨勢而定亦深得事理之宜言行錄所采
頗濫幾凡葉氏之為名人者無分籍貫支派盡為羅致
入卷崇韜附宗汾陽人以為恥茲譜亦不盡無此嫌也
惟其人口統計表繼為創例法頗美善匪但一族一支
可以一目瞭然其盈虛消長攷人種戶口之學者當有
資於此也葉氏自春秋受姓以來地望原屬南陽漢末
遷丹陽後子孫散居於蘇松括蒼雍建衢湖台溫等處
其括蒼一支唐遷於婺又五傳而遷洪武初由洪遷蒲

圻而再遷平江並願嶺族譜自乾隆庚戌與蒲圻一支合修之後至光緒丙申都凡六修華氏上加平江二字者則此譜為權輿也但仍以遷蒲圻為始祖因世次傳之已久艱於驟改也譜中校正舊譜之妄甚多并附有考證尤足相互濬發據序知太半得力於葉法輝之吳中葉氏族譜云、

華氏通八支譜不分卷 乾隆間刻本

清華希閔修、希閔字文友、號蕢圃、雍正丁酉舉人除授行人司行人改補內閣中書加四級乙卯科江西鄉試同考官覃恩被封儒林郎譜序云華氏得姓始於宋戴公之子說居錫始於孝子譜牒可稽始於三一府君此孝子當即南齊華寶也自序泉宋承仕郎五傳至萬十一有十五孫始分十通五奇屯田提舉玉山第通八是為通八之始祖又按序云雍正戊申有上塘本房譜乾隆癸酉通四支子弘姪於集譜之十餘年後更刻西房支譜其首卷載本支誥命名恩綸錄茲亦倣焉然茲所存者僅世系表一冊恩綸錄則無之豈零佚不存耶世系表首冠希閔乾隆三十五年序表凡五世一更端而分派析支則首書於表之前分五派曰北宅曰南門下塘曰南門上塘曰南宅曰荻里前則并以總圖表中書法一如通例但書子數而書其名以世系自可見也華氏在無錫為世家奕世英華獨盛於他族清初華希閔為希閔兄字豫原康熙間舉人任涇縣訓導著述頗豐如延綠閣集廣事類賦大學約言中庸剩語春秋集義性理註通皆其著者又華滋字澂山號平江為王澍弟子雅擅鉄筆而所著易弈全集編年歷代治河表考工集註歷代郡邑沿革亦咸負時名此又皆能於著述各博芬芳而并崇亞鉅業為不朽者也、

黃氏文系攷 不分卷 光緒丁酉刊

清黃仁洛编。序稱黃氏初居江西。循宋山谷老人庭堅之裔。明洪武中。詳國瑋者。從湖南長沙。隸籍善化。至今稱爲經鑑黃氏。譜首爲世系圖。始自唐著作佐郎贈。凡八世而至山谷之孫遊。曰文節公世系圖。文節者。山谷之謚號也。次爲遷湖南之世系圖。自國瑋起。止於十八世。旁行斜上而以四世分截。並於本宗下用墨線聯繫之。餘概未詳。雖使有覺。殊失收族之意。次雜取志乘與名人所撰行述。及其他著述有關黃氏之掌故。彙爲家傳輯略若干篇。蓋表揚祖父。人有同情。故並錄之。俾資徵信亦譜系之不容遺漏者也。至國瑋與山谷之關係。並未追溯源流。於家傳中但稱爲其後裔。明洪武初由江西泰和徙長沙。居省城對河瀠灣市。聯汀瀕莊。仍不脫攀援之習。然曩時風尚率多如此。將於斯譜又何責焉。

山陰安昌徐氏宗譜 不分卷 光緒十年持敬堂刊本 六冊

清徐澍成修。此譜係續修道光八年所刻徐氏宗譜。增輯補正頗多。前譜僅至十二世。均未有配氏。而此則已有十三世。且均有室矣。譜封面題琳鄉錦軸爲目約六集。孝友睦婣任恤是也。其編次體例。與前稍異。然大致不外嚴繼嗣。杜私美。辨世系。定格式。編紀名闕所疑數大端而已。此譜較前譜增益者。爲祖像五幀。遠祖世系源流。蓋據姚江譜繪集者。惟與之略判異同。又乾隆三十四年重修孝烈祠記。道光九年修葺徐孝烈祠碑記道光二十四年重修孝烈祠捐田碑記。及同治六年紹興府知府祭章。亦均爲前譜所未有。後四者。後於刻譜固不論已。然乾隆三十四年重修記。前譜不采。是其遺失耳。兩譜相校。猶有參差。如前譜以祖像弁之卷首。而此則居誥敕之後。此有唐太宗敕賜譜牒贊。而前譜無之。是其例法不同。采擇有異也。如前譜守愚公像爲清服。而此爲儒服。又其題贊亦多歧殊。神貌尤多判異。是其刊刻忽疏。考辨未周也。祖像非所以圖繪之誌仰慕追崇者耶。然則服色神貌。尋刻尋異。是無殊執任何像

均可為我祖也圖之何味失之遠矣世系圖無線聯引
不若前譜分明惟所增文海家塾記義塚記并遠祖世
系等要為必不可廢之例其他續輯碑文增補子姓又
皆前譜之所未能及者矣譜首有光緒十年許應騤序
一九世孫虞臣序一十世尌武序一於徐氏世系衍蕃
之脈譜牒嬗易之迹頗多論引應騤所論尤切實際不
失之為中肯之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遵義沙灘黎氏家譜不分卷　清刊本　一冊
清黎庶昌撰庶昌字蒓齋別署黔男子廩貢生同治間
應詔上萬言書以縣令發兩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
影抄唐宋舊籍成古逸叢書皆中土不傳之本著有拙
尊園叢稿貴州在明設宣慰司多蠻荒之地入清漸歸
版圖而風化開通稍晏以是不止文教經濟不得躋比
於中原大郡即戶口寥稀地多荒落其宗族之盛亦不
可望內地之項背也故黔中族譜世所少見此黎氏家
譜殆其星鳳歟黎氏世傳系出唐京兆尹斡其後裔初
居廣安軍渠江之金山里明萬曆十年有名朝邦者徙
家貴州之龍里衛是為入黔之祖二十九年播州楊氏
平地入為遵義平越兩府分屬川貴更徙補遵義縣東
八十里樂安水上之沙灘居焉沙灘者宣慰使楊應龍
之官莊樂安水即元和郡縣志夷牢水下流入烏江
漢書地理志所謂延水者庶昌顏其舍曰夷牢溪廬即
以水名也黎氏初自蜀遷龍里已著籍為黔人居十九
年而徙遵義還入於蜀至清雍正五年割遵義隸貴州
故黎氏復為黔人其家存舊譜成於康熙六十一年四

世僅有寫本未刊嘉慶道光間雖欲增修而未果㢋昌病其誤漏甚多遂創例分編而成斯譜首世系源委次世系表次事實彙紀尾附㢋昌跋三字一句凡十二句都三十六字世次表用橫格自始祖至十一世一頁書下不註繁文其出嗣或殤者則特為揭露之又自高祖以上祇系本支高祖以下子孫則分房並列事實彙紀則係別揭事實生卒配葬而成一格如世傳然而附以碑銘墓表行狀之類世愈近書愈詳其法不盡合乎歐蘇即與近世族譜亦稍有迥異私家紀載各就所適不

足為病也又譜於舊譜之誤謬頗多糾正如謂誤收黎景熙黎淳入為先世均無確証可考其世次亦不得而明謂非附美其孰可信又舊譜云黎元為上元令考之汪士鐸上江兩縣志明代縣令亦無黎元其人則舊譜之失實以此窺知其多而㢋昌闕其所疑辨其舛誤斯亦深得史法之義矣

黃氏宗譜二十卷首末二卷 同治十二年刊本

清黃興巖編興巖之先本姓吳氏望出江西丁元末徐壽輝倪文俊之亂徙於桐城與鹿城黃氏初遷之祖為甥舅之親明既定鼎役繁賦重合户當徭易吳為黃遂世冒其姓至清康熙丙午黃自章以舊譜散亡懼無以垂後乃網羅舊聞編為譜牒上自始遷祖下止於十一世是謂之初修者然大兵之後人事草創識有未逮不免缺略嗣於乾隆壬午十二世士祥重修之嘉慶庚辰再修四增於咸豐二年逮及同治癸酉興巖侯修已五次矣始稍可觀其編例先之以誥封譜序源流宗規凡例修譜領譜諸目繼之以世系五世一更奇行斜上仿廬

陵體也再次為世紀世經人緯蓋取眉山大宗之法詳於近而略於遠深合史體最後終之以山契紀傳一則以重先人體魄所藏一則表揚先烈而垂範後世亦譜系之通例也至於領譜極為審慎本其遷徙易姓之由以五言排韻編為七十字分給各房既重珍藏兼防私竄意至美法至善可為大家修譜之一助也

商邱宋氏家乘 二十卷 乾隆間刊本

清宋宰全綸、宰全字如卓，吏部尚書犖姪孫也。犖父權，明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順天巡撫。入清，仍巡撫順天，詔拜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犖以蔭生奉詔入朝，累官至吏部尚書，事蹟俱詳清史。按宋氏自權以前凡五世，雖登仕籍，然均未通顯，經變亂之後，家史散亡，犖深恐荒墜，爰搜輯其先世之嘉言懿行，成家乘二卷，至康熙丁巳續增爲八卷，至乙酉再修，衍爲十四卷，朱彝尊爲之序，曰不書遠祖，而書近代，先王言而後國史，終以文翰，辭簡而事詳，合乎古傳記之體。今此本爲二十卷，殆宰全所增者。惟犖舊譜世系用旁行斜上法，書於祖下者爲嫡，餘支循次左序，而生卒等項入焉，蓋本於史記表圖。宰全此譜，則仿歐陽之式，每五世一更，嫡仍書於祖下，然後自次子以下，量子孫多少排間分列，以明序次，而名字生卒等項，循次書其後，各爲一條，極便省覽，雖嫌散漫，而瑕不掩瑜。創新義例，則因乎時勢，究非率意更張者可比也。

蕭山來氏家譜 四十六卷 光緒廿六年會宗堂活字印本 二十四冊

清來鴻瑨等修。鴻瑨字雪珊，光緒己丑舉人，內閣中書銜。其譜凡家乘三卷，贈言一卷，誥勅一卷，祠墓圖一卷，仕籍暨瞿塘年譜一卷，義學義田一卷，交盤冊一卷，大房圖暨世系十二卷，二房十卷，三房二卷，四房六卷，五房四卷，六房一卷，節孝譜一卷，卷首則冠序文。來氏本河南開封人，至廷紹宋紹熙癸丑進士，直龍圖閣學士，後出知紹興府，未抵任道卒，蕭山來氏子孫遂居之。大抵宋元之間，中州弗靖，河內子孫多以祖父官他州郡不能歸，遂家其地。來氏不獨蕭山一支，即閩中、冀州亦皆宗河內也。廷紹後蕃盛，族裔爲蕭山世家。八傳而至明代，始著譜收族，雖有續修，皆手抄也。自清康熙壬戌始有刊本，歷嘉慶七年、光緒十年均有刊修，然多遺漏，其中祖制誥勅、行述、傳贊、墳圖等，均光緒譜所未載。廿五年鴻瑨賡續舊譜，又續增十五年世系，并稽補節孝家乘及瞿塘年譜三種。瞿塘名知德，字矣鮮，先世自蕭山遷楚之麻城，元末入蜀，居梁世，爲梁山人。瞿塘萬曆中授翰林待詔，著述頗夥。年譜爲其門人古之賢等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撰鴻珸輯錄譜中亦志萬派同源之意而表揚祖德之心也譜經歷世所增故其文例非成於一手然據東鵠所訂譜例譜原分思紹世澤壺儀貽謀輔仁報本諸錄此則已不存其疇範之萬一殆屢有修輯抑失其真耶其世系圖表與常樂譜大異處僅五世為一圖而不重疊尚具特識至舊譜上列名字行娶葬則增生卒葬地廣其義而詳之矣贈言像褒集銘誌狀序贊詩文之類俱出他人之手或述生平或詳一事與家乘詳略有無可以互見亦盡彰美先人之極事矣宋氏在明代為最顯達宗道汝賢斯行集之戚夫均名登金榜有聲一時或晉陟青宮參預密勿或握領兵符頭平匪亂或著述宏富嗾傳士林其所以啟廸後昆澤遠而流長宜乎子孫昌大世業不墜也

粵西武緣起鳳黃氏家乘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黃誠沅修 誠沅字靄生號芷坪監生以縣丞補用知縣升用同知直隸州署州判南安州知州入民國歷充雲南陸軍講武堂合中學廣西師範各學校教員嘗修上林縣志十六卷隆安縣志八卷雲南輿地圖說十八卷又著有于役廣南日記一卷滇南界務陳牘三卷滇載十六卷廣右人文錄二卷廣西通省沿革表二卷黃氏原為江西龍興路富州人郎今之豐城也始祖黃郭才元舉人起家詩禮元季官武緣縣尹天下亂不得還遂家其地是譜為目大要凡七曰姓源曰慶系曰列祖行述曰年表曰家訓曰墓圖曰外錄而其他襍文又各以類相附姓源惟取王符宋濂桂是程二家之說而於黃氏孫與閩聯又恐涉附會乃取薛權成論姓之說以綴於後直自揭其陋耳慶系圖如世系圖而無線聯引之十世為一列冉重複提行年表則如編年大事記自十一世始時天順七年以年繫事凡關乎生卒皆紀戰壘科名以及事蹟均按年書之如十一世之子生即註某某生於十一世之下直至十世卒始提十二世入正格而大書之其十三世則又如十二世之於十一世焉其法漓雜不易尋覽在今古譜牒中尚屬創見云

華氏桂公支宗譜十二卷卷首末各一卷 同治壬申詒穀堂重刊本

清華文柏編纂，華學烈、學烱續校。文柏字叔順，號菊吟，又號臥雲，國學生，軍功六品銜，例授儒林郎，精星卜地理。學烈，文柏姪，字企方，號滌初，又號愚初，廩監生，浙江候補縣丞，軍功保舉知縣，賞加運同銜，補授桐鄉知縣，歷署會稽、諸暨、山陰、蕭山、德清等縣。學烱，文柏子，字協生，號孚侯，附貢生，於剿平西捻籌餉製造採辦案內保舉，賞加州同銜。華氏自孝子寶居無錫，十八傳至宋承仕郎原泉，五傳至萬十一府十五孫，始分十通、五奇。桂公支即通四之裔。通四支祖璞，又三傳貞固，值元季之亂，挈家避難鵝湖，生三子，次樂勤生五子，長即山桂，此分房之祖，亦即此房譜所由昉也。乾隆乙巳曾輯有山桂房譜，嘉慶庚申續之，道光咸豐間文柏再修，洪楊亂作，常邑失守，故未克其事。同治庚午，學烈、學烱等遵循舊例，重為續校，並補北山桂一支，而成此卷。首列傳、祠墓記略、世系本末，卷末則為風梓派世系。其本支世系，都居十二卷焉。其先世皆詳列之，自十三世以下，分十四派，五世為一行，而于橫格之上標明某人之子，其出嗣者于本生及所後之下各詳註之。列傳自孝子迄原泉，原泉以下至十二世山桂，均列卷首，惟十三世以下只擇忠孝節義才學品行可傳後世者，略為傳志。風梓一派係學烈遇天津時，逢此支族人而輯其世次以成之者，為文柏修譜所未及采輯者也。

周李合譜四卷 道光丁酉景蓮堂寫本 四冊

清周名棠修輯。名棠字柳堂，監生，仁和縣、慈谿縣知縣，乍浦同知。名棠襁褓時入為李氏嗣，後為族中所廹，循例歸宗，始復為周姓。周氏系出金陵，明時有宦遊雲南者，遂於滇之匡州居焉，而原籍世系已不可考。李氏則本出隴西，後有徙於江南者，明崇禎間以宦來滇，與周氏交最篤。嘉慶初，李範九將軍無子，遂以名棠繼之。名棠既歸宗，生嗣父母俱不在，篤念厚愛，不忍置李氏禋祀於不顧，廼命後世子孫周李為姓，並纂合譜，殆所謂酬報崇施、仁孝為懷者也。其譜分四卷：卷一周氏先塋圖、周氏世系圖、周氏遺像、周氏世譜、李氏世系圖、李氏先塋圖、李氏遺像、李氏世譜、塋圖記、碑文；卷二周李世系圖、名棠經歷圖若干幀、柳堂紀年隨筆；卷三柳堂紀年隨筆；卷四配南紀年隨筆、塋圖記。首冠張詵、孫承家、周壬福序。周氏世系自觀保至名棠都九世，李氏世系自名士至名棠都七世，而以名棠為周李世系之始基。世系圖簡明可喜，殆係世次疏徽之故也。世譜則一世一頁，書諱、配、子女、生卒，附行實，惟僅詳名棠本身一支

隨筆體近年譜配南卽燮卽名棠之子字理臣以鹽運使通判分發浙江名棠既卒配南續纂其譜故譜大部分成於道光配南隨筆則成於光緒間也

周氏家譜不分卷 民國十五年活字本

清周建中輯周勳續輯建中字十如號西園庠監生勳字小濂號允卿周氏先河南人宋南渡由祥符僑杭而再遷諸曁紫巖明初又遷後馬後馬在郡治西北高宗南渡午餉前塢越里許駐駕潭側卽其地也後馬周氏自明初始迄未修譜清初前梅一支作譜而略於他族嘉慶中建中乃以修譜自任集舊聞募神主手書口訪不憚勞勤顧未及付鋟九年勳增輯之而畀諸剞劂道光二十七年族人調梅又刊之此則繼道光譜之後沿勳之舊例稍增子姓而已先是建中輯譜於列傳誌銘選舉圖考咸未備載勳爲增訂頗多而區其門類爲十首姓族考次圖說次世表次選舉表次科宦世系表次誥勅次典禮志次列傳次內傳次後序修譜人名圖說又分分族圖後馬村圖祠堂圖分族圖自遷紫巖始祖至十三世遷徙各地支派止每名以下均綴徙遷之地其世表係合所謂年表而成者建中病世表僅書名而不見實事若何年表書事實而不知卷出何支故合而爲一而其書法亦綦詳備雖用五世爲斷而不重複勝

舊譜多多表分始祖世表自紫巖始祖至後馬分徙止
次後馬世表而仍標紫巖世次其他表志亦均洽譜例
僅科宦世系表一名稍涉迷離不近體例而已周氏爲
紫巖大族子姓蕃盛遷居成族者不下五十餘處後馬
特其一支耳然亦代有顯達有清康雍之交名宦輩出
周石帆以名翰林交遊當時賢哲詩酒風流照映一世
允爲鄉邦之佳話焉

吳氏家譜三卷　嘉慶二年刊本

清吳鎣修鎣原名鈴字金南號杏村烏程學貢生譜分三卷晟溪蔣溪兩支
總圖傳晟溪支圖傳居卷上蔣溪支總圖傳支圖傳居卷中宗祠碑記及公
産額敕綸祭儀條規居卷下而首冠序末附遺稿吳氏爲泰伯後其嗣有
居宜興者凡宣城徽歙以及吳興諸處吳氏皆其裔此吳氏明初自宜
興遷吳興始居晟溪越五傳而遷蔣溪繼分徙錢溪乳村亢三圩世糸圖
即以始居晟溪鎮西公爲始祖五世爲總圖傳後分列蔣溪支始遷五世
總圖傳後又分三支故柏新公於晟溪爲五世於蔣溪爲始遷祖尸在章首
以冠本支分合之間源流秩然是用歐例而變通之者每卷之首及每支分
合之處悉繫小引以序其端間有闡微扶隱之功於考訂世次辨別宗裔
甚多創解遺稿凡詩文若干篇雖韻格不古而亦不失爲一家之文獻也
吳氏譜創於明至康熙間晟溪蔣溪兩支均有抄本然未付刊且各詳本
支未及其他也鎣先就本支譜續記補詳又訪輯晟溪譜以參稽世次而
於遠吳興之先已不可溯鎣詩語以溯源追本期諸子孫欲由一世而上
追百世顧吳氏雖書香未斷世守青氈並未有登科第策名筮者乃
亦深於本木源水之思此真仁孝之用心亦不孝子孫之所不及者也

陸豐黃氏宗譜不分卷 光緒二十年追遠堂活字印本

清黃善經修 善經一名周鎬，一名仁，字啟甫，一字鏡夫，同治壬戌恩貢生，候選教諭。黃氏自江夏而濮陽而雙井而諸暨孝義而山陰軒亭以迄山陰陸豐，蹤跡不一，系派歧分，考陸豐黃氏以漢尚書令香為始祖，而不遠附春申、穎川之裔，自香以下衍派至百數十族，不第濮陽壽義為共祖，懿親即新安合族莫非吳璜而同源，故編僅錄陸豐一支，重始遷，明本宗，然亦鳩貢維艱，所致故自江夏至軒亭，僅記一線，源遠而匯其目，為氏族淵源，族系表傳，贊藝文，家園，族訓，世表年表，三表中均細分支派，世表每行列四格，起自一世至四世，繼纂自五世至八世，依次遞編頂格，標某某公子，年表則直書名諱，遇中不諱之義，以標事，壬峰為始遷陸邑祖，即江夏四十六世，軒亭九世，汝濟之後也。氏族淵源，周詳明晰，遷自某地，徙於某處，為某世某人後，皆次第註出，自始至終，不紊脈貫，而一之又繪為圖，尤便觀覽。陸豐始祖舊云庶兄善經援引諸書史傳而暢論之，謂為明代於世系次序既多吻合，當非臆度之論也

黃陂周氏宗譜 民國十二年敦穆堂刊本 十冊

周仲曾修 仲曾原名先斗，字學魯，號明宇，又號翠山。光緒廿八年兩湖書院派赴日本留學法科，卒業回國，歷充禁衛軍執法官、陸軍第九師軍法處處長、大總統府機要秘書、陸軍軍法監、輯瑞處處長、江西湖北綏遠督軍顧問、諮議，著有刑事訴訟法二卷、殖民政策四卷、警察學要義二卷、兵棋對策四卷、陸軍法規二卷、梅田鄉土志二卷，其未刊者尚有自由廬詩文集十四卷、文學新義若干卷。譜目十有八，首冠序文、凡例、次家訓、家規、世系圖、世系表、褒揚錄、事實錄、即墓志、祠廟志、祀田志、人口志、產業志、里居志、學校志、仕進志、藝文志、冢權志。世系表中考妣皆用大書平列，子女並書。世系圖前冠總圖，圖略一世至十三世止，詳分徙之始，圖表大致均安善。即墓諸志門分類析，亦稱完備。就中人口一志分條列目，其丈男丁若干、女丁若干，咸註明無遺。考族屬蕃衍之跡者，舍此莫屬。周氏自遷黃以來至民國十年都五百五十餘年，而人口現存僅九百九十九口，以五百五十年除之，每年增加之數不足二人，其衰微可想

較名族四五百年蕃至數萬人者殆不可比擬矣周氏本豫章平人明洪武遷楚之麻邑居二世復遷黄陂故境中和鄉八世而遷黄陂梅田梅田居黄陂東相距四十五里適麻邑黄州之間仲曹所撰梅田鄉土志即詳其地形勢風土并建置人口此譜里居志并載入之周氏世以農為業大小七村雍雍熙熙聚族而居有周氏宗祠以追遠尊始有梅田學校如昔之義學以收族人子弟誦讀有森林水利之利以養族人謀生有術生設備以防族疾病設施周審在氏族衰替之今日甚屬難得者蓋有古風也

王氏族譜殘存三卷　傳抄本

明王象晉修象晉新城人字康侯號康宇萬曆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有群芳譜清悟齋欣賞編翦桐載筆秦張詩餘合璧新城之王系出青州之瑯琊瑯琊其後居新城自瑯琊公入贅於新城趙氏始其後植德培之穎川始肇文脉至忠勤以匪躬大節益闡揚而光大之然未有譜也有譜自之垣始之垣為象晉父爾式號見峯嘉慶進士累官戶部左侍郎有歷仕錄之垣博延族屬詳咨故老立例析凡詮倫紀系而譜作焉自萬曆迄崇禎又五十餘年象晉深懼世系迷離乃銳意重修之據譜為十卷

卷一序例世系表小傳卷二至五誥敕諭旨卷六七世傳卷八序贊誌銘卷九詩歌吟卷十墓表神道碑而此譜僅殘存三卷其中除卷一外又有卷十一卷十三均目所不載者卷十一為先世染翰之垣之作為多卷十三則象晉兄弟行之詩文也自誥敕以至世傳序均不可得殆為原本殘佚其卷十以下亦頗疑為象晉所續者蓋之垣於譜首凡例亦惟言區分十卷且象晉等之詩文之垣其時何能先期收錄即或可以及時收錄然則父為子刊布藝文亦極為無理也故曰十卷為之垣所創十卷以下則當係象晉所續至其為卷幾何以書缺有間文獻無徵

殊不可知矣卷一首冠董其昌甲用懋文震孟序又萬曆三年五世之垣序崇禎三年六世象晉重修序世系凡三世一頁始祖則眉書於二世之上四世又眉書五世之上凡三世而一眉書除眉書稱某公外其他則均書子某某尊所自出祖也名諱之下僅書出處經歷配氏封誥其詳文則見於小傳然亦典切不濫王氏自忠勤司卿始子孫益無弗顯者南宮仕籍東省賢書無歲不有而朱輪華轂金魚象簡尤世所艷羨此譜雖斷至象晉子姪止而據王庸敬所輯王氏通譜新城漁洋王士禎即出此系是與朱彝尊並稱朱王為清初詩文之宗匠者也

須江藍田王氏宗譜四十一卷卷首一卷 民國間鉛印本

王紹衣修紹衣邑武生事實無考須江王氏自宋始宋末有名計字從善者官左院判考其系為魏國文正公旦之五世孫諧其轍則自北宋而金陵而豫章而須江即此譜所稱為遷江始祖百八院判公是也從善凡八傳至天八公又遷藍田子孫蕃盛遂稱大族自雍正壬子創譜乾隆間一再修道光間亦續修兩次同治紀元光緒辛卯又修之此為第八修然節目次第多仍前例譜首有新舊序祠宇圖記族例家範誥命恩榮而世系表都十三卷衍慶志二十二卷藝文二卷遺象二卷墳圖一卷杞崖一卷世系表即世系圖明受姓之始而上追成周明太原之裔而遠溯西漢明支派之分而臚列瑯琊世原圖五世為率而一提頭另註提止字樣圖又分先後始祖以前稱前圖始祖以後稱後圖前圖無排行以名為主後圖失記其名者以排行為主後圖自百八至天八為始遷江山通族之共祖前四代祇序本支不及兄弟而推天八統藍田宗并諸世系圖考之首益為同治乙丑族人同議者衍慶誌若舊譜之世紀而加詳舊譜凡祭文墓志成一卷壽文成一卷傳記藝文成一卷贈言又成一卷此則併為藝文而章次明白體例整備矣

錫山秦氏宗譜十二卷卷首一卷 清同治壬午刊本十四冊

清秦賡彤撰賡彤原名勳又名麗昌字汝釆號臨士郡廩生咸豐丙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奉天司行走江西司主事總辦秋審處西司員外郎卷首淮海年譜次序例錫山譜宋元世系本系圖毘陵譜宋元世系本系圖宋元世系統宗圖卷一一世系前編卷二世系源流合編卷三至十二世系編分支而年譜之前又冠十九世緗業賡彤序各一篇秦氏在唐中葉属會稽其後分徙高郵至少游秦觀始顯於宋卒葬於無錫惠山之第一塢子孫即家武進新塘鄉是為毘陵始遷祖宋季秦惟楨贅於無錫富安鄉王姓遂占籍是為無錫始遷祖其譜則自明嘉靖戊子歷萬歷丙辰清順治庚子康熙甲午乾隆丙寅及甲辰嘉慶己卯又凡六修計創始及此則已八次矣淮海年譜即以志少遊行誼者首事者為萬歷壬午十八世孫秦湛繼經清初二十世秦鏞校輯加以案語考訂亦加詳此所載又經嘉慶二年名瀛者所重編缺者補之誤者辨之譜後有錢大昕跋一以文集李氏長編顏魯公廟記石刻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復尋繹得應更正者有六端於秦氏行歷著作并時代均有所辨述世系圖分大小宗圖大都七世一頁僅書名字或絕或無考惟其中疑點頗多如無錫譜有南翁之名為少游之孫毘陵譜則無之而世系中又有之又如大宗十二世福六名昇註曰為高郵始遷祖而譜云無考是皆存疑莫辨即賡彤亦無可如何者其宗支圖甚得譜法不拘定例一葉可十三四世不等但世系編五世而提行其第五世之生卒行歷不書於首行末格而書於二行首格彼末格竟為無用上承下系豈如是之謂哉秦氏自少游後數百年不惟科名鼎盛而理學忠節勳業文章亦後先輝映遺澤綿遠為邑中之最讀其譜人才疊見目不暇給靈氣鍾於大族殆非虛語

萊陽分支太倉延陵宗譜十八卷卷首末各一卷 宣統九年觀樂堂活字本

清吳廷莊修。廷莊字季臨，號蓮園，清附貢生。此吳氏亦世系延陵，先世由山東登州府萊陽徙居江蘇應天之句曲，嗣遷崑山菉溪鎮。明弘治間，割其地入太倉州，遂為州人。惟其先世多不可辨識，此以南宋遷崑之祖為一世。其譜草創於七世如訥，而其略實於八世恒宇、待之，嗣七世炳佃為討論，八世嘉佑復加修飾，體裁稍備，駸駸乎成大觀矣。是編即斟酌舊例而成，于光緒乙未者，越十年丙午始議擺印，而貢生後事於宣統紀元也。凡十八卷，分為三編，以世系考傳疑守祀為上編，紀恩科名官階言行藝文五錄為中編，詰勅祠宇阡墓祭田四錄為下編，冠以序例為首卷，終以五世以下子姓遷居考、歷世道名分類編為末卷，次頗不苟不簡。得其中肯，宋以後譜乘或取法六一年表，或取法眉山宗圖，或二者并存，或併圖表為一以減卷帙，所謂各據義理，自是其譜，固不相師守也。此即信後法改為世系考，自一世至九世，依次敘列，名曰九世源流，十世後始分支派，縱行直下，一世一班，案章實際當論之世系圖，必不可缺，缺之序次不易辨，分揆之實際，尚未知言，但事理不可執一而論，惟各適其所宜，以折衷於諸種譜例而已。如此款門類咸備，秩序井然，此在編派小戶尤不可能者也。譜中甚多可法之例，如吳氏支派繁多，其雖有族人而不能溯及高曾者，雖務農服賈，亦為立傳，疑派、歷世道名分類編，係裒錄先世名諱，按字分部列表，使子孫咸知某字先人已用，某字為應避，不難擇字而名，免蹈重複，此皆其識慮精密之處。至言行錄擇群不務繁侈，而重先當遷居考分支析派，詳所居徙，是又皆有化譜之所自為例而未能踐行者也。菉溪鎮僻處海濱，地接東隣，吳氏以樸厚起家，世守耕耘，其間有發賢書出為大吏者，要皆早息山林，而復寄跡桑麻，雖為大族而無豪華崇秩，乃亦世次儼然，昭穆不紊，甚屬難能而可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善周氏支譜十四卷卷首一卷 道光十九年活字本六冊

清周以煒以焜同修以煒字俊山號麗亭又號遠夫監生候選縣丞投效川楚軍營軍功奏陞知縣歷充收成襄陽知縣是編卷首誥勅卷一世系總圖卷二至卷十各房支圖卷十一述傳卷十二墓誌表碣卷十三祭田卷十四墓圖世系圖七世不重複明晰易曉其每支世系圖即在每支譜前參照尋繹左右逢源較世系圖暨世譜兩列者易於察考耳述傳表碣亦多不苟極見存實不誣之意蓋此譜成於周宸榮以煒從父也宸榮如

直隸永清延章實齋修邑志實齋創氏族表一例宸榮因即其時馳書鄉里宗郡徵族人名諱生卒配氏子女實載其生平隱德著述出處而稽實齋之例以成此編殆蒙其指正者不尠宜乎譜例雖簡而不趨枯索疏漏要在門類畢具方之曰譜牒不遜色宸榮卒以煒稍事詮訂為之付刊而宸榮子以炘亦實預其役也此周氏為諸暨後馬之裔據叙云後馬周氏有自其地遷杭者繼自杭遷嘉善則為東泉也杭州舊有宗譜自漢迄明南北支分世次俱備惟嘉善一支宗譜但注遷居而不再入系此則繼宗譜而續增之經始道光八年蔵事於十九年以東泉為遷嘉善禮谿始祖而怡川為遷中棣始祖東泉名秀手杭州府庠生自杭州竹竿巷始遷嘉善然謂其先世自後馬遷杭州頗多可議周建中輯有後馬周氏家譜已著錄後馬譜固有東泉之名而未註明遷徙所在且東泉名在後馬世系為六世生卒之年與此亦判然相異又後馬譜東泉子一之福號少泉少泉子洪恩號思泉此則謂有四子第四子繡字憶泉憶泉子鯨字少泉其生卒相差亦甚多絕不相類也如謂

非其人而後馬譜中固未再有東泉之名別少泉思泉憶泉抑亦取義相近似有其淵源在者大抵譜中失之久世次述之深非博考遠求彙集譜牒不足以昭明其世系後馬與嘉善周氏殆其倫歟

南海學正黃氏家譜存八卷 宣統三年保粹堂鉛印本

清黃任恒修任恒字秩南捐監生有補遼史藝文志一卷遼代文學考二卷古譜纂例六卷遼代金石錄四卷辨物鏡六卷學脈齋文稿遼文最四卷石例簡鈔四卷譜原十二卷曰世次譜曰宗支譜曰祠宇曰墳墓曰恩榮曰藝文曰家傳曰裨錄首并以序目末殿以紀元甲子表次類咸備義頗不苟蓋得諸九江朱氏譜例者居多玆所存僅八卷宗支五卷及卷末則已殘佚不好世次譜殘存二頁略可窺其端倪其式如圖字行斜上聯合縱橫五世一篇格盡別起凡外出者不傳者有所表見者均書之宗支則每房分支每支分卷名字次第生卒妻子一一詳書祠宇及墳塋均已不全然繪刻精湛注記詳盡亦足可概其餘矣此譜以道光二十七年承享堂所修舊譜為依據而參以其他譜本并採訪冊故視舊譜體例較備學正為南海名鄉其始祖諱世雄以忠烈開基二世諱應科以師儒啟後名賢繼美陰陰筆起世雄當南宋之末從文天祥勤王興師與元拒戰祥興之年元兵為廣州走海豐遂劉子俊并及於難而文天祥被執二世應科字獻伯宋亡奉母家居學問淵博躬履篤實粹然為有宋儒宗黃氏子孫蕃衍於粵南皆獻伯流澤所及也

西林岑氏族譜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戊子南陽堂刊本

清岑毓英纂修毓英字彥卿號匡國道光間以諸生從軍轉戰雲貴功最偉光緒時越南之役敗法兵官至雲貴總督加太子太保卒謚襄勤清史稿有傳岑氏由周迄西漢系佚不可考自東漢舞陰壯侯始見於史子孫世居南陽其後或遷湖北或遷兩廣或遷雲貴或遷浙江不一其地顧有譜可稽者惟四川新津浙江餘姚粵之南海桂之思恩田州泗城鎮安而已廣西自思田泗鎮世職改流以後岑氏子姓始散居漫無統紀毓英乃參匯各譜博考史志增訂考覈成此支譜名為西林實則廣西全族及遷桂以前世系亦莫不一一清釐其目曰淵源曰分族曰世表曰系圖曰世紀曰祖訓曰家傳曰科名曰仕宦曰文藝曰武備曰派名定字曰典禮曰土田首有譚鈞培載鴻慈譚宗浚序篇目繁簡各因乎事蓋仿山陰戴山先生所為譜之例先之以淵源分族兼用世表年表大宗小宗譜遠用橫格世表譜本支始遷祖則用世系圖并世紀也其系圖自明襲分管上林峒長官司家公起五世為一圖以下又各以五世為分圖

此圖之末仍書次圖之首與世表同其間斟酌義例亦頗精切要不失為譜乘中之傑構焉

黃氏雪谷公支譜十卷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黃士煥修士煥號伯文郵政局通事江西南昌府都督彭威瀋處翻譯員江南關通事黃氏始祖宋侍衛元一公自由汴梁遷句曲生五子長留句曲次從湖廣三遷淮安失名四子天祥由姑蘇轉徙吳江路至崇明西沙黃家村五子天瑞同兄而東居嘉定滕陽巷七世自滕陽遷清溪鎮即今之浦東後人建宗祠奉人世文明為始祖故黃氏自文明以下班班可考也是編係照崇明宗譜法而編者以元一為一世自文明又傳十一世至雪谷時居高行鎮生五子派衍支分子孫蕃盛士煥懼日遠年深世系益繁而世系之不可考乃纂修雪谷支譜自雪谷以下詳列次第務求其確約分四房老二房一支為

士煥姪圭輯餘四房皆士煥所為也其譜分世系世紀表特別支系特別支世紀表世傳贈言志乘輯錄舊譜序記年表世系圖凡分五房均一頁而下清晰如眉得世系表眉書世次而以名號年歲職業妻妾子女住址坟墓標列為表詳者書之疑者闕之有條不紊二者均得譜法之竅要其特別支則係就雪谷以上各支世系列為圖表蓋從族人請代為修輯備異日統修宗譜稽考之用也族人之間組有雪社視舊日族長制為良凡屬族人無分貴賤均可入社聯絡族誼董理族務斯為要圖已黃氏自雪谷以下多服賈革交鼎革前後始有顯者如近人黃炎培即二十七世孫負教育文化界盛譽而為教育總長而不就尤其中之翹楚焉

海

廖氏宗譜不分卷 民國十三年鉛印本

廖名縉修。縉字筱塘，光緒丁酉拔貢，瀏陽縣訓導，候選道。入民國，復充眾議院議員，歷官湖南武陵道、四川永寧道道尹，著有五河圖志。此譜為湖南廖氏各支之合譜，緣廖氏始居湖南邵州，時當元末，乃自閩而贛而楚，其後復分支而遷辰州。先世以亂離播遷，初無譜牒可徵。乾隆卅年，邵陽族人肇修族譜，支譜也。再閱九年，始有各支參合族譜之舉，名縉此編即取舊譜之略本，加以釐定，於原譜所有者，依宋元以來族譜舊例，為之補纂增修，至舊例所無，有可以義起者，則為之創立門類，計首新舊序，次八訓八誡，次分遷各地圖，次班次詩，次世系圖引、寶慶邵陽黃堡世系圖，次浦市本支續譜宗派小引，次浦市三支世系圖，次溆浦白岩分支字派，次浦市世系圖，次浦市世系表、高溪世系表、白岩世系表，次寶慶辰州各支字派世次參合表，次學籍舉貢職官封贈諸表、歷代勳賢錄、本支先德傳略，次塋域誌略，次歷代祖考生卒年月表，次軼聞瑣錄。其世系圖表均不書世次，表尤混淆不明，惟圖不以世次而拘，或提行重複，僅墨線連環系之，尚稱周詳明晝，不落俗譜之窠臼。生卒表如大事表，並以年系事，用廖都如官邵陽卜居為始，凡所書注不過詳生卒之年月日，殊無更深考徵之點，不如併歸世系表為較，並可觀而目次亦可簡明。至軼聞瑣錄，風土逸事，兼收并蓄，徒為畫蛇添足，有傷譜例，不可謂為雅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京兆歸氏世譜十二卷并別支譜　十二冊　民國二年常熟歸氏義莊聚珍版印本

清歸兆籛修兆籛跋曰歸氏世譜凡五修清康熙乙未初修再刊於嘉慶丙寅三刊於道光癸卯四刊於同治己巳光緒戊子則僅就一支增補而此爲第五修也兆籛篤念族誼遂以編修自任先就同治譜二十卷約其卷帙裁其體例草成十二卷仍待將來重鋟刊補舊板俾復故規焉卷一宗圖系凡九圖周五五世提行注字號官階子女而不書生卒以別有生卒墓考也卷二支譜系凡譜八以先世譜系失亡者別爲一譜冠各支之前尊所自出也卷三祠祀載舉凡祠圖碑記序錄規條暨屬之卷四義莊志輯各家題記并楹聯規條而成卷五生卒考卷六阡隴釋爲先世墓塋圖說附圖尤精湛卷七科名記自唐迄清榜名不絕即有唐一代得三狀元可稱盛事卷八著述略又分書目錄金石考二類卷九事蹟彷摘各家筆記語及先人軼事者卷十德行識分忠孝義節烈卷十一別支補凡圖七卷十二先塋輯記高山塋墓也又附別支譜一卷體例似前而稍微乃兆籛子曾祁撰民國四年補輯而成者按譜義例分明頗爲完備近世稀見之精譜也攷歸氏之先雖盛於唐而溯其始則遠宗於夔至唐天寶間一世祖崇敬氏始大顯崇敬字正禮舉卯對策第一其以儉治天下於唐李生民疵敝之餘頗洽時病至震川以古文崇名一世元恭并願孚人而有奇怪之目尤爲明清兩代之學宗焉

蕭山徐氏宗譜十六卷　嘉慶己卯承德堂刊本　十六冊

徐氏世系本張氏先是定興張景哲仕元爲東海右道廉訪使命家子贅於蕭山冀姓遂定其居元末征戍張拾季子承仕郎冀棄官遁占徐貞保絕籍變姓名爲徐福以避之此張姓改徐之始末時拾長子秉改姓葛故蕭山徐葛張三姓不通婚姻徐氏宗譜首成於二世即冀之廷劉基修之惟已亡佚不可考繼有張合譜譜存張氏徐氏久失原本七世乃手輯一譜迄九世而止康熙十一年十一世士雄又與張葛二氏共修至十四世止然自九世以下俱殘缺漫滅不可省識洎病之遂以七世十一世底稿爲藍本而增加輯補博稽張氏先世取張幹山所述遠宗傳參以唐宰相世系表及累代國史家集而述張氏源流以志徐氏之所自出所由分也底稿原爲十卷曰誥勅奏劄曰題贈遺像塋祠圖曰世系圖曰藝文曰事述曰宗器曰遺物曰柳條冊曰軼事此則廣其体例曰張氏遠宗考張氏歷代圖表累世贊傳曰龍章世錫曰鳳墨時香曰前賢垂輸懿德流馨墓田銘碣曰世系詳畧曰徐氏分系紀畧世系總記曰行傳曰附譜爲目紬八爲卷十有六卷首則弁以嘉慶萬年陸以莊序及洎序此以改姓之祖爲始而不以遷蕭之祖爲始爲興宗祠神主合也故其世系圖改姓之先則同爲一圖不過註其某爲改某姓之祖而已冀易張爲徐而徐氏始另立系圖以別之世系倣歐陽世經人緯之意以五世爲一圖至第六世而未有後者則附於五世之下其傳遠者重列一二世於圖端徐氏自鼎字行分爲九派而衍存其四故其四支獨詳行傳眉書其子次字行次諱字配氏子女則另提行生卒又提行層次井然其法式與章學誠所言者合如老大房十二世興四十八諱廷朝住廣東老大房志其房派也十二志其世次也興四十八志其字行也住廣東則志其遷徙分支也等是

新陽趙氏清芬錄三卷　民國六年趙氏義莊刊本　一冊

趙詒琛編、詒琛并詒翼輯。有趙氏家乘十六卷，中有孫德謙序，謂詒琛愛刻書，峭帆一集，人皆傳之，又嘗刻清芬錄，當即此編也。卷之首，有宣統二年江陰金祥武序，并諸家題詞三，題詩廿章三卷，計傳略祭文輓詞都卅三篇，其中多詒翼所撰，間有他人作者，均趙氏家乘之所未收入者，與家乘可為表裏。趙氏系出宋周恭肅王後，已詳家乘提要，惟其先世遷徙，猶有待補述者，即宋南渡後，先居睦州，繼徙金華，後避元季之亂，遷上海，明時遭海亂，而再遷崑山，又五傳始居信義鎮，棠鎮先屬崑治，既析信義入新陽，遂世為新陽人。此錄斷以五世以後，其先蓋多不可考，始事者為詒翼，或得之先人口述，或覩之伯叔實行，不過着為誌略，鈔存家譜中而已。以詒琛有清芬錄之刻，遂并此而錫之。詒琛所刻，皆當代巨公表彰其先德之行義，然頗寥寥也。據詒翼跋，以詒琛已先有清芬錄，然就金祥武序，則即為此錄，非已有先刻者。間嘗閱清芬錄再續題辭，江寧吳鳴麒序，謂詒琛先曾刻清芬錄，後版燬，疑後刻者即此編，遂并詒翼撰文而付梓。趙氏八世祖母陳太孺人，撫孤守節，遭明季亂，卒以片言感動劇盜，而存趙氏，并及於鄰，祀其事鄉里，稱奇絕，是編即以徐興喬撰傳弁之卷端。又詒琛為趙靜涵元益子，喜鑑藏，士禮居藝芸書舍藏笈，為其所得不少，殆亦能藏能讀能刻者也。

甘陳氏家譜十卷卷首末各一卷 清刊本

清陳倜等修。倜字鹿嘉，號芥野，又號雪江，邑庠生，著有聽竹齋譯藝若干卷。甘陳以甘州為宗望也。其始祖延普，原籍甘州人。五季之亂，先世自甘入汴，宋南渡，又入臨安，終隱於吳江之沙溪。案甘州在漢為張掖地，在唐為盧龍道屬內郡。唐末五季沒於回鶻，天聖六年入於夏，宣和六年臣於金，則已非中原所有。陳氏之自甘州始遷汴中，疑當是漢唐之間矣。甘陳譜創於明中葉，歷經十四、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継事修輯，故世系圖未嘗有缺，行傳亦祖有紀載。此編以誥勅、舊序、總世系圖弁之卷首，世系圖、傳則為十卷，又以碑銘、墓表置之卷末。世系圖必總而為一，明其所自出，此譜乘之又有世系總圖也。此於總圖之後，復立大宗圖，又立各支世系圖，於宗子當重及各自為宗之義，甚相符合。序次之法，首為圖，次為表，再次為列傳，一系一帙，聯銜相接，頗屬得法，而層秩不亂，尤稱難得。每圖之首，均有小序，詳派流遷徙，在表中不詳或無傳之支派，亦據事酌實而略為之傳。褒揚與誥誡則並存，為大家譜牒常為允實門類，而廣其體例，如采集題贈之言，初不分其諛諂阿好，故恒不免於溢詞。是譜於卷末祇著必要之墓銘碑傳五六篇，類多紀實文字，不涉浮俗，殆最為可貴者。陳氏自延普之後，不尚文飾，不營仕進，終宋元間，鮮聞者。至明始以詩書為業，乃以清白吏起家，陳氏為吳江衣冠之族，實自此始，故譜於明以後之事蹟亦稍稍加詳焉。

潁川陳氏近譜不分卷 嘉慶壬戌刻本 八冊

清陳增琛修。增琛字琅敷，號韞山，又號筤圃，廩膳生。據目錄，譜為四冊：序例、目錄、制詞、世系圖都一冊，世系表都二冊，誌銘、列傳、墳圖、詩文又都一冊。然此已改裝為八冊，世系圖別為一冊，即世系表亦析為四，誌銘、列傳等亦析為二矣。近譜者，專紀一支近世之謂。緣陳氏世居浙西，系出陳衡陽郡王昌，與長樂、廬陵諸宗同派。至明萬曆間有名見川者，始遷吳江之禊湖。此譜即以之為鼻祖，而又特詳望湖公後一支，其餘未能盡考，故曰近譜也。圖與表皆以五世為率，世既盡，復以一人引之。有清陽葉氏、太原王氏、延陵吳氏、天水秦氏、吳興沈氏、東海徐氏諸譜，類皆如此。其法雖一世一人，亦必各占一頁，轉使人茫然不可尋其世次尊卑，糜費篇幅，尤其餘事矣。要之表格稍失空疏，而於述紀之義例頗精嚴，即以已聯姻而未娶者曰聘，已受聘而未嫁者曰許，字一端而論，絲微細末，猶斟訂研理，不稍稍苟，他則可知已。朱雲驤序云：不絕疏爲而紀近祖，示親々之殺，不敘華閥而敘近支，見崇本之議，謂為特識，固不止此也。就大體言，有圖，有表，有制詞，有列傳，有墳圖，有禊識，體例咸備，詞尚核要，凡所為不外尊綸音，詳宦迹，記科名，重世婚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安戴氏支譜四卷卷首末各一卷 光緒辛巳敦仁堂刊本

清戴翊清編。翊清字君澄，又字列卿，號笠青，烏程縣學增生，同治癸酉鄉試舉人，光緒庚辰大挑二等，以教職用。是譜為谷新安戴氏支譜，實以遷吴興一世為斷，誌新安蓋識其淵源所自耳。新安多名族，具見程尚寬新安名族志，而戴氏亦為大族，自雙溪遷吴興，在清順治間。湖之戴氏，肇始於此。譜首為新舊序，前篇次源流述，次修譜記名，又曰目錄，凡例，恩綸，族表，省府縣志，遺象，宗塋圖，墓祭議約，祠堂紀略，家廟宗祠記，遠源圖，支系圖譜錄，世經人緯圖，總支圖譜錄，吴興支系圖譜錄補遺，新安傳略，吴興誌傳，修譜疑義，修譜原委，都為四卷。支系圖以新安始祖以上難以稽考，惟自新安一世至雙溪廿六世為止，其名為支系而不曰源流，從引而近之之義，亦譜例中所罕用者也。要之自雙溪分支吴興，其世系仿歐式，統各支編為世經人緯圖，五世一更端，而於譜錄則仿蘇式，各為條分而縷晰，復列支系圖於各支之首，法臻美備，第拘於歐蘇之例，不知變通運用，為欠妥善。顧傳略闕遺甚多，如雙溪支四世至九世，十世至十六世，十九世至廿三世，俱無傳。修譜疑義則為考訂世系之不可辨者凡二則，俱存疑備錄。戴氏遷湖支譜，創於康熙壬辰，道光甲午復輯之，而至庚寅始鋟板，咸豐丁巳又續輯補刊，翊清此編則經始於同治癸酉，淂族人彬元之力居多。戴氏在吴興科名最盛，菔塘太僕祖父子孫四代進士，三朝諫議，為邑人所最矜許者。

戴氏五祠合譜六卷　同治甲戌安禮堂木活字本　六冊

清戴翰才撰、戴廣國校訂。翰才字蘊塘，號西園，一字小僉，附監生。廣國字君治，號舒文，軍功八品。譜首有同治二年十九世翰才序，次同治十三年十九世廣國五祠合譜序。卷一為宸翰綸音、恩賚旌表、著述、墓志等，及佩禮堂世系圖，卷二安禮世禮二禮賜禮四祠世系圖，卷三佩禮堂年表，卷四安禮堂年表，卷五世禮二禮二祠年表，卷六賜禮堂年表。世系圖從歐式，以其大宗小宗，簡明易辨，然亦必五世一更端，不知自通其例，且名為

圖，而無墨線牽引，其硃筆所勾，似為族人後加者。年表則從蘇法，各房各世，連行直書。按年表二字，固難括一人行實，表字亦且擬涉國史。乾隆中曾以世表二字用者，按違禁例。此固為國之綱律也，即以譜學而言，古人紀傳之體，近世譜牒之式，冠以年表之名，斯亦大不諳於義例者矣。惟族之人字行多整齊畫一，依字而序，較他譜三世之內，名諱混淆不可辨其世次者，似勝一籌。

戴氏為商之裔，元至元間萬十四遷居潤州之黃甸村，次分五祠，即佩禮安禮世禮二禮賜禮是也。佩禮堂最

先有譜，而不詳，此係就先代手錄抄譜，摎羅各支譜系重加釐訂者。據翰才序，并其子以珣跋，知譜為翰才所創，而未印時同治二年，越十一年，始由廣國付之手民，則廣國不過董理剞劂之事者，而其序竟不及翰才，殆無免於掠美之譏也夫。

魏氏家譜不分卷　民國十七年刊本　存

清魏文忠修、魏氏系出於山西之洪洞、而遷於直隸冀州、則始自明永樂之際、東遷以來傳有系譜刊載詳備、以值明末流寇擾亂、遺失無存、文忠此編、殆萬忌甚早、搜蒐遺錄、諮訪歷年、始略得梗概、其遺業之先世系已多不可考、稿之成在光緒廿七年、至民國十七年方由文忠凡文厚付梓、此魏氏遷徙並修譜之大略也、其譜首為文忠光緒廿七年序、次塋地方位圖凡一幅、自五世至十一世、圖側註地所方向圖式、如世系圖、祖塋首書五世、次名、次字、字之旁書配氏、以下分支列系、各就其明堂方位、書其名諱世系、表分四派、其中洛夏及雙春為一門、絕嗣無後、世系最短、表編排與常式不同、均三世而一更端、甚且更有重複、更端之上一世者、兩番功夫、從實紙幅、而於世系之略明、固未嘗有絲毫裨益也、且此自始祖起、兩過饒十一年耳、已繁複若此、則族大商盛、其譜又將何如哉、此譜融洽世系圖譜為一、其字諱配氏即書於世次之下、每世均如之、於士庶通常之家、有此譜亦足以允洽族類、辨序明秩、惜章法稍亂、不盡可師、而錯誤屢見、尤待校讎、如九世琴名下、識以○符號、諸例有嗣者以○識之、無嗣者以⊥識之、然琴固未詳有配也、而亦未書後嗣為誰、則其符號抑又何謂、又如賓為魏氏第一門支祖之子、即二世也、然賓之次生子希平、在後圖又儼然居為一世、其為遷支之祖耶、以圖觀之則又非是、抑為庶出之祖耶、但無此例也、其棼亂不明、大類如此、

錢氏考古錄十三卷 民國六年清風室刻本 八冊

清錢保塘輯。錢國鑠續輯。保塘字鐵江，事跡未可考。有詩文襍著若干卷。夏氏考古錄尚著有歷代名人生卒錄，末迺始刊行。此錄輯錢氏之行實，無分賢不肖，與朝代凡見於史志詩文者，均博采而甄錄之，以年代次其先後。卷首汪錫增序，與經始沿革頗詳，曰同研錢君劍虹，歷刊其先德鐵江先生詩文襍著若干卷，今又以錢氏考古錄一帙徵序於增，是錄於官私記載中，凡有關屬籍者，不論臧否，靡弗刺取，存直道，備法戒，先生將輯是錄，先為桂陽夏薮軒中丞卒成夏氏考古錄，是其錫類於人，而劍虹志揚先澤，編次考訂，久且弗倦。又見先生之錫類於家也。則保塘成此錄，實發叙於夏氏考古錄，保塘子國鑠復踵而增之。其中有名字可稽可考，並名姓相同而前後確為兩人者，國鑠均斟酌體例，略分先後。復得上海姚子讓折中損益，始克觀成。所錄之人止於明代，然其間取舍收棄，頗多可議之處。如收元璉等人，而不收錢武肅。武肅非泛泛編話之士可比也。收子而不收父，其為遺漏乎。如以屬籍不同，而別其取錄，然則元璉等非武肅之裔乎。支派縱衍遠蕃，別而淵源不可無自。故曰其義例不足為訓也。

先賢萬子嫡裔世系譜不分卷 刻本 一冊

清萬青藜修此譜與萬氏世譜大致相同惟此為嫡裔一系一代一名一脈承傳首為青藜序次先賢萬子像次祭先賢祠禮節次祝辭次世系譜蓋備奉祀之用者也世系譜於七十二代廣運名下注同治十一年八月衍聖公繪具宗圖會同山東巡撫學政請補奉祀生十二月經部覆准殆即青藜宦春曹時所覈准者於始祖章之名下亦詳加注語較萬氏世譜為多皆覈查奉祀尊定先賢之叙述其中乾隆四年議准奉祀生事故出缺將原領部照繳銷以杜假冒至卅五年始覆准山東各省先賢先儒名臣祀生定額冊載萬子章祀生一名然則自乾隆四年至卅五年卅年之間萬子固未有奉祀之人也是譜封面題先賢萬子嫡裔譜書口則為世系譜當即嫡裔世系譜之簡稱也書冊題名大略如此

南皮劉氏族譜三卷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三冊

劉廷樾修 廷樾原名廷梁字蔭南號念棠曾充南皮縣參事會參事員 是譜卷一新舊序凡例世系圖卷二世系譜卷三世系譜附譜及跋 劉氏以明永樂間自山東即墨縣遷於南皮至清康熙四十四年始修譜繼之乾隆十六年及卅一年再三增修道光七年四修同治四年五修此為六修體例修明正訂誤謬亦以此為最善案舊譜用換敘直行今易以橫格分四大支各自為圖以四世為一頁凡三易至十二世世系圖一支一表四大支十三四代不等然皆聯綿系屬一頁書下不以空白虛糜紙幅不以繁注致增篇章得譜例之精髓也附譜詳遠祖後裔志所從來次曰聯名紀世譜做景城紀氏譜例定為十六字次生字音註均譜中希見之字注以音讀詮以字義便族人之觀覽也末附祠堂塋域祭田此譜體例雖簡尚称完善要無蕪繁之弊彼大族世家之譜徒具形貌不顧實質者視此亦不免瞠乎其後也

錢氏家乘　民國十四年仿宋鉛印本　一册

錢文選修。文選字士青，舉人，七品小京官，英國留學生，監督兩浙鹽務稽核所經理。是書彙輯國史、都分五類，蓋為錢氏家乘之一部。茲析為考古餘編，名為家乘，實非也。其五類曰五王世家，自武肅王起，至忠懿王止，各有傳略，類皆節錄十國春秋及五代史之文。曰像贊，自彭城伯起，迄朝輔公止，計十六幅，均有題贊。曰功業圖，自武肅子湊煙閣象至裕後重麻止，計十二帙，每幅綴有列賢註釋。曰寶器圖，備列鐵券、金塗塔、銅爵各種，咸附以記跋，或考其失得之跡，或誌其雕鑄之文，如齊名南等作，要皆簡而不繁，附之甚稱得體。曰祠墓圖，自表忠觀圖起，明成夫公墓圖止，計十九幀，壞地道里，纖悉必詳，表識碑題，分首備具。末附以吳越始末，則詳武肅開國之始也。惟其功業圖列有誕降奇徵一幀，繪武肅誕生之狀，頗類齊東野語，非家乘所以志貴之道也。文選為武肅三十二世裔孫，官浙杭，見表忠觀圮廢日甚，遂發願復之。文選之輯錢氏家乘，其初念當始於此。首有齊耀珊序，敘之綦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潞河劉氏宗譜二卷卷首一卷外附一卷 清嘉慶二年刊本 三冊

清劉坤修坤字厚田號香巖乾隆辛卯年舉人捐例議敘
員外郎戶部山東貴州兩司行走充平定兩金川方略纂修
補戶部陝西司員外郎陞湖廣司郎中誥授朝議大夫續
辦三分四庫全書提調江南道監察御史乾隆丁未武會試
同考官戶部給事中欽命巡視西城察院歷署中城東城察
院稽查通州諸倉及內倉等倉庫事宜劉氏原祖居山陰其幹
遷潞河者係北遷祖之孫翀之有分徙長垣者居潞河凡六房派
綿椒衍子孫始繫至坤為五世然其事蹟名號氏葬已多不可
考坤之輯此譜即本六房所藏稿本而加以釐定為潞河劉氏宗譜
之創始焉卷首為序世系歌奏疏宗祠圖碑文祖像祖贊劉
州志列傳并仕宦諸錄科名錄壽考錄修例龐雜殊甚其卷
孫僅坤自撰一篇綜之卷首錄近自誌卷一世系卷二長垣世系
以上為一冊而外附年譜一卷又為一冊世系以世次門戶房派為次
第表之右注明幾世幾門幾房亦頗整飭其意在外分宗以觀
支派年譜則為排行以辨長幼貴賤其譜近以世牒牒者所注圖
表之不詳也此與世系大致相同惟一為橫格一取縱行而已其
格式首欄肩書幾世次某公幾子次名諱次字次行次次生卒

第二欄妻妾次氏姓次誥封次某人女又次生卒第三欄子某某
第四欄女不書名而詳適某某第五欄事績則分仕宦進身誥
贈為一類凡名諱配葬子女皆大書儼然各自為書與世系之䝉
行先後于後兄弟五世一頁頗異其趣附空白年譜一冊備族人
隨時錄記之用以供異日采入世子表之根據焉

吳門滕氏世略抄 民國二十四年寶山滕氏楷字鉛印本 一册

清滕文昭撰文昭字繡孫康熙間桃源縣建平縣訓導其書無譜牒世系無圖像藝文僅傳記十四篇而已其世次多不相依蓋多闕遺故世略之前均有世系之次如某生某生某為第幾世以明其裔派之淵源也中有四篇無世次不可考已首為文昭識語末為滕如瑞及滕固跋據固跋曰吳門滕氏世略抄傳為訓導公撰原本早佚今所留傳者乃先大父輯盦先生之寫本也訓導即文昭輯盦即如瑞之號其寫本係道光廿八年所成滕氏肇自姬周叔繡封於滕即今山東滕縣其後滕氏分三支曰北海曰南陽曰東陽江南滕氏之顯即著聞於東陽時唐開元間也吳郡滕氏亦以東陽為始祖據文昭識語其世系具載譜牒歷歷可稽第此譜牒不知已否付刊無由案證然吳郡滕氏一自東陽來還一自宋城始遷皆居吳下滙為巨族是皆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考者文昭即以還自東陽十二世滕元發為首稽考史籍名傳彙最此編其中但知生卒歷官而行誼無考者俱不與當在闕遺之數矣元發為宋名臣襄輔朝政有休明之治卒謚章敏繼之如茂實以忠貞抗節殉二帝北狩之役膺以俊才威儀行軍列陣所向無敵俱義烈忠勇彪炳簡冊此所采輯可與史乘為表裏矣

梧塍徐氏族譜殘存八卷　寫本　七册

此徐氏亦導源於伯益，然至詵始著。詵爲秦莊襄王相，即梧塍徐氏之遠祖。四十五傳至錮，仕宋爲開封府尹，高宗南渡，扈駕居浙，此又本宗之祖也。是譜初修於宣德己酉，迄明季凡五修矣。清順治間譜板燬于兵燹，康熙甲申重修，苦譜錄無存，莫由遵循，雖極力搜討，亦僅得十之一二，則其体例當不盡同舊譜矣。此譜據傳文中新增傳記及世系表最後生年，知重修於光緒三十二年間。就現存殘卷觀之，全譜約有三卌卷，卷首末尚不在內。現殘存者計有卷首下及卷二十九至三十四，共八卷。卷首爲田姓源系圖、正傳系圖、源流世表、世系表等。卷二十九爲舊傳輯略及先世小傳。卷三十爲像贊、墓銘碑表、行述、行畧等。卷三十一爲傳文。卷三十二爲新增傳文及內行傳。卷三十三爲題贈序記。卷三十四爲家集。凡缺二十八卷，內容不可考矣。其世系圖不拘定式，依世次繁疏，排其多寡，中以線聯貫之。世系表亦依五世爲表例。其第十一、十二兩世空白，末書案：十三世名經，註曰元獻子，則十二世爲元獻無疑。元獻在舊傳中有事迹，不得以無考而闕之也。又十世名忞，譜例十世以上詳大宗而略小宗，忞有三子，頤、泰、坤，則十一世當爲頤無疑。頤有文名，舊傳亦有本迹，李東陽嘗誌其墓，是亦不得以無考而闕之也。舊傳輯略共六十二篇，先世小傳係就舊傳未立傳或雖立傳而未詳者增補之，計十有一篇，像贊六十四篇，墓志等三十三篇，傳文合康熙丙戌、同治癸酉及丙午三度新增者都八十三篇，內行傳爲陳康祖主撰之孝烈節義事蹟，計二十四篇，題贈序記亦四十餘篇，綜計篇什甚富，實可驚人。其家集四十篇，均徐氏先世執文，如徐霞客之溯江紀源、盤江考，均外間罕見文字。據霞客孫建極跋，則霞客此二作本數萬言，爲修志者所芟，而原稿已佚，遂致莫由觀其全文矣。霞客名宏祖，在梧塍爲十七世，遍遊名山大川，足跡遍海內，所著遊記最爲世所傳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湯氏家乘　舊抄本

不著修者名氏。卷首題湯氏家乘，世系圖，摘世系沐名下注云事蹟詳譜傳並崇祀錄，則此譜原有譜傳及崇祀錄矣。今所存者僅世表，非世系圖也。其表五世一頁，名氏下詳記字號、住居、配氏、子女、生卒、葬所。傳者書之，闕者疑之。湯氏遠世無可蹤跡，考之世系，一世廷玉（以上世居不可考）後徙常熟。廷玉名字譜亦疑為不確。玉三世冕，生於明宏治間，十歲而孤，卜居常州西瀛里，子孫占籍，遂為武進人。自冕（生時）上推，列一世廷玉，或生於明洪武、永樂間也。此譜修至道光時止，凡廿世。十一世起分支而書，一支書畢，再書次支，亦極便觀覽也。湯氏自占籍陽湖，绝少瑰奇之人，僅五世沐官福建惠安縣丞，陞東城兵馬司指揮副使；廿世大紳，乾隆壬戌探花，官翰林院編修，為人傲岸磊落，著有藥園詩鈔、詩餘等而已。

吳中葉氏族譜　佚編者姓氏　清刊本　殘存四冊

譜殘存乙集、續乙集、續丙集及續己集，即世系表第四第五二卷也。其中殘缺頗多，而裝訂亦多誤，譬如乙丙二集應銜接，乃竟分為二截，然無以承續；續己集分湖派世系共廿三張，實僅存第一第十五二葉，而又割裂倒置中卷派四家山世系，亦僅存一二兩葉，顛倒亦如之。續己集之後又厠入續甲集一葉，但有譜而無圖，錯誤縝紛，幾不可讀，豈譜本已漸漫有缺，不成為帙，裝池者忽其序次而致如是耶。此譜刻筆古雅，墨色精湛，其中又有康熙幾年字樣，然可斷定至少為嘉慶以前之物。安為不祧宗，葉氏自諸梁受姓以來，地望雖徙，子孫散居蘇、松、括蒼、衢、湖、台、溫，皆有其裔。而平江一支尤其遠廢吳地萃族而居者也。歷來葉氏譜傳之別有四：曰南陽，曰渡江，曰括蒼，曰石刻。范譜、括蒼一譜是為葉族所最傳，其可信者，蘇譜於遠世之祖，胥以此為據。而其疑者闕之，不務新奇，不肯與族人之爭逐求炫能者同流而合污，尤為修譜之正途也。中有廿世孫長馥外譜圖遺跋，辟此纂詳，緣晉自惠懷之際，禍至闔門，骨肉相殘，馴至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樂，貽患幾三百餘年。其時士大夫流離播遷之不暇，則何暇事譜牒耶。葉氏遠祖葉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折衝將軍適當斯際其後世譜系之無考亦事理之然者長號之能存舊譜面貌不以剿襲事實之文而妄與附會是又不可與流俗等觀已此譜體例仍以宗別為一支支各為幅名則不註世次而於圖下書此圖起第幾世與他譜逐一標明者少異其趣焉

益陽湯氏四修族譜十七卷卷首末各一卷 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十九册

不著編者名氏第博稽譜中題名殆係族人先後各有所撰而此又合族會同參訂者也卷首實行闡行傳記銘序行狀卷末則為五服圖墳山圖河圖暨跋世系表都十七卷占譜帙十之九而世系圖並其他世傳世紀之類概付缺如實行闡行如傳贊又如列傳及內女傳而其體例復稍有不同非止文體即其標名亦屬創見譜學特殊之例也墳山圖洋洋大觀幾盡一卷圖刻亦精湛不類俗匠所為世系首列歷代蘇武派系仿蘇譜例法自一世至二十世止再分若干房派即各房派世系也各房派為表世系橫列二十世之子為各房派之祖然仍標總派數於側世系前後頗多自異如歷代蘇武派系二十世然壽有子為禮德而各房派系則二十一世為禮得殆為音訛而誤耶湯氏為資江右族世家其支譜自咸豐丁巳續修之後光緒十年雖擬修刊而人力未齊議未諧此光緒二十六年修係族人僉認譜不可再事稽延遂衆舉而成之者是出自衆手也湯氏在清季頗有顯者而海秋又其中翹楚海秋名鵬道

光三年進士詩歌淋漓跌宕人謂追撫李空同名噪一世著有海秋制藝詩集二十六卷浮邱子十二卷七經補七卷

夏孝湯氏家譜 抄本 八冊

譜未詳編者為誰夾縫題為第十二修等字而以譜中行文觀之似為金釗金鼎之子姪輩所為可斷言也金釗元裕子清史有傳詳其事蹟此編有金釗自撰年譜於其行實頗不自諱要可補史乘之失惟全譜無譜系可言僅傳記行狀墓銘碑表之類而附以贊跋序論疑非為全本且其排比全無倫次序輩不分而重見複出之後不絕殆非一手抄撮所致如稻村家傳奇玉傳雲玉傳來孺人苦節傳均兩見而何孺人傳竟致三見其疏率潦草可想又如湯文端墓碣僅存兩頁是又不止重出抑亦有遺漏矣湯氏先世居處州青田宋徽宗時有名舉者中政和壬辰進士其嗣思退岐公由科第後中博學宏辭第一人歷任兩朝冢宰後出知紹興府愛蕭山山川秀麗遂建別業於長河双廟之南子孫因以居之而奉岐公為一世祖譜中有岐公傳并軼事政績遺補頗多可資其事蹟在譜中與金釗俱稱綦詳儼然為譜之主幹矣又其譜尚有四冊本格式與板心俱與此同當係同時所抄其中無有複見者或為較八冊本冊帙減少之一因歟然文端墓碣即

殘存二頁亦無之，則其遺脫仍未能免也。

沱川余氏家乘　清道光鈔本

此殘本，不詳纂修人名氏，僅存仕進一門，分府縣學生員、科第、歲貢、薦辟、正途監選、正途例貢例銜、正途例監、俊秀監選、俊秀例貢例銜、俊秀例監、馳封恩蔭、掾史、材武十四類，而恩蔭、掾史、材武三類，亦皆缺如。每類以朝代爲經，名氏爲緯，朝代之後，更標某年某科名氏之下，小字雙行詳注字號、某支某世、科第名次、仕履、塋所等。沱川乃安徽婺源縣之沱口，余氏自南宋初遷居於此，元明以來，世爲沱川望族，惜書不全，不能考其世系及遷徙源流矣。就此殘本觀之，如明萬曆間

余懋學，以進士官至南京戶部侍郎，以直節著稱，謚恭穆；懋孳以進士官給事，懋衡以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啟元以進士官大理寺卿，均其尤著者。而清乾嘉間光耿之著一溉堂詩集、蓼花詞，元遴之著庸言，均極有名。又余煌以嘉慶舉人，精天文算術，著有春秋求故、夏小正星候考、二十八宿距度推步考、要句陳晷度日星測時新表等書，尤爲學者所推重也。又按此譜雖爲仕進一門，然其族人仕履記載頗爲詳細，是科第與世牒合爲一，或全書内無世牒一門，亦未可知也。每一類後，更附外籍科第，則其族人之入外籍者，附之以

備將來考證者也、

梁氏族譜四卷　光緒壬辰青雲堂活字印本

不著修者名氏、然據最末世次之生卒、可知譜修於光緒間、當無大謬、原為四卷、茲所存僅卷一、卷三、卷四三卷而已、首卷天開地闢乾坤之圖、以象人生之始、次像贊、次灝公傳、次家訓、總為一卷、卷三、卷四則為年表、所缺者適為系圖略傳暨新序、於是成譜之人、歷世事蹟、并世系衍繹、咸莫由考証、惟據凡例所載、仍可得其崖略、大致系圖以五世為一圖、法五服之義、再提而為九世、法九族之義、世系歷年久遠、莫能詳考者、有則仍之、無則闕之、於先世但有行而無名字者、止列一圖、遞其世次、而不妄撰名諱以實之也、至其年表、則一如常例、順行而書、所以各明父子尊卑也、書行次以為綱、書名字及號以為目、娶書而不書配、謂由六禮重敵體之意、然究不若配為妥當、且在他譜娶再醮婦曰娶、其義之次於配明矣、梁氏宗梁灝之後、灝以大耄之年、雍熙二年狀元及第、所謂晚成大器、福無休者、海內艷之、自灝傳五世、頭居山東東平州、九世孫承麟、墾田崇明沙、子孫因家之、又九傳至紹芳、於明正統間自崇明沙遷潤州

當江沙山水秀麗形勢幽殊蓋始即有終焉之志其後復有遷太平州者皆顯公一裔而又分自紹芳一支者也

寧儀孔氏家誌存二卷 明末刻本

不詳編修人名氏此殘本僅存四五兩卷第四卷皆河南寧陵儀封兩縣孔氏後裔所上褒崇聖裔優免差役請祭賜田請免賦役等各種封奏及金元以來設置國子監學正以奉祀先聖等公文第五卷皆明代八士贈寧儀兩縣孔氏後裔詩文等此書既缺首二三卷而五卷以後尚有幾卷亦不可知則全書體例如何無由得知按寧陵孔氏乃孔子卅三代嫡孫德倫於唐武德九年由紹聖侯改封褒聖侯後及貞觀十一年遼海未平山東凶荒詔德倫隨朝會封于寧陵因敕修聖廟欽賜祭田而令之居於寧陵焉後德倫卒即葬縣北楮堌村子二崇基襲侯爵子孫世守廟田墳墓及金人取汴世襲褒聖侯端友隨高宗南渡轉封于衢州端友弟端揆金人以衍聖公封於魯元明因之子孫後裔類同編氓矣然家廟祭田尚如其舊明洪武初年因避黃河水災流寓儀封縣崇化鄉正統年間徙建聖廟於儀封城內嘉慶十四年復設世襲國子監學正立守廟祀嗣是而後相沿未改此寧儀兩縣孔氏轉徙之由來也俟得全書再詳論其體例焉

曹氏族譜世系圖節略　抄本　一冊

不著修者名氏僅存世系圖並遺像十幀附像贊其世系圖就各名下略具字號科第官爵以及配氏官爵僅擇其最著者書之據凡例所云似前有抄本而此係就其增訂者其與舊抄本互異者注明一作某以備異日統修時考証又官爵記其最著者其詳細仕履當載入全譜中是此譜實曹氏之支譜而記載又極簡略此書名所以名節略也世系圖亦極縮短可知實非全圖此書世系圖後半殘缺甚多凡例謂至四十七八世實則僅至四十五世而已

遺像中有曹彬曹勛曹修古曹修睦等彬在世系圖為十六世修古修睦為十八世勛為二十世然撰諸宋史彬實壽人修古昆仲建安人而勛又陽翟人其地望相距若是之遠而圖中徙未詳註其遷徙分派之始末遂使人竟疑其譜為不可信矣

重修鐘橋方氏家譜四卷　清光緒間刻本

不著撰人姓氏全書共四卷而第四卷又分上中下三子卷統觀全書疑為殘帙蓋書中時曰序中已及之又曰凡例中已詳載等語而書關篇即世系圖則書前序跋目錄凡例必已遺失矣首頁標七十六世孫仲澤敬仁著者乃前明嘉靖時修譜之名或題方玉基修或題方煒修蓋本之於關前小序不知玉基與煒均清乾隆時人此譜已續至光緒皆非修此譜之主名鐘橋方氏遠祖原居祁門之赤橋宋慶歷中有名遊者遷休寧之郭源清順治初年有名景藩者復由郭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遷定遠北鐘鎮蓋即鐘橋之始遷祖也此譜之修老本明嘉靖譜首三卷為舊譜世系圖第四卷為今譜世系圖其舊譜世系圖首冠以歷代修譜顯祖及宋淳熙甲午集會余記并續譜各祖所謂歷代修譜顯祖者不悉各有所修之譜歟抑言歷代修譜者之草稿乎至余記并續譜者則會集衆人以修譜者因於其名下著其分支之處此後為遠祖世系圖亦以仲澤所編者為定自第一世元老至七十六世而止蓋止於仲澤修譜之時亦按五世一表之例名下皆注其字號婚配及官爵事實等自六十世以後有遷移者則書曰某某派

以示區別圖中之注有顯係謬誤者均為注出且云悉照原本登載有明係謬誤無可證據者仍之以俟參攷云云實因年代湮遠無可究詰以備傳信傳疑耳次鄣源舊譜世系自六十世始還鄣源之祖起至七十九世止分派各支均為詳列遠則稍略近則較詳亦即鐘橋一支之所本也再次為今譜世系圖自遷鐘橋之八十世起至九十餘止分為三支十派以便觀覽方氏族大丁繁仕宦頗多而此譜仿史記世表坿注之例合譜牒為一每名下除字號生卒科甲歷官婚配子女葬地外更坿友朋所撰贊佔幅極多於兄弟妹侄前後

相距動輒一二頁或四五頁極不便於檢閱頗屬無謂之尤者惟於其遠祖尚不作坿會之語而致其傳信傳疑之意則義法尚稱謹嚴也方氏入清以來科甲雖多顯宦頗少道光中潘師濬益潘嶼等為其中之最顯著者而方士淦之著述亦頗有名焉

夏氏宗譜　宣統元年抄本

是譜封面題新草譜底稿、夏莊起八公支光祿卿知山公房、書首題曰重修宗譜稿本、用紅格本繕成、起五十四世、迄六十世、前無世系圖、僅存世牒、用直行書法、以世為經、每一名上、書某某子、其下備注字號科甲官階生卒葬地婚配子女等、全書無夏氏字樣、夏氏宗譜四字、係圖書館所增、或有所據、當須細查、據譜知為陽湖人、與陽湖管幹珍為世戚、雖科甲不多、而仕宦尚眾、有名致諤者、由宛平籍登道光戊戌科進士、官至浙江寧紹台海防兵備道、監督海關、加按察使銜、是

族中之尤著者、又譜內有從祀侯祠一語、則其族必有封侯者、亦須詳查也、

黑水郭氏家乘存三卷 民國十四至十五年鉛印本 三冊

郭克興輯 克興原名克興額一名郭克 為字起襄一字勤宣 著籍黑龍江訥河 宣統間於郵傳部圖書通譯局任職 入民國肄業陸大 継歷任軍職 據序稱書為八卷 曰鄉土 曰世系 曰世德 曰揚芬 曰先業 曰舊聞 曰藝文 曰継美 實則僅有世系揚芬鄉土三錄 疑為未竟之作也 案郭博勒氏本達呼爾支 姓系出契丹大賀氏 占籍黑水其來已久 茲書所以名黑水郭氏家乘 或曰大賀支譜者 蓋標別於太原郡系出姬氏者也 世系錄首有

葉緒序錄 為二部 曰初集曰二集 初集以大賀氏源流為主 顧已不存 近代世系則為二集 其法參用歐蘇譜例 分十八支 每支各以十世為一表 表為旁行斜上 醒目而簡快 不用橫格截斷之法 而每支之前并附說明 尤便省覽 表後則各繫傳略 詳載名號官階生卒年月 配氏子女墓地 如譜牒之注 聚圖表譜傳為一卷 先述氏姓宗族之始 自而於支派之來蹤去脈 亦有所論列 此尚為譜學之創例 揚芬錄首有全息侯梁序 書口則題家乘卷四 專記克興王父穆騰阿事跡 都為五類 曰武功 曰政略 曰介壽 曰榮哀 曰錄遺 而冠以傳記考 穆騰阿字瑞亭 為清末武將之一 以道光十一年自鑾儀衛發跡 其後即馳逐戰場 平粵平捻平回平梟 無役不與 勳績疊奏 而政略龐煌 亦多建樹 光緒元年建崇文書院 士風蔚蒸 尤見著意於教化 崇仁黃維翰謂其謀國之忠 視文祥崇實諸臣 為優 真的論也 著有奏議二卷 砲陣圖說一卷 鄉土錄分二篇 為方輿部族大都 輯前哲並時賢著述而成者 亦題郭氏家乘之一 徵引不猷 繁瑣似可闕 為專著 置此徒增蕪雜 而有乖譜錄之

義例 全書訛奪甚多 不有勘誤表 則觸目孔棘 幾難通讀 此手民之過 不足為本書疵也

東海家譜不分卷　影鈔同治十三年刊本　二冊

清徐炳烈修。炳烈原名仲勳，一字省吾，號紹周。咸豐己未進士，內閣中書、國史館分校、協辦侍讀。咸豐十年改官兵部，充職方、車駕司主。辦凝以知府選用，教授文林郎。徐氏本系秦中，其始祖為玉，字廷佩，宋建炎南渡而歸吳，展轉播遷，迄無定處，迨後始擇於嘉興縣鍾帶鎮之畫水鄉。然玉之先已不可考，可考者以玉始遷為一世。其以東海名者，識所自耳。譜當嘉慶間一修，嗣炳烈父嘗旁搜廣集，手為抄錄，顧未成編，時道光中也。炳烈之成此，即以其父所輯為權輿而稍次編比。首嘉慶十九年十二世士俊序，曰同治十三年十四世炳烈重輯東海世序圖序，曰誥勅，十篇曰世系圖，曰世系表，外附陸墓鎮一支世系圖世系表、嘉興聖啟公一支世系圖世系表。並系圖簡潔周密，不蹈大譜繁縟之弊，允稱詳明。世系表三世為一頁，每世名諱之上眉註某子，體例亦無可指，在通常譜乘中當稱上選。

徐氏宗譜不分卷　康熙間刻本　四冊

清徐德忠修。德忠字臣則，號舜五，邑庠生。徐氏世居東海，其後布散四方，有居于越者。至宋而徙金陵。淳熙間徐明丁未進士，以廬、信司理參軍，任滿回籍，愛黃溪山水，遂卜居焉。黃溪在江西饒州府餘干縣，又名黃坵埠。斯譜夾縫刊有黃坵埠，即註其屬籍也。自明天六傳至天受，為金州衛指揮，子孫乃世居遼東。愛新覺羅氏崛起黑水白山間，天受五世孫德馨從龍，蔚興徐氏之為遼陽右族，實肇於此。順治間德馨奉命平粵，稔知系源於餘干，商旅皆以桑梓之誼待之。復書達黃埠宗親，請譜詢系，備作譜牒。時族人多攜譜呈馳德馨，即尋舊譜而編次增益。此徐氏宗裔并宗譜之淵源也。首有萬曆三十二年李頤序，正德十二年胡子儀序，順治十五年王應華序，葉應震序，十七世寔孺序，康熙五十三年斯麟序，十八世德忠序。次傳略、行述、墓志，都十六篇，間有詩讚挽詞之作。次黃埠大宗分支、遷派源流，次世系大宗圖，次金州守戎公枝下圖，次世系譜圖，次跋。其法參用歐陽十之六、蘇氏十之四，挈長補短，頗具慎心。自大宗以至小宗，一脈之親，雖遠必錄。惟大宗分支系派源流既為[illegible]支之圖，則六世分居金州，不宜分開另書，仍宜聯貫之，庶於系[illegible]衍傳之意不少失。若為誌其始遷之祖，然於名下註遷徙地亦[illegible]

與標明無誤其分支圖則有金州守戎公族下圖可以明其遷徙所自以及傳嗣所生固無待乎此系派源流大筆特書而鄭重註出也譜板寬大異於常譜殆非庶民可及然字行不密糜費實多除嫡呈偉大之外殊無可取也

會稽薛氏族譜殘存二卷　舊鈔本

清薛濟清修薛氏世居河東至宋建炎三年始南渡至杭遂居之是為江南薛氏一世祖河東之支始分其居越者則自明洪武三年始族譜亦以是時草成也其後又裒集文稿合成一帙中經永樂正統崇禎清乾隆增修然皆手錄未付剞劂直至嘉慶間始有刊本道光間又修之即此抄本所據之本也據序稱譜原為六卷首為序及姓氏支派源流居址字輩並續修重刻序跋附焉次世系圖錄次祠墓祭產次條議規例次履歷行狀並傳記題詠附焉據序例云則姓考等為卷一世系為卷二圖錄上為卷三共為一冊圖錄下為四卷祠墓等為卷五履歷等為卷六又為一冊共都二冊茲檢此譜僅存卷首序文五篇及世系圖錄二卷惟已分裝四冊疑此抄本殆係節抄而成取備辨尊卑分世次而已故未及其他也又此譜在濟清本修後始付梓其子啟文賡承遺志得獲觀成故其中多有啟文增續之處其世系以世為經以支為緯五世而不提行於世次之下標字並行十五世以前譜系合併以後則以支派繁衍乃分三支分排依序以書盡錄則按世統載又於每一世中自分支派止載梗概不詳具他如科貢耕耘數語者即注其下以有傳記在卷末故略

此而詳敘也顧其評騭四六駢儷多亢詞非譜牒紀實之本義
即棄而不采則於譜牒又復何傷翻此尤足啟後人溢美先人
之私意亦有乖家史之道也濟清字勉齋而名承業曾任四
川直隸州忠州知州

寶山鍾氏族譜八卷 民國鉛印本 八冊

鍾愈鍾人傑同修。愈字敬安，號景韓，浙江候
補知縣，教養局總辦，洋務局委員，署順天府
薊州知州。是譜卷一序，次歷世修譜事略，次
宗規家訓，卷二總圖支圖，卷三四文籍，卷五
至八族譜。譜中自十三世以上，名字之下例
皆稱公，示尊崇之義也。十三世以下，弟輩以
及幼行，生年之上，均空一格，俟續修接次相
加也。其法亦甚得體，蓋就同行之內，已難以
長幼而概稱之，以是為卑幼之道稱，更難安
矣。譜之前又按公家編審之例，大書某年修
譜，某支共丁若干，意在昭示繁昌之錫，以彰
世澤之綿延也。文籍即藝文，凡題贈之章，寵
賜之命，以及先代詩文，皆錄而存之，以此標
目，於他譜中尚屬罕見，而并誥贈碑銘詩文
襍著為一類，亦不合其規範也。鍾氏原籍山
東，族盛於中原，齊、魯、宋六飛南渡，世家相攜
過江，以避金兵，中國氏族之演變，秦以後五

胡亂華為一大契機，嗣是兵燹相連，播遷塞途。趙宋南渡，又為五胡後之一變動，大江南北人口顛翻，要以此二時期為最。焉鍾氏之先，亦自南宋末浙，繼遷於蘇，又遷崑山，另一支則從嘉定，即此寶山鍾氏之鼻祖也。鍾氏舊譜毀於明季，復作則始於八世，十世續記十一世，三記中又經十三、十四、十五三世重修，至愈已為七修矣。不過其所據舊譜底稿則為十三世所輯者耳。

蔣氏支譜二卷　刊本　二冊

清蔣學堅、蔣學培同輯。學堅字子貞，號鐵雲，歲貢生，候選訓導，貤封中憲大夫，著有庚拜齋詩文稿廿六卷、誦芬錄三卷、孟子音義補考證二卷、說文五字考一卷，輯有海昌文繫初編十五卷、續十五卷、硤川續詩抄若干卷。學培原名庠培，又名申端，字涎根，號陵賡，庠貢生，湖北試用縣丞。此譜僅世表二卷，以名興字寅菴者為始祖。寅菴隨宋南渡，居臨安，官儒學，復遷鹽官，與硤石蔣氏支譜同為一譜，而此不過成於先而已。然其中譌誤頗多，證之硤石譜尤易發現。如廿一世伯壎下注晉烜子，原名家聲，字三酉，而又有仲箎亦晉烜子，原名家聲，殊令人莫辨孰是。以硤石譜校之，則二人均晉烜子，迪伯壎字三酉，未註原名家聲，而仲箎字鶴琴，原名家聲也。又誤八世漢章、大章、益友三人為九世，尤號失之大者。至其排字，秉清和廿一世有方，增廿二世又有方華、方燮等，廿一世有景堂，廿二世又有景鏞，字行相混，尊卑不明，使再族大裔繁，則不重疊再三乎？以是知聯名排字，古之所以始為，必不可廢之事也。其世表五世一頁，書法大致字號生卒配葬并著作均簡略，著之無提行之煩，合圖譜之

無提行之煩，合圖譜之便，事省而詳明，其例可資取法焉。

續修天津徐氏家譜不分卷 民國七年養喜堂鉛印本 三冊

徐世昌修。世昌字卜五，號鞠人，又號弢齋。光緒丙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國史館協修，纂修，武英殿協修，國子監司業，商部左丞，政務處總辦，兵部左侍郎，巡警部尚書，民政府部尚書，滿漢兵部尚書，郵傳部尚書，經筵講官，軍機大臣，東三省總督，總管內務府大臣，陸軍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內閣協理大臣，國務大臣，弼德院顧問大臣，軍諮大臣。入民國，膺任大總統。著有畿輔先哲傳，列女傳，詩文集若干卷。先世曾有隱

天津徐氏本出浙之鄞縣，鄞之徐在鏡湖橋一帶。明季名鍾麟者，年未及冠，隻身北遷於大興，又二傳始徙居天津。此即以北遷之鍾麟為始祖，而譜分為三冊。姚文田族譜原敘，初次續族譜敘，敕誥恩賚記，家訓，塋圖都一冊，世系表一冊，事實列傳，行述，墓志，墓表，書後，誌記又為一冊。其體例幾全從舊譜，稍有異者，如舊譜誥敕此仍照錄，惟新頒者均不錄入，以不可勝紀也。舊譜自始祖以下至四世，均有五世炘所撰事實，炘之後則僅將史傳碑誌序記略載一二，而事實無聞焉。又如此編

新增恩賚記皆爲世昌蒙光宣兩朝殊榮異數之紀載爲舊之所無者殆意與誥敕同爲寵命而不可廢置者也塋圖廿三幀精細明畫註釋頗多甚宜於子孫考隴墓辨昭穆不失古譜之義其世系表三世一頁凡三更而十二世先分支後分房亦極齊整案徐氏譜創於道光四年五世炘炘字晴園歷官山東陝西福建布政使山西巡撫太常少卿有循聲繼光緒三年六世塤踵而修之世昌此輯是又秉承七世遺錄而益以新得始成者也

蘭陵傅氏宗譜不分卷　清嘉慶間刻本　一冊

清傅鳴箎編鳴箎字諧聲爲傅氏六門第十七世孫清嘉慶庚午恩科舉人蓋有感於昭穆之莫序親疏之不分而聚族人輯刊此譜也有苑筠叢序首爲世系總圖自始祖以下都十一世附綴生卒出身之譜其年代遼隔不能詳考者均從略不肯妄援貴顯蹈人惡習甚其卓識而以始祖列首行以次另行一脈承傳除始祖書某祖某諱之外餘皆守父前子名之義不書祖不書諱其不可考者則書某世亦特例也次長門世系二門世系以至六門世系傳樓世系支派蟬聯系屬皎若列眉最後殿以族人序文都六篇於尊祖敬宗之義徹與闡釋至謂先人名諱子孫不得慢置否則律以褻祖之例其敦於古風者甚重茲譜於妻族多不詳書僅書生卒或出而於女之適外姓者則不憚繁猥累累書之如十世之文之長女適儀邑張肯謷即張伯行之祖也誥命官位重疊再三匯特無謂亦近標榜不免於達人之譏也案傳氏先世北平人爲元之功臣順帝北狩扈駕而殉所謂蘭陵始祖大老伯仲者挾貲南遊遇兵相失遂独

駐於蘭此爲蘭陵傅氏之所自其後雖世不乏通人然殊無標勛清名足以繫人望而著芳芬者僅清初其長門十三世傳星字日生巍然爲一代大儒有止園文集人稱止園先生第派系綿聯亦衍於東南一巨族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河家乘　光緒廿六年世美堂刊本　四册

清張振河修張景雲校增振河字穎曾號龍門景雲原名寶樽字寅伯號倬五光緒壬午舉人歷署天台奉化縣學訓導揀選知縣舊譜創修於萬曆三年及入清凡六修據舊目首列宗圖次編類紀次年譜次墳圖惟此譜未附墳圖觀景雲之跋其編輯經過可得端倪跋云咸豐間粵匪肆毒杭城兩陷吾族居會城者半罹於難甲申族孫慶華以乾隆丙戌舊譜抄本出示如獲鴻寶思兵燹之後故家舊譜半就淪燬此帙已成孤本懼其再遭散佚節衣縮食敬謹重付梨棗初擬爲重修之舉近少應者故所增僅景雲本支原譜有先世墓圖一時費巨未克重刊云云是此譜缺圖爲費所限而所依據爲藍本又乾隆丙戌舊譜即振河所輯之原本也其爲例曰宗圖曰年譜曰名壽錄卷首冠之序凡廿篇跋題襍厠其間宗圖以六世分列一頁凡有治行表表者並爲列傳其誌銘行狀咸與采取人登一篇足概生平即儒林文苑逸民獨行方技亦各與之傳以類相次而爲名壽錄逸事并爲附麗其中張氏一世祖寶字維善先世系本清河故此以清河名家乘宋建炎南渡遂遷杭著居寶以

上系已不可考、而以下尚班班可查、有明元洲澤山麟洲三
三人赫々居朝、清直標著、元洲以名翰林進任吏部尚書
太子少保、所建尤多、爲其中之魁斗焉

寧波鄞縣西袁氏家乘三卷　寫本　一册
清袁鈞修、鈞字陶軒、行蹟不可考、譜分三卷、曰誥敕第
一、曰圖像第二、曰宗子第三、誥敕計明燕王居潛邸賜
書二、登極賜書一、諭祭故太常寺丞袁廷玉一、制敕一
清朝恩命恭錄若干、圖象自宋正寺丞始至鈞自像止
都十七幀、均彩色繽紛、金碧奪目、其中一幅有贊十二
首、而無像、據所標簽、知所佚者爲袁珙、即廷玉也、廷玉
又號柳莊、精相法、袁氏宗人之精於此道者、大多胚襲
於廷玉之傳、其宗支則分大小宗錄、大宗錄始祖以下小宗
附之、蓋專紀鈞所自出、以他支有全譜在、故不著錄也、
所述源流頗周詳、一世一系、遞遞相承、直至宗盡子絕
止、據宗支小序、宗正公子誠由江西遷鄞、是爲江西之
繼禰之宗、而又爲鄞之繼別之宗、然撿諸袁氏三世會
譜、又有大不然者、子誠在會譜中爲遷會稽之第九世
而此云子誠爲由江西遷鄞始祖、且據會譜所載、袁氏
自三世健已遷於鄞之鑒橋、而又實自蕊谿所遷、非贛
也、又如義翁無子、以從弟士元子瑛爲後、瑛無子、以再
從兄珙子忠教爲後、義翁爲子誠七世孫、則士元當亦

為七世然會譜則云士元在十五世即自子誠數為六世孫也蠡舉一二端可知其刺謬殊甚

孫氏列代世系表不分卷 民國九年刻本 一冊

孫峻編峻字極于號康侯清歲貢精簿錄尤熟杭郡掌故著有文瀾閣志仁和縣志稿善本書室藏書志武林坊巷志八十卷六和塔志重宴鹿鳴姓氏錄醯略補四卷諸書多為稿本杭州孫氏亦為帝舜嬀姓之後明萬曆間有名隆字安山者由餘姚之蘭風鄉遷於杭郡是為遷杭之始遷杭以還尚未有家譜之修至嘉慶庚辰始刱作世系圖但書某某諱自始祖僅七世而已道光丙戌復有族人搜采杭之同族手抄成譜亦祇至道光初年而止同治甲戌峻之從祖復援舊譜傳抄而至十一世此則峻受父命而所成者殆將以世系圖為譜之首故先刻之凡得十三世此十三世為孫氏遷杭以來世系據峻父炳奎序尚有圖說五十四葉惟此圖未見行世不知其序列之如何此表則係考究孫氏遷杭以先之世系尋繹鈎稽窮源溯本自殷初至遷杭得九十七世其參証於富春姚江二譜之点頗多峻嘗親身趨富春詣姚江敬瞻族譜故所述務求有據某世為德業文章某世

為忠臣孝子某世為儒林逸士均一一表而出之其諸史有傳者則不紀載以本支所自出之祖為宗統而以所自出之同氣附焉故雖嫡子亦列附於后是又與大宗之說不同者也表凡四世一頁而一頁又折二欄於遷徙之跡不厭詳書蓋所謂識源委之演繹志分派之始事者惜不得孫氏遷杭之世系而並為參稽考證之猶足憾已七十世惟政紹次子字日彰號萬登別號抑山攻黃巢於咸陽大破之功拜右金吾大將軍見中州多難吳越偏安遂偕次子等由

山東鹽州五原遷居慈谿車廐山是為慈谿始祖然據南通孫氏宗譜則萬登唐嶺南節度使金吾上將軍官于休寧之唐由〔田〕遂居之不知二者孰是也

吳氏本支譜略初稿（油印本）一冊

清吳邦捷修其子家儀校訂邦捷字慎齋號月三東河候補巡檢善文詞著有澹齋詩草澹齋尺牘家儀字紹九號象臣邑庠生歷充浙江南潯釐局文案江南銀元局總文案辛亥改共和充海軍部秘書參事著有聽松室詩賦文尺牘等稿吳氏系出延陵家居皖北明末徙居江寧遂著籍清道光間寄居山東濟寧州然其間有田里者有寄居他地者有仍住濟寧者但均未改籍仍以江寧為宗望也江寧世系舊有

譜乘咸豐中江寧失陷遂致迷不可考各支遷居南北尤難辨識此云譜略蓋未敢求全也邦捷既成底稿猶俟增易竟卒家儀秉先人之志銳意訪求續有輯而成此其譜首光緒九年邦捷序次民國十三年家儀序次世系譜書字諱生卒出處繼大書妣氏取敵體也然譜乘中筆多稱配而言妣者甚屬少見配為夫之對稱即自譜次本身而言此以妣氏為例則無異後世子孫口吻而於先人仍不過第幾世某名而已寧不失之偏重事乎

吴氏正宗譜 清乾隆鈔本

清吴允榕輯允榕字丹士安徽歙縣人仕履未詳是書名正宗者蓋考吴氏歷代世系者非修當時之譜也首曰世系自吴泰伯起按五世一格之例大半叙至七十六世止惟七十五世有名用清者宗嗣最繁此後皆其子孫故另為立表叙至八十三世而止次曰行實首標某世依次詳記其字號行輩生卒婚配等允榕常詳考其祖墓而加釐定增置膳塋録為永慕集一卷復會各宗家傳舊譜逐世推求自少微公下合諸名族志孝義譜會通譜所載及柏墩支派向未續入譜者參証數年覈其實據而棲為是譜而各派中有宋時墳墓為憑族譜可據確與舊譜相符者亦均收入譜系並詳其原委標其里居叙至八十三世止約當元至元間嗣是各派有修支譜者取此譜按之若網在綱依次彙編不煩尋訪矣允榕此舉實為族譜中創舉蓋每一世族修譜時只詳本族固無暇詢其他同宗者吴氏諸譜頗多以泰伯為始祖又以吴少微為六十一世祖然會諸譜觀之無不混亂兩譜之間彼此互異此譜本為父子彼譜反成兄弟者更比比皆是允榕此譜實可名之曰吴氏原始世系考固不能以普通族譜視之也然考較之猶未稱詳搜集猶為未備甚願南中諸大族序其先世者皆會宗之而考較之俾不至以己之祖先貽人笑柄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田照軒公家傳 吳光祖纂 民國十三年鉛印本

吳光祖纂光祖字述伯號田照安徽桐城人上海數理化專修學校畢業歷充安徽公學校教員安徽省立第二甲種農業學校校長有田照軒文槁尺牘雜記農藝化學栽桑法養蠶法等書桐城吳氏分麻溪馬埠高甸三支高甸支又分保慶榮華兩股此即保慶股之譜系也光祖以高甸譜之作已及五十年因考其譜系序例昭穆並記其學業仕宦忠孝節烈生卒娶葬因撰爲此書焉首爲世系書各世名諱不加子注由高甸始祖迪以迄最近凡二十一世亦用五世爲斷例自六世起另行書之而記其所自出於名上曰某某第幾子蓋不同於五宗九兩之法也次世記則記其人字號歷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墳塋窀穸方向者次爲舊序舊傳序自唐迄清凡十篇而以吳伯世系圖說得姓以來周秦漢唐世系圖說附其內傳凡四十餘篇則合郡縣志以及家傳事略節孝事實等彙成者再次則爲新序新傳序缺傳凡七篇計有墓誌墓表家傳哀辭等大半爲光祖所自撰者末附實慶股祭田坐落莊名及田種畝數等吳氏爲桐城望族此保慶股下科甲不旺而仕州縣者頗夥順治間吳子雲督河南學政則其尤著者而清末謀炸五大臣之吳樾即光祖之終服叔也是書世系世記兩部體例尚合惟序與傳合編殊爲混淆既題田照軒家傳自以傳爲主體似尤不應含混從事且光祖謨於姚氏譜欲簡要而卷冊少之言務求簡略殊不知家譜即家史自以詳贍爲主後世方信而有徵絕非其他著述可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興鈕氏西支家譜不分卷（鈕承藩修） 行書寫印本 四冊

承藩字蕉陶號耕孫烏程拔貢生兼襲雲騎尉花翎知府銜福建補用直隸州知州歷任光澤邵武福安霞浦同安思明等縣泉州府廈門海防同知吳興鈕氏為漢二百五侯之後迄今千八百餘年此所謂西支指西城而言以鈕氏遷湖之第七世為樹標者居西城遂為西支始祖時當清乾隆間也鈕氏世譜最早有苍林世譜麻源之圖但均付譜火炬是為鈕氏先世譜系之巨劫至明瑩庵翁始成祖譜乾隆乙未復修一次道光二十三年再修一次而支譜實以此為嚆矢矣首冠承藩照片次顯蹟恩命傳文次遺象次吳興鈕氏宗譜世系原圖次西支家譜世系圖次西支家譜畫錄遺象都廿三幅世系取歐譜例而不拘於形式就勢之所適而變通之畫錄者即諜之謂也不用橫格之法而創縱行之式一世一葉字號書於名次而生卒葬地提行另書配氏又另行而次一格一世則於眉上書一世某子習見列式格簡而明堪稱譜學佳例鈕氏有名福疇字西農者工詞翰為道光育歷知休寧全椒等縣所至有循聲迹亦有秋齋詩抄吳之而能文者為鈕氏中之翹楚也

黃氏族譜 民國六年寫本

黃文濬修文濬天津人字喆甡光緒戊申京師大學堂師範畢業宣統元年獎給舉人中書科中書七品小京官入民國北京大學法政科畢業歷充天津警察廳總務科行政科科員兼即辦秘書黃氏祖籍鳳陽府臨淮縣明初以衛津從遂世居津上故黃氏族譜斷自元末其略可得考者在文濬輯譜之先有三世創所撰手述凡三頁備載鄉貫都里以及二代戰功而於子孫生卒年月則付闕如茲譜列有原紀一類即此手述也所紀今之明史丟璧不成獨怪此寥寥斷簡歷四百餘年而幸得完好以俟黃氏子若孫之參稽考訂殆不啻一家之信史功勛熱士之壘寶也矣創之祖曰即一世祖曰之子勝是為創之伯父四勝均以戰功顯而勝則取為雲南貴州門戰勾濟劃正定及其敗景陞陞千戶儼然一面真貌由下充在靖難役中与殊績創則襲其職為明威將軍其手述即詳四勝之勳功紀事兼及於自身文濬所奉為權輿者也譜首冠文濬序次一世至三世贊略次原紀次紀事次創墓志銘原紀與明史稍有異文如有洪武三十二年而不作建文元年蓋燕不奉朔也齊泰作齊太西水寨作西水塞是為簡寫或疑似之誤也紀事如年表然自一世至十四世跳行書某公子諱註世次次書名諱字號經歷另行書配氏子女生卒備一家之世系考略稱之次序有此簡譜亦足啟子孫收族敬宗之心矣

黃岩西橋王氏譜十四卷家集十卷 聚珍板印本

清王舟瑤修。舟瑤字玫伯，号默盦，黃巖學廩生，光緒戊子優貢，己丑舉人，大挑教職，賞加內閣中書銜，揀選知縣，奏調廣東補用知縣，晉知府，廣東候補道，禮部禮學館顧問。著有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釋一卷，周官孟子異義疏證一卷，戴記呂覽月令異文釋一卷，穀梁逸禮考徵一卷，讀經劄記四卷，讀說文劄記七卷，經師家法述一卷，群經古義述二卷，中國學術史二卷，光緒台州府志稿百三十卷，默菴年譜日記抄十卷，文集十卷，台州文獻百五十卷。西橋王氏出於瑯琊，為晉文獻公導之後，其始遷於黃岩者，則宋屯田郎中珏也。譜目凡三表四略：表曰行第，曰人物，曰衣冠；略曰祠堂，曰義墓，曰宅里，曰藝文。表略之前，冠以姓氏族望考，殿世系表末則綴以家傳，而并附自敘。族望考詳述王氏支派之傳遞，殆與王國棟所輯王氏通譜之姓氏辨異趣而同工，可并為考徵氏族之資料。其世系表分五世，謂循漢書王子功臣恩澤侯等侯表之例，又與他譜取五服之義絕不類同也。三表四略均謹備無缺，就中人數表、衣冠表尤精嚴，異於常譜。家傳凡三卷，序次亦秩然不紊。案家傳、家譜古時各自為書，故隋書經籍志以家傳入傳記，家譜入譜系。至舊唐書始并為一，而總入譜牒。新唐志雖分為二類，譜牒類有官族傳十五卷、孔子系葉傳二卷，則傳未嘗不入譜也。歐蘇譜於圖外別錄事迹，雖不敢為傳，而用近其體。明清以下，遂有世傳、行傳、小傳、列傳之謂，蓋亦演變嬗替，而各自為例，莫衷一是也矣。此譜於有事迹者則為之傳，無事迹者則用蘇氏例，字爵年歲婚配皆附於表，又錄必註所據，書尤見審慎，雖云不敢掠舊譜之美，抑亦可杜虛造之弊。并有歐陽百越先賢志、阮氏國史儒林傳之法焉。又其編卷之法亦甚得，數篇與卷均相應不亂，篇以文之起訖為主，卷以帙之繁減為定，折合咸宜，次類井然，故於譜之行文列系有相得益彰之善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苕溪吳氏宗譜不分卷　光緒二十四年活字印本　六册

清吳孝誠修。孝誠字象予，號躁翁，烏程庠嵗貢生，候選訓導。孝誠輯此譜，多依據道光十六年及同治十三年舊譜。時孝誠養疴鄉里，考訂修纂，一身任之，自七世至十二世，都其所補譜。既付刻，尚未竣事，孝誠竟先卒。其譜首為祠堂圖、通族世經人緯圖、通族及各支系圖，系圖录附以祠規、禩記、族系圖录，即世系圖表也，皆五世一頁，世圖五世提為一章，以貫綫聯之至六世，仍舉五世冠於上，以六世起至十世又為一章，即不重複提行也。是用蘇法而兼歐法，經緯圖則上下五格，一世一格，至六世亦舉五世冠於上，以六世為第一格，凡五世一更，亦即系重複提行也。是專仿歐法者。譜乘自歐蘇始大備，其後則諸家人自為譜，各行其是，全不脱其遺規，然錯綜其間，條理自具亦人人殊，不可執一而是之非之也。斯編門類雖不豐，而規律頗精整，殆能變而通之者。至其書譜之法亦有異人之点，如不類之子，仍書之，但於支圖名下坌一圈，譜録名下加註干族議一切字號生卒俱不載，子則一體紀之，寓春秋重絶人之義也。吳氏世居吳興諸吳村，自亮一始遷高橋，却又數傳至德明徙下橋村，此即以德明為一世尊繼别之祖也。

許氏譜錄三卷 民國石印本

許同莘編。同莘字溯伊，無錫人。光緒庚子辛丑併科舉人，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畢業，揀選知縣，歷任湖廣總督文案、委員、法律館纂修官、憲政編查館科員，入民國任外交部主事、薦任僉事諸職。書凡三卷，首曰氏族源流，不取帝王世紀、山海經諸說，而本於春秋，始自太岳，謹嚴覈實，甚為稔慎。次歙縣東門許氏宗譜本支圖，凡五世一更，其諱字、官爵、配氏、子嗣均書，可疑者並附按語考證。次為歙縣東門許氏宗譜遷錫以來世系表，則同莘本支譜也。表仿歐氏簡明表之例，以便省覽。末為叢述，雜取史傳、百家之可徵信者，次而錄之，加以辨證，頗多發明。據同莘序云：與從弟同萊共輯族譜，積二十年成稿八卷，復析其可以公之同姓者，別為此錄。蓋亦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之類，而精賅過之。至其持論，如云自來諸家譜牒有通弊三：依傍一也，穿鑿二也，附會三也。譜不可不修，不可妄修；不修猶可，妄修則誣祖矣。尤可為攀援私尊者之鍼砭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陽許氏家譜六卷 民國九年鉛本

許引之編。引之字汲侯，浙江杭縣人。監生，清刑部主事，朝鮮仁川領事官，直隸賑撫局會辦、鑒金局總辦、京奉鐵路局總辦諸職。譜初修於明天啓辛酉，再修於康熙中。嗣後歷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諸朝屢有增補，至引之此編，已八次續修矣。許氏為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裔於許，乃以國為氏，望出高陽，故譜所以冠以高陽也。然據許崇禮初修序略云：系出富春，原姓沈氏，曾祖諱大謙，明弘治間大謙子顯崇從表叔賈某挈家往京營商，卒後遺二子，曰紀，曰立，流落無依。賈一女適杭州許魁者，適至京，憫之，乃挈歸杭，與許同居，遂冒其姓。三傳至崇禮，雖圖歸宗，而事未逮，且婚嫁親戚俱在杭，遵古安土重遷之義，乃入仁和籍，譜中即以沈大謙為始祖，而許氏本宗不及也。惟譜之編製甚佳，凡六卷，首冠世系圖，五世一更，每人名下略注數語，頗為簡明，蓋援歐氏譜例也。自卷一之下半至卷四為世傳，名字、生卒、配氏、履歷均詳書之，則仿蘇氏大宗譜法而變通之者。檢其先世以茶為業，無甚顯跡，自四世許繼祚以

贊洪承疇定桂陽功授雲南大理府同知於是始登仕途清中葉以降如許乃嶢乃釗寶衡引之諸人均極顯達卷五六為塋圖詳載各支祠堂塋地並注其尺寸每圖後各附說明述購置經過及税則即一石一木之微均無遺漏亦必述其來歷又其世傳中凡於國史有傳或褒獎諭旨之可徵者用小字附於其人之後蓋亦所以光其宗之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程氏遷吳支譜四卷卷首末各一卷 道光甲辰承詒堂刻本

清程宣溥修宣溥字受滋號春生太學生程氏自東晉時太守公元譚以襄州刺史持節新安及瓜代士民咸泣請留詔賜第宅遂家焉歙後族益滋大修譜者不少宋紹聖間有都官郎之世譜明正統有處士孟之會通譜成化有學士敏政之統宗譜至嘉靖間元譚之五十四孫思惠及其孫繼生先後居淞安鎮江繼生次子國釗始由鎮遷吳此以國釗為遷祖上述三代以曾祖廷千為主故曰遷吳支譜程氏世譜先世已考辨詳明然於後代支派分析尚未明載所由出宣溥父世鐄曾手自裁訂損益文譜未竣而卒宣溥繼承父志考覈舊稿節繁補闕成譜四卷為洄源綫圖洄源世系表本支統圖本支世系表祠墓圖考行述計為類四卷首弁以詔勅像贊歷祖傳略節孝表歷代述書卷末列敍以跋及領譜規條等洄源圖上溯伯符以迄六十一世皆為北宗富為南宗北宗僅錄二程夫子一支此外不載南宗自富蹕下即接本支分之不知始遷之跡

合之可觀以係之傳挈然不紊義兼兩用世系表
五世一序尚合通例歷代述書係集歷代修
譜序之大凡錄其世系略圖序跋於人以及卷
數遺祖等所以資後世修譜時之借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程氏貽範集三十卷　明鈔本

明程敏政纂敏政字克勤休寧人因其父戍河間因家焉成
化進士歷左諭德直講東宮擢少詹官終禮部右侍郎著有
新安文獻志明文衡宋遺民錄真西山心經附注宋紀受終
考篁墩集等書是書共分甲乙丙丁戊五集甲集七卷為五
言及公移閣附識跋之文乙集二十卷為行實傳誌碑表之
類亦閣附以記序等丙集一卷為像贊有未備者稍以尊章
輓詞之類補之丁集一卷為譜辨戊集一卷為譜號敏政究
心譜學嘗會諸宗族以二十年之功理清代系得可會四十
四房定為統宗世譜二十卷刻梓以傳又以世錄中有貽範
集之名意為宋時程氏大備之書其後亡佚因廣搜博采造
成貽範集一百卷後因篇帙浩繁事力弗及乃先擬其要且
益以諸房所藏者為五集即此書也其譜辨者蓋敏政以自
宋紹聖中程祁著總譜後屢經分合兼定未有會為一書者
因彙集程氏諸譜考校其異同之故而撰成者共三十七條
所彙集者有祁譜祁續譜宋南溪房印本舊譜會里大昌修
譜元豐文書婺源清源譜婺源舊譜續溪坊市譜富溪[illegible]
常元朝印本譜婺源龍陂裡德坊明化蕪溪諸譜吳門諸樂

續

平杭橋譜淳安程氏譜祁門程氏譜績溪仁里譜婺源城東城西譜龍山譜等二十餘種其譜號別為各房領譜之號數先標某房幾本次書宗字幾之幾下注領譜者名氏蓋所以昭慎重之意敏政跋中有云或守奉弗虔而失之或貪慕勢利而鬻之為族長者聲其罪于衆追還原本仍罰白金二十兩等語亦可知敏政尊祖敬宗睦族之意矣

程氏家乘不分卷 明萬歷刻本

明程大藩撰大藩祁門縣人是書彙世系譜蓋純粹家傳文獻也新安世族以程氏為最程之先自晉太守元譚有惠於民民留之遂家於歙傳三十餘世而為如復徙居祁之善和里其後登甲科通仕籍者聯翩而起其所撰之文章著作及當世名公鉅卿騷人墨士之所揄揚者裒集成帙即是書也分內外二集內集族人之作外集則他人所作也其首冊為仁山遺稿蓋明洪武間為景德鎮都事者程氏中興祖也其他三冊則多為歷代之墓志銘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營洪氏世系圖 清道光五年活字印本

清洪瞻臺撰瞻臺字書雲號書林浙江臨海人郡增生是書
乃瞻臺就其本支歷世詮次以便檢閱者先是甲申歲瞻臺
伯父蒙煊曾重修譜牒極為詳密第卷帙繁富不能家置一
編瞻臺恐代遠年湮罔知避諱因案小宗例就南沙一支撰
為此書為每頁以四世為一圖每世名氏後均注字號科第
仕履婚配子女數目等子女名氏下其本支者注見下其他
支略舉其仕履等蓋因此後即不續矣直至二十六世若皐
以下始將兄弟子姪詳細序列為洪氏始祖名紱仕宋初為
肅州節度使封王爵本陝西鳳翔人至第七世宋大理寺評
事敏庵譯南渡始遷臨海居焉洪氏於宋世累代簪纓人文
輩出如洪忠宣皓及其子适遵邁等既為一代名臣而其著
述學者至今奉為圭臬清初洪若皐順治進士别號南沙始
遷郡城大營巷居焉即瞻臺所叙之本支也若皐撰有南沙
文集臨海志樂府源流等書亦及知名及嘉道間洪頤煊震煊
等證經考史著述極衆書末附洪頤煊所撰宅紀歷述其族
所居建置沿革等文字清新頗為可誦瞻臺復作續記蓋以
其丁繁廬析幾經遷遣與昔微有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氏近房宗譜一卷 嘉慶刊本

清李長申編長申北京人仕履不詳據乾隆十六年李
延強初修序李氏何代籍隸關東居關東者幾世皆莫
可稽惟相傳世居奉天之鐵嶺郡國初從龍入京迄今
已百餘載云云或即所謂漢軍旗者是已譜參用歐蘇
二氏舊法五世一更前有凡例六則亟為謹嚴如書法
例云其字號行爵生娶殁葬書於諱下者便觀覽也男
子未冠婚而殁書夭既冠婚而絕書無嗣繼本姓子為
子則書繼異姓子為子則不書恐紊宗支也孀婦無子
而守節者則詳而書之失節者雖有子不書而止書於
子之上以明子之所自出且子無絕母之誼也二妾並
則以其子之大小為先後不書閥閱不並嫡也女之夫
家亦詳書其姓字者尚族也尚貴也尚賢也以示慎而
相攸也書葬地重所藏也或山或地務必詳書俾後之
子孫知所祭掃且杜外侵等等蓋皆体例之最佳者然
宗系圖中除繼子外餘皆不書豈事有未遑歟圖後復
列入正藍旗漢軍承襲佐領李天輔一支且謂不可視
為異支至於世次之親疏宗系之遠近並無考證例謂

留待後人追補殆拘於古別子之說引為同宗未免涉
攀援之嫌矣

孔氏大宗支譜不分卷 清同治刊本

清孔憲璜孔慶餘編憲璜字仲黼號涇石曲阜人道光辛卯
恩科舉人陝西候補知縣慶餘字積甫憲璜嗣子也清乾隆
二十八年憲璜曾祖繼汾以孔氏宗譜止詳昭穆派系不載
衆子姓之生卒與其妻若女因于正譜之外取五服以内者
與姪廣柞別為東家嫡系小譜及三十九年復析小譜為支
譜譜其有服各支他年服盡則止譜本支此後因以為例於
是繼汾子廣林續纂於嘉慶元年廣林子昭薪復續修於道
光三年昭薪嗣子憲璜再續修於道光二十七年及同治八
年憲璜復擬續修草本甫定即卒嗣子慶餘因踵成之更以親睦
為懷依例推情凡服盡者仍存譜內即此譜也書首以歷代
襲衍聖公爵者通為一卷曰大宗譜次各支支譜由近及遠
每支為一篇各以始分支之支子所居題曰某堂支譜全書
用譜牒合一之法不另立世系圖每頁分代子孫須貫於父
祖之下每一名後小字注其字號官階生卒婚配子女等但
不書葬所以世祔祖塋也其別營葬域者則特書之至先世
懿美固已詳於大譜亦不備錄其有偉績疇行者則另立家
傳亦不輕變譜格其歷任多官累晉階秩者止書後官叙其

崇簡以從簡易又凡修譜時生存之人概於名外圍以方圈以便觀覽譜末更附支譜齒序蓋以明長幼之倫者先標某代次書名氏按序排列名氏下更注以排行生年其生存者亦概以方圈圍之書前有歷次修譜序及凡例又有七十五代衍聖公孔祥珂序全書體例頗極謹嚴先聖之後自不同於庶姓也孔氏雖世冑然歷代科甲則甚多且儒者亦輩出如繼汾廣林廣森繼涑繼涵廣栻均其小宗子也

于氏家譜 于德林編 民國四年活字印本

于德林編德林字續臣貴州貴陽人歷充湖南巡檢出使日本欽差大臣隨員四川合江等縣知縣皖南鎮總兵江南候補道是譜首爲世次表以十世爲一表十世以上祇係本支十世以下則分房並列每表均作方格中記名字以一格爲一世不用橫直綫貫其上下而至子若孫則頂書于本生之下一格兄弟多者長房書畢再書次房而每世均留空格甚多雖便後嗣填入終非體例之正者次爲事實彙記每一世均詳記其字號生卒事跡葬所子女等末附祖塋路程家廟

序家訓家書辯疑記游記等大旨爲德林自撰據譜德林謂于本俞氏所改實爲明初豫國公俞通海之後因建文之變遭夷族之究長房先遷大興繼遷貴州而次三四各房均乏嗣無後德林一支即長房之後然德林赴蘇赴皖考查俞氏家譜雖有遷往貴州之語並無長房之說而次三四各房皆仍聚居安徽巢縣並非乏嗣且遷黔者名翊不名旗是與德林家舊譜全然不同則德林之于是否與皖中俞氏爲一族究無確實証據也

珊溪方氏分支譜略 清光緒刻本

清方德驥編。德驥字晉甫，號蘭坡，浙江仁和人。附貢生，江蘇補用道，歷官海州知州、蘇州府知府等。珊溪爲安徽休寧縣地，方氏於唐代有居桐廬者，以宦業顯於時，乾符間遷新安，又遷祁門之赤橋，宗族繁衍。至南宋隆興間，有名萬四者，以殷富冠於鄉，因殖產休寧之珊溪，遂居之，是遷珊溪之始祖。清乾隆初，方石屏游浙，用鹽筴起家，因又著籍仁和焉。是譜分世系圖、宗支表兩門。世系圖用吊綫法，以五世爲一圖，更以房次爲先後，而於遷徙者亦均冠以專圖，盡變文起例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也。惟圖内名字因美觀計，皆排列整齊，不使父子曾元直貫而下，旁亦不注世數，驟視之，眉目殊嫌不清。其非本支者，則均注支系圖前。更有所謂前圖，則譜方氏始祖以下世系者也。自周迄唐凡七十世，更自神農至周編爲世系源流，置於前圖之前，以明方氏所自出。年荒代遠，圖籍未盡可據，以意爲之，未免牽强，反不若桂林方氏譜之傳信傳疑者爲足法也。宗支表用横掛上下聯貫法，亦以五世爲一表。凡珊溪一支生卒、字號、婚娶、子女等，依世序列，而分遷杭州、溧陽、嘉興各支，亦就所知分别補入。至始祖元老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次七十世，代遠年湮，鄉里行實邈不可稽，概從删略。書前更有遷派目，蓋記方氏由新安分遷各處之詳目也。書末附誥敕、行狀等。方氏此族累代業商，科甲甚少，間有入仕者，亦皆捐職出身，德驥官職於其族中其最大者矣。故其譜之編纂，義例既不蕤整，又多牽强附會，殊無足取也。譜首有萬歷十一年方一鳴修譜序及十三年中宇序、德驥之述譜引、敘次例言等。

蕭山新田施氏宗譜不分卷 清道光活字印本

清施粹中纂修子禧椿增補粹中譜名延源字沛崙別號畬西蕭山人授布政使經歷禧椿字奕庭號義木從九品是書共十二册前誥敕次歷代遷徙分派及本支遷徙處所次原始系圖次航塢系圖次本派支系圖次行傳末附祖訓家箴祭法祭儀祠器等施本姬姓自伯禽封魯閔十二傳惠公子施父尾生因以施為姓世居曲阜是書譜元明以前世系可稽者為原始系圖凡七十七世為一集由曲阜之碭山之雲川之祥符洎扈從南渡之婺州之豐山等處者均入之其式參用歐蘇譜例五世為一圖名氏後均注字號每房支派依次排列上下兩世均用紅線聯貫之頗便觀覽且名氏之頂均用紅圈本派源流相承者用重圈旁支則用單圈以資後人易於檢閱航塢世系者乃本派所從出元至元間有名有仁者出贅蕭山塘里陳氏遂居航塢粹中一支乃有仁長曾孫長一由航塢遷於新田故為新田之始祖焉行傳首標若干世次標某某派而於名諱上注某某子次記其婚配子女行實等每世挨房遞序不失長子宗孫之義本身父子三世源流具備其生年卒葬均就所知錄入惟自十六世後多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善行美德而語多空泛與凡例中所謂無關實錄不遽摭拾之旨殊相背謬矣而書末附錄聖諭廣訓之語尤為無謂也

方何宗譜二十八卷 清光緒二十七年活字印本

清何秉勢撰秉勢字自法安徽廬江人何氏本出於方明建
文帝時方孝孺以不從燕王命赤其族獨少子聖賴與史魏
澤匿而保護之得不死居徽州歙縣贅於俞氏生四子長子
通遷居廬江因郡吏氏易方為何遂著籍焉是譜即以孝孺
一世祖譜例法兼歐蘇圖傳合一不另立世系表每五世一
提行字號生卒葬所歷官婚配子女數目及事實均詳註名
氏之後自五世起分房屬派由大宗以及小宗首書某公支
下某公派長方某明別續提二房依例推衍其各房小支義
例亦然且四分段以一世至九世為一段九世至十三世為
一段十三世至十七世為一段十七世以後為一段綱目殊
為清晰但何氏族大丁繁每五世中佔篇頁甚多檢查極為
繁難耳書首冠以方氏歷代名人錄方正學墓碑祠堂群記
誥封例謚塋圖家禮儀節圖宗法攷証大宗小宗圖朱文公
家訓朱柏廬治家格言歷代傳贊序文等譜後祠宇契墳山
契墓田契及禁約碑文等全書二十八卷除首四卷及末一
卷其餘均為譜圖初修於康熙甲午再修於乾隆甲申三修
於嘉慶壬戌四修於同治乙丑此其第五次修矣據譜秉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辛於同治三年(甲子)而書前秉勢序標光緒二十七年且同
治乙丑年四修宗譜名目內亦與秉勢名殊令人疑惑不解
也

常州東門馬氏宗譜前編八卷首一卷末一卷續編二卷清光緒元年志誠堂活字印本
清馬榮瑚 榮原名裕豐字子剛號南華江蘇宜興人武庠生
是書分十三志首曰恩綸錄唐宋以來勅誥次遺像錄漢馬
援以下十餘人繪像並附像贊次源流述馬氏得姓源流及
歷代族人之遷徙次典型錄馬援戒兄子書及家訓宗法等
次禮制錄文公家禮內大宗小宗喪服等圖次祠宇次邑里
錄馬氏宗祠及分居遷移之地址所以便稽考也次辨疑蓋
以考其先世世系者有始祖世系圖及常州共祖世系圖次
系表先列世系以明宗支昭穆再列世表以考庚婚事實首

為共祖世系圖表次為大分世系圖表二分世系圖表支分
派別依次而書世系亦按五宗九兩之例為圖世表亦先標
世數次記名氏右上記某某之子下記生卒配葬子女婚嫁
姓氏爵里等其男有懿行女有貞節者亦於表內記出次行
實錄其族人之有功勳者即力田商賈之傳有事業可傳一
長可取一事足法者亦均採傳入之次贈序次贄文次銘表
皆錄其故舊所贈詩文及所撰墓表墓銘等而藝文別又馬
氏所自撰之詩文也據譜謂馬氏肇始於馬援然世遠年湮
亦不可考惟自宋世有名世常者扈蹕南渡遂卜居於常州

其後散處四方者甚多此其遷宜興河橋一支也明清以來
家世業商無科第無顯宦然族大丁繁亦望族也惟馬氏族
中明代有隸軍籍者且隸南北兩軍在北者為宣府保安衛
新城在南者為定海衛昌國所其隸軍籍者因鄉時對族人
肆行凶暴索取無厭舉族為累故譜中曾痛切言之又案以
十六世以上紀載已詳嗣後不需再修者為前編十六世以
下尚需後世續修因從出另為一書名曰續篇其體例亦頗
可法系圖中雖亦遠紹旁搜強牽異代名人為始祖但其始
祖世系圖由漢迄元另為一系而不與遷常州者相聯貫常

州共祖世系圖則另自一世起與他譜之綿延至百餘世者
尚較勝一籌耳

姚氏家乘六卷 清雍正二年鈔本

清姚淳孱等輯。淳孱字威侯，號遯齋，浙江烏程人，附學生。是譜分六卷：第一爲世系，第二爲歷世小傳，第三勑諭，第四傳誌，第五崇祀名宦錄及家訓、著述、墳墓、義田等。其世系圖亦以五世爲表，但不按五宗九兩之例，自六世每五世爲一表，名氏概注明子幾人，其項則注明某某幾子傳世無多，尚便檢閱也。歷世小傳亦先標世數名氏，下大半注字號、婚配、子女等，有事蹟者殊不多也。惟姚氏自明宣德間因兵亂自妙溪來居，世業農，傳五世始遷居烏程城內。萬曆間姚舜牧以舉人講學窮理，撰四書經疑問等，爲明末理學名儒。自是而後科甲蟬聯不絕。舜牧子祚端以進士官太僕寺卿，孫延著、延啟均以進士爲顯官，蓋自舜牧開之也。是譜纂始於舜牧，不遠紹附會，即以遷居烏程者爲始祖。而所撰凡例及家訓，諄諄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務，不斤斤譜之體例，此與他譜稍異者也。書前有嚴我斯序，書後附舜牧所撰各書板數，可備考核也。

刁氏史籍徵聯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刁晏平撰。晏平字俊卿，廣東興寧人，經商於檀香山者四十餘年。是書乃彙集歷代刁氏人士見於史籍，由戰國以迄清代凡四十八人，各備錄其事蹟，注以出處，復撰刁姓源流考，證刁非豎刁之後，且爲貂之俗字云云。按晏平是書體例蕪雜，殊爲無取。雖以爲刁氏歷代名人彙錄，實亦不爲完備，即如元刁代大德中爲元江總管，清刁戴高工詩，尤善書法，皆見諸史籍者，晏平均未錄入，是已不無遺漏矣。著錄諸人亦皆隨手輯錄，編次無法。至刁姓源流考引復古編云：刀，貂聲，同而字異，本一姓，應作刀，作刁非。晏平所引，幾與原意大相逕庭矣。又證豎刁非名，不能以名爲姓，尤爲鑿空之談。古人姓氏以名爲氏者甚多，豎刁雖非人名後之善者，以其名爲氏亦自在情理中。總之世遠年湮，姓氏來源究無真實確據可考，固不必反復推求，以證其非豎刁後也。

袁氏同宗會譜不分卷　舊抄本　一冊

明袁載撰。載字安道，號濱陽，廣東按察司副使。此譜殘缺漫患頗多，書首有吳宋潛、袁碧、元戴表元、趙孟頫諸人序及嘉靖三年載自序，次各處宗支之圖，次會稽宗支之圖，次西府宗支之圖，東府宗支之圖，次竹江袁氏氏紀原，次惟一府君遺命，次古蹟外紀，次世系表，次三遷世系表，次本傳，次別紀，次宗譜詳証，次仲曦府君家諭，次嘉靖辛亥葛理撰梅窻公行狀，次著述類，次嘉靖乙卯袁煒明故中憲大夫濱陽袁公墓誌銘。其各處宗支圖自嬀汭始，一陳郡而再分為四支，即青州一支，又傳吳越京兆一支，傳冀州鄭州夏陽一支，傳河洛汝南及彭城，其汝南又傳襄陽會稽，第四支即東光樂陵也。會稽宗支圖則自會稽而慈谿而鄞城，又分四支，即上虞、祝渡、象山、旋邑是也。二宗宗支圖均世系圖，西府以元公始而惟一公止，東府以田公始而楠止，皆至元而於世系表首為再遷次三遷，一頁分上下二欄，一欄排三四世不等，其子姓稍繁者則為一頁一欄，字諱官歷皆緣書於世次下，而配氏已書之於宗支圖，故於此則不詳焉。其書法尚屬創見，意其隨手抄錄，或非定稿。最為不倫者為本傳及著述，本傳僅近世三篇，然亦祇生卒配葬，不及其他；所謂著述，有李時勉贈序一篇，又有本傳三篇，皆慈谿知縣崔嵩所撰也。義例不嚴，莫逾乎此。以載及表元等人序觀，此譜實僅有世系表以前之物，而以後均載及其族姪煒所增者，而原譜之成於清容居士楠亦可從知。楠字伯長，為元學士，纂修宋史，被荐登瀛，與松雪同稱哲人。楠持此譜將以予族人，先嘗就教於戴表元，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咸淳中進士，元召用不起，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惟表元一人，表元乃為之次定世系，考辨源委，并予之以序，序文固不載在剡源集者。載得此譜又有一段因緣，時明正德戊寅，載遊吳興天寧寺，得佛龕，發之皆佛經，內一編橫視下端曰三氏同宗會譜，即此譜也。問之僧人，知為趙松雪讀書地，則伯長當日與松雪輩實惟同止，可知譜文嘗經其屬定，撰序之不虛矣。三氏者，虞、袁、胡是也。松雪序曰：自舜裔虞氏獲封于會稽，而唐僖宗時又蓋之以陳州之裔曰胡袁二氏者，迨五季時虞天興沒而其胄浙徽遞始婚胡袁二氏，自北而南適來繼之，則三氏同宗於斯。復得一解，與定興張萬徐之同宗而異姓者，殆異其更易之轍，而實同宗派之本也。

句吳華氏本書五十四卷前一卷附補編 光緒乙巳存裕堂重刊本

清華渚編，華鴻模校補。渚字方雷，晚號平江，無錫人。食餼吳庠，從楊忠文公遊，壽務為復社諸子之最。明亡隱居不出，著有太湖志、逸氏傳、閨範傳及文集等。鴻模修有通四三省支譜，已著錄。華氏於無錫為著姓，自南渡歷七世，分十五族，及渚為十九世，通四族之第十二世也，故於義渚為鴻模曾祖小宗。斯編輯於明清之際，所為序文不紀年月，又提名冠字，進退旅隱二說，而書中於避諱抬頭等處均可見眷念故國之思。鴻模得其殘本，凡六冊，然細繹所缺之書頁數，並無間斷，蓋當時存其目未得其文也。鴻模為之擬目采補，廣為搜羅，一一補入，仍得十之六七，另刊書後，印為補編。其書殘佚既多，而自同治以來各支輯宗譜，恒以為宗譜，其為族人重視如此。前卷為敘文十四篇，書首為世譜，次世系，次家傳，次貞節傳，次閨範傳，次祠堂記，墓域世編錄、玉識大錄、傳芳集、家禮五要、祖述庸言、錫類均缺，共處十四卷而現存。何有為舊缺今補，或補而未全者焉。世譜各支均空格，推始祖譜有之，仿歐蘇法，五世一行，序中所引諱而論，行以紀實，分支而望地，以傳信，大傳成備矣。世系圖專從渚上溯五一圖，自原泉至渚，凡十九世，其他各支則無之。家傳分仁義二集，仁集為隆亭撰，鶴湖吳门紀遷祖也。義集則分支而傳。華氏宗人皆樸茂守常，孝弟力田，不輕去其鄉，自宋南渡迄清五百餘年，祖墓世守，無出乎五里者，亦可貴矣。

芝英應氏家譜殘存卷首　清刊本　一冊

首正德十四年貴宏芝英應氏宗譜序次嘉靖四十五年王宗重修序次正德十年趙樾德序次正德十年十世孫奎家譜後語次乾隆二年十七世從謹後語次乾隆四十一年十六世正祿䟦次嘉慶二年十六世正祿䟦次道光四年十九世鍾毓續䟦次道光廿年廿世曙霞續䟦次同治七年方宗城永康芝英應氏家譜序次乾隆三年芝英應氏庶母譜序次乾隆四十一年十六世正祿敍凡十六篇。案應氏本於春秋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後世遂以國為氏。東晉時有名詹者，從帝渡江，仕至鎮南大將軍，常持節鎮拓婺三州，卒葬永康，子孫蕃衍，遷徙不常。宋嘉熙間有名九三者，復自括之縉雲遷永康，後有靈芝生於墓，衆以為祥，名其地曰芝英，是為永康芝英應氏始遷之祖。應氏之譜最早為明成化間，然撰修詳備，當以正德十年應天啟與趙石川所商輯者為創始。石川即德樾。道光廿年止重修者凡七次，而咸豐間洪楊亂，譜牽得全帙，以資同治重修之根據，則為族人紹周之功也。譜之體例，因未見原刊，已不可知，然序中所標亦稍可窺其端緒。其正德譜係據蘇平仲所撰墓碣為圖為紀，凡八卷，附錄為圖為家訓為詩文，凡三卷，大概仿歐蘇之法而參以己見。其後數修，類皆沿襲前例，補益人口，增輯圖錄而已。即同治七年方宗誠序，亦未及譜之體例，所有更易，殆仍本諸歐蘇而變通者也。惟舊譜庶母止書所生男女，不錄其生卒葬所，蓋嫌於匹嫡也。自乾隆三年始另輯庶母譜，疑者闕之，其終老是鄉、祔享家廟及當時在副室者，均依例得據實自書，彙成卷帙。乾隆四十一年復以庶母譜體製過小，又不與正譜相附，易致散失，遂僉議分為十二冊，如正譜式，同頒各房收掌，不復分給庶母本派矣。故嫡庶之分，自古已然，王公士庶莫不如之。然螽羽廣振，繩之先蘭枝複後美之賢，氏族增繁，宗枋攸賴，且或以孫揚祖之情理，均有不容於缺略者。名分必正，嫌疑必辨，然不得正之辨之而竟不書之也。且如應氏者，自九二以下肇造六百載，支蕃派衍以萬計，而少母之所出居其[illegible]，成進士、登賢書、膺恩拔貢副以及入太學備貢博士者，出於少

毋亡居其半，果皆不書，其可得耶。此另案庶母譜如正譜式，固已勝舊例，然仍未盡合義法情理，不足以愜人心也。應氏丁口甚盛，乾隆四十一年修譜，較乾隆二年增丁至三千七百有奇，道光廿年較道光四年增丁至一千七百有奇，何其盛哉。故云覘人口之興衰，考氏族之演變，譜乘可為左券，斯言良不誣矣。應氏代有聞人，據王崇序，應恩號鶴邱，平宸濠之役功最大，應璋號方塘，廣信教授，應典號石門，正德癸酉進士，從陽明學，行有真學，廷育號晉庵，嘉靖癸未進士，福建按察司僉事，著有周易經解、周禮集釋、四書說約、中庸本義、經制要略、金華先民傳。嘉靖四十五年譜，廷育與有力焉，此不過有明中葉數世而已，其先或以迄清朝，則未可知矣。

山陰白洋朱氏宗譜三十二卷　清光緒二十年刊本

清朱增監修。增一名永增，字曾三，號第珊，浙江紹興人。國學生。朱氏出於黃帝之後，名挾，輔周武，封於邾，至夷鴻，所併於楚，奔沛相縣，去邑為朱，為得姓之始。傳至克信，仕宋為浙東道廉政康訪照磨，居姑蘇，生子十，遭元亂散於各處。有名榮一者，遷於山陰之白洋，是為居山陰之始祖。故明宏治五年六世穀所編之譜，即以榮一為始，蓋其上不詳也。嘉靖間有名秀者，館於威鳳鄉，得朱儲支譜，重加考訂，萬曆三修，又得鄭家閘譜，乃悉其原始，至增修此譜，已八修矣。譜凡三十三卷，首為序例，卷二誥勅，卷三祖像，卷四祠墓等圖，卷五家訓家法禁約碑記祭田等，卷六至卷八傳記誌銘等，卷九贈答詩文，卷十遠祖世系表，卷十一至十八系圖，卷十九至三十九行傳，卷三十備攷附譜，卷三十一三十二系圖補遺。是譜分大宗小宗二派，大宗以自黃帝至克信為遠祖世系表，自榮一以下為宗圖及行傳，小宗以白洋東岸之裔為正宗，東岸一系乃榮一之孫名琛遷於東岸，生三子，即譜所稱大二三三房也。其餘所列各支，乃自榮一以下所分別支

也東圖首爲總圖，以下爲各分支圖，名氏下詳録其字

號、行實、婚配、子女、葬地、行傳，以一世爲一編，以長幼序其

先後，詳其生卒年月。全譜以遷自白洋一支爲一系，其餘

均未録，蓋支譜也。全書編例頗詳明可采據。其序云，元

信十子，自榮一二支外，尚有龍山、柯橋、朱儲、鄭家閘、霞

頭、米家塢、馬鞍、龍鵠、千清潭九支，非此編所録，故不詳

矣。

四明朱氏支譜內外編廿六卷　民國慎德堂刻本

朱驤輯。驤字君襄，號蒙齋，浙江鄞縣人。行績

無可考，著有蒙齋詩文稿等。朱氏爲鄞之望族，

奉台州刺史雲溪爲始祖，宋淳熙間二世宣義郎

叔夏，遷卜居鹽場，是爲鹽場祖。驤修有朱氏支譜，

即宗之修譜之録，更縮鄉土志之體，爲內外編，蓋

鄉土志欲擬而未成也。內編分類三，曰本系，曰祠堂，曰

先行續録。外編分類十五，曰星候，曰災異，曰村域，曰

山川，曰風俗，曰賦稅，曰防兵，曰社廟，曰交通，曰義舉，

曰禪居，曰文辭，曰遺蹟，曰物產，曰後序。本系一類，

辨證朱氏姓源及先世訛傳者詳，爲辨岳繼之無其

人，朱氏分遷汴梁、始蘇、曲江、揚州、建陽等，或是或

非，均極有據。而其論修譜將攀援附會，旁搜遠紹，

隋牽數千年前之人爲其始祖，以爲其族之光寵，

遂致譜牒濫蕪蔓不可收拾，則尤痛切言之矣。其譜

未見，僅知其目曰世系圖、世系録、家規、先行録，以及

選舉、節孝、遷居、期頤、族長、人丁增減比較諸表。

以驤論譜例之嚴，考氏姓之確，其譜當有大有可

觀者。斷編乃驤與其師友合力纂成者，敘事多斷自清末，間有及於前明者。文辭一類，殆全為驤父子師友之作，未免過濫。誌外編所載，究非一族所能獨佔者，以之入於私家譜牒中，究非相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修馬氏族譜不分卷 清道光抄本

清馬書奎編。書奎字婁左，號李笥，道光乙酉科優貢，戊子科舉人，特用教職，選授龍門縣教諭。馬氏自元季由扶風避居介休張蘭鎮，入明以來，家世業商，不顯於世。及清初葉，第九世得正，歷仕繁衍，自是而後，科第連綿，遂為望族。其譜初修於清康熙間，多所闕略。乾隆末年，曾重編輯，未竣而罷。書奎用是竭力搜錄，因成是書。分世系與事實兩部。世系圖不用五世通例，以十代為一表，首為始遷介邑八世圖，復因其家廟奉第五代文秉為始祖，故文秉一支，晰出另為一圖。文秉二子，長子承貴另自譜，不在此譜內。此譜所載，第七代以下，均次子承用子孫也。八代以下，人口益繁，故自第九代起，分為十一支，各自為圖，而得正一支子姓尤繁，更分為三小支。有條不紊，皎若列眉，極便觀覽也。事實譜內，首標某代，次書名氏，詳其字號官階，配氏生卒葬所，子女等，每代名氏，均以世系圖之前後為序，不以長幼為編次。譜前有宗祠條例及馬氏碑志存目

等。馬氏題述，皆得正後裔，其子孫之登科甲居顯
宦者爲多。書叢亦印得正。正五代孫也。是譜另有
抄本一部，計三冊。事實譜由名氏字號生卒等鈎乙
增補極多，遂爲是譜初稿。二本相較，此本撤宗
祠圖、墳墓圖及宗祠匾聯、建祠小引、宗祠碑記等，而
祠堂條例後跋，此本多七條，皆關陳設、祭品、祀
期等等條例也。其書序及宗祠條例跋文，皆書
舍之稿，刻較此本似尤可珍矣。

彭氏宗譜二十五卷首末各一卷 同治六年述德堂重刊本

清彭榮恩修。榮恩字敬德，號慎修，國學生。彭氏
遠系錢鏗，漢有封宜春侯者，名冕，遂世居宜春。晉
太康初以太后諱春，改宜春爲宜陽，隋仍復宜春。
明清皆爲江西袁州府治。彭氏自宜春侯後，子姓
蕃衍，遷徙尤衆。宋大中祥符間，伯興徙江州湖口；
元祐中，明仲徙黃湖，占籍都昌，皆其著者。此譜奉
彭祖爲初祖，而以冕爲宜春祖。其目曰源流，曰家訓，
曰栗山分遷圖，曰統宗系圖，總爲首卷。曰世系，計二十五
卷。曰仕宦，曰名蹟，曰敕命，曰像圖，曰山圖，曰遷居，總
爲末卷。彭氏支派繁遠，即江西一省，其本源亦有
不可考者。榮恩於是詳數通譜，參以支派，而作分
遷支派考，凡百七十餘派，而猶有未詳者焉。又以彭
氏散居四方，難知其始，莫溯其由，於是出遊各省
者，集於南編，作遷徙考，其依通譜及支譜刊入。
其在江西省內遷徙者，以有支譜，則不備載矣。其
世系先冠圖，後爲表，每派皆止五世爲單，依世順
推，按支敘列。惟中多訛誤，如二十二世榮春謚嗣頭

讀為子而譜誤為顯洋欲有校改仍甚多也又彭氏名多舛復廿二世榮松凡三見皆在五服之内榮春亦兩見蓋見族誼疏遠譜牒不修之所致也彭氏自宋以降名人蔚起而彭方學於朱子累官兵部右侍郎龍圖閣學士卒謚文定以理學名儒為天下宗開彭氏之學派振江右之文風列其尤著者矣

分湖柳氏家譜十卷　清道光臘漬草堂刊本

清柳樹芳撰樹芳字湄生號古槎吳江縣人例貢生工詩著述散佚無傳是書分三類第一為世次計宗圖一支圖五第二為譜牒計世系六卷所述遠祖次記各支第三為家乘共二卷而以墓域祭田等終焉宗圖者即未分支前之世系指遷祖起六世止合為一圖支圖者自六世起蓋其五世君彩共五子以一子為一支每人繫其所出各為一圖每圖之首均冠以君彩公第幾子某公文以便識別世系一門每人書世數名號行輩職業生卒葬地配氏子女等君彩而上五世為一卷君彩而下五支分為五卷家乘所收有傳誌墓表行略及記序題跋等以墳墓之址號山向祭田數目糧額戶佃種原戶等均詳細記載以備異日有所稽考柳氏原居山西後遷浙東明季有名春江者復自慈谿遷居吳江遂著籍焉徙居以後人丁自不繁旺故自春江起至修譜時止不過十一世而已族中科甲絕無仕宦尤少非望族也惟其譜編次甚有條理不失之蕪雜尚可觀也

胡氏宗譜十六卷　民國十三年鉛印本

胡榮江、胡鄂公纂、榮江字翰卿、湖北江陵人、鄂公為榮江族弟、原名榮銘、字新三、入民國曾為衆議院議員、歷官四川宣慰使、廣東潮循道道尹、湖北政務廳長、教育次長等、胡氏族譜、初修於康熙末年、繼修於咸豐二年、其間相距不下百餘年、榮江此譜、則其第三次所修也、榮江以南中譜牒板式大半長寬尺餘、多用横格詳推、累紙連篇、高下無定、既不便收貯、更難披閱、故改用書籍樣式、子孫名氏概用平列、其次序俱依房分長幼、各相承屬、以便觀覽、全書除首卷為譜序譜規家訓碑記行述家傳墓誌等、其餘均為世系、卷二為一世至六世之世系、其六世計三十七人、而後嗣可考僅十三人、故自三卷以後、均為此十三人之嗣續分支序列、以一人為一支、其式均用直行書之、先標世數、次記名氏、名氏之上、記某某之子、名下僅記其字號生卒年月、而配氏亦與名氏並列、其下亦記其生卒年月及所生子女焉、榮江此譜體例至為簡易、既不法蘇歐成規、亦不按近譜通例、雖可名之為牒、而其中並無事實、復不立世次表、於其近派遠支更莫由而明、所謂譜應以世次為經、事實為緯者、殆胥無之、胡氏之先、於明洪武間官南昌府督糧道、遂籍南昌、宣德間避大盤山賊亂、徙楚公安、後又遷江陵、遂著籍至今、是譜即以遷公安之智實為一世祖、並未遠溯漢唐、强牽前代名人以為之祖、尚不失之冒濫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譜部

海寧查氏族譜十九卷 道光間刊本

清查元偁編、查氏先世原籍婺源、於至正丁酉、初徙嘉興、復遷海寧之園花里、始祖名均寶、事蹟無攷、其子恕、明初以醫學著稱、洪武中、官至太醫院正使、自是延於清、末代有聞人、如六世查約、中弘治進士、歷福建僉事、七世秉彝、嘉靖進士、由黃州推官至戶部左給事中、以劾分宜父子廷杖謫遷、入清以後、若嗣璉、嗣瑮、嗣庭昆仲、尤其翹翹者、嗣璉中康熙癸未進士、文章麗則、而尤工於詩、匯韓白蘇陸之長、以發攄性靈、海内咸宗之、嗣瑮為康熙庚辰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順天學政、以嗣庭之獄、謫遣關西、嗣璉倖免株連、遂改名慎行、其後如查昇、查岐昌、查揆諸人、均登仕版、至今稱為海寧鉅族、譜前四卷為世序、先考原始、以明端緒、深得譜法、次自三世慈之子浩、澄、淵、分為南北小三支、每支首冠世系圖、以六世為斷、次譜牒、而以三世分截、詳注名字生卒等項、次列傳四卷、外傳二卷、誌狀四卷、雜著二卷、家訓一卷、終之以通考、墓田二卷、類目雖繁、然例殊可述、原世系不詳遠祖而詳近代、列世傳不敘遠族而敘遷支、導揚先世之德善功烈、上述正史、旁參志乘、博采名流論贊、未書私撰、一言表家訓、記墓田、搜遺事、著通攷、有倫有要、可信可徵、足以見查氏門材之盛、而參綜討論之詳、不惟傳之於家、庶幾作譜者皆可取則焉、

新安汪氏宗祠通譜四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清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清汪鳴相修。鳴相，江西彭澤人，事蹟不詳。汪氏之先，自魯潁川侯得姓受氏，越三十三世澈，字子陽，為漢吳新都侯，始遷新安，再傳至卅六世晉獻，為晉野縣令，因家於歙，下至隋末世，其四十四世華，以歸唐功封越國公，貞觀中，上家狀族譜，列為柱姓，遂為望族。後嗣繁衍，分居贛、越等處者，凡卅餘派，皆以越國公祠為統宗祠。道光初，其裔之遴等，以祠漸傾圮，乃倡修復，功成，又與鳴相等，以宗譜久失修輯，取祠內所藏隆慶四年未刊前譜，及道光間所集祖墓祠志，倡集合刊，而成是編。共分四卷，卷一為圖像、贊、墓祠圖、銘、表、誥、敕等，卷二為統宗支系圖，卷三為奉祀神主神像名氏，卷四為記、啟、碑文雜錄等，而卷首卷末則為序跋。是譜之輯，蓋以之分遷各支，俾將隆慶四年後各支後裔，填明入祠，以備將來修集宗譜之用者。故其系圖一編祇簽支派主要名氏，而不載事蹟，故甚簡略也。

晉陵金壇沈氏族譜八卷 清康熙間刻本

清沈龍元修。龍元字渭公，號磻溪，江蘇武進人，邑庠膳生，康熙甲午科歲貢，考授儒學教諭。沈氏源出於姬周文王十三子聃季，食采於沈，地在河北相州，春秋國滅，遂以沈為姓。至唐居范陽者，族最饒。貞觀末有長史泰初公剌湖，卒於官，因籍湖郡，此吳興沈氏世祖也。趙宋時寶閣有名萱者，徙居湖之東林，其孫福咸平五年進士，判河陽節度，其後分瑞安、武康、溧陽、宣州、晉陵各支。居晉陵者又分二派，一為循理支，一為安善支，金壇沈氏即安善一支之裔。譜稱一世祖震，字闢遠，萱之八世孫，始由東林遷居晉陵之奔牛鄉，為金壇始遷祖，嗣遂繁衍。譜始創於明正統間，為七世禧，字惟吉所撰，至萬曆十二世應奎續，至龍元，是為三修。應奎字伯和，號湛源，以萬曆進士歷光祿寺少卿卒，祀鄉賢，譜載誥敕奏疏、崇祀錄，皆其一人事足。譜凡八卷，卷一為序、誥敕、奏疏、崇祀錄、續序、家乘紀略、凡例、祠制、祀典、祀規、家訓等，卷二為原始肇遷及支圖，原始錄自宋譜，以聃季至萱為斷，僅誌名爵，不及世次，蓋萱以前世系不明，僅溯其淵源，肇遷所載，為萱以下至震

明其遷徙之情支圖所載乃自震以下各支表卷三至卷六爲世表共十八世卷七爲行譜行譜每世以一字排行各載生年月日乃序年齒之編卷八所載爲傳記儒籍紀名闡範文徵祠堂基址祀田等綜觀全編體例頗極明簡其行譜一冊尤爲少見不知昉自何時也

城西黃氏家譜 光緒甲午五桂堂鉛印本

清黃炳輝修炳輝字午橋事蹟不詳黃氏自文强十世由江夏遷浦陽廿七世由浦陽遷剡之雙井廿八世由雙井遷諸暨之孝義三十五世由孝義而穀來而東浦遷會稽之孟封四十三世由孟封遷山陰城西即居易公啟强炳輝之十五世祖時在明洪武間也譜自乾隆丁未重修以後至道光壬辰四又續修炳輝是爲三修其體例參以舊譜屬以前聞衡以己見要皆斟酌而歸乎中者首淵源次列傳次內傳次祠產次世表次年表述年表則近自城西一世始述世表則遠自江夏一世始但自城西而後則備列各支自江夏以來則止述傳及城西之一宗世表如世系圖先序大宗次及小宗年表首頁及各頁中行列江夏幾十世本族幾世某字行每行自爲起訖以次編年大書命名小註字號生卒出身官階配氏封贈子女葬所世表與年表書註全同僅繫附稍有所異例言謂可省翻檢之勞然則圖之用在辨昭穆使閱者一目可瞭表之用在分房析派先尊後卑以明世次並得其字號生卒行蹟益相互爲用表裏爲依者果爲省減翻閱則何如併二爲一若小家譜牒之簡潔爲愈乎

皖桐祝氏宗譜六卷 清嘉慶刻本

清祝文蔚撰。文蔚字瞻淇，安徽桐城人。是書譜例法兼歐蘇，圖傳合一，世系行實，開卷瞭然。至文傳多者，另載藝文集中。世系亦按五宗九兩之通例爲表，自五世後分房爲派，由大宗以及小宗，首書某公支某公派，再按長房、次房依次排列。每世名氏後皆注其字號、生卒年月、葬所及科甲貢庠官階等。祝氏先世居豫章及西壩，元末紅巾倡亂，有名勝一者由豫章渡江而北，越皖之懷寧，擇居於桐城之樅陽，遂爲遷桐之始祖。是譜即自勝一起，至五世則僅稱子萬春有後，餘俱失傳。其後子孫繁衍，十餘世者皆萬春後也。祝氏家世業商，科甲絕無，故譜中無貴顯者。惟清康熙間有名應選者，曾爲大學士張英師，寔爲最顯者矣。書前有凡例、譜說、家規、家禮圖等，譜後附祠堂圖、墓圖、家傳、契券等。其家傳中亦殊少瑰奇之人。譜初修于明天啟間，再修于清康熙間，三修于乾隆廿四年，此譜則其四次續修者矣。

孫氏宗譜十二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六年南通孫氏石印本 十五冊

孫淮濬撰。淮濬字松濤，號東時，國學生，議叙五品銜，候選直隸州州同，入民國，歷充市議會議員、南通縣商埠警察局諮議等；淮餘字應春，號煦園，歷充南通教育會評議員、督辦運河工程局委員等。孫氏在春秋時分姬姓、媯姓、羋姓三大族，此出自媯姓，至唐孫萬登官休寧之唐田，遂居之。明萬曆間復由唐遷通，然著籍則在清雍正間也。其譜纂修始於南宋嘉定三年，至此譜修成時已整理六次，續列七次，故最稱詳備焉。卷首新舊序、修譜人、撮影、跋，卷一源流、譜誡、禮儀、修譜古今彙錄，卷二至五世系，卷六遷通歷代遺像，卷七人物表、墓誌、墓圖、服制表，卷八襍記，卷九列傳，卷十榮哀錄，卷十一古蹟，卷十二文翰。譜雖以南通本支爲主幹，而於支派蕃衍子裔後嗣，類皆查訪登載，殊不以一支一系而自囿其宗也。世系分四卷，以自賜姓至居徽世系弁諸首端，而以三分支分代依次及之。五世一表，並各附小傳於後，亦有左右逢源之便。惜太蕪亂。人物表率依舊譜錄之，而以遷通以後者附之篇末，得繼述之旨。古蹟以居徽及遷通爲多，而尤以鯨吹園及創建南通試院爲最。鯨吹園記、遷通五世仁庵赴皖赴粵請舊譜之本，題詠殆滿。南通舊無試院，每試須往泰州，跋涉間關，邑人苦之。雍正間孫氏族人首議闢置，呈郡下通達官署，力爲陳詞，於是始奉旨准設，而孫氏

靡廢財力則不可計矣先是邑人於孫氏入籍南通輒多扞格故
自萬曆至清初迄未占籍試院既刱孫氏科名奕葉蟬聯邑
人德之孫氏始得獲所請蓋計遷通已百餘年矣

淄川畢氏世譜不分卷 嘉慶十二年刊本
清畢岱煙編岱煙字貞庭淄川人歷任江西贛縣縣丞
分宜貴溪萬安諸縣知縣是譜為嘉慶丁卯所增者據
序稱譜初修於明萬曆乙酉其先世為東𢧐籍元時遷
於顏神之石塘塢明洪武中畢敬賢再遷於淄川之西
鋪即本支之始祖也崇禎戊寅重修入清代後康熙壬
子庚午雍正庚戌乾隆丙申均有續修迄於岱煙凡五
續矣惟康熙以前舊譜體例未備至康熙庚午畢際有
重修始定凡例十二則大都因陳通例無所發明惟編
纂方法不用旁行斜上之圖表祇依世次平敘之其有
行誼超卓者附載傳略於其人之後謂係遵史例蓋仿
班書人表附注之例也然史漢表注多後人訓詁音解
從而附入者馬班自注本不然也即以譜例而論後世
多因宋歐蘇二家之楷模有圖有錄圖所以明世系錄
所以紀行實是譜体例固非別格然原流支派不能一
覽而得大宗小宗之系統更難檢索不若章學誠所
謂圖以表世次牒以紀行實者為正格也至凡例謂舊
譜例有生女一項兼載所適之家以明瓜葛而備查考

為譜例之變體際有重修時以篇帙太繁乃略而不書擬另編副世譜與此並行亦不師於古而因乎理勢之自然者特是否刊梓無從稽考故著此以待證

潘坊隖莫氏家譜不分卷　嘉慶十三年孝思堂刊本

清莫大棉修大棉字在庭事蹟莫詳莫氏在宋宣和間有名斌者以明經官吏部侍郎家於紹興先世固居汴中也次子叔光亦官吏部侍郎卒贈尚書諡文清從居餘姚而長子叔文元孫垍道又從會稽之東梁垍遠又遷山陰柯山之螂螺隖垍遠又三傳至文華元末明初因避兵亂贅於同里李氏是為潘坊隖始遷之祖其世次即奉之為一世而以垍遠為山陰十七都起家之祖斌為開宗之祖為其譜始修於五世迨十六世南川重修康熙六年南川七世孫芳伯三修更越三十二年二十世並國又增修之即大棉所謂族人珍藏視同秘本不肯輕以示人者也大棉窮搜博求齎幣奔馳始克得之其體例無更舊義而仍其目曰敕贊曰誥敕曰先世表曰世表曰傳贊曰內傳曰贈言表為世經人緯五世一表六世以下又各為一表前表之終即後表之始表內書字諱行第書配氏子女書生卒葬所有善行者則大書之標戊雖明排字則紊亂殊甚如二十二世大棉等以大字

行而二十四世又有大字行世次不及三傳而竟混淆若是其字派排行直若虛設矣惟斯譜不遠攀賢掊不誣宗始祖有春秋之法視諸老泉輯蘇氏譜眉山而外不復追溯李空同輯譜已身而上止述高曾殆相彷彿昔屈大夫之祖高辛太史公之祖顓頊率皆不可免而此獨能實而詳之不以空洞世系而沾涉迷茫斯可貴已莫氏自斌之後簪華世胄為越中名族至有清雖無卓顯特達亦多能世守先業不墜家聲所謂克紹箕裘者是也

無錫南塘丁氏真譜丁寶書丁福葆纂修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丁寶書丁福保纂修寶書字芸軒清邑庠生光緒癸已恩科副榜福保字仲祐號梅軒清邑庠生所著有佛學大辭典一切經音義彙編佛學指南佛經叢書刊金剛經箋注文選類詁說文解字詁林漢魏六朝名家集等書精醫學創醫學書局刊印醫學舊籍數十種極有功於士林丁氏為宋太常禮院丁寶臣之後於元末自常州始遷無錫蔡伯鄉復由蔡伯鄉遷南塘遂為南塘丁氏是譜斷自始遷遠法歐蘇近資紀其分為十卷第一卷為世系圖餘九卷為世系表系圖不按五

宗九兩之例以七世為一圖七世而後以一人為一支每支為一圖只記姓名更於系圖之前另為統宗世系圖蓋記其未分支前七世之世系者世系表則分一支為一卷用橫排法以一世為一格一格之中兄弟相序兄之子孫衆多者則用貫頂法俟子孫記畢再記其弟每一人名下詳注字號科甲歷官生卒婦族塋墓子女及女之所適並兼載其小傳等譜最前有首次二卷首卷記歷代制誥敕命次卷則彙舊序像贊家傳墓銘行述哀辭傳家詩文詞等以及歷代友朋贈送之作書末附雜識有服制圖墳墓圖祠基圖議據議單墳

種公田等、丁氏居南塘、多習賈、復為牙行、家益饒裕、故非仕宦之家、科名益寡、十世以後入宦途者漸多、然亦無顯宦達官也、今人鄉丁則其最著者矣、是譜猶有壽例、思想以誥敕列於卷首、雖為一家之光、究屬無謂、而傳狀銘記之類、編於世表之前、雖云連垂香之例、然世系不明先載傳狀、故究非正例也、而更以服制圖入之譜內、尤為無識、丁氏譜初修明嘉靖中、續修於康熙壬子、三修於乾隆庚午、四修於道光庚戌、五修於光緒甲午、此其第六次所修者、題曰真譜者、以乾隆間有族人鳩合邑中丁姓為大通譜、懼其以偽亂真也、書前有五次

修譜時例言三則、先敘分篇之例、次敘編纂之例、再次敘書法之例、此次修輯、仍循先例、刪繁就簡、而去其宜昔不宜今者、如大清律前頁統說先儒格言等、

嘉興譚氏家譜十卷卷首一卷　譚新嘉纂修　光緒乙巳慎遠義莊刊本

新嘉字維生、號志賢、浙江省補用知縣、著有清芬錄二卷、新嘉之成此譜、係導源於上世、其始為明中葉有七世祖手輯家譜、嗣經九世十世斟酌損益、析表盡善、然仍未有刻本也、康熙中各房亦僅守抄本、咸豐八年、稍議續修、閱二年而蔵事、都為十卷、時值粵氛四逼、及付梓、茲譜即胚胎於是、而略易其卷帙、凡十卷、卷首敘目、卷一恩綸奏疏、公牘、卷二世系、卷三宗支、卷四小傳、卷五家傳、附志乘烈女傳、卷六碑表誌銘、卷七行狀、行述、卷八藝文、卷九墓圖、卷十叢錄、闕疑、著則參証而增補之、謬誤者則參訂而校正之、按舊譜約增若干葉、世

系圖不標明世次、但仍為五世一圖、一支一葉、宗支者即譜之譜、書以字爵、氏、而不及其他、其小傳一類、近似宗支、而僅詳其卒者、雖幼殤亦必書之、以為與宗支為表裏、然其名類與家傳等、易於混淆、諸譜中尚無此例、如約其體裁、則仍以併入宗支為宜、蓋實不足以言為傳也、墓圖頗精細、註釋亦頗詳、要非俗譜可及、以山陰譜序書之叢錄、亦頗得體、其族人許新嘉好學、而有見解、的論也、譚氏以儒學見稱、自明迄清、兩朝不絕、其間譚貞默以明末清初宿學、能讀名噪江左、右節操、凜然、著書尤夥、如豳史菟荃三百卷、四書見聖編一百卷、均洋洋灑灑、蔚然鉅觀、其他亦不下十餘種、惜所有毀於乾隆、書業是譚氏執友旦厄、亦士林之浩劫矣、

福州通賢龔氏支譜三卷 清龔蘇琛編 清光緒九年刊本

清龔蘇琛編。蘇琛字依堯，號而生，閩侯人。咸豐壬子科舉人，考取內閣中書，居官山東蘭臺知縣。福州龔氏源出宋參政龔惟謙，家於莆陽。元末有名修者，始遷福州，而自惟謙至修以明永樂中遭回祿，中間世數已不可考。因即以遷福州者為始祖，爲是譜，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爲支系圖及世系考，中卷爲宗祠墳墓、傳略、狀述、誌銘等，下卷爲詩文等。支像圖分三首曰水源木本之圖，自始祖修以迄十三世屹，並在一頁中，不按歐蘇成例，中書姓名，旁注世數，頗便檢閱。惟着重本支，故他支子孫概不注出，支譜體例，自應如此。但自三世而後，每世兄弟幾人，均將名諱平均排列，不用直線貫其世系，某爲某之子孫，觀之莫明。所以頗爲懷園公支圖。圖分爲二，每一子爲一圖。所謂懷園公者，即十三世屹之字也。自第十三世迄二十世脈絡甚清，一望而明。觀世益知歐蘇九兩之例之不易明矣。圖後爲世系考，每世均記字號生卒婚配子及歷官封贈等，亦以本支爲主，其有功合族及家譜等，則附其傳於各世中。末附女考，記十五世以下所生女，及其所適之人，惟篇頁極少，或係失考之故也。墳圖不圖，僅記其地址地形某向葬喪之人而已。傳狀中首春傳略，次行狀，次墓銘傳略，當即家傳頗爲簡略，而另詳於行狀中。其末卷詩文，則彙錄各世之遺詩文者。龔氏自懷園公而後，科甲相望，宦官甚衆。明嘉靖丙戌狀元林用卿，即其族人，而清乾隆閣龔景瀚，更爲其本支所自出也。譜前凡例十四條，頗爲謹嚴。

定興鹿氏二續譜十五卷 清鹿傳霖纂修 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清鹿傳霖纂修傳霖字潤萬號滋軒定興人同治壬戌進士
光緒間以隨勦越南匪徒有功累擢四川總督手贍對以疏
請改土歸流事被劾奪再起爲江蘇巡撫拳禍作率師勤王
赴西安行在任軍機大臣官至大學士謚文端是書首爲世
圖即世系表亦按五宗九兩之例只記名諱次世譜專記其
人之字號生卒婚配葬喪子女等而科甲官爵封贈等更詳
記之人各提行名諱下小字注某某第幾子次世傳即家傳
蓋鹿荃鹿丕宗及傳霖所撰其祖先佚聞舊事嘉言懿行者

先後以支派爲序不分長幼計鹿荃撰一卷鹿丕宗撰一卷
傳霖撰一卷次塋墓每塋各繪爲圖入葬者多以長幼分昭
穆圖前並記其地址畝數及下葬山向等又附祭掃事宜及
墓志墓表等於後次祠祀先爲廟圖及奉祀神位名諱並附
祭儀碑記額聯及祭文等次祀田記地畝段落並附條規畝
數及支銷章程次家訓大半爲鹿善繼著垂教子孫之語並
以家書附焉次遺文遺書遺文載鹿久徵奏議及鹿氏歷代文
字之未專集者遺書則爲鹿氏歷代著述目錄並附記刻本
鈔本及序跋等次傳狀凡方志記載私家著述與夫學案事

實及其先世行狀等均爲彙錄而以世次爲序焉末爲雜錄
彙輯當時人士贈言及纂述之文之有關鹿氏先德者而附
以鹿氏之遺聞軼事等鹿氏自明永樂中由小興州徙居定
興降及清末已四五百年而人丁非極蕃衍然自明末鹿善
繼以來有清二百餘年間顯宦甚多科甲尤衆故其編纂之
譜最稱完備初譜修於乾隆末年續修于道光間繼前譜踵
成者初譜所載不復重錄善繼此本乃薈萃前二譜而合編
者雖不出歐蘇成例然其譜牒分明體例完備有足多者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世譜中本支名字下或加諱字或加公字仍不免固陋之
習蓋族譜乃合族物非一支所私有也而世傳一門稱謂亦
蹈此弊且粉飾過當應與傳記狀合編似不應分立也

沈氏族譜六卷附本支世系圖　清沈兆澐輯　清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清沈兆澐輯兆澐字雲巢浙江餘姚人寄籍天津嘉慶甲戌
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松江府知府蘇州府知府江安督糧
道代理河南布政使卒諡文和著有易義輯聞義利法戒錄
織簾書屋詩文鈔詠史詩鈔等書沈氏居餘姚譜內不詳所
自其始祖定一為元時人亦未注明自何處移來是書援次
頗為有法而世系圖附於最末尤為族譜特例前無目錄第
一二兩卷即章學誠所謂世牒者每名下注行次字號歷官
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塋墓向方等且第一卷為本支第
二卷則其餘兩支第三卷本支先世懿行事蹟載在史乘諸
書者彙而錄之卷四則為本支之家傳行述卷五為他支先
世懿行載在縣志等者卷六為他支之家傳也末附世系圖
三曰本支世系圖曰莊敏大宗文達公支世系圖曰安順公
支世系圖亦採五世分截之法沈氏族不蕃衍若縮小書之
則一紙可通翻檢既便而支系亦清矣是書敘次極為有法
為分支譜中義例謹嚴者惟未詳其先世所遷殊為遺憾耳
初修於明萬曆間續修於清嘉慶此其三修也明吏部尚書
沈應文兆澐六世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海王氏家譜六卷　清王壽康輯　清咸豐十一年奉思堂刊本

清王壽康輯壽康字二如上海諸生是譜始于康熙間王秀
甫其前以轉徙遷移譜牒遺闕無可徵信相傳自雲間戈鶴
沙分支而來著年代非遙世次支系故不甚繁全書計六卷
首曰世系所以考宗支之遠近識行輩之繁衍者次曰世傳詳
載名號生歿婚娶子女葬所及其可傳事蹟並附各支行述
于傳後次曰世墓詳繪圖形地址山向復詳載墓塋餘田圖
保圩號畝分田形積步買價以備後世查考曰世祠詳載其
圖形基址契價建置憲示碑記及祠規等曰世產則奉祀修
祠公產之圖保圩號畝分買價地丁漕米碑記也曰世章則
彙所有判詞旌表及贊序碑文碑銘等皆有關先世事實存
以備考者也全書計六卷王氏族小其世系圖僅四頁而已

文安王氏宗譜（王祖繹等撰）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王祖繹撰。祖繹字異言，監生，報捐縣丞，前清歷任福建莆田、平海、侯官等縣縣丞，入民國後歷任湖口、萬載諸縣知事。王氏系出瑯琊，明永樂間由山東徙居文安，是書於其先世未加細核，僅云先世居山東諸城或福山，而不可溯求云云。全書體例頗詳善，首世系源流圖，次各支世系表，各表後繫以譜文，最後坿記世齒錄表，蓋圖以挈其綱，表以便檢閱，文以記其詳。記世齒錄則序其長幼者，再次為坿錄，內有兆域圖記、塋田記、族居記等，末更坿考訂及著述二門，蓋考訂其一族之傳聞異詞及述未盡之事者。其所謂譜文，即章學誠之所謂世牒也，每一名下，詳載行次、字號、歷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著悉。王氏族人不繁，其世系表仍循五世一截俗例，猶未能省去翻檢之苦，如將表格略繁，未始不可一幅貫通之，且表內坿注之配某氏、子幾人等，皆於譜文內詳載，似不免緟復之弊。

來鳳吳氏支譜不分卷 民國間鉛印本

吳國壽編修。國壽，冊名寶炬，字蔭，號穀詒，別號適園退士。光緒己酉科拔貢，孝廉方正，曾任江西直隸州州判、知州，入民國歷任湖北房縣、宜昌、應山、江西德安、大庾、寧都、崇義、資溪等縣知縣。其譜約分為家世源流、族居記、傳記、墓銘、古訓、家規、子訓、女訓、婦訓，再次而為宗派圖。圖自一世凡五傳，而分為四支，都五世一提，顧不標明世次，殊不易辨昭穆，子必與父相錯一行，而與妣氏成直系，蟬遞相聯，旁行斜上，至六世提為首格，與一世並列，既無世次綴明，復不以墨線區畫之，直使曾祖元孫并居一格，而令人莫分其尊卑序次矣。譜而至如是，可謂疏漏之甚。吳氏舊居貴州，或云在遵義燒壩，或云在銅仁蠟龍坳，即遷來鳳本支，亦莫詳其所自。蓋舊譜為一世祖再帑携回原籍，故不可考耳。惟據國壽依雍正存地契及先世孝簿，以証其五世祖妣表氏為湖南沅州府芷江縣人，與國壽在沅州境所見修路吳姓功德碑字派適合，芷江距銅仁尚近，非若遵義之窵遠，故疑蠟龍坳

為吳氏發祥地、尚屬稍符事實也、吳氏自康熙間、一世再貂遷湖北來鳳東門萬家塘、然未著其籍、至三世始為來邑人、再貂以前固不可知、及同時自述來鳳者、如偏坡地、坨茶園、鄭溝、乾家溝、峁峒等地、諸裔、亦均莫可追尋、故謹就萬家塘一支、搜訪而成此譜、萬家塘先名楊樹園、再貂初來其地、一望蘆蒿叢生、滿地、而野棘遍立、荒蕪殆甚、再貂請於有司、而闢殖經營之、以奠吳氏子孫百世之基、是具有遠見者、當夫明清之交、湖廣川貴、多荒塞不毛之地、賴先民孜孜、以全力墾殖、易湼卤沙礫之土為肥沃膏腴之田、後世遂食其利、斯不止為一姓之創祖、抑亦邦國之功臣焉、

浦頭張氏族譜不分卷　同治二年木活字刊本

清張鎔修、鎔原名選齡、字紹錢、一字鑄台、號子陶、郡庠生、例授修職佐郎、儒學訓導、直隸龍門新河鉅鹿長垣玉田等縣知縣、昌平州知州、鎔為薰之兄、薰所修張氏族譜已著錄、此為續修之作、蓋已五修矣、鎔序其緣起曰、族譜四修於咸豐四年、余弟薰董其役、迄今十有四年、生齒之繁、卒葬之事、視諸昔增三之一、乃亟謀之族人、續輯成書焉、其譜謂歐陽、橫列五世之圖、其幅甚隘、官爵事蹟、每不能詳述、非所以貽孫謀、然歐譜係宗法廢亡之後所創始、為後世譜牒之先河、凡所立論、限於歐陽氏族屬凌替、致未及詳、別歐譜另有世傳一類、亦足補世系表之遺、鎔雖稍引伸會通、然於歐陽氏斤斤作不直之論、未免陋矣、據序稱除張和國史列傳誥命世表生卒年月表之外、別敘記六篇、傳一卷、六記者即墓田、遷居、恩綸、著述、藝文、繼嗣是也、此編僅存列傳、至生卒表四種、并十世孫瑚及鎔之序、殆非完本也、薰所輯譜表、分三房、此則以大刪為祖、三房為宗、合立一宗表、而又易薰之年表為世表、以為表專記世次、旁行斜上、不同史家編年也、顧其譜無世系圖、轉不如薰譜為詳、不知何以遺而未載、抑以為不足

輕重耶、張和乾隆十年武進士、官至貴州安龍鎮總兵、雲南普洱鎮總兵、熟悉邊守、於營防調度及訓練弁兵、駕馭土司、均稱合宜、其傳即采自國史館者、并誥勅三十三篇、胥為薰譜所不載、

張氏族譜四卷 咸豐四年木活字刊本 四冊

清張薰修、薰原名長齡、字柏亭、號頌南、議叙八品職銜、例授儒林郎、候選布政司理問、其譜首為例言二十二則、次傳記序贊、次行派、次世係圖、次年表、類次頗為完備、雖以舊譜為權輿、而創例亦復不尠、如舊譜正名定分、僅續載親支、此則溯本窮源、旁搜他族、猶嫌未詳、復蒐集資料、詳為考證、是廣舊譜之例也、如舊譜有系無表、故生卒葬處多不可考、此則以寡證無由、闕其所疑、故仍舊譜之例為之、張氏先世事蹟、乾隆四十四年十世孫瑚序之、綦詳、原籍蘇州閶門、明永樂間健庵始遷居維揚之東鄉浦頭、即浦頭張氏之一世祖也、宗譜初修於乾隆四十四年、主其事者即瑚、及道光十五年、裔孫情別纂支譜、又十年肇熙重輯宗譜、浦頭張氏譜至此凡三修矣、薰輯是譜、又踵肇熙之譜增補而成者也、

潤東順江洲陶氏重修族譜六卷　同治丁卯百忍堂刻本

清陶紫續修紫秀資之子原名于淮字為章號仁庵邑庠生秀資道光元年既刊潤東順江洲陶氏族譜又越四十七年子裔繁盛徙離甚多且江洲復遭衝坍之變紫念族系寖落日深可慮非重修族譜不足以承紹先世之志收輯大小之宗并啓迪後人之述也遂銳意訪錄纘為此編於舊譜之義例非但無所更易增損即板式刻字亦多襲用舊鐫僅增序傳碑記十四篇合前譜舊有都為五十一篇又卷首增序一同治六年江都姚淦陶氏重修族譜序一十一世紫重修序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潤東順江洲陶氏族譜四卷　道光元年刻本

清陶秀資修秀資原名必蓁號宏亮國学生南州陶氏多系出靖節之後而其遠祖則紹始於陶唐靖節後裔由九江而京口而又遷潤洲是九江為潤洲一望之發祥也始遷祖溥字萬培號浩源明孝廉授洛陽令洪武十九年自京口遷之潤東北江洲因廟沙衝坍故址遂移居順江洲四號港分東中西三大支秀資序前遭天啓六年潟水之湮沒後為康熙二年回祿之所焚舊帙幾缺如也云云是陶氏之譜遠成於明間而體例粲然大備臚列殆遍則又始於秀資之大父至乾隆癸巳始成卷帙蓋江洲初創之譜也秀資此編即尋其舊規輯其遺逸而成者時江洲復遭坍沒族人蕩析離居不容不修譜以收族敬宗矣譜凡分二部修譜列序家規祭文源流世系總圖并序傳贊記為一部其二即為一世至十五世年表暨附表卷前并冠以序门類粗備亦有可觀總圖敘其略如某出自某裔或某緣某事而遷徙均不使稍有遺漏譜文則平順易曉不作深險詭僻之語不為詰屈聱牙之字是為得之實用者其論家乘當徵信

加詳，祖其遠而難徵信，祖其近易以加詳，非特見之士不發此閎言也。惟其序、傳、贊、記一類人我不分，甚且詩文、隨筆、遺训、祖規刷列其間，體例斑亂，致爲全譜白璧之玷。此譜雖爲秀資所編輯創刊，然據年表，秀資已於嘉慶二十四年卒，可知未獲親哉，即道光元年王雨春序當亦爲後之人所增者，是又不待繁言矣。

黃鈕同宗譜不分卷 民國廿二年鉛印本

鈕永建修。永建字惕生，上海人。湖北武備學堂學生，日本留學生，德國留學生，上海軍政府軍務長，南京政府參謀次長，總統府軍事顧問，國民政府中央委員。鈕之得姓，始於庭實，漢元成時也。鈕之承黃及黃鈕之分，始於月嫺合黃鈕而譜之，始於自迪、自贈、月嫺。元延祐間，諡清隱處士，世居吳興之華林，因贅吳江黃氏，乃命長子俞右後黃，而仲子元璘從已黃氏，則爲香之裔也。自俞右、元璘以次，黃鈕二姓子裔蕃衍，其同譜、支譜有十餘種，鈕姓一系居其大半。永建爲晚近政學家，擬改良家族，乃有吳興鈕姓聯合國族計畫草案，而其計畫首爲聯合族譜，於是由俞塘支譜溯及黃鈕同宗譜，又西至武進、馬蹟、南達湖州、華林，東及震澤、南北麻，遠浙之紹興，凡屬江浙黃鈕枝分派衍處，均勤求博訪。於馬蹟得大檄鈕氏家乘，北麻得黃鈕同宗譜，并參校家藏譜表殘本，都凡七種，考其異同，辨其得失，仍如北麻宗譜舊例而編其次類，首冠元延祐制文一道，次傳誌，次黃鈕五世綱領，次華林長支世次，次黃氏世次，次鈕氏世次，次吳興志及其他有關鈕氏之史實，次附錄。譜詳於鈕氏，故又分若干支派，每派又

視其世系之確疑，而或加世系圖，或祇列世系圖而無表，世次、世系、昆仲雁行，不分嫡庶，總世系列嗣繼者，從修譜等項至附錄之世系，以不載世次，註語稍詳，然亦僅載字某配氏生卒及遷居四項而已。附錄有松陽母集、覓溪詩集，松陽母孫璵，三國吳大帝族孫女，歸吳興鈕氏，有節行，子滔為松陽令，其集見於隋書經籍志，而早已亡佚，僅存其目，顧諸書多有引據者，茲則從嚴可均所輯七則，略為編校。覓溪集明鈕仲玉撰，刻入明詩乘。仲玉字貞父，性行醇謹，博涉古學，與吳中黃五嶽、王履吉皆一時文伯。附錄最後為永建所擬鈕氏源流考，稍考鈕姓受氏之始，并遠祖之名位時代，與夫分合之跡，疑似之姓，引經據典，該洽詳贍，殆亦深學追遠之士也。

錄而黃氏宗譜十四卷卷首一卷　民國四年誠明堂校印本

黃守恒修。守恒字心舟，一字佛生，號鄒日，又號頑公，又號復睎。清廩貢生。宣統己酉選任嘉定西門鄉議事會議長。入民國，為嘉定軍政分府財政部副長，有莫穀梁學考一卷、龔定庵年譜稿一卷、謀邑編五卷，又譯有原人六卷、長城遊記一卷。黃氏自明季始祖忠芳公由浦東遷嘉定合濂門外，傳四世始有口援。先世譜字生卒五世，付室記之。其後續有纂錄，清道咸間曾經續。本擬付刊，遭亂未果。守恒此編，多因之。黃氏自浦東遷來，但世系與塗明譜則了無相涉。嘉慶間有自浦東來言為族人者，攜譜以查，無忠芳名。又有自宗明來者，其譜有忠芳名，而世次時代多舛，故茲譜不上遡先世，不妄通他族，亦足見其闕疑之深心矣。黃氏譜最早曰睎城黃氏宗譜，都凡六卷，繼為五卷，而改宗望曰練西，此仍後者之謂，而廣其例為十四首，列世系、次世紀表，皆循舊譜次之。狀傳志碑以表功德之休，懿次撰述、詞翰、敕命、奉狀、壽言、哀輓，而殿以墓域、祠宇、義田、譜牒四志，冠之以遺象，其於祖之詒、墓、家業之祿，延尤三致意焉。此譜與嘉谷支譜格式大致相類，而次例精嚴又過之。世系中凡生存者無長幼，皆與世紀無論成人殤幼，均依年齒而系列。譜牒志後並附系世出生年齒、男丁生齒、族長、科舉諸統計表，其意不外莫浜譜之新例，而為族人善家衛種之策，亦益可資效法者也。守恒之先輩譜之功，當以文惠為最，文惠博學長才，著作等身，有味退居文集三卷

外集二卷筆記一卷蝯叟詩存一卷爾雅集解後案釋言一卷嘉定物產表一卷諸書為族之儒者也

澄江高氏宗譜十二卷卷首一卷 光緒辛巳敦睦堂刊本

清高鳴盛修鳴盛字子載號梓齋邑庠生澄江高氏自晉陵令晉贈銀青光祿大夫徽從龍南渡因家於澄江而其遠祖則為柴字子羔孔門高弟封共城侯者是也後分四支即金陵武進東門觀山東門一分人丁尤盛觀山次之而支譜金備者亦以此二支為最故斯編詳於此二支而於金陵武進僅祖備世系而已高氏舊譜皆本蘇法惟道光間觀山支譜有用歐法者鳴盛均為改正而次其目曰誥敕曰規訓曰總系曰世系曰列傳曰傳記曰墓誌序賦首列自柴以下始祖圖次遷澄

江譜系自鵬字輩提綱分作廿支於鵬政支自十七世以下分為十支鵬雲支自十三世鵬運支自十七世觀山支分自十世以下皆分為兩支於總系下註明另圖而於東門一分自十七世以下皆并歸一處一支既訖再系一支圖右更註明幾世至幾世澄江為江蘇江陰縣之別稱蓋始於宋俞巨源序所謂大江自京口來委折而東浩漾澎湃勢亦壯越數百里聚為澄江之匯宋元以前置驛城內高氏之遷澄江舊譜或云來自濟南府歷城縣或云來自青州府樂安縣或云來自廬陵合肥鳴盛亦莫辨孰是故存而不論焉高氏自明代起家詩禮世有通人高自卑以著

述為世所敬仰，著有字書綱鑑、千字文同音通釋義、獅山詩史。而高蒼以嘉靖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左參議，與弟貫鑑皆入台諫，相為淬礪，并以振家元宇為志。時人目為河東三鳳云。

海昌朱氏宗譜廿卷卷首末各一卷 光緒五年刊本

清朱承祜纂。承祜原名德之，字心培，號子受，邑庠生。朱氏系出小邾，唐天祐中，茶院君瓌領兵戍婺源，世為婺人。越八傳至吏部君松，官閩之政和，遂占閩籍。松生熹，熹三子，吏部敬之公在，生鉉，鉉以運判仕浙，遂家於杭之貢院橋，生四子，浣、濂、涇、源。涇、源後歸建陽，而浣、濂乃卜宅海昌之湖塘里，兄弟同居。浣又生柟、桂，柟分居鶴墩，為鶴墩支；桂為桃源支。濂生梧，分居浮橋，為花園支。桃源舊刻支譜，而與鶴墩合譜，則在乾隆中葉。至道光甲午，譜成十卷，鶴墩二卷，桃源八卷，除世系外，狀誌傳記等篇，錯綜增附，未編門類。承祜即循其例而區分為類。有十，為目有二十。一之四曰世系圖，五之十二曰世表，十三曰誥敕，十四曰家範，十五曰祠墓，十六曰行狀，十七曰列傳，十八曰列女傳，十九曰文，二十曰詩，末附鶴墩七里松支系表。世系全以舊譜為本，間涉疑似，則取徵於他譜，又以為系之有圖，攷源流之分合，子姓之多寡，特限於紙幅，不能多列世數，多則雖百世不遺可也。故其系圖自文公一世至十五世為一圖，復自十六世至廿五世為一圖，是不拘成法，而能自通其例者。世表自介公直下至浣十五世，編為統宗表，弁諸首，再分列兩宗支表，五世一遞，由長及次，無

或纂禁、而某派某支某公後居某所、咸一一標明、尤爲醒目。七里松支譜、係興義所輯。興義字小香、國子監典籍。七里松爲鶴墩近支、以世守耕讀、不求聞達、又僻處南鄉、去祖塋稍遠、故歷屆采輯、未及與聞。承祜修此譜、值七里松支來求附譜、承祜爲附於譜後、蓋既不戾乎宗法、復無害於族誼也。

范氏家譜六卷　清宣統二年高平堂活字印本

范源淦范騰憲撰。源淦字淦元、號肇唐、湖南湘陰人、五品銜、候選巡檢。騰憲爲源淦族姪、字振宗、號裔唐。范氏本吳縣籍、自宋范仲淹曾孫直諒、宦遊湖廣、遂家衡山、後徙辰州、旋居長沙、終籍湘陰。宗祧云遜、播遷靡定。仲淹十三世孫興華、興旺、爲籍湘陰之祖、是譜以興旺曾祖訓清公爲一世祖。蓋范氏譜本以仲淹爲始祖、仲淹以下、支派甚繁、不能備錄、惟詳嫡祖之自出、禮記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者是也。興旺三子、分三大房、其第三子添佐生二子、名以富、以貴、此譜僅敘以貴一支之子孫、實爲支譜、非闔族全譜也。卷一爲凡例、家訓、家誡、禮節、家傳等、卷二爲服制圖、祠堂圖、墳墓、契約等、而以吊圖終焉。卷三以下、悉爲世系、其吊圖亦倣歐譜體例、五世爲表、而於名下注字號及子數、其子名氏之上、更注行派、非本支者、名氏下標未叙、無子嗣者標之字、或標失考。惟以活字擺印、排列未能整齊、殊覺混淆不清耳。世系他譜或曰世表、或曰世牒、首爲源流世系、次訓清世系、再次爲分支世系、每一世系、首書明某字派、而於名氏之上注某公之子、名下小字詳記字號、官爵、生卒、葬向等、妻氏平列於所配之後、某氏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下亦詳記其生卒及所生子女等。范氏於明清兩代貴顯者殊少，科甲亦罕見，惟第八世紹鉅於明景泰間曾為陝西提督，授金吾將軍；清末第廿二世源浚，以平洪楊功，官鎮遠總兵，授建威將軍，其最著者矣。入民國後，教育總長范源廉亦源浚之族弟也。

山陰華舍趙氏宗譜十八卷　清光緒甲申華渙堂刊本　廿五冊

清趙壽祺編修。壽祺原名文源，字芝泉，浙江山陰人，邑庠生。趙氏為宋太祖後裔，由諸暨遷華舍，始於名孟洢者，為太祖十二世孫。太祖時，修玉牒，藏之宗廟。迄南渡景定四年，而修慶源類譜，枝派分衍，率有著紀。明隆慶間，續纂為山陰華舍趙氏族譜，上承玉牒之緒，下啟百世之宗，為趙氏族譜一大樞紐焉。清嘉慶丁巳再度重修，名曰續修族譜。咸豐中擬修，以洪楊之變，迄未有成。壽祺以獨身之力，三年之功，終於光緒十年輯成此譜，益為趙氏譜之第五修矣。譜分兩部，一部為圖象，一部為世系譜。世系居十七卷，而圖象等僅一卷而已。圖有仙源積慶圖，志太祖所自出也；宗枝屬籍圖，太祖太宗之子若孫也；仙源慶系屬籍總要，則為宗室總圖也。其中伯字輩獨詳伯昕一支，意者理宗乃伯昕曾孫，故其派特詳耶？世系以十世為房，譜之綱以後，逐世標明世數於首，又於總世數下再書某公第幾世孫某房派。其房派即承十世而言。傳誌均記於譜系之後，非有卓卓可記之行，或利人濟世之業者，概不撰入，其所以杜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孫私美其先人之道亦慎且重矣。譜采縱行法，行列清晰，不同俗格。其義例之尤嚴者，為流、為僧道者不錄，再醮者不錄，一以黜異教，一以崇貞節也。末附馬鞍派族譜，係於明嘉靖間由華舍遷馬鞍之一支譜，以舊譜失載，新譜又復無所依據，以續入宗譜，遂另成一卷，蓋亦循舊馬鞍譜而成者。

黃氏家乘二卷 抄本

清黃守平撰。守平字墨階，即墨人，撰有易象集解行世。守平自孩提之時，每聞先人功名勳業，即樂聽不倦。既長，讀書能識大義，爰搜羅舊章，或得諸敗簏之中，或取諸蠹食之餘，諸家所藏，無不畢集。始于咸豐丙辰，終于庚申，前後亘五年之久，始彙輯成書，其有志先業，亦具苦心矣。全書皆彙輯其先世行狀、行述、墓表、墓誌、家傳、邑志所載事跡，及當時人士文集筆記中所載詩文辭句，凡有關其先世嘉言懿行、詩文著述、詩文等，無不搜載。黃氏為即墨望族，歷代登科甲、入仕途，幾踵相接，守平搜輯所得僅成二卷，則其遺佚者多矣。書前有黃如瑀弁言，歷敘守平搜輯之難。如瑀蓋守平從父行也。縣志載是書云二十卷，當係手民之誤耳。

仙源東溪項氏家譜 清道光刻本

清項廷俊纂修。廷俊，太平人，事蹟未詳。是編首敘遷徙源流，次遺像，次祠墓，次世系表，次行傳，次藝文，次孝義，次貞節，末以存疑終焉。世系表亦按五世一格，圖表合一之法為之。仙源本太平古名，有東溪村，項氏居之。項氏系出遼西，本姬姓，國於陳州項城縣，子孫因國為氏，散處各地。其居臨淮一支，名俊，於東晉遷睦州，傳至唐季，遭黃巢之亂，聚族幾殲，獨永公四子得全，遁入歙縣，傳十六世，為慶三，隨父僑寓興國軍，旋於宋度宗咸淳三年，遷太平，居黃山下，是為仙源始遷祖。傳三世仁五，始居東溪，子二，禮重、禮壽，始分兩房，再分八派焉。廷俊是譜，從序釐然，頗合體制，其追敘厥初，不忘睦之青溪、歙之桂溪，頗有木本水源之思，祖有象，祠墓有圖，則有愛存慤著之意，世系有表，事蹟有傳，更覺核實徵名，其未存疑一條，參互鉤稽，或從蓋闕，尤慎重而加辨識，而建家塾、置義倉，皆繪其地為圖，是啓佑後昆，教養兼備矣。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向家世，婚姻不向閥閱，故譜學不傳，宋之南渡，扈從士大夫家譜又失，逮及元明，罕能推究，居今世而言譜，殆難之難者，然義例近而可知者，為撰其庶幾近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寧國淩氏宗譜清嘉慶刻本

清淩世厚纂修。世厚寧國人，事蹟未詳。其書首爲系圖，次家傳，次誥敕，次邱壟，系圖用弔線式，間坿其生卒子女科第官階配氏等。淩氏之先，出於唐淩安，原居浙江餘杭，高宗顯慶二年，官歙州長史，卜宅城北之雙溪，遂家於歙，是爲淩氏第一世祖。其後散居休寧宣饒松江及定遠懷遠等地，寧國一支乃安二十一世孫大德後裔，亦自歙分出者也。譜中載有吳晉諸誥敕，及陶侃所撰偏將軍傳，考吳志本傳，稱孫權使張承爲作銘誄，即裴氏注中，亦不聞有陶侃作傳之事，其僞已不待言。即吳晉誥敕，亦皆失之誣妄也。又按淩字，世俗多從仌旁，或亦有從水旁者。考鄭樵通志氏族略，以爲姬姓，衞康叔支子爲周凌人，子孫以官爲氏，則字當從仌。又考廣韻淩水名，出臨淮，亦姓，吳將有淩統，則當從水旁。廣韻原出唐韻，遠在鄭樵之前，自較可信。然唐柳宗元連州凌員外司馬詩，亦作凌字，並有吳氏李雄姿之句，與鄭樵說同，是凌淩二字古本通用矣。然廣韻於水旁淩字下，注引吳志淩統爲證，而於仌旁凌字下，注但云氷凌，別無他語，是廣韻所見吳志原文，固是從水

之淩字。淩氏皆以淩統爲初祖，則從水作淩爲宜。今吳志刻本作凌，或是後人妄改者，不能以爲定論也。

周氏家乘一卷 抄本

清周志訥撰。志訥字惟敏，即墨人，事跡未詳。是書皆搜其族先世行誼，及嘉言懿行彙輯而成，類多家傳、行述，及當時人士所撰誌銘、碑傳之屬。周氏自明中葉陵東公以明經起家，繼以礪齋先生昆從文章經術，並堪濟美。自明嘉靖至清乾隆中葉二百餘年間，科第勳名，有隆無替。而節婦自淑人于氏後，貞烈之多，通計蓋三十餘人。書前有乾隆壬午高密傅詠序，全書不分類例，按其先代世數依次而書，而以節婦烈女殿於書末。周氏既非顯族，其歷世事跡亦非繁富，故全書僅一卷而已。謹存其目，以備調查即墨仕宦之族者之參考也。

何氏家世敘略 抄本

清何國祥撰。國祥字紫雯，定遠人，以選貢官知縣，入為兵馬司正指揮。是編乃敘其家族，以垂示後人者。全書極為簡略，首用敘述體，記其家世系，自明代迄清嘉慶，略述每世子孫若干，某生某子等。次錄家傳，再次錄碑誌、墓銘，並其先世行狀等附焉。何氏之先本山東蓬萊人，元末有隨軍征討者，防定遠，遂家焉。明清兩代登進士為顯官者頗多。是書敘述極略，而其敘家世不用世系圖，僅依次記敘，已失譜乘體例。且家傳、誌銘等，又似有所割裂，不成片段，殊無取也。故僅存其目，以備參考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寶應鄭氏家譜八卷　清康熙刻本

清鄭乾清纂修。乾清，寶應人，字雪屋，撰有雪屋吟松叢，事跡未詳。首為鄭氏淵源，列舉唐書內鄭氏世系及其得姓源流，次恩綸，次遺象，次世系圖，次家傳，次貞節，次墳墓圖說。世系圖作寶塔式，不註世數，首為始祖初居寶應圖，次宗統圖，次支派圖，每六世為一圖，其無嗣者，於名旁作鉤乙。家傳用世表體，以世為綱，每世名氏下，註字號、科名、配氏、子女等。貞節者則記其族有女，於明代嘉靖間，夫死自縊，縣學表揚之來往公文也。鄭氏先世為滎陽人，系出唐

丞相餘慶公裔，其後避地遷浙，居處州遂昌。元時居吳縣，至正末年，有名達者，携其兩姪避地寶應，始為寶應人。統觀此譜，體例極為駁雜，不純。世系圖前，另有中係本宗圖，與其後各圖既不連屬，而亦未注所出，且圖傳均至十世為止。乾清謂自十一世起，另從第十世分派，以便檢閱，生存之人，概未記入，尤非體例之正者也。

劉氏傳忠錄正編四卷續編四卷　民國二十年鉛印本

宋劉學裘編，續編程勳編。學裘別號清湘史君，崇安人，為忠肅公珙嗣子，官承奉郎。勳字效庭，寶山人。是編乃學裘裒輯其曾祖韐、祖子羽、從祖子翼、子翬、父珙，所得賜劉宸翰，及當時名賢碑記、悼祭詩文，以闡揚三世五賢之盛美者。劉氏世居福建崇安之五夫里。宋代靖康之世，金人入寇，天子蒙塵，劉韐曾義折金人，視死猶生，賜諡忠顯。劉珙遺逢孝宸，晉位樞筦，造膝犯顏，責難陳善，排抑嬖幸，不遺餘力，賜諡忠肅。劉子羽却金人，護全蜀，子翼殄范寇，保鄉

邦，皆宣勤著績，為宋忠臣。而子翬隱居求志，以道自樂，立言制行，士論推服，世稱為屏山先生焉。自祖洎孫，或武以安邦，或文以經世，或恂恂於鄉党，或侃侃於朝廷，無不有忠蹟以傳也。劉氏先人舊例，是書與屏山文集本隨譜給發，家藏一編，以資考訂者。宋代以後，世久失傳，清道光間始復獲之。至光緒間始刊印行世。寶山程勳與劉氏後裔設祀典，會於江灣古景德觀，崇祀忠顯公以下二世，因搜得是編，重為刊行。復據宋以來載籍文集等五十餘種，搜集其叢談遺著，以及近代之隆卓錫典文詞詩句等，彙編

為續錄，以補學表之未備，並撰劉氏歷代名賢考，附于書後。按宋史於劉韐、劉子羽、劉珙各為立傳，又列子翬於儒林，而不及子翼。是編載胡寅所撰墓誌，述其知建劍撫治諸州，鋤姦活民，廷薦循吏，璽書褒擢事，及張磻、鄭起潛文靖謚議，足補史闕。又據李邴、朱子文，知文靖為忠顯季子，非仲子，亦足正史誤。餘亦多資發明參訂，為可考古者不可少之書，匪獨劉氏世寶已也。

韓氏邑乘抄本

清韓冲撰。冲，淄川人，字谷玉，號麗宇，順治己丑進士，授白水縣知縣，擢廣平同知，以事罷歸，自署崑尼居士，著有金剛經大義、箕山散著、功德林等書。先是冲曾撰有家譜，已刊刻行世，復以邑乘中所載其先世之嘉言懿行，彙輯成冊，編為是書。所錄自其曾祖鄉以下，鄉子姪思武、思文、思同、思學等，孫萃善、取善、師曾、公揚、廷揚、卿揚等，曾孫源浚等，玄孫茂椿、茂村、士望等二十餘人，其間有家譜中不載者，或載而不詳者，均於此書中詳之。即邑志中之不及詳者，冲更申以己意於篇末。蓋此書於家譜、於邑志，均可相輔而觀者。韓氏為淄川望族，明清兩代科甲蔚起，登進士、中鄉舉者，幾于世世有之，而源以進士官至太僕寺正卿，茂椿以貢生撰尚友集等，均極為世所知。是書前有唐夢賚序，謂冲之言曰：邑志雖成，授梓無日，慮其久而湮沒也，此其纂集大旨云云。蓋清康熙二十六年，唐夢賚曾主修邑志，故有是言。而夢賚與冲均順治己丑進士也。

朱氏族譜一卷 清康熙刻本

清朱宏祚纂修。宏祚，歷城人，順治戊子舉人，歷官廣東巡撫、兩廣總督、閩浙總督等官，撰有清忠堂奏疏。朱氏原爲高唐人，明季始遷於歷城，居之。順治初，宏祚兄昌祚入漢軍籍，官至總督，謚勤愍。宏祚居歷城，遂爲巨族。是譜以歐蘇二氏譜例爲宗，蓋以歐陽氏世經人緯，倣史氏之年表；蘇氏系聯派屬，取禮家之宗圖，爲譜中最善者。又以山左自明末數被兵，避難而徙者每不存先世之譜牒。宏祚於其高祖以上亦不能詳，故其譜自曾祖始，亦倣蘇氏從吾之所知者爲斷之意也。其譜分四類：曰譜例，爲譜之法也；曰譜圖，亦循五宗九宗之例，名氏之下，記其字號、生卒年月、歷官、配氏、子女、葬所等；曰家傳，傳先人之實事，俾後世得規矩焉；曰家訓，俾後世不辱其先也。統觀其譜，書僅一卷，固屬簡而易舉，約而易續者。然亦因其遷徙未久，人丁未繁，實易於纂修也。張貞撰宏祚墓誌，謂所著族譜簡而有法，識者貴之，亦不過溢美之辭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家嫡系小譜 清乾隆刻本

清孔繼汾纂。繼汾字體儀，號止堂，曲阜人，乾隆丁卯舉人，歷官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戶部主事等，撰有闕里文獻考等書。繼汾嘗以其宗自中興祖而下，聚處於鄒魯間者近二萬餘人，譜牒之修，每三十年一次，支聯派屬，昭穆井然，最爲精善。然昌平世胄，實大且繁，生卒年月、配偶、女息等，均未備載，至爲遺憾。因於正譜之外，舉五服以內者，與姪廣栻，錄爲此書。其書法於主鬯者，特詳以重大宗，記女息，辭從略，以示殺。媵妾皆附其姓氏於所生子下，以正嫡庶；記生卒而不及葬所，則又以祔於祖塋，世同兆域也。後以明長幼之節者，必引年，因作齒序一卷附於書後，更於族人之生存者，用硃色另印，以別存亡，而便觀覽。統觀其書，極合宗法之義。蓋孔氏族大丁繁，統譜之修，自不易易。繼汾此書，舉其所及知者，此後子孫踵續，不復慮其或不及知矣。且孔子六十戶之子姓，皆用此例，各詳譜其私親，則至於萬室皆相知矣。族大者似皆宜仿傚也。

高密傅氏家傳彙編　清乾隆刻本

清傅爾德撰。爾德鉅野人，字金樵，拔貢生，乾隆辛酉舉人，壬戌中會試明通榜，授嶧縣教諭，著有鄄署隨筆、淮舫隨筆、金樵詩抄、左夢堂集等書。傅氏自明末以來世爲高密望族，擢科甲爲顯官者代不乏人，乾隆間傅豫任鄄城知縣，爾德幕游河南，居豫署中，豫因將其先世行誼事跡等彙輯成帙，延爾德撰爲是編焉。其書自明太常少卿傅鍾秀殉國難始，繼以鍾秀子亶初、稟初、璽初、永初、廣初、京初及姪宸極、慶初，孫廷錫、廷鑨、廷鍠、廷鈁、廷申、夢輝、夢韓，曾孫謨、評、詠、謐、試及元孫觀等二十餘人，各爲立傳，依世次爲序。人均詳其字號、生卒、科甲、宦蹟、行誼及隱德高行等。其有當時名人曾爲立傳者，亦附著於後，蓋亦顯德揚芬之意，而備家乘之選者。鍾秀明末進士，以知縣擢戶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甲申之變，募勇士舉義，爲寇所執，不屈而死。及清定鼎，始賜謚節愍。自清順治迄乾隆，登進士第者七人，中鄉舉者十餘人，則其爲邑中閥閱之家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楊氏家乘八卷　抄本

清楊玠撰。玠即墨人，字承玉，號繼齋，康熙庚辰進士，官贛縣知縣，以增鹽引事忤鹺使罷歸，著有清溪文集、即墨考及奏疏代稿等書。是編體例純以其家事實爲主，不製圖表，不立世系，共分八類，首曰邱墓祭法，以表尊祖敬先之意；次曰家傳，內傳、外傳，則以誌先世歷官行誼者；次曰家法家訓；次曰敕書奏疏；次曰藝文，而以家世舊聞終焉。各類先後次序，編次極有條理，實爲家乘體例之正者。近世譜乘名稱混淆，義例莫辨，每名曰譜，而不載世系、傳誌、墓銘，兼收並蓄，或名曰乘，而僅具譜牒、邱墓、藝文之屬，復缺焉不書，要皆不明譜乘之義，不詳系傳之例也。玠本撰有家譜，詳載世系，以明宗支，各具生卒子女，以記其行誼。其他各類均詳此書中，譜乘之意，界劃分明，深可取法也。至其敕書奏疏中，載有玠所撰錢法火器諸疏，及其兄瑛離任鄒平訓導一疏、及改補主簿一疏，於生存不錄之義，似嫌稍有未合矣。

東萊趙氏明代先世遺像幷碑坊墓影　民國二十三年影印本

趙琪編。琪字瑞泉，掖縣人，青島德文學校畢業，歷任龍口商埠督辦、膠澳商埠總辦等職。先是琪有東萊趙氏楹書叢刊之輯，搜討明清以來先世詩文著述七八種，校刊行世，類皆有關明季遺聞及桑梓掌故之書。又以其族自明中葉科第崛起，以來為官者登極品，賜御葬，垂遠安邦，勳在史冊，遯隱者蓄道德，能文章，深衣儒服，飄然遠引，當時有三鳳五龍之號，因追念先人舊德，于是搜集其先世遺像碑坊，彙輯成編，即此書也。蓋亦所以揚祖光而示來葉者也。計遺像十一幀，自其四世祖惠至九世祖玉藻，碑坊六幀，皆六世煥耀二人登進士官侍郎尚書時所建立者。墓影三幀，僅四世五世六世各一幀，七世以下均闕。另附驗收茶馬圖一幀，則六世耀任監察御史時，奉命驗收潼關以西西安鳳翔漢中平涼臨洮鞏昌西寧甘肅等處茶馬者。每圖之前，均有琪所撰小序，略記各世之字號科甲歷官生卒年月封贈撰述等，極便檢閱。惟每幀均附英國文字，殊覺不倫，蓋是編之輯，原所以崇敬先世，以示後人者，自應至為鄭重，以表其虔敬之心，非所以供外人作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圖看者，即贈外人，其瞭然內容與否，更何足計及乎，琪未免失之矣。

吳氏言行錄二卷　清宣統二年刻本

吳蔭培撰、蔭培字少渠、歙縣人、事跡未詳、蔭培寄以祖宗之嘉言懿行、載在史冊、為之後者、當知景仰、而吳氏之興、由來已舊、得姓自秦伯公封吳始、得郡自季札公封延陵始、新安派自唐左臺監察御史少微公始、豐溪派自唐宣議郎光公始、載于書、詠于詩、雜見于諸子百家者甚多、苟不彙而輯之、深懼先型之或墜、因稽古證今、撰為是書、以詔子姓、書共二卷、上卷自秦伯始、至蔭培同輩止、依世而述、或據正史族譜、或考之誌銘墓表、每世均略記其事跡、並間附以考證、名氏之上、並記其時代及其世數、而每條之後、亦均記其出處、其本支所出者、更各加贊語附後、下卷則記各世配氏、自豐溪支祖光元配項氏始、至三十五世燮培室童氏止、亦均記其行誼、蔭培于吳氏為豐溪支、故自光而後、只載本支、始定世數、他支則不載焉、統觀全書、體例頗佳、有所不知則闕之、似亦極於慎、惟自述之而自贊之、殊覺有誣祖之嫌、徽州吳氏世為大族、各支族譜號稱難治、良以人丁繁盛、支派蔓延、極有關也、蔭培此書、只記本支、頗為詳明、極便檢閱、蓋其意欲使後之覽者於宗支繁衍綿延罔替、當思所以致之之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朱氏世譜抄本

清朱晥纂修晥字救人歷城人諸生是書首載世系次記字號行誼婚配子女等全書所載頗為簡略蓋朱氏由棗强遷齊東復由齊東遷歷城可考者齊東以下七世而已故其事蹟無多也晥嘗溯其齊東之遷由棗強而世數莫考溯其歷城之遷由齊東而數其歷城遷祖及己身為七世自悼讀書未遇而家世中微族復單寡無多顯人因量其力所能為修復先人遷祖四世已平之邱壠更撰為此譜以收其族屬而寄木本水源之思焉至齊東以上則本存疑蓋闕之意不復詳矣東省自金人遷汴丁花帽紅襖之蹂躪百年之間未及生聚旋及元末張李之兵土著益希明洪武永樂間屢奉遷徙之令其初至者皆式微是以今世郡大姓多不能溯及宋元所謂隴西之李清河之崔太原瑯琊之王今皆莫明其果出何望又何能追辨虞夏商周之裔哉且其遷徙初至者又多附土人姓氏如桓臺王氏先附土人為趙姓張氏附土人為黃姓濟陽張爾岐之先亦附土人為倪姓皆三世而後始復其初則其至也多式微不能自存可知矣今觀朱氏譜凡兩遷而不易本姓與王氏張氏等洪永遷族相較實稍勝其式微伶仃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戴氏宗譜一卷 抄本

清戴熹撰。熹字若魯，歷城人，官武陟縣丞。按乾隆歷城縣志戴熹傳，謂璠子文誨，候選知縣。文誨子煌，以州同署武陟縣丞。而是書及書前吳喬齡序，則謂熹官武陟丞，當以譜為正矣。戴氏之先為蓋州人，世為武職，承襲指揮。其四世祖光吾，卒葬濟南，是為入國始祖。嗣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遂占籍焉。其後亦有分居濟寧者，即縣志所載璠一支也。璠父聖聰，官江南副使，居濟寧，遷於歷城，是居濟寧者亦璠父聖聰之後也。熹以其族未有譜牒，懼先世之德善功烈沒而不彰，因撰為此書，以為家誡。其書首為世系圖，仍依俗例，用五宗九兩之法為之圖，內附其人之字號、仕履、卒葬等，圖後附傳數篇，皆其曾祖以下之嘉言懿行也。戴氏遷徙不久，人丁未繁，故易於編輯也。書前吳喬齡序，謂譜以收族，第使昭穆有別，遠近可稽，足以為子孫守，何事於奓，故與其繁而奓，毋寧慎而約也。熹此譜卷帙無多，有倫有要，凡世遠難稽者，寧略不書，洵慎之至也云云。其書編輯之佳，當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氏文獻略 清道光十二年華氏義塾刻本

清華嘉植編。嘉植，無錫人。華氏為無錫望族，明清以來仕宦輩出。自宋而後，世居無錫、金匱兩縣，遷徙於外者甚少。自宋承仕郎原泉五傳至萬十一，有十五孫，分為十通五奇，故其族人奕奕繩繩，極為世重，而其家有關全族之著述尤為繁富，如宗譜自一集至十餘集，傳芳集自初集至五六集，又有文獻志、文獻表、貞節略、永思編等，人文之盛，洋洋大觀。嘉植此書，即繼文獻表而作者。蓋文獻表撰於乾隆初年，相去已九十餘年，子姓日繁，科第、官爵綿綿不絕，品行、著述、閨範等載在志乘者，筆不勝書。于是就原表已載與彼時志乘所錄者，自始遷祖至二十六世，分晰條目，而類次之。計有崇祀鄉賢、醇儒、忠藎、孝行、義行、宦望、著述、徵辟、甲科、鄉科、明經、仕宦、封贈、軍功、蔭襲、武科甲、武秩、閨範十七類。每類之中，各標名氏，名氏之下，略注事跡，而著述一類，更依四庫門類分別記載。自明迄清，共計三百二十餘種，而華允彝、華學泉、華希閔等尤為其族重望。惟華氏一族數百年來文風丕盛，則其家乘自較志乘為詳，乃不本之家乘，而考之邑志，已覺稍差，而分門別類，尤覺

有品許先世之嫌矣至華燧之會通館以銅活字擺印書籍為世所稱擬之於宋版元刻華夏撰過言宜字見傳本為世所珍而是書中皆不之載則其漏落之衆亦可想見矣

膠西法氏宗譜抄本

清法坤宏纂修坤宏膠州人字直方一字鏡野號迂齋乾隆辛酉舉人恩給七品京銜官大理寺評事其學以陽明為宗以不自欺為本博通羣經尤邃于春秋著有春秋取義測迂齋學古編綱目要略等書是編乃承其族兄重雝之命重加編次者圖世系於前列家傳於後系準眉山蘇氏及史記世表例旁行斜上畫明世次條分支派凡卒葬娶氏封爵譔著嘉言善行系中不及詳者備列於傳以章祖德自始遷祖至坤宏凡十有四世譜分四世為一部始遷祖自為一部列上方坤宏所謂申東面之尊肅昭穆之各以班家也又譜中於始遷祖特書氏以明大宗次書子以明小宗而同父之昆季嫡書子庶不復書子初分曰支再分曰派列書某支某派使小宗之子各自統其屬凡氏與子與支派與世諸字各畫方為界蓋變文示例錯舉見義所以明宗法也其始祖以下不稱一二三四五世自坤宏上殺則曰禰曰祖曰曾祖曰高自始遷下殺則曰子曰孫曰曾孫曰元孫六世以下則以世數名蓋其譜為始遷祖作親始遷之子孫曾元以下不可以世數也法氏採姓

氏書謂出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復田姓故以法爲氏坤宏謂受姓之始不可得而詳稽蓋慎之也其族於明景泰間由濟南遷膠州居焉自明天啟以還科甲蟬聯詩書不絕爲膠望族清順治間法若真爲最著者其譜於明末清初曾兩修之此其第二次續修者坤宏精研羣經故熟於宗法此譜義例純以宗法爲本與他譜之以宗法虛應故事者迥然不同其序例有云宗譜爲始遷祖作也爲始遷祖作者稱大宗以治小宗也特書以明大宗次書以明小宗不書以明宗道列書以明宗統皆所以明宗法云云則其於宗法之義殫盡無餘矣

餘澤錄四卷 清康熙刊本

清藍潤編潤即墨人字海重號見渚順治丙戌進士歷官福建右參政廣東左參政江西按察使山西湖廣布政使等著有聿修堂集是編乃就其父再茂所輯之家乘中擇其先世之功業勳名昭著於世者錄出刪其蕪詞訂其異同彙輯而成者全書所錄大半皆其高曾以下之事蹟或錄家傳或抄行狀皆爲注出蓋其父再茂曾因顯揚祖烈於文獻故家搜求遺跡間得之市上如獲拱璧而珍藏之潤繼其志而成是書也藍氏於明清兩代多顯宦如藍章明成化進士歷官陝西巡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平四川亂賊鄢本恕之變其子田字北泉嘉靖進士歷官河南道監察御史轉陝西按察使大禮議起疏凡七上抗顏直諫尤爲世稱至潤父再茂則以選貢生官南皮明末李自成之亂曾守城有功書中敘述尤詳書首有沙澄序及潤自記略謂先司寇公平寇漢南功業爍然先侍御公建言大禮忠義凜如而先太史公居鄉服官之業并紀於是以示後人云云其所謂司寇公即章侍御公即田至太史公則其父再茂也沙澄序則謂讀是書者悚然如見文肅北泉

兩先生居官之大節，而青初搜輯之苦心，亦開卷可覩云云，則其書編輯之佳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陸氏葑門支譜十七卷首一卷　清光緒十四年豊裕義莊刻本

清陸錦燦等纂修。錦燦字蔚如，號炳甫，吳縣人，國學生，五品銜浙江候補縣丞。吳門陸氏系出唐陸龜蒙，歷二十傳至域，自河南遷回蘇州葑門內張家巷朔里，因以葑門為支焉。葑門支之名，立於明代。在唐為御史支，在晉為太尉支，在後漢則為潁川支。是譜所載，先列受姓以來六十世直下世系圖表，以溯本源所自出；次列本支世系圖表，即以域為第一世，以下子姓均詳細備載；次誥敕錄，次登進錄，次旌表錄，次傳記誌銘行述，次義田記，次義莊規條，次墳墓，另附各支名目、先代序跋及宣公祠墓記於後。世系圖用吊線法，以五世為一起訖，圖中只列名氏；世系表則以三世為起訖，中間不用橫格，名下注字號，另行注某公幾子，科第、歷官、封贈、生卒、配氏生卒年月、子名、葬所等。域傳至三世，派分為三支，此後更各分子枝，圖表均按支派依次而書。其間或分或合，頗有錯綜不齊之弊也。明清兩代間，陸氏子姓科甲尚多，惟顯宦則甚少耳。其受姓淵源世系表中，以齊宣王少子通受封於齊之平原陸鄉，因姓陸氏，為陸氏始祖，已不免有誕妄之識。自此以下名字咸

具世次并井，更有二世配藺相如姪女，三世配秦斯之妹，五世配鍾離昧女等，尤爲誣妄之甚者，似更有誣祖之嫌矣。陸氏居江南，人丁特盛，支派日益蕃衍，唐元和間曾奉詔立四十九支，至宋吏立二十四支，降及元代，復續立二十九枝，淵源流長，有自來矣。其譜創修於康熙間，續修於乾隆二十六年，迨嘉慶八年復重修之，顧向未刊刻，僅存抄本行世。此次修輯雖云已三次續修，然實爲第一次刊行之本也。全譜體例頗爲謹嚴，圖表傳誌，界劃分明，爲譜牒中之上乘者。惟圖表之中，均不記女子子，而凡例又未敘及，似不免缺漏矣。

南海丹山謝氏譜五卷 民國十七年鉛印本

謝永年、謝耀明等纂修。永年等南海人，事跡未詳。是譜分仁義禮智信五冊，無目錄。仁冊首載南雄始興遷徙緣由，及盜賣祖墳、奴僕反主碑記、僕人賣身原契、忠贊將義僕送出大宗字據等。此後皆敘宗支者，始宋始祖進仲，迨該族東園房世系，全用世次分行平列之法，每世僅載考妣名號、葬址等，於各人之重要行誼，均付闕如，以譜牒體例，實非完備之書。南海謝氏實出江西廬陵，宋末有謝惠生始徙南雄，子三復徙粵之內部，此即其一部後裔也。是書仁冊已備載之，然其所敘宗支源流，又謂南宋時因宮人蘇氏變詐出逃，爲南雄人黃貯萬所匿，宋帝偵知之，訪緝未得，兵部尚書張英貴因議設興良平寇寨於南雄始興縣牛田坊，蓋顧置牛田居民以罪也，其境內珠璣里居民謝惠卿等九十八家集議南遷，以避集兵之擾，爲其族遷南海之始。所載遷徙緣由及九十八家姓氏極爲詳盡，而譜中所述又無與此九十八家中謝惠卿相符印者，且惠卿與惠生是否一人，亦未加以考證，實未免過於疏漏矣。至其遷徙事蹟內載有開禧間引行文件，頗不類宋人體

制、恐或出於僞託、且所云宮人蘇氏考之宋史、寧宗特嘗貶胡妃為尼、其事蹟年代頗相符合、蘇氏之說、自係傳說附會、然不無蛛絲馬跡可尋也、書前所載上代買受奴婢契約、及給與奴僕田產字據等、家譜中絕少記載者、是亦研究奴婢制度之絕好資料、其譜初修於乾隆三十二年、及道光間重修之、光緒間三修之、此其第四次續修者矣、

篁溪家譜清宣統元年刻本

張伯楨撰、伯楨東莞人、字子幹、一名篁溪、字滄海、光緒戊戌以一等第二名補廩、日本法政科畢業、獎給法政科舉人、歷充司法部僉事監獄司科長清史館協修等職、是書不循譜牒通例、純用敘述之體、首為舊譜本源考、次為本支直系考、次為本族旁系考、以下則均家傳誌銘等、本源考述其族遷徙源流、及其始遷祖、本支直系考、述其本支歷世相傳、自一世峴至伯楨凡二十六傳、每世均記字號官階配氏子女葬所等、不用圖表之式、依世次順序而書之、亦族譜中變例也、本族旁系考、則敘其每世本生之昆季者、非本生者則不書、起自二世、訖於二十四世、亦所以揭旁系之一班、聊備後昆之參考者、家傳墓銘等凡二十餘篇、自十六世以降、以迄伯楨兄弟妻子等、皆備具其行狀、家傳墓銘等、並間附其旁系之有聲者於各世後、其間伯楨所撰、幾及大半焉、張氏之先、出於唐張文獻公九齡之弟九皋、原居曲江、九皋三子、杭官朔方邠寧節度司馬、贈右僕射、徙居東都、杭二傳至茂宣、廣明之亂、從僖宗入蜀、茂宣曾孫崇禮、於宋代復避地入閩、數傳至峴、自閩之

福清赴粤為海豐尉、至東莞居焉、此即東莞張氏之一世祖也、伯楨此譜、宋以前以親盡不載、家傳自明末始、其他不備列、蓋以遠祖有族譜可考、不必詳纂、亦尊其所自出之意、蓋伯楨寧謂家譜與族譜不同、家譜所以紀事實、明系統、族譜所以序昭穆、别親疏、其詳略自有不同、此亦伯楨名其譜為篁溪家譜之大旨也

張氏新譜 清光緒刊本

清張丕欽編、丕欽蓬萊人、光緒己丑優貢生、以知縣用、張氏先世為湖南清泉人、丕欽高祖為廣西馬平縣丞、因家於馬平、再傳至振威、由武舉起家、立軍功、川楚間仕至雲南提督、由是為馬平世族、及丕欽父振基、為登州都司、咸豐五六年間、從征安徽、殁於皖城、而馬平亦為太平軍佔據、不能歸、因葬其父於蓬萊、而與其兄雲生卜居於城內、由是又為蓬萊人、張氏原有譜牒、中更兵乱、家室蕩然、譜牒無復存者、丕欽此譜、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四世而止、

蓋皆得自其兄所口述者、實因舊譜無徵、又不詳其先四世所自出也、其譜首為世系圖、次為小傳、蓋因遷徙未久、族小丁單、實亦無可記敘也、丕欽嘗以不得其先世所自出、意若有不慊於中者、故書前孫葆田序、嘗採先儒議禮之文、詳論以慰之、謂别子為祖、继别為宗、别子一謂諸侯之子、始適異國為大夫者、其子孫則奉之為始祖、今丕欽祖父皆有食祿於朝、其殁也皆有賜葬之典、而丕欽兄弟又以同知知縣選用、即引古書制禮之義、奉祖禰為不遷之宗、亦無不可云云、於宗法之制、可謂剖判詳明矣、如有

世以丁單者，似皆可持此而告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訥音富察氏增修支譜清光緒十五年寫本

清德馨編。德馨字曉峰，廂紅旗人。由文生員選補刑部筆帖式，歷充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定陵工竣，以知府用，歷署臨江府、饒州府、南昌府知府，升河南開歸陳許道、江蘇按察使、布政使，洊升江西巡撫。富察本地名，因以為姓。其族散處訥殷、沙濟等處，因有九地名之分。年代湮遠，譜系均不能聯，支派亦無可考。此居住訥殷地方一支，尚存其先人所遺記注，因編為譜牒，俾子孫有所稽考。其譜不循譜牒通例，以世為經，以人為緯，先標某世，次書其人名氏，下詳載其生卒仕履、配氏、生卒、子女等。一世記畢，再記二世。其無事跡者，僅記娶某氏，生幾子，名某而已。譜末附溯源紀一冊，蓋德馨以歐、蘇諸譜有垂絲、立表法，苦其煩重，因撰為溯源紀，載一代而三代具備，由前而遞推至後，由後亦可前溯其源。以世為綱，每一世中，中書名諱，上注某某幾子，下下注子幾名某，不記事跡，不書配氏，蓋本諸垂絲、立表之法而變通者。並附御賜祭文、碑文及墓誌銘、先塋記等。富察氏始祖名穆當阿，始居訥殷伊哈蘇村，其始祖以上傳聞異詞者，則僅記其名字，以備稽考。穆當阿傳三世圖祿錫於

明末率子弟歸清始隸廂紅旗圈佔房地創立家業其族始漸大其後四世穆誠額哈山五世富明安六世良格富俊富七世輔德傅顯富射富呢揚阿八世富尼善等或官總督巡撫或任尚書侍郎無不位極人臣而富明安哈山尤為清代名臣其譜於清初時已議倡修至乾隆年曾再修之均已散佚至嘉慶十二年八世富棟珠隆阿始修輯之名之富察氏譜傳德馨此編蓋即繼富棟而纂修者體例尚稱詳備敍述亦頗簡明終以其族人士學識淺陋故文不雅馴其敍先世事跡於其升授官階勳輒直錄上諭入之文內尤非行傳體例也八旗氏族多無專譜後嗣或竟失其本源於氏族之學所關頗重故存之以觀其族之盛衰不必計其文之雅馴已否矣 梁

周氏族譜 抄本

清周樂撰樂字二南歷城人邑庠生乾隆丁丑歲貢撰有二南文集二南詩抄周氏先世本江寧人樂祖父幕游山東遂家歷城自其祖以上無譜牒可考樂幼時雖及見其祖父然未知譜牒之重亦未致向詢後遭家不造大故頻仍兄弟皆析爨各謀生計更無暇及此而其長次二支瓜衍日繁類皆本原莫悉不知敦睦甚有慶弔不通視為路人者樂因稽古宗法次其昭穆詳其出處撰為此書即以遷歷城之祖為始祖焉統觀其書遷徙未久人丁自少故極簡略而樂撰譜之旨純以宗法為主特重大宗生卒配氏子女履官葬所等無不詳著於譜內其他小宗太半從略體例雖依譜表合一之法而敍次頗為詳明亦自可觀樂仲父曾官閩戎兩兄均舉武闈樂獨以歲貢終于其家焉

蒙古博爾濟錦氏族譜二卷 清雍正抄本

清羅密撰。密正黃旗人，官都統。是編爲世傳體例，每世均記其事跡，其無事跡者，僅注傳子某某。蓋博爾濟錦氏爲元代皇室正支，其先有嘛哈薩菩諦汗，降世尊氏，化衆立典，興文四國，俱賴乂安，因推之爲君，曰天竺國，即蒙古之始祖也。傳數千年，至沙尔巴汗，子庫諄三搭里圖，東遷圖伯國都焉。再八傳尔忒齊諾，北至淅忒之地，擇水草而居。又二十四傳，至成吉思汗，是爲元太祖。至其末世，明朝代興，仍出塞居蒙古故地，子孫遞及，至林丹胡土克圖汗，始降清代而受封焉。是譜所叙，皆記歷世爲漢之人及其征伐事跡者，自嘛哈薩嘛諦汗始，至受清代封止。其間元代各君，亦皆叙入，惟較之元史本紀，至爲簡略，且譯名亦皆隨音變換，不用清代欽定之字。蓋羅密所撰，原爲蒙文，此自蒙文譯出，故同一人名，而字有不同者。且書内載元順帝失國時，弘吉喇氏哈吞已懷娠三月，倉猝遺失，藏匿甕中，爲明洪武所獲，改爲碩妃，生子即成祖云云，亦屬無稽之談也。其書既非家譜正例，又無世系，頗似歷朝實錄，實無甚可取。然自元順帝北歸而後，歷世仍稱漢統，其間在蒙之設施，及與厄魯特世世爲仇之狀，亦可藉此書略窺一班。羅密以其族自始祖以來，雖盛衰不一，聚散無常，自出邊以後，屢遭戚勒忒之變，遺編散佚，缺略殊多，各家記載，每至互相舛錯，老成凋謝，文獻無徵，世遠年湮，前人事跡，或至廢墮，因廣覽博稽，詳加考證，刪繁擇要，錄其次第源流，以備家乘之採擇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郵沈氏家譜十二篇　清乾隆刻本

清沈業富纂修。業富字既堂，號方穀，高郵人。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常，授編修，歷官太平府知府、河東鹽運使等。撰有味燈齋詩文集。是編雖為業富纂修，實與章學誠商訂而成。發凡起例，類皆學誠主之。學誠於譜牒之學研求至深，舉凡義例之增刪、編纂之詳略，章氏遺書中均討論及之。詳閱是譜，蓋可得其大凡矣。是譜分十二類，類為一篇：曰誥敕，以崇王制而推受姓之遺；曰世系源流圖，以溯本原而存闕疑之說；曰支系表，貫徹終始，不循五世別起俗例，而昭穆親疏之屬朗若列眉；曰世牒，分列款目，不用隨表夾注之繁文，則生卒子女諸條明於指掌；曰列傳、銘、裁、狀、誌、雜文，以述嘉言懿行；曰內傳，以表婦德之修；曰外傳，以彰女訓之謹；曰影圖，以存容貌之瞻；曰塋圖，以著侵陵之戒；曰文徵，分內外二篇，皆所以備徵文考獻者。內篇見手澤之遺留，外篇表同人之推許；曰舊譜序例，以表一門作述先後繼承，其來有自也。沈氏溯原聃季，因沈氏國以為氏。自宋元之間，秀州遷於高郵。明初遠戍晉安，明末晉安遭流寇之變，全家殉難，後嗣復返高郵。是譜自四四公始，三傳至士忠，分二支：嫻樵一支，居晉安南園；漫漁一支，居晉安城中。南園一支無考，今高郵晉安子孫俱漫漁後。漫漁六傳至存禮，從祖昆弟凡五，惟存禮一支子姓繁衍，業富即其後也。按譜牒之學，歷有淵源，近代譜家各自為書，漫無講求。章學誠首創圖、表、牒三者，不可相混，各有其用。圖以識源流，表以分支派，牒為表之子注。業富此譜實師其義，更無歐陽刊削之嫌，無蘇氏私尊之弊。其義例實可推行天下，而為後世取法也。

沈氏宗譜一冊 清光緒抄本

清沈保徵纂修。保徵字樸人，歷城人。郡庠生，咸豐八年舉人，大挑二等，以教職用，選授范縣訓導。著有蕙圃集、蕙圃年譜等。是編按五宗九兩慣例，僅列單名，系表之後列書字行生卒妻妾子女之屬，稱為世傳，更敘他人所作傳誌記序、一時求給投贈之作，彙次於後焉。沈氏於清初遷歷城，居之二世官郎中，三世分六支，嗣後丁口寥落，至不蕃行。道光中六世礪亭倡修族譜，僅成草本，及於保徵始遵舊稿重加增益，考其支派，定其體例，因成是編。統觀全譜，編次蕪雜，全無體要。系表所用五宗九兩之法，實惑於歐蘇譜例，其無端重複之累已不待言，且僅用墨線鉤聯名，雖為表，其實圖也。世傳頗類表而行墨排書，並無縱橫格線，亦殊不倫。至他人所作傳誌記序，雖可以見其先人言行，不知他人所作雜出不倫，工拙互見，且應求酬答之作，自多過情之譽、偏主之辭，如另為一類以備參考，當不為害，若以此為記載之實，則大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河王氏泰支瓜瓞譜七卷 清道光刻本

清王紹蘭撰。紹蘭字畹馨，號南陔，蕭山人。乾隆癸丑進士，歷官屏南、閩縣等縣知縣，泉州府知府，洊升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撫，擢閩浙總督。撰有漢書地理志校注、許鄭學廬存稿等書。是編分十八門，首曰誥敕，曰宸翰，紀其族所得誥封敕命及御賜書翰等。曰存疑，紀先世遷移源流卜居各地等。曰系圖，自紹蘭高祖起為圖，亦按五宗九兩之法為之。曰系誌，則章學誠世牒之意，亦即圖牒分行之法也。各世行次名諱字號出身履歷生卒配氏子女葬所，悉詳記之。曰服圖，曰廟圖，曰墓圖，所以繪服制宗廟墳墓。曰祭田，曰祭品，皆以備祭祀之用者。曰適庶，將嫡庶子姓詳為記載，所以嚴其禮制而明微別嫌也。曰墓銘，曰家傳，一以發幽光潛德，一以記行誼事跡也。曰遺墨，皆先世所遺留者。曰母儀，曰像設，亦紀先世壼範及遺像者。曰感知，則紹蘭記其一生知遇之人者。末曰道古，乃紹蘭彙集其說經考史文字及詩古文詞等，而附諸家來者。統觀全書，固屬詳盡，類例頗為繁雜。誥敕、宸翰為帝王時代所不可免者，自不必論。存疑一門最稱審慎，系圖、系誌、廟圖、墓圖、祭田

祭品墓銘家傳像設遺墨毋儀均為譜牒應具之事亦為家族門不可缺者至服圖一門已同贅設適庶一門亦為特例而蔑知道古皆為一已事蹟著述自有其子孫為之編述實不必特立門目專紀其事以附入家乘中也王氏之始元代有江浙路慶元總管贊昌者卒葬於桃源其子制古遂卜居於蕭山制古二子德和德毅其族始大紹南以年代湮遠未可置信故另立存疑一門以載其事實為矜慎也至此書名西河王氏者以所居之地言之曰秦支者以詳於秦二十七一支子孫言之至瓜瓞之意則本諸詩大雅瓜瓞綿綿之意耳

龜山楊氏第三支世譜抄本

清楊光瀚纂修光瀚將樂人事跡未詳是編凡圖表合一之法為之凡一人之生卒壽年葬窆與子女等均隨世系名氏下注之世系之後另為世錄以記先世行實而祠廟墳圖均繪為圖並記所在地址至歷世所得誥敕等又均附於譜首焉楊氏自龜山先生高祖為鏞州司戶始家於鏞鏞州即今將樂縣也龜山五子迪迴遹造适迪傳四世迴傳二世适傳三世造傳九世或無傳或乏嗣均已不可考惟第三子遹之曾孫謙生二子位衍子姓最繁而位子曰三六郎者其後世次為尤悉即此編所譜者故曰第三支世譜也龜山於宋高宗時曾官龍圖閣直學士學於二程為程氏正宗卒謚文靖故其事蹟頗可得而考其載於龜山文集宋史本傳胡呂兩氏所為誌狀黃去疾年譜葉水心舊宅記者皆歷歷可稽按胡氏撰龜山墓誌謂其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始家將樂已與譜不合又龜山為其先考行狀謂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與譜中所云司戶以下仕宦者八人等語更相逕庭龜山之世去始遷未遠當較可信否則以仕宦之族諱託之農家不特削其先代之宦而

並沒宋代累世恩榮矣、龜山為文、當不至如是其妄、且始遷者、墓誌明云龜山五世祖、而譜止載其高祖、則已闕其一世、又龜山父兄弟二人、異母兄三人、異母兄之子五人、可考者二人、曰昞、曰元蹈、同母兄弟之子、與龜山共六人、曰助、曰夢、龜山之兄曰度、曰州、僕曰二僕、龜山之弟、今譜皆不載、此於書傳可考、猶且脫漏如是、則其乖牾、當不可勝言、杭世駿序蕭山王氏譜、謂家譜誇誕不足徵、或虛張勳閥、或杜撰頭銜、或攀附文人、考之信史、稽諸職志、均無其事、踵訛襲謬、恬不為怪云云、誠非過言矣、楊氏自龜山之後、三世曰瑾、始為其譜之序、瑾子滋復為之圖、其後八世孫宗閔、十三世孫華、續採先世行實為錄、至十五世孫岱、復詳考其墳墓所在、而為之記、於是楊氏譜始為完備、光瀚此譜、亦不過自十六世後、續譜其世系至二十餘世而已、

正紅旗滿洲哈達瓜爾佳氏家譜、清道光刻本

清恩齡纂修、恩齡字楚湘、號述園、兵部筆帖式、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殺虎口稅務監督署揚州府淮安府常州府徐州府知府、陞淮揚道、是編分譜原譜彙譜圖、前四代譜、各門支譜五類、譜原者、遵入旗氏族通譜、自受姓始祖尼雅濟布以下四世、知其名諱、及其分門之原、譜彙者、自第五代起、以代為經、列舉六大門子姓名諱、附注其官職、及其生存年歲支派等、譜圖者、即世系圖也、首為始祖以下四代世系圖、次為分門世系圖、門各一圖、總若干代、概入一圖中、其生存者、均填紅字、殊為醒目、至前四代譜、及各門支譜、則係世牒行傳之屬、人各一頁、名氏下詳注字號官職年歲配氏子女等、全書之後、更附第三代阿鈕譜牒、蓋阿鈕為第二代阿拉密長子、而恩齡此譜、皆係次子沙必漢之後、以阿鈕支派較遠、故另敘入後冊也、瓜爾佳氏一族最初分處各部落者、凡百有二派、入旗氏族通譜列為諸姓氏之首、恩齡一支原居哈達地方、因為哈達瓜爾佳氏、其始祖尼雅濟布、率衆歸清、隸正紅旗、傳四世後、子姓衍繁、其族始大、五世吳達善、贈太子太保、謚勤毅、最

為貴顯而六代雅德王德圖薩布七代桂良怡良蘇成額等亦均仕至總督巡撫人丁雖不甚繁顯宦固不少也瓜爾佳氏族中舊存祇有滿州譜圖其中闕略舛錯者甚多而人丁生歿官階事跡墳墓地址以及子女婚嫁姓氏名字自清初迄道光二百年間大率口述流傳並無詳細冊記恩齡因就其弟保齡延祺延志等添註之舊圖會萃辯證討論搜羅始考定成書焉統觀全譜大半據譜牒通例而稍加變通其中文辭累贅徒佔篇幅之處甚多然頭緒分明極便檢閱亦不失為滿族中之良譜也

嚴氏支譜 抄本

清嚴組璋撰組璋字笠樵歷城人咸豐八年舉人以謄錄効力神機營議敘安徽知縣歷署瀘江婺源石埭蕪湖諸縣撰有增删四書益智錄等書是書僅敘其高祖以下所能悉者五世一圖總為一表圖後均載其事跡及志銘傳狀等並詳記生卒配氏子女歷官等其譜世數不多人丁自非繁鉅故所編頗簡略有法焉舊有族譜備載各支但年久失修後生多闕而未載同治間組璋于寓次安徽之暇搜葺略備以授其族弟大璋俾刊刻以示同族其後組璋為官安徽而大璋亦為川督丁文誠公調去攜譜赴蜀及

光緒庚申兄弟卸職歸里始悉原稿為大璋遺失組璋痛惜之餘嘗謂族之有譜支分派別即親盡服窮按譜而稽雲礽猶得識其遠祖今譜稿失去恐數世而後荒渺而不相識則罪戾滋大然原譜支分派別既均遺忘而遠祖旁支亦皆不能盡悉矣實不獲已因創為支譜記其高祖以下未遺忘者俾本支子孫得所稽考焉嚴氏人丁頗盛世後登科甲入仕途者世不乏人雖無顯宦然亦閥閱之家也

洹上私乘七卷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袁克文撰、克文字豹岑、號寒雲、項城人、以蔭生歷官法部員外郎、清史館纂修等、是編首為先公紀、述其父世凱事蹟者、次嫡母傳、慈母傳、生母傳、庶母傳、則世凱嫡室及側室十人之傳、其曰慈母者、世凱側室沈氏無出、以克文為嗣也、次大兄傳、諸弟傳、諸妹傳、記各人事跡、及其所出配氏子女等、女子子則更詳載所適、次自述、即克文自記一生事跡者、次養壽園志、世凱於洹上所築之園、亭克文以堂榭館亭等分記其勝跡焉、末為遺事及世系表、遺事一門皆述世凱孝行軼聞、及清帝寵眷等事、世系表用弔線法、載曾祖以下世系、袁氏胥為項城望族、自克文曾祖樹三以次、世為清代顯宦、世凱則以清室重臣為總統稱帝、號尤為一代聞人、生平所蓄側室既多、子女亦衆、計子十七人、女十四人、克文於諸子中為次子焉、是編雖不合譜例、然為家乘之別體、文辭爾雅、頗可稱述、克文於清德宗變法及世凱稱帝兩事、略致微辭、而世凱與榮祿密謀等則、均直書於文內、然傳內一則曰德宗惑于康有為之姦、再則曰悖亂之徒安冀大位云云、雖人子於其父不能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非、然缺而不論、似較審慎、若顛倒是非以文其罪、則作正論矣、

胡氏續修宗譜宣统元年刻本

胡長卿等纂修。長卿濰縣人，事蹟未詳。是編仿歐陽氏例，五世一格，又依圖表合一之例，每名氏下均記其字號、官階、生卒、子女等。世系圖多附家傳、誌銘等。胡氏先世由鼇山衛遷濰，越四世有大量者，因輸軍粟得邀褒賞賜冠帶，是爲通顯之始。五世介夫由嘉靖癸未進士仕至江西布政使參議，又四世曰振奇，崇禎丁丑進士，官兵部武選司主事。由是胡氏爲邑中著姓。其後三百年間無通顯者，類皆以耕讀商賈爲業矣。按濰縣新修鄉土志叙大姓十一族，而胡氏不與，豈以其後世子孫無通顯如他姓者，故不得列於氏族歟？書前有郭岱封序，謂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故有譜以别之，而後其分嚴；有族譜以聯之，而後其情洽。别上下之分，使無相越；聯遠近之情，使無相睽。則未有不日底於盛者云云。斯言頗允當也。又有孫葆田序，謂孫氏先世與胡氏之顯者相去不遠，而其逸事已無可攷，是先世功烈可稱與否，胥視乎子孫窮達爲轉移云云。其言頗有感慨之意矣。

陳氏世譜四卷首一卷清光緒刻本

清陳宗浩纂修。宗浩吳縣人。是編分四門：曰宗支圖，曰世系表，曰祠墓圖，曰傳略。宗支圖用墨線聯貫，專記名諱；世系表分五格書之，詳記名字、行次、生卒、配氏、子女、嫁娶等，均取五宗九兩之義，以五世爲率。蓋列圖以分其派，詳考以著其人也。祠墓圖考，就所知者繪圖刊載，更特詳於本支傳略中，臚列歷世傳誌，兼附祭文、壽序、祠記、祠規及祭產等。書首更附誥敕數篇焉。陳氏原居宣城，歷世相傳。明洪武初禮部尚書陳迪爲其始祖，建文間靖難兵起，全家殉難，僅遺少子鶴山，避地吳中，數傳至通，宏治間隱居吳下，稱北溪公，是譜即以通爲始，而以迪以後支葉失系者記於譜首，以著其傳闕疑之意焉。通六孫，分六房，長房傳八世無考，次房絶，三房亦再傳而失其系，今譜内所載者，蓋均四五六三房之子姓也。清乾隆初年六世瑞始創輯家譜，明以來世系始秩然可考。至乾隆末年，八世樸與其弟森楨等復詳加考核，記其系數之未備，載其名號之未列者。道光三年十世基及玉聲，以子姓日繁，重加修輯。咸豐間，洪楊之變，譜牒散失，舊刻無存，故宗浩重爲增修

馬氏蓋已四次續修矣

羋氏宗譜三卷 清宣統峴山堂活字本

清羋永漖纂修。永漖字福南、武進人。是編分十一門、曰譜序、曰得姓考、曰家訓、曰宗法、曰祠墓誌、曰譜系徵、曰世系表、曰世表、曰序狀傳誌、曰詩文稿。武進羋氏清初自荊溪分支、入傳至濟清、始入仕籍、既出荊溪為繼別之宗、後析陽湖大村後村兩派、居荊溪者世系、自元以後頗詳、武陽兩邑者、清初以前均無可考、且遷移之由、絕續之緒亦不盡傳。清道光間、濟清始創修宗譜、斷自前明。其世系有關者、雖近在鄉分亦分修、以徵信。武進城分者斷自南曜、陽湖鄉分趙村者、斷自惟情忱恂四人、後村者一世二世已失考、以敬南三世起。蓋南曜等生當明季、不詳所自出也。其譜雖為一系、仍例為六、則於彰信之中、兼寓闕疑之旨。同治間濟清侄向第、重為增補、及於永漖、此編蓋已三修矣。羋氏子姓不繁、編纂易集、永漖修譜時、城分者不過十餘丁、前村後村各三十餘丁、總六十餘丁而已。譜中更增荊溪陽湖譜系說、荊溪世表譜及修譜序等、以便參考。南中譜牒多延譜師為之、往往好賤華胄、掇拾姓氏苑、氏族志諸書、私立名字、謬增分支、為識者所笑。濟清創修是譜

時、爾廷謝應芝為創義例、應芝博綜典要、故其例簡而不遺、詳而有法、書內譜系徵等篇、尤為扼要、較之其他族譜、似較謹嚴也、

東萊趙氏先世學行記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趙琪編、琪撰有東萊趙氏明代先世遺象并碑坊墓影已著錄、是編乃琪搜輯其先世嘉言懿行、及著述詩文等、載在郡志邑乘及歷來名人筆記等書內者、皆為錄出、按其所記之人、各係於名下、兼載名人所為傳誌及碑坊墳墓等、自琪四世祖惠至其父連吉、共計十四五世、每一人行誼、均先標某世祖某、次標所採書名并錄文字、而其祖所遺墨跡、及當時所立碑坊墳墓等、亦均製為銅板印入書內、琪并間撰考證、亦附文內、東萊趙氏世為望族、而其六世趙燿、趙煥、趙燦於明代均仕要職、兄弟競爽、以功業文章顯於時、當時有三鳳之稱、八世文喆於書無所不讀、尤深於史、撰著最多、如建文年譜、皇綱錄、逸史三傳、東山詩史、均有關明末史事、尤為世重也、先是琪族祖華琳及鸞曾發願搜輯先世遺著、歷有年所、只以貧乏未能印行、至琪始為彙輯、編成楹書叢刊、後將其歷世先人所遺詩文零篇及史文所載者、彙為此書、以資流傳而揚祖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京口陳氏五修家譜二卷 清嘉慶活字印本

清陳夢原纂修、夢原又名治、字禹平、號春樓、鎮江人、是編
分世系世表二門、世系用紅線貫聯、只記名諱、世系分格
排列、詳記字號配氏生卒年月仕履子女葬所等、仍按五
宗九兩舊例為之、至恩命錄家譜傳節孝事實等均坿於
書首、陳氏原為鳳陽定遠人、元末始祖璽從明太祖軍、歷
充總兵官副將領鎮江統軍、遷元帥府副元帥、有功封懷
遠將軍、璽二傳至鐔、由贛州衛指揮僉事改調鎮江衛、遂
家於鎮江、璽五子、長居鎮江、即夢原本支、次三俱失名無
考、四居瀘州、五居江寧、均以年遠代湮、敘至十世而止、其
後未能通譜、故此譜所載、僅夢原本支也、恩命錄者、紀誥
敕詔諭者、其宏治以前、僅存其目、誥文俱失、所錄者僅嘉
請六年敕命一道而已、家傳皆按勳策、採聞見、復博考文
獻撰成、所以表祖德之駿烈、頌先人之清芬者、其六世以
前、岳生所撰、八世以前、應甲所撰、九世則世章撰、成十一
世以前則均夢原所撰矣、其間間有缺漏疑義者、夢原則
加考證、各坿於後、陳氏於明代世為武臣、降及有清、世業
商賈、科甲仕宦蓋絕無僅有矣、統觀全書、雖世系世表分
立、然體例終非純正者、宗廟塋墓均不之載、且於明代及
明太祖等、均抬頭書之、實非易代之體、惟不攀扶顯宦、不
援名賢、璽以上均以失考而不載、則在南中譜牒中、尚屬
矜慎者矣、其譜初修於七世岳生、當在明隆萬間、至天崇
間、十世世章復修之、清康乾間曾兩次續修、而未定、其故
此譜為五修也、陳氏以武功起家、究文事者甚少、故岳生
修譜時、實延郁絲主之、而夢原此譜、亦延江為霖為之、則
其族文學如何、蓋可知矣、

雲間姜氏支譜 抄本

清姜雲亭撰。雲亭華亭人，事蹟未詳。是譜純仿古宗法之義，考禮經，參時制，斟酌而為之。然不援歐蘇二家五世則遷、小宗別起之例，專記遷松江以來各世，每一世內各記其名諱、字號、生卒、事蹟。譜後更坿墓圖、宅圖、暨先訓、墓要、爵系、私記等。體例頗為簡明。姜氏自宋姜堯章顯名吳興，中歷滄桑，昭穆失次，嗣是浙東西各分派，而永康一支至明嘉靖末，庠生瑤溪由浙江遷江蘇，卜居青浦，實為雲間始遷之祖，旋又徙郡城，籍華亭。姜氏迄於雲亭，已及九世。雲亭嘗仿古宗法，手定規制若干條，約族人共守之。其為譜只載遷松近脈，不及浙派，正與朱文公修譜專據遷婺源始祖，而吳郡以前疑不敢述者相同，既符追遠之誠，而寓限斷，更無牽引遙冑，以相誇炫，則其矜慎可知。姜氏居松江以來，頗少顯達者，然禮義之型、詩書之澤，亦為東南僑望，即此支譜已具見梗概矣。按宗法之廢已久，實為時勢變遷所囿，故萬充宗以為欲復宗法，惟封建，封建之易為郡縣，宗子之變為族長，皆時與勢之故。姜氏獨能行之，舉世不為之時，則其譜亦甚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孫氏族譜六十卷附孫氏遺範一卷 清光緒刻本

清孫聖傳纂修。聖傳居城人，事蹟未詳。是譜仍循五世為表之例，每人名下，詳書字號、官階、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等。孫氏人丁繁衆，故支派甚多，每一支派各為系圖，世系之後，復彙錄當時人士所為贊頌、墓誌、碑銘等，合為一編，其末更坿墓域、祠廟、祭田等。孫氏於明成化間徙居下孫家鎮，已三百餘年，其間人文蟬聯，累世不乏，已往族譜，痛失於明季兵燹，此後人丁蕃衍，分居既不一處，耕讀又不一業，故彙輯至為困難。乾隆間孫瓚曾修之，僅依其支派敘明而已，及聖傳此編，已四次增修，亦按其族支派，循譜系舊章，而序後裔之名字，更備述先生功德，另為一編，撰成孫氏遺範，附譜牒之後。按孫氏譜牒，亦用表譜格排列，累幅未了，欲尋支系派別，一望迷悶，莫知所從，實不勝標注之繁與覆審之苦也，至眉目不清，款列混淆，難以便人檢閱，則更其小焉者。夫史學失傳已久，家譜之事，人自為書，家自為說，其難言者多矣。

卜氏族譜 清光緒刊本

清卜家乾纂修。家乾字奓耕，菏澤人，官濟南府學訓導。是編僅具世系，其餘諸門并皆闕載。世系仿歐陽氏五宗九兩之例，以譜表合一之法，依世而書。譜載其族爲先賢卜子商後裔，而以漢御史大夫式爲先賢七世孫，自先賢而下，十世之間，僅記其世次名字，而不詳其事跡。按漢書所載，謂式爲河南人，不云爲先賢七世孫，譜中所云，不知其於何所取徵，蓋亦與曾氏謂其祖避王莽亂始遷豫章與史不合，而沿誤已久者正同也。譜又稱先賢爲衛人，蓋本諸家語。蓋今館陶縣西南七十里，有西河寨河上村，有卜夫子祠，世傳或以爲先賢故里，正禹河故道所經，故有西河之號。而禮記檀弓疏引鄭氏仲尼弟子傳，以先賢乃魏人。鄭氏注西河爲龍門至華陰之地。考水經注河水篇，徐水出梁山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厓，即子夏廟室也。酈氏注與鄭氏所說魏地地同，豈先賢爲魏文侯師，殁而葬於是歟。抑以西河地名偶同，後人因有所傳會歟。至唐宋而後，或稱衛侯，或稱魏國公，則亦有不能詳審者矣。近世族譜每好遠引先代名賢，自附其裔，以誇耀於人，更或杜撰名諱，標其世系，以示其源源有自者，皆不失之誣，即失之愚。卜氏此譜亦不免焉。卜氏先賢在聖門以文學稱，而其言載於論語，皆以篤信謹守爲歸。徵之此譜，似亦失先賢本意矣。

常州卜氏宗譜十卷首一卷　清光緒惇本堂刻本

清卜文煥纂修。文煥，武進人，光緒庚辰進士，山東即用知縣。是編首爲叙例，次爲先賢卜子祠像碑讚及歷代祭祀儀式，次誥敕，次祭祖儀制，次祖先遺像，次墓圖、墓田，次列傳，次世系圖，次世表，而以各小支系世表終焉。武進卜氏，出子夏後，由山左徙居河内，世系遠不可考。元季有諴勝者，因避亂由河南溫縣渡江而南，占籍于武進之豐西鄉。是譜即以諴勝爲一世祖。明清以來，登科第、宦中外者，亦不少，蓋爲常州望族矣。是譜系圖不分支派，合爲統宗世系圖。世表則首三代通族共祖，四世以後始分七房，循照房派，依次而書，亦依五宗九兩倍例爲之，究未能破歐蘇範圍。卜氏子姓不繁，故系圖、世表分列，檢查尚無不便，究不若每一世表，先附系圖之尤爲便捷也。書首於先世遺像及墓圖，繪製至爲詳盡，幾於無世無之。然不遠引華胄，列漢唐以來名賢遺像，以附之而止，存其不可知者，頗稱慎。傳略亦極詳備，且錄其先世之入武陽合志者，以爲家乘之光。道光三年十二世孫汝鼎，曹賫譜赴鉅野，與卜氏宗子先立通譜，因之重修先賢祠，請主鬯祀生，以表水源木本之大旨焉。其譜明萬曆癸卯六世大韶始創修之，崇禎癸未七世家乾、曹續修，康熙辛未八世升吉三修之，乾隆丙辰九世又民四修，及庚戌十一世滄濤五修之，嘉慶己卯相高六修之，咸豐己未十二世斗光七修，文煥此編已及八修矣。全譜体例似頗詳審，惟列傳中亦分世德等四類，似不能不有將先祖分門別類之譏。又凡例有云，序傳碑記詩古文詞，或名人著作，表揚先德，亦皆裒輯，分內外二集，付梓云云，是譜無之，或其漏落歟，抑未畢工歟，不可考矣。

北渠吳氏族譜八卷首一卷　民國十九年活字印本

吳一清吳祖澤纂修、一清等宜興人、事蹟未詳、是編首卷為敘例、卷一為世系、卷二至八均為世表、世系世表、均從五宗九兩例為之、世系誌名字、世表詳履歷也、吳氏以旺一為始遷之祖、莫究所從來、自旺一遷宜興、之北渠里、是為北渠吳氏、而歷世相傳、有慶六者、為旺一所從出、故是譜以慶六為一世祖、而以旺一為二世祖焉、其譜七世性初、創於明嘉靖壬子間、闕所未詳、斷自可知、已極矜慎、而体例尤為詳密、有大總圖、有世系圖、有世表、有世紀錄、復有譜傳、婚姻志、家訓、居徙志、祠墓志、世恩志、翰墨志、每一類均有小敘、雖其間不免有疊牀架屋之感、然於家譜所包括者、蒐羅完備、其後裔以經費不足之故、任意刪削、及清乾隆以後、所僅存者、世系世表二者而已、其他文門、早經淳修、殊可惜也、然性所編之譜、敘法歐蘇、歐蘇之譜、推表世系、斷可知之代、誠為至論、至蘇氏謂譜蘇之族、尊其所自出、以謂譜乃吾作、應尊吾之所出、不公其道於天下、竟以私尊私貴褒其親、極

為可鄙、性亦尤而效之、殊為失之、幸其後裔於康熙間增修時、以為闔族九尊所尊、諱不勝諱、因刪去之、則殊有識矣、

史氏家譜十二卷首一卷　清光緒九福堂刊本

清史景祜纂修。景祜，武進人，事蹟未詳。是編分統宗系表及系表二門。系表之前有誥敕、廟碑、圖像、祠墓圖等；系表之後有贊、有旌、質行、實傳、序、藝文等。所謂統宗世表者，即世系圖；而系表則世牒之意也。史氏之先，出溧陽侯史崇，其詳已見史氏宗譜。此溧陽侯後裔之遷武進者。明洪武十三年詔徙旁近之豪室實帝鄉，崇四十一世孫禮六於倒當行，遂奉牒徙武進之洪水村居焉。是譜本繼別為宗之旨，即以禮六為一世祖，而禮六以前另為溧陽統宗圖，以表木本水源之意。禮六長子执彝，徙居東門；次子可仁，徙居花畝；三子譜彝，徙居新坊橋；四子惟仁，徙居牛塘橋。支分派別，愈益繁衍矣。每屆修譜，武進一支仍合刊溧陽統譜中。清康熙戊辰，漢簡因子姓繁衍，請牒法博，曹即居常者，另為一編，是為武進有譜之始。其後乾隆、嘉慶及光緒初年，均有所修輯，蓋至此已五修矣。統視全譜，系圖、世表等頗為詳明，支派繁多，而有條不紊。雖亦循五世為表舊例，然每支昭穆之次第，

嗣續之源流，無不悉備。每人出處之事、墓、生卒之年月，均無遺漏。而行實傳序等亦均簡要有法。惟圖與牒，概名世表，殊為混淆不清耳。

平氏宗譜十四卷　民國十七年修齊堂活字印本

平伯卿等纂修、伯卿無錫人、事蹟未詳、是編首卷為譜序譜跋、及五服圖、次卷為誥敕圖象、及列傳壽言等、三卷以下、均世系圖表、世系首為始祖統宗圖表、次為派支世系圖表、其書体例、每一支派、首為世系圖、次即世系表、蓋圖所以明世系、表所以誌生卒也、平氏自韓哀侯封少子婼於平、遂以食采之邑為錫姓之祖、歷周秦漢唐、以迄宋元、有以文學著者、有以忠績顯者、然子姓不繁、不多見也、明初有諱安者、官翰、贊建文時燕藩興師南下、曾力戰白溝、捐軀報國、安子迪、謝闕投簪隱於無錫、遂卜居焉、厥後子姓繁衍、散處四方者不可勝數、其譜初修康熙戊子、繼修於乾隆壬戌、迄嘉慶丁丑、同治癸酉、又一再編纂、此則其第五修矣、統視全譜、圖表分主、較之圖表合一者、自為優長、然二者均按五世一提之法、仍不脫五宗九兩佑例、且書首繪先世圖象、自周迄清、周韓婼漢平當平晏、五代平恒平鑒等、無不有之、且附宋元以來名人所為像贊、既有違遠華胄之識、又有誣祖之嫌、實為識者所不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徐氏家譜 清康熙稿寫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全書取圖表兩用之例，首為一世至六世世系，曰黃墩始祖司理公扶下大宗圖，次為全州守臧公扶下世系圖。兩圖之後改用世表式，五世一截，旁註世數，名下載其生卒、配氏、葬地、子女等。五世而後，分支敘列。眉目頗尚清晰，惟繕寫潦草，時有錯亂顛倒者，令人頗不易檢閱。即世表內所記行輩字號，亦令人有模糊不明之感。表中或書名諱，或書字號，或列行輩，極不一致。每支居處，更不可考矣。徐氏始祖明，南京人，宋初直學士院鉉七世孫中溥，熙丁未進士，官廣信司理參軍，任滿還至黃溪而沒，因家于江西餘干縣。明五世孫天受，為全州總鎮，以功績擢守備，遂世居錦州。天受傳五世至騰芳，官靖南王甲喇章京，封明威大將軍。通書餘干，始得合修譜牒。明二孫，長南宗二子，分二支，曰上一位，曰中二位；次南義二子，亦分二支，長左三位，次右四位，是為四支。其書殘缺，前無敘跋，無由得其姓氏，惟最末有行兆十者，註云：諱夢陽登萬歷壬辰進士，以進士題名錄考知之，始得知為徐氏。其族人丁蕃衍，似為閥閱之家，惟表內自天受遷金州，其後裔是否仍居金州、柳田原籍，表內均未註明。且其族雖大，但顯赫者殊少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洪洞劉氏宗譜八卷首末各一卷 清乾隆元年刻本

清劉鎮編、劉勷增訂。鎮字靜公，號敦齋，廩貢生，內閣中書舍人，歷官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陞部福建司郎中。勷字思贊，號南沚，由歲貢生議敘知府，考選山西道監察御史，歷官直隸營田觀察使、鴻臚寺正卿、協理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是書首為世系圖及世系籍貫，其餘悉為遺像、祖塋、墓表、墓誌、傳、敘、哀誄、祭文、鄉賢錄等。其世系圖亦用五宗九兩之例，由第三世分支，五世以後，均標於圖前，標明第某支，一遷九世而後，則書第某支再遷，十三世書三遷，蓋本於五世則遷之義也。世系籍貫，即晉通所謂世表之意，以一頁為一人，雖便檢閱，稍嫌費墜矣。其他如遺像，多加贊語，塋圖專繪風景，至鄉賢錄，則彙輯其先世劉我義、劉鎮等入祀鄉賢祠之來往公文也。洪洞劉氏之先，相傳為漢後裔，世代渺遠，已不可考。遠祖有諱祥者，始從洪洞之蘇堡，則其所自始也。及清康乾間，劉鎮、劉誌、劉勷等均官部曹，族始漸大，書前有條例，係諭分十四條，歷述修譜法則，然皆通常譜例，無特別發明之處也。是譜於宗譜中尚稱完備，在北方諸譜中，可謂較優者矣。

貴陽劉氏族譜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劉澍編。澍字石蓀，日本長崎商業學校畢業，試授七品小京官，分度支部任用，入民國專意貿遷，留于上海。是譜無世系圖表、世譜等名目，其世系表總為一幅，自始遷至十世，每世均加公字於名下，五世以上僅記卒生，五世以下只表遷居貴陽者。世譜則詳記字號、生卒等。其譜原為八世焯纂修，於道光九年，未及刊印，其後時有增益，僅存抄本，及澍始重加修輯，排印以行。據世譜所載，已及十二世，而世系中十一、十二兩世，不列於圖，即世譜中，亦僅于十世卒生載明，不另列世次，於修譜體例，似覺前後不倫。惟世系不拘五世一表俗例，已極可取，然亦因其族人丁無多，編輯較易之故，並非編者有此特識也。劉氏原本江西吉水縣籍，由吉水遷湖南常德府武陵縣，皆以年遠代湮渺不可考。清康熙間，五世世榮始遷貴陽，設絲線肆，故五世以上，僅詳名諱，其事蹟則不可考矣。世榮兩弟，均仍居湖南，即世榮長子亦居湖南，故世表中於留居湖南者特為標識，概不敘列。其世榮兩傳之後，始漸繁盛，登進士者以七世八世為最多，漸成望族矣。

紫江朱氏家乘五卷附蠖園文存二卷 民國廿四年鉛印本

朱啟鈐編、啟鈐字桂辛、號蠖公、紫江人、四川試用府經歷、江蘇候補知縣、歷官京師外城巡警廳廳丞、吉林民政使、東三省蒙務督辦、津浦鐵路督辦、交通總長、兼代國務總理等職、去官後、充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撰有蠖園文存等書、是譜首為世系表、次為先世傳畧、本身事略、大事記、家規、傳、詩文遺墨等、世系表依五宗九兩父子相承例、分格列表、世數不多、故不甚繁重、惟于表尾、謂獨載生卒娶葬子女等、而表內則於科第仕履等皆載之、更引證羣籍所載、墓碑誌諸文、及先世所記者、以資參考、以本生者為一卷、他支者另為一卷、又附懷疇外紀以紀其外家事蹟、三党之親、欣戚榮悴之故、皆略存於內、啟鈐於清末民初之際、柱政治樞紐、其本身事略一篇、亟有關係、自謂丁新舊遞嬗之交、履其家絕續存亡之會、不舉自身以詔後人、則無識家史之全云云、實非誇論也、大事表一篇、就舊譜所載、鈎稽各書、年經月緯、以通紀其家史事者、為家譜之創例、實具特識、惟於自身加詳、似不無偏見耳、至先世遺文遺墨及其曾祖以次三世詩文墨蹟、另用原本影印、附諸譜後者、然亦有附諸家規後者、似不無混淆之嫌、朱氏始于誠美、居江西臨江府新喻縣、數傳至德泰、生二子之鴻之鵠、清康熙中葉同赴黔省貿易、遂家于開州、之鴻一支失考、今朱氏子姓皆之鵠後裔、故譜以之鵠為一世祖、之鵠三傳、始掇科第、筮仕京朝、至啟鈐始漸大焉、之鵠以前、譜系以年遠之故、無由得知、啟鈐曾搜訪新喻舊譜、迄不可得、惟朱文公後裔遷江西之支派略可考見、因附于序目中、以誌其源淵終有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安休寧率口何氏續編宗譜六卷 明崇禎抄本

明何遠編。遠字心遠，休寧人。是譜分家傳、世系圖、小傳、行狀、墓誌、文翰六類。家傳者，遠以舊譜始自黃帝，由韓侯易姓，以來直至宋元，世系名諱相承無闕，病其懸遠難據，因斷自南唐為始，其以前者只撰家傳於首編，以誌得姓之所始與遷徙之所自，亦表厥前美，勵彼後昆之義。世系圖每五世為一圖，圖後各附事蹟畧。小傳以世為綱，據各房所開者，不加品騭，惟著生卒年月、嫁娶姓氏、墓所、遷徙等，至有功祖業者、有著述者、有宦績者，亦均注於傳內，蓋以

族譜通例，多分註事略於系圖名諱下，蹤蹟可厭，頗以為非。五世迭畢，再接下五世，既清眉目，又便檢閱，殊具特識也。譜前附始祖像及讚辭，以次錄宋元以來諸記、宗祠記、像贊等文卅餘篇，惟全書殘缺，行狀、誌銘、文翰三類皆已亡佚。據叙例，謂狀誌墓表傳文別編一冊，皆擇其不浮實行不誇誕者，則亦必可觀矣。何氏原為宜陽人，南唐時澤溥兄弟二人同仕于朝，弟濟封國師，以諫牛頭山非吉地事，謫令休寧，遂家於率口，即是譜之一世祖也。何氏族人於明代非閥閱之家，何如寵雖為同族，然居桐城，為別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則同源而異流者。其譜初創于明洪武初年，及嘉靖間又延程瓚續修本宗譜，萬曆間曾重訂之，及於此譜已四修矣。

上海朱氏族譜六卷 清道光九年刊本

清朱文烈編輯、文烈字仲方、號穀侯、嘉慶己卯恩科貢生、官教諭、是譜分世系、世譜、世傳、世祠、世墓、世章六類、世系自始祖以次用實塔式為一總圖、又按五世世次分繪宗支各圖、左昭右穆、圖極井然、然聯綴寧由引伸、檢閱亦不易也、世系之後、復為世譜、系按昭穆、譜則由右至左、俾材不广、准五世為圖、其中填注字號、上溯所生、下詳所出、世傳則詳世系支系、以及名諱字號生歿年月、其立功名者、享大年者亦必書之、兼載外戚及葬王黨丘重、恐疏所親、墳墓必載、俾知先人宅窀所在、世祠、世墓、亦均繪圖詳記、世章所載小傳、墓誌而外、只載鄉飲記一篇、及邑志所載獨行節孝等傳、其他壽文哀辭、以及投贈之什、無關生平行誼者、概不刊列、以昭翔實、朱氏自宋南渡時由安徽婺源遷上海、遂家於滬、丁族繁盛、世有達者、係明季屢受倭患、播遷靡定、譜系散失、無可援證、不特由上海遷他邑者莫可考信、即同居一邑者、支派亦繁、始祖以上世次、尤無徵焉、六世之灝、有志輯譜、作久遠討、搜羅考訂、手定一編、即以信而可徵者、奉南橋公為始祖、南橋名諱、業已失考、明

正德間人、南橋以上、世系無徵、概不載入矣、其譜於乾隆嘉慶道光時、屢次修輯、及於文烈、更將一切事之詳確者、均彙入譜內、並詳載建置義莊、以重懿行、備錄欽旌孝弟、以榮曠典、尤為詳盡矣、是譜刊刻極精、體例亦頗詳審、惟世系與世譜二者、似嫌重複、其不同者、僅形式與字號而已、然與章學誠所謂圖表牒三者缺一不可者、似暗合矣、

陽湖薛墅吳氏宗譜廿二卷 民國廿二年履成堂活字印本

吳澄纂修、澄字志清、陽湖人、北京大學法學士、國務院僉事上任事、全國經濟調查委員會委員、宮家壩河工事務局秘書、印花煙酒税局局長、是書分上下兩函、上函為祠墓、誥敕文獻、科第、考者壽志、忠義錄、節孝錄、行狀、墓表列傳等、下函卷為世系、世表、凡例殊為明晰、其文獻一門、悉採自武陽合志及鄉梓潛德錄、分宦績、文學、忠義、節孝等十類、科第一門、亦分衛文榮遇、家世盛事等八類、而仕宦一門、更起卿寺樞以至州縣、散職、無不分門別類、各為記載、實為是譜之創例、蓋亦由其族人丁蕃衍、仕宦最多、有以躋其成也、至世系首為遠祖圖、以五世為一起、迄自晉隨之為始、而唐而宋、每代不乏名公鉅卿、盛德大業、但世遠年湮、或顯晦而政跡無由考、或德行而傳聞只其略、或誥贈而家藏佚其文、闕間有列諸史冊者、非不煌煌可述、然家乘未登、概不牽引附會、以自誇詡、寧闕疑而不載、但存圖系、以為傳世之次、此亦斯自可知、詳所自出之義也、次宗支繼圖、則以由宜興遷武進為始、與遠祖系圖、不相銜接、蓋當元明之際、兵燹播遷、向有闕疑也、圖以十世為一截、圖

內于分房源流、均有明晰記載、吳氏於元季有諱伯齡者、避亂以其族來常州、與荆溪之滄瀆、錫山之閶江、皆合派而分流者、其卜居薛墅者、即以伯齡為始遷祖、其族自清初以來、科甲仕宦、蟬聯不絕、迄今不衰、可稱望族、清吳唐林著述極富、亦極知名、其譜創於明隆慶間、其後萬曆兩修、康熙一修、乾隆兩修、嘉慶道光咸豐光緒各朝、無不續有修輯、迄今已十一修矣、惟譜首附有宋寇準王曾文天祥等題字、吳太伯吳少微等像、仍不免有誣妄之嫌耳、

朱氏重修遷浙支譜十卷附塋墓圖世系圖 清宣統元年刊本

清朱之榛編輯、朱景邁增補。之榛字仲我、號竹石、平湖人。恩蔭知州、歷官蘇州府總捕同知、江蘇督糧道、江南淮揚海兵備道、按察使、布政使等。著有常慊慊齋文集、陳言留言等書。景邁字復初、號象甫、監生、直隸候補道、民政部承政廳行走、憲政等處提調。是譜於世系圖世系表之後、分為四錄、曰懿行、曰絲綸、曰傳志、曰誦芬、為族譜中創例。其體例極為詳明可法。系圖、世表均用通例為之。至懿行錄所以彰徽音、載內傳壽序行略等。絲綸錄所以紀君恩、載敕書祭文。傳志錄則以徵事實、或考之國史、或徵之縣志、以及墓誌墓表與夫敘言記贊、類皆依類敘列。誦芬錄則以溯世澤、故先列祖訓於首、下按世次排列、搜輯家藏卷冊、諸家投贈題記、及夫先代之於誦芬有幽涉者、多以詩詞為宗。間雜記贊、而諸家之詩文共凡二百數十篇、似不免有蕪累之弊也。先是、為緬念遷浙以來、子姓漸繁、因創為支譜。二十七世以前、事載本支、以後則分析旁治。其後善旂、之榛、續有增修、始成今本。朱氏為唐制置茶院壞後十傳至時、遷休寧之月潭村。十四傳至汝貴、與弟汝清同居、是為月潭派。自汝貴十二傳、為昌周、僑寓丹陽之練湖。再傳為明儀、康熙中始由月潭遷浙、占籍桐鄉。明儀八子、第七子英再、遷平湖居焉。清嘉道中為郡官至總督、精研金石。其子善旂、亦精金石之學、國平湖望族矣。

陳氏家譜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陳延祺修。延祺字家梓，江都人，邑庠生，光緒壬午科舉人，截取安徽直隸州同，歷署安徽高級檢察官、和縣知事。是書不分卷，只分世系、家譜、行略、塋圖及條例、祭田圖說、契據、保管、經收等門，末附現代宗族序記表、世系圖以七世為一截，圖中均書號稱，公家譜一門，即普通世表之意，以世為綱，僅錄歿者之字號、生卒年月等。至所謂現代宗族序記表者，內分十格：曰世、曰氏、曰名、曰父、曰母、曰生、曰歿、曰年、曰葬、曰子女，蓋用以記其族之生存者。延祺序謂家譜大都為歿者誌事實，以昭示後昆，則生者亦可無庸記載，特將生存者改列表格，續於譜後，俾後人便於隨時按格填寫，而附其履歷云云。延祺於譜學素未究心，謂譜為歿者誌事實，尤為謬誤。蓋族譜中於生存表似應設立，歷來編譜者皆忽略之，故延祺立法頗善，其所論則大非矣。蓋譜為一家之史，生存者豈可無庸記載乎？總之此譜體例不明，記載混淆，實無甚可取也。陳氏自前明時世為浙人，及於清代，遷徙四方者甚多，此支自有諱海南者遷居江都縣，遂為江都人。其族多奉耶教，故譜中於某年入教、其年受洗禮等皆載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胥氏家乘 同治八年德政堂活字印本

清胥耀堂修、汪巨川編輯。耀堂字文錦，江都人。是譜倣歐圖於前，列世系以別親疏，法蘇傳于後，編年表以詳行實。世系循五宗九兩通例，用紅線聯貫；年表則父子相承，兄弟横列，詳書名字、行輩、生娶、殁葬等，以備參攷；至其傳贊等，概置圖表之前，大半為其戚屬晚輩所撰者。凡例所謂將忠臣孝子以及節婦烈女，凡可增光者，靡不別立傳贊，而表彰之者也。胥氏世系出元代徽州歙縣胥景陽。洪武初年，景陽由江西建昌知縣轉陞知府，授兩淮運使，其族多居丹陽縣。數傳至彥鴻，始徙居江洲。彥鴻子二，次子福三，移居維揚江都縣，居焉。自是子孫始漸繁盛。胥氏世業商賈，故于譜學多所未講。道光、咸豐兩次纂修，皆延譜師編輯。耀堂此次修輯亦延汪巨川編輯。耀堂序中有云：遂請譜師纂修，序其支派，聯其親疏，詳其年表，定其尊卑。云云。胥氏既非閥閱，編輯亦非完善，實無可取。惟胥氏之族甚少，存其目以備一格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丹徒趙氏支譜二卷首一卷 清道光廿年活字印本

清趙椿纂修。椿字子丹，號查客，丹徒人。道光壬午科優貢，乙酉科舉人，丙申恩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山東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直隸天津河間兵備道。趙氏為宋燕王六世孫子褫後裔。宋南渡，遷鎮江，世居丹徒城東四十里之洪溪。族漸繁盛，其分徙他邑者不一支，即分徙城內者亦不一支。椿之一支，乃明末子褫十三世孫越，徙居城內者。是編即以越為一世祖。首卷為世系圖，餘二卷均世系表。八世以上，皆稱公，九世以下書名。又因隋書經籍志家傳入傳記，家譜入譜錄例，故譜中不載行事、生墓、圖墓、契因搜訪未備，統俟補輯。惟其世系圖用紅線聯貫，殊為醒目。首有椿自序，末附彥傳跋。蓋趙氏譜久已廢墮，多湮沒莫考，椿因與其弟彥傳，近訪遠詢，詳者記之，缺者闕之，遂成是編。

馮氏宗譜二十四卷 民國三年大樹堂鉛印本

馮向榮馮垣三纂修、向榮無錫人、事跡未詳、是譜于書首分十二表、曰英賢、曰科第、曰祠墓、曰封贈、曰儒林、曰職官、曰坊額、曰恩榮、曰生監、曰嫁娶、曰遷居、曰崇祀、于其族人之事蹟、等皆各列入表中、各表之後為源本世系圖、為始祖源流世表、次為各房系圖世表、每一系圖之後即附世表、蓋便檢閱、惟遷徙者衆、分支過多、頭緒紊累、檢閱至為不易、非熟于其族掌故、恐不易得其支派也、書首雖有遷居表、只云某某遷某處而已、閱之亦不易明、如能再編一支派表、述明何支自何支分出、居某處、則檢閱較便、族大丁繁者、其譜尤宜詳也、至書首所載誥命、足以增光寵、像贊足以資觀感、家規足以明教思、傳序足以彰行誼、餘記足以誌略跡、而叙事功、則皆族譜應具之文、固無所用其評論也、馮氏原籍金陵、系出南唐吏部尚書令頵公、三子延忠之後、有宋革命、延忠始遷於無錫西鄉菱岸、遂與其兄延巳延魯之居金壇慈谿者、鼎足分峙、歷次纂修、皆只記本支、餘皆不載、至南唐以前支派分別、舊譜殘缺、不盡可考矣、其譜創始于有明宣德間、當時祇有抄本、其後支派蕃延、由是廣輯成編、付諸剞劂、而宗譜始備、自康熙以至嘉慶、歷次修葺、更為完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毘陵劉氏宗譜十六卷　清光緒三十四年五忠堂活字印本

清劉樹屏纂修。樹屏，武進人，事跡未詳。是書先定世系，再詳世表，準歐陽法，五世一敘，六世再起。名下注字號、生卒年月、婚配等，而祖宗墳墓為子孫所世守，故卒葬皆注明山向坐落。誥敕亦詳載，以垂不朽。至嘉言懿行、文章著述及勳名志節見於史傳者，亦必博採記之。即遷徙亦皆于本人表內注明。其世系圖首為統宗世系圖，以子肇為一世祖，次為遷徙分支世系，即以始遷者為一世祖，題某派某支遷某處世系圖、支派衆多、遷徙常以致頭緒紛煩猝本易明、且其書而例不純、家傳序辭屬煩雜無關於譜之體。德，字仲子，自宜稱揚其美，而明著之。然名公鉅卿、鴻文縟筆，每多謬誕不實，譽揚過分，且于生平行誼大半無關，究以刊落為宜也。按劉氏係出唐忠簡公楚，世居京兆，其子或在吳、或居閩。在吳者有五，其一曰涿州刺史翹，居於雲陽，九傳至珽，自時遷居金壇，十一傳至寧寂，著寧傳汝遇，而中絕。在閩者亦有三，其一曰金吾大將軍翔，居於崇安，九傳至子肇，寂著十一傳至龐，亦遷吳之雲陽，十二傳伯暉，復遷金壇，以子孫兼嗣。汝遇譜中所謂統倒吳為一編者也。子孫於元時遷於常州之東安，常州之有劉氏自此始。子孫三傳至清富，自明時遷於夏坊。其別支或世居東安，或遷寨橋，或遷無錫。清富之後又有遷郡城之西右里及夏坊大西關等處者。于是自東安而夏坊，而大西關，分為三大支焉。元至正間曾合閩、吳二支修輯宗譜，明正統一修于敏，旌隆慶再修于應陽，萬曆三修于常泰，皆未付梓。及順治間合修，始行刊版。其後自雍正迄今曾三次續修，皆為支譜，未合修也。

續修徐氏宗譜四卷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徐兆禧纂修。兆禧又名潊，號滰州，善金石詩画，著有江南四十八景画譜及含藏穀詩集行世。是書卷首為譜例、宗規及徐達封魏國公、中山王之勅書、誥命、祭文、碑文，以及有關祖塋、家廟、配享武廟等文，次為世派、支系、世表，最末為像傳、坟山、祭田、宗祠。江寧徐氏以中山王徐達為始祖，而上自少典至貴一，總為一圖，為宗譜源流。其諸書互異者，並列篇首，以備考核。始祖而下，二世起分為四宗，大宗魏國公，二宗勳尉公，三宗定國公，四宗都督公。是譜只據大宗魏國公一支，現居江寧者增修。其二宗曾為河南周定王儀賓，入汴為汴人；三宗隨成祖至北京，為北京人；四宗遠徙未詳，故十世以下，均不再叙，即世表所記亦僅及大宗矣。惟是書內分世派、支系、世表三者，名稱已嫌混淆，世派一門專記先世源流，尚無不合；支系圖內，名下已詳載字號、仕履、生卒、配氏，世表內又復詳載之，是支系與世表僅形式不同耳，又何異於疊床架屋乎。兆禧且謂仿潁川陳氏譜例為之，實則兆禧不諳譜學，於圖表之例未能盡明，自不免有此失也。至兆禧之修是譜，實迫于溧水徐氏盜賣中山王墳一案，全恃光緒五年所修支譜，始得勝訴，因鑒于祖譜之重，於是上述先德，下啟後人，立世派，續支系，撰世表，画像立傳，繪墳圖，定家祭禮單，凡譜牒應具者，無不收之。據此知是譜之成，非徒有取乎敬宗收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潤邦丁氏重修族譜新增譜目五卷 清光緒二十六年留餘堂活字印本

清丁士傑纂修。士傑字俊侯，號蘇泉，鎮江人，邑庠生，開泆。丁氏族譜自道光間重修後，復於光緒二十六年復修之，改名潤邦丁氏族譜，增為十卷，內容悉同，惟增加大分一支世系年表等。士傑因於正譜外別編譜目一書，卷頁無多，便於記憶同族支派，便於詳察。蓋以正譜卷頁繁重，取携不便，因刪繁就簡，上溯歷代分支昭穆系次，以及宗訓、條例、命名字派，凡正譜之重要者莫不備載，且僅錄世系，不載年表，檢閱尤為便利也。丁氏十一世道誠三子，長端拱居新圩，為上分；次宸拱居下莊圩，為中分；三慶拱居長圩，為下分。道光間脩譜，只載中分宸拱一支，以上下分各有小宗支譜，故譜內不載。及光緒修譜，上分一支以其譜遭亂亡失，會中分修譜之便，因於世系圖年表之後，將上分加入。上分人丁凋謝，亦無須自立譜牒也。此書因上分者係新增者，並將其世系圖及年表，以併坿入，亦所以便於閤族檢閱也。

濂溪祠譜不分卷 清康熙刻本

是冊非全譜，不著撰人名氏。書首有康熙辛亥廿五世孫祚增序，謂予與西序于盤諸宗人云云，不悉是編輯人名氏。據祚增序謂是譜首宗圖世系次家訓次家傳，以傳世德，且坿以名諱字行，各從其類，生卒墓娶俱著于中云云。是冊可載僅有濂溪祠通書文、濂溪公年表、濂溪傳、濂溪祠產契約、首事、樂助、祠規、助祖姓氏、祭器、額聯、祠內昭穆神主位次及家祭儀節等，全為周濂溪祭祠情形與敘文不合，則殘缺過甚可知矣。姑存其目，以備異日參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開沙丁氏宗譜八卷　清道光留餘堂活字印本

丁之嵩修、華錦章編。之嵩字秀坤，鎮江人。是書首為五錄：曰貢幽、曰世德、曰恩榮、曰題名、曰節孝。而祠堂圖記、祭文、儀節、藝文、詩詞、封塋、遺像等，均散附于其中。其下則為閘先指掌圖、世系總圖、年表、實錄，各圖均分內外紀，其書亦為譜師所纂，體例極為不純，又復自命通人，模仿名族譜牒，每類之前，各加小序，名稱前後互異，極為混淆。按書內次則祠堂圖第一，謂收渙散而萃同宗，非家廟無以合祭祀；儀節第二，謂仿家禮定為儀制；貢幽錄第三，謂丁氏祖宗積功累德、行實之狀，皆所以闡揚潛德幽光也；恩榮錄第四、題名錄第五，或記誥敕，或載仕宦；家訓第六、宗約第七、封塋第八、里居第九，皆族譜歷載之事；閘先指掌圖第十，則敘丁氏受姓之祖，歷秦漢唐宋，次第相承，分為聯貫，撰為圖說者；分序世系圖十一，謂近世譜家遵古大宗之法，詳於世嫡，忽於支圖，致前後斷續，而以行詳生卒配葬事實，另為世次紀，或備錄紀，參差隔越，雜于稽考，故仍用五宗九兩之例，疏註行諱字號生卒子女等，而一世至十三世為外紀，蓋由始祖至分支之世也，以下謂之內紀，然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是譜，既有世系圖，復有世表實錄，仍各自為卷，與分序世系圖序所云，頗相背謬，蓋即用圖表合一之法，復列世表，是又重複矣。總之譜師于譜學圖表之意，未能深究，徒知牽引攀援，謂近人皆名族之後，以自炫其學之博。兩中譜牒，牽多誤於此輩之手。此譜上溯亦以宋丁顗為始祖，傳六世素由濠泗遷潤州，素孫曄再遷于向沙之馬沙圍，遂世為向沙人。曄四子，長子友真遷安吉，其後莫考；次子友信居潤州郡城，另為一支；四子友賢另居金壇，譜內均不載，所載三子友孝之後耳。至書寫內世德考、詩詞、藝文等，皆不列入次序，而雜附各錄之內，其體例之混淆，可見一班矣。

太湖李氏族譜八卷首末各一卷 民國十三年五知堂刊本

李楷林纂修。楷林字士陶，太湖人，江南官書局經理。是書置天章、家規、家禮、儀節等于圖表之前，置傳、贊、行述、巡慕、祭田等于圖表之後。其圖與表，均用五世一格，絲聯繩貫之例。圖僅記姓名，表則于名下註配氏及事蹟而已。傳贊則男曰外傳、女曰內傳，語中所載，不繫稱遠引以誣先人而欺後世，即以遷湖者為始祖。此譜特異之點，為總記表凡分八類：曰丁口表，所以記其族生存人口者，男丁、女口，分支記載。曰田畝表，記其族現有田產之數者，田畝、糧斗，亦分支載明。曰孝友表、曰貞節表，則記族人之孝友節烈可欽敬者，或載其事蹟，或記守節年數。曰職官表、曰生員表，一則記族人仕履，一則記科甲年分。曰畢業表，則科舉之後，凡有學校畢業者，載入之。曰耆壽表、壽至耄耋古稀人瑞，其族之年過八十五以上者，分別男女二表，各載年歲。各表立意，至為有識，惟其族人丁雖眾，科甲、仕宦則寥若晨星，故其表無甚用處也。李氏原居江西鄱陽湖硫碎攜，明永樂間李茂實奉詔遷居皖之太湖小池驛，是譜即以茂實為一世祖。茂實之上，不能詳考。其族科甲止及

庠生、仕宦僅及知縣，固非望族也。

熊氏族譜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熊緒端編輯、緒端字伯馥、光山人、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河南第二屆省議會議員、河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是譜不分卷、凡四冊、首為塋圖傳述誌銘祭文壽序贈詩軼事等、餘三冊均為世系、其譜不列世系圖、上起遷光始祖、統五世為一表、每輩悉橫書之、直則父子相繼、橫則兄弟雁行、由長及幼、由親及疏、始祖五子、分為五房、凡諱某、字某、行次、仕宦、婚娶、享年、生卒年月、塋所、遷徙等、皆書之、其有治績文譽隱節行者、則別為傳述、熊氏系出顓頊、姓羋、鬻子代有達人、為楚望族、明初有勝舉者、由江西鄱陽遷居湖北黃安金山之下、越十有二世、清乾隆間、惟一復遷居河南光山之牢山堡居焉、為譜於惟一以上、別疏源流、俾與舊譜銜接、首述熊氏得姓之由、次記遠祖勝舉以來子孫名氏、其勝舉以前者、則以楚地故多熊氏、齊重經師、唐旌孝子、宋傳理學、明著名臣、鉅望史不絕書、碩代遠難稽、未敢妄附、且舊譜無徵、與其攀附而失真、無寧闕疑而存實、矜慎頗足法也、惟一之由黃遷光、因公祠田產事、為侵漁者所凌虐、不得已避地圖存、初佃種人田、漸立基業、後又掘得窖金、遂成鉅家、清同光間、科名鼎盛、官京外列庠序者數人矣、其譜創修于嘉慶十一年、廢修于光緒二十七年、皆由湖北族人主其事、遷光一支、因道遠多所缺略、緒端此譜、只就本支詳述、蓋所以補湖北所者之缺也、

京江柳氏續譜六卷 民國元年活字本

柳詒徵、柳預生纂修。詒徵字翼謀，丹徒人，邑增生，宣統己酉科優貢，候選教諭。預生字立凡，附監生，州同銜。是譜首列倫音，次為世系，餘則祠產、祠規、補錄、補遺等。其世系表不繪總圖，不列全族，皆賡續前譜而修。每一表首標某某公支，次則書名諱、書仕履、生卒，各支依次序列，每一支內父子相承而書，不依世敘列，按之族譜通例，格不便檢閱。前譜不能得其全族情形，至其遷徙源流、支派分合，亦皆不能得其詳也。總之，此譜純續前譜而修，前譜所不載者，皆於此譜中注明補入，而前譜已載者，則此均不重載。惟其末附修譜時人丁表，依世次序列，殊便查閱。與孔氏宗譜之齒錄相似，其已故者則于下詳註年月，其族存歿之情形，可一目瞭然矣。其譜初刻于康熙，再刻于道光、光緒，此為三續，已第四次刊刻矣。清光通咸向柳興恩撰穀梁大義述，為有數之經學，而詒徵長國學圖書館，撰著甚富，為南中知名學者，皆其族人也。

金陵陳氏譜略四卷附附言一卷 民國九年抄本

陳詒紱編輯。詒紱字來堤，號稻孫，江寧人，縣學生，提舉銜。是譜首列詒敘及公舉鄉賢節烈呈文，得邀旌典，及宣付儒林公牘等，次為世系表，以二世為一行，仕履具載表內。本支、近支、遠支各立為表，以下則祭祀誌、墓地志、墓銘、墓表、誄文、祭文、遺文、先世事述、家傳、備傳、分傳、別傳等。備傳備異自撰傳也，分傳則為近支之傳，別傳則為遠支之傳，至其先世嘉言懿行及軼聞遺事，為傳述所不載者，就見聞所及，另編附言，附于譜後。是譜創男女並列之式，最為歷來譜牒所罕見。凡生子女者，子先女後，並於圖內用線聯貫，有名者書其名，無名者書長女、次女等字。近今國家制定法則，男女並有承繼之權，則家族中于子女不應歧視，譜中尤當並列，以為紛爭之據。詒紱此式，誠為特識矣。然書名金陵陳氏譜略，自係統闔族全體，不應有近支、遠支、分傳、別傳之稱，既非支譜，又何能自尊所生。陳氏世居河南，明季有諱棟者，因避亂渡江，占籍江寧，時代非遠，人丁自不繁重。詒紱曾祖兄弟四人，除本支外，餘三支謂之近支；高祖昆季三人，除本支外，餘二支謂之遠支，而

以詒紱一支、人丁最旺、科甲聯綿、仕宦不絕、七世作霖、光緒舉人、官教諭國子監典籍、平生著述最富、撰有金陵通紀、金陵通傳共五十餘卷、詩存文存四十餘卷、爲一代儒宗、是譜即爲作霖所創修、其弟作儀、姪志編輯、皆未成、作霖子詒紱後賡續修輯、始稱完備矣、

西營劉氏家譜十卷 清咸豐五年刊本

清劉實等纂修、實原名鑒、字周仲、號松雲、武進人、恩賚九品銜、是書以系圖世系居首、以次爲誥敕奏疏傳序記跋哀辭挽詩文碑銘祭文年譜行述、特蓋其族忠臣名宦及以節義著者代不乏人、故首載綸音、以誌君恩、其餘則皆祖宗嘉言懿行及立朝大節、故所以裒輯以垂不朽、而誌前徽也、是譜體例頗爲有法、觀之極明晰、世系圖總十九世列爲一幅、只記名氏、世表按五世橫格、一世至五世爲總系、六世以下、分房叙列、皆詳其生卒仕履等、亦皆鉅細分明、有倫有要、而系圖不用五世一格俗例、尤具史識、且以極大闔閭之家、不牽引、不攀援、在南中族譜中、亦殊所罕見也、其始祖真宇恪公、原籍鳳陽、元末隨軍常州、駐劉西營、遂家焉、至始遷祖以上、則無可稽考矣、清康熙廿八年、九世漢卿始立譜、定世系、叙列三大份、然聯派屬脈絡分明、及卅二年、漢佐曾增修之、其後乾隆庚午壬子復兩次增修、實修此譜、則已第五次矣、劉氏於明清兩代科甲聯綿、仕宦不絕、明末劉忠毅公熙祚始漸顯赫、降及清代、大分有文定公倫、及其子園南躍雲、姪種之謹之等、均爲乾

嘉慶重臣，且均於四庫全書編校之任，而綸孫、逢祿亦為有數之經學家。二分於義為雍乾間大臣，謚文恪，曾孫汝夢亦曾分校四庫全書，玄孫嗣綰撰有尚絅堂文集，尤為有數之古文家焉。

文氏宗譜七卷首之一卷 清光緒廿二年活字印本

文蔼佑編輯。佑，光山人。是譜首為題辭、祝文、祭規、傳贊、節略等，餘則為世系，不立系圖，專用世表，以世為綱，人占一幅，横分三格，上記名氏字號，下記仕履。始祖諱相，兄弟四人，餘三人皆絕。相二子：繼祖、繼周。繼祖二子，長仕聘為北分，次仕經為南分，而繼周子孫另撰二世分支。凡此數支，各按支派，依世叙列。另附兩路口一支，以福為始祖，以相為太祖，而以作樂為一世祖。乾隆間七世出類序云：彰承先世基業，世紹箕裘，罔不敢忘祖德，於是細心參攷，以相為一世祖。又有高梅店一派，其始祖福公、太祖公，皆無所攷，故以作樂為一世祖。又云：先祖有言，始族雁門，繼遷光山，未悉始于何代。同邑中無論文之為閩、閩之為文，不可考。光山縣誌所載，義祥為四川節度，居磚橋集，為忠孝堂之一支，似為一族，無如譜派失傳，而世次莫之攷。近中有居息縣雙塚店者，有居松林者，有居文家店子者，凡此數派相近，有事往來，長幼尊卑一一不紊，弟苦于失傳，莫稽其所同出之祖矣云云。據序觀之，文氏之居河南者，大半務農，服商賈，而讀書者少，科第仕宦絶無，故數百年譜牒失

傳、世次紊亂、至於如此也、其譜出數始創修于乾隆、九世敬亭輩成之、咸豐年間始行付梓、王萬佑始復彙集成帙、添註人丁名目、生歿年月、以及先世節略、而成此譜焉、

路氏族譜十六卷　民國廿六年鉛印本

路振玉、路廣壇等纂修、振玉字瓊山、臨淄人、北京朝陽大學畢業、廣壇字仲夷、淄川人、國學生、是書首為序文碑記、凡例及譜綱、餘則悉為各祖支派世系表、路氏一世祖通、明洪武二年、由山西洪洞遷棗強、復由棗強遷臨淄居焉、兄弟四人、伯任山西教諭、仲居汶上、季歸原籍、均不可考、通傳五世、計昆季三十六人、是譜由始祖至六世、總為一圖、為路氏譜綱、以下則就三十六人分派而書、人為一支、各標某祖支派、用圖牒合一之法為表、各表之前、均詳記本支所居之地某縣某村、表中名氏僅記子幾人、亦間有註字號及行誼事略者、至行誼之犖犖大者、各於本支世表後附以傳誌碑記等文、並不多也、路氏一族人丁繁衍、明正德時值劉六劉七之亂、干戈擾攘、六世昆季紛紛避亂於各處、明清兩代、散居山東各處、其所居以臨淄為最多、餘如廣饒、壽光、濰縣、益都、沂水、博興、長山、臨朐、濟陽、昌樂、鄒平、利津、萊蕪、霑化、無棣、惠民、陽信、臨邑、淄川、諸城、日照、濟南、商河、章邱、樂陵、安邱、泰安等三十餘縣、靡不有之、而陝西盩厔、山西洪洞、河北滄州、江蘇鎮江等處、亦無不

有其足跡焉、其族多務農、墾仕宦頗少、僅諸城一支十三世斯道曾與鴻博之試、乾隆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廿世汝悌字友于、曾任國民党執行委員會陝西一支、路孝植路孝忱為近時聞人、外其他概無聞也、路氏譜牒創于明萬歷向、其後崇禎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光緒、曾屢次續修、記已八次、世系詳明、支派昭晰、且每次修譜、僅修保譜一帙、存祠備查、各支均各自為譜、不相聯屬也、振玉此次續修、蓋基於商河支譜、商河族人、素以詩書傳世、對修譜之事、素具熱誠、道光向修支譜時、訪及商邑路家廟忠祖一支、同時叙入譜內、民國廿年重修時、又查出商河路家廟溥祖一支、與城南路家莛祖一支、濟陽縣城西路家橋瑞祖一支、均與商譜合叙、臨淄族人、於是倡議繼修、先就商河支譜所訪得者、彙集於臨淄原譜內、復遣人四出尋訪、又收入博山八陡莊瑶祖一支、日照西河里的逵祖一支、而陝西賢祖亦由路孝植抄寄譜稿、路氏全族始克全彙成矣、此譜能將各地族人、互相聯系、成為一譜、得見其族遷徙之情形、及其支分派別之情形、於家族上、至有關係、實為北方譜牒中所僅見者矣、

張氏家世事實略記 民國三年鉛印本

張時杰撰、時杰字亮卿、清平人、邑庠生、儘先補用知府、是書乃時杰八十餘歲時、棄官終養、憶及先代事跡、可歌可泣可法可傳者甚多、即一己八十餘年所歷之事、亦可備一族之掌故、因就遷黔以來、六七世之事實、一一筆之於書、以示後裔、而備家乘之采、計有高曾祖考妣事略、祖考郁鳳公事略、繼祖妣蒙太恭人事略、顯考光庭公事略、繼妣王太夫人事略、本身事略、子景森事略、孫玉麟事略、胞叔耀庭公家世事略、胞弟時英事略、並附載次孫女泰萱貞孝事略、共計十一篇、張氏先世原居江寧、遷蜀之墊江、清康熙間教匪亂、時杰高祖奇生避亂入黔、轉遷黔之清平、世業商賈、遂占籍焉、及時杰、始漸由科舉而入仕途、至時杰子景森漸躋顯達矣、貴州地僻西南、文風至為低落、故家士族、頗不易得其大概、是書雖非鉅帙、然亦可備一族之掌故也、

上海曹氏族譜四本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曹浩編輯。浩字觀瀾，號瀚亭，上海人，邑庠生，師範畢業，文廟保管員。是書分四本，第一本為譜例、世系總圖、宗支圖、世譜等，第二、三兩本為世次錄，末一本為封贈、蔭襲、崇祀、塋墓、祠田等。世系總圖十六世總為一幅，頗合章學誠修譜之意，惟不依次推列，而寶塔式，雖便美觀，然掛線屈曲偉引，殊不便尋捡也。宗支圖即分支世系表，圖蓋其始祖四孫，分為四支，長、次、三均單傳，各為一支，四支傳二世，共十一人，復分十一房，就中四支大二、三、四各房人丁最盛，世譜則分枝排列，以五世為一截，父子相承，兄弟順列，名下僅注字號、子幾人，世次錄以世為綱，每世詳記字號、生卒、行誼、仕宦、配氏、子女、塋所等，志載一门則摘錄江蘇通志、松江府志、上海縣志諸書，所載曹氏人物節烈及有關曹氏之名蹟等，綜觀是譜世系總圖、宗支圖、世譜、世系錄，殊叠牀架屋之嫌，雖其凡例謂世系總圖使子孫從流溯原，知其出于一本；宗支圖使子孫各明其分派；世譜則分別房分次第，便於檢閱；然世譜、世次錄僅形式不同，若合而為一，似更簡便矣。至其不同之點，世譜無少長例皆書名，

世次錄于已故者書號稱公而已。曹氏出宋濟陽武惠王後，為南渡十八房之一，先世譜牒俱存，自元季兵亂，明初播遷，世次缺失，不敢妄錄，故祇就明成化向孟春初遷上海者為始，闕疑傳信，亦所以志慎之意也。其譜創修于康熙六十年，其後嘉慶五年、同治三年、民國三年屢次增修，及於此譜已五修矣。

南陽范塘王氏宗譜十卷首一卷 清光緒八年活字印本

清王樂胥編、樂胥譜名贊經、字孔權、號笠舟、又號巢甫、黃岩人、邑庠生、撰有古愚堂詩抄十五卷、楹聯叢稿二卷、姑妄齋唐詩説一卷、是譜分世圖世傳三門、而附以行第表、古蹟表、木主表、男表、女表、遷徙考略、詩文詞內外編、而更以塘古紀聞著終焉、是譜較異於他譜者、為行第表、男表、女表三者、行第表分名字廟三項、每世各排一字、其所謂廟者、實即排行之字、蓋衛中大族每世均有字行、例於西二十五、即排西字輩第二十五也、凡族丁繁盛之家、非有此不足以定其世次、較之第若干世者、猶為便捷也、至男表則表其族人士之忠孝文學名爵義俠者、女表則表其族人之貞女節婦賢母者、是書十卷大部皆為詩文詞所佔、於譜例殊有未合、蓋族人著述、如富似塵另出家集專載先世遺文、不必混入家譜之中、以亂譜例、舊譜有世系總圖、自遷黃祖以來統彙一圖、樂胥則以其字密難讀、時久難編、且與世圖重沓、竟並刪去、又將世圖內名字改易字號、以避祖諱、尤為不究譜學不明譜例之弊、王氏系出閩王審知後、散處于汀之清流、嗣是一官於四明、由四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再官于台、遂家于黃岩、故其世系圖分二部、曰清鄞世圖、曰黃岩世圖、清鄞世圖以鍾為第一世、鍾居閩之清流、官大名知府、傳三世汀、官鄞縣知縣、為鄞始祖、汀傳十世裕、由鄉貢為台州教授、是為黃岩始祖、至其標范塘者、則十四世文祥、創建范塘、延接賓客、因名之范塘王氏云、

畢節路氏長房族譜　清光緒二十一年刊本

清路朝霖編。朝霖字覃叔，號仿岩，畢節人。同治己巳舉人，光緒丙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四川知縣，候選道，河南仕學館吏治局總辦、釐稅局支應局會辦等。是譜參總圖、與世表，只用章學誠所謂世牒之法，按世敘列，均詳記仕履等於名下，惟不以世為綱，而以人為本，一人之子孫述畢再通記第二人，亦與普通譜例有未合也。且是書以六世祖瀛州為始祖，蓋因朝霖編輯由朝霖上推，因標六世祖，似尤不合譜法。其曰長房者，以瀛洲弟兄四人，瀛洲居長也。畢節路氏於明洪武初自江南宜興遷山東歷城，以指揮從軍至黔，遂家於畢節西里撒喇溪街。長房分居橋邊上，朝霖六世祖瀛洲以授任遷居南里袁伍德濟、王家寨。瀛洲長子元升登乾隆進士，始置產德濟，次子方升居麻地濟，三允升亦居王家寨。其旁支分居溫泥田二百年向，世業耕讀，人口逐漸繁盛，因編為譜牒以收族誼。書首有朝霖序，末有朝霖父璜所撰其祖行述一篇，朝霖跋謂其族曾未乞鉅公作傳狀碑誌，五世以來中鄉舉登進士甚多，曾未見有諛墓之文，其祖行述久經遺失，後于族人中收得，因附族譜之後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獨山胡氏三世述略 存印本

胡稟經撰、稟經字仲雅、獨山人、庠生、是書乃紀其祖父先三世之事略者、計祖考楞張公事略一篇、顯考清塘公事略一篇、先兄配笙公事略一篇、末附胡爲和所撰叔考仲雅公事略、即稟經仕履也、蓋稟經居杭州時撰成三世事略、囑爲和付刊、時爲和服官於浙、未暇及此、其後解職居滬、因詳加讎校、付諸石印、時稟經已故、爲和復撰成斯篇、以附於後、胡氏在獨山非鉅族、世以農商爲業、先世事跡、多不可考、及於清末漸躋顯達矣、其書本無體例可言、前後無序跋、惟言貴州氏族書籍、傳世不多、因存其目以備參考云、

初刻遷崑李氏家譜 清刻本

是書僅存一册、內計方伯府君行略一篇、沈太夫人行略一篇、叔用弟行事記、沈夫人墓刻辭、劉夫人墓刻辭、叔用弟節婦夏宜人家傳各一篇、共六篇、皆李傳元撰、傳元光緒己丑進士、翰林院編修、浙江提法使、方伯行略不載名諱、不可詳考、惟其官貴州時、值洪楊之役、行略中于太平軍在黔之行動、記載頗有可參攷處、雖爲殘書、要未可偏廢也、行略中之可參考見者、傳元女兄嫁沈曾植、即傳元母兄之子也、書中稱方伯者、其父、沈太夫人、其母、劉夫人、沈夫人、皆傳元室也、

龍舒余氏宗譜十二卷　清光緒三十二年刊本

清余紹瑞纂修。紹瑞字少儀，號璘軒，舒城人，監生，加縣丞銜。是譜用譜表合一之法，五世一表，名諱之後，詳注事跡生卒等。二世起分三大房，五世而後，更分小支，每一房內，支分派別，各標其目，按其房派，遞次而書，雖頭緒稍覺紛雜，而眉目釐然不紊。世系之前列爲聖諭、冠婚服制、闔宗法致、澄祠堂圖、譜說、家訓、家規等，後有仕宦名人、忠義節孝等三表，由秦至明，各標名諱，各附傳略。及清代以來，其族人士之守節殉難者，譜末附藝文集。蓋因余氏遺跡紛如，忠義節孝傳序燦然，於是搜羅書稿，分詩詞古賦數種，分類彙入，而壽序、增序等，登載尤多，連篇累牘，令人生厭。且紹瑞自增序發至二十餘篇，更爲冗雜無取也。余氏以明道爲一世祖，明道爲明嘉靖間人，官太常寺少卿，原居合肥，因發巢湖之賊，自合肥遷於巢縣，其子希賢等以明季之亂，兄弟同來於舒，卜宅縣之西山，遂爲舒城人。又按譜序，謂余氏系出西戎，近祖忠宣公闕，合肥人，以翰林權淮南宣撫使，數傳而至明道云云。闕至明道，究若干傳，譜中未言及，且世系圖中，均無以闕爲始祖之記載，僅仕宦人名表中，謂世居舒之四境者，皆闕公之嫡派而已。余氏明清以來，科甲仕宦絕無，以經商務農者爲多，然其族大丁旺，故其譜亦皇皇鉅製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交河李氏族譜　民國八年鉛印本

李桐文等修纂、桐文字成章、交河人、歷官三十八師軍需處長、自由縣縣長、天津市財政局長、北平印刷局局長、是譜不立圖表、又無小傳世牒、首標第幾世、以次序列名氏、名氏之下、書字號配氏子女等、有事蹟者列并書之、其族分東西二大支、東支又分十二支、西支又分五支、各世名氏分支叙列、一小支記畢再記他支、書首附祠堂圖譜例、家訓墳圖等、更載有當代名公題字甚多、其意蓋在誇耀鄉里、然殊非敦宗之道也、李氏祖籍山西洪洞、明永樂間移民實畿輔、其族盡室東來、占籍交河、卜居於縣城東北七十里滹沱河北岸之馬連疃、是為遷交之始祖、然自始遷之祖、以次至六世名諱、均無可攷、而以七世文魁學詩為東西二支之初祖、焉至東西二支如何連繫亦無可攷、統觀是譜、体例未明、淵源失自、族人類多鄉農、近今以武功顯者尚多、其遷徙原由、僅得諸傳聞、即始祖名諱亦無可攷、實無足稱者、茲存其目、以備考李氏者知交河尚有尚有一族而已、

寧海州孔氏家譜　抄本

清孔毓秀纂修、毓秀牟平人、事蹟未詳、牟平即今寧海也、寧海孔氏、系出闕里四十八代端政、端政子士元、於元至正初年為牟平縣尹、卒於官、子孫不能歸、遂家焉、其後裔至為蕃衍、散居四方、若東關五里頭城后等、皆其裔也、其譜於兵亂中燬失、以存草譜、清康熙間五十九代尚先因譜系所關甚大、欲與闕里合修、以事未就、僅叙城後一派、毓秀恪守前規、謹步後塵、閱世家之所記、考本族之所載、南宗本宗、已各有圖說、因將本支詳其世代、稽其里居、以成孔氏全譜、取瓜瓞綿綿之意、是書於譜前標世紀之名、以至聖以至聖為一代祖、以次依世遞推、每世記其代數名諱事蹟等、四十八代以前只記衍聖公嫡傳、四十九代以後先列衍聖於首、即接載寧海一派子姓、至由寧海州分居各地、如孔家莊、官道南、城後等處、六十四代以後更有居周華莊、劉家莊、海北龍王堂、青石嶺、紫現口、諸城長店鋪等處者、亦皆載于譜內、各代無事蹟者只記生子、每代人丁、至為蕃旺、然皆務農墾營商賈、若登科甲入仕途者、則甚罕見矣、全譜叙至六十七代止、或係乾隆後抄本也、

新安畢氏族譜十七卷　明正德刻本

明畢蕙纂修。蕙字廷美，號南山，休寧人。是譜係延請師所編者，此殘本現存卷九至十七，共九卷，計有仕宦志、隱德志、文士志、貞節志、壽考志、山川志、宮室志、詩文志、墓圖等。據畢濟川跋，謂是譜全本十志，現所存者已有八志。濟川跋中謂尚有本原志、列係一志，當即本原志矣。蕙嘗念宗族雖有遠近疏戚之不同，求其所本則一，苟無統而會之，則前有所傳，後有所承，族誼愈益篤矣，因是索各派舊譜，統而修之，即此書也。世系如何，不可得見，其族凡分歙、黃陂、休寧閔川、郡城上北街、休寧雙溪、篁墩派、歙嘉田、青溪、弋陽等七派，各志中尚有其他派名，或係由此七派所分出者矣。各志所載，均以派為綱，先標派名，再分述事跡，事跡之後，或附墓志，或附詩文等。是譜所載，惟山川、宮室二志為普通族譜所無。山川志所載皆其族居地凡有關該地之山川風景及為其族某人所居，皆詳注地名。下宮室志列記其族所建立之亭臺樓閣以及祠堂書院等，各記何人所建及其所主，俾後人有所考核。是此二志實二為家乘中所不可缺者，惟以山川宮室標目，未免過于誇大耳。畢氏先世居河南偃師，至唐有諱師遠者，任永州司馬，乾符間調歙州中散大夫、金書判，沒于官，塋于黃墩，因家于歙，再傳遷休寧呂溪，又再傳遷歙長陔，而三世景鎮愛休寧閔川山水之勝，仍居閔川，其族多大賈，家業饒裕，雄於一鄉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陰袁氏宗譜二十卷首一卷 清光緒戊寅敦本堂活字本

清袁緝熙纂修。緝熙原名成奐，號友麓，江陰人，邑庠生。是譜亦循通例，世系圖表之前列誥敕、祠圖、墓圖、祠碑、祭田、祠約、祠規、族範、列傳、壽序、誄詞等門，圖皆以五世為度，無所更張。惟較他譜特異者，譜內有孝友、忠義、貞節、書籍四志，有列傳詳節，有名諱錄，有歷代各支備考、列傳存目等，似頗具特識者。孝友、忠義、貞節三志所載歷代袁氏可景仰者，皆據正史採錄，末附其本族人士。書籍一志錄歷代袁氏著述，列多採自四庫總目。列傳詳節，列緝熙祖備修譜時，曾編覽史籍及見諸零篇瑣記者，輯成歷祖全傳，緝熙刪其繁文，按其世次，編成此卷，至備全傳更另編列傳存目，附於書末，以備檢查。名諱錄取譜內名諱遞韻錄出，以單諱者列於前，二名者列於後，此後雖世系云遠、宗支繁衍，皆可按韻考核，而知所避矣。歷代分支錄詳述某世諱某、遷某處為某支，按世列表，以備考核，此皆他譜所無。雖各門編輯未能完備，然所載限於本宗，似亦不能作求全之責矣。此外尚有同姓紀、同名錄等，亦多為他譜體例所無。世系圖首列源流世系圖表，自轅濤塗得姓受氏始，以迄七十九世止，歷世名諱備載無遺，其遷某處為某支者，亦志注於圖表內。江陰一支系出汝南，另立統宗世系，以六十五世逢時為一世祖。逢時三傳為寧一、寧二、寧三、寧四、寧五，其四人者或遷蘇州，或遷松江，或居公安，或居荊溪，皆不入譜，獨寧五名良，列江陰始遷祖焉。而其譜以逢時為一世祖者，則以逢時為宋代理學名儒，棄官高蹈，後裔之居江蘇者，食指繁昌，人材輩出，實為袁氏百世不祧之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彭氏宗譜十二卷首一卷　民國十一年衣言堂刻本

彭文傑編、文傑字小禾、號漢三、吳縣人、清國學生、同知銜、安徽試用知縣、是譜首為宸翰制詞上諭御賜碑文祭文等、次世系、次小傳、次祠墓、次碑銘傳述、次雜文、末為莊祭規條、世系用表格式、父子上下相承、各記生終科甲仕履、五世提行、另書、小傳以世為綱、各按房派記之、惟是譜有世系小傳兩者、作例似頗完備、然世系已用圖表合一之意、而小傳所載亦復大致相同、其稍異者、有配氏及女子子、而事跡加詳而已、然終嫌有重複混淆之弊、不若用圖專繫名諱、其他均於小傳詳之、則眉目更較清晰也、書內碑銘傳述、最為豐富、再合以誥敕等文、幾佔全書三分之二、而強此列因彭氏為名門鉅族、有以致之也、彭氏原籍江西、臨江府清江縣、第一世學士、元末隸土兵、以衛鄉里、至明初因江西內附、遂以軍籍徙隸蘇州衛、遂為長洲人、学士瑒、無子、官取其姊子楊仲英、以允籍、自是遂以楊氏承彭氏矣、仲英五傳至汝諧、登萬曆進士、其族漸大、有清一代、家道益昌、人文蔚起、科第鼎盛、為江南冠、汝諧之後登進士者、幾指不勝屈、彭定求、彭啟豐、均中會元狀元、即世傳祖孫會狀者也、定求弟寧求、亦中探花、啟豐官至尚書、其曾孫蘊章、亦至大學士、而啟豐子紹升、詩文最為世稱、与瑞金羅有高同為文学別子、云、民國初彭翼仲、以辦白話報為時所稱、列又為蘊章之孫也、其譜創修於明萬曆間、其後清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光緒、歷朝均有增修、共凡八次、文傑此譜、就原譜闕者補之、漏者增之、生卒嫁娶者益之、蓋已第九次增修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曹氏宗譜八卷 清光緒二年寫壽堂活字印本

清曹盛茂纂修、盛茂武進人、是譜亦據通例、首列家規宗約及冠婚喪祭諸禮等、次像讚誥敕墓圖、再次列傳、而以系圖系表終焉、書中較異通例之處、爲歷代人物考、敘列前代曹氏名人、詳其事蹟、雖亦溯典不忘其祖、然終不免有遠遙華胄之譏、又有慎終麟趾聯芳三錄、附於譜末、慎終錄以記將來之卒葬、麟趾錄用增後世之雲礽、聯芳錄以記未登之姻眷、蓋皆備將來修譜時之用者、其例尚稱美備、至其系圖橫排、系表縱行、皆以五世爲一截、亦皆譜牒通例、無所發明、凡例所云、世表只記字號行次配葬子女、而人品卓異者、另有列傳表彰、不著讚揚一語、而列傳以品節爲重、文行次之等語、亦較詳慎也、曹氏以漢平陽侯曹參二十一世孫確、爲一世祖、傳七世至彬、從宋太祖定鼎、居山西、後居汴梁、其子姓之佔籍各省者、所在多有、確十三傳一德、居宜興曹莊、一德第一中、二傳爲十五朝奉、居句容、又十一傳至存、官沔陽知州、世居金壇之新河鎮、存二子札楷、明正德時、頻遭水危、遷居常州者甚多、札之後有居篁塘者、有居紀墅者、有居洋塘者、有居張橋者、有居石塘灣者、有居三甲者、凡六派、楷之後、有居白家堂者、有居新秀橋者、有居龍潭頭者、有居西荒田者、有居曹家衖者、有居小塘村者、有居新仁里者、有居殷薛者、凡八派、是譜所修、綜此十四派、統合修之、蓋前者派各有譜、不相聯屬也、譜中首有汴梁世系、有句容世系、皆表其先代者、自確起至遷常者止、而分註其所遷之地、以下各圖表、列各以始遷者爲一世祖、派各分述焉、至居句容者、居金壇者、列不稟入矣、譜首有合譜源流圖、綜其譜中所載遷居各支、合爲一圖、殊便檢索、曹氏譜創于乾隆間、譜師王勳所纂定者、其後嘉慶咸豐各有纂修、率皆用仍舊例、無所更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甬上梁氏家乘十卷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梁秉年編、秉年譜名忠宸、字畫夫、號蓮湖、鄞縣人、光緒甲午恩科進士、歷官工部營繕司主事、陸軍部軍衡司主事、法部宥恤司行走、嘗校刊甬上耆舊詩、著有三菁草堂詩文抄、是譜於世系表外、分為七錄、就系表所列、一世之中、按年為先後、間有年湮代遠、生卒失傳者、依先代房從書之、曰國典錄、分國號制誥科名三種、國號錄有清一代歷朝年數及其干支起訖、制誥錄編纂及秉年所得誥命、科名表其族之入學及中甲乙科者、曰摭要錄、列綜其族祠

宇規模、宗祠之條約、以及一二世塋地祀田事闔闔族者、曰世德錄、綜其先人立身行事有足以傳後者、彙錄而成、曰闡行錄、輯其先世母儀及壽序家傳誌銘哀輓詩文等、曰鴒原錄、列錄秉年父子兩世昆弟事跡遺文者、曰贈言錄、秉年子錫瓚輯當時人士贈其父革壽序等文、統觀全書、世系表仍依五宗九兩通例、無所發明、惟每世子姓較眾者、則皆分房、如二世廷侯子四、分元亨利貞房、貞房繼宗四子、分天地人和房、頭緒眾多、殊嫌紛亂、梁氏人丁未蕃、故尚易記、否則至難檢索也、且各世名字、既已有派行

即毋加廟行、亦應每世一律、此則一世之中、各人不同、前後更有互複者、殊嫌淆亂不清也、世德錄盡錄壽序及哀輓詩文、亦嫌蕪雜、鴒原錄中錄其父子昆弟兩世、已覺名不相稱、且不入世德錄中、而另立名目、更似節外生枝者、梁氏以吳生為一世祖、吳生以上族望無徵、歷世相傳、始祖自紹興胥其漕運於鄞、遂家焉、約當清康雍間、以世遠年湮、無從考索矣、其族非閥閱之家、更無貴顯、故二百年來無譜牒可徵、秉年父瑞棫、慨世派失傳、嘗博稽族中祀冊及各房先代木主、手輯小譜一帙、未能纂修、秉年此譜、亦承其先志者矣、

石莊祁氏續修宗譜八卷首一卷　清光緒寶善堂活字印本

清祁鏊南編。鏊南，江陰人。祁氏世業農賈，非閥閱之家，系圖世表之類，皆因仍通例，無所發明。蓋南中譜牒，凡非世族者，作例太半從同，或者譜師多世業于譜表之法，門類先後，相沿而來，以為定而不移之式，故不能有所更定也。是譜之首為叙例、宗訓、家規、服制、像贊、家居雜儀等，以次為祠堂記、祠田記、祖塋記等，再次為列傳、贈序，最末始為系圖世表，統觀全譜，如將序跋、宗訓、家規、家儀、像贊、贈序皆從刪汰，條者列僅一冊而已。徒費篇幅，無補於族人，雖無謂也。且列傳四十餘篇，詳考之有事蹟可表者亦殊寥寥，誥敕三道，尤有偽造之嫌，此皆好攀附名族害之也。祁氏素有南北祁之分，此譜所自出之祖名敏，乃宋著作郎祁寬之後，敏子通，扈從南渡，居於毗陵，是為南祁之始。毗陵即今武進也。是譜即以敏為始祖，中歷元明清三代，世居黃曹墩下村等處，通十三傳至思忠，始卜居江陰石莊，遂為石莊始遷祖，故思忠以上世表僅記其嫡傳，他列注其遷徙之地而已。譜末更附北黃墅一支，乃思忠元思齊之裔，因遷居北黃墅，故附于譜末焉。

觀莊趙氏分支小譜底稿備刊　清道光間活字本

是書不著纂修人名氏，首曰觀莊趙氏分支世系備刊，用五宗九兩之例，只記本支自始祖傳至二十三世名臣四子，長繼祚絕，次繼芭為四房，居觀莊，次繼鼎為六房，居府城，次繼葵為八房，居觀莊，二十四世後各房分述，不僅記本支。蓋此譜即二十三世名臣一支之譜也。次曰觀莊趙氏分支世表，亦按五世為表，記其生卒葬所配氏等。二十三世以後，亦分房各記。觀莊趙氏，以宋魏王德昭為一世祖，至十六世珍，為學進次子，字叔珍，貧依外祖鄧氏農田於邑西棲鸞鄉觀莊，子孫遂家焉。入清以後，六房繼鼎子中喬，為康熙間名臣，謚恭毅。中喬長子熊詔，中康熙己丑狀元，而熊詔曾孫懷玉，更為有數學者。趙氏觀莊分支，雍正十三年訂定小譜，降及道光己及九十餘年，未經修葺。嘉慶間懷玉議修未果，蓋以年久失修，確查非易也。然百餘年間，支系相承，族姓蕃衍，凡爵秩名號存歿年歲，閱時再久，更無從搜考，因先將先世世系世表略為詮次，以備他日纂修之據。至散居他處者，實難免舛誤，淪落者亦不敢臆述。蓋全為他日纂修底稿之用者，故特名之曰底稿備

刊爲、

韓區趙氏宗譜十二卷 民國十五年永思堂活字印本

趙多榮編。多榮武進人。是譜亦延譜師纂修者。首爲服制圖、五宗圖像贊等。次爲系圖世表、次爲世恩故蹟祠墓。再次爲藝文內外編。其世恩紀誥敕。藝文外傳爲朋友投贈及家傳。內編爲其族人之詩文。趙氏系出宋太祖長子魏王德昭。靖康之變。宗室南遷。散居江浙。元泰定間德昭十一世孫孟堙由臨安徙武進。居西孟里。八傳至鎣。卜居韓區。漸成旺族。圖表均以鎣爲一世祖。鎣以上則另圖別之。惟詳本支。餘皆不載。以他派各自有譜。此則專譜其遷祖所自出也。大宗世系圖。敘德昭以下十世。有西臺本支世系圖。記孟堙以下五世至鎣。以下首曰統宗世系圖。記鎣以下五世。而六世以後則分房各圖矣。世表亦如之。若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別爲一編。曰宗賢考。上世源流考。遠祖考。皆所以備參攷而報本追遠者。韓區趙氏世業農墾。科甲仕宦絕少。故譜師袁慰黎序中有云。韓區趙支自克齋始遷後。已數百載。僅世業耕讀。不克前休遠紹。有忝先世家聲之語。其譜初修於光緒戊申。此其第二次修者。皆袁慰黎主稿。至光緒以前之譜。燬於洪楊之役。其

譜分若干志袁氏修時以其事跡既少徒佔門類因為之融合歸納如世恩志列於藝文之首祠墓志徙居志分載於其人世表中俱載書首凡例內義例似亦謹嚴之

李氏遷常支譜八卷 清咸豐刻本

清李新畬纂修新畬字楨舒號野坪武進人兆平縣庠生嘉慶戊辰恩科舉人大挑一等分發福建歷官上杭政和永安等縣知縣補龍巖直隸州知州是書首世系世表次恩綸次祠墓次家訓次文傳世系世表均據五世通例為之世系首為一世至三十五世總圖次為分支圖蓋三十四世遇龍子正唐正庠分為二支正庠三子復分三大分也恩綸載誥敕祠墓載神主表及塋地墳位山向等文傳則多載碑銘行傳等李氏自唐臨王子京遷居勗水其後子孫繁衍分為新田嚴田界田世稱三田李氏已詳於三田李氏宗譜內歷唐宋元明之久雖無赫赫顯宦之人而簪纓弗替代為望族新田一支由江右之昌水遷嚴州世居休邑族盛丁多值明季之亂三十四世遇龍避亂之常遂為武進人是譜即以京為一世祖蓋續三田譜而修者自清初迄咸豐已二百餘載故新畬創修此譜亦所以敦本睦族者也是譜體例頗為簡當其較特異者恩綸家訓皆位於圖表之後當君權正盛之時而不厭君恩之重新畬亦可謂有膽識者矣

吳縣鑫墅馮氏家譜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馮虞康編、虞康又名士元、號蓮伯、吳縣人、是書又名始平宗支、凡分四類、曰紀略、曰世圖、曰世考、曰墓考、紀略者其先世傳略也、世圖不立統圖、首先世、次分支、不循五世通例、各就其世數多寡為之、首標曰某公幾子某某支世考記生卒配葬子女、支分派別、各隨世圖之後、以便檢索、馮氏始祖曰月剛、其先世本湖廣籍、月剛於明時避亂去楚至吳、入籍而居、傳五世、得四孫、殤一人、餘三人分為三支、其後子姓繁衍、支系漸多矣、月剛先世譜牒墳墓具在於楚、以道路遙遠、未遑往考、虞康因仿歐陽文忠圖譜之例、斷自吾所可知之世為始、因以月剛為始祖焉、

南滙王氏家譜 民國二十年鉛印本

王廣圻纂修、廣圻原名曾順、字聚鶴、號劼宇、南滙人、清增監生、歷官駐俄使館二等參贊官、和屬南洋僑事學務調查員、外交部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駐比利時義大利和蘭波蘭捷克斯拉夫等國公使、是書又名冀經堂家譜、分三類、曰世系、曰世表、曰叢編、世系依五宗九兩例圖之、已故者□書號書公、生存者書名、世表則用以紀婚配生卒者、其所得誥敕亦各附其人之後、至其族之家傳事略行述墓誌以及縣志人物傳所收者、則概載入叢編內、王氏本姓左、始祖嵬於明代有世職、鼎革之交、十世倫遵父命從姑母姓、改為王氏、蓋明太祖取天下後、曾核有軍功者次第分封之、若指揮、若千戶、若百戶、千四百人聚族而居、嵬子淮與馬、嵬原籍金陵、生三子、長江居蘇州、三濟仍居金陵、次即淮也、明末南寧侯建鉞、時淮八世孫憲章、應召而往、惜大勢已去、乃慨然有殉國之志、遂命二子改姓、其一改李姓、倫則改姓王、故王氏先世不與李氏通婚也、是譜以嵬為始祖、至十世倫、注明改姓始末、故十三世以後只載倫後裔、餘者不録、而世表中十三世以上、亦僅就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稽者記之耳、統觀全書体例頗為簡當、雖誥敕列於世表内、於体例未允、然所得較少、從權為之、尚無大害、惟家傳行述等、概曰叢編、似嫌名实不称矣、

吳氏本支家譜坿坿編　清光緒鉛印本

清吳若烺纂修、若烺字抱仙、平湖人、河南候補通判、歷署中牟等縣知縣、歸德府通判、浙川廳撫民同知、保升直隸州知州、是譜不用系圖世表之例、每世先將本人名諱及子名、用綫牽引為一表、表後詳記其事蹟生卒等、再將其子與孫駢為一表、而記其事跡、由子而孫、由孫而曾、依世各為一表而序列焉、自一世歸至時茂止、叙本宗嫡派、餘支散處、聞見未真、不敢妄載、十世之錡而下、為遷平湖始祖、五服未盡、各支不分遠近、並著於篇、譜後更坿二世伍

七世尚義、十世之錡之錄各支譜、謂之坿編、至各世墓誌銘及遠祖宗派、更坿於譜末焉、吳氏之撰本支譜、蓋本諸詳明自出之例、創始於乾隆壬辰十二世嗣爵紀其族、始遷高澤、再遷杭州、三遷平湖、其後嘉慶丁丑十三世璥復行增修、並載碑記誌銘等、譜例始漸完備、及於若烺、此譜已三修矣、吳氏一世祖歸為遷高澤始祖、高澤者、安徽休寧千秋鄉永慶里也、九世時茂、始遷杭州、十一世之錡、始遷平湖、遂為平湖人、其先世亦出唐左臺御史少微、自少微九傳為晉、十傳為深之、各譜均同、深之而後、譜牒紀載

失次、無由得其世系矣、乾隆間嗣爵修譜時、曾赴休寧考察、始悉卿為少微二十九世孫、為玉堂支、復按之譜牒、核之祠主、考之墓碑、確為此派、因即依玉堂譜編為遠祖宗派、附於譜後、以明其淵源有自云、清乾隆間十二世嗣爵、十三世璥、皆登科甲、為尚書、為尤著焉、

江陰李氏支譜十六卷首一卷　民國元年油印本

李維欽纂修、維欽字文安、號賓青、江陰人、清增貢生、保用直隸州州同、是譜首為世系世表、次為世德闡範記事表章遺像祠祀祠產塋圖族規、共十一門、世系世表、均因仍五世舊例為之、無所發明、世德闡範所載、皆歷代家傳行述、而紀事一門、則其族稍有一二可稱者、各立小傳、以紀其生平事蹟、所以別於世德闡範也、表章所載、則皆節孝忠烈、以及見於郡邑志者、統觀是譜、分門別類、尚極有條理、與一般譜牒所編、徒事藻飾者、迥然不同、惟李氏非名門鉅族、仕宦科甲、亦殊寥落、故無足稱者、李氏始祖武功將軍一凭、由山西大同奉檄鎮守江陰、於康熙二十九年奉文入籍、卜居古貨巷、遂世為江陰人、始祖以前、渺無可考、一凭子榮、生子五人、四人者皆式微、或二三傳而絕、或四五傳而絕、併有撫他姓子為後者、生卒配葬、未易稽考、概從闕略、惟長子元熙、其後大昌、是譜所載、皆其裔也、光緒間、維欽父慶穀曾手輯成譜、未及梓行而卒、維欽始採訪增訂、重加編輯、於世表中將小傳分出、另立紀事一門、以清眉目、更以李氏本大同所分、故名之江陰李氏支譜云、

皐廡吳氏重修家乘十卷 清光緒刻本

吳大根大澂纂修、大根字澹人、號培卿、吳縣人、邑增生、員外郎銜、分部主事、大澂字恆軒、號清卿、又號愙齋、同治戊辰科進士、翰林院編修、累官湖南巡撫、著有愙齋詩文集、愙齋集古錄、說文古籀補、古玉圖考、權衡度量實驗考十六金符齋印存等書、是書次世系圖表於全書之中、其前為恩綸、先像、登進錄、旌表錄、其後為墳圖、家傳、現丁錄、義莊彙記等、世系圖分三部、首為讓王九十二代嫡派遞傳圖、次為遷吳皐廡支派目錄、再次始為皐廡世系全圖、首圖六十代以前、只書名字、用線牽引、六十代以後、每頁分十八格、每格一代、依次而書閱歷事跡、配氏等、皐廡世系圖以二世或三世為一圖、各佔一頁、蓋其体例、每傳數世即為分支、支更分派、故一支之內、挨派為圖、一支圖畢、再圖次支、世系表則易五為三、橫直分引、是皆與普通体例不同者、登進錄中於某科某甲若干名、皆為詳記、而進士舉人庠生等、亦各自為表、現丁錄自十三世起、每世以長幼為序、記其年歲生辰、吳氏始家於歙、自少微公後、世德相繼、閱唐宋元洎明初、凡三十一傳、則遷蘇支祖敏學之父世臣也、敏學成化乙未進士、任宜興教諭、致蘇州府學教授、卜居金閶門之伯通里、即皐廡本支也、敏學六傳至時易、有四子、曰元泰、安泰、觀泰、保泰、其號曰奉椿、敬椿、近椿、順椿、于是分為奉、敬、近、順四支、是以世系圖表、即以此四支為綱、各為記述也、敏學十世孫士玉、康熙進士、官至尚書、謚文恪、為清初名臣、文名亦傾動海內、降至大澂、精於金石小學、考證鑒別、海內無兩、隱然為金石學界一代儒宗、均此族中有數人物也、統觀其譜、刊刻極精、編輯體例亦復謹嚴、惟世系圖用小圖之法、佔頁過多、而前後復不相聯貫、全恃標題為之連係、翻檢之難、迥異尋常、殊不足為譜家法也、至書前繪有三讓王、恭孝王等像、仍不免坿會攀援之弊、更為是譜之疵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陽范氏家譜增修譜 清光緒九年刊本

清范雲程編 范宗政增修 雲程字步青，華陽人。宗政字德門，邑增生，公舉孝廉方正。是譜為雲程於道光時創修者，全書不用族譜通例，而分世敍述之。每世首行大書幾世祖范公諱某字某，或籙名某，行次，再接書事跡及生卒葬所，次提行書妣某氏生卒葬所，及所生子女，各世均然。亦本許所自出之意，只記本支，如昆弟衆多，而不詳為誰氏子者，則於妣氏事跡後注云本支係某房某公一脈傳下十一字，以易於知曉焉。增修譜者，即接前譜，而体例悉同。

自十三世述起，蓋十二世璧為前譜之末，亦即增修譜之始。璧六子，分為六房，每一房派依次遞述，昆弟衆多者，亦將其世代班次生卒年月等，均增注於本支後誰名下，不書公配，不書妣矣。前後兩譜均各有敘例，各增行述墓誌、戒約雜錄等。雲程之譜，仍用道光間原版印成，因之兩譜不相混也。是譜最特異之點，為譜內所增籙名謚法，並課等，或因其族篤信道家，而有此乎，不可曉矣。如始祖籙名法戊，此外又有大一郎、萬二郎、憲二郎等；女則志派妙字，如妙玉、妙文、妙仙等，謚法亦男女均有之，於譜例已極為不合。至課則更將干支字注於譜內，如庚戌、乙酉、庚申、丙子等，更有乖於譜乘之意矣。統觀其譜体例，自不可闕，而事跡祖鄙，文字鄙俚，更莫可究詰。宗政續修時，除私謚外，餘均屏除矣。范氏始祖敬戊，不詳所自出。敬戊於宋末自閩遷粵，居長樂，傳十世至欽若，於清代初年始遷蜀，居永寧，後遷華陽，遂為華陽世業農墾，無貴顯者矣。

楓涇陳氏家譜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為陳氏先世譜系，自周武王封陳侯治至四十九世止，每世真書其名氏官職。次藤溪陳氏本支譜，以禕為一世祖，叙至二十五世止，只載本支，他支不詳。次楓涇本支世系圖，自二十六世起，只記名氏，圖後為世係，詳每世之字號、生卒、配氏、仕履等。是書不著年月，考其世表記至宣統年止。書前載序三篇，曰續修五城派譜序，末標康；次楓涇陳氏支譜序，末標起鳳；次藤溪本支世系序，末標蘭徵。檢譜內蘭徵為乾隆時年人，與起鳳表中不載，莫識誰何，無由定其年代纂人也。陳氏先世有名輕者，為先世系圖中之四十七世，唐時官兩浙觀察使，因家桐廬。輕傳二世伯戍，伯戍子二，曰禮、曰禕。禕於唐僖宗廣明元年自桐廬卜居休寧藤溪，後因子姓繁衍，遂名其村曰陳村。其後分遷休歙兩境，計支派三十有六，五城其一也。傳傳二十四世曰嗣昌，嗣昌子三，長子天貴自五城徙居貼甸村。天貴子德球，僑寓浙江檇李二十餘年，重返貼甸故里。其孫華扈偕弟華元貿於嘉善之楓涇鎮，因值鼎革，遂家於楓涇，自後遂為嘉善人。所編體例編輯俱極草率，毫無足觀，惟其遷徙繁雜而敘述則極詳晰，因存其目以備考查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沁水賈氏塋廟石刻文稿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賈景德撰、景德字煜如、沁水人、清優廩生、山西大學肄業、光緒甲辰進士、山東即用知縣、歷官山東招遠郯城等縣知縣、入民國後、官山西北路觀察使、山東岱南觀察使、濟寧道尹、山西政務廳長等、景德嘗卜吉為其先塋樹立墓表、以文字多不敢述煩友好、又以序次先人行誼、不如自為之較為親切也、因撰是編、付諸剞劂、俾其先人之立身行事、得以傳諸久遠也、書內計墓表十六篇、行狀一篇、墓碣三篇、先塋記家廟記各一篇、末附述哀五首、自其高祖以次、下至兄弟妻室、無不有之、賈氏世居沁水縣東五十里之端氏故城、明以前世次無可考、歷代相傳謂唐宰相耽之弟、為端氏尉、遺族遂流寓於此、明隆萬間、漸以科第起家、為縣著姓矣、十六世嘉四子、分為四門、及清乾嘉間、以營鹺業居金陵、稱大賈、後遷安徽懷遠屬之岱山鋪、再遷河南睢州、營業始漸衰落、至同光間、後有登科甲者、此後入官途者始漸夥矣、書末所附述哀五首、乃景德自寫其宛結骨肉之感者、其友郭晉升謂風騷矩矱、名教防閑、至有裨益、亦未免阿譽過甚矣、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賈耽之父、為沁水丞、并無弟為端氏尉者、且端氏沁水、在唐時久已分縣而治、是書所謂其族為賈耽弟後裔之說、自不足據、或元玹之裔族、有流寓端氏者、然亦荒渺難稽矣、

歐陽氏六宗通譜　民國二十五年影印清乾隆刊本

清歐陽安世纂修。安世廬陵人，事跡未詳。是譜凡分四志，及像贊、世系圖，共六類。四志者曰恩綸、曰理學、曰忠節、曰雜志，皆錄宋元以來其族之卓卓可稱者，及所得宋元明清四代誥敕。四志之前為譜序及圖說。譜序共百零六首，自宋嘉祐中，歷元明以迄於清。圖說者為其始祖以下五世圖說，蓋歐陽氏有六派，分居吉之各境，所以記此六派分合遷徙及居址者。世系圖分二部，首為本原圖，記其始祖以上之先世世系，次為六宗圖，記始祖以下五世，即分支總圖也。總圖以後，六支分述，每支之中，有遷徙者，即以始遷之人為始，另為立圖，計第一支後又分五支，第二支後又分五十四支，第三支後又分二十五支，第四支後又分三十五支，第五支後又分十四支，第六支後又分四十九支，全仿歐陽修族譜格式為圖，縱橫成格，父子相承，凡遷徙者皆分出另圖，而以所遷地名名其支。族大丁多，頭緒紛亂，惟查至為不易。歐陽氏以禹為始祖，禹傳二十餘世為越王勾踐，七世孫蹄，楚封歐陽亭侯，為歐陽受姓之始，自蹄傳九世睦，居青州之千乘，為千乘派。峯居冀州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渤海，為渤海派，自渤海一世至三十七世萬，唐僖宗乾符時，為安福縣令，遂為安福人，即是譜之始祖也。萬傳四世，分六大宗，漢為安福源泉宗，託為廬陵安德宗，詠為安福黃石宗，壹為廬陵永和宗，弘為廬陵釣源宗，戊為安福義歷宗。各宗之後，遷徙靡定，大率分居鄂豫皖等省，譜中自其始遷祖起，以至各派，皆標某某系，概以地名名之，合六宗本居共百九十三系。宋歐陽修為廬陵安德宗，即記之後也。唐貞觀時，勑陽二十二家世譜，歐陽氏即為其一，是譜中載有唐代勑賜譜表一通，據歐陽春跋，謂得之永和宗人，式如誥勑，董識宛然云云。今細審文義，不似偽造，為家譜學者，頗有參究之價值也。歐陽氏譜牒，創自唐歐陽詢，宋代歐陽修始為圖，明萬曆間歐陽珠山始創通譜，安世此譜，所以續珠山之譜，其所云通者，亦通于安福今萬以下六宗而已。然譜既言通，唐以越王無疆為始祖，則冀州之渤海與青州之千乘應通，宋以景達為始祖，元明以堅石為始祖，則長沙、廣東與浚江西南諸系應通，泰和、勻江以吉州為始祖，則湘鄂皖贛蜀陝浙粵萬別千流，無不應通。又不獨此六宗而已。名曰通譜，究貫未允也。民國間歐

陽漸与葆真商量内学暇,詮通譜,始知泗陽猶存原譜,因覓通譜傳世已二百年,碩果魁然,可危可幸,遂共商決,將所存譜編影石印以資流傳,而為歐陽氏世寶,漸復編總目一冊,隨書印行,於六宗各條詳加注釋,若有疑義,更於注下加以考證云。

香山古宥朱氏家譜五卷 清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朱致祥編。致祥原名綸祥,字喬裳,號錦棠,香山人。員外郎銜,官中書科中書。是編分五譜,首宗支譜,載世系圖,以四世為一部,載其名字妻妾及爵次恩榮,譜分制誥、旌表、仕宦、壽文、遺像六類,凡其族累世恩榮所被及氏爵之賜級、閨壼之旌表等,咸著於篇;次祠宇譜,錄其族祠堂、分祠及坊表、第宅、園林之可考者;次家傳譜,列以朱氏自始遷祖以來,歷歲綿長,其間嘉言懿行卓卓可稱者,摭拾見聞所知,討論而臚列之,生年壽生終及安葬何所,亦以宗支

為次,編列於後;末曰墳塋譜,網羅累世塋域所在,錄之於篇,並附其墓圖、墓誌、墓表等。是譜於繁文縟節,概從刪削,而以五譜統之,体例頗為謹嚴,敘述亦極有條理。惟系圖以四世為一部,謂服窮於四世,已屬勉強,而宗支各門,概名曰譜,似亦未允也。朱氏始祖名炳,字文炔,為朱文公五世孫,原居福建,宋咸淳二年被旌南海,六年以詔徙保昌散戶,實廣州炳名在徙中,卑其子元龍、元鳳、元虎以來,元鳳占籍新會,傳至修竑,遷香山,再傳至廣寰,始卜居古宥,蓋已在清乾隆初年矣,故其譜即以炔為一世祖云。

瞿氏宗譜二十二卷 民國二年華邦堂活字印本

瞿樹承纂修。樹承字桂芳，武進人，鹽提舉銜，候選鹽大使。是譜列誥敕、像贊於前，繼之以世系、世考，而家傳、逸事、行述、祠堂、墓田、墳圖、祠規六各自為卷，依次敘述。其後更分七畧，曰科名，曰仕宦，曰德誼，曰藝文，曰女範，曰祠墓，曰遠宗，六分卷敘述。為世系仿歐陽，以五世為一截，只記名諱。六世而後每五世中，依房派遞載。世考效蘇氏例，以世為綱，而備述其生卒事蹟。其族分為九支，城西大支由三世泮四孫士逸、士達、士選、士遇所分者，前蕭、桑楊兩支則泮同懷弟澔、溥二人之後，南郭兩支與前六支同源異流，另各有其始祖也。至七畧所載，蓋以科名、仕宦、德誼、節行，實為譜牒之光，特散見於各傳世考中，翻閱較難，因仍舊例分門薈萃，條舉而件繫之，俾其子孫永免觀省者也。城西一支，其始祖爾明成化三年自宜興中準瀆還郡城居之。南郭一世祖曰本忠，世居常州小南門外清水潭。瞿氏之先，於宋南渡時，有鐵甲將軍者，扈駕而南，遂家於吳越間，歷數傳為保一、保二、保三、保四，保二保四兩支失考，保一傳能，為都指揮，殉建文之難，元至正間保三由虞山徙居

宜興中準瀆，傳至爾，吏還郡城。惟譜中於保三下世系缺而未載，以保三與爾中更幾世，不可得知也。其譜自創修至此本凡六修矣。嘉慶間十二世潞五修時，左訂凡例，另為編次，即此本所遵者。瞿氏於明清兩代登科甲者，累世相望，為顯官者，於明有士達，於清則有曾輯及潞，皆其最著者也。

劉氏家譜　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清劉安國編。安國字牧萬，號寧侯，瀋陽人。歷官直隸完縣知縣，陞貴州道監察御史。是譜首為世表，總系每頁五格，不註世次，父子相承，五世而後，提行接書，不另頁起，驟視殊為混亂，僅恃頂格註明某人幾子而已。次為行傳，亦甚簡略，名下略註行誼事蹟，次及其配氏子女等，人佔一頁，眉目尚稱清晰。行傳之後為誥敕錄，其歷世所得誥命，再次為贈言，大半皆當時人所贈序也。世系前有劉氏存遺錄，記劉氏遷遼始祖各世之末，得其世次者，蓋劉氏原籍饒州府樂平縣七都，為九江衛世襲百戶，洪武初年，填實遼東，遂家焉。先祿世系，原極詳明，以遼當邊衛，鋒燹屢經，以致不存。安國父弘遇，以三代以上支派繁衍，不能盡述，因就三代以來世系次第錄之，而以節為始遷祖，節傳十餘世，至廷臣始有世次可尋，故節以下世次概而不書。此十餘世中有名珍者、名廷璽者、秉德者、宗武者、大勳者，先後世次概不可考，惟口耳相傳某某者一脈之傳，不能任派，乃為存遺也。康熙間安國以支派漸繁，慮其序之紊，乃依其父所編格式而重加增葺，繁文縟儀，概不之載，俾序支派者，可考而識。劉氏於清初，世為顯宦，如奇遇任湖廣荊西道參議，弘遇任山西巡撫、兵部右侍郎，皆極貴顯，其他任州縣為郡郎者，亦極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口勞氏世族譜 乾隆抄本

清勞必達纂修必達字尊三號磊卿康熙丁酉科舉人辛丑科會試中式官江蘇昭文縣知縣勞氏之先居東海周康王因賜之姓自是厥後散處列郡凡會稽山陰錢塘餘姚上虞徐邳江右粵東姑蘇青齊東昌各處均有之漢口勞氏原出蘇州洞庭而洞庭則遷自淞江石門安坵者其間世系尚極詳明必達念由武林至洞庭由洞庭至漢陽千秋一葉跗萼層閱奈譜牒零落不可究查因尊其可尊以誌其源而以永昌為始祖永昌以下均久籍漢陽並入譜系其無名爵者只書名氏共十一世因名之漢口世譜焉書分譜圖傳略兩門圖以三世為段父子各不相承亦未用線聯貫惟以每世昆弟平列之而已圖後更附江浙本支略譜分為姑蘇洞庭淞江石門安坵杭州錢塘江南安慶懷四派每派均略述先世姓氏至傳略則僅五篇勞氏始祖永昌在明嘉靖時入籍漢陽世居漢口洞庭派清長子也自居漢口以來不甚貴顯人丁亦不繁盛非讀即耕兼事服賈至登科甲者則尚多也

鹿邑徐氏家乘不分卷 清宣統二年鉛印本

是書不著編者名氏凡家傳墓誌壽序年譜等共十五篇即縣志之傳略亦附入焉計有徐錫智志傳一篇墓誌一篇徐瀚墓誌壽序各一篇徐澍志傳墓誌二篇徐廣綏志傳墓誌二篇徐廣縉志傳一篇徐如磐家傳一篇吳太恭人傳一篇徐桐孫家傳一篇徐鴻翮墓誌一篇徐煌家傳一篇至徐廣縉自撰之年譜雖目錄中有之因已另梓故不列焉徐氏原籍山東諸城明洪武間遷河南穎川衛太和縣後省衛縣改隸安徽遂占籍歸德鹿邑故世為鹿邑人而仍居太和故里也徐氏自錫智蹶起累世貴顯而以徐廣縉為尤著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侯氏族譜不分卷 清乾隆抄本

清侯泌纂修。泌字師李，天津人。是書首為宗圖，每六世為一圖，各分門為之，俾宗支瞭然。凡例所云先之繪圖，以提其要也。次行傳，每人佔一幅，以示鄭重。首書世次，書名諱字號，書派行，書仕履，末書生卒年月，與婚葬子女，以備一人之始末焉。惟七世以前，事蹟生卒遺佚者多，行傳內殆皆空行。七世以後，始稍稍有之，亦未能全備。有宦蹟者尤為不多。侯氏舊為宛平大族，前明永樂初年，始祖王以指揮使移駐天津，遂世為天津人。終明之世，未替厥職。入清以後，猶多武職，登武科者亦頗多。第五世祿為明世襲指揮僉事，封武略將軍。第六世倫曾於明萬歷間官至陝西臨洮道布政使司參議，為其族最著者。譜末附尖山學田文一篇，蓋天津學舊無田，明萬歷間衛學生員侯倬置買靜海尖山莊小田二十六頃，捐入本學，立為學田。此文即記其事也。統觀其譜，至為簡陋。或修譜時，其族已較式微之故。而世系圖有一人佔一頁者，不為總圖，固較易觀覽，然無嗣者亦均佔一頁，則未免徒費篇幅，至不合體例，則更無論矣。

江氏宗譜八卷 民國六年思源堂活字本

江淯雲編。淯雲字增泉，武進人。是書首為譜序、凡例、像贊，次為家規、家訓、服制、祠堂、墓圖、碑文，次為家傳、合傳、行略等，再次為源流紀略、統宗紀畧，末為統宗世系圖表、分房圖表。源流紀畧者，自鄒侯蕭何起，至三十五世邁止，歷年累朝，支派不一，茲僅記其本支者也。統宗紀畧者，自邁之仲子楨改姓江，居黃墩起，至二十世止，依世敘述，畧仿世表為之，亦止記其本支。至統宗世系圖表，則記其全族者，由二十一世起至三十世止，先圖後表，全族之本末悉備。三十一世起，亦先圖後表，而分房各記矣。三十世漢秋長子靖，宦遊江蘇常州武進縣，卜居於廣化門外湖塘橋鎮，即本支之始遷祖。而憲章四子，更分四房焉。江氏本出自蕭，其一世祖楨，為晚唐藩鎮鎮南鍾，避黃巢之亂，棄官渡江，卜居黃墩，即指江為姓。傳三十一世靖，於明末由原籍安徽椄駝村遷居來常，屬定西鄉，立祠置產，而定居焉。今按譜載楨卜居黃墩，世表中楨又遷，亦有遷居黃墩之記載，已覺淆亂；而譜由椄駝遷武進，只知清初，並無確實年代，且其由黃墩遷椄駝，圖表均無記載。是不但年代莫明、

即世次亦不可曉矣、其族舊未有譜、光緒甲辰冒議修輯、
而搜討考訂均不能詳、因未刊刻、淪雲遂為之一一修正、
而輯成焉

姚氏百世源流攷二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姚振宗撰、振宗字浙江人、撰有七略別錄佚文、漢書藝文志條理、補後漢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考證、補三國藝文志、先是振宗四世祖環曾據唐書宰相世系表手創二十四世譜、又取左傳太史公五帝本紀陳世家田敬仲世家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皇甫謐帝王世紀諸書、組織成文、名曰姚氏百世源流敘、敘至秦始皇滅齊虜王建、至建之三子、以後無書可采、無譜可徵、遂不復續、振宗得敬愛堂家譜舊序、可以補唐表所未及、於六朝以前傳世源流非此無以得其實、遂據之復為是編、更擴充其類、闡發其詳、因商周以來傳世歷年皆有可據、而古來易姓別族至七十餘氏、為自昔所罕聞、就見諸記載者、錄存二篇、曰傳世源流、曰氏姓源流、又以吳興姚氏開族以來世世可以銜接、更彙次吳興兩漢時開族源流及京兆剡水陝郡冀州會稽五派分支源流、總為六篇、又以所見所聞諸族、雖居處壤地遠近不同、而多在大江以南、例以江南無二姚之語、當皆吳興京兆陝州三大支之支流、因又彙輯河東河南桐城婺源歙縣休寧餘姚山陰桐廬錢塘富

陽諸暨蕭山新昌嵊縣上虞慈谿杭州紹興會稽等二十六族及蠻羌二族而編次之俾可見姚氏近世之派別為振宗此書至有條理天下姚氏之遷徙分支狀況皆可由是書而得其大概如其他氏姓皆仿此而製之當皆可有所遵循而不致有附會冒亂之弊矣惟振宗所據之敦愛堂家譜序其真偽來源尚須有以考定也

海鹽濮陽吾氏重修家乘 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吾鴻墀等編鴻墀字少汀海鹽人清附貢生五品銜議敘布政司經歷浙江官立法政學堂畢業歷充清鄉局總董警察局董事縣自治委員浙江省長公署諮議吾氏之始肇自昆吾三國晋元代產名賢先世家於衢州之開化明時始遷居海鹽尚曆里吾家港越六世再遷於城中月湖自順治壬辰始纂家譜至乾隆癸丑凡經三修搜羅頗稱詳備存其所可知闕其不及知溯本窮源以通為始祖明清鼎革家譜散佚致始遷緣由始祖名號均無從考證矣民國初年始覓得舊譜因續為纂輯即此編也全書分兩類曰世紀凡誥命傳略行狀墓誌祭文等皆入之凡例謂譜主於簡擇其不可不存者總為一卷蓋仿萬充宗氏之例也次世系用譜表合一之法為之分三圖首衢州祖渭以下十三世圖次始祖通以下五世圖次分支圖凡字號生卒塋娶子女仕履等均詳記焉按明初魚鱗丁冊吾氏有真孫阿保正衢三戶其後真孫名下之賦施氏輸之正衢名下之賦馬氏輸之惟阿保名下之稅由吾政吾倫兩人分輸然阿保係明初人距通甚遠圖籍失記不能得其

世系、又據其譜、謂考之衢譜、求自衢遷鹽之祖、亦不可得、惟十三世衍名下云、僑寓錢唐生花坊、今杭之海寧嘉之海鹽、皆其苗裔云云、故是譜首為衢祖圖者、蓋用以為由衢遷鹽之證也、

何氏家譜 清光緒刻本

清何曾禧編、曾禧字閬仙、烏程人、國學生、候選布政司理問、加同知銜、是譜首為墳圖、次系圖、次世表、全書無圖錄無名稱、至為簡漏、世系圖以六世為一截、表分五格、格為一世、載其字號仕履生卒配娶子女等、何氏原籍山陰、自鳳棲子敬亭、避明季兵禍、始遷烏程縣之烏鎮、遂家於其地、年經二百餘載、代凡十葉、曾禧因貿遷寄寓蘇州、嘗恐先世支派日久無稽、因就已知者詳為記載、自鳳棲以下十一世均加編次、又以山陰原籍宗譜經亂遺失、不獲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載、故所記述、僅以遷鎮始祖為斷、以前概從闕如、何氏人丁至少、登科甲為仕宦者絕無僅有、惟曾禧子鑾基優貢生、欽用七品小京官、籤分郵傳部、可稱最顯、其譜亦僅寥寥數頁、自非完善之書矣、

黃岩南安林氏支譜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國三年石印本

林丙修編。丙修原名文蔚，字德珩，別字蔚生，號南樵，又署妄羽遺民。光緒甲午科進士，歷任華亭、吳縣知縣，蘇州衛，在任候補直隸州，奏調湖南、江蘇候補道，二品銜。著有銘丹閣詩文抄、易瑣言、學易餘聞、先事退思錄等。是書雖標三卷，而上卷分九子卷，中下二卷各分六子卷，再合首末二卷計之，綜計二十有三卷矣。全書分六門，首例言，次世系表，次世次生卒表，次世配表，次祠墓圖冊，末爲譜餘叢錄。世系圖分城房、鄉房二派，又有南山房、三甲後澤房

二派，皆各自爲圖，各以二十六世爲一世祖，蓋二十六世以上爲先世源流，另有舊譜節存專圖。其先世自十八世至二十六世者，其十八世以上至其始祖，丙修以其訛謬過多，有誣祖之嫌，極應刪削，因以敘述体記一世至十七世之名諱，而不系於圖內，此亦闕慎闕疑之意也。是譜所載並非同一始祖所分，如城房一支先世失考，以與爲一世祖，生當明末清初之交，至鄉房各支與先世源流則均相銜接矣。其族男女生卒，分系於生卒世次及世配二表，而以廟行長幼順列之。至祠墓公產，均各繪圖，並記其座落山向。譜餘増錄內載其族著述、詩詞、古文、駢体、制義、志，皆載入。統觀全譜体例，較爲特異，生卒世次及世配二表雖有廟行長幼爲序，然檢索爲艱，實不若合成一表之爲愈。且專記生卒年月，至事蹟等及坿注於世系圖內，女子子更闕而不載，要亦難稱完備。林氏支派繁衍，居於福建者爲多，黃巖一派莫知所從。丙修撰有舊譜釋疑、莆田支考、比干之後考等，於其先世支派源流考證極詳，然亦未能論定。是以城房、鄉房各派皆各祖其始遷祖，上而推之實無宗可統，則此書亦不過集黃巖一邑之林姓各派彙

而錄之而已。其譜原名沙溪林氏，丙修以沙溪列二丁三都，隸黃巖，郡望應別於西河，因更名黃巖南安林氏云。

汪氏淵源錄十卷 元刻明印本

元汪松壽編。松壽字正心、歙縣人、官四川紹慶路儒學教授。是書卷首為原姓譜說、周魯敘系、汪字說、汪芒辨、平陽辨、潁川辨、汪旭上譜表及舊譜所載祖墓支派、唐族望敕書、次為五十二代舊譜、續譜代表、支始圖、詳親錄、垂名記、風雲記、辭源集、末為譜錄古今地理圖及古魯國潁川圖等。汪氏舊譜自始祖潁川至叔和凡五十二代、代錄名字、階官、又敘祖墓一篇、敘支派一篇、汪旭表一篇、唐族望敕一篇、共為一帙、歷代相傳授、本末大抵可考。三十四代前經晉時汪旭所錄、五十二代止為唐世志高所傳、年代久遠、魯魚亥豕、不可勝數。泰定乙丑春、汪氏有創為新譜者、改竄舊譜甚多、松壽因取家藏舊譜、補其遺絕、究其訛雜、循名徵實、通為註釋、續以代表、聚繫親族之番、文推明姓氏之源、敘撰譜書之旨、闢汪野汪芒之誕誤、決平陽陽夏之鈎抱、最集名賢、條陳支裔、因撰是編、亦本諸族散而遠而宗歸一本之意也。至其支始圖、代表以後各篇、蓋皆備各支派之墳墓者、如支始圖者、則備各支考其分支自何地何代、其參以各家近代之譜、有無斷闕、約定其代數、而墳墓者、代表者、備各支其近代宗族、撰以為時、約其代次、上接支始圖、而墳墓者、詳親錄則備各支考当代名字、階官、功業、居葬、事蹟者、垂名記備各支載其上世官字名人之闕略失載者、風雲紀備各支載其当世官字名人之闕略失載者、辭源集備各支載其古今人士文字遠闕未編集者、統觀全書、可知松壽於收集族眾之心、至深且大、編輯體例、亦極為詳盡、於其前代傳世源流支派分合攷證亦極明晰、續譜以下、松壽復將其本支子姓分載其中、汪氏族人凡屬同宗、欲考其先世世系及後派緣由者、舍此書莫屬矣、惟標目內垂名記、風雲記、辭源集等名、稱殊不鄭重耳、既中巨族、向重譜牒、且無不遠紹皇古、以自表其源遠流長、其間牽引附會、妄攀名賢者甚多、遂華胄之譏、實所不免、君均能乃松壽此編、體例審慎、考證詳於其、則凡百氏族、皆可知其所本矣、元代譜牒傳世至罕、此書體例、尤為創見、豈可不以瓌寶視之乎、

三田李氏统宗譜存五卷附譜序譜説　明萬歷刻本

明李春融纂修。春融字仲和，婺源人。是譜存卷一至三、又卷五、六，及譜序、譜記、世、六冊。總卷若干，不可得知。就現存者觀之，卷一至六，悉爲世系表，用圖表合一之法。每人名氏下，詳書字號、生卒、塟所、配氏及事跡等。李氏爲唐宣宗第九子昭王汭後。其始祖倖爲昭王第三子，後改名京，以避黄巢乱，居黄墩，再遷浮梁界田。三傳曰涉鵬，遷祁之新田。涉鶯遷婺之嚴田。涉鴻仍居浮梁界田，故譜之三田李氏。涉鵬傳五世洞，自祁之新田尋徙婺之理田，于是又有理田李氏。其先世文献之足徵者，有草冊玉牒，又有李倖所撰南行紀略等，皆唐時物，亦殊可寶矣。至其族由隴西遷黄墩，乃感於巢賊遇黄不殺之説，而遇田即居，故有所取于兄弟遇田即居之義。界田之譜創修于宋之嘉定，理田之譜修于洪武，春融因合三宗之譜會而修之，嚴真放廣，而成是譜。董其昌序謂其譜之修，山川之勝必標，墳墓之遠必載，考往行而贊，有撰録遺事，而圖詠形勝墳墓。此本均無之，蓋亡佚多矣。惟書首附有理田十二景詩、壺田十二景詩、環田八景詩等，各繪爲圖，此亦惑於方志八景之説，胡乱湊成。試問於族譜有何關係乎，亦殊無足取也。

開泰、嵩祥、兆蕙、安祥精于斯二三。據是序所載，其譜尚有詩贊題詠

皖中多大族，又極重譜牒。徽州一帶，不經兵燹者殆及千年，故譜牒動成巨帙。各族源流，多歷述至漢唐以上，附會攀援者，自屬不少。然源流既長，紀載必富，故其確有所據者，自必不少，亦不能謂爲盡不可信。若能取徽州各大譜取与正史詳校，不敢謂其必無資於考證也。

淮山郝氏宗譜五卷首末各一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郝嵩雲纂修。嵩雲字峻夫，號申甫，山陽人，國學生。是書首譜規，蓋以範圍郝氏全族。其次家傳、行述，次塋圖，只繪墓圖，不附說明，末為世系。世系內含圖表二者，然名稱不清，均謂之世系圖。首為先世圖，蓋以誌鹽山原籍。其貴四伯本、本倚、閏閏倚，亦貴本等字，皆其派行，故圖內不標名氏，而曰本幾公、閏幾公也。次為總圖，自始遷祖起，至分支止，其始遷祖綱傳四世分五門，五世而後分門為圖，不以五世為限。總十四世為一圖，殊異於通例。然其族大丁繁，佀篇頁甚多，引線過長，亦殊不便翻檢也。世表亦以世系圖名之，頁分五格，父子相承，僅載字號、配氏、子幾而已，事蹟殊少。郝氏系出商帝乙之子期，封於太原郝鄉，因以為氏，歷周秦兩漢以來，世代綿邈，圖系未詳。明正德間有貴四者，由蘇州遷鹽山，四傳至綱，於明成化間由鹽山再遷山陽曹甸鎮，遂為山陽人，故是譜以貴四為先世祖，而以綱為始遷祖。其祖妣姓氏及生卒、山向等，均自綱始至墓地等。嵩雲以祖牒闕略，未能志載，而子孫反加詳於前人，於心未安，因將六世以下生卒、墓誌皆不錄入譜內。郝氏于

山陽非右族，故事蹟頗少，至道光以後，登科甲、入仕途者，始漸繁盛焉。

朱氏家譜清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清朱寬編。寬字折剛，號休庵，亦號南園居士，安陽人。是書分世系、小傳兩類，其他如誥敕、譜規、墓圖等，一切有關家乘文字，悉皆無之。世系圖首爲朱氏遷居彰德世系，自九世至十五世，以二世佔一頁，書名，書配，其兄弟多者則並列之，不使父子相承，不分親疏遠近，次分支世系，分三圖盡十二世。茂有三子，分三支也。十六世後另提行爲圖，各圖其本支，小傳亦分三圖述之。第一圖自十二世起，第二圖十四世起，第三圖十六世起，蓋皆自其始分支者述之也。至丕基銘、家傳、行述等，亦均坿入小傳內。朱氏舊無譜牒可據，此乃十五世仲楞所有圖，及十七世靖甸鄉會硃卷履歷而已。圖不詳世系，履歷僅及十二世，是以寬於此譜自九世起，八世以前不能詳也。且世系圖中有缺一二代者，蓋譜牒零落散佚者，當甚多矣。統觀全譜，雖世系、小傳皆備，然體例不純，編輯草率，父子不明，親疏莫辨，而又非鉅家大族，實無足取者。惟其家命名派行爲高瞻祈見祐粵載翊常由懋和怡伯仲簡靖迪光猷二十字，其前十字與明代皇室名字相同，或其家爲朱氏宗室，明亡以後，懼清

室之誅戮而隱居安陽者。又譜中始遷之祖，不曰一世而曰九世，且九世常字肇正，當明清交替之際，更可知其族必有所隱諱者，惜後裔淩替，不知寶愛，因而有所散失矣。

族譜誌略 清康熙刻延陵合璧本

清吳莊撰。莊，嘉定人。是譜不遵譜例，不用圖表，純以敘述文體，就其族輩行先後，依次記其人事跡之犖犖大者，兼及每世之配氏子女，其無可稱書者，則略書其諱字而已。統觀全篇，蓋莊乃將其全族十餘世間重要事跡綜為吳氏史略之意。吳氏一族，向有譜牒，遭倭寇之亂，散佚無傳，嗣後並未修輯。其族子曾立謂家聲淩替，文獻淪亡，因懼莊從事記述，俾全族得詳其高曾世系，莊于是有是篇之輯。其族之先世系繁多，其散布江南及鄰郡邑者不可得而考。有元末造，係籍江右，始祖文盛，精大文，曾往來吳會間，知天下將亂，擇地為避兵計，因遷於嘉定之黃姑塘，後世遂為嘉定人。文盛數傳無考，至道中，道中三傳至悅，於是世系始無遺漏，記載始加詳焉。吳氏子孫務農服賈者多，貴顯者甚少，明王文肅公錫爵之母，即吳氏女也。是譜所述，自文盛至莊，凡九世，序次極有條理，層次亦極分明，殊便觀覽。自[雖]非譜例之正，故[然]應存其目，以備考嘉定吳氏者之探究也。

林氏宗譜 清同治七年刻本

清林士琦編。士琦，懷遠人。是譜首為譜圖，次為譜傳。譜圖例宗蘇譜，首為分房圖，自始祖復宇傳六世，得十人，分為十房；次為房分圖，亦按五世一提之例，但每世均平列於一線之下，既未用直牽繩貫，亦不依父子相承，欲知某為某子、某傳某後者，皆不能得其梗概，體例之謬，莫此為甚。譜表例宗歐式，以世為綱，凡名宦節義孝友一切有關倫常者，並書之，而每世之生卒葬所配氏子女等亦附注焉。林氏出比干子堅，避殷亂，移居長林山，因氏焉。歷周秦漢晉唐宋，以迄明清，分支於各省者生齒日繁，閩南尤稱望族。始遷祖復宇，於明季由福建莆田避難安徽懷遠縣，始居上窯，繼遷州河北。時值兵燹，家譜遺失，前此世系已難搜考，而自遷居以來，歷有十代。士琦念宗族漸繁，譜牒未修，因搜訪閩中舊譜，追溯其祖德，復詳其世代之綿疊，支派之分衍，因成此譜。而其中略而弗詳者固猶待參考補綴焉。

東陽盧氏家乘存一卷 明嘉靖活字印本

是書不著撰人名氏，無書名，版心標家乘二字，據譜中登進士者，檢國子監題名碑錄，知為盧氏，又據千頃堂書目因知為東陽盧氏家乘。現存卷二第六頁至二百十一頁，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為世表之一部，計存第十世怡字行、十一世福字行、十二世壽字行、十三世仁字行、十四世義字行、十五世禮字行、十六世志字行、十七世貞字行、十八世亨字行、十九世豫字行，每世子姓均以長幼為次，首標某字行第幾某字某為某某敘子，以下詳注其人之生卒年月、仕履、配氏、塋所、子女等，體例與清代各家譜牒相同，無甚特異也。其十三世仁字行名華者，永樂初由楷書薦預修永樂大典，睿仲永樂辛丑進士，十五世禮字行中成化辛丑王華榜進士，十六世志字行敬中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均其族之表表者。是書雖為殘帙，惟明代譜牒存世至希，因存其目，以備家譜之一格，固不能以其殘缺而廢之也。

鳳林嚴氏家譜 清道光刻本

清嚴登緬，登烏程人。是譜首家範，次遺像，次世系，而以旌忠祠祭規、宗祠規制、祭產、墓誌銘、傳記等附焉。世系首為統宗圖，次分支圖。統宗圖記始祖以下五世，分支圖則自六世起分四支，各為一圖。其圖不循通例，以八世為一截，每圖之後即附小傳，殊便檢閱也。嚴氏自唐鄭國毅公武肇緒，更歷五季，徙至無常。所述起宋平天下，始居於東昌之臨清，遂為臨清人。金兵南下，又挈其妻孥扈蹕抵臨安，而僑居焉。帝昺航海，有諱祖為者，以節度判官從陸秀夫等，仗節崖山，同殁南海，族眾遂散，支分各地，譜牒散亡，世系莫考。嚴進修作譜圖，即斷以扈蹕南渡之後裔始遷烏程鳳林諱道高者為始祖。道光間，登承其父命，修輯家譜，遠搜近纂，頗為詳明。周至自道高以次五世，支派悉明，為合族之綱，其後唯詳明工部尚書震直一支，蓋其親也。震直四子，宗仁、宗禮、宗信、宗德，分四支，故世系小傳均分支記載也。外此凡為小宗者，第志其派與今遷處之所，俾無忘木本水源之義，而譜系則所其自修焉。清乾嘉間，嚴可均還於許氏書撰有說文聲類、鐵橋漫稿，為小學大師

印史族人也、

平陽汪氏九十一世支譜二卷　清同治六年刻本

清汪曾立編、曾立字子望、號幻梅、杭縣人、候選布政司經歷、是譜上卷爲世系、記說誌傳略、墓圖、下卷爲支譜總世系、即其先世世系、自一世穎川侯至九十世誠一支、仍遵遷杭支譜舊式、於名下詳載某第幾子、字某、配某氏、以便後人按譜稽考、世派極爲瞭然、九十世以後子姓衆多、世系圖名下、祇貫系線、其字某配某氏則詳各支細譜內、總世系中、於其族中特出人物均特爲標出、如首標魯穎川侯者、重始祖也、標漢龍驤將軍者、重渡江祖也、標齊郡司

馬者、重新安祖也、標唐越國公者、重崇祀祖也、標宋處士僻先者、重始遷黟北祖也、標宋處士公揖者、重始遷宏村祖也、標元處士佳一者、重支祖也、標明處士文宇者、重始遷杭祖也、九十世以上、雖世代繁多、其圖祇系本支、故亦極爲簡明、九十一世起昆弟悉載、人佔一頁、前半頁記世數名號及子名氏、後半頁則記其人事蹟配氏生卒等、蓋亦仿遷杭支譜格式也、至首卷所載說記等篇、則有祠堂記、合葬誌、殉難誌及傳略等、汪氏爲杭望族、如汪憲、汪遠孫等、或富藏書、或專意著述、皆清代知名之士、至其譜體

例，雖與通例未合，然簡明有法，既不失之繁襍，亦不失於疏略，頗為謹嚴也。

金氏續修族譜四卷首一卷 清光緒華渚堂活字印本

清金恒成、金恩圻等纂修。恒成字書昌，號靜庵，湘鄉人，太學生。恩圻字膺封，號輔廷，又號翰坡，例貢生。是譜歐蘇並用，自一派起五派一圖，先圖後表，不為總圖，首為安節公派衍總圖，次為始祖分派表，其始遷祖不列世數，以其子為一派祖，傳五世共七人，即為七派，每一派下有幾子即分幾支，各派名上各加圈點，蓋圖內有嗣者陽圈，無嗣幼殤陰圈，過繼承祧夫圖陰陽如之，外徙無音者方圈，系表分三層，上層書某幾子，中層大書派名，下層詳註職銜字號

生歿葬向等，而卷首一卷，則為序例目錄碑記事略行述及祝祭文服制圖墳山圖等。金氏所自出，斷自南宋安節，安節十三傳至始遷祖繁魁，繁魁以前之生歿葬向等，均不詳，以世遠無稽也。安節原籍江西南昌豐城縣，傳至繁魁，于明嘉靖九年，自江石遷湖南省垣，至十八年，繁魁赴湘鄉，省其岳父曾定新，遂立籍於瀫水毛田，傳至國政公分祥甫、傑甫兩房，祥甫居瀫水，傑甫居毛田，遂定籍焉。金氏譜牒，向有錄本，自安節以下，班次源流，雖備極明晰，而生歿葬向配氏則未能完備，乾隆間遠望始尊繁魁為遷

湘始祖將鰲魁以下齒錄彙集成帙撰為支譜其後代有修輯恆戚以其支分派别甚多而散居各處與居原籍者將愈不可攷因偕恩圻纂成此譜蓋已亦修矣

嚴氏家譜不分卷 紅格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全書為硃絲欄寫本乃歷城嚴氏家譜也其書無圖無表用世牒式以世為綱依世順書每世記其名號生卒配氏葬所子女等其始遷祖之父祖附於始遷祖後并註云以上二代世居嘉定其前不詳附誌於此云云又云不上於祖者重始遷也其十四世以前者只書本支十四世以後始敘雁行蓋十五世昌浩於乾隆時羨齊魯聖人之邦禮讓成風遂家於歷城故以其父為本支祖也十五世以後只就遷歷城者記之矣按譜嚴氏淵源

以漢嚴助為初祖越五傳為光又傳至唐鄭國公綬為助三十四世孫綬九傳至清宋高宗時扈蹕南渡居於越清四傳至安徙居吳興雉城桂林村子三長道高次道理三道光道理後裔遷歸安石冢道光公後處泗安並仍為桂林派道高為鳳林派始遷祖傳六世宗義分居晒甲兜等為儒林派歷城嚴氏始祖曰道誠於洪武初自嘉定徙湖州歸安石漢村傳子雍以貲饒實京師雍子震直為洪武時從龍重臣也按譜中所記二世雍永樂時實京師三世震直永樂初殉建文之難父子時代似不甚相符又按鳳

林嚴氏家譜、謂道高於宋建炎間扈蹕南渡、占籍吴興烏程鳳林里、道高子奎、奎子霖、霖子應雷、應雷子震直、與此譜所載已完全不同、又震直弟圭字宗義、居晒甲兜、即儒林派、與此譜所記名諱同、而世數不同、何者爲確、尚有待於考訂也、

霑化吴氏族譜八卷 清光緒有鄰齋刻本

清吴慶垣纂修、慶垣字仲藩、號蘭卿、霑化人、廪膳生、是書首爲條約譜例、次爲譜三卷、再次家傳四卷、末附塋墓祭田及分祖碑等、書首更有族支居處表、則將各支所居地名、列爲一表、以便檢核者、其譜用表格式、每頁五世、每世名下、備書字號配氏及子幾人、具有科甲仕宦者、亦附記於內、父子相承、不用線引、五世而後提行另書、自三世起分爲二支、故譜亦分支各記、家傳每世人佔一頁、各紀其事跡行誼、並附年歲葬所、至他人所撰墓誌書序、均散附各世之後、蓋慶垣以祖功宗德、凡可立傳者、皆遵先世遺規、盡爲撰述云、吴氏本江浙人、元至正間遠祖某與荆姓者貿易至山東平度州、遂家於平度蓼蘭社、有明成化中、有諱寅者、其父名祥、弟名機、上世有軍功、前明永樂初世襲武職、寅應繼襲、以當時重文輕武、讓世職於弟、去之諸城、居二年、擇室生子、因避無妄禍、更走霑化界、烽臺李莊、遂附李姓、至六世汝爲、清順治進士、官知縣、復姓吴、並創修家譜焉、其譜末附李氏隨吴姓譜二頁、蓋寅隨李姓中、歷三世、迨四世鳴岐、擬復原姓、乃訪得李氏族人先明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李氏遺産歸之俾承李氏祀鳴岐子汝爲遂復姓吳先明子四人亦改吳姓因自先明起附其世系於譜末其譜初創於崇禎間其後雍正乾隆道光均有續修此則繼道光而修者矣

張氏統宗世譜三十二卷 明嘉靖刻本

明張士鎬張大鵬等纂修士鎬歙縣人大鵬休寧人是書凡目録二卷内紀十九卷文獻十一卷目録内載古今遷居地理圖得姓郡望統譜氏族志宗說誤譜辨及譜序凡例修譜職名等内紀首爲本源紀以次分縣紀載曰祁門曰婺源曰休寧曰歙縣曰績溪曰黟縣曰旌德曰涇縣曰南陵曰石埭曰貴溪曰浮梁曰德興曰樂平總十四縣縣爲一卷文獻内載詔敕誥表遺像引讚引傳行狀墓表墓碑誌銘辭賦序記題詠詩章等而引傳又分七門曰忠孝曰功勳曰政事曰隱逸曰著作曰節義曰廟墓譜内世系亦倣蘇氏圖規循歐陽要法世經人緯系聯瓜屬蓋亦因仍舊例無所發明也其曰會通譜者會各處宗譜派衍統貫以崇本始明支裔收渙散一氏類之意至本源紀則始一本終萬殊爲水木本源之祖俾族人皆知所自也而内紀更由本源以下支分派析按類成卷不限於遠近親疏之别者也本源紀中自黄帝述起及於漢初分爲尹城魯國曲沃康延大梁七派漢代以下歷魏晋以迄唐宋則曰内紀元會更别之爲十八派曰陳留杜陵大梁沛國武陽

南陽襄龍虎山細陽范陽下邽吳郡清河江左襄陽洛陽昌樂金華、統觀其譜、搜集張氏故實、極爲繁富、於張氏歷代支系源流叙述亦極詳盡、惟宋元以前、合海内張氏見諸史籍者、網羅無遺、宋元以後統修者、則僅皖南贛北十四縣之張姓、豈天下張氏盡居於此十餘縣内耶、抑其他各派棄而不取耶、然則是書謂爲張氏統宗世譜、謂可以收渙散一氏類者、仍未免誇大而不倫矣、是書存目録二卷、内紀三卷、其婺源以下、及文獻均已缺佚、雖未能睹其全、然亦可以略窺大凡也、

解氏家譜四卷 清光緒世善堂刻本

清解衍洛纂修、衍洛東平人、是書雖標四卷、然首卷分上中下三子卷、二卷分四子卷、四卷分二子卷、合之共十卷焉、首卷所載爲塋規祭田遺像家訓壽序誌銘及世德傳等、以下三卷則爲各支世系、其世系不立圖表、全譜均用記事體、以世爲綱、依行遞推、每人首行曰某某公諱某名下夾注、記其事跡、次行記配氏、三行記子女、各世書法均如此、分支記述、卷一爲一支、二卷爲大支、三卷二支、四卷三支也、解氏原籍萊蕪、其後徙居東平、其譜取别子爲祖之

義、以情爲始祖、先世及旁族、多失傳無考、舊譜所註、徙居年代亦缺略不詳、僅據誌文所載與碑記之可考者、追序其三代、置于首、又以情爲始祖、故自爲一頁、以示尊崇、情明正德己卯舉人、初任偃師縣知縣、歷官徐潁兵備道、其譜創修于明萬曆間、其後清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光緒各朝皆有續修、衍洛此譜、蓋已八修矣、

王氏家乘 清康熙刻本

是書不著編輯人名氏。據書觀之，疑即王士禛所編者。蓋書內所載大半士禛語氣。士禛字貽上，新城人，事跡具詳前提要。是書所收，為王氏四世之史傳、行狀、墓誌、墓表、家傳、贊、誄等。計象乾史傳一篇，象晋碑誌狀傳等六篇，與胤誌表傳贊序五篇，與敕碑誌傳三篇，與胤妻孫氏誌表傳三篇，士祿碑誌等十篇，士祜誄傳等四篇，士鵠、士禧墓誌各一篇，士禛妻張氏、陳氏行實誌傳等八篇，士禛子姪啟渾、啟洸、啟滐誌銘各一篇，末附二殤女墓碣二篇，又附五節烈傳、忠孝祠記各一篇。五節烈傳者，蓋以誌其族之明末殉難者；忠孝祠者，則與胤守城盡忠及士祿哭母致疾而死合祀之者。王氏系出瑯邪，其先自諸城徙新城，世以名德稱，三傳而後科目踵接，其後爵日以顯。是書所載皆士禛一支者，蓋象晋子與胤、與敕，而士祿、士祜等又皆與敕子也。至其始祖瑯邪公至五世之垣，則另載之念德堂世傳中，不入此編矣。新城王氏為山東望族，明清兩代世為顯宦。此書所載，象乾於明末歷官督撫，威名著於九邊，而象晋則著有羣芳譜、欣賞編、剪桐載筆等，為儒林艷稱。至士禛於康熙間官至尚書，其詩文獨標神韻，尤為一代宗匠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年李氏支譜二卷 民國十一年鉛印本

李士偉纂修。士偉字伯芝，永平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畢業，由知府保升分省補用道，歷官直隸全省學務處會辦、直隸咨議局籌備處督辦、直隸井陘礦務局督辦。入民國後曾任財政總長。是譜首墳塋圖，圖後附記方向坐落，次世系圖，乃純記其始遷祖以下三世者，每世一人，人佔一頁，悉遵舊譜註明，次世系表，則記其本支者，以始分支者為一世祖，用譜表合一之法，名後備載其生卒仕履配氏葬所子女等。士偉序其譜有云：遠師歐蘇成例採親親收族二式，以直系主親親，以橫派主收族，每五世一提，取五宗五服之義云云。是以其譜先世用世系圖，本支用世系表也。李氏原籍山西澤州，始祖名彥，為澤州人彥德第三子，在明永樂間首遷永年西楊莊，二世敬，三世敏均單傳，敏三子：綰、純、綸，分為三支。士偉一支為第二子純後，故以純為本支第一世祖。其第一、第三兩支皆闕而不載。純二子：拱、瑤，分長次兩房。舊譜拱傳至九世，謹載名諱，不詳所出，且至十世中斷，故不立表，而於表前按照舊譜列其略系，以備考查焉。士偉於譜牒體例，非不明悉，圖表之用，非所以分記先後世者。然士偉竟以己意變通之，俾略於先世則用圖，詳於近代則用表，雖於譜例不合，然亦不無可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郴州張氏族譜 清光緒間鉛印本

清張震泰纂修。震泰郴州人。是譜亦不用圖表成法，特取依世敘述之式，每人分二行，記載首行大書名諱，次行大書妣氏名諱，妣氏之下，皆雙行小注，記其生卒仕履葬所子女等。以世爲綱，每世依長幼順列之。其十七世以前，謹記本支，不記世數，十七世後，凡屬本支族人，概行敘列矣。張氏居郴州，自明洪武初元迄光緒末年，通五百餘載，自始遷祖隱泉由豫章安城徙湖南郴州碧沖閣，族丁口已及萬餘，有明一代掇巍科擢顯官者亦代有人。震泰以族

中時更譜牒，卷帙日繁，頗難心識，因將本房源流增益編錄，蓋亦數典不忘之意耳。書前有張九齡、張說等人序文，湘粵張氏譜牒太半載之，真僞固未敢定也。又張姚成序謂，隸公官潭州，數傳而至隱泉，爲南唐進士覺軒之長君，諱清，辛十三郎，于元至正年間徙郴州，至城北隅碧沖居之云云。譜中未曾述及，不悉其真確否也。

海豐吳氏世德錄五卷 清宣統元年刻本

吳重熹編。重熹字仲懌，海豐人，歷官河南陳州府知府、河南布政使、郵傳部侍郎，撰石蓮閣詩文集、石蓮閣詞，嘗校刊九金人詩文集、山左人詞，其父式芬所著書，校刻尤多。是書首卷爲其族歷代誥敕，卷二以下，自第九世至十八世，依世錄其墓誌、行狀、行述、墓表、家傳等。重熹幼侍父母，好聞道先世佚事，見先世手跡收藏惟謹，年未二十即失怙恃，嘗以其叔高高祖有垂親所自有者，惟生平嘉言懿行，冀後人闡揚而備述之，借有德而文者以傳不朽之言，

重以世間得爲人子之事，無一獲盡，因思闡揚其親之嘉言懿行，且推其親欲闡揚者而闡揚之，以慰其感。于宋史藝文志有家傳等書，因出其藏歷世誌傳、碑銘、年譜、行狀所以記先世之言行者，俱按世次輯爲一編，并錄誥敕、御碑、國史傳、諭旨等，弁於卷首。所載者凡十世，大半皆清代二百餘年間者，紀載雖不無闕佚，然重熹就其得見者，先付梓人，庶幾其親所自有，與其親之親所自有者，可不致湮沒無傳矣。

說餅庵集四冊 抄本

清米曾傳撰。曾傳字式會，自號說餅先生，歷城人，乾隆丙子舉人。是編凡文一冊，詩三冊，末附詞十首，賦二篇。詩中又間以試律數首，編次頗陵雜。文多駢體，詩則今古體均有之。曾傳負才簡伉，性嗜飲，醉輒慢罵，時士無敢近之者。其詩外間多不傳，縣志且謂臨歿時悉焚所作，實則曾傳病篤時，口占詩令兒輩錄之，錄已自歌，歌已遂焚之。至生平請質於師友諸詩冊，固未焚也。此編即曾傳少子嘯所錄者。曾傳師事會稽傅王露、錢塘桑調元，與青城張倬海

豐張映緯以文章相砥礪，一時有李賀之目。陳壽祺謂其詩遠不襲滄溟之貌，近不丐漁洋之膏，哀麗妙絕，一時諷誦深婉，有古風人之遺，所謂觸類抑塞之士自言其傷者云。大抵曾傳駢儷文字極峥嶸蕭瑟之觀，詩七古歌行奇險似昌谷，豪健似大蘇，近體亦多激壯之作也。按歷城縣志載有曾傳撰桐孫老屋遺詩抄本五卷，有朱曾喆跋，又載說餅庵詩集四卷，尹廷蘭序，廣惠集抄本二卷，曾傳自序，今皆未見，不悉與此本異同如何也。又周樂二南詩續抄，寔馬國翰詩，謂李南雲曾刻說餅庵詩一卷，王國棟復按補得四卷而注之，集因屬馬國翰刻于隴州，今亦未見，不悉已刻否也。馬國翰買春詩話云：吾邑朱孝廉武曾應試禮部時，會闈有獻俘，朱賦樓蘭頭鬭歌，轟都下，同人或戲謂曰：御史以君詩奏上，聞將補君矣。朱大懼，即日束裝歸，遂以心悸卒病朱著有說餅庵詩行世。山行云：石餘骨瘦頑如我，山作眉彎翠似誰。又有句云：千世功名工楮葉，攬愁風雨在楊枝。今據曾傳說餅庵中有小和卓木髑髏歌，當即所云樓蘭頭鬭歌，石餘兩聯亦見集中為山行即目之中四句，周樂寄國翰詩玉笥因依拆一聯，藁街歌嘯

了餘生，自注云：武會作小和卓木髑髏歌，得心疾，國翰書校刻曾傳集，又有題說餅庵詩後七古一章，見玉函山房集，不應相歧誤如此。曾武必曾傳之訛無疑，或國翰一時之筆誤耳。

無爲齋文集十二卷續集六卷 清光緒刻本

清張貽潛撰、貽潛字次陶、濰縣人、廩貢生、著有讀詩日記、北海耆舊傳、通鑑綱目地理續考、并輯有南唐韓文靖公遺集等書、是書計文百二十二篇、續集六十一篇、凡論考辨說議序跋書疏傳記碑表誌銘行略記事祭文各類、均有之、續集更有賦策二類、皆貽潛所手定者、書前有自序、續集則門人郭恩孚序之、蓋前後集均恩孚所刊刻也、貽潛少從其鄉前輩于祉遊、讀理學宗傳、有志於爲己之學、復涉獵考據諸家之書、思兼綜之、旋以漢學之支離破碎、爲不可訓、于是非程朱之說不敢從同、古文則從清代侯魏汪姜諸家入手、既乃取法於有明歸有光、其論文一以義理爲主、又深明乎陰陽動靜之義、一時碑版多出其手、孟濰自韓夢周後、講學撰述各有師承、其後以文名者、並推劉鴻翺、貽潛晚出、而名幾與之埒、則其文爲人所重、亦可知矣、郭恩孚序其集、謂貽潛嘗以文也者蓄之以至虛、出之以至實者、蓄之以至虛、則天籟易合、出之以至實、則人心易感、此古今來文章之秘奧云云、其持論如此、或即其文之所自出歟、據孫葆田校經室集如貽潛文尚有遺集、乃其門人孫迺瑶等、於貽潛歿後、輯其晚年所撰三十餘篇、將付梓人者、今未見、不悉已否刊刻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韓齋文稿四卷 清道光刊本

清孔憲彝撰、憲彝字叙仲、號繡山、曲阜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內閣中書、是集前後無序跋、亦無刊刻時代、據筆諫堂書目、知與憲彝所著對嶽樓詩續錄、同刻于道光中者、卷一為傳記書札、卷二為贈序書序、卷三為書跋題詞、卷四為祭文碑誌等、憲彝詩名甚盛、文則傳者甚少、此集所收、雖寥寥九十餘篇、然皆非率意應酬之作、於考經證史、暢論詩文、莫不具有根柢、如答董叔浞叔書、答朝鮮金閬叟書、答王海門論喪服書、悉皆論學之文、而盛子履泉史跋、山左金石志跋、晚學集序、諸篇尤多佚文逸事之記載、蓋憲彝承其先世繼涵廣森之後、又與當時學人何紹基、許瀚、張穆等遊、自非空疏學者所可比擬也、近年濰縣丁錫田、曾因搜輯海岱文徵之便、由蒲台劉氏假得抄本二孔先生文抄一冊、乃王子梅舊藏者、所錄繡山古文僅七篇、除陸容卿儀歐閣詩跋、及書草訣百韻歌書後二篇、與是集重複外、餘五篇皆序跋、雖無甚緊要文字、要皆一鱗片甲、至足珍貴也、子梅名鵠、為道光間曲阜知縣王大淮浞子、與憲彝過從甚密、此集中亦屢屢及之云、

竹石居藁四卷 清嘉慶刻本

清單可基撰、可基字野甫、高密人、乾隆辛丑進士、歷官洛陽始興揭陽等縣知縣、是集共詩五百六十六首、古今體皆有、不編年、亦不分體、乃可基將其前後存藁十卷、略為詮次、去其酬應泛濫者、弟景甫為之刊刻行世、蓋所以傳之子孫、俾知其生平之遊歷者也、書首有蔡之定萬承風程國仁諸人序、末則郜自昌跋及自序、可基自粵東罷歸後、遇山川之清曠、感人事之變遷、觸景興懷、矢口成吟、得詩最多、其後由衛之晉之豫、馬跡所至、又得詩百餘篇焉、萬承風謂其詩一字一句、皆自真性中流出、而沖微澹遠、寄託遙深、直登古作者之堂、不屑拾其牙慧云、今觀其詩、不矜才、不使氣、一以自道其性情、而不肯為鉤章棘句、以衒怪爭群目、亦一作家也、單氏為高密鉅族、自明以來、科第蟬聯、著作亦多、民國十六年單步青彙其族詩文、合為家集、可基所著、亦列入而付石印焉、

大風樓詩抄一卷 清光緒刻本

清郭翊撰。翊原名翊庭，字蓋卿，歷城人。光緒庚辰進士，官刑部主事。是集寥寥數頁，多五七言律絶。翊少時，落筆即異儕輩，又邃于學，其詩多蒼鬱悲壯。翊没後，著作盡失，友朋集刊其遺詩為一卷，即此本也。歷城縣志載其過趙北口絶句云：宰相風流末寂寥，旌旗烈烈馬嘶驕。江山整頓渾閒事，來畫燕南十二橋。此卷無之。又題汪氏西園詩及與鄒鍾諸人聯句詩，亦未載。蓋散佚者多矣。何家琪天根文抄李少連哀辭有云：會稽李少連與濟南郭蓋卿同以年少負才名。蓋卿詩長歌行，不必襲明七子，而格宗盛唐。少連則上追漢魏樂府四言，自況曹瞞奴子建以下也。歸安丁桐孫為刊春谷詩與蓋卿大風樓合集，曰二俊云。翊嘗論其鄉人詩，抑新城而揚萊陽。今觀集中所載諸詩，大抵胸次崢嶸，筆端磅礴，高處直摩昌黎之壘，次者亦可平視滄溟。故所存雖少，要皆卓然可傳，固勝於連篇累牘也。

養中之塾文集 清道光庚子刊本

清朱曹喆撰。曹喆字鈍甫，歷城人。乾隆己酉拔貢。是集多表章忠孝節烈之作。歷城楊濤曹為訂正，分為二卷，有冠縣趙汝穀評語。其後高密單為鏓復為删削，即此本也。曹喆少負雋才，中年無所遇，遂因方苞之古文而上溯程朱之學，篤信而力行，齊魯間群推崇之。王曙芳謂其文讀之氣韻淵茂，動陳古義，蓋其積學既久且深，而又出以矜慎，非世俗之文。單為鏓則謂其為人所不為之學，於絶續之交，不顧世人驚怪云云。可知當時學人皆極推崇。大抵其文斂閎肆入簡潔，不貪不侈，求無疵而止，亦足自成一家也。朱學猷鄉試硃卷履歷載其文尚有續集、外集，今皆未見，不悉已刊刻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不注山房詩草二卷文二卷　清道光刻本

清尹廷蘭撰。廷蘭字畹階，歷城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唐學正。詩草爲福山王餘枚手錄本，廷蘭門人李肇慶刻之秦中。文共四十二篇，則周樂編次，廷蘭孫潤生所刊者。廷蘭讀書不遺今古，能識其正僞純駁，尤喜吟詩，出辭命意，必有心得。凡有關于國計民生之大，必剖析其隱微，而明白陳之。至如褒忠揚烈，勸孝懲貪，必長言詠歎，不遺餘力。歌哭笑罵，悲悲惋惋，欷歔若動於不自知者。文亦考據精確，議論雄快，卓然自成一家，如黍稷辨、鍪斯斯螽辨、莎鷄辨，皆行文簡核，無漢學家支離蔓延之弊。惟詩纖一首，謂王士禛論詩絕句，未章用趙仁舉事，似預知有趙秋谷其人相阨者云云，則持論未免抑揚太過，執信說詩，雖與漁洋立異，然其學術行誼，自有本末，安得與趙仁舉同類而共笑之。廷蘭爲失辭矣。山左詩彙抄謂其詩聲居大呂黃鍾，列品在華泉白雪間，亦未免譽之過甚也。至廷蘭韜光匿采，不求時譽，使人皆不知其爲深於詩文一道者，立品則頗高矣。詩草前有王餘枚序，文前有周樂序。

邁廬遺文　清道光刻本

清單鋁撰。鋁字廉夫，號萎浦，高密人，監生。是集共文二十七篇，乃其族孫立惠所刻者，前有王焯、王娗及李詒經序。按山東通志藝文著錄邁廬古文集一卷，不云所據。又山左詩續抄云有邁廬詩文遺草，皆與此本名稱不同，而通志所著錄者有長洲王芑孫序，此本無之，或所據別本，或得諸傳聞，而未見其書，皆不可得而詳矣。鋁初從李懷民憲喬兄弟受主客圖詩法，出筆輒能工妙，旋本同能不如獨優之旨，以詩之與文，體製雖異，義法則同，遂專力於古文辭。溯上自經史，旁及二氏，下逮醫卜之書，靡不精研。於文章更能辨別古今源流利病，一時學人無不就質。長洲王芑孫見文，且有昌黎韋山合入此手之譽，亦可謂傾倒甚至矣。顧不多作，即作亦隨手撤棄。卒後十八年，嗣子景洛搜輯錄之，又汰去應酬不經意者，故僅有二十餘篇耳。大抵鋁爲文，廉悍而峭堅，於韓柳王三家，皆各得其偏，而其所得皆心得也，非如世人從口耳間傳授，望其影不察其形者所能彷彿。王芑孫序謂雖其文過少，然見諸文者少，蘊諸胸多，文章不過士之緒餘，聊藉是以究觀其底蘊云。

則亦未免阿其所好者矣銘另有詩若干首立惠為刻入乙友集中此冊不載也

曉香村會稿八卷餐霞集四卷聊復集三卷滄江精華錄四卷清同治刊本

清郭綏之撰綏之字靖侯一字耳餘濰縣人附貢生江蘇候補知縣曉香村會稿分十一集曰并門集曰感秋集曰竹西軒稿曰松蘿記詠曰長柄集曰海天閣集曰苕岑集曰山中吟曰苕岑後集曰淮海集曰如漁舟稿餘三種則不分集曉香村會稿刊於咸豐辛酉餐霞集刊於同治乙丑聊復集刊於同治丁卯滄江精華錄則光緒間綏之從子恩孚就滄江前後諸集刪其不經意者合為一編因題

曰精華錄而刊行者也綏之詩由陸入杜而尤長於七言曉香村會稿為其少年所作時有悲憤之辭聊復集中如哀曹南望江南紫騮行諸篇或詠僧格林沁殉難或貽曾李之進軍而紫騮行尤神似杜陵即膠防運防諸篇寄託遙深褒譏互用亦可謂詩史者滄江精華錄多其需次江南時所作年僅三十八時時有無聊思歸之感綏之嘗謂少年之詩多絢爛中年之詩多感慨暮年之詩多平淡古之人大抵為然又謂其少年作詩即不能作綺語云云則其早卒固宜矣張昭潛謂綏之為詩博涉諸家而以少陵

為大宋、又獨得其舉止步伐、天真爛縵處、故其格律高標、如太華芙蓉、聳出雲表、又如幽燕老將、出喟邊關、而步驟天然、絕非由鏤削揉捩而成者云云、譬之雖未免過甚、然如送張虛齋之安七律三四云、高樓鼓柝嚴城晚、短褐風霜小驛寒、崢嶸蕭索、已足上薄遺山、五六接以文字知音天下少、關山行路古來難、則筆勢壯闊、恐遺山亦不能到也、晚香村會稿及餐霞集均有自跋、聊復集有郢城趙康侯序、滄江精華錄則張貽潛序之云、

紅蕉館詩抄 清道光六年積竹山房刊本

清朱曉撰、曉原名寅、避清宣宗諱改為曉、字敉人、號虛谷、歷城人、諸生、是編共詩二百數十首、類皆五七言近體、前有高密王娗序、曉素好義、篤於師友之情、雖耗資財、勤跋涉、亦所不惜、是以義聲震歷下、素不工於詩、然每作則清切有真意、於交游離合之感、情不自已者、輒紀以詩、故集中披贈唱酬之篇為多、蓋詩以人重、其工拙固不必苛求之也、續歷城縣志著錄此書、載有成璀序、謂甲午冬以所著紅蕉館詩刻本貽余、乙未歲續刻又成云云、則在道光十餘年間、所刊刻者、又載有成氏序、自與此本不同、其續刻有續一、續二等卷、續歷城志藝文著錄續二一卷、云其書題寅卯湖上草、皆五言近體、末附其孫丕煦、丕勲詩、及高密王娗撰朱竹橋傳略等、此諸本今皆未見、然觀此本所載、亦可略得曉詩之大凡矣、縣志載有璀序、謂璀不工詩、然好義篤師友之情、讀之輒覺流溢行間、聲音笑貌宛其為人、詩者性情而已、敉人有詩、知為敉人之性情、與雕月鏤雲、儷青妃白者有異云云、是真曉詩之確論矣、

天籟堂秋蛩吟 清道光刻本

清郭磐石撰。磐石字谿岩，濰縣人，諸生。是集共七十餘首，五七言古今體均有之，而五言古尤多，末更有古樂府數篇。磐石素喜飲酒，不工吟咏，年近五十，以其先人祭田訟滯會城，因感動激發，始學爲詩。兄去咎以爲感事賦詩，猶得古人性情，謂所作不獨音節志合，且一種清麗疎宕之氣形於毫端，有老宿所未易到者，因以詩學相勗云。要之磐石之詩，志皆本於性之所自成，而發於情之所難已，亦不過任天籟之自鳴者耳。其以秋蛩吟名其書者，亦此物

此志之意，故不能以作詩義法繩之也。書前有兄倪芝去咎序，及自序，末有曾孫樂清跋。山東通志據山左詩彙抄著錄，謂有初刻二刻三刻，此冊不標二刻三刻等字，或即其初刻歟。

梅樓詩存十六卷 民國十年排印本

清李黃撰。黃原名法祖，字以雅，又字鹿革，號梅樓，單縣人。乾隆辛卯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集爲黃晚年所自定者，凡分八集，曰史垣集，曰歸耕集，曰江流集，曰吳越集，曰燕趙存舊集，曰齊魯存舊集，曰梁楚集，曰退園集。每集中計古體八卷，今體八卷，舉凡樂府、雜言、歌行、律絕及諸詞拗無體不備。黃少從婁東沈起元學詩，成進士，出觀保之門，座主劉統勳亟賞之。觀保嘗叙其詩曰：擬古贈答，以蘇李爲胚胎，而論世排奡，實兼太沖。其變也，懷人漫興，以曹阮

爲歸墟，而山水嶢刻，直逼康樂。又其變也，其後每變愈上，無迹可求，如久醖之醑，亡麴糵而醉人，愈深得江山之助，爲行役之作，察乎正變，而懷其忠厚者也。沈起元序謂其於經史子書，無所不窺，挖乎堂構，於蘇李答別十九首，旁及東漢，扵夫宗支，溯於建安典午間，顧而捋之，以遺其韜重，然後於開寶新言古今體，長江大海，乘風而帆，絃之道凌於浩渺。又謂見其俯仰尚論，往往流露，自兩漢以來，世道所關，遞之倡歎，結於性，不使三百篇之旨，於後代益邈遠而難接云云。推崇之意，可謂備至。蓋頗具史才，故往往

見之於詠歌、及遊江漢湖海間、詠古人遺跡、又可補正史所不及、而出以忠厚惻怛之隱、古物舊俗之懷者也、全書眉上有謝溶生評語、溶生跋謂援讀史例、間出評騭、書之簡端、以志所解者、原書向無刻本傳世、稿藏於家、民國初年、周自齊以鄉梓文獻所關、懼其久而散失、迺請於李氏為之排印行世云、

秋橋詩選四卷詩續選四卷 清道光刊本

清王德容撰、德容字體涵、歷城人、諸生、德容詩原稿名思竹齋存稿、凡八卷、為周樂所論定、此冊則德容門人刊刻時、延李同所選定者、續選未題姓氏、李同序謂德容詩出於摩詰太祝、與林和靖謝皋羽相近、馬國翰序則謂多本色本分語、不事雕繪、而清閑麗句、往往從真性情流溢而出、淵然以古、瀏然以清、非世之模山範水所可同日語者、要之德容為詩、多感物寫懷、悠然自得而已、續選大半倡和贈答之章、李緯序謂馬國翰里居時、曾與德容及周樂等七人結鷗社、徧遊濟南名勝之區、提酒攜榼、遞相賓主、每飲必有作、續選所錄、多當時所為者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巖文稿抄本

清楊峒撰、峒字書巖、益都人、四部邑目之裔、乾隆三十九年舉人、著有毛詩古音、律服考古錄等書、均未刊行、峒幼讀書、能強記、性不樂時文、得顧炎武日知錄、心好之、遂肆力古學、凡釋經論史、析理辨物、皆斷於精覈、絕無標榜扶同、貪奇炫博之習、故博極羣書、而不騁其辨、參稽衆說、而不紛其心、一時推為通儒、錢塘周嘉猷令益都時、為齊乘考證、草創未就、病革、以屬峒、因為參訂、刊傳於世、為文更嚴於義例、不襲前人形貌、於長洲汪琬所云曾蘇非古文、如李泰伯退居類稿、司馬光傳家集、拙多于巧、樸勝于華、乃真古文之言、最為首肯、是書乃昌樂閻湘蕙由李文藻竹西書屋收得者、共文五十餘篇、多考訂經史及誌傳序記文字、全書無體例、無次序、且有前後重複者、如慕建初銅尺跋及書桂未谷跋漢官尺摹本後、兩篇文字雖小有異同、實本一篇、當係湘蕙抄得後、尚未編定者、劉鴻翱山左古文抄所錄北陽橋記、讀五帝本紀書、周氏兩節婦、浙江副將斌亭李公事略、四篇、此本均有之、按益都縣志著錄峒詩文有汲古堂稿二卷、古文抄一卷、詩稿一卷、而山

左詩續抄載其集作師經堂遺草、惜原書早經亡佚、其內容如何、無由推定、即名稱之是非、亦不可得知、此冊書巖文稿四字、當係湘蕙所題、自非原名也

式訓集十六卷 清道光辛丑式訓堂刊本

清張柏恒撰、柏恒字雪航、安邱人、嘉慶戊辰舉人、官金鄉教諭、遷高唐學正未赴、著有金鄉鄉賢小傳、耳夢續錄、續族譜、并增訂安邱新志乘韋等書、是集卷一至十二為雜文、卷十三至十五為古近體詩、卷十六為格言制律、凡五言八韻六十二首、皆以朱柏廬治家格言為題、柏恒所著先有學吟集、西湖卧遊集、山陽集三種、學吟集為詩三百六十、為卷八、西湖卧遊集為詩一百零四、皆詠西湖志所載名勝、山陽集則官金鄉教諭時所作、凡詩百五十有六首、雜文四十四首、格言制律六在其中、卅八卷、後乃合而訂之、即此集也、三集皆有自序、見此集卷三、其八九兩卷所載、皆表揚先德之作、乃其續修家譜時所撰者、青州府志著錄此集外、尚有書航集、今考此集卷十三錄書航集詩十二首、於第一首題下、注書航集三字、則是書航集亦併入此集中、非另有別本單行也、柏恒所撰詩歌、具見性情、不宗一家、文章議論、颷舉有奇氣、萊陽宋縉序、謂其短章酷似柳州、小品或簡峭又類半山、洵不愧作家云云、譽之尚非過當者、書前有宋縉、李庭禧、郭夢齡諸人序、又有郭儀霄、朱曾喆題辭、而自序謂其先人之文、不可學而能、又云不可學而能、而以為必可能者、謂之妄、不可學而能、而以為不必學者、謂之棄、妄與棄、均有所不敢出、爰以式訓名集云云、是其謙冲之義、尤可見之於楮墨之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一堂文集四卷對山堂詩草一卷　清同治丙寅刊本

清李煥然撰、煥然字堯文、號榆村、益都人、道光乙未舉人、是集乃煥然晚歲所編、其門人趙永華等爲刊行之、署曰六一堂者、蓋其時已年六十一矣、文集大半爲壽序傳誌、墓表文字、詩僅百餘首、不分門類、多五七言近體、首有張椿齡韓懷方序、詩集則劉鶴亭序之、皆其邑人也、煥然幼孤、苦勵志、讀書爲文、清剛有奇氣、所爲制舉義、一時奉爲模楷、既中鄉舉、六赴春官不遇、乃專攻古文、一時碑銘傳記、多出其手、張椿齡序謂其文原本忠孝愛敬之心、發爲正大和平之論、不立異於奇、而畦徑盡絕、性靈獨抒、嚴肖堅、格高韻淡、擧唐以前之靡麗、宋以後之浮薄、一埽而空之云云、今觀其書、雖不能盡合於椿齡所論、然溫醇爾雅、自成一格、實亦深粹雅正之文也、至詩集劉鶴亭序、謂古詩出漢魏之混沌、脫齊梁之浮靡、惟陶徵君之抒寫天懷、謝康樂之絕無雕飾、庶幾近之、五七言近體亦蕭疏淡遠、自暢天機、蓋煥然詩不多作、係一爲之、則絕去雕飾、自鳴天籟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餘書屋詩草　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郭起隆撰、起隆字南廬、濰縣人、監生、是編皆五七言近體、共詩百三十餘首、不分體、書前有掖縣李圖序及自序、又有陳述經等人題辭、末有張芸臺王惠霖及族子徵庸跋、起隆閉門卻埽、絕意進取、以筆墨自娛、嗜吟詠、兼工書畫、故集中所載詩之題畫者頗多、其詩以清逸爲宗、而體物瀏亮、不尚縟浮、張芸臺序謂因寄所托、直抒性靈、聲希味淡中真意盎然、絕非阿譽之辭也、其偶成云、浮生名利兩無求、心似閒雲迹似鷗、終歲看花偏愛菊、一生見月輒登樓、又有半城懸落日、一鳥破寒烟、詩鼓鐘定後、酒酌月來初等句、無不楚楚有致也、起隆自序、謂其詩絕無師承、不過信口出之、草草成章、亦即棄去、自知不作勝於作云、豈以其才與學有不逮耶、蓋其時談詩家、類皆尚典麗、工聲調、相矜耀以爲臺閣體者、起隆之詩、固絕非其倫矣、據族子徵庸序、謂其詩刻之以訓子弟之不學者、實非以之問世也、

湘浦詩鈔二卷 清道光丁亥刻本

清李廷芳撰。廷芳字湘浦，歷城人，乾隆甲寅舉人，歷官江蘇吳江、廣東英德、南海等縣知縣。廷芳為官多惠政，在吳江時，憂歸之日，有涕泣而送者，且為之立生祠。及官英德，民亦愛之如吳江。所為詩先有安蔬草堂、清愛堂諸集，後刪為湘浦詩抄，即此集也。吳蘭修書巢詩話謂其詩達近體最工，五律如集中「樵歌三疊曲，班馬助離聲」、「酒向西風盡，人隨北雁行」、「閒心秋色峭，回首白雲橫」、「穎上期應近，無勞夢寐縈」、「楚江有歸客，鼓棹發吳淞」、「煙水三千里，雲山一萬重」、「孤城下殘日，遠寺動疏鐘」、「悵望杳何極，湖山不可蹤」諸首，皆宗法唐人，格韻俱勝。七律如蘇小小墓云「蘇公隄畔艤蘭橈，蘇小墳前酹酒瓢。陽水桃花疑笑靨，臨水楊柳見纖腰。近鄰孤嶼無多路，舊住西泠第幾橋。油壁已歸驄馬去，滿林松柏暮蕭蕭」，神韻天然，不可湊泊，其風神絕似漁洋，而其山塘句云「桃花春水漁郎棹，楊柳東風小玉家」，吳山尊且稱為絕妙好辭。云廷芳善寫景，如江干云「桃花多近水，楊柳自成村」；高郵道中云「乍徑疏雨魚爭上，饒插新秧鷺便來」等句，好事者往往寫為圖畫。總之，其所為詩和平溫厚，其猶婉約，實具有煦然而及物，藹然如陽春之筆，絕不能僅以風神俊美，接軌新城論之也。書前有白鎔序，并錄載吳蘭修書巢詩話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曠廬詩集二十卷續集二卷補遺二卷 清光緒癸卯本國刻本續集補遺民國十三年刻本

清白永修撰、永修字澄泉、平度人、光緒乙酉拔貢、是集凡古今體詩五百餘首、不編年分體、掖縣董錦章、濰縣郭恩孚所選定、而尚慶翰為之刊刻者、白為膠東著姓、昔年富甲一郡、至永修適值其貧、年四十餘、始以拔萃貢成均、例得州倅、而又無背以出、遂至窮困日甚、少負異才、博覽典籍、其工詩出於天性、所撰不下千有餘首、始分體、繼編年、終乃多所刪改、隨意編排、始成定本、即此集也、嘗論詩謂大旨在默審於精神腠理之微、詳察於骨格魄力之際、謂必本於積學、要於自得、而究極則歸於聞道云、柯劭忞謂其詩沈着堅緻、大抵師子美氏、而五言古導源建安、七言古復有退之之矱、近體則奄有空同大復之勝、可謂一代作者、要之永修為詩、一字一句、無不稱量而出、其稾或數易、或十數易、而後定、規模既正、功力復深、故沈著堅實、無有譸漏、嘗自謂其詩五言勝七言、五言律尤佳、頗得工部筋節、或亦甘苦自得之言也、尚慶翰曾學詩於永修、因與其兄巽青商酌出資、延請董錦章重為審定、始行刊刻於濟南、續集補遺亦慶翰所刻、則在永修殁後、刻於北京者、書前有福彬、張英麟、董錦章、傅丙鑑、孫宗翰等人序、末有尚慶翰跋、續集則慶翰序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湄湖吟十一卷附聽松軒遺文 清道光補刻本

清杜漺撰、漺字子濂、號湄村、濱州人、順治丁亥進士、歷官真定府推官、遷禮科給事中、補分守溫處道參議、遷副使、備兵通薊、改補巡視寧紹海道、調分守開歸道參政、兼理驛傳鹽法、是書分岱遊草、聽松軒草、琴清堂草、南明草、修來園草、四明草、白下草、雲閟閣草、梁苑草、禪悅草十集、末附詩餘草一卷、全書為甬東張鷟東治、魏憲遂安、毛際可所評、漺十一歲補弟子員、蓋早慧而夙成者、王士禛撰墓誌、謂漺詩有奇氣、類山陰徐渭、南城陳允衡、撰國雅、取漺詩壓卷、人以為定論、毛際可序、則謂上溥風騷、下掩宋元、斟酌于六朝三唐之間、而抒以己意、比事屬辭、窮工極致、又謂于鱗工於摹擬、漺則出於自然、其風格有較勝者、要之漺以性情為風雅、立格嚴、取材博、不屑以摹擬雕琢為工、而意象趣動、與古會、是其長也、書首有邵蛱元、魏憲、張鷟、毛際可諸人序、原為康熙末年漺子誠方、取友朋評點之本刊行者、道光間漺元孫堮、以閱歲既久、板多漫漶、因攜板至京、重加勘校、補正闕訛、更搜得遺文八篇、附刻于後、書前并將王士禛所撰墓誌附入、至其當時編次失序者、暫仍其舊焉、

慮雪軒古文稿 清道光刻本

清卲錫珖撰、錫珖字元圃、諸城人、嘉慶辛酉解元、是集共文三十篇、為其同邑張象棐及高密單為鏓所選定者、僅敘傳記三種、而序傳為尤多、錫珖仲鄉舉後、不求仕進、而淬勵於文、張象棐序謂其以數十年間充養之功力為之、旨趣廣遠、深粹思議、貫穿賅瞻、骨體本乎秦漢、而輔以韓歐之神髓、亦一家之言云、大抵錫珖里居教授、崇廉讓、修祠譜、愼封樹、篤婣睦、賙貧乏、其德殊足以信今而傳後、文則實無可觀者、如譜敘祠塋記諸篇、亦不過性情篤摯、藹然仁孝之思、型家善俗之則、時流溢於楮墨間而已、故單為鏓序、謂明之王文成孫夏峰張蒿庵等人、不必盡諳文律、而著述垂不朽、豈非以其人乎、張象棐亦謂先生之足以追配前人、垂裕後昆者、又不獨在文云云、其文如何可概見矣、錫珖沒後二年、二子濬功濬凱始就單為鏓為之選定、而刊刻焉、

經之文抄 習盦書刊鈔本

清孔憲庚撰、憲庚原名憲律、字叔和、號經之、曲阜人、憲彝弟、道光己酉拔貢、著有十三經闕詩錄、已著錄、是編所載、計文二十餘篇、有經解書後記事論說序跋等、內多考證文字、尤以辨證地理者為多、如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解、導岍及岐至於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解、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解、導嶓冢至於荊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解等、皆是其餘如韓齋雅集、觀漢延熹華山碑、及紀朝鮮李蕅舫奉使進表辨誣事、華山碑跋等、更於當時學人掌故極有關係、是書簽題顏廬文抄、乃憲庚錄出就正於孔子梅者、故序次並無體例、眉上載有山陽丁晏徵識語甚多、亦極有關掌故、書前有子梅跋、謂經之出示此冊、讀之知學詣益進、能困窮好學、立品勵志、真克副先曲阜公特拔冠軍之意、蓋子鴻兄大淮曾宦曲阜知縣也、是書曲阜清儒著述記不載、原抄本乃濰縣丁錫田得之蒲台劉益庭者、與兄憲彝繡山文抄合訂、錫田以其世罕流傳、因為

排印行世、末附錫田跋記、其始末頗詳云。

六齋詩存二卷 清光緒癸未清勤堂刻本

清丁善寶撰。善寶字黻臣、一字韞山、濰縣人、咸豐壬子恩貢舉人、授內閣中書。是編一曰耕雲集、家居時作、卷二曰囊霞集、出遊時作。二集均有善寶小引、皆其同邑張昭潛及膠州柯蘅所選定者。善寶幼即工詩、兼精帖括、中年養疴里居、絕意世榮、遂專嗣力於詩。復越清淮、浮大江、徧覽西湖風月。既歸則又赴東武、登五蓮、望海上諸山、遊超然臺、弔東坡故蹟。故其詩有得於江山之助頗多。宋書升序謂其詩出於王漁洋、華而不縟、清而不漓、其遣言也必當、

其運意也必周。張達吉則謂其旨雋永、其澤縟潔、其聲清越、非深窺古人之堂奧而精悟其三昧者、烏能有此云。是皆譽之不免過當。大抵善寶為詩、掃清依傍、自抒性情、而翻陳出新、亦有極可觀者。寫情如旅館不成寐、孤燈相澗明、寫景如石花明澗水、山月上人衣、情景兼寫如潮添新雨後、人是異鄉多等句、較諸古人情到景到、情景兼到之作、亦不多讓也。書前王績熙、張昭潛等序、及自序、并柯劭文等題辭、書後附張達吉、宋書升、劉搶升等跋、及于銘書題辭。

耒谷詩集四卷 清道光刻本

清桂馥撰馥有晚學集已著錄是編分四集集為一卷曰東萊草曰老落膹稿曰行笈草曰南征草馥一生精力悉在說文義證不工於詩然每作亦自有可觀者如西廊云珠簾清簟罷談棋日轉西廊客到遲一陣風涼初睡起剌桐花落雨來時題畫云連朝風雨卧荒村左手持螯右引尊不典衣裳不賒米催租吏到莫開門幽靜澄迴讀之殊可以洗煩滌垢也焉秋藥序謂馥為詩懶不收拾大半多酒後唱和之作方其酣適之時乘壺在前朋尊在後敂銅鉢以誇捷詠冰車而鬭新取雋一時寧復計身後名哉又下筆特工八法往往脫手輒為人持去比醒都不復記憶其平日論詩多拘忌或某字未愜某對未工徐思塗乙旋就遺忘故未谷之詩之散佚也其病有四懶一也醉二也工書三也論詩多拘忌四也其病根有一蓋自有可以不朽無意於為詩而已於馥之詩評之可謂的當者矣

何端簡公集十二卷 清道光甲辰刻本

清何世璂撰世璂字澹菴號鐵山新城人康熙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官浙江學正兩淮鹽運使貴州巡撫刑部額外侍郎擢直隸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端簡是集凡雜文八卷詩四卷末附國史本傳墓誌墓表碑銘事傳等都為一冊其文如尚書古文今文辨三禮異同辨三傳得失論六宗說跋孫月峰左傳跋史記樂書張横渠仁體事而無不在論書明月皎夜光詩與夫江蘇徽催應行變通疏江西麻棚寄籍民人疏古州生苗願受約束摺奏請清理軍田苗户就近歸併管轄摺家諭重修家訓不賀壽說等篇皆其尤關于義教之大者而足以壽世不朽也又策問一道責侯生教信陵竊符卻秦陷信陵以無君之罪往復四百六十餘言尤為可觀成瓘書後謂稽古居今可以觀理平和中正可以養心集中所載無一非幽蘭崇蕙奇玉特珠云云其推崇可謂備至矣惟書末附趙沚穀跋所稱詩文卷數與此本同而廬陵王贈芳道光甲午後序則稱取而訂之稍為芟删得文十卷詩及附著四卷云云與此本分卷差殊或今所刊本又有人重為删併而非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曙芳釐定之舊歟、不可知矣、

醉醒語 清嘉慶刻本

清劉致中撰、致中字文超、號懷安、安邱人、康熙間布衣、是編共文三十篇、為同里賓學知所評、乾隆時益都閻循觀曾為選定、致中曾孫寵變因為之刊行者也、計論二篇、辨九篇、說七篇、誌四篇、記傳等雜文八篇、前有賓學知閻循觀序、從孫棟所撰傳、末附其曾孫寵變跋語、是書獨抒己見、不作猶人語、於辨流俗之惑者尤多、如辨城隍、辨祭祀、辨指路、辨相沖、及說祀灶、說脫生、說多男、說求藥等文、無不具有理致、而於闢佛尤力、賓學知序謂其書大抵皆仁人君子之言、尤愛其諸辨說、皆古聖賢未道之事、不知始自何人、沿習日久、殊足為人心之蠹、不可不極為辨駁者、致中不獨避流俗之訾議、毅然起而辨之、且躬行以導之、其有功於世、為何如乎、致中未獲科名、有動以援例者、因作白丁解謝之、至可解頤、據寵變跋、致中尚有秘帳集一書、因匪亂散失、不可復得、此書則為致中原本、非循觀刪定者、蓋寵變以其先世文字僅止此數、不忍割棄而再致遺失云、

待園遺稿八卷 清乾隆辛巳刻本

清朱永齡撰。永齡字眉子，號待園，歷城人。歷官富陽知縣。是集卷一曰新甫草，詩三十七首。卷二曰富春解組雜吟詩三十五首。卷三曰鷗鳴吟，詩二十首，附評。卷四曰自題小照詩十二首，附諸人題贊。卷五詩六十一首。卷六詩二十二首，附和詩七十二首。卷七詩五十四首。此三卷皆標曰雜詠。卷八爲詩餘凡十四首。書首永齡門人富春陳士霦序及顔肇維序。按顔肇維序乃序其解組雜吟者，此本則列於陳序之次。士霦序謂永修詩情真意摯，不事藻繢，

而一種冲和恬適之趣溢于楮墨，以視世之襲貌遺神、徘青儷白者相去何啻萬里。固可與漁洋、荔裳諸前輩頡之頏之云云。士霦推崇師門，未免過當。大抵永修詩聲止韻流，可與空籟相答，亦自有其佳處，似不必與王宋并論，方顯其高也。

夢筠堂詩初集一卷 民國十六年石印本

清單襄榮撰。襄榮字子迄，別號三岳山人，高密人，監生。襄榮詩原爲四卷，共六百四十六首，皆與李懷民商較刪定者。其後襄榮殁，懷民復與弟憲喬參酌汰去六分之五，僅存百首，即此本也。書首有李懷民、憲喬序及族弟鉊所撰傳。襄榮性鈍拙，少即爲詩，學十餘年不能工，不自阻廢，益苦吟。初從漢魏入手，律法工部，後乃一歸於陶謝王孟韋柳。最後見李懷民所定主客圖，於是一秉主客圖法則，盡舍其舊者而從之。每歲終，彙集其詩寄懷民，有言不當者，

數易稿不倦。積二十年，詩格大變，曠然絶塵，漫與古會矣。襄榮壯年，曾游湖湘間，得詩甚多，及詩格變，後多刪落不存，亦可謂三李派嫡傳矣。大抵襄榮爲詩，詩無異題，題無異格，不談理，不涉事，惟即目前景物，舒其恬淡性情而已。初閲若淺弱，熟復乃覺深厚，其境亦不易到也。書内每首大半有旁批總批，當出李懷民所爲云。

石桐詩鈔 清光緒刻本

清李懷民撰、懷民原名憲重、以字行、號十桐、又曰石桐、高密人、諸生、其詩自定十六集、曰十桐草堂集、秋箋集、種瓠集、後軒集、觀海集、東齋集、芝硐集、東齋後集、粵遊集、岑江集、迴帆集、遠山集、其觀海集分上中下三卷、岑江集、遠山集各分上下二卷、全集按年編排、不分體、乃同里單鋁選刻本、初刻於都門、板旋燬、光緒丙戌、其姪曾孫樞重刊於西安、即是本也、懷民詩古宗陶韋、律法中晚唐、嘗教人曰唐律法備於中晚、所謂格律也、學律而不入格、唐音邈矣、因與其弟憲喬依張為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言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為主、而朱慶餘李洞以下為客、名曰重訂中晚唐人詩主客圖、一時青齊間稱詩者、翕然宗之、單鋁序其詩、謂措辭恬雅、不事藻繪、其蕭然閒放之趣、非他人才力所能彷彿云、要之懷民生當王士禛趙執信之後、而能自闢町畦、獨標宗旨、可謂岸然自異、不肯隨人步趨者、且體格謹嚴、詞旨清朗、時時有獨到語、不墮當時風氣、其五言樸而腴、淡而永、苦思而不著痕跡、用力而歸於自然、五字中含不盡之意、五字外有不盡之音、於此中甘苦、可謂備嘗之者、若謂與漁洋秋谷鼎立、則推崇未免過當矣、懷民嘗謂其詩自岑江集以下、稍能自立、故是編岑江集後、多懷民所自選、十桐草堂集以下、單鋁選其十之五六云、

春草軒詩稿　清嘉慶刻本

清謝仟撰、仟字長民、號韋齋、歷城人、諸生、是集前有翁方綱、薛宁廷及其門人方昂序、後有袁枚跋、全書凡詩百五十首、爲翁方綱所選定者只三十八首、餘則袁枚所增選也、仟不喜爲詩、晚年偶一涉筆、語輒工、方昂序謂其高雅閒逸、清微澄澹、格在韋柳之間、少既骯髒負奇氣、青衿窮老、賚志以沒、初無幾微不平之氣形諸詩歌、當其觸境興發、自吐胸肌、其言則近、其旨則遠、翁方綱謂詩者性情之物也、其矜言格調者、皆以深得淺耳、長民老於諸生、未展所蘊、而卒尚留真性情語、不在多也云、大抵仟詩養之邃、故澹而彌遠、學之深、故清而益腴也、然如大槐村訪王夫子墓云、孤墳迷曠野、瘦馬過寒原、語頗悲壯、則又不徒以古澹見長、其祝阿官舍贈范文止起句云、微雨彈輕塵、東園菱清妙等句、亦可謂工於發端矣、

叔白詩抄　清康熙刻本

清李憲暠撰、憲暠字叔白、號蓮塘、高密人、懷民弟、憲喬兄也、邑諸生、著有遊山記等書、是編凡二種、曰定性齋集、曰蓮塘遺集、六其從曾孫榅重刊於西安者、先是其弟憲喬曾序其定性齋集行世、其後憲暠隨弟憲喬至岑溪、逾年病歿、憲喬復裒輯其在岑溪所作、序而刊之、即蓮塘遺集也、憲暠治經術、歸於實用、考古典章、酌采宜時可設行者、著爲編、於山川阨塞、郡邑遷徙、農田、兵制、莫不詳究、得其要領、在岑溪時、佐憲喬以剔弊利物爲急、尤勉以化變其爲詩、從選入、他如庾信、徐陵、杜審言、沈佺期、陳子昂、李白、王維、白居易、韓愈、李賀、皆嘗究涉、獨不喜規撫形似、故張賈門下人、無以定其專主、蓋憲暠嘗謂詩文小技、不足盡學者事、故所爲詩、不專主一格、而懷民等所訂主客圖、亦不能強其相同也、二集書首、均有憲喬序、而蓮塘遺集、更有王寧埠哀辭並序、及劉大觀跋、

少鶴詩抄 清光緒刻本

清李憲喬撰。憲喬字子喬，號少鶴，高密人，懷民弟。乾隆二十五年拔貢，四十年召試舉人，授岑溪知縣，改柳城，遷歸順知州。著有龍川雜記、鬱呵集及賦頌雜文等。其詩舊有秋嶽初集、石谿集、焦尾集、蕭寺集、過江集、過嶺集、縣居集、澄江返櫂集、凝寒閣續吟等名，或編年，或分體，體例不一。後復合訂為少鶴內集、少鶴外集，則分體編焉。其後又有鶴再南飛集，編年；龍城集，分體；賓山續集，又編年。單鉊曾為選其內集，未竣事，王寧焯查為之校訂，統以編年為定，與懷民所著石桐詩抄同刊於都門。其從曾孫楹重刊于西安，即是編也。內集凡十卷，鶴再南飛、龍城、賓山三集則抄其詩而不分卷，外集不錄。憲喬受詩於其兄懷民，以韓孟張賈為宗。單鉊序其詩，謂其規模較潤，出入唐宋諸大家，能運以己意，雄峻削不傷真氣，他文亦簡勁有法度云。要之，憲喬詩名在群從間最高，能空所依傍，而運以真意。袁枚見其詩，且有今之蘇子瞻之譽，亦可知矣。初憲喬與其兄懷民、憲暠同補弟子員，一時有三李之目。因學張賈律體，遂與懷民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又取其與懷民所為，效張賈附於後，名曰二客吟，為書。前有單鉊序，末附王寧焯刻書跋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十四泉草堂集十二卷　清康熙刻本

清王苹撰。苹有蓼村集，前提要已著錄。蓼村集為文集，此則苹所著詩集，乃文登于熙學刊於京師者，共詩一千二十六首，皆苹所自定，起辛酉訖丙申，按年編次之。熙學跋稱苹詩垂三千有奇。又張芳序稱其集為舊雪草堂詩，而見於蓼村集，又有藍尾山房集、西山紀遊詩、蓼谷戊亥稿、南浮巢集、神海集等名，此集皆合之，盡苹所為詩，本各自為集，後乃刪定之為是編耳。苹詩初本性靈，後歸大雅，晚年更造平淡，當時最為王士禎、田雯所稱許。王士禎尤愛其亂泉聲裡通霞蔭，黃葉林間自著書之句，至稱之為王黃葉。又謂其詩抗髒有奇氣，不屑一語雷同，而趣味澄夐，如清沇之貫達，與其人絕相似，非忘者不能不心折其工云。小滄浪筆談云：偶檢王秋史集，有過湖上感詠云：七橋何處柳毿毿，一帶東風比漢南，放鴨闌空滿寒綠，又漁船小破來藍。湖邊明月聽蕭吟，鬢底黃花記酒酣，只有鵲華如舊識，高城點黛許相探。又有登蓬萊閣詩：高閣蓬萊翻少日，今來秋眺鬢滄浪，地雄青社臥孤迴，山古登閣接混茫。鼇背雲浮雙郭外，蛟涎漲落十洲旁，天風碧海斜陽在，曾

對清吟玉局狂。兩詩均極名雋，高雅固不愧漁洋稱許云。

王紫緒遺稿一卷 抄本

清王紫緒撰。紫緒字成祉，號天馥，諸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歷官酆都縣知縣，遷石柱廳同知，擢南雄府知府。著有周易合參等。是集卷面題王紫緒遺稿，又題卷二十八，內載文三十七首，論說傳記均有之。據諸城縣志載王紫緒古文集續集二十一册，又云紫緒遺稿有古文續集卷一一卷，其自序末云紫緒年至五旬，成四書遵注，五旬後仍時為體會，又二十年覺融會貫通，有五旬前所未及者，每有所得，即筆之書，為論十八篇，辨三篇，考四篇，說四篇，傳一篇，合計得三十篇，訂為古文續集之一。據此則續集首卷皆說四書之文，今此册為卷二十八，或即古文集續集之第二十八卷歟，不可知矣。書內所載讀虞書舜典，三漢說尊據秦傳於今古文之同異，未能疏通證明。又臧蝶亭傳稱宮懋讓修諸城縣志，延益都李文藻專修傳記，文藻所修，狂妄刺薄，通國大譁云云。文藻所修諸城志為名志之一，君為世稱，乃當時不滿人意竟有如此者。又桃花扇傳奇書後謂香君終歸朝宗，無男有女，女適某氏，其桃花扇女家藏之，王覺斯泥金楷書，阮大鋮燕子箋進覽，今亦存浙東某氏家。先臣兄凝寶官浙時曾見之。此二事亦足廣異聞也。又馬國翰玉函山房手纂木字函七八兩册存目云：白紙草書，端題滋德堂集，王紫緒撰，文多考辨論等，不卷，即此本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悅軒文抄二卷附史席閒話　清光緒刻本

清鞠濂撰、濂字溪園、號蓮隱、海陽人、貢生、官平原訓導、著有史紀述評、是篇計文四十餘篇、乃黃縣丁樹楨所刊者、按濂所撰、原稿凡二部、一文百有四十四篇、分上下卷、上卷雜體文、下卷則多在其父亨夏著代作、駢體居大半、一選本文祇六十餘篇、李廉衣為之序、此本所收、多抄自選本、已十得七八、書首有孫葆田序、謂濂文以敘事為勝、蓋真得太史公義法者、葆田嘗見其史記述評、及點定之歸震川文、輒愛玩不忍釋手、濂於古文、獨推方苞為一代巨手、見集中與李幼華秀才書、謂今世論古文者、咸推歸方為正軌、則亦知其所根柢者矣、末附史席閒話、為膠州法坤宏傳抄之本、其中論文法諸說、頗可一觀、若取其說而讀悅軒文集、則於古文義法、亦可略得梗概矣、

白羊山房詩抄六卷　清道光刻本

清單可惠撰、可惠號芥舟生、別號白羊山人、高密人、貢生、是編分五集、曰甲辰集、計今體詩六十三首、曰乙巳集、計古體詩十二首、曰丙寅集、計今體詩六十首、曰己巳集、計古體詩四十四首、曰學海集上、計古今體詩三十四首、曰學海集下、計古今體詩四十七首、書前有邱錫珖王岍序、可惠以諸生屢困場屋、窮巷蕭然、環堵不蔽風日、其抑鬱磊落之氣、悉於詩焉發之、故其詩多自闢蹊境、蓋高密自李懷民憲喬重訂主客圖後、世閒之三李詩派、可惠生三李後、獨別樹一幟、以盛唐為宗、於當時習尚、無所漸染、論者稱後勁焉、射鷹樓詩話云、近代山左詩家、以高密單芥舟為最、芥舟詩以盛唐為宗、倜出入中唐、駸駸乎入古人之室、而勝其截人所欲言而不能達者、則皆一一奔赴腕下、古體風骨峻深、蹊徑獨闢、如石棧天梯、縈紆晦窅、七言長古則取長慶參以少陵云、可惠嘗自道其得力處、謂梅村長篇學長慶、隸事太繁、風格少減、惟參以少陵之骨、則得之云、另著有古樂府、已刊行、十二筆舫雜錄謂其詩專古樂府、所著白羊山房詩抄、皆借古樂府題以寓意云、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通志據縣志著錄白羊山房詩一卷、古樂府一卷，疑未見原書也。

邵掃齋學詩草一卷詩抄一卷　清同治刻本

清楊濤撰。濤字怡園，長清人，嘉慶辛酉舉人，官泗水教諭。濤少好聲律之學，不甚留心時文，所為古今體詩，不自收拾，隨手輒棄去。罷官後，始略排擇，錄成一帙。其曰學者，蓋以此戔戔者，未敢以藝名，來日方長，放覽宏富，優游卒業，後或漸至於古之作者，今願學焉云。錄成後，未付剞劂，輾轉歸於姪孫毓琦。歿後，其子若榮搜輯詩稿，得千餘首，擬即刊刻，旋為其友攜赴金陵遺失，後復搜得三百餘首，就高密單為濂選定付梓，署之曰詩鈔。未幾，毓琦以濤所自

錄之學詩草，授若榮，因并為刊刻行世。兩書均有若榮識語。學詩草更有濤自叙，并將毓琦默識之明湖雜詠刻附于末。至與單為濂選本所重者，亦悉載之，以存原本之真。濤嘗謂司馬遷少生龍門，長遊江淮，上會稽而探禹穴，觀鄒嶧而過梁楚，南浮沅湘，北涉汶泗，故其文有奇氣，得山川之助為多。若乃索居里閈，無名山大川之觀、文物聲名之美，製題且難，矧為作詩，故終其生未出問世也。

理堂詩集四卷清道光甲申刻本

清韓夢周撰。夢周字公復，號理堂，濰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來安縣知縣，著有陰符經注、理堂文集等。是集編年而不分體，始康熙庚辰，訖乾隆辛丑，分七集，曰卯園集，曰八公山集，曰渡江集，曰淮南集，曰小珠集，曰清暉集，曰程符集。每集皆有夢周題語，惟程符集無之，蓋程符集為晚年之作，後人餘集錄出於他人，餘集則其所自定也。夢周少孤力學，即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語於座右，其後確守宋儒之學，於程朱所得尤邃。榆園雜錄謂其集中流民行云，朝行苦侵晨，夜宿波撼驛，流離能望活，乾土死亦得。入山云，微雲起西嶺，颯然落雪花。早行經鶴山云，緬往媿成昔，覩來欣在今。遊八公山云，露泫夜氣濃，木末晨猶濕。山中重九云，物新積餘歡，情親遺末俗。又云，漠漠山風來，吹我懷中酒。白雲頭上飛，仰視不可取。九日晏程符云，天高有遠影，山曠無近跡。又云，境欣非有求，情歡多所惜。大風寒甚啟昌黎體云，紙窗薄薄日，微有一縷明。五律途中喜晴云，遠山見積雪，小澗忽春流。入山東界云，河聲別淮泗，山色見青萊。夜坐云，東風蕪院落，北斗冷黃昏。七律寄六一云，別來舊事憑誰說，世上同心如爾難。淮陰云，人家楊柳雨常暗，秋入蘆花鷗亦閒等句，均為集中最妙者。夢周理學而兼循吏，自序其詩，謂襲歷下、太倉，摹擬漢魏，然欲自見情質，又多俗言云。要之其詩即事抒懷，藹然肫厚，有合風人之旨也。

理堂文集十卷 清道光癸未刻本

清韓夢周撰、夢周有理堂詩集、已著錄、是集末附公牘五首、爲其族子通儒所刊行者、蓋夢周生時、詩文皆未及刊刻、其孫方坤由平度于氏許得二冊、共百餘篇、以授通儒、通儒復請夢周故居搜索之、三載所得亦百餘篇、于是合得自于氏者、就樂陵胥長山選定之、刊刻以行、夢周爲文、演迤宏深、力大以肆、講學論政諸篇、即本經濡儒先者而出之、卓然皆見道經世之言、其他記述誌銘亦無不動合法度、若與古文家汪琬方苞諸人相較、亦可相頡頏也、劉鴻翺綠野齋文集載徐又陶文集序、謂理堂之文、吳中彭允初、汪大紳、江右魯絜非、皆尊爲不可及、則其文之爲人稱道、亦可得其大概矣、書首有時嵋序、謂刊刻時原名理堂古文彙存、其後改爲理堂文集云、

一松齋集八卷 清同治刻本

清孫擴圖撰、擴圖字充之、號適齋、濟寧人、乾隆乙未會副、歷官錢塘知縣、是集乃其曾孫毓漢校刊者、卷一曰毫素齋稿、爲雜文、卷二曰晴杏書屋稿、卷三曰燕遊草、萊遊草、綠蔭亭稿、東山吟草、卷四曰世說韻語補編、于京其待映軒稿、卷五曰釣雪集、九梅書屋稿、皆古今体詩、卷六曰操雲軒稿、爲詩餘、卷七爲試律、附乾隆乙丑会试明通硃卷、卷八爲隨筆、多評論詩文語、亦間及遠文瑣事、書首載其家傳、擴圖爲古文辭、下筆泉湧、而法律一歸謹嚴、詩於漢魏唐宋諸家、亦皆得其神髓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嵇氏宗譜八卷首卷　清光緒三十二年活字本

清嵇爾霖纂修。爾霖字雨人，號理和，晚號禎叟，無錫人。郡增生。是譜首例言、行派、輯譜述略、金陵墓記、無錫世墓記、祠堂記，次為恩綸、宸翰、諭祭文、御製碑文，次世系原起表，次世系圖，次世系表，末為家傳、墓表、墓誌、祠堂記、請旌遺訓等。其譜初修於嘉慶年間，至同治間有慶重修，始為完備。有慶於譜首撰例言七則，文極長，於嵇姓來源、先代歷世情形、譜牒書法等，討論備極詳盡。爾霖此譜，又增例言七則，皆述修譜義例，無大發明，蓋以有慶所修，考核精詳，斟酌盡善，無庸更改也。嵇氏之先，原本奚姓，以避亂徙銍。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至（說文無嵇字）嵇字是否為奚氏所造，抑奚氏因嵇山而命氏，皆不可考矣。是譜世系原起表、記始於嵇康之父宗原，與三國志嵇康之父名昭者不同，例言中特為詳考之，以昭信，復闕疑以錄實，亦可謂矜慎矣。自宗原四十一傳至本，本子廷用為無錫始遷祖。譜由宗原傳二十五世至顥，於宋南渡時扈蹕南遷，由顥傳十七世至本，為本支始祖。自宗原至本，概謂之世系原起表，不另立圖，即於表內詳其職官、生卒、配葬等。自本以後始圖表分立，先圖後表，亦用五宗九兩通例為之。本之生卒不著年代，據其子孫生卒考之，已在明中葉矣。二傳至永仁，於清康熙間隨范承謨於福建，殉耿精忠之難。永仁子曾筠、孫璜，於清雍正、乾隆間均位至大學士，為清代名臣，遂世為望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洪洞晉氏族譜五卷 清雍正刻本

清晉淑淹纂修、晉家模續輯。淑淹字文甫，號正菴，洪洞人，邑庠生。家模字瑞生，號凝公，監生。是譜卷一爲忠義坊表、敕誥等，卷二爲世系、宗派、祠堂、庭訓、塋圖、祠碑等，卷三爲鄉賢名宦、壽官耆壽、義夫孝節、德政遺愛，卷四爲壽文、行述、誌表、孝義，卷五爲藝文。晉氏譜牒，創于明嘉靖間，其後應槐曾碑刊世系，承爵曾刊十二支宗派，附于顯宦錄後。至淑淹始向各支搜討先人筆跡，凡誥命、墓誌、墓表等，均就其存者錄之，而於人文事蹟、生齒匹配等，均有續輯，稟成孝弟忠信四集，未竟其事，家模復逐次校勘，而敘次之，定爲仁義禮智信五冊。譜牒復歷之前，首敘誥敕，次奏章，繼陳世表，以敘宗派，順次敘科第、仕宦，詳其貴顯、義士節烈，表其懿行，而鄉賢名宦等無不備載，即是編也。譜内世系表用圖表合一法，作縱橫表格式，父子項格而書，名後詳其仕履，每六世爲一節，至譜前所列忠義，乃表揚其先世宦績義行者，如統之焚券助金，朝臣之磚城肇固，應槐之功垂三邊，承命之清廉特舉等，均各繪爲圖，而附以看語。晉氏稍隸洪洞，先代世遠，不便考核，推其所知，自友諒爲始，自友諒而下，洎及於統，始經商於外，積功累仁，家業漸興，其曾孫朝臣，官户部員外郎，玄孫應槐，官内臺御史，自是而後，子孫多以科甲貴顯矣。書末藝文一類，所載皆其家訓命、祝告、金石紀載之文，及詩詞歌賦、頌贊箴銘等。是譜編次極爲蕪雜，於譜牒體例全未考究，又不脫鄉俗之見，故敘次絕無條理，或謂是晉省風氣閉塞，文風未盛所致，惟於其先世不附會攀援，且斥他人之附會爲無足取，則其於慎亦極可稱。蓋淑淹書以晉姓以國爲氏，系出叔虞之後，言固近理，然無實據，若潞安府長子縣舉人晉璐，以晉子溫爲始祖，四川簡州舉人晉于激，以晉灼爲始祖，淑淹皆以爲出於附會，未敢輕信，是其不攀附名賢後裔之心，可灼然共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修先賢有子宗譜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乾隆刊本

清有守業修、孫汝彥編。守業，肥城人，有子七十二代孫。孫汝彥乃濟南訓導，而權肥城教諭者。是譜首爲恩襃本末，次遺像，次考實，次祠墓，次封襲，次年譜，次世系，末爲序跋。恩襃本末全記其建立五經博士及查訪有氏後裔之上諭、咨、查等文字。計餘原奉三則於前，以著其本，而詳具辨理十案於後，以盡其末。考實所載，則錄自論語、孟子、檀弓、家語、史記等書內所載有若言行文字，末附宋洪邁有若辨，則汝彥取補者。封襲內附歷代祀典、歷代恩恤及祭期祭品等。年譜則本諸經傳，考其生平閱歷。世系與孔氏譜同，每代僅記大宗，曰某代某某生子某而已。序跋所載，則有孔先中、牛恩凝、趙佑、劉權之、張方理等序文及有光兆跋語。清雍正間世宗視學，諭禮部衙門，先賢先儒之後，當增置五經博士者，廷臣以伯牛、仲弓、子張、有若請。於是其裔皆以次授五經博士，惟有子之後，訪求嫡裔未得。其後乾隆五十年，趙佑視學山東，以有子嘗封平陰侯，詢之平陰令及諸廣文，孫汝彥始以肥城有家莊對，祠墓及其人皆尚存，惟困乏無以自立。佑以語知府任濤，已令踏撰，雖

訪得，知有氏後裔僅存十三人，有先後及弟先昌爲嫡裔。復查其宗譜，雖爲大宗，因以先後之子有守業世襲五經博士，並重修祠墓，撥給祀田，俾世守焉。有子世居魯國，墓在魯城南三里。至十四代有綱，携族徙於古平陰，遂名其地爲有莊，建立賢祠。迨元有莊改屬肥城，遂爲肥城人。至卌四代恕己，携族徙居益都之洋河，不久仍回原籍居焉。是編體例頗爲簡略，編次亦不盡完善，即以有子言行論之，書中所載僅有二條，以檀弓言之，亦甚多，是皆原譜之疏略也。其譜係永樂年間五十九代有光兆所修輯者，曲阜縣世尹孔先中曾爲之序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歙縣遷蘇潘氏家譜七卷 民國三年鉛印本

潘廷燮編。廷燮原名家醬，字藝五，號稼夫，亦號竹孚，吳縣人。光緒戊子副貢生，丁酉舉人。譜首為徽州歷代嫡派遷傳圖及小傳，次為世系圖及世系表，次先像、家傳，次塚墓圖志，次旌表錄，次現丁錄，末為科第錄及治家規約。潘氏以宋武惠公美為一世祖。美本大名人，葬江南，始移家安徽之婺源，四傳至六宣議，復遷於歙之仁愛鄉居焉。六宣議二十傳至其烈，於清康熙間，始遷於長洲縣山塘街，故譜自美至其烈，為歷代嫡派遷傳，略圖于首，以誌本源。其烈而後，先圖後表，全仿皋廡吳氏家乘條例為之，不主繼圖，以二世或三世各為小圖，表則以三世為準，各附事蹟於名下，雖極明晰，然至瑣碎也。其餘如冢墓志、現丁、餘亦均詳審可觀，實為譜乘之有條例者。書首附例言二十五則，於修譜體例及書法言之亦極詳盡。惟據宋史，美子四人，惟德、惟固、惟清、惟熙，此譜所載美之子名昉，與宋史不合，不悉其何據。或其族自家於蘇後，原籍宋譜尚無刊本，因之傳聞失實，即廷燮亦以為不甚可憑，於書首序文言之頗詳云。潘氏自其烈以來，世營商賈，仕宦絕少，直至清之季世，登科甲者始有數人，前大理院推事潘昌煦，為清戊戌科進士，其最著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瑯琊趙氏宗譜 清光緒刊本

清趙嘉肇纂修、嘉肇字孚民、號秋崖、蘭山人、咸豐壬子舉人、歷官三原富平咸寧郿縣洵陽等縣知縣、欽加同知銜、在任候補直隸州知州、旋加知府銜、是書全為世表、分上中下共四冊、每頁分五格、父子相承、兄弟挨排、名下各註事跡配氏子某葬所生卒等、卷分上中下者、上卷自一世至九世、中卷自九世至十三世、下卷則自十三世至十七世也、譜內生卒配葬多有缺略、二世二人、長連無子、次昂、子十人、分十支、三支守智出繼長房連為嗣、其長支四支九支、數傳而絕、五支七支、人數最少、而以六支八支十支人丁最旺、五世而後、各於眉上註明支數、尚可檢尋、九世而後、悉不記載、真令人茫無頭緒矣、趙氏始祖行四、而失其諱、相傳前明洪武年間自長清縣喜鵲窩遷沂州、住黃家莊、而自長遷沂則無可考、且考長清境內並無喜鵲窩村、其後檢出冠縣趙錫書贈其先世詩有句云、舊出晉疆原舊譜、下注云明洪武初由山西洪洞縣遷山東、始祖兄弟二人、一居蘭山、一遷冠縣云云、又據咸豐壬子科齒錄有云、自洪洞縣喜鵲泉遷來、始知喜鵲窩為喜鵲泉之誤矣、其

道光譜序、謂趙氏世系、原有支派碑二座、第言子某某曾元、例是生孫為何子之子、元為何孫之孫、無從考核、於是始創宗譜、嘉肇此譜、蓋已二次修矣、

綠野齋前後合集六卷 清道光甲辰刊本

清劉鴻翱撰。鴻翱字次白，濰縣人。嘉慶己巳進士，歷官江蘇太湖同知、徐州府知府、廣東南韶連道、福建台灣道、陝西按察使、雲南布政使、福建巡撫、署總督。鴻翱自奉淡泊，聽政之餘，手不釋卷。是集文二百八十九首，乃門人劉耀椿官厦門道時所選定者。先是鴻翱官太湖同知時，及門李璧珊刊爲綠野齋文集，暨鴻翱揚閩數年，所積又復成帙，擬合爲全集，因閩有所刊行者論辨中間有不成體者，乃約其義刪爲短幅，入史評、雜著、序記六，汰去十之二三，彙集刊行，即是編也。周天爵曾有寄鴻翱書，謂其勸積文及書院文字，語至情真，紆徐矯健，往復馳騁，有歐陽子之態度，得公羊氏之意味，惟賀方伯書中間講清勤處似或失言。古人云文章須占地步，文中清勤動於人之一言，雖即二字爲折進之法，是古人用筆巧處，抑巧處終非作家正派，乃唐宋以來沿流之弊也。且文必合道，於道未孚，雖工何當手。若再進以勁特，契史漢之氣味，出以性情，異日必傳無疑云云。於鴻翱之文評論極中肯綮也。另有綠野齋太湖詩草，乃其子曦所刊行，自識有云：略擇閩于湖者十之六七，其于役金陵、安徽、贈人、懷古者十之三四，前列蔽閒二首，見丞湖之所由來，後列由徐赴粵留別五首，以示余之不能忘情於丞湖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栖雲閣文集十五卷 清乾隆刻本

清高珩撰。珩有栖雲閣詩略，前提要已存其目。是集爲陸燿所編次，卷一至六爲序，卷七爲疏，卷八爲議，卷九爲策問論説解，卷十爲記，卷十一爲題詞跋贊，卷十二爲碑文募疏及傳，卷十三十四爲墓誌，十五爲神道碑墓表祭文并賦。凡得一百三十八篇。首有陸燿序，謂珩雖以詞翰起家，而所懷常在民物，局外持籌，發言流涕，見于救荒序、與當事書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於歎末俗之陵遲，痛藝林之波蕩，杜肴有疏，砥士有議，起偃立仆，斯爲巣石矣。或以珩文涉及二氏，喜閑宋風，即齊諧夷堅傳奇樂府，亦復津逮，類皆止以跌宕文史自喜，而不知其意念所存有如此也。陸燿又謂珩文未嘗自定，篇第閲者易以文詞之工而掩其蘊含之大，故定此百三十八篇爲正集，至出入二氏與夫散碎零雜近于小説者，則歸諸别集，庶幾溜澠各别，而珩之真面目爲不泯云云。此本所載即陸燿所訂之正集，其别集未之見，不悉已刊行否。

五畝宅詩草五卷 清光緒刊本

清王大来撰。大来字少楚，膠州人，嘉慶辛酉歲貢。是編乃其族弟葆棠所刊者。大來所爲詩，凡六千餘首，不存稿者十之八九，其存稿者，兵燹後不過千首而已。又經時賢選定，存者不過四百餘首。光緒戊子，葆棠曾以園居稿八十首付梓，嗣又翻閲遺篋，復檢得五畝宅前集及山居村居碎琴四稿，共計三百餘首，再加園居稿，適合四百首之數。其五畝宅山居村居三稿，亦當時詩家評選者，至碎琴一稿，葆棠以已見删繁去蕪，合前三稿，俱付梓人，刻以傳世。大来嘗有句云，幾人删定幾回編，篋底深藏四百篇，蓋預爲刻詩之兆矣。故葆棠跋有云，今而後少楚之心可以少慰，亦即葆棠所以告少楚於九原者，而一已亦可少慰云云。是葆棠於其兄之著述，使之傳世，亦不負大來矣。

硯泉詩草一冊 清道光甲午刻本

清李之雍撰、之雍字蓮舟、膠州人、歲貢生、是集古今體均有、之雍少從宋采臣紀秋溪遊、故弱冠即能詩、書首有逢光家序、謂之雍詩不沿襲宋紀窠臼、以淵博寫本真、化紅朽為新穎、視諸前輩氣象一變云、大抵之雍詩、古體清快而流於剽輕、五七言佳者、如溪水上冰流海遠、高過嶺坐久、細聽簾外雨、醒遲貪記夢中詩、難摘果留遲鳥啄、懶除蟲變作蛾飛、日斜仗數將殘雪、春早先蘇欲放梅、皆工於體貼、情景逼肖也、之雍詩又有膠蹟紀近吟一冊、皆七言絕句、乃作於道光壬寅、共成為十首、所以紀膠州事蹟人物者、查修州志時曾採入數條、丁未冬又補作數十首、以備修志時採補、卷中有古蹟一絕云、稽古空陵最不經、艾山銀杏以碑銘、豈知邑乘非親見、沿誤徒嗟段赤亭、注云、舊志言艾山有老銀杏樹內嵌古碑、以致段松苓山左碑目收入北魏碑內、今樹內并無碑迹、亦可為考古家之一助也、

紉香草堂文抄一卷 清同治辛未刊本

清李廷棨撰、廷棨字戟門、號薌村、一號星垣、章邱人、道光己丑進士、歷官新城玉田茌平等縣知縣、升深州直隸州、補廣州府知府、升湖北荊宜施道、調直隸霸昌道、擢順天府尹、旋授直隸通永道、卒於官、是集為陶樑單為鏓所點定者、共文四十篇、計序十四篇、傳四篇、記九篇、雜文十三篇、首有匡源序、廷棨以瑰奇絕特之才、於書無所不讀、為文風發泉湧、下筆千言、弱冠時與歷城馬國翰齊名、後服官中外、簿書之暇、亦不廢翰墨、是冊所載古文辭、沈浸穠郁、不名一家、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賢、無不登其堂而嚌其胾、集中新城紫泉行宮記諸篇、規模契宗師、造語頗奇巨、源序謂廷棨具著作才、宜掞金馬玉堂之選、其後鬱鬱以監司終、不獲大展其抱負、亦豈於文而嗇於遇者矣、此冊乃廷棨子恩紱等、於兵燹之後、蒐羅散失而刻之者、

松石詩抄二卷 清咸豐壬子刻本

清喬嶽撰、嶽字松石、歷城人、是編皆嶽即事適興之作、前有周樂序、末附李侗跋、其詩五七古、意境多仿韓柳、而音節則規橅太白、五言如風來天欲側、塵起樹全無、峰迴疑塔落、壁束覺天圓、月入邊城色、鐘殘世外聲、崖藏盤古雪、殿鎖九州煙、瀑春宿雲、卧石就老藤纏、橫雲界城堞、遠樹出人家、人靜雅爭樹、冰開魚到庭、瀑流通大別、雲氣鎖中條、一路山將盡、三峰天外高、古雪盤空白、餘天抱石藍、雄勢三秦盡、邊聲一雁秋、澗樹抱雲出、岩花冒雪開、古寺雲

推出、殘碑蝸寫成、晚山濃日色、旅雁冷秋聲等聯、皆極佳妙、求之古人集中、亦復不可多得、下卷近體奇橫、精煉少遜前編、然淺酒亦極自然也、李侗玉欲仿漁洋選宣城詩作摘句圖、焚香一讀、謂不啻奇珍異寶、羅列几席間者、大抵嶽詩無意求工而工、益入妙、有近陶韋者、有近溫李者、有近劉文李長吉者、其詩不主一家、而言所欲言、言人所不能言、絕未有古人之詩、橫其胸中也、

續存集四卷 抄本

清李世錫撰、世錫字帝侯、號霞裳、晚號漢南老衲、又號賞菊翁、高密人、順治辛丑進士、歷官嘉魚知縣、世錫詩有醉禪吟、滇中吟等名、又有法士鍔編李嘉魚詩錄、均極少此則其全集也、書末有李大木書後、謂續存集為藝苑小品、詩壇別派、又謂世錫潛心內典、皈依宗門、其滿恍忽肆不可羈紲之氣、一一發之於詩、酷嗜袁中郎、鍼鋒拒對、自是一家眷屬、而靈心雋吻、拈妙諦於眼前、搖生面于行楮、不落言詮、不墮理障、固非鈍根人所能領會矣、山左詩抄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謂其詩才敏捷、嘗為詠物詩十二首、田雯極賞之、以擬袁白蓮、如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最為一時傳誦、大抵世錫之詩、入情過深、間有里俗之談、體物入微、不無尖纖之句、或如謠如諺、如偈子、如稗官家言、種種都有、而類唐時露真精、諧謔處參入妙悟、或即風雅之附庸、亦為詩家之外篇矣、至世錫所撰醉禪吟、見于滕州詩抄、僅數十首、多少年作、滇中吟則為括俗題十二律、是自肅刻之滇中者也、

飛鴻集四卷附飛鴻條集秋聲詞飛鴻集文 清同治六年刊本

清黃恩彤撰。恩彤有知止堂集已著錄。是集乃恩彤目睹捻匪由秦入晉，擾及燕趙，復竄踞齊之北境，歷時數月之作。秋聲詞計十六首，皆長調。前有恩彤自序。蓋山東捻匪之患，端倪於咸豐初，至庚申九月而齊魯大擾，城郭危於累卵，閭井困若倒懸。恩彤老值亂離，驟覩干戈之逼，目慘心傷，情難自默，自庚申至丁卯八年中共得古今體詩若干首，以紀其事。其後渠魁授首，齊魯逋寇，書律廓清，恩彤復於暇日，料檢舊稿，葺為四卷。因詩首禽言，竊取周人鴻

雁之義，名曰飛鴻集。手譜成帙，付之梓人，即是編也。其間偶爾吟咏不關時事者，亦併錄焉。間作雜文及詩餘，各為一卷，並附於後云。

王文直公遺集六卷 清光緒辛巳刻本

清王東槐撰。東槐字蔭之，號次郵，滕縣人。道光戊戌進士，歷官湖北鹽法道。咸豐二年殉難武昌，諡文直。是集卷一為奏議，卷二至五為雜文，卷六為古近體詩。東槐有養心書屋稿，遇變散失，其子宜昂等裒集殘稿而刻行之，即此本也。奏議如請緩開採議、郊配條陳、初政缺失等篇，今具在卷中，其立朝抗直之氣，猶可藉以考見。雜文雖多酬

應之作，然志傳哀祭之文，皆有真氣運行。詩亦浮響闊敞，銘序謂其卒志措語，未嘗不篤於名義，誠非虛語也。

十草軒詩集一卷 抄本

清趙郁揆。郁字雨田，歷城人。是編不分體，亦不編年，古今體均有之。郁詩又名遊秦詩草，山左詩彙抄載之。此集卷端署十草軒詩集，山左詩彙抄所錄凡五首，惟庚辰人日大梁自壽一首此本不載，餘皆見集中，而題目及詩中字句則不無差殊。其晴雪阻雪夜晴小飲，此集則作洛陽阻雪，雨別有晴雪阻雨七律一首。登西嶽，此集作五里關詩，中泉飛絶澗千重瀑，花落前峰十丈蓮一聯，此集則作雲添山色上方樹，風掃嵐光十丈蓮。登落雁峰詩三四兩句乾坤倚一氣，日月跳雙丸，此集作乾坤一院宇，日月兩彈丸。後四句亦不同。省故里，此集作抵周詩，第四句觀風問作郭懷氏，此集作忘情從是郭懷氏。五句宗祠昭穆所適肅，此集所適肅作肅而敬。或者山左詩彙抄所載遊秦詩草，乃後改定本，此集則乃其初藁也耶。

高唐齋音二卷 清道光[illegible]堂刻本

清吳連周撰。連周字荊園，號柳塘，又號菊農，章邱人。嘉慶癸酉拔貢。撰有帚金集。是編一名朝陽雜詠，為辨證章邱志而作，所詠分山水、古蹟、金石、人物、軼事五門，皆七言絶句。書首有高國翰序及自序，又有李廷棨及連周所撰徵兒閣啟，末附高汝梅跋。連周博學工文，嘗以訂古為己任，暇日搜羅群籍，兼訪故老舊聞，著為前以補志乘之缺。書以酈道元水經注、樂史太平寰宇志、于欽齊乘為經，他書百餘種為緯，題句於前而附辨論於後，其規例與讀史吟評及南宋雜事詩相似，各詩語句峯新摘艷，在呂谷義山之間，實考章邱故實者所不可缺。蓋連周因舊志多所抵牾，乃搜拾羣書，凡見聞所及，有資於邑志之考據者，此得百[illegible]餘條，大抵志詳者略之，志略者詳之，志仍踵訛者此尤詳尤，其後更加檢閱，刪去二十餘首，存百首，因付剞劂以行云。

蕉窗囈語二卷大夢記年一卷詩文合抄一卷 清道光刻本

清汪荊川撰荊川字松樵樂陵人嘉慶丙子舉人歷官西鄉知縣是集內蕉窗囈語皆古近體詩大夢記年則七言絕句百餘篇皆自紀其生平行事篇各有注始乾隆甲寅一歲迄道光癸卯五十歲如集中癸卯第二首云一曲彈成秋葉落哀蟬日暮噪蕉窗注云手訂篋中詩草名曰蕉窗囈語蓋其詩乃五十歲時所自定也詩文合抄凡三種曰正夢吟曰囈語拾遺曰蕉窗文抄統觀三集大抵荊川詩文皆直抒胸臆不假雕飾而豐韻長篇七古則頗近大蘇云

退軒詩錄十五卷 清嘉慶刻本

清鍾廷瑛撰廷瑛字退軒號南皋歷城人乾隆戊子舉人歷官蕪湖知縣著有長山縣志藝苑小箋等書是集乃廷瑛所自定者用古今分體之例編次之書前有廷瑛自序謂其年十二時授詩於劉士懸橫經之隙手滄溟唐詩選一編長哦秘玩遂學為五七字偶獲贊譽則色然喜繼從其兄讀選讀李讀韓讀溫李業有得也後閱其戚宋曹傳以瑰奇博奧之詩鳴於世因介人求是正輒蒙印可曹傳因挾終南謠長歌贈之于是於昌谷及徐渭等漸一染指

既自慚邯鄲之學棄去舊業長年後學宦南北襄棠交於中又側聞前輩餘論竊以為詩有人在倚門傍戶無謂也詩有事在剽賡塗澤無當也於是即事抒懷不敢蹈襲古人一字既而讀眉山讀涪翁劍南兩宋之全暨元明清各代諸子以博其趣而猶潛心於漁洋古詩選方氏律髓二書以調其音節而熟其句律撇管直書汩汩然來無復向時艱澀之態然於唐人風華婉約之體亦實事不可津逮云云蓋其學詩之艱苦及進境亦可謂閱歷有得之言矣綜覽廷瑛各詩雖博涉諸家而其所作究於蘇陸為近若

繩以漁洋虛谷詩法，似不能無少出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錦秋老屋稿二冊　稿本

清朱照撰。照字曉村，歷城人，監生，著有水道考、錦秋老屋筆記等書。是集皆叢殘手稿，為其凝合粘訂成冊者，前為歷城劉恒發所購藏，今其同邑李氏有清抄本。集中各詩大半體物言情，空靈峭蒨，深入晚唐人佳處，如烈婦篇、閱勝廟、辛稼軒、周忠武墓、滄州二士、金陵雜詠諸作，意存勸懲，尤得風人之旨。惟遊戲之作太多，稿亦間有複出者，尚須刪汰。內附詞數闋，其高者亦不失辛、劉軌度。濟南府志載其傳略，有云照晚年嘗有詠杏詩，有句云：老夫肝膽異恒流，杏帶微酸氣味投。八十年來好齒牙，一生自不皺眉頭。則其浩落襟懷亦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雪鴻集四卷 抄本

清尤巽宗撰。巽宗字石髮，號雪屋，章邱人。清初諸生。是集未刊行，此本為張歷友所選訂者，舊為馬國翰所藏者，乃國翰得之于李東溟者。買春詩話謂巽宗負才名，倜儻不羈，落拓名場四十年，奉母歸山，不復出，時論高之。書前有張歷友叙，謂巽宗中年棄帖括，獨好為詩，鬚眉疏秀，若神仙中人。五言近體清拔矯健，佳句如草烟纏石骨，月露滴藤根，空天堆過鳥，老樹自生秋，老鶴棲雲木，飢鴻食雪田，峽逼天光窄，林疏月色深，綠窗蕉影暗，紅葉雨聲沈，夢老三朝客，雲迷二室春，一與青山別，閒憐白髮侵，草隨人意亂，雪向鬢毛低，空聞高塞雁，不見故人書，路遠書難達，詩成病懶題，半牆蕪未瘦，八月豆風吹，往來聽曉梵，今古送寒潮，皆極可誦。至其誦破帽詩有尤子頭生石髮花之句，則其自號所由起也。

知止堂集十三卷續集六卷外集六卷 清光緒刊本

清黃恩彤撰。恩彤原名丕範，字石琴，號秀野，寧生，寧陽人。道光丙戌進士，歷官廣東巡撫，著有三國書法等書。是書正集中賦二卷，詩七卷，文六卷；續集賦一卷，詩三卷，文二卷；外集賦二卷，詩一卷，文三卷。詩古今體均有，文論書序議說考辨傳誌墳語亦無不有之。蓋恩彤於六十歲時，以最所編文集十卷，尚多外漏，因未取生平所作古賦古文散體詩重加校勘，手自繕錄，自三十歲至五十歲為正集十三卷，自五十歲至六十歲為續集六卷，又別為外集六卷。書前有自序，謂中年以後，復從事古體，自慚寡陋，乏所師承，於古人格律句調，既懶于規倣，而世之斑駁以為雅，詰曲以為奇，枯寂以為平淡，簡略以為高潔者，則又私心不以為是，往往惟取達意，率爾成篇，每苦於剿今不啻摹古，不肖第以性之所近，情之所適，不計工拙為之不已。舉凡當途冠蓋之場，空山雪雨之夕，以及馳驅南北，道路風塵，鞅掌簿書，倥傯戎馬，一研自隨，此事未嘗自廢，良繇結習已深，卒難棄割，端居忽忽，意不自得，祇有注殘編，手拈枯管，聊以銷日磨月，費手與所用心，諸所作或隨手散失，或

授敏麓中書飛委積篇牘雲案至於奏牘另有專抄制義頗以梓行是集概不登載云云大抵思於文明暢縝密其所舉四者之弊皆無之詩古體導韓蘇近體亦頗有蘇陸也

惇裕堂集　抄本

清孫寶侗撰寶侗字仲愚一字仲孺益都人諸生薦都察院經歷不就是集多雜文後附歌詩皆寶侗所自定者及其歿兄寶仍傷其志哀其早世因為之釐定刊刻以行書首有王士禛序謂其文尤邃于六經如春秋論尚書大序論補冬官序諸篇皆卓然可觀其詩亦爾雅深厚不冢不沱山左詩抄寶侗條按語謂其六經諸論新義頗多推尚書大序論一條斥百篇之序為偽其論未允崑山顧炎武日知錄獨采之按寶侗據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衛曰命以伯禽命以唐誥謂尚書尚有伯禽之命唐誥二篇而書序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炎武是其說山左詩抄按語不以為然謂五帝三王之書豈止百篇孔子刪之亦因春秋一書不再書之例洛誥之命公後鄭氏孔氏皆以為封伯禽之事則伯禽之命可以不錄也唐叔有歸禾則唐誥可以不錄也若據傳記所載逸書皆當為孔子所錄則逸周書為良夫祭公諸篇並人君之寶箴也何嘗不可錄祭公一篇緇衣稱祭公之顧命傳經者誤作葉公緇衣載祭公猶左傳載伯禽唐誥率皆謂書序之疏漏可乎書序

者司馬遷班固皆謂孔子所作若非孔子亦當如林少穎所云歷代史官傳相授受而非後人之僞造也又謂竇倜之論恐開學者不信古不好古之漸實則竇倜所論正其好學深思處故顧炎武不以爲非山左詩抄所辨正其狃于漢學家錮習實不足以駁正竇倜也

鐵齋文集八卷 清光緒刊本

清李煥章撰煥章有織齋集抄前提要已著錄是集乃淄縣張昭潛選本煥章十世孫振甲所刊者凡序二卷書二卷記二卷書後書事傳誌一卷賦雜著一卷書前有李澄中張爾岐張昭潛諸人序前提要存目之本乃李澄中所選者亦非全本提要謂合諸集而刊削之定爲此本者非是其後張爾岐有選本周亮工復選侯朝宗王于一陳石莊及煥章之文合爲四家文刻今諸本皆不傳於世裔孫震甲曾抱其全稿十巨册就昭潛鑒定昭潛因去其嫚罵宋儒者不成章者議論過甚者又爲之節其繁冗刪其不經意之字句即此本也按昭潛所選主觀殊深亦非完善者今原稿尚存其後裔許仍須慎加選擇也尚有一本名老樹邨道集計二卷上卷文十八首下卷文三十首與此本不同乃法慶寺僧成搏編錄者今藏歷城劉氏本德州田氏故物前有成搏序謂其所輯煥章甲子[illegible]七分之一并留其舊文近於是者三五首研之究之錄之不論先生之自謂上駟與人之上駟先生文者曰吾行吾意而已先生之文不盡於此吾姑盡先生於此云云其所錄皆五

蓮山小記諸篇最工奇峭本之柳州而濟以詼諧皆此本所不載、是以昭潛所選、未足以盡晦章之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函山房詩集八卷清道光刻本

清馬國翰撰、國翰字詞溪、一字竹吾、歷城人、道光壬辰進士、官隴州知州、輯有玉函山房輯佚書行世、是集分年編次、古近諸体、風調高雅、格力遒壯、集中春柳秋蘺諸作、可以體物之工、紡農催織各吟、可以見經世之志、詠史懷古可以見寄託之遠、醞釀之深、廷試憶昔諸什則忠孝之性、師友之情、藹手可挹、讀毛詩四十五章、則根據注疏、穿穴傳以韻解經、其他即景抒懷、纖濃簡古、亦各擅勝場、書首吳鳴捷序、謂詩以道性情、而其源出於三百篇、國翰於葩經諷詠涵濡、非伊朝夕、其得力固有自來矣、能得真性情、始能以詩鳴、然則此編一出、其膾炙人口、可傳可誦、於以追蹤前哲奚疑云云、大抵國翰詩之膾炙人口、可傳可詠者、類皆抒寫性靈、非徒以藻麗為工、讀毛詩乃五古雅博徵古義、參以議論、而引喻簡婉、無學究氣、其他古体多規模昌黎、而黃河待渡一首則又酷似香山矣、國翰尚有夏小正詩一卷、月令七十二候詩一卷、多附詩集以行、此本無之、或亦不全之本也、至歷城縣志據國翰全集總目、著錄海宗百詠一卷、紅藕花軒賦草一卷、則未之見、當係未

刊之籍也

真研齋詩草一卷 清道光丁亥刊本

清翟凝撰。凝字鱗江，歷城人。嘉慶甲子舉人。是集卷首載周樂所撰傳，凝長身頎立，工吟，善書。其所爲詩，筆致輕逸，多諧語諷世。桐城姚景衡謂其泰順諸詩，殊近武功。集中如雞聲隔壁晨炊熟，鴉陣連天亞夢闌，茅店籠灯烘柿客，豆田吹火賣鷄人等句，山左詩彙抄亟稱之。又題閔子墓詩兩楹終日對山開，寒食芳樽奠綠苔，笑指南村好風景，杏花紅出破牆來，及贈袁潔句云，遊蹤海內留鴻爪，官味年來笑鼠肝等，蠡莊詩話亦稱其工於對仗也。大抵凝詩如蠶姑廟、江山船歌等篇，皆語含滑稽，意存懲戒。其他如隨地歌、入館書懷諸作，亦多恢詭之趣，而才力富贍，氣骨凝重，雖近俳体，要不失爲雅音也。

秖芳園遺詩四卷別集二卷附補遺 清嘉慶刻本

清顏伯珣撰。伯珣字石珍，一字季相，號相叔，曲阜人。恩貢生，官壽州同知。是編共二冊，乃洪洞劉傑鳳選刻本。卷首有伯珣自序，大旨謂自幼爲詩，即宗法杜工部。云書首載有孔貞瑄贈言，謂伯珣早年遊金陵，爲詩風流跌宕，脫口而出，不事追琢，晚年乃臻平淡靜深之境。今讀其詩，如對數十年面壁老僧，令人矜驕之氣不滌自淨。集中淮上軍十餘篇，風調之高渾，氣象之春容，不聞刁斗，而壁壘森嚴，穆然儒將臨戎之槩，亦可知其詩品之貴已。大抵伯珣所爲詩疏古瘦硬，峭僻絕俗。集中諸作，此兩語足以盡之矣。書首又載嶧縣李克敬贈言一則，對伯瑜之詩，亦稱許備至也。

飴山文集十二卷 清乾隆刻本

清趙執信撰。執信有因園集，前提要已著錄。是集共文九十七首，其子念所編次，其孫頫所刊行者。集中家傳、墓誌、行實、行狀、行略、祭文等最多。閔鶚元序，謂其文獨長于指叙類，多碑碣墓誌之作，體近于史。又謂文章史才最難，茅氏論次唐宋大家文，以韓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叙事法，而柳則沿六朝之遺，三蘇接搆前載，非所長，獨歐陽爲得史公之髓，而王文公又於史漢外別爲三昧。執信少負奇才，嗣史官自司馬班蔡氏以下，既能各取所長，而顧以己之蹶不復起，窮愁鬱積，無可據瀉，慨然念先世之言行，及平日四方師友之舊，與夫身所及，潛遁函柳之士之將就泯沒，俱可於文裁之，而其中感慨俊逸，點綴風刺，庶幾由歐陽荊公上追司馬班蔡，成一家言，備後日史官所採取云云。王鳴盛則謂其文犖犖大者，固已包羅旁魄，鉤精剔玄，詩則考其名物，禮則歸之正俗，即旁及老莊陰符名法諸家，與夫方伎術數之言，皆一一剖析其源，洞若觀火云。至其集名飴山者，蓋嘗攷淄水所出之原山，漢書晋書及水經注皆以爲在泰山郡之萊蕪縣，淮南子謂之飴

山下及元初地入青州益都路執信所居在山下故以名其集云大抵執信為文力去陳言字字清激氣象奮邁工士禎然獨到之篇不平之鳴實有如鶴唳猿啼迴出風塵之外也

杞田集十四卷遺稿一卷 清康熙三十五年春岑閣刻本

清張貞撰貞字起元安邱人康熙十一年拔貢十八年以博學鴻儒徵二十四補試授翰林院待詔不就撰有杞紀青州鄉賢傳安邱鄉賢傳耳夢錄等書貞居鄉與同邑土訓壽光安致遠諸城李澄中以文行相切劘又交王士禎朱彝尊曹禾汪琬魏禧等人所業日進是書分類編次首為序記志表書事紀行等次為墓誌墓表墓碣行狀哀辞祭文等末為題辞題跋遺稿則不分類貞所撰文集名半部稿分為四刻一刻為一冊初刻曰渠亭文稿二刻曰或語集三刻曰潛州集四刻曰婁老集皆康熙間陸續刻成者各體亦皆分體編次各有自序及當時文人王士禎等序其後乃將四刻合之各從其類而編次之即此編也其原名半部藁者自序云余文稿刻成客有見者曰此子半部稿耶余問其故客曰古今之自集其文與集昔人之文者必備詩賦文章而後謂之全集是編有文無詩故知其半部也因以名吾藁云貞雖好讀詩古文辞及操觚則為文而不為詩即偶為之亦終不似蓋其天性然也王訓嘗謂其文叙事簡潔有史漢風汪蛟門則謂筆直而思曲以

歐蘇之跌蕩爲長句，以韓柳之沉鬱爲鍊句云，而王士禛更謂貞行文如羅浮二山，因風雨爲合離云。大抵貞爲文當李于鱗王元美之後，不事割剝摹擬，而其規矩法度無不出之古人，絕無空疎輕率之弊。且色古氣蒼，意高筆健，波瀾起伏，直與唐荊川歸震川相頡頏，宜其爲當時人士所稱許者矣。集中序文題辭極多，共有二十餘篇云。

如好色齋稿十卷 清道光刻本

清范坰撰。坰字伯野，號伯泉，歷城人。是集凡文四卷，詩六卷。文各體均有，詩則四十以後至五十三歲所作，共八百餘篇。文前有李佃序，詩則謝焜序之。坰文理真情摯，落落大方，尚論古人，奇不詭正，而尤工四六，最爲當時所稱道。顧其刻集時，四六汰而不存，故集中無之，或坰以爲四六未足傳世而概從芟刪歟，不可知矣。其詩則謝焜謂如長江大河，波瀾雄偉，如山花疏竹，點染如新，詩之中有人在，非舊名詩才之人苟且致飾於一時者所能望其肩背云。

按集中五言如明湖泛舟云：并剪裁春水，吳綾疊晚霞；晚晴云：歸鳥雲中沒，斜陽葉底明；七夕云：人間重衣食，天上有夫妻；普照寺云：花圍禪榻放，水抱寺門流。七言如漫興云：蠅適何來還集此，塵緣底事會污人；柳絮云：已經著地還思起，不得升天祇自狂；觀演傳奇云：衣冠未可輕優孟，事經須讓古人；和李仲恂原韻云：不登鳳閣終凡鳥，得過龍門即好魚等句，淼莊詩話謂其均極有佳致也。

黃山文留四卷 抄本

清汪若真撰若真有黃山詩留前提要已著錄是集乃其晚年手訂刪取什一為家學傳授定本者集中多考據文字議論傳記亦有之是集向無刊本即傳抄之本亦不甚多此本所錄次序無倫錯訛極多恐非原帙矣其曾孫坤宏有黃山集書後云先曾王父於書無所不讀目數行俱下一過終身不復視為文日數千言筆無停綴軀還故寓與已出嘗作會稽賦吏人環走受書脫腕不及供足跡所歷山經地志人物氏族以及草木鳥獸蟲魚箋注靡不踴躍而冶鑄之顧攜行曾無一束書竟莫名何處得來也平日喜誦子瞻語訓子弟謂無古人畫才而有其意當其興會飈舉類能以精思悟諸運化古人成語意之所適皺吡而奴隸之李廣意石為虎一發飲機沒羽具此猛力尚何古人之能堅其壘不易置而奪之也哉云云前提要亦謂其詩不屑比櫛字句依傍門戶惟其意所欲為不古不今自成一格是若真詩文自幼即好奇崛固非坤宏阿譽其先世也若真於薦博學鴻儒時適患足病未能應試因作驅病足文一篇莊諧並出可歌可泣貫綜群言發攄至性

最為當時人士擊節屈服全文殊長今存此集中殊可一讀也

鮀西樓詩草四卷 平陵齋音二卷 花月令詩草一卷 抄本

清陳永修撰。永修字子慎，歷城人，事履未詳。是集多近體，乃其從馬國翰爲學時所撰者。平陵齋音則同治丁卯兵燹後所作，共百首，自撰而自注之。花月令詩，則永修閱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中花月令一編，愛其取義淵深，命名雅麗，因拈句爲題，一句一題一詩，花凡七十有二，數如之，詩亦如之，聊以紀候者。詩草有馬國翰序，平陵齋音及花月令詩，則永修自序之。國翰謂前輩論詩有三得，爲觸景言懷，揮毫立就，謂之來得；細意熨貼，字擲可擊，謂之去得；淵然以古，瀏然以清，遠韻深情，耐人咀味，謂之存得。永修每有新題，輒喜擬作，而脫稿亦速，可謂來得矣。久而多有佳句，穩切之中，復饒新警，可謂去得矣。詩草一帙，實多可存之作，蓋視昔爲大進矣。蓋國翰本諸三得之說以勵之也。又謂自漢魏六朝唐宋以來，迄于今日，詩稿之存不啻數千萬輩，乃煙滅雲銷，且並其姓名亦多湮沒，求所謂家曉戶誦，懸日月以不刊者，皆本深源大，故其蔭遠流長也。吾願以傳得之境，勗子慎他日書窺虎觀，聲播鵷林，光境常新，而言垂不朽，於以煥鼎彝而壽金石，將三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長，猶未足限量之也云云。是國翰於永修，可謂期許甚至矣。歷城縣志著錄永修鮀西樓文抄二卷，今未見，不悉已佚否也。

左忠貞公賸藁四卷 清乾隆刻本

明左懋第撰。懋第有蘿石山房文抄，已著錄。是集乃懋第六世從孫彤九輯刊者。其遺文及詩百有餘篇，書首載凡例八條。蓋懋第詩文傳世者，共有數本，其蘿石山房文抄則乾隆五年懋第玄孫彝鼎所校刊印行者。彝鼎即彤九父也。彝鼎晚年頗憾其未備，後又得東海人文及蘿石山房集二本，較之文抄詳略互有異同，而所載遺文亦甚多，因命彤九增輯彙編刊行，即是書也。書內卷一為奏疏，中文、奏疏末附家塾藏稿一篇，則懋第奉使清朝時所上奏使不屈疏也。中多闕文，自為清代避諱無疑。卷二為申文、告示，末附令韓城時所刊崇儉書，其大旨在禁婚喪之奢，別貴賤之等，省應酬之繁。卷三為古文，卷四為雜著。凡表二、策五，皆應試之作。又十棕樓遺詩六十三首，乃順治初其弟懋泰應黃家瑞之請，從故紙堆中檢出，命胥吏抄成者。懋泰字滙海，前明揚州海運同知，國亡不仕。世所傳懋第絕命詩、古辣水詩，皆見此集中。又有萱花行一篇，傷世亂，哀民生，亦不減道州春陵之作。大抵懋第之文，風調大類柳子厚，而醇粹過之，蓋其一本於忠孝廉節之指為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槐蔭書屋詩鈔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李湘撰、湘字楚航、歷城人、乾隆庚戌進士、歷官大邑知縣、是集乃湘玄孫毓璋所刊行者、湘所為詩、大抵用白描法、故頗見性靈、然亦時有輕俗之累、其書懷十首、如凡所難求皆絕好、既能如願便平常、豈真登第都名士、不必專房定美人等句、雖膾炙人口、然語近禪鋒、非詩家正派也、山左詩彙鈔、載其集作松鶴山房詩鈔、與此本名稱不同、今未見、不悉其異同如何也、

綠雲堂稿四卷　清嘉慶刊本

清謝焜撰、焜字問山、歷城人、諸生、是集共詩百餘首、前有長白那彥成序、及陳預序、馬桐芳憨齋詩話、極稱其債添閏月度支難七字、謂語句特為新穎、又集中如龍山早行云、五更殘月上、樹外曉風輕、犬吠聞人語、雞聲送客行、微茫分野路、隱約近山城、漸覺晨光動、炊煙處處生、送柳碧村之西安云、如君不得已、乃與故人違、雪滿長安道、天寒遊子衣、秦中聽曉角、旅館掩柴扉、莫負平生志、來年衣錦歸、二律、念堂詩話謂其不假思索、自然流出、平淡有味、大抵焜所為詩、抒寫性靈、語語如探喉而出者、集中題女陵小像云、女得沾句幸有餘、又云晴窗拈韻誌私淑、則其宗派亦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秋岩詩集三卷 清道光乙酉刊本

清郝肇撰。肇字秋岩，齊河人，先哲女，齊東張鳳鳴妻。是編分三集，曰碧梧軒吟，其閨中作也；曰蘊香閣詩抄，于歸後作也；恤緯吟則夫亡子喪時作也。集中詠物、讀史諸作，古澹閑遠，和叔父寅亭、寄良人醒堂及諸姑伯姊贈答之詞，春容蘊籍，和而不流，至可誦也。書首李若琳序，有云醒堂沒後不數年，子可觀繼亡，恤緯吟一篇，淒淒愴愴，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而要不乖於怨而不怒之旨，亦可謂善持其志者矣。閨秀正始集，謂其示子云：襟抱披宇宙，形骸束閨閣。早發平原云：車聲撼月影，馬迹破霜痕。詠觀云：惟茲一片石，知我萬里心等句，人爭傳誦。又馬國翰買春詩話稱其詠史云：時成功獨亦王佐，運去卧龍非將才，識偉宏卓，視道蘊柳絮因風，終未免兒女口角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坦室遺文一卷 清同治刻本

清李文桂撰。文桂字銳秋，魯村，又號坦翁，利津人，廩貢生。歷官路南州知州，丹思茅廳同治改廣東德慶州知州。著有塞易、坦室雜著等書。是編共文二十八篇，凡論辨、序記、傳述等文均有之。文桂官雲南時，於車里之役，聲望卓然。上游倚重，更歷劇要，咸著威愛。及官德慶，以窩里吏議謫戍迪化，旋賜環，因教授鄉里以終。其所著塞易，多主象數，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是篇所載道學辨、爭讓辨諸篇，娩理至爲透徹。族譜條規等，亦均極謹嚴。文亦謹飭雅潔，雖不能以古文義法繩之，要亦自成一格也。書首載閻學海所撰墓誌銘，及杜堮所撰家傳，乃其子佐賢搜輯付刊者，文寥寥可數，恐非全帙矣。

枕雲詩稿　清宣統庚戌石印本

清劉精嵐撰。精嵐字雲麓，單縣人。是集所收，古今體均有，亦有分體編次，乃同邑朱鴻綬所印行者。精嵐工畫，法宗倪雲林、沈石田，其詩則頗似元白長慶諸體。書首有榮成孫葆田序，有云：近日風雅道微，而單父一邑，何多詩人耶。豈先賢鳴琴之化，至今猶有餘風耶。今觀枕雲詩稿內有執舅氏鶴儕先生諱汪同受詩法於舅氏，又述劉公松嵐贈其舅氏詩句，則知其淵源所從來遠矣。續集中題畫詩，亦可謂詩中有畫矣云云。大抵精嵐詩多寫性情之作，故孫葆田謂與元白為近也。

留有餘齋詩稿一卷文稿一卷　抄本

清劉賢宝撰。賢宝字子珍，號曉泉，蓬萊人。光緒己丑舉人，官郯城訓導。鄉諡孝達。是集所收，凡詩三百餘首，文十餘篇，乃其子毓麒於賢宝沒後所搜集者。賢宝以丙子優貢朝考一等知縣用，改官訓導，乃教籍中式，乃歸原任以終。先是其父希亮官湖北東湖縣尉，同治戊辰卒於任所，賢宝聞訃後，家貧困措薄資奔赴，至則其父所遺衣服等物，早被惡僕竊逃，大為所窘。榮成孫補堂哀而助之，始殮扶柩歸里。此行也往返八千餘里，重繭累累，以行孝聲大播，鄉人故有此諡。生平著作，多所散佚，毓麒所收得者，僅此而已。統觀其集，詩學秀水、新城，沈博踔厲，兼有其長，文亦雅潔，浮詞一空，皆可自成一格也。原稿有數無多，濰縣丁氏有傳抄本，擬為付梓，尚未果行也。

周文忠公尺牘二卷 清同治刻本

清周天爵撰。天爵字敬修，東阿人，嘉慶辛未進士，歷官安徽巡撫，卒謚文忠。是集共書札五十三首，分年編次，計道光戊子首九首，己丑者十首，庚寅三首，辛卯四首，壬辰八首，癸巳十九首，書末更有雜文八篇。前有張寅應寶時序，末有金安瀾跋。書中有論政事者，有論師友者，有論學者，均極精到。天爵素信姚江之說，今集中所載致何治亭書，有文成之學，擇其言之篤實者從之，其說太容易高妙者，亦自不可從等語。是天爵雖信其說，而於道體辨別，正極嚴明。又與盧陽王生育泉書，亦論良知之學，謂雖不能推致入聖賢之道，亦不敢作口頭禪。全講辨別語言，不講心術數語，亦可與致何治亭書互相發明也。其餘如致湯海秋書中有云，天下之壞，先從人材壞起。又謂當今大弊馭吏嚴而貫徹，撫民寬而實苛云云，亦皆切當不易之論，故應寶時序謂受而讀之，覺其愛民之忱，出於血性，直如高壑懸流，劃房斧決，隨地肆溢，而不可遏也。又謂其論江淮捻患，至今如桴鼓之應。其於生平師友交遊，風義之重，又如見三代遺民，渾渾噩噩，無雕飾，洵足以挽澆漓而風薄俗云云。誠為不易之論。又金安瀾跋，謂天爵與湯海秋侍御交最深，以道義經濟相砥礪，故往復書札獨多云。

松鶴堂紀事初草 鉛印本

清唐傳獻傳獻字香徵、鄒縣人、咸豐辛酉拔貢、歷官吏部員外郎、是集所收詩、凡三百餘首、末附壽序墓表等、乃其門人王廷相校印者、集中詩多紀實之作、故自注最詳、如大婚禮成恭紀詩注、東陵形勢恭紀詩注、皆有關於掌故、又祭醇賢親王長歌後附記醇邸遺事數則、尤足備史官採擇、其詠馬蘭鎮湯泉句云、到益深時偏益熱、於初達處若初然、用六經語、新而不腐、至可誦也、書末有王廷相跋、謂傳獻自蜀以稿冊寄示、屬司裁定、乃志心研閱、竟執筆不能下、集中首述彝訓、次記所遇、備經險阻、而信理不渝、一過識跋、則盡情結感、見一人之善、必撮其生平、間一反之云、必據其悼痛親親、摯尊君篤愛物誠、言皆可法、事皆可風、雅合興觀之旨、雖欲節其一二、而不可得、蓋傳獻從事於新安主一無適之學、而措諸實行、故文皆載之文、非虛事之飾、又引薛文清語、謂聖賢之言專務明理、不尚文彩、然謂明字順、自無不文、常人之言專講文彩、理尚未明、亦何用讀此可以定傳獻之文云云、廷相所云、實非阿諛之言也、

天陽軒憶得偶存詩稿四卷 清同治刻本

清楊恩祺撰、恩祺字子惠、歷城人、是編計詩四百餘首、古今體均有、分體編次、末附詞九闋、論書卮言五十則、書前有周樂李佐賢諸人序、吾廬筆談載是編云、七律詩草刪餘感[illegible]律傷貧秋葉五古擬子夜歌俱佳、七古詠荷花有云、恥從凡卉矜顏色、但許清流識性情等句、實別有寄託者、周樂則謂其五言之放懷天地濶、造語鬼神驚、乱雲迷落日、黃葉起秋聲、知心惟有己、説項更何人、如七言之貧後始知生計拙、興來不覺此身衰、耽吟不耐千鍾字、清酒慵窺百梅經等句、奇闢橫逸、入唐人實奧、大抵恩祺詩氣格源於中唐、而抒寫性靈、不蹈窠臼、是其佳處也、書末所附論書卮言、乃刻于道光庚戌者、其所論多泛語、無甚精要也、

半千詩抄四卷宦蜀草六卷 清道光刻本

清張香海撰。香海字半千，蓬萊人。道光乙未舉人，歷官安縣知縣。咸豐辛酉殉難。著有詩經典雅。香海極意著述，有韻之語，不下萬首，此二集所載，亦將千首，古今體均有之。按香海詩有刊本者，除此二種外，尚有棧雲小稿二卷、蜀輿吟二卷、宦豫草二卷、錦城吟草二卷、潼江草二卷、驛燈小稿二卷、听鶯池館閒詠二卷、蓬背吟二卷、白溝詩草一卷、又見於馬秀儒宦蜀草序者，則有咲蔗山館詩抄二十四卷、慈竹軒詩抄十二卷，見於王敬行棧雲小稿序者，則有浣花詩課十六卷、玉局詩課十二卷，其篇什之繁富，可見一班。然就所見者論之，香海之詩，大抵流易有餘，而精深不足，其詩之所以多在此，其不盡可傳亦未始不由乎此也。

芥舟書屋吟草抄 抄本

清潘錫康撰。錫康字子駿，樂陵人。是冊乃其孫篆熙等所輯抄者。錫康故世家子，性孤介，不與俗接，好飲，工詩。晚歲窮困，落落如故。所作詩凡三千首，多散佚，存者尚千餘首，此所抄僅九十餘首。其述懷一首云：處貧無奇策，垂老減歡趣。況乃道途窮，迫茲年歲暮。兩鬢半成絲，雙眸多有霧。愧匪千里駒，頗同五石瓠。匠氏雖見收，孫陽不我顧。欲濟川無梁，水深那得渡。蔦交隔雲泥，遺棄問中路。明珠難暗投，恐遭按劍怒。守窮豈不寬，未有託足處。命也可奈何，窮通委諸數。捷經苟不由，晚節庶免污。商歌出金石，先民夙所慕。讀此詩，其歲寒之操，可以想見也。

紉香草堂詩集十卷　清咸豐刻本

清李廷棨撰。廷棨有紉香草堂文抄，已著錄。是集卷一至卷四，為廷棨所自定；卷五為種玉山房草；卷六為都草；卷七曰博陵集；卷八、卷九曰南遊草；卷十曰荊南集，則皆其遺稿也。卷端不署何年刊行。檢長洲陶樑序，作於咸豐癸丑，序稱今年春，喆嗣維玉保如兩孝廉，以所刻紉香草堂全集見示云云，則集蓋刊於癸丑以前矣。書首載吳連周序，謂廷棨詩大抵五言古於唐近陳伯玉、張曲江，七言出義山、昌谷，而時運以太白之奇氣；近體五言，精渾超脫，直追王孟；七言出入中晚，其高華典貴，乃酷似近代庭實。而揆厥本原，總之自發，蓋哀怨抑鬱之致，乃其瓌瑰雄奇之所自出也。全集篇幅甚多，廷棨酌損之，因付刊刻，而凡千言鬥富、險韻爭奇，一切吟風弄月、零花斷葉之篇，槩置不入，從約也。至命其集曰紉香草堂，則猶是秋蘭為佩之意云云。按連周跋中所謂廷棨酌損之，因付刊刻者，即是書之前四卷也。

二南外集二卷詩抄二卷詩續抄五卷　清道光刻本

清周樂撰。樂字二南，歷城人，道光辛巳恩貢生。外集刻於道光壬寅，詩抄為已刻，續抄則辛卯刻者。外集所收，上卷雜文三十二首，附續刻文七首；下卷雜文三十四首，附續刻文二首，後附擬世若口吟八十首，皆七言絕句。其文以倫紀為本原，以性情為作用，凡膚闡表微、潛蔵胡朋執之篇，莫不與人心世道息息相關。即一二遊戲小品，鼓吹幽閑，亦不失勸懲之微意。沈濤題詞有云：史記趙世家屠岸賈事，及相如傳琴心挑文君一段，實為後世小說之祖。集中紀事之文，筆力直追龍門，或擬置唐人說薈中，猶淺之為丈夫云云。其詩有白雪集、無棣新詩、秦遊草各集。詩抄為余秋門訂定；續抄則郭階平選訂者。書首有周天爵序、郭階平序，及冀珹跋。樂好為詩，一有所感，其聲應心而出。其材又能宛轉形模，運使古今萬物、里巷織俚歌謠之辭，如碎金之如大冶，一鎔之自然宏聲出焉。郭階平則謂其踔厲駿發，掀鼇擲鯨，縱控一指，不逾尺寸；苦沉思獨往之時，波震飇逝。莊語、諧語、勝語、豪語、沖遠語、激昂語，無不肖其性情以出，不待襍假而後成云云。大抵樂詩，非唐非宋，

非元非明、入人意中、出人意外、亦可謂空所依傍者矣、

意爲草一册　清同治刻本

清楊岳春撰、岳春字虛生、歷城人、監生、集乃其甥孔憲逵所刻者、詩多近體、古體僅二篇、詩後附詞數闋、雜文數首、首有孔憲逵序、集中如贈方夢石云、得句全除門面語、枯囊自悔口頭禪、述懷云不愛蠶眉笑西子、無庸刖足悟荊王等句、皆真率無俗韻、古體擇望行七言、自述生平無聊之狀、中如消閒閒坐或翻書、隨翻隨忘空空如、揮毫度剪西窗燭、濃墨淋漓寫一幅等句、頗有詼諧之趣、又七律詠門神云、揚威慣籍當門大、倚勢偏驕過路人、諷刺尤到、似

五代人詩、孔憲逵序謂其壯年去濟、僑寓曲阜、於文辭詩賦、隨意操觚、超羣逸衆、大氣磅礴、人所難及、憲逵刻之者、非專爲詩、蓋以外家彫零、獨岳春登年八秩、如魯靈光巋然獨存、不敢以其一生心血、付之漠然云云、

西圻詩抄二卷 清同治庚午刻本

清王文驤撰、文驤字雲子、諸城人、嘉慶己卯進士、官開平知縣、是編起於乾隆庚戌、迄嘉慶丁卯、共詩二百二十首、在粵詩十餘首、附錄於後、皆其子祺海所編也、書首有李圖序、文驤詩不煩雕鏤、而藻鍊已工、故騷壇無驚立之詩、不尚矯變、而凡庸已脫、故文圃無雜竄之譏、李圖序謂自晉人好文詞、陸士衡有詩緣情綺麗之說、謝太傅與羣從論詩、獨以吉甫穆如清風之言為雅人深致、而派別遂分、得謝指者、淵明以下、至唐王孟韋柳皆是也、而唐人篋中極玄才調集、遂各判然、不能合一、明新寧高氏輯品彙、義尚渾樸、尤尊初盛、清時代無錫杜氏、以為未足、而為叩彈集、旨在緣情、故專事中晚、蓋偏長易收、而兼優為難也久矣、昔司空表聖有曰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文驤集中古體詩似之、纖穠篇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文驤近體諸作近之、蓋穆如之旨、綺麗之說、兩擅其勝、而初無初盛中晚之說存其中、焉可不謂一時軼才云、是李圖於文驤詩可謂傾倒至深者矣、

藹唐詩集十二卷 清道光刻本

清王瑋慶撰、瑋慶字藹唐、諸城人、嘉慶甲戌進士、歷官吏部主事、員外郎、轉御史、遷內閣學士、升順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擢禮部右侍郎、調戶部右侍郎、是集編年而不分體、始嘉慶丁巳、迄道光己丑、卷一曰俎豆戕草、卷二曰繡帨集、卷三曰蠅鬚館集、卷四曰遊山詩草、卷五曰蠅鬚館後集、卷六曰西清課餘藁、卷七八九曰銅鵰集、卷十卷十一曰燕臺再夢集、卷十二曰隨扈集、書首有安吳胡世琦序、謂瑋慶本韋毅之才、調得漁洋之神韻、而必根諸性情、無事塗飾、集中遊山諸什、尤具康樂少陵體勢、七古豪縱之作、兼涉太白誠齋、展卷一過、颯颯乎其可誦也、大抵瑋慶之詩、步武漁洋、頗得其神似云、

雪樵詩集四卷續集二卷（抄本）

清侯林松撰。林松字木公，號雪樵，福山人，諸生。是集分古今體編次，前有劉寄菴序，二集則有張紱屏敘、馬閬崙笑春詩話，謂其詩學李少鶴兄弟，所謂高密派也。如瀟村花釀酒，一寺樹藏鐘，但見雲飾巷，不知山淺深，一聲鳴烟寺，千巖散夕陽等，皆佳句也。又絶句題友人呂溁門雨中小景云：綠陽陰裏釣魚舟，紅杏枝頭賣酒樓，最好[illegible]旂細雨，輕綃一幅小揚州，則規倣漁洋，亦頗得其神似。云射鷹樓詩話謂韓冬郎已涼天氣未寒時七字最耐人尋繹，林松立秋夜同呈船先生云：露坐入深夜，不知秋已生，感人先以氣，到樹尚無聲，十字微妙，實正與冬郎同，非真得秋氣者見不到，說不出耳。又云詩有家常語，愈真而愈妙者，林松歸家喜友人見訪有煙火閒空籠，喜兒住外家之句，可與洪亮吉喜婦歸寧兒罷讀同一入妙。又松林有感云：直欲天無夜，何時世斷向，可為掩卷三歎，而客夜書懷云：打孤蟲直人，五字寫秋宵孤客之況，如在目前，可與白公詠秋蟲猶恐愁人暫得睡，聲聲移近卧床前之句相頡頏，真傳神之筆云。

焚餘詩草 附玉臺詞抄（清乾隆刊本）

清于學謐撰。學謐字靖之，號小晉，莒州人，乾隆丁酉拔貢。是集分古今體編次，前有自序，于其學詩經歷述極詳盡，嘗謂幼好讀詩，苦無師承，讀六朝而豔之，繼讀晚唐許小詩，而愈豔之。時恩學步，且以自喜。長幼四方，備嘗艱難，試而屢躓，覽其中有勃鬱不可遏者，遍繙唐宋諸大家，多喜時感事，蘊忠孝之心，不能不言，不得盡言者，是以不敢以其不平鳴，且古詩尚理尚格，所謂蓬萊文章建安骨者，非徒言語妙天下也，及見趙執信談龍之旨，深服膺之，而手不應心，學未益也。于是再閱前之所見，真惡派矣，盡焚之，而錄其餘，以俟改正，蓋深知夫詩難言矣。又云學者先辨體格雅俗之間，而後可與適道也云云。大抵學謐之詩，五七言近體皆有情思，切響，不蹈襲前人，五七古用筆亦遒快，洵能發明趙執信之說者。至書末所附玉臺詞抄凡十七闋，簡峭得晚唐遺意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秋水亭詩草四卷 清嘉慶壬戌刊本

清王祖昌撰。祖昌字子文，號秋水，新城人，貢生。是集編年而不分體，起乾隆丁酉，迄嘉慶壬戌，邱縣劉大觀所刊行者也。小滄浪筆談謂其詩能守漁洋家法，惟粗服亂頭時時有之，而清警渾脫亦復不少。鄉園憶舊則謂祖昌對客好自誦其詩，聲殷牆壁，嘗語人云：詩不須多，一二語足以不朽，如我詩中一峯繞去一峯來，又賣花聲裏過揚州，足千古矣。其任誕如是。蓋七古豪氣奔放，七律音調高朗，自由作詩功勤之故。慈齋詩話則愛其飢烏下清槃，紅葉入涼秋，謂猶是漁洋家法云。大抵祖昌詩頗得士禛遺意，能仍其神髓。集中移太湖石歌、題畫馬、雪後遊丁佩紫園林、法慶寺看花、弔將軍挽歌諸篇，皆筆力健舉，意思深摯，更不徒以神韻見長。而伯蘭詩為其女矢志撫孤作，尤有古樂府遺意云。

硯思集六卷 清乾隆刊本

清田同之撰。同之字在田，德州人，康熙庚子舉人，官國子監學錄。撰有西圃叢辨，前提要已著錄。同之為田雯之孫，而新城王士禛尊所聞以治詩者。長洲沈德潛稱其為詩稱指也，微感心也，其取格也高，流韻也遠，捉之有神，索之無迹，得唐賢三昧風味，而人世纖濃綺靡之習不存，門風宗法兩有所得云云。今觀其集中七律一卷，佳什尤多，如出聲雨耳孟東野，菜色一園安上門，愁病幾經千里外，餓寒不怨一官微，詩竹叢刊養生印，水香孤注悲心銘，沉揺情懷應有淚，叢莊山木可無憂，愁深落葉日相續，淒絕哀鴻時一鳴，軋軋惟宜憑卷帙，陳陳詎共任綢繆，破雪梅花香冷淡，迎年燈火夜寒，其已覺醴濃非雋永，尚疑水淡有波瀾，山中不散聚學閒，人外何須閱邸抄等聯，皆以摛抑之筆寫其牢騷，使讀者味之不盡，亦可謂詩人之詩矣。

煨芋巖居詩集二十卷 抄本

清王蕃寶撰、蕃寶字研軒、福山人、乾隆丁酉舉人、官萊陽訓導、是集起乾隆癸未、終嘉慶癸酉、卷各別署、蓋自其年二十至七十時所作也、集中卷一曰西征詩、瞿瞿草堂詩、卷二曰南村詩、東軒詩、卷三曰海上詩、海上續詩、卷四曰西堂詩、東軒續詩、卷五曰城北詩、卷六曰廣川詩、卷七曰上谷詩、卷八卷九曰中山詩、卷十曰海藏集上、卷十一曰雪草集、卷十二曰海藏集下、卷十三曰春歸草田家詩、卷十四曰海藏續詩、卷十五至十七曰薊門集、卷十八曰令支集、卷十九曰一辮香齋詩草、卷二十曰南征詩、鄒顒鵠序其詩謂上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莫不循其源流而考其正變、就中玉局更為神肖、亦其性之所好、天才挺特與之近也、大抵蕃寶詩讀皆雅潔、力能兼韻、如遊盤山諸詩至可誦也、另有古文一冊附于詩後、雖文字無多、然亦序事詳明而不傷猥弄云、

鐵山園詩集八卷 清道光己亥刊本

清孔慶鎔撰、慶鎔字陶甫、號冶堂、至聖七十三代孫、乾隆甲寅襲封衍聖公、是集分古今體編次、前有甘泉謝堃序、謂其集中近體詩多深情之作、其古詩新樂府樂府諸作專以氣行、而奬善嫉惡之篇溢于楮墨云、按慈齋詩話謂其七言律風調瀟灑、逼似香山放翁二家、如夾岸樹濃含宿霧、滿郊花豔映斜陽、偶因春慢風歸戶、纔令移燈月到床、地近園林槐葉暗、風生樓閣芰荷香、三徑客稀人澗立、虛堂簾捲日初斜、幾家茅屋依青嶂、十里垂楊雜絳桃、芳草色分蟬鬢綠、海棠濃奪杏腮紅、斜日影添鴉背彩、北風聲送馬蹄忙、花到荼蘼人意懶、節過寒食鳥聲嬌等句、清婉之致、至為可誦、實可稱湖海紅桐之後勁云、

松涧詩稿 清道光刊本

清宋繩先撰。繩先原名紹祖，字步武，號松涧，膠州人。乾隆甲寅舉人，官嘉祥教諭。州志載其詩作二卷，今此本一册，無卷數，為其友李詒經所校定，而付其子刊行者。書首載王賓姬撰傳云：高密李石桐先生振興古學，聞者譁然非訾，而王克紹薪亭獨首尊信之，為後進倡，繩先即克紹之甥，故其詩多本中晚唐詩人主客圖之義例為之。小滄浪筆談，謂繩先為山左諸生中詩學第一，嘗賦曉寒詩四十字，極為人所稱賞。其論詩十絕句，于宋惟及梅都官一人，持論極為嚴正。古今體亦氣體高潔，均非時輩所及。又云萊州頗多詩人，嘗以和孫黃門庭室畫松歌試士，以膠州宋繩先、濰縣郭壇二首，不讓漁洋在北海時濤言集中詩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澹園詩選八卷續集二卷 清刻本

清于祉撰。祉字燕受，號澹園，淄縣人。著有三百篇詩評等書。是集以古今體編次之，書首附張照潛墓誌。按山東自王士禛以明麗博雅為詩壇圭臬者百年，其後流弊所至，以獺祭為工，以聲調為諧。高密李懷民以張賈之律救之，一時學者奉為憲令，遂成風氣。其提足李詒經，品高望重，領袖清流，常與祉友，祉亦與以道義相切劘，然獨不染其詩。蓋祉詩自陶謝入，而上窺建安、黃初，所為五言古及五言樂府，實默契古人之秘奧。掖縣李圖且推為清代第一焉。其自序嘗云：余詩不能學杜，向於右丞稍有髣髴，或以為近劉隨州，不盡然也。蓋此乃弱冠後所為，近遂盡棄前人窠臼，不復作工作語，但取記事達意云云。是祉亦深知己詩者矣。

曬書堂文集十二卷外集二卷別集一卷　清光緒刻本

清郝懿行撰。懿行字恂九，號蘭皋，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戶部主事。撰有山海經箋疏、竹書紀年校正、易說、春秋比、春秋說略、爾雅義疏、補宋書刑法志、燕子春秋、寶訓等書，均已刻行。是集為萊陽周悅讓所編訂，而其孫聯薇所刊行者。首賦，次書，次序，次跋，次書事，次辯，次考，次論，次傳，次記，次碑，次文，凡十二門。集中諸賦根柢騷選，而有詼諧之趣。其他雜文體格於古洪堂集為近。竹記一篇尤酷似豎書筆意。說經數典之作，反足與錢大昕、趙翼輩相頡頏矣。其外集、別集亦周悅讓所編者，所分門類賦、書、叙、跋、傳、記、文與正集同，解、說、議、疏則正集所無。解中說經六文，向有為制舉文講題者。書叙亦多應酬之作。蠹魚傳、討壁蝨檄、遣蠍文皆俳諧體，故入之外集。至較漁洋三議，既不作可也。別集文十篇，附外集末。其妻王圓照文十一篇，附載別集之後云。

蓼庵詩存八卷　清道光刻本

清郭書俊撰。書俊字遴甫，濰縣人。嘉慶庚申舉人，歷官河東鹽法同知。是編乃其子蓍閭等所刊，分古今體編次，卷一曰吟箋堂初草，卷二曰遊雲集，卷三曰出山集，卷四曰果榆草，卷五曰烏河存草，卷六曰山都近草，卷七曰朊城草，卷八曰朊城續草。書俊自家居至服官，凡所遊歷，皆紀以詩，無慮數十卷。其從兄脈盧曾為評定。道光間官河東鹽法同知時，病且亟，猶手自別裁，擇其尤愜意者，訂為八卷，卷各題記，都為一集，即是書也。翟云升序謂書俊之仕晉也，所至有政聲，廉平愷悌，遺愛在民，雖謙沖而不以自負。所謂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者，可於集中攜篆上黨、留別縣民、將赴烏河新任、勸農種山樹、春日出郊、抵蒲郡後述事、過榆次、什貼鎮諸篇，象外得之。又謂夫詩以言志，志足者文遠，志和者音雅，讀是集可以知書俊之為人云云。大抵書俊之詩，清而不失之寬，綺而不靡。於綿優柔中，饒有餘味，五律尤擅勝場。吳仲昀青欲刺取集中佳句，入摘句圖，謂能令人百讀不厭，則其詩如何，誠可知矣。

鐃虹吟室詩集四卷經進稿一卷 清道光刻本

清孔昭虔撰、昭虔字元敬、號荃溪、曲阜人、廣森子、嘉慶辛酉進士、歷官貴州布政使、是集為昭虔歿後其子憲恭所刊者、前有鍾澤盛大士序、昭虔平生遊跡幾遍寰宇、故紀遊之詩尤多、奇警、素不喜應酬之作、每為一詩、必數易稿而後成、故所作皆可傳、吳蘭雪稱其才大法細、力追古大家、今觀其詩、殊為確論也、盛大士謂其詩發源於建安、黃初、而緯之以初唐四傑、參之於元和長慶、其在近代、則與吾鄉之梅村祭酒異曲同工云、至經進稿一卷、內有聖駕臨幸翰林院賜宴禮成恭記一首、五言排律一百韻、聖駕東巡盛京祗謁祖陵樂府十九章、皆在翰林時所進、聖駕巡幸淀津閱視河隄各工恭頌八章、皆四言、在諫垣時所進、又皇上五巡萬壽詩、三言至七言五章、章五十韻、則其以主事候選時所進云、

校經室文集六卷 民國求恕齋刊本

清孫葆田撰、葆田字佩南、榮成人、同治甲戌進士、歷官合肥知縣、賞加五品卿銜、撰有孟志編略等書、是集乃吳興劉承幹所擬行者、前有金壇馮煦序、謂葆田嗜古文辭、宗派出桐城、然曲而有直體、能窮其學力之所至、不局於方姚、論事偶偶有深識、洞於利病得失之故云、按葆田文集先有山東巡撫孫寶琦刊本、凡十卷、刊未竟而寶琦罷職去、遂輟、故其板缺四五与七四卷、今以十卷本目錄校此本、則二本互有出入、十卷本所載周易象解序、昌樂落霞琴拓本跋、翟氏家集序、怡養齋續集序、葦廬遺詩序、周文忠公制義後序、楹書隅錄後序、魯岩所學集後序、張氏新譜後序、卜氏族譜後序、嚴望皋夫婦七十雙壽序、張孺人壽序、凡十二首、皆此本所無、而此本所載黃氏讀禮日記抄後序、古文尚書跋、徐漢卿詩集序、枕雲詩草序、漱上詩集序、雪妣詩存後序、戊戌擬上封事、恭擬廟祔議、再寄胡鼎臣書、復譚玉岑尚書書、蕭麗莊先生傳、李心宗傳、鄒府君家傳、袁陵甫傳、文華殿大學士晉封一等男爵瓜爾佳氏文忠公神道碑、閻君墓表、山東候補知縣署濮州知州

鄧君墓表、韓府君墓碣、護理廣東巡撫廣東布政使丁公墓誌銘、鹽運使銜前安徽池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上蘇中丞言事呈子，凡二十四首，亦十卷本所無也。至標目詳略及敘次先後，亦各有不同。然十卷本頗多刪削合併，遠不及此本之善。如此本代賓王峰先生祝恭親王五十壽序，十卷本無上七字；又河南候補道兼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吳君墓表，十卷本無又一雲騎尉五字。此皆刪削原目之顯然者。集中上座主李高陽書凡二，此本一在上閻朝邑書後，一在與吳摯甫書後，十卷本則二首相次。此亦必非原稿次第，而任意合併者。又集中與友人書，此本多坿來書，十卷本無之，尤刪削原稿之明證矣。其餘類此者不一而足，茲所舉特一二耳。惟此本雪橋詩存後序一首，有目而缺其文，或繕本時誤脫去者矣。

亦山詩文稿不分卷　鈔本

清畢元亮撰。元亮字會一，號亦山，淄川人，諸生。是編前後殊無義例，當係隨手抄輯，未加編次者。元亮工制藝，既乃棄去，專力於古作，又以病廢。今所存者，或係元亮所自定者歟。古文如三教堂碑、爐神廟記，畢房有功名教。即簡筆二十六條，婉而風，直而雅，屬兒瑣筆，均從閱歷閱歷學問中來，切實的當。詩共四百餘首，抒寫性靈，不名一家，尤以五言為工。元亮嘗為論詩絕句百首，搜採宏富，一時多傳誦之，為馮譽驥觀風特所作，專論清代山左詩人。此集僅存八十首，元亮病中所刪定也。其中亦有可疑者，如論趙飴山云：綠情點竄長生殿，執管風琴總正音。案飴山以國服觀長生殿劇免官，長生殿傳奇為洪昉思所撰，此似以為趙飴山所撰，非也。又青州三子，見袁於周亮工、安致遠靜子文集言之頗詳。三子者，靜子、李澄中、李象先也。當時李象先受知尤深，延入幕，意專教其諸子，亦見織齋文集。元亮此集則云合與渭清丁野鶴一生同受櫟園知，或別有所採耶，抑誤也，尚須詳考，方得其詳也。書前有畢道遠序，多記是集佳處云。

蘅麓草堂吟草 抄本

清李倖常撰。倖常字稼門，歷城人，諸生。是冊計古近體詩三十首。書首載同邑高駿聲所撰傳。集中所載，終軍請長纓歌，轉韻七古，頗有唐人矩矱。其詠開元寺大佛閣，十年日月雙丸擲，萬古江山一目收。白雪樓懷古，世界豪華原過客，古今寥落此荒邱，句亦蒼茫有氣勢。據高駿聲所撰傳，知倖常著有蘅麓草堂吟草共四卷，未梓，毀于兵燹，謂此冊爲倖常手稾之僅存者，則亦至可珍矣。

鄭星泉遺稿一卷 抄本

清鄭勉撰。勉字勗旃，號星泉，濟寧人，嘉慶甲子舉人。是集乃勉所爲詩，編次頗無體例，多近體，古體殊少。前有濟寧許鴻盤序，勉才氣縱橫，故所爲詩，多以才勝，頗有白香山之自在，李玉溪之豐腴，更兼蘇東坡之跳脫，及陸劍南之流麗。許鴻盤謂其集中所載，除諸對語外，如答池衡四十五截，作修月、風虹、九迴腸、展重陽等篇，或自叠其韻，或叠他人韻，顛倒往復，不能自止，由險得夷，因難見巧，動而愈出，瀉而不厭，如萬斛之泉，一導焉而莫可遏也，如健鬥之將，一日數十合，而勇尚可賈也。今讀者如遊武夷、山陰道上，睹之不盡，而應接之不暇也，皆才爲之也。又云星泉與學者論詩，曰斷無勦染袁子才習氣，一染之，如油著麪，洗滌不能出。斯言也，真潰波一柱也。勉自絕世才，而能自植其才如此，則其學可知。又云或又以其集中古體過儉爲憾。夫古近體均詩也，皆所以言志而達情，昔孟東野集無近體，勉詩則多近體，各用所長，各勒一家，讀者惟取其工，又何必斤斤於體制乎。

奉萱草堂文抄一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為鏸撰。為鏸字伯平，號芙秋，高密人。嘉慶癸酉拔貢，官棲霞教諭。撰有春秋述義、四書述義、四書述聞、讀經劄記等書。是集分記、序、傳、論議、行狀、書、墓表、志銘、雜文十類，前有朝邑閻敬銘序，乃其門人周濤嚴家正刊行者。為鏸為文多扶植名教。其人雖至微，苟其行足以諷世勵俗，皆為作傳。集中傳凡十餘篇，鄉里窮賤者居多，宅心之厚可以想見。其他雜文亦見篤於孝弟之言。單氏故名去疾之

主，祔祭始祖廟夾室議一篇，折衷經訓，正而不迂，尤不愧通儒也。閻敬銘序謂其治經綜群說之美，務當義理，不為望文附麗之說，故為詩文辭用法至密，而氣體益深云。高密縣志著錄奉萱草堂古文詩稿一卷，此本則有文無詩，未悉其已佚否耶。

白雲山房集九卷 清道光刻本

清張象津撰。象津字漢渡，號義石，別號雪嵐，新城人。乾隆庚子舉人，揀選知縣，年八十三始改就教職，銓授濟寧學正。著有考工釋車、離騷經章句義疏、等韻簡明指掌圖等書。是集計詩三卷、文六卷，乃壽光李端甫刻之滇中，而象津孫繩武取以印行者。前有李文耕、成瓘序及劉大紳題詞。集中詩共二百六十餘首，分體編次；文則依通例編次，而以考辨、例言、疏約等附於最末，統名曰雜著。集中以傳記、誌銘、壽序等為最多，而新城水利四議、新城建置考、古

濼水考、周世宗誕生之地辨、方言土字辨等，皆於考核詳明，辨證至為確當。慈齋詩話謂象津以古文擅名，詩亦不落凡近等語，誠非虛論也。成瓘序謂吾濟南郡為山東省會，近百年來，沉酣古籍以博雅著者，歷城林汲山人而後，惟新城張漢渡先生獨出冠時。顧林汲山人詩文皆不傳，漢渡著述等身，秘不示人，又歎其不登宰官之堂，是為不自信而且有守。大抵吾鄉前輩學求自信而已，若夫游大人之門以成名者，華屋抵掌，率皆向古昔大田拾其遺秉滯穗，否則口承前人唾餘，且歆且欣，籍之以敵摸金之中郎。

搜粟之都尉、志士羞為之、此林汲之所以為林汲、漢渡之所以為漢渡、其揆同也云云、則更慨乎其言之矣、

溉訪詩集四卷　清順治刻本

清曹申吉撰、申吉字錫餘、號溉餘、安邱人、順治乙未進士、由庶常外轉、分守湖廣鄖陽、洊歷禮兵二部侍郎、遷貴州巡撫、吳三桂之變、黔帥從賊、内應執申吉、不屈死之、是集多少作、皆申吉登第後五六年間之詩也、全書隨意編次、不依類分體、共六百七十餘首、書前有薛所蘊胡世安序及自序、申吉嘗自述是集所收之詩、謂自甲午歲初學聲律、及入館後、以詩為課、性情所至、時或吟咏、戊戌外除、以來風塵道路、有觸輒書、己亥歲秋、自楚移豫、偶檢笥中、遂復成帙、春正之暇、出而汰之、付諸剞劂、雖災梨為罪、亦足以識歲月云、申吉早歲登第、斐聲藝序謂讀書中秘、于圖籍淹通、無手林懸格之患、而所為詩、亦雋上奇警、才氣過人、而揆以法度、無錙銖毫髮爽、薛所蘊序謂其詩如程不識之兵、鉦鼓嚴明、坐作進退、皆合步伐、其言雖不免溢美、然申吉詩實亦自有其法度、當順治初年、劉正宗以大學士鼓吹休明、振起風雅、論詩必先格調、通之性情、期於返法李唐、以遠追三百篇遺音、務使言有盡而意無窮、斯方為詩之正派、申吉於正宗為甥孫、淵源所自、於詩之一道、

固有獨得者矣。

慧雲閣內外集二卷雲燕草一卷 清咸豐刻本

清郭兆封撰。兆封字岱雲，瀏縣人，官容城典史。是書三集，共詩一百四十餘首，古今體均有之。慧雲閣內外集為其居家時作，雲燕草則其需次保陽所撰也。前有宋王璿、王塏序及自序，末有姪緒之跋。兆封少好為詩文，運至蹇澀，困於科名，復困於吏需，次數年，僅博一尉，未之任而歸，於是一發之於詩。嘗自敘其雲燕草有云：歲乙卯，射策京師，仍遭黜落，嗟棄青襟，閫跡薄尉，以餬其口，洎至保陽，林總其儔，銓註無日，所至輒窮，於斯為極，旅館寒窗，獨坐愁苦，追憶家山，益增慚愧，因即山川景遇之間，歷朋友往來之酬酢，去國懷鄉之感，所不能喻之於人者，因發之於詩云云。則其遭逢之不偶，亦可知矣。宋王璿謂其詩如閑花野竹，清逸絕倫，不受纖塵之染，尤足多者，見其詩即見其志，宛然香山後身也。王塏則謂其詩淒婉動人，半多商音，而步驟從容，妙合自然云。大抵兆封之詩，實不能自成一格，亦不過將其足跡所經與耳目所及，素寄於詩而已。觀王塏、宋王璿兩序，則兆封詩如何，亦可得於言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半隱園詩集一卷 清嘉慶刊本

清董芸撰、芸字香草、號書農、平原人、元度從子、嘉慶戊午舉人、是集僅詩百餘首、分體編次、末有歷城朱畹跋、謂蓋即畹所刊行者、其詩五言清眞澄淡、接迹王孟、七古如抱琴行、華不注奇石歌等篇、筆陣縱横、若水石激撞、崩騰萬狀、其觀房雲亭舞劍歌、激昂感慨、原本少陵、尤爲集中傑作、王培荀鄉園憶舊、謂芸作詩、不求奇、不務華、清和宛轉、情詞亹亹動人、曲江家法未墜、云其所云曲江者、即董元度也、

靜甫詩文稿二卷 抄本

清陳山岳撰、山岳字靜甫、益都人、歲貢生、是集詩三百二十首、皆隨意編次、文二十餘篇、誄墓之文爲多、詩稿有王筠序及畢道遠跋、文稿則有王筠跋、筠序其詩、謂余交雪堂、因得具聞先生行誼、及受其詩讀之、其於孔懷之恩、過庭之訓、師弟朋友之久要、纏綿悱惻、有不憚其言之重、閔之複者、即其向流連光景、遊歷山川、旁及草木鳥獸、亦時有所詠歌、而皆自抒性情、不以纂組爲工、且終卷數百首、曾無媕婀之語、干謁時貴之篇、由是知先生蓄德之厚、立品之高云云、大抵山岳詩文、類皆安貧知命之言、絕無不平之鳴、故筠極贊其德厚品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廣齊音一卷清嘉慶刊本

清董芸撰芸有丰隱園詩集已著錄是集亦朱畹所刊蓋芸倣王季木齊音體例而撰者共詩百篇間補正王氏之缺謬前有芸自撰小序有云余嘗讀書華木注之陽暇日芒鞋竹杖登山臨水每樂而忘返比歸閉門卻埽不交外事時於破窗風雨中追憶舊遊昔鵲湖居士王季木自桓臺移家湖上著齊音一卷按樂記齊三代之遺聲也師乙之荅子贛謂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季木之詩一出以長聲硬字有廉直而無肉好此自王氏之音而未可以概齊人因撰是篇云按芸所撰是篇其正齊音之謬者有二齊音白雲樓詩專詠平安事此據張文忠而白雲樓賦謂樓本張榮故居明初始為明都司宅又齊音以水香亭為虞杖殺李邕處此據杜八哀詩坡陀青州血句證邕死不在濟南其芙蓉泉一條稱癸丑夏寓泉上最久著歷下山水紀畧二卷此書府志不載又杜鵑鳥一條稱葉奕繩舊志濟南山中有鳥名鵑土人亦呼為杜鵑鳥少陵漁洋山人過鵲華二山詩有綠樹青林叫杜鵑句頗疑杜鵑非北地所產後讀葉志始服先輩無一字無來歷按此條頗有泚於王氏并疑王氏詩別有據未必用葉志也

西郊老農閒詠二卷 抄本

清宋國祚撰、國祚字修齡、德平人、是集共詩數十首、蓋已為殘帙矣、書首有邑人葛周玉識略、謂嘗從敝簏中檢得西郊老農閒詠自序及詩十餘首、始知國祚輯有詩集、會於友人處見朱桂齡所作國祚傳、並悉其生平行歷、德厚而遇薄、為當時鉅公推重、不第、在吟詠間、於是訪其詩、卒不能得、越數載、張君新安獲一帙、貽予、簡斷編殘、首尾入蠹腹者、不知凡幾、中間數十葉、又皆煙蒸溼漬、不可盡識、二十餘年來、編求國祚自定原本、杳然不可復得、國祚集品、故有其詩云、朱桂齡所撰傳、謂國祚詩真至、暢所欲言、洵非虛語、蓋國祚詩殘、僅此數十首、不足以見其全、然其詩究不可泯也、

劉文清公遺集十七卷應制詩三卷 清道光味經書屋刊本

清劉墉撰、墉字崇如、號石庵、諸城人、乾隆辛未年進士、由編修遷侍講、歷官太原江寧知府、江西鹽驛道、陝西按察使、戶部右侍郎、湖南巡撫、左都御史、吏部工部禮部尚書、直隸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清、墉工書法、海內推為第一、詩宗漢魏、以書名掩、是集乃其從孫喜海所編次者、依類分體、卷一二為五古九十一首、卷三四五為七古八十六首、卷六七八為五律一百八十二首、卷九至十三為七律二百六十九首、卷十四為五絕二十二首、六言十七首、卷十五至十七為七絕二百八十二首、應制詩總為一百九十二首、墉沒後、姪鐶之撫理遺稿、就所存者、手錄二冊、付梓未果、及道光間、喜海復從其從祖家、索得詩五冊、並檢墉自書詩稿手輯補錄、始為編成、而付剞劂焉、墉生清代承平之世、克守庭誥、繼父為相、其所為詩、凡賡颺進御之篇、以及指事述意之作、並能質有其文、律逮後起、英和跋謂其秉承文正之彝訓、仰贊緝熙之盛業、故其言沖然以和、內通掌故、外嫺政術、故其言渢然以整、而又貫串乎經史、宏覽乎諸子百家佛老小說、故其言高而不槬華

而不僻雄而不矜遠迤而不靡云云實非誇論也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謂其詩清新超拔有香山東坡風格云

六觀樓文存詩存附記吳逆始末 抄本

清許鴻磐撰許鍾璐校輯鴻磐有六觀樓文集拾遺已著錄是編計文二十二篇以序書傳誌爲多其中致李琛庭二書極長皆考經證史之文其論各篇亦多精到文字皆非苟作者詩共百九十餘首各體均有皆隨意編排而不分體末附吳逆始末則記吳三桂之叛者凡吳氏前後八年間蔓延七省之事跡綜而記之如指掌叙頗得班馬三昧也鴻磐嘗自作魯南廢人傳云壯歲務華藻抽黃妃白求所謂沈博絕麗之文已而舍去妄思追古作者嘗謂宋文近時趨宜溯而上之汎濫于漢唐諸家而以柳州昌黎爲宗五十外即不多作詩大約於杜韓蘇略窺門戶詩文脫稿輒抹擲蓋以爲不足存也云云是鴻磐詩文之傳世無多大半由於其不自存稿矣十二筆舫雜錄云許雲嶠詩多散佚辛已夏始搜輯成一卷出以示余其讀南史樂府十首僅存三首讀北史樂府十首僅存四首云是集所載與十二筆舫雜錄所云相同或即鴻磐辛已夏所搜輯之本歟書末附李繼瑄許鍾璐許義華跋鍾璐爲鴻磐姪曾孫嘗以其先世著述零落殆盡因與李繼瑄就其同里

王孫諸氏家，搜得此帙，擬付排印，終未果行，僅以抄本流傳而已。

漯函十卷（清順治友聲堂刻本）

清葉承宗撰。承宗字奕繩，號濼湄，歷城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臨川知縣，值金聲桓爲逆，城陷被執，不屈死之。是集分體編次，卷一爲五言古詩及五言律詩，卷二爲七言律詩，卷三爲五七言絶句，卷四爲四言詩及雜詠，卷五爲詞書札書啓及耳，卷六卷七爲序，卷八爲詞引，卷九爲記疏，卷十爲樂府新劇。乃承宗死難後十餘年間，爲其弟承祧索之廢簏之中，訪諸同儕之藏，竭心力以購求，彙輯刊行者。書前有傳以漸及承祧序並高珩題辭。承宗少負逸才，賦質秀靈，嗜古文辭，慕其鄉殷李邊許之芳蹤，著書一室，緗帙稱富，鵠袍二十餘載，從不干户外事，青紫一途，視之澹如。傳以漸序謂其樂府直逼元人，詩評史函耳譚詩餘以及呂洞賓雜劇，百花洲諸傳奇，莫不獨抒新裁，逞奇鬬艷，現身說法，孫騫芙猶，而詩飄飄若行雲流水，不可形象求之云。按集中卷六有漯函自序一首，略謂羣經史子集若干種，皆手評自校，板而函之濼上云云。然據其弟承祧序，則承宗所序之漯函，實未授梓，及刊是集，因以漯函名之耳。又傳以漸序中所謂詩評史函百花洲傳奇，此本皆無

之度以漸所序者其未刻之原稿後乃掇輯散稿刻之而

仍以以漸序冠首是則不惟承宗所序之漈玉已不可見

即此集亦闕佚非完帙矣

春素堂文集八卷 清嘉慶刻本

清王隲撰隲字相居號人岳又號義度福山人順治乙未進士由戶部主事官至戶部尚書是集前四卷為書牘五卷為公案下三卷為雜文末附年譜一卷隲五世孫善寶所刻者邑人蕭程儀曰奏議剴切則似陸敬輿詩歌折衷則似韓退之雜著古勁則得力於左國云云大抵隲工於製藝而明於辨公故其文曉暢鎮密皆有作者模範云福山縣志藝文載隲所著春素堂集二百卷詩亦稱此冊僅文八卷詩未見或縣志所載乃其全集此則其五世孫善寶所刪存者歟尚有待於詳考也

崑崙山房詩集殘稿一冊 清康熙刻本

清張篤慶撰。篤慶有崑崙山房詩集，已著錄。是集凡七言近體百一首，題曰明季詠史百一詩，自萬曆迄南渡，王士禛所評點也。集中篤慶自作小序，有本朝之石室金匱，慨蔡尚少成書，野人之郢筆風謠，授簡聊為有韻之語，蓋其時明史尚未成書，欲藉此以存勝國軼聞也。書末附蔣仁錫跋，謂百一詩掌故紛綸，史乘瀾翻，小生陋儒見而咋指，必傳之作也。尤奇者馳騁聲律，寓不盡之味於言外，作詩者其有憂患乎。又云全書已經王漁洋點次，不再妄著丹鉛，內有數字是記室錄副之譌，略為舉正，俾仁錫得挂名校讎之末，是所切望云云。按王培荀鄉園憶舊稱，周永年有百一詩注，搜羅必博，定有可觀，惜無傳本，為憾事耳。

崑崙山房詩集三冊 墨格抄本

清張篤慶撰。篤慶字歷友，號厚齋，又號崑崙外史，淄川人。康熙丙寅拔貢。撰有班范肪截、五代史肪截、少保公年譜及厚齋年譜等書。其所著崑崙山房文集，前提要已著錄。是集計三冊，首冊為樂府雜詩，次冊為七言古體詩，末冊為七言近體詩，前後無序跋，不知為誰氏抄本。篤慶博極群書，年十四作夢遊西湖賦，弱冠已有古樂府二百首。晚年退居崑崙山下，閉戶卻掃，嘯歌自適。是集所收，類皆長篇鉅製，于風物人情，歌行尤多，贈人懷人諸作，動輒二三十首。又有咏古新樂府三十七首，於漢末魏晉間佳事，采摭殆盡，而理解[精]核，不為茍作。蔣仁錫跋謂事既名雋，而又得此快筆寫之，覺三國志、李漢書、晉書、世說皆可廢之云。漁洋詩話謂其淹博華贍，千言可立就，詩尤以歌行擅場，如邢太保賜劍行、趙千里海天落照圖歌等篇，不失空同、大復家法。鄴中諸律詩，正德、嘉靖宮詞，率多傑作云云。又前提要稱其才藻富有，洋洋洒洒，動輒千言，風發泉湧，不可節制。今據是集觀之，均非虛論也。集中間附蔣仁錫、周雅康評語。而七言近體詩又題曰壬申草，內有硃筆評校。

不著名氏，未表推氏筆也。其七言古體詩中，各首均注年分，前後間有錯誤，或係未經編排之本。山左詩抄萬慶小傳後案語，謂其詩集浩瀚無力授梓云云，是集無五言古近體，其為萬慶詩集之殘帙乎，尚有待於考究矣。

午樹堂集八卷　清道光刻本

清崔振宗撰。振宗字光南，孟都人。乾隆間歲貢。是集分古今體，編次前有宋犙序。振宗嘗有詩曰：白雲來故國，黃葉下他鄉。平原董元度嘗以崔黃葉呼之。其同邑李文藻、宋犙稱其詩。宋犙序謂振宗自弱冠時，即耳熟趙飴山之說，後又從董庶常曲江遊。其後余主濼源講席，光南以秋賦來執贄，始盡得其所著，徵之前聞，及莅晚所述，皆不誣。其詩大抵根柢性情，寄感慨於和平之內，藏氣骨於元界之中。優於才而不矜才，富於學而不逞學，詩自無不工云。是集乃振宗歿後二十餘年，其子衍穀謀於族叔史福，為之刊行者。惜板小不雅，頗潦草，尤多魯魚之訛，故傳布未廣。然其詩故不可沒也。張南崧山左詩續抄曾選入六首云。

馬文稿一冊詩稿一卷 抄本

清畢曰溱撰。曰溱有滇遊記，前提要已著錄。是集乃其所撰詩文，向無刊本，此冊亦輾轉傳抄者。文稿無卷數，中之疏文、奇序等作，題近腐而文則新，事雖誕而文則正。論文昌而及義塾，論彌陀而及慈孝，論元君而及資生之大原，論爐神而斥讖牛之俚語，亦所謂立言有體者矣。至題以馬文，則又取介之推焉用文之之意也。詩凡四十七篇，與其父忠吉詩合為一卷，此冊抄者顛倒錯亂，莫辨誰何。益都縣志謂採訪所得，尚有三十九首，未知與此四十七篇相複否，不可知矣。

海右陳人集 抄本

清程先貞撰。先貞字正夫，號蒐庵，德州人。明末以祖紹蔭歷官工部員外郎，入清後家居不出。撰有德州志略十篇，是集古今體均有，隨意編次者。前有盧世㴶序，有云余於唐人中，最愛張謂，乃繞欲上口，輒思吐却，恐未領其微祇，得其率獨。吾友程正夫藹然有王孟韋柳風流，余喜誦之，以為藥石生我云。王士禛漁洋詩話則謂其才情不及盧德水，而深穩過之，如豐侯歌、菖巴刺桅歌、火蓮行諸篇，皆有逸氣云。按先貞是集，分窺園百一、百二、蒐庵四集，各集中詩一變再變，激楚悲涼，排宕沈鬱，而歸之和平忠愛，則直入少陵之室云。

石民詩二卷 清乾隆刻本

清楊青藜撰。青藜字祿客，號石民，濰縣人。順治間副貢。是集乃鉅野傅爾德所選定而刻於江南嘉定者。全書共詩二百餘首，分體編次，皆青藜所爲詩。康熙二十一年曾手自訂定，初存其長子企憲手，繼存其次子知微手。其後輾轉歸安邱劉汝飛所存。至乾隆十六年，汝飛屬傅爾德選擇而梓之。榆園雜錄謂其割裂太甚，次第皆已錯亂，今原本不可得見，無由得見其原稿情況矣。娛老集楊石民小傳云：讀昆侖篇知其學有根底，讀寶劍吟知其胸有經濟，至於黃河賦則洋洋數千言，莫能窺其涯際。觀此數語，亦可知青藜之詩矣。

殊翁合編四卷 清同治刻本

清齊培元撰。元字養和，號東野，濰縣人。嘉慶丁丑進士，官平遠知縣，以事遣戍，期滿賜還。撰有西戍日記詩草、齊東野人新語等書。是集爲雁字詩一百二十首，乃其弟從西戍日記詩草、齊東野人新語二書選出而付刊刻者。其卷一題下注云：丙午在濰年六十一作。卷三題下注云：丙辰在莒，年七十一作。卷四題下注云：丙寅在家，年八十一作。卷各三十首，蓋西戍日記詩草乃培元遣戍時作，齊東野人新語則戍滿旋里與友朋唱酬者。培祿以其卷帙甚繁，非一朝夕所能鐫出，因先選雁字詩，刊以行世耳。

長山王蔭堂先生遺著三卷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清王榕吉撰、榕吉字蔭堂、長山人、道光甲辰進士、歷官延慶、望都、雄縣、天津等縣知縣、署保定府、升順德府、特擢大廣順道、遷山西布政使、調直隸按察使、護理山西巡撫、內授順天府府尹、遷大理寺卿、是集乃其子興祥等、延定遠方燕年所編校者、計奏牘八十餘篇、雜文二十一篇、蓋以條教及劄錄、大抵皆居官時所著、惟奏疏有目無文者五十餘篇、書前有張英麟序、後附徐全銘跋、而墓誌銘則并附書首、爲格吉服官中外、正值捻匪竄擾之際、籌餉籌兵幾無虛日、其入告之文、大抵奉法循理、行所無事、而明白洞達、悉合機宜、至所爲官箴數十條、條理精密、至纖至悉、皆閱歷有得之言、雜文諸篇、亦多有關於史事、至流連光景、寄情翰墨之作、則無一焉、由格吉之文、以迹其當日之行事、所以尊主庇下、經事綜物、使讀之者有以見紀綱法度之施、則清代中興之治、亦穆然可以見矣、張英麟序、謂即以此爲榕吉之治譜、亦可謂榕吉之改書云云、殊非溢美之言也

安寓詩草合選 抄本

清王言溎撰、言溎字寄俞、濟陽人、順治間恩貢、官萊州教授、是集爲其同邑張爾岐所刪定者、詩共二百餘篇、分古今體編次之、蓋言溎爲詩甚多、每有成帙、輒爲一集、曰學吟集、曰遊草、曰變草、曰棄草、曰濼陽詩草、曰掖水詩草、共三百餘篇、皆各具序跋、及其晚年、將囊筆閉口、不復稱詩、因綜所作、就張爾岐合刪之、蓋亦感於感興之作、本取暢一時、而擇言行遠、則期有當於千古之意也、爾岐因錄其自午日遊金山寺以下諸篇、刪爲定本焉、爾岐嘗序其詩、謂觸物言情、滔滔汩汩、不盡不止云、大抵言溎爲詩、大都乘興即哦、不爲嘔心、而斐亹俊逸、在遠近深淺濃淡之間、而亦出遠近深淺濃淡之外、視昔之歷下、近之竟陵、俱所不屑、蓋自得之、非義襲而取之也、至王崙年題詞、謂煙雲之綿邈、不足爲其致也、花月之鮮潔、不足爲其色也、春風之澹蕩、秋日之明肅、不足爲其景與況也云云、則未免過甚其辭矣、

通齋詩四卷附二集三集不分卷 清順治刻本

清劉正宗撰、正宗字可宗、又字憲石、安邱人、明崇禎戊辰進士、入清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是書初集分體編次、卷一為五言古、卷二為七言古、卷三為五言律、卷四為七言律及五七言絕句、總計四百餘首、二集三集均不分體、二集三百二十首、三集四百八十餘首、集各有序、正宗所為詩、尚有木天草、鳴雪齋草、御墨樓詩集諸編、今皆未見、正宗夙慧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而最工聲律、尤精五言古詩、論者謂其氣格遒上、在陳拾遺張曲江間、胡世安序其集、則謂五言古沉鬱敦和、俛仰餘致、七言古蒼勁流連、時露豪放、五七近體、皆潔風華、遠探高寄、尚得風雅遺旨、雖聲是所托、自喻適志、而一時格格難誠、胸手相適、不能不如此云、王士禎香祖筆記有云、劉憲石好為詩、嘗從軍行云、匣雙雄劍、腰間兩石子、逢蒿真浪死、何必怯遠東、後竟以事隸旗下、人以為詩讖云、

靜叔遺文 抄本

清李文淵撰、文淵有左傳評、前提要已著錄、是冊所收、以論辨之文為多、其所撰多有根據、不苟從同、嘗言昌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蓋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矣、後人謂分氣質理義而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萊疑西銘為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文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人、何也、又言唐詩於本朝事、每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為樂府諷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徒字句之工哉、管絃若謂樂府古辭、陳陳相因、易於取厭、張文昌王仲初創為新製、文今意古、言淺諷深、頗合三百篇興觀群怨之旨、樂天尤工此體、至欲借以感悟宸聰、數民瘼、其積愈厚、故其言愈昌云云、是文淵所撰、實亦天地間不可少之文字也、

嶺南詩集八卷 清乾隆刻本

清李文藻撰。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號南澗，益都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授恩平知縣，調潮陽，升桂林同知。撰有毛詩本義、竟陵考、金石書錄、青社遺聞、諸城縣志、齊諺、粵謠、餖飣錄、南澗文集等書，多未付梓。是書官粵一集，用梁王筠之例，分恩平、潮陽、桂林。凡恩平集一卷，詩八十三首，潮陽集三卷，詩二百二十三首，桂林集四卷，詩二百六十五首，總計五百六十餘首。前有錢大昕序，謂嘗持詩不必窮而後工之論，文藻以磊落英偉之文，登進士第，捧檄瘴癘之鄉，舟車奔走，日不暇給，而詩益奇而工，讀之似近而遠，似質而雅，似淺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鳴者也，此不言窮而工者也，此真合乎古詩人之性情，而必傳之詩也云云。馬國翰買春詩話謂其集中美不勝收，如崑崙灘云：山上石欲墜，山下石欲飛，舟行亂石中，浪花濺我衣。人頭上灘速，我頭上灘遲。所經巉巖盡，兩岸無晴暉。以此置書巢人詩中，幾不能辨。又如連山甘蔗地，細雨荔枝天。經時對淫雨，九月尚炎天。經年屋角垂崖子，十月塘坳放麥花。秋衣尚攉萬千級，且踦蝗，凝霜蕎麥雨，吹火木棉風。炎徼風景，亦可資談助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香閣詩集五卷　清嘉慶刻本

清王餘芊撰、餘芊字子千、號玉泉、福山人、善寶子、諸生、是編分五集、集各一卷、曰山中吟、曰山中續吟、曰松霞集、曰廣川集、曰定武集、乃餘芊自己亥至丁未九年間所為詩、其弟餘英為之刊行者、卷末有餘英跋、謂其兄年十七入邑庠、次年食餼、二十三而終、自幼性無他嗜、出就外傅、即喜吟詠、尤苦嗜昌谷、惜年不永、未能竟其業、茲集始己亥年十五、集中諸詩、即自十五至二十三之作也、餘芊初學詩、遵守摩詰放翁家法、繼得太白集、手鈔巨冊、諷誦略無停晷、其後更涉獵杜陵昌黎東坡諸集、所得益深矣、仁和趙佑於科試卷中、得其試帖、有惜不能起漁洋共賞之評、則其詩亦可概見矣、

鞠夢廬詩抄四卷　清光緒刻本

清張善恒撰、善恒字聖基、號他庵、安邱人、諸生、是集共收詩三百七十餘首、計卷一七十二首、卷二三各百首、卷四九十八首、皆善恒嘉慶丁卯以後七年中所為者也、書前有王毓貞曹承文序及自序、末有其曾孫介祿跋、善恒少有文譽、工詩早卒、其所為詩、尚有古香書屋集、湖山卧游集、學吟唱和草、客滕幽居吟、歷下紀游詩等名、今皆未見、是集則善恒曾孫介祿刻於杭州者、善恒喜藏書、尤喜藏諸名人詩稿、每值帖括餘暇、獨手一編、焚香靜坐、朗誦其佳處、偶有所得、即奮筆疾書、無暇計及工拙、故王毓貞序其詩、謂詩之為道、其說多端、而要之不過情景兩字、情之真者、寫景必工、景之真者、言情必遠、善恒少學王夢得襄陽摩詰之逸、近復肆力於阮亭梅岑諸名家、大約似工部者十之三、似放翁者十之六、如集中閨望云、憐汝孤桐冷、向他幾時休、閻石農授昆邑廣文云、歲華雙鬢促、詩酒一官閒、晤李潤泉云、今朝重對酒、又歷幾清明、閻郭菊畦北歸云、無徑秋老、難為客人到、途窮僅思家、非情真乎、又如送石圃遊五蓮山云、白雲蒸海氣、紅葉畫秋天、遊法慶寺云、

風餘爭鳥語、松影滌塵心、秋日田野云、林深殘葉碎、山缺、亂雲生、晚晴云、野浦水添三尺綠、夕陽山入一樓青、非景真手、蓋善恒遇事興懷、吐而後快、亦自有其詩格也、

貲山堂詩抄廿一卷車中吟二卷 清刊本

清王賡言撰、賡言字貲山、諸城人、乾隆乙卯進士、官常鎮通海兵備道、撰有四書釋文等書、是集詩抄分課餘鶴廳于役屐遊遠雲南遊信江潯陽廬阜章門雁廳白門石城回颿南州燕城潤州十七集、每集皆有小序及目錄、自鶴廳至屐遊三集、皆官京曹時作、遠雲以下皆為外吏時作、鶴廳雁廳二集各二卷、信江集三卷、餘皆一卷、賡言為吏、勤於案牘、多所平反、而所至不廢嘯詠、篇什既富、句律彌工、曹煐序稱其才有過人者、不虛也、車中吟皆詠物詩、監寶泉局時、乘車往來得之車中者、康綸鈞謂其自在流出、饒有風人之旨云、

舊雨草堂詩八卷 清乾隆刻本

清董元度撰。元度字曲江，號寄廬，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由庶常散館出知安遠知縣，改東昌教授。是集共詩五百餘首，隨意編次，而不依類分體。末附詩餘十二闋。書前有黃叔琳、趙佑、胡德琳、鄧汝勤諸人序，及翁方綱題辭。末有萬廷蘭跋。元度少時以春柳詩擅場，及壯，掉鞅文壇，聲滿京國間。其所為詩，皆倚然自寫其生平之蘊籍，而有得於南北閱歷之多。胡德琳謂其詩和平爾雅，不為綺靡浮艷之態，而亦無鉤章棘句之習，大抵根柢於義山而歸宿于放翁。間作長短句，含宮嚼徵，老而不衰，其學愈盛，其氣愈下。其不肯苟以自安之意，尤非近代淺衰之士所可云（冀）。萬廷蘭亦謂其性情平易，其言諧婉，尤長於七律，故集中所錄，較他體為多。大抵元度仕途偃蹇，運蜷以發，人皆以其詩中或有不自得者，然觀其詩激昂而不怒，跌宕而不淫，戲不為虐，正不入迂，更優柔婉順，纏綿悱惻，無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人自得于意言之外，殆亦深於義山而不規規於詞華聲偶之末者矣。是集之成，乃新安申南屏捐俸付梓者，而汪蘇圃、田實齋、紀棠園、吳蘇圃亦各後先佽助，萬廷蘭則專司讐校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洗西草堂集十卷 清刊本

清高如岱撰。如岱字子積，號謙齋，濟寧人。先賢高子六十七代孫。乾隆庚戌恩貢。撰有先民遺事紀及學習錄。是集計詩八卷、文二卷。詩集分四目，曰河干集三卷，癸未至甲辰二十六年作；曰南溪集一卷，乙巳、丙午、丁未三年作；曰鶴巢吟一卷，戊申至甲寅七年作；曰雲水集三卷，庚申以後作。皆其門人鄭淑樸等所編者。文集名謙齋文錄，計二卷。書前有自序，云自愧詩文綿弱，以視古之作者，不敢望其門戶，所斤斤自持者，惟是言情必稱而不敢越，紀事必覈而不敢誣，談理必審而不敢襲云。書後附鄭淑樸識語，謂如岱詩之淵微樸茂，何足以知萬一。曾記友人种君賓暘抱疾，適得夫子詩抄而誦之，怡然不覺呻吟之苦，後訖疾亦愈，欲知夫子之詩者，以此推之，可以見其概云云。大抵如岱詩文不標榜門戶，是亦能自成一格者。

柏村詩集一卷 抄本

明王濼撰。濼字帶如，號愚谷，益都人。萬曆庚戌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是冊乃濼姪孫旅亭輯得者，僅詩二十餘首而已。蓋濼所為詩，兵燹無存，旅亭於故紙廢書中始為搜存。封面有李文藻跋云：訪愚谷詩久矣，今中秋偶與畢蓺子長談及，乃知愚谷後裔居金嶺鎮西栱宋莊。近年刻旅亭詩抄者，即先生姪孫。子長與王氏為姻戚，時相往來，旋為余購得柏村稿一冊，乃旅亭手抄，才得五七言律二十一首，因錄之，聊加丹黃，而藏於說山書屋。愚谷在明季為吾鄉詩人之冠，而所存寥寥若是，如此殘膏賸馥，其當珍惜為何如云。大抵濼為文不事剽襲，空靈超邁，從慧悟中得之。其詩則天才逸發，亦如風生泉湧也。

渡江草 抄本

明韓昌穀撰昌穀字仲戩禹城人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荆州知府是編皆隨意編錄蓋皆昌穀渡江以後所作也江南丁澎叙謂其秋興擬跡夔州玉壺托體天姥秉山手詩右丞閒居嘉州晚發之亞也鄱園舟感諸篇康樂湖中醴陵譙山之遺也要諸各體高蒼迅發煙雲倏生含宮引商往往合作元美稱楊修撰南中稿穠麗婉至華學士嚴居集清澹簡遠俱逸勝玉堂之作而仲戩蹇裳涉澗負杖登峰寓目送懷無非勁響所謂謝客得林泉之助豈虛語

哉邇來風雅道微浸成痼疾非意尚險僻則調入纓纖韓盧宋鵲莫可藥砭仲戩戛然戛之手闢榛蕪旨得正始亦可稱有起衰之功者矣

四素山房集二十卷 清初刻本

明劉鴻訓撰鴻訓字默承號青岳長山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事跡具明史本傳撰有困學紀聞抄玉海纂等是集計詩一卷文十八卷末一卷為皇華集則其天啟辛酉奉使朝鮮時作者鴻訓詩文多直抒素心不襲秦漢唐宋之迹嘗以窮達齊致哀樂不傷自號四素主人以明自得車世純序其集於鴻訓文字許論至為確當其序有云夫救焚者無善呼拯溺者無雅步今世獨以一節之事相求矣而先生猶是為包舉

之詞世徒以迫切之業相索矣而先生猶是為根本之論如足兵餉立紀綱通壅閉等論皆粹然王道蕩平之旨不為時之多艱急在事而緩在道而即相拘為偏事之言不為緩治本而急治標而即相拘為末流之論其隨事立言者亦有之如誥勅書啟之類然言即偏而道皆全說即處末而理自處本與其大建白不復有異其文章亦復安人之致無奇異之辭過激之論云宗獅山左明詩抄載鴻訓子孔和所撰庚辰先相國文集成感賦一首其序中有云百敗而一戰勝核唾手而十行如紓探奇冀子之光混魄

文殊之境云云、是鴻訓詩文亦自有其價值矣、

徐東癡詩集二卷 清康熙刻本

明徐夜撰、夜字嵇庵、又字東癡、新城人、初名元善、字長公、明諸生、是集共詩百餘首、為王士禛所評刻者、夜為王象春外孫、少讀書外家、漸染風氣、束髮即工為詩、為文亦原本史漢莊騷、工於哀艷、五言詩似陶淵明、峭刻處更似孟郊、中歲以往、屏居田廬、邈與世絕、寫林水之趣、道田家之致、率皆世外語、儲王以下、實有所不及、為詩不下千篇、而秘不示人、及其卒、王士禛就其篋中所藏、斷簡編綴之、僅得百餘首、因為刻行、蓋士禛以夜可傳者、固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後世之人、則因此百餘篇、可想見其流風餘韻、亦可以知人論世矣、

太古園詩集一卷 抄本

明王倜撰、倜字無競、滕州人、諸生、是集為其同邑張謙宜所選定者、倜集本為張若木所訂定、其後括遠楊明戀曾刻以行世、然已非張若木所訂之舊矣、清康熙間鄒魁周澄山又有選本、曾刻於江南、亦不過十之一二、今楊周兩刻本均已不可得見、此本為張謙宜得之其弟者、分初集二集、與若木訂定者及楊周兩刻本、均不同、謙宜并承其父命、為之校讎、復補作本傳、以成全書、其後復傳八繕抄一秩、去其冗漫、存其精粹、以期於必傳、即此本也、山左明詩抄亦選其詩、書謂其詩染鍾譚之習、多不入格、鄒縣周澄山讀其數畝白雲松滿徑、一天涼月竹亭幽之句、至為痛哭、豈不聞王黃華楊夢載邑師聖諸句邪、要不如秋氣欲殘成遠塞、寒山無數下平蕪、差有氣格耳、

持忠集二卷 抄本

明張瑶撰、瑶字琪草、蓬萊人、天啓乙丑進士、官開封推官、行取入都、沂州宋鳴梧抑為真定同知、旋謫河東判官、告歸里、崇禎壬申叛兵攻城、罵賊不屈被害、贈光祿少卿、是集上卷為奏議啓事揭帖、下卷為詩賦、瑶以推官行取、與萊陽宋玫爭欲得吏科、不勝、因相參揭、至八上、終以吏議謫、其疏詆玫及高宏圖章光岳等、語同怨罵、昧謂玫文辭字句、剽竊經史、掩卷不知為何題、則深中當日萊陽文派之弊、其詩半皆憤語、夏蟲賦一篇、尤極毒詈甚矣、公孫之禍也、其安攘十策、頗為剴切、瑶以五月見斥、七月乃上此疏、亦為求進之計耳、宜通政不為上也、且玫在河南知縣事、本為瑶屬吏、乃不糾其失職、及爭進不遂、始揭之、亦非由於公議也、瑶死於崇禎五年叛兵之禍、其氣節固足重矣、

雲來館集八卷 抄本

明王琢璞撰。琢璞字連城，一字無瑕，自號支離子，濟陽人。崇禎戊辰歲貢生。是集計詩五十八首，文七十篇，乃其同邑張爾岐所編者。琢璞每得一畫，俯仰轉側，不暫舍，食置梓著間，夜深頭昏，低枕燈焚短檠上，書猶在把，醒即復讀，如是者二十年。學益富，故其所為諸論說序記銘誄歌頌之文，既多且奇。張爾岐序其集有云：戊子邑北，微盜起，先生病，予不獲侍執燭，而先生沒矣。次歲，予哭於其寢，其孫期出遺稾一束，泣授之曰：王父垂絕，以不得見君為恨，意若在此，予亦泣曰：此實先君子之志也。故有廢壘，受以歸，駢綴成卷讀之。先生困於病者四十年，手綜韻不倦，書字傾漫不易讀，可讀者或首尾剜弊，彼此移附不成篇，或雜錄他人詩，其中莫辨主名，推尋釐整，遇疑而置，始輯成是集焉。爾岐嘗以集中所載壯往雄邁，不可制御，旨其才左繩右墨，動合程度者，其學而奇情坐鬱，鋩鋒不試，屈曲掩抑於此八卷之中，實琢璞之病為之也。郁其陳序是集，謂其詩雖不多，然亦有少陵韻致云。

僅齋遺稿二卷 抄本

明戴沅撰。沅字紫瀾，濟寧人，諸生。著有小憩餘言、僅齋辛筆等書。沅久困諸生，時縱談遊俠，參究釋老，所著詩文有二十卷之多，未及刻成，遭明清鼎革之變，遂致散失。此冊乃沅子苦心搜索而得者，較之原書蓋已百不得十矣。徐增元氣集所載之四十七首，亦由此遺稿內選出者。沅生於明萬歷間，高才博學，著述等身，為人倔强慎交遊，平生與楊士聰、李用質言稱莫逆，其所生之地與李于鱗為近，而所為詩，絕無一字落白雪樓一派，惟以性情為主，任所欲發，天真爛然，讀者感動，實為明代末流之柱石。且天性忠孝，天啓間閹燄灼天，流毒士類，天下人無不禁口結舌，而是集中所載沅撫時有憂之作，直言無隱，痛憤勃然，亦可稱[時修傳]州志沅傳，謂其親歿，執喪哀毀，往往呼翁豪慟，蓋無一念而離乎其親者，其所為詩，自亦可傳之千古矣。沅全集二十卷，李用質任襄陵時，曾捐俸囑楊士聰刻之都門，未成而失，則此冊亦可稱吉光片羽。宋琬山左明詩抄收沅詩數首，沅書作鋭，蓋筆誤耳。

姜自文先生集九卷附一卷 清乾隆刻本

明姜垓撰。垓字如須，萊陽人。崇禎庚辰進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是集為乾隆間鄞縣全祖望所訂定詮次者，共詩七百餘首，分為八卷，另有文十餘首，合為一卷，更彙輯手諸墓志為一卷附於後。垓所為詩，其家本擬付梓，以嫌諱未果行，沈埋於鄉里者幾及百年。祖望於垓孫本渭求得之，因為編次成書焉。垓詩男為杜茶村、張杉茶、余淡心、彭大賓、葉聖野諸人所論定，本渭頗以為未盡其先人所作，因祖望之求，遂盡出所藏以應之，編成刻之，是中即此本也。全祖望序其集，謂垓兄埰文勝於詩，所為奏疏記序，筆力甚高，不泛泛東京以後入手，尤愛其沈給事傳，班固無以過；垓則詩勝於文，信手所之，如蜒蚓，如渴驥，非復繩墨所可檢束，及其諧聲按律，又無不合昔人者。林都御史蘭菴哭垓詩有云，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時，嗚呼，讀是集者，能無泫然流涕云。

南唐韓熙載文靖公遺集 抄本

南唐韓熙載撰，清張昭潛輯。熙載字叔言，北海人。累官中書侍郎，卒贈平章事，謚文靖，事跡具詳南唐書本傳。昭潛濰縣人，撰有無為齋詩文集已著錄。熙載官南唐時，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之為文，朝中文字多出其手，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其著述陸游南唐書載皇極要覽一種，馬令南唐書載格言及後述三卷、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三卷等三種，史志均未著錄，當早已遺佚，惟佚文佚句流傳尚多，陸、馬令南唐書載有感懷三章及乞任閑下表一節外，他書所載亦甚不少，昭潛以鄉梓文獻所關，曾為搜集成帙，即是書也。惟搜訪未周，所錄過少，僅文五首、詩四首而已。文曰宣州築新城判，曰分司南都乞留表，曰上睿帝行止狀，曰真風觀碑，曰湯泉院碑，曰元寂禪師碑，詩曰感懷，曰溧水無相寺贈僧，曰送徐鉉流舒州及題妓，況全唐詩惟昭潛所錄殊嫌漏落，既不著其出處，更未較其異同，即如分司南都乞留表一篇，乃昭潛錄自全唐文者，與南唐書所載乞任閑下表文字完全不同，似應並為錄出，方為

完備矣。書首并錄有韓熙載傳、及徐鉉墓誌銘、并附祭韓侍郎文、及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可太常博士制等。

遂初草廬詩集十卷 清同治刻本

清杜堮撰。堮字石樵，濱州人。嘉慶辛酉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卒贈太傅，謚文端。著有龍門綱鑑紀年圖、述訓、武鏡、時文舉隅等書。是集計西軒草一卷、瀛洲草一卷、海山集四卷、越吟集三卷、石畫龕集一卷。全書隨意編次，不分體，亦不編年，乃堮姪受康恐代遠年湮，或有遺失，因先取所著詩集付梓者。前有朱鳳標及崇恩序。堮於清嘉道間負文章重望，出入清禁之庭，翱翔皇華之路，史恒珥筆，懷持衡，一時文人學士，仰如山斗。其所爲詩，宗旨醇正，辭藻

清腴，不務奇警，而格自高，不假矜飾，而神自整。五言宗陶，而時出入於王孟韋柳，近體亦不作大歷以下語，實非同時儕輩所能及。崇恩序謂秀骨天成，神韻高妙，方諸古賢，可升韋柳之堂，而分蘇陸之席。又謂清代山左主持風雅者，漁洋之後，一人而已云云，則獎譽者亦未免過矣。要之堮文章學問，志能立言不杇，祥爲儒林，實不失爲一代偉人也。末附受康跋，謂其所著述訓、武鏡等書，將次第付梓，垂諸久遠，俾後人繼志述事，有所遵循云云。今堮所著各書，原稿名曰石畫龕全集，尚藏其後裔某氏許，尚未能悉

行刊刻也、

申椒集二卷 清康熙刻本

清孔傳鐸撰、傳鐸字振路、號牗民、曲阜人、雍正元年襲封衍聖公、著有禮記撝藻、是集共詩四百九十餘首、隨意編次、不分體、亦不編年、傳鐸書謂學詩從李杜入手、乃上乘之論、實未能領略、求其淺而易學者、於宋人得陸放翁、於明人得高季迪、此兩家雖不逮李杜、固是李杜宗派、故所為詩、清新瀏亮、極近於陸、而一二古詩、不求奔放、惟尚渾樸、言皆根於至情、陳于王叙謂古體若風若雅若頌若騷、近體是青蓮、是浣花、是白香山、是陸劍南、風檣陣馬、虎蹀可畏、蓋有志於緣情綺麗之詩、而非餖飣剽竊錯亂桐上者、羅笠豫序則謂聲則全鍾大鏞、氣則流霞濯綺、古人云詩有別腸、實則詩固別骨、非可強到云、於傳鐸之詩、實可謂稍許備至者、要之傳鐸稱豐儀威、足跡未嘗遠遊、而其詩於壯烈激楚、磅礴渾灝、以及幽咽悲亂、溫柔綺麗諸境、無不備之、蓋其於太白昌谷義山諸家、浸淫既久、皆能神遇而力到者矣、書前有陳于王宋犖羅笠豫顏彩諸人序、及自序、末附沙克岱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陶嘉書屋詩賦二卷 抄本

清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號誦孫、海豐人、道光乙未進士、歷官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撰有誦綠象刻書目、攈古錄金石彙目分編、雙虞壺齋藏器目等書、式芬少年極嗜詞章之學、及專心攷古、遂不多作、亦不存稿、故流傳不多、是集所收、詩僅百數十首、賦十餘篇、蓋式芬既專意於金石之學、自不留意詩文矣、然所為詩、五七古氣清筆健、瀟脫自喜、神似坡公、律詩亦工力悉敵、武定詩續抄曾摘其佳句、如遊湖西菴云、樓空何礙小、門設不須關、失題云、橋通如一道、城夾月雙圓、頹雲沈塔影、急雨壯灘聲、七言如題雪堂云、雪壁已成千古迹、霜花初綴一庭秋、素心蘭云能安冲淡為君子、洗盡鉛華是美人、修禊云觴詠此間須我輩、鶯花從古屬詩人、穀雨云鳩婦呼殘三徑雨、鼠姑開淡一簾風、失題云瓦罋照室燈全暗、土壁尋詩字半訛、青山遮道如留客、紅葉隨舟亦送人、風聲入竹有琴意、月影寫窗無墨痕、世向無膚真享福、身後圖名亦太癡、江翻白浪通三峽、人與青山共一城等句、均至可傳誦也、

利于不息齋初集不分卷 清道光刻本

清孔昭焜撰、昭焜字蓋生、曲阜人、嘉慶癸酉舉人、官四川蓬溪中江閬縣等縣知縣、是集首為郝埽山剩集、計賦五首、次為食我實館吟稿、計古今体詩三卷、分年編次、末為古文五十餘篇、書首有自序、郭尚先弁言、及孔憲張井等題跋、昭焜自幼時即出語精警、不為俗尚所流、其後所造益邃、入仕後雖簿書倥傯、頗無日不讀書、既解官、益詩專其志、所為詩縱橫奇肆、於孔氏群從中別樹一幟、自序謂其路懸罵詈、縮悲哀、扣膝捫腹、酒酣夢熟、天籟時一自鳴耳云云、實能自道其所得、莆田郭尚先謂其渢渢和雅、蕭然有出塵之韻、則未免不似矣、所為文以考證碑版文字為多、首無標題、每篇更不記頁數、似是刊刻未畢工者、內有上當道言事書一篇、則其官四川時所撰、於川中利弊、痛切言之、亦殊有參攷價值也、

月梧集四卷　明刊本

明張弓撰、弓字希仲、號月梧、歷城人、嘉靖丙午舉人、官淮安通判、是集分年編次、古今体均有之、而以今体為多、弓詩多刻意為之、不喜作風雲月露之辭、故所為不多、書前有周府中尉新美序、稱弓迫於窮、日益刻意於詩、雖其所自喜然而無當於志弗作也、即作而當於志、然非其人弗與睹也、即人而詩而睹之、然尤不欲以是為名、實所謂古之高尚、夫言為心聲、而詩尤其精者、余觀先生之詩、其淡永超詣、殆陶韋之流云云、此集乃弓於老年之時、將其所劇意者、彙而輯之、詩數百首、不忍使之泯沒無傳、遂延新美序之而梓之、美所稱弓詩為陶韋之流者、實為不易之論、蓋以其時代較早、尚無明末習氣也、

草堂雜綴一卷壺海生詩草一冊　抄本

清王鍾泰撰、鍾泰字瑞封、號古村、福山人、乾隆戊子舉人、歷官蒲州同知、是二編雜綴為古文十餘篇、類多傳誌之作、間有論辨者、亦非極確之、詩草有嘉慶四年自序、言定分五六卷云云、此本凡六十餘葉、惟第一葉首署壺海生詩草卷一、其下題卷皆雜行[風]間、一至四不及四十葉、其四祇三葉、其五乃三十餘葉、則亦非其定本矣、鍾泰所為詩、大致模倣漁洋、而未得其神髓者、然頗具風格、不偶流俗、晚年諸作、則頗有進境、是集極力搜尋、始行得來、因不願沒其苦心、姑錄之以存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竹嘯錄音不分卷　清康熙刻本

清王特選撰。特選字策軒，號試可，滕縣人。康熙乙酉舉人，官東昌教授。撰有三遷志。是集不係編次，以五言排律冠於首，次五古、七古，次五律、七律，次五七絕，末附文三篇、賦三首。書有孫祐岐序、及自序。特選議藝主文選，詩合唐宋而一之，另著衡山閣詩集七卷、半舫齋古文八卷，此集則其少作也。特選嘗謂詩發乎情，根乎性，而性情百變不拘，因乎景，感乎時，而時景屢遷不借，行乎其不得不行，而亦欲行即行，止乎其不得不止，而亦欲止則止，會心不遠，含毫渺然，雖不克果當於大雅之林，似亦足微存騷人之致。若其字櫛句比，條律偕聲，自偏大雅，非求好也，蓋欲亦擬脫制義之方而已，是其為詩之意，已可概見。今觀其詩，長篇博大浩瀚，律詩比偶工穩，一種秀麗之氣，頗稱風雅兼備，至其文賦，亦復淹貫經史，跌宕抑揚，天然合律。孫祐岐序謂求之少年場中，不可多得，以工於制藝者發為聲韻，一吐胸中之奇，亦其性情之真，所不能自已者云云，可謂稱許備至。雖特選晚年悔其少作，謂風雅自有歸宿，安用戔戔者為，然此集固亦有不可廢之價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蓬園古集 清道光刻本

清張豐桜撰。豐字亨甫，號小南，淅縣人。嘉慶丁卯優貢，官武安知縣。著有四書質語。是集計文三十四首，多考辨序傳文字，任意編次，不爲分體。其中如黃河源考、張姓辨等篇，雖考證未確，然皆以舊說妄誕，不足信，自已可取。又如張大成妻論、陳母某氏節孝傳，謂忠孝節義本人之性，非可以矯揉造作而成，許諾亦皆前人未發之論。至救荒紀事一文，於紳士擅權官吏顢頇尤痛切言之。要之豐文質樸而潔，深古淵懿，於歐曾頗能得其逸致也。豐所撰尚有詩集，今未見，僅十二筆舫雜錄摘載其詩稿佳句，如秋郊晚行云：十里秋風霜草色，半橋人影夕陽痕。秋意云：秋後看松知本性，花中惟菊最多名。手中春漲北上云：無聲細雨偏留客，不斷青山慣送人。題山居云：滿林黃葉疑無路，萬壑秋聲直到門。題新館云：樹是幾移連故土，花多新種少蟠根。等句，亦極可誦也。

之遊嘘餘集二卷雜文二卷公牘四卷 清光緒庚寅刻本

清孫福海撰。福海本名榮袞，字補堂，榮城人。道光癸卯舉人，歷官興國知州。是編上卷詩二十一首，下卷文六首，而以試律偶存一卷附焉。雜文公牘，則其子葆田所彙輯者。蓋葆田隨侍其父之日甚淺，故其父文稿率多散失不及收錄。同治壬申癸酉間，葆田兄嘗手錄雜文公牘等藏於家。及其父歿後未及一年，其兄亦去世，諸文稿收藏書笥，不忍披讀。至光緒秋間，葆田門人陳世昌等特擇葆田所輯孟志等書，因出雜文公牘等重爲編輯，并以附刻。至之游嘘餘集，則其季弟咸手錄殘帙，而請柯蘅鑒定者也。葆田校經室文集中有書陶文介公手札後一篇，於其父著述敘述頗詳。此集所載無特異文字，惟可於集中見葆田所學，蓋得於其父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松齋集一卷 抄本

清謝子超撰。子超字仲昇，益都人，諸生。是集計古今體詩三百餘首，文十餘篇，亦隨意編次者。書首有自序。子超幼患膝風，閉戶靜養，嘗取性理諸書探索而玩味之，於大易之陰陽進退，略得其妙，於名利二字皆漠然視之，於是始從事於詩。其所居舊廬西隅有古松四株，因構室其間，名曰四松齋，即是集之所以名也。其自序有云，當夫花晨月夕，偶吟一首，逸興遄飛，更不計詞之簡陋云云。今觀集中諸詩，皆淡永可味，想見其襟懷高曠之致。又文集中有求說一篇，於敬恴之間三致意焉，亦可知其於理學極有得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巨平集一卷 清道光刻本

清李廷樞撰。廷樞字慎夫，一字憶園，又字巨平，臨朐人，諸生。是集詩文皆有之，文合叙記碑銘之屬凡五十九篇，根柢深厚，辞旨温雅，一游覽、一酬對，亦不苟作，因言見道，卓然學人之文。其視日用庭天地諸說，於修身之功、進德之旨、道義利禄之判、名譽情實之别，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絶非淺学所能道。詩一百五十五首，多慢興之作，然胸有機軸，吐屬亦不同凡響。縣志廷樞傳云：家貧好讀書，反對荊山，授以韻書及詩章，廷樞研究聲律，發為歌咏，有所得則長吟獨嘯，旁若無人，為文簡質閎理，千言立就。学使趙佑按試青郡，廷樞應童子試，援筆直書，文不加點，佑讀其文，謂非老師不能，拜以無草稿于功令，未能録取云。按臨朐文章自馮琦後，號為大師名宿者，大都破碎章句，聲律記誦而已，惟廷樞拔出町畦，薄科舉之学，獨出胸臆。淄川王以睿序其集，謂其游覽記事之文，因言寓道，詞近旨遠，約而理博，游記刻劃似柳河東，記事文濱迤磅礴，洋洋乎温雅在孟堅蔚宗之間云，亦非過譽之論也。縣志本傳廷樞所著巨

乎詩文集十卷、藏於家、列此一卷之本、特行世者耳、尚非其全也、

南沅集二卷　清道光刻本

清謝九錫撰、九錫字綸齋、號雪村、臨清人、嘉慶間歲貢、官清平訓導、是集分古今体編次、共詩二百二十餘首、乃同里馬洪慶所選訂者、九錫為謝素輝後裔、故遺澤猶存、綽有家法、其詩規矩謹嚴、視世之叫號墮突者不可同日語、書前有馬洪慶序、謂德州詩學之盛、莫盛於清初、德水先生以勝國遺賢提倡風雅、厥後方山比部、共山、蘿大、木訥詩老同官都下、尤為壇坫所重、一時流風所被、至百餘年而師友淵源、猶有可憑、故稱詩者、於新城而外、德州必居一指、九錫受德水諸先生所濡染、故五律風格、雅近錢郎、古体如義犬行、世廟大禮行等篇、尤能不苟下筆、故才力深厚、去清初諸老無幾云云、然九錫白首冷官、坎坷以終、其集雖有刻本、傳世不多、友人華以原板還、失將裒其遺詩傳之、因就其孫若卿處假得藏本、延馬洪慶校訂、洪慶因擇其精華並序而行之、

古藤山園詩抄一卷　抄本

清程鳴岐撰。鳴岐字鳳洲，號耐圃，又名襄哉，字陶村，寧陽人。乾隆初歲貢。是集僅詩百餘首，古今體均有，鈔錄頗為凌雜，無序，當非本來面目矣。鳴岐好為詩，自勝蹟名流下逮瑣物細故，靡不題詠，各極其妙。古體以杜韓為宗，而溯源漢魏，葳蕤輪囷，觀者眩目。鳴岐早負盛名，中遭坎壈，以明經終身，後其讀書精舍所云梵寒書屋者，復厄於火，遂編猥燼殘稾灰飛。其外曾孫寧納加意訪求，始得此冊，實不及鳴岐千百之十一。然寧陽作者，在清代三百年中，實以鳴岐為稱首，故特錄其首書以存其人。又按縣志藝文志載寧納所蒐輯者，尚有向著集詩一卷、萬東山房詩一卷，今未見，或又散佚矣。

古禪子詩抄一卷　清光緒丁酉刊

清楊成文撰。成文字子虔，號羲六，諸城人。同治辛未進士，歷官龍門、蔚州、昌黎、新河、鹽山等州縣，皆有循聲，補清苑，未赴，卒。是編計詩二百餘首，分古今體編次。成文不善為詩，每於政暇，間一吟咏，非有家法者可比，故不能以擬格式繩之。其古體極淺觀，而意境尚淺近，體有性靈，而格調未高。惟集中田家苦五絕十二首，則純乎恤民之言，宜其為循吏也。是編前後無序跋，頗似殘缺，或他本有之，此本已遺佚耳。古今著述，有以文字傳者，有以人傳者，讀成文之詩，其人可見，固不同乎人之無以自見而僅以詩傳者矣，故備錄之，以傳其人可耳。

敝帚文存二卷詩存二卷 清同治刊本

清黄來麟撰。來麟字公振，號冶山，滕縣人。道光辛卯舉人，官長山教諭。是集文共七十餘篇，頗多傳誌之作，而經義論說亦不少。惟其中寓言上下篇及上邑尊論書，則皆經世之言。詩共四百餘首，古近體均有沈鬱之致，筆勢亦壯闊。中多與馬星翼唱和之作，蓋詩格本相近也。榆園雜詠謂其宿龍山驛云：雲低天欲動，泉沸雨來初；山村云：牛羊路徑自歸巷，殘碣場空靜掩門；寒陸雪鶴云：謀生吾道拙，賣音書世稀聞；居云：種花每試新傳種，防病常存舊驗方，等，均極可誦云。

萱園集二卷 抄本

清顔懋僑撰。懋僑字癡仲，一字幼客，曲阜人。乾隆戊午陪祀恩貢，官觀城教諭，著有浙中日記。是集乃懋僑教習內廷萬善殿所作，總計詩三百二十餘首，分古今體編次。懋僑以乾隆五年選入萬善殿，八年期滿。集中自紀恩應制詠懷賦物，以及懷人送別之章，體裁略備。懋僑詩談博典雅，究轉頓挫，善於流水偏對，然窳成句。如自己出，遣詞使事，縱橫自然。牛運震序其詩謂清鮮流亮，悠然意遠，吐納天倪，剗忽翻迭，真可端倪。其詠史題畫之作，敘事老成，轉折風韻，讀之琅琅如直身感慨。其除，雖元微之連昌宮詞不能尚也。集中其題李祠部閩南詩意畫冊云：海氣沉千山，早雲斷城郭，美人倚疏松，高士遣雙鶴；又有步上數山唱，水岩斜陽楓柏紅略約等句，瀟灑綽約，大有太白逸致。其詠中元水邊法事及慈壽寺宣仁后畫像，彷彿韓蘇七言古作骨相生動，庶幾遇之。君題蔡司空美人圖及法重禪丁香畫夢小照，豔情纖態，妍秀風流，玉溪生未足多也云云。於懋僑之詩推崇可謂備至者矣。懋僑所作又有十客樓集、半江樓集

等、今皆未見。至萬壽殿，在西苑中，即明之崇智殿，其地

又名蕉園云。

湘客文集四卷 醞賦 宿咏集一卷 抄本

明王若之撰。若之初名廷名，字香叔，亦字香客，後改湘

客，孟都縣人。萬曆間以蔭授南京前府都事，歷官戶部

員外郎、督天津餉，升河南右參議。明亡不屈死之。是集

計疏稿一卷、啓箋一卷、遊草一卷、續詩卷一卷，末附若

之行述。若之博雅好古，所蓄金石書畫甲於一時，孫情

絕世，清談如晉人，所為詩清真無天崇習氣，又最工尺

牘，單詞片語似晉宋間人，絕non非凡語。李維楨、王士

禎亟稱其詩。是書首有李維楨序，謂湘客經綸吏

隱白門，宿咏名集，取義主盟風雅，將捷此道而覓之云

云。末附若之行述，乃其子梓泰所撰者。王士禎居易錄

等書，皆言若之殉難，然俱不詳其事。行述所述，極為詳

盡。蓋南都既破，薙髮令下，若之匿湖岸陶生圃中，作詩

與友人，一遊僧控其事於當道，遂被執，令薙髮，不屈被

刑於西華門，瘞檜市云。行述中更附張篤慶像贊及王

應節跋，均於若之極許甚至。若之尚撰有涉志，今未見云。

沈太史詩集不分卷 清道光刻本

明沈淵撰。淵字子靜，號澄川，新城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國子監司業。是集計五言古詩十三首、七言古詩四首、五言律詩九十五首、七言律詩七首、五言絕句詩二十二首。書首有淮南劉大紳序。蓋淵所著有中秘稿、步唐集等數種，頗多散佚無傳。其裔孫某多方搜求，始得原書。時大紳官新城令，悲其散佚，因就二集選得如許，彙而刊之，即是書也。淵詩清微淡遠，蕭疏閒散，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劉大紳序其書，謂每拈一句，輒令人作十日思，蓋得於輞川者極深云云，誠所謂其知淵詩者矣。

雲黃集百卷 明崇禎刊本

明傅國撰。國字鼎卿，號丹水，晚號雲黃山人，臨朐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河南知縣、戶部主事、升員外郎、總督遼東糧餉，甲申殉土寇之難。著有周易中註、書經補註、毛詩中註、禮經補註、四書中註、咸平刑書、咸平陽秋、韻總、叢書秘錄、昌國艅艎等書。是集詩三十二卷、文六十八卷，皆分年排比。詩不入格，文語雄而才駿，不肯肯依傍門戶，在明人中卓然有以自立。惜持論偏激，論古痛詆武侯，述遼事謾罵熊廷弼，而左袒王化貞，是非失實，均未能愜於人心之公。若能汰其悖於理者，此集固自可傳矣。此本八十四卷以後，原書及目錄均已散佚，即五十卷以下，目錄內空白極多，即原文亦悉闕而未載，或鑒於清代禁燬書籍之故，或以其文之關遼事者忌諱殊深，因從刪削歟，不可知矣。要之國此書於遼事至有關係，為明末重要史料之一。前提要既未著錄，禁燬書目亦兩未載，蓋當時搜訪未遇，遂幸逃法網。其所為賦，并附咸平王順行考注。書前有李之駿序，并附目錄四卷。之駿序謂其韻語真情真境，正如寬頭之畫矢

語生動而意態飄逸銘記序傳色則夏鼎法則殷盤而飢韻隨意情事理並奏議書牘剴切大雅指剌是甚該害如泣四六入莊出化以六朝之藻出宋人之致其天下之大經濟而意乃無以經濟為權一代之真文章而意乃無以文章為云云雖其言過誇然國文字實自有足多者也

來青館詩抄二冊 抄本

清李慶翱撰慶翱字小湘歷城人咸豐壬子進士歷官河南巡撫是編乃自李氏家藏稿本錄出曾經法偉堂選定者五言如靜海旅舍題壁云長途憐病馬古寺下神鴉雅健而有神韻詠螢云着人都不熱當晦亦能明比物託興切而不纖七言如即景詩宜題壁紀今宵月是故鄉明皆儒老手撫董鼠暫息紛叢奪樹鴉酒好須留明日醉詩多恐被世人嗤皆運思清婉其沙河道中沙清斷橋沈水白雲魔遠岫插天青一連音節高亮工於鍊字而不累氣尤為佳妙大抵慶翱非專力於詩者故所作不能名其家數然神思清妙音節雅健故集中諸詩大致皆可誦也

蓼溪诗畧二卷　清乾隆刻本

清王中孚撰。中孚字木舟，诸城人。乾隆甲子举于乡，明年会试报罢，选遗卷明通者授教职。中孚以年少未就。庚辰以会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河南副考官。是集不编年，亦不分体。上卷八十六首，下卷八十一首，续目二十五首。末附诸城县志文苑传及墓表、哀辞，乃安邱李宜岷所编刻者。书首有宜岷序，谓中孚为诗初学指西崑，及壮悔其少作，专肆力于经史古文，不切切以诗为事，间或为之，皆直抒胸臆，空所依傍，往往一题数首，顷刻立就，读之圆美流转如弹丸云。大抵中孚为文早年横肆，晚归醇洁，似曹王。诗多歌行大篇，尝谓为诗如作史，須兼才学识三者，日取风花雪月数十字颠倒之，虽工不足传云云。其志亦可概见矣。韩梦周撰墓表，谓其诗第一，古文辞次之，制艺又次之。又谓诗文清真高古，进于昔之作者云。此集所载各诗，瑕瑜并存，不无遗憾，盖李氏不忍割弃耳。

周文忠公杂著　抄本

清周天爵撰。天爵有周文忠公尺牍，已著录。是集所收，为奏稿二篇、家书十五纸，乃自其孙世臣家所抄得者。天爵临殁，曾遗命不以文章传世，故历任封圻，奏议皆未刊行。此二稿，一为巡抚广西时陈当日贼情，不在速战而在固守；一为奏参提镇堵御失利、尾追不力。两疏皆在咸丰元年四五月间。至家书谓禁烟一疏，在今时能力挽颓波者，亦惟吾与黄树斋先生云云。是此书当在道光二十年间。又直陈破贼之法，于家书言之，则官漕运总督时谕奴名书，亦多见其忠孝之心，跃然纸上。其论鸦片烟禁，谓寓平民以远军，自官至幕友、家丁、书役、兵吏皆死罪，可谓痛乎言之。书后有荣成孙葆田跋语，于各书记述颇详云。

石林詩稿三卷續稿一卷夢情集一卷 清刊本

清李澗撰、澗字碧泓、濟寧人、官知州、是集分古今體編次、共詩五百餘首、其夢情集乃詞、間涉竹枝香奩、故分別體裁、另標一卷、書前有韓對序、續稿有許鴻磐跋、澗詩多發乎真情、能使讀者低徊詠歎、而不能止、故韓對序其詩、謂千錘百鍊、細筋入骨、仍不掩其自在流出之致、許鴻磐則謂鏗訇壯麗、已闖然入盛唐之室、及後境象愈進、五言古體皆陶鎔魏晉、近體諸作、有與香山相視而笑者、此鍛鍊歸于自然、絢爛歸于平淡之候云云、澗詩續稿、較前集尤佳、故鴻磐敘有絢爛歸于平淡之候等語、續稿書首、尚有自序一篇、於作詩甘苦、敘述頗詳云、

六禎齋文存三卷附詩存 民國十三年刻本

清徐金銘撰、金銘字庚生、歷城人、光緒甲辰進士、歷官戶部主事、是集詩文均無目錄、文三冊、共百五十餘篇、計有讀義、經義、史論、說辨、壽序、傳誌、序跋、敘記、書札、稟啓等十類、詩不分卷、共二百首、古今體均有、詩末更有補遺文五篇、亦皆論說之類、金銘酷好古文、不屑為俗學、值清之季世、見歐風東漸、益慨於世道交遷、銳意以倡導古學為己任、所為文義法謹嚴、能窮其學力之所至、不囿於桐城義法、論事亦有深識、洞悉利病、詩失之、故宣統間與修山東通志及歷城縣志、稿已粗具、適值鼎革、金銘殫精華慮、護持稿件、不使散失、終至編輯成書、刊刻行世、皆其力也、此集中載有通志總序及各文諸小序、讀者可以得其概矣、宋挫遠序其集、謂窮愁侘傺、卒夭天年、其文之僅存者、如吉光片羽云、又謂士溺於俗學久、徐子特與世異者、語所為文、不能盡如人意、人亦非笑之、通籍後、士稍稍慕尚之、卒未有深知其至者、以故不輕作、作亦不輕示人云、金銘家貧、覘老籍修脯以養家、年未五十而卒、沒後、籍友朋賻助、始得萃鐫、

是既齒於過、復齒於文、亦可哀已、書前有柳堂及宋犖述序、是其子咸上柳堂捐貲刊刻者也、

幽憤集一卷一斗詩一卷 抄本

清來儀撰、儀字文光、臨朐人、崇禎庚辰進士、官蘭陽知縣、闖寇攻城戰敗、為寇所執、不屈、乘間脫歸、後死土寇之難、幽憤一集、即儀被擄賊幽囊襄陽會仙樓時所作、嗣跳逸出、此詩以藏衣袂間得存、詩中惓懷宗國、刺心瀝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文信國零丁洋諸篇之嗣響也、至一斗詩者、則取青蓮斗酒百篇之意、集前有自序、云甲子春同傅德明再過仰天、登眺既歇、飲衲室、德明浮大白、屬以百篇云、今觀其詩、皆五言絕句、所作不及幽憤為有神也、縣志尚載有山房小餘、今未見、不悉是否詩文稿也、

鏡山菴初刪藁六卷 抄本

明高出撰。出字孩之，萊陽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使，左遷廣寧監軍副使。是集古今體均有，亦隨意編次者。出詩擬古多沿李于鱗習氣，亦間出新意。五古感遇錄別，則皆彷嗣宗；七古清健彷少陵；七律彷空同，然失處亦同之。要之，出詩雖不主一家，實不失為作手，亦萊人言詩者之先聲也。又按出所撰詩文原有刻本，計二十卷，見萊州府志。此本名初刪藁，僅六卷，書末題故刻殘佚云云。蓋出為官時，值遼事方急，集中涉及遼事者甚多，其後商撰涉嫌諱，遂不敢出耳。今觀是集中秋感六首，似作于天啓以後者，然詩下所系年月多註萬歷三十年以前，當係刪校者避涉遼礙而改之者，蓋其避諱者深矣。又傳是樓書目載出所撰盧隱集六卷、郎潛集六卷、高孩之集十二卷，與萊州府志所載不同，今未之見，不悉是否一本也。

東山草堂詩草六卷西園詩草八卷 抄本

清柳晋撰。晋原名培緒，字夏君，別字子琴，蓬萊人，諸生。是集共十四卷，而分東山、西園為二。其詩八百餘首，古今體隨意編次。書首有單為聰、何吟秋諸人序。晋詩真樸凌永，其格甚高，近體不多作，五言樂府尤為近古，好表彰節烈事。鄉樂生曾摘其警句，如落葉云：亂隨殘雨敲虛牖，寒帶夕陽下野亭。又如楊花云：紅杏簾櫳鸚鵡語，綠楊樓閣畫眉聲。題唐豹岩蹂草云：袖中一把憂時淚，風雪西湖有逐臣。以上諸聯雖非全豹，亦可窺其一班矣。東山草堂詩鈔宮本昂曾刊樹舊面集後，今未見，或流傳未廣也。

史梅叔詩集 抄本

清史崧撰。崧原名襄陵，字梅叔，一字梅裳，濟寧人。嘉慶癸酉拔貢，歷官滋水同知。是集古今體均有，分體編次，共五百餘首。崧好為詩，初自阮詠懷入，後乃步趨少陵，平生精力萃於五言，故集中五古、五律最多，次五七絕，次長律、七律。劉鴻翱綠野齋集亟稱其詩，謂漁洋百五十年後，始有濟寧史梅叔云云，其稱許可謂備至。大抵崧詩有時頗嫌矜奇，力矯平庸，故字句間有未盡妥貼者，然其天資既高，功力亦邃，雖未脫盡面目，究不失為一作家也。王培荀鄉園憶舊錄載其送別、詠草、落葉、詠西事四首，謂前三首似屈翁山，後一首未免學杜，未知其指何時事云云。今檢集中，此四首皆不載，或培荀所見為另一本，抑此本已多散佚，不可考矣。

雙清閣詩集八卷 清道光刻本

清郭同芸撰。同芸字書臺，號雁廬，濰縣人，諸生。是集合古今體詩，隨意編次，共六百七十餘篇，乃其外孫陳象齡編以付刻者。同芸性恬退，喜騷雅，凡性情感發，景物流覽，無不寄意於詩，每以一字未安，或連夜不能寐，沉潛其中者，幾六十年。其所為詩，類皆陶寫情靈，無一涂飾語，而其鈎章棘句，疊見層出，排宕幼眇之觀，實能得乎騷之幽雅之古，風之婉，頌之粹，實具四美而無憾。榆園雜錄謂其詩五言句，如「露白僧月房，煙青佛閣燈」，「淺盆許竹葉，小雨念桃花」，「薄雲微漏雨，秋樹不遮山」，「水活嬌魚婢，春涼駐杏花」，「悅煙含夕照，輕雨點回雲」，「踈桐沾雨墜，晴雁比雲高」，「鐘聲穿佛閣，月色定山煙」。七言句如「杏風傳信溪花白，鷺鳥移家山樹青」，「柴門偶覺春聲動，稚子提籠賣蕨芽」，「壯志可酬無奈老，他鄉雖好不如歸」，「書儲舊本殘仍補，詩愛新編閑又鈔」，「風裏作聲出出穴，月中覓聽鵲移枝」，「童子尋蛩撥淺草，女兒撲蝶入深花」，「樓臺曲處忽臨水，荷芰開時都賣船」，「簫鼓上元人已散，杏花寒食燕初還」，「綠楊流水橋三板，紅杏春風燕一林」，皆集中之妙者。書前有楊蔭陳述經及其姪

去叅盤石寺序、末附陳象珍跋、

檜園文集二卷宦游雜著一卷 抄本

清董夢蛟撰。夢蛟字延九、蓬萊人、道光辛卯舉人、官沭陽知縣、著有詩經通解、是集計文五十餘篇、多經世致用之文、乃隨意抄錄而成者、夢蛟文氣甚厚、義法亦嚴、其海防論、沿海防堵序、夷船記、登州禦夷要略、沿海禦夷記、守島攻夷記、增兵器以肅軍威說數篇、地理熟、設法當、頗為當時所適用、宦遊雜著內、詩文兼有、皆其仕六合、清陽、沭陽等縣所作、愛民之情、溢於言外、如病痊赴省清陽誌別二首云、慚無善政貽新令、剩有殘書訂風盟、又二三知己同心少、十萬生靈繫念殷、金陵大水長篇七古、開闔動宕、純以氣行、尤可稱為作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澗詩 抄本

清趙大經撰。大經字春澗，德州人。乾隆戊子舉人，官武清知縣。是集乃隨意抄錄，似未經編輯之本。古今體詩約有共約四百餘首。大經善畫，詩筆極敏捷。當時京中諸大僚扈從出塞，每邀與共往，閱山川之奇險，歷風霜之凜冽，詩情愈豪。每有翰墨事，操筆立就。又善詼諧，數十晝夜不窮，在京有鬼董狐之目。紀昀子汝傳朝夕嬲之令詼，紀昀有詩嘲之云：甘心伏櫪下，偏從跛羊奴，終朝邀稚子，神怪詼虞初。昀曾以長句首唱索和諸友，詩皆至，大經詩不至，昀因疊韻以惱之。因大經好飲，詩有云：可憐一蹶差望地，險韻坐困敲棋交，雎盱四顧上舵尾，苦向何處酒旗挑。今讀大經詩，和韻皆在集中，其倒疊前韻詩，風馳電激，英英露爽。紀昀以詩禱之云：山東健兒天下勇，土風慓悍連滌濡。大經當之，洵無愧也。又其集中稚子應門有解道防翁不在家之句，是其甘於韜晦之情，又可概見矣。

蛻塵集二卷 紉佩齋抄本

清孔繼浩撰。繼浩字義臺，號映源，曲阜人。諸生，官曲阜知縣。是集上下卷，文各三十二首，駢散文均有之，隨意編排，不為分體。中以詩序、祭文為多。繼浩工書畫，兼擅篆刻，力學攻苦，酷好為文，格律氣韻，雖不能擬諸秦漢，然實有晉魏丰藻而深之以養者。范崧序謂其淹博條貫，澹逸高古，其駢體亦庾亦徐，散行則以韓以柳，屏去渾樸，別構奇逸，各體具備，未臻神境云云，則未免稱許不倫矣。惟讀集中各文，如先大人家奠文、吳恭人傳、蒲谷移居五全序等文，可以見其至性之真與蘊蓄之厚。而纂鐫十戒瑣言一文，更釋然儒者之言，通其說頗可悟文章性命之旨，是皆學有根柢之言。要之繼浩具過人之姿，而又矢之以不自畫之志，故雖不能成一家之言，要不能不謂為作手也。是集無刻本，亦未見著錄。書首鈐繼浩未定藁小方印，當係繼浩編成後清抄之本。前有雪夢山人、歸園主人、俞鳳祥、范崧、施澤頤、許喆餘諸人序。

志壑堂文集十二卷 清康熙刊本

清唐夢賚撰、夢賚有志壑堂詩、前提要已著錄、是集計文二百餘篇、卷一二三為序文、卷四為啓、卷五為書、卷六為傳、卷七為祭文、卷八為墓誌、卷九為籌餉危言、卷十為疏草、卷十一為山堂隨筆、卷十二為雜記、前提要謂其詩集之首、王士禛姜宸英諸人序、皆兼序其詩文、謂文近於蒙莊、又謂讀其經世之言、所為籌餉積穀銅鈔改漕之法、嘉謨碩畫、皆可見之實行、今觀其集中所載、凡國計民瘼利病休戚、皆借箸而籌之、又究極朱陸同異之辨、旁及二氏之說、窮其源流而詳其指歸、文則根極理要、剌取古今而折衷于六藝、姜宸英謂其與賈長沙陸宣公相上下、實非虛譽、夢賚因諫清世祖翻譯玉匣記信帝化書二書罷官、今此書具載集中、末卷雜記、乃其遊江南時所見所聞者、書前無序、末有林雲銘吳棻兩跋、

洗月山房新著二卷 抄本

明趙俱撰、俱字弗如、膠州人、萬曆乙卯舉人、官順義教諭、是集乃其裔孫於散麓中所搜得者、彙錄編次、請法坤宏訂定者、集中頗多詩文、書前有坤宏序、俱性行磊落、負奇志義、孔有德陷登州、圍萊州、俱因疏城守功罪狀、詣闕奏之、又奏足民弭盜疏、皆不報、時國是日非、俱嘗痛苦陳書、國变後、與子偕隱、集中亡國之音、幾有一唱三歎之概、故坤宏叙其集、讀其文禾黍麥秀、欲哭不敢、欲泣不可、疾痛呻吟、令人不忍卒讀、又謂可見明代養士之報、播棄遐黎、不忘君父、如是亦所以厲忠孝云、

恒山遊草一卷 明刻本

明黃宗昌撰、宗昌字長倩、號鶴嶺、即墨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山西道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撰有疏草三卷、是集傳世甚稀、乃其十世孫紹冕訪得重印者、卷首有虞山錢謙益、鄞下孫珍、上谷潘芹序、暨宗昌自序、潘芹序謂鶴嶺侍御以忠直不容于世、旅困余郡邑中、為詩若干首、按東林列傳、宗昌以勘楚獄事降調、忌者意猶未厭、厭後復以清苑通賦連及宗昌、候訊者十年、潘序中所謂旅困、蓋即指此、後附和韻詩一卷、內有高宏圖、邱石常作、其子坦所和亦載卷末、

渼園文存四卷 清同治刻本

清韓景垓撰、景垓字岸堂、壽光人、諸生、是集共收文五十五篇、其中傳記墓表書序等文佔全書三之二、他餘亦多閒文、至考證經義之文則少、惟其中有永安堡紀事之文五六篇、專記捻匪竄擾山東情形、頗足備掌故之資也、書前有李煥然、劉景春諸人序及自序、景垓少補諸生、試輒高等、其後困躓名場、屢薦不售、自幼喜讀古文、精於文律、故為文理真法嚴、不涉惡習、李煥然序謂其文風雅蘊藉、無唐以前之龐麗、宋以後之浮薄、卓然成一家之言云云、大抵景垓為文、能獨出機軸、掭動自如、不拒（拘）於韓歐之迹、頗能神與古會也、至渼園云者、自序謂自少壯傾心師古、又頗有師承、中晚應酬日頻、序銘間作、彷彿成篇、究非出其中之所自具、實亦涉獵之學之意耳、又謂其文洵不能自信、而其人其事有不可沒滅者、故存之、存乎人與事也、非存乎文也、存乎人則文存、存乎事則文亦存、故曰文存云云、是集乃景垓門人楊文貴、張華桐所編、而劉景春、張椿齡所校訂者、故書前並列其人、而書後又列其及門姓氏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寓蜀草四卷 清道光刻本

清王培荀撰。培荀字雪嶠，淄川人。道光辛巳舉人，歷官四川知縣。撰有讀書管見、鄉園憶舊錄、聽雨樓隨筆等書。是集分古今體編次，每體一卷，前有培荀自序及徐子來序。培荀喜談掌故，於鄉邦文獻及川中掌故，每多留意。年五十始學為詩，其平生坎壈，胸中抑鬱之氣，因役役於時，久而不暇為詩，及乎年衰志頹，徵逐風塵，耗其日月，欲掌簿書，疲其精神，尤無多暇，故自序其詩，謂聊以拈毫比半遊戲，以嘲謔了，不知何為漢魏唐宋，殆人不能無性情，天地不能無日月風雲，人事不能無平陂得失，要皆與性情相感發，至於興會流連，則隨其人所得之深淺，詩固不論，要無不可言志，嘗有句云：前賢一事差堪擬，五十學詩且達夫。今統觀其集中詠古，並皆佳妙，如秋胡妻云：妾來非赴桑中約，郎看偏同陌上花，屬對工雅，得未曾有。又集中於蜀中故實及東人宦蜀遠事，亦多紀以詩云。

沚亭詩集一卷 清康熙刻本

清孫廷銓撰。廷銓有沚亭文集，前提要已著錄。是集古今體咸備，編次不分體，乃廷銓手自編定者，共詩百十一首。前有高珩序，後有其孫寶仁跋。廷銓文筆，前提要謂能不能共一時作者抗衡，而平正通達，究無纖仄噍殺之音。其所為詩，亦如其文。高珩序謂古體則遠挹三謝矣，而沖融兼劑以陶韋；律體則近參王李矣，而流美復儕于錢劉；廊廟而有雲林之氣，穠姑而叶廱喈之音，始知雅歸平子，潤歸叔度，清癯之歸景陽，茂先雕龍斤斤，判若鴻溝者，昔人固未為通論云云。據寶仁跋，謂其兄私記若干首為外集，今未見，不患已刊行否。又據寶仁跋，謂廷銓詩興至則作，過時多刪去，所存歲不數首，是則此百餘首者，亦歷年所選之精華矣。

晚悔堂詩集八卷 清光緒壬辰刊本

清李西堂撰。西堂字春池，滋陽人，諸生。是集共詩八百餘首，分古今體編次。前有自序，謂性不長於詩，惟於舉業詠暇，意興所適，勉學塗鴉，歷時既久，遂成篇帙，祇不能自儕於著作之林。然亦本生心血所寄，不忍廢棄云云。今觀其詩，淡而不能醇，樸而不能古，興寄太寡，鋪叙太多，七古亦往往失之馳騁。然如山中偶興、雛雞歎、欲春愁曲、慨歎寄懷、徐湛恩等篇，鍛鍊刻峭，頗能自拔其失。五七律疎快而有渾淪之氣，較古體為勝。茲姑存其目可耳。

別畫湖莊小草四卷眠琴閣詞六卷附外集 清宣統石印本

清張僖撰。僖字韻舫，滁縣人。光緒丙戌進士，歷官興化府知府。是集乃隨意編次者，古今體均有之，計詩二百八十首，詞二百七十餘首。僖夙愛王漁洋詩之神韻綿邈，暇稀瀏覽諷詠，闊放其體，漫博覽群籍，擷其菁華，冥索枯腸，求字句之鍛鍊，每以詩之不工，蓋限於天而不能強致。今觀其詩，綿麗清迴，古體尤勝，實得漁洋神髓者。至其所為詞，則以詩意嬈淺薄，不足以達其所見，因為之以自鳴其適者。張景祁序，謂其詞銅琵鐵板，動色豪翰，則坡老之大江東去，曰其浩汗也。銖衣鶴氅，風流俊賞，則淮海之山抹微雲，曰其浩蕩也。清泉白石，自成馨逸，則石帚之梅邊吹笛，曰其峻絜也。云蓋詞能通古人之未言，如吾意所欲出，麗而不至於褻，新而不至於纖，實可為白石玉田之繼響。乃集中越王臺秋感、及臺島感事詞，慷慨高歌，唾壺欲碎。又如蝶戀花四闋，自謂盱衡時事，萬感填膺，乃讀之則非是。春愁驅病、長日困人，無一劍拔弩張語。俞樾謂其詞圓美流轉，如彈丸珠，寶錦爍中，有流風迴雪、落花依草之致，誠非虛譽，洵清末一作手也。

一銘齋寸心集二卷 抄本

清張鏐撰。鏐字紫峰，號心暘，樂陵人。乾隆甲子舉人，官臨清學正。按有周易晚學編。是集多考核文字、傳記、誌銘之文，絕少。鏐自少力學，博聞強記，而不讀非聖之書，潛心於濂洛關閩之緒論者垂五十年。官臨清學正三年，遂移疾歸，因輯其生平所為文，編為二卷，即是書也。集中文字，致據精確，持議正大。其斟酌喪儀服制及論為人後者之於本生，尤足定宋濮議、明興獻兩朝國是於數百年之後。書前有雒南薛宁庭序，謂鏐所作脫稿後皆得寓目，向有商榷，虛懷諷復，反正其所自是，及得余言而刪棄不存者，又不知凡幾。今所存皆向所雒誦而熟玩者，故非苟焉炳炳烺烺，與操觚家爭得失於尺寸間也云云。樂陵縣志鏐本傳謂鏐著述甚富，多纂輯前賢之說，其斷以己意所自撰止於是編云。據此可知鏐所志之高遠而僅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涵德堂集 抄本

清劉芳曙撰。芳曙字霽亭，安邱人。嘉慶間歲貢，為安邱七子之一。是集起乾隆甲午，訖道光己丑，計詩千有餘首，古今體隨意編次。芳曙為詩，遠宗白傅，近仿晏東，其佳處頗可追步張、王，侵踞蘇、陸。五言如麦風催晝永，花海浴春深、溪雲穿牖起，水鳥入簷飛、近天猶有寺，到海始無山、禪心靜池水，傳臘古壇松、孤煙前岸樹，殘月遠林鐘、墓影垂雲重，鐘聲入雨沈、山晴分樹色，野綠入村煙、保徑碧溪轉，驚起白鷗飛、雁回蘆岸冷，鷺響豆田秋、暮靄下山郭，斜陽閃驛樓，七言如讀吳越春秋客，來石室方雲臆人，到蘇臺入捧心等句，皆極可誦也。

廬山詩文集 抄本

清孟遵濂撰。遵濂字廬山，長山人。乾隆戊午舉人，官膠州學正。是集計詩二百餘首，文五篇，乃同邑袁棠輝所搜得編次者。遵濂為諸生時，極知名，學使者選才雋入濼源書院讀書。時黃叔琳為藩司，愛其才，親立課程，戒閽人出入無阻，早夕為指授詩文，皆得師承淵源。新城王敬亭鎮遠知府時，遵濂曾以兩詩寄之，至今在人口。歿後惶迫倉猝，未及收拾，遂散佚無傳。棠輝念鄉先輩著作，不忍自我而湮，留心搜訪，輯得詩文如干，略為編次，即是編也。大抵遵濂才氣縱橫，又得黃氏指授，故詩文辭氣奔放不羈，而宗法盛唐，極為可觀。惜斷零錦片玉，傳世不多耳。其寄王敬亭詩，此集中不載，想已不易搜得矣。

偶存詩集 抄本

清朱承煦撰。承煦字天門，號海客，益都人。乾隆十二年順天舉人，改教習，期滿選略陽知縣，調大冶縣，撰有玉山志。是集凡二巨冊，上冊有一卷、四卷、叢題，餘多脫落，蓋二冊共為八卷也。承煦少即力學工詩，是集前有徐鐸序，略云：辛酉校士二東，首舉海客，以勵多士。越日來謁，見其偉然七尺，鬚眉軒昂，彷彿燕趙間俠客壯士；及與之吐納，風流溫文儒雅。復讀其近詩，秀骨天成，寄情超脫，非心耳淺薄者所能及。今統觀全集，承煦為詩宗法盛唐，而晚年諸作，乃出入香山、劍南之間，尚不失為作家。據益都縣志本傳，謂其在京師時，紀昀亟稱之，與弟承烈並知名，當時有大小朱之目。所著尚有偷閒集一種，今不可得見，想早散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黃髮翁全集四卷附黃髮翁戲筆家傳 清嘉慶刻本

明畢木撰、木字子近、號鈝石、淄川人、諸生、以子自嚴貴、贈戶部尚書、是集卷一二為詩詞、計詩六十四首、樂府十九首、對聯二十五首、卷三為文、計十五首、有書記序說祭文等類、卷四為雜著、則記南白八景、及西園十景、為其八世孫豐增等所重刊者、木弱冠時、有聲膠庠、其後屢困棘闈、不得售、因棄去、但讀書吟咏自適、其適筆札工妙、尤善行草、好為詩歌、每有感發、及眺覽會意、操觚綴思、頃刻立就、所為詩材不斬古、體不騖唐、志晰於詩之所言、而聲符於心之所則、實亦自鳴天籟者、江盈科序稱其詩極似陶淵明、謂其似陶非句模字擬之謂、蓋其胸次超曠、契合於陶、故淺而成聲、哦而成韻、不求似陶而自然肖陶、此謂逼真非僅似之云云、大抵木所為詩、不事藻繢、直舒胸臆、銓叙神理、或可解頤、或可裂眥、困於時人餖飣、集中如掃墓祀先諸作、真真切切、如訴如泣、惟恐一言一行謬於常倫天理、以繆奪先生人謂為逼似陶淵明、未免過誇、然當李滄溟力摹秦漢之時、不與之同流合污、自亦高人一等矣、木撰戲筆為廣瘡辭、及嘲友人之作、雖屬獨攄心得、描寫逼真、然終非體例之正、江盈科謂涉於諧謔謾儥、如陶集閑情賦之流、其意可深長思也、木詩文向不存稿、此集乃其後裔搜錄成帙者、明萬曆間曾先後刻為前集續集、入清代後、板已不存、因復總為此集、又收入世譜說一篇、因梓以行世、書前有馮娗江盈科高捷宗啟明徐日升等序、及張以誠所為傳、末附子自嚴所為家傳、及自嚴自演自肅際有等跋云、

迂齋學古編四卷 清乾隆刻本

清法坤宏撰。坤宏字直方，一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乾隆辛酉舉人，以年老授大理寺評事。撰有春秋取義測、介亭侍徵錄、墨水傳經錄、扶風舊德錄等書。是編為王克捷所校定者，卷一曰書，曰序，曰記，曰論，曰議，曰說，曰書後，卷二曰傳，曰書事，曰誌銘，曰墓表，曰行狀，曰文，卷三為膠志通記，卷四為雜著。多考訂經史之作，膠州新志刊誤二十五條亦附載其中。坤宏少為學，即不肯事章句，行事必準古人，與人言陳誼至高，博通羣經，尤邃于春秋，與閻循觀、韓夢周等商訂經史大義，古文體要，書牘往復數四，折衷於至當，然後已。酷嗜史記及八家之文，又好歸震川、方望溪，故其為文一本之桐城，不少假借，其與閻、韓之往復書札，今具載集中。而膠志通紀及膠州新志刊誤，乃坤宏被聘纂膠州志時，意見與主其事者不合，辭退所撰者，考證精審，至有價值。大抵坤宏為文，義法至嚴，尤喜人譏彈，每一字未安，屢更而不厭，故為山左一大家。韓夢周敘其集，謂其得太史公深處，宋琬、王士禎未之或先，坤宏謙不敢居，乃易而用之。詳夢周所撰坤宏墓誌。此本所載韓序，即後易之稿也。書首尚有宋衡、王克捷諸人序，末有李宜岷高遠業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愛里樓古文一卷古近體詩四卷 抄本 傳抄曹氏家藏本

清曹尊彝撰、尊彝原名純、字體堂、安邱人、道光甲辰進士、官刑部主事、是集計古文十四篇、詩二百八十餘首、分二集、曰露穎集、計四十一首、曰燕山餘課、計八十五首、曰下里吟、計百五十二首、尊彝少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為文力追先正、厭時俗章句之學、所為文以傳記行狀為多、餘為壽序書序祭文書跋等、亦均有之、如習勞軒集跋、中丞公制義跋、一徽塵齋詩序、皆其先世著述之散失者、藉之殊可見其梗概焉、所為詩流動生趣、淡遠有神、其格嚴、其思清俊、實能繼其家學世業者、尊彝喜獎掖後進、經其指授者、多知名、居恒以己志為己任、徵文考獻、網羅放失、以俟續修、按尊彝為曹貞吉從九孫、於其先世世業、肆力探討、自明迄清、積有卷帙、名曰家學守待焉、是編文前附載本傳、詩前有其叔瀛海山人序云、

水絃樓集殘本附西湖三體詩 抄本 [illegible]丁氏[illegible]

清王啟叡撰、啟叡字聖臨、又曰聖思、號玉煌、又曰松琴、錯川人、諸生、是集為啟叡所為詩之殘本、僅存二冊、一署辰集、一署申集、各一百六十餘首、古近體均有之、啟叡詩歌極富、古樂府以數百計、近體以數千計、花木草蟲、上及國是、形之謠誦、嘗從友于松于衢、探奇弔古、徧搜名勝、可喜可愕可泣可歌之事、一寄之於詩、作般宮古柏律詩上下平三十首、詩成咯血幾殆、其苦心如此、所為詩幽奇幻僻、實欲以未經人道語、為必可傳世之業者、縣志載其自序有云、擬古兩千首、歌行近體千五百首、是其所撰、所謂富矣、啟叡遊西湖、僅旬日、為五七言律七言絕各一百首、即此所附之西湖三體詩也、蠅頭細字、書法絕佳、或且原稿歟、不可知矣、大抵啟叡詩興酣墨飽、浩瀚空濛、實有多才之累、縣志本傳謂水絃樓集手錄者盈尺許、惜未有選而刻之者、殊可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愚溪詩一卷西窗詩草一卷 民國石印本 光緒戊申蓮廬刻本

清單宗元撰、宗元字紹伯、號愚溪、高密人、諸生、愚溪詩為其同邑李懷民所選定者、共三十三首、隨意編次之、西窗詩草、則宗元詩稿之一、共詩百六十首、分古今體編次、宗元少任俠負氣、目中少所與可、喜擘窠大書、結體奇古、以病廢不作應世文、一意專力於詩、同邑詩家李懷民兄弟、皆遊其門、所為詩幽清細刻、標寄淡逸、然高自標持不循常格、又不輕作、以是存遺殊少、李懷民所選之愚溪詩、去取殊嚴、李憲喬跋有云、文章公器、瑕瑜不掩於吾之所善者、吾標之使天下後世共見之、於吾之所未善者、吾標之亦使天下後世共見之、懷民蓋即本斯旨也、其後宗元裔孫傳序、以李氏所選過少、殊不足以存宗元之真、因復搜得西窗詩草刻之、蓋亦訂墜拾遺之意、大抵宗元之詩、着筆清、引調亮、其胸無纖埃、故筆無點塵、頗似唐之張文昌、及宋之黄山谷、王中孚跋、謂其詩格高韻別、直欲合孟襄陽元道州為一手云云、則不免阿其最好者矣、高密自明代以來、讀書取科第、類多以制義成家、於詩無專學、宗元則其嚆矢也、

大崑崙山人稾四卷別集一卷 民國十四年石印本

清單烺撰、烺字曜靈、號青崖、又號幼青、高密人、乾隆己未進士、歷官龍門撫寧知縣、以薦擢宛平縣知縣、西路同知、特授廣平府知府、復補銅仁府知府、護理貴州糧驛道、是集隨意編次、古今體均有、計卷一九十三首、卷二百首、卷三百卅首、卷四百三十六首、總四百六十餘首、烺詩原有滇南雜詠、通德社草、南園詩藁、遵南草、詩遊草、湘南草、感舊詩諸名、嘉慶間其子可基就其晚年自定之本、釐為四卷、嘗刻於揭陽、年湮代遠、散佚殊多、裔孫步青、搜得手抄本、及原底本、取校刻本、因為證其譌誤、復依抄本添入若干首、補其闕遺、因付諸石印焉、烺幼學詩于其祖梧岡及長益肆力於漢魏諸家、覃思研究、篇什日富、遊都門與諸名流唱酬、聲動日下、時有山左三幼之目、蓋謂曲阜顔幼客懋僑博山趙幼石慶光及烺也、其後守廣平時、政成人暇、又與周芸工討論古今詩品、間有吟咏、因取諸藁彙集成編、其詩大抵胎於漢魏、而波瀾意度、囊括唐宋以下、不名一格、張鳳孫序其詩、謂七言在長慶大歷之間、五字溯黄初建安而上、秀句逸情、足以近杭漁洋、遠淩滄溟、則木

免阿諛之辭矣。所附別集，則爲高密十四先生詠，及感舊三十八首等，皆悵詠其邑中諸先輩者，人各一首或二首，詩前各系小傳，蓋極人事滄桑之感也。集首有陳兆崙、張鳳孫序，末有周志讓跋及子可基、族孫步青等跋。

郭康介公集一卷 清嘉慶刊本

明郭宗皋撰。宗皋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己丑進士，改刑部主事，擢御史，巡撫順天，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累官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康介。事蹟明史本傳，撰有四素錄等書，是集僅六十餘葉，據同邑呂培刻書跋，謂書共兩卷，體不備，似佚其中卷云云。詳查今所存者，乃其下卷，是上卷又遺失矣。宗皋生而穎敏，八歲屬對工偉絕異，十歲能文，有奇氣。官御史時，曾極諫星變事，抗疏累千餘言，又疏論保定巡撫樊素行無義，且欺罔並及

輔臣，直聲動天下，一時有鐵頭御史之號。後以撫大同時，總兵張達用間輕出敗死，議杖謫戍。請旁衛，其所撰文體整靜，亦清雅。集中有莊浪修邊記，即其在戍籍時所作，殊可備防禦之要。又有惠鄉泉記，亦有裨於地方利益及鄉前輩之遺澤。大抵宗皋爲文醇樸，時有剛毅峭特之氣。官御史時，奏疏至多，當必有可觀者，惜此集不全，奏疏皆缺，無由見其侃侃之論。雷禮大政記只載其諫星變一疏，亦可謂一鱗片甲矣。書末附王善塏刻書跋語，於宗皋著述敘之頗詳云。

石蓮闇詩十卷 民國刻本

清吳重熹撰、重熹字仲飴、海豐人、同治壬戌舉人、例授工部郎中、歷官河南知府、江安糧道、陞福建按察使、江寧直隸布政使、護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會辦電政大臣、改倉場侍郎、江西巡撫、輯有吳氏詩文存、吳氏世德錄等書、是集分年編次、卷一為己未以後詩、未仕時作、卷二三為丁卯以後詩、官京秩時作、卷四五為庚辰以後詩、簡放外任時作、卷六癸卯以後詩、京外迭任時作、卷七為庚戌以後詩、罷官後旅京時作、卷八九十為辛亥後詩、則旅津時作也、其卷七以下、皆標嗣出、故此本僅六卷、重熹早年勤於帖括、未嘗學詩、年二十二始學為詩、然承累世餘蔭、家富收藏、見聞自廣、其父式芬、苦嗜金石、著述亦富、雖未能極意研求、然亦自成一格、重熹自謂其詩不過候蟲鳴鳥、不能自已者、亦其謙抑之詞也、及其晚年、念老境侵尋、所存止此、聽其寥落、未免傷神、因自錄而刊之、頗矜慎別擇、勇去少作、集中諸詩、於三代古器、鑒別真偽、流傳蹤跡、及考證史事、多皆注釋於詩內、如題太康銅盤、題東魏興和五年劉目連造觀世音像、西漢綏和雁足鐙歌、莒小子毀詩、皆有益於參考者、書末附詞一卷、又七十九月壽詩一首、用樂府體、亦別開生面者、書首有自叙、末附吳昌綬跋語、詞後則有李葆恂及章鈺題詞云、

清詒堂文集二卷 安邱趙氏家抄本

清王筠撰。筠字貫山，號菉友，安邱人。道光辛巳舉人。以國史館謄錄議叙，選鄉甯縣知縣，歷署徐溝、曲沃等縣，加知州銜。撰有說文句讀、說文釋例、蛾術篇、鄂宰四稿、史記校、說文繫傳校錄等書。是集乃筠沒後，其姪彥信蒐輯遺文彙編成帙者，總計文二十四篇，以書札傳記為多。其致張芸心、馬岱陽等人書，皆討論音韻小学者，於說文表闡之義，發揮至深。学論一篇，於漢宋兩派遞相升降之故，叙述至為明暢，又謂元明相沿，学術敗壞，顧亭林氏救以實学，而賢士輩出，相與闡明之，乃今甫二百年，而其弊已見，後世必有大力者盡举而反之，亦其勢然也，是其所見之遠，亦可称矣。又与翟文泉書，謂南方山川緜亘縈帶，故其人好模棱；北方山皆特起，水皆孤流，故其人獨行，而好攻擊，然而南人成就多，而北人少云云，亦係痛切之言。集中致翟雲升之札為最多，於雲升隸篇之著，獎掖備至。其他方制軍軼事、盧中庵軼事、義僕中脊傳等篇，亦皆有關掌故之文。書首附何紹基及劉耀椿所撰墓表誌銘，並附行述於後。按筠所為文極富，生前不自收拾，散佚遂多，此二十餘篇，固已是窺其全，然其他著述叙跋，志未載入，亦不免漏落矣。又山東通志著錄潛游小草一卷，當係筠詩稿，今未見。馬國翰買春詩話，謂朝鮮申翠微搆桑小園，內有桑間亭、耕讀齋、壽民園、結絶岩、揚解壇等勝，筠各紀詩，詩格豪邁，如天馬行空，不可羈靮云云。是筠詩文散失者之多，又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香書屋詩集六卷 清光緒刻本

清張善恒撰、善恒有料憂廬詩抄、已著錄、此集分四種、計擊吟唱和草二卷、詩百七十餘首、歷下記遊詩二卷、詩百六十餘首、容膝蝸居吟一卷、詩百二十首、西湖卧遊集一卷、詩百三十餘首、共詩六百首、各集編次均不分體、皆嘉慶以前所撰、亦其曾孫介祿刻於杭州者、善恒詩得於工部放翁者為多、蓋以其性耽風騷、於制義正課外、矢口成吟、字字天籟、不蹈前人軌轍、脫稿後多不點竄、嘗謂詩取其真、非陶寫性靈不為、讀其詩自可見其性情之醇懿和厚矣、西湖卧游集則其讀錢塘西湖志時所撰、蓋覽吳越之遺風、想山湖之勝概、覺煙嵐水影如落几席間、故每一絕句均詳注其出處於後、因名其集曰卧游也、書首有鄭績汾序及自序、又有王家治等題詞、末附其曾孫介祿跋、蓋是集為恒善子所裒輯、編次未及刊刻、值楊洪亂、其孫擬付梓又未果、及介祿為官浙省、其孔介孚始啟篋授之、並述其先世𢡟𢡟至意、介祿於是重加校錄、因付梓人焉、

挹秀山房詩集八卷附西江一櫂集 清道光咏經書屋刻本

清劉㙻撰、㙻字澹園、諸城人、墉從弟也、是集分體編次、計五古二十九首、七古八十首、五律百二十八首、七律六百首、五絕三首、六言一首、七絕百七十六首、共計千有餘首、㙻性耽吟詩、尤工詠物、與從兄墉契最深、以故集中唱和甚多、墉識其詩有云、冲虛捥約、除煩去濫、為最上乘、若欲雅而復艷、則所謂法不孤立、仗境方生、自有時節因緣云、張鵬展輯山左詩續抄、曾選入㙻詩頗多、彭元瑞且嘗摘其詩句編示南書房諸臣、則㙻詩造詣如何、概可想見、如羅漢渡江圖云、舟行不徐亦不疾、到彼海外當何年、豆腐乳云、未變形模猶塊處、已經醞釀盡膏融、瀛洲學士圖云、不因有術換仙骨、誰能無翼升青天、又云、我聞神仙亦有數、瀛洲原不殊垓埏、苟失其道即謫墮、無由再至官府前、吁嗟繆公非仙侶、何不歸去重燒鉛、藤蘿云、經雨不能撐柱國、依牆得地本根滋、初祖至六祖像云、識得不傳者方傳、所傳竹根鶴云、物不瑒柔不伐、仙禽非卵亦非胎、浣花谿云、先生於此惆悵、江花江草皆含愁等句、皆彭元瑞編示諸大臣者、亦可見其一斑矣、此集乃㙻從孫喜海刊刻、

者。集末附彭元瑞所摘句、從兄庸識語、從弟琢題詩及嘉海跋云。

問山亭集四卷 抄本

明王象春撰。象春字季木，萬曆庚戌進士，官南京考功郎中。是集為王士禛所刪定者，共詩二百餘首，分古今體編次。象春為士禛從叔祖，嘗以詩名萬曆間，與文天瑞齊名。所著有問山亭前後集、甲寅草、齊音等。士禛嘗就諸本汰其蕪雜，擷其精英，定為四卷，即此本也。象春所為詩頗不入格，不肯肯依傍門戶，故錢謙益嘗論之，謂其詩如西域婆羅門教，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法云。此論雖為戲言，然確切實不可移易。士禛謂今所傳各集，若陳去不可視者，摘其可傳者，尚可詩什之二三云云。如各集中所載少時詩有云：故人江漢絕，疏雨戶庭通等句，頗有蘇門大復之致也。又按葉承宗歷城志載象春齊音序略云：歲乙卯丙辰亂作，就濟上而居，烏往來問繹，有感輒書，大抵皆捷悅齊驢之致，而其聲哀烈，一歸于盧直無肉好云。齊音今未見，想此本中當已選入矣。至問山亭在百花洲上，即李攀龍白雪樓，葉氏歷城志亦載之。

甈村詩集一卷（膠州趙氏抄本）

清趙亢庭撰。亢庭字初筵，號甈村，膠州人。康熙間歲貢。兩舉優行，一荐賢良方正，再荐孝友，皆不就。是集僅詩百餘首，乃亢庭歿後，其子彙輯而成者。其所為詩，襟懷瀟洒，胸次恬淡，頗有浮雲不繫，卷舒自如，樂天自得之意。據縣志本傳，知亢庭所作詩文極富，康熙己亥大水，廬舍漂沒，又遇盜胠篋，文稿放佚，遂不復自理。所遺甈村詩一卷，乃散見及門一時傳誦者。法坤宏撰是書序有云，先生平日教人，一言不及詩，又戒子弟輩不得作詩，在先生固不屑以詩人名，且并不以文士名。今試讀集中牡丹、飛絮諸什，寄物托興，隨所遇以寫其自得之趣，安時處順之懷，庶幾詩人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者，即其所養可知云云。亢庭歿後，其子輯成此冊，迄未付梓，終于流落外間。此鄰縣丁氏由其家抄得者，據云原抄本又復零落，首尾已非完備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破夢齋詩草一卷（清康熙刻本）

清王鋏撰。鋏字伯和，號樸齋，諸城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官江南布政使。是集計詩二百三十首，分古今体編次。此冊乃鋏官粵時所撰。其詩寄興深至，匠意深沉，取裁韶秀，頗有繫表之音、言外獨絕之概。其弟鉞序謂破夢吟者，大凡粵遊以逮詩草也，興至即書，鄰筆便忘，予得而錄之，乃授之梓。大半偶尔無聊，有思時所寄之片語隻字，亦均收之，皆一時抒寫性情，刻畫面目而出之者，初不向詞人較工拙也。又按鋏有落彙詩三十韻，附刊是編後，乃敵丁野鶴所撰者。自序有云，予友丁子野鶴，蹭蹬窮奇，齎志以老，殫心于聲律之學，真有得於三百篇之遺旨。余近聞其有落彙詩三十韻，雖未獲取而讀之，然想其人，玩其題，已恍有一牢騷孤憤慷慨悲歌者出現於硯端紙尾，是以不揣效顰，聊為東施解嘲云云。統觀集中諸詩，頗有令人冷然忘倦者。想其凡体盡脫，誠可謂清音獨遠者矣。

大勞山房遺集一卷（鈔本 海寧丁氏）

清張鶴撰、鶴桴名鈴、字肅蘇、又字肖素、號陽扶、即墨人、乾隆庚寅舉人、分發福建知縣、是集所收、僅擬稽制命原志原情原才鬼神等六七篇、並尺牘寸楮銘贊緒体文十數篇、乃同邑畢氏所抄得者、鶴漂泊一生、桑梓無家、僑寓汝寗、生平苦耆書籍古帖名畫等、不惜重金購之、所著詩文、其後裔過為秘珍、不肯示人、是否尚存、已不可問矣、畢以田敘其集、謂鶴以曠代逸材、淩轢無上、其詩往往為阮亭秋谷等集中所未有云、今此集只文無詩、或已散佚歟、鶴文大抵言顯而意正、質實而不支、亦可謂能希古者、解愢哭張扶陽詩注、謂鶴在汝寗、客萌首邱之思、豫為鶴柴銘序之、其文有云、去即墨東北四十里、有溥原五十畝、鼇峰南峙、鳳嶺北東、西壓石龜、其東則蝌斗囬抱之地、直海門、形肖辰口、乾隆五十九年、歲在閼逢攝提格、邑人張鶴結廬於此、顏曰鶴柴、銘三十六字、鳳之陽、鼇之背、蝌斗之拳、身右作對、東望海門、蕩蕩斯其龍之口、異如曠如、鶴之柴、倦遊還轅等句、今此集竟不載、而陸燿切問齋集、亦附載鶴天人篇一首、亦不見此集中、是不僅詩之亡佚、即文之散佚、蓋亦多矣、

石琴編（抄本）不分卷 歷城李氏

清陳荀會撰。荀會字星占，一字友龍，樂安人。康熙甲戌進士。以親老不仕。是集古今體均有，不分體，亦不編年，共詩三百餘首。荀會好為詩，罷春官後，南下至鄞郡，入西山林慮，後又渡江至廣陵、姑蘇、臨安，陟吳山，看西子湖，故詩極工緻入妙。所著有佩鵰稿、青芹稿、雍宮稿、秋風稿等，名見此集自叙，今皆未見，不悉與此編所載有無異同。至其以石琴名編之意，自序中不載。李煥章書石琴編有云：甲辰七月，真意亭開白榆社時，吳山雲鼓石琴，為瀟湘怨三闋，商聲為多。忽憶前渡淮，友人王于一作石琴記有云：蘇子由大觀中有石琴，名寒碧。靖康之亂，趙明誠載之入海，亂大洋中矣。後蜀國王島中得之，命歌者沈郎教之，時句自按涼州調，全勝蜀國絃是也。楊奉常譜作巴山雨，而山雲復作調，不勝空梁落燕之感。陳君今以石琴名編，所謂人各有致，不必皆同，不必皆異云。山左詩抄選入荀會詩數首，云出秋風稿，此編中均無之，是所撰佩鵰諸稿或在此編之外矣。

與石居詩草（抄本）不分卷 歷城李氏

清隋藏珠撰。藏珠原名藏朱，字松心，號亦亭，別號龍淵，樂安人。道光乙未進士，歷官建昌知府，以軍功保道員。著有四書舉隅、史屑、建昌學治錄諸書。是集古今體均有，而以五七古為最多。藏珠英偉非常，守饒州不名一錢，以憂去。曾國藩奇其才，奏請奪情，藏珠不慼名。所為詩磊落有奇氣，然多不留稿，率隨手棄去。此冊為利津李氏所抄藏者，詩僅二百餘首而已。集中五古如三婦豔等篇，極饒古意，而近體更多警句。五言如香界寺云：老樹疑僧古，時花媚客妍。贈袁幼泉：極詠破筆挾風雨，高歌驚鬼神。贈閻雨帆農部：三生無盡藏，萬古有情癡。七言山居：三十年身成落魄，一千里路獨消魂。贈石云：與爾有心同不轉，憐君無語也多情。贈張檢討三益云：證果三十歲羅漢，化身十八世文昌。無題云：小語摩挲金約指，春痕搖落玉搔頭。鄉思云：山出雄還驚勢放，天臨窮塞覺春遲等句，皆極可觀。蓋其天才雋上，踔厲風發，而比興所寄，亦復惆悵切情也。常惺惺齋隨錄載其少年行有云：殺仇聊報主人恩，村店夜投深閉門。怪雨一窗燈燼綠，自澆濁酒洗刀痕等句，謂讀之覺

冷氣逼人云云。今檢此本無之，則原稿散失多矣。

長白集 鈔本 不分卷 長山袁氏

明李士翱撰。士翱字汝翰，號長白，長白山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戶部尚書。是集計奏疏二十三篇，記四篇，策一篇，詩歌三十七首，誌一篇，表一篇，誄告七篇。士翱按兩淮時，有禁約十二事，頗有名。朱兩厓鹺政志中尤稱道之。是集所載郊社合祀之儀，鹽法芻畜力役，河渠邊防諸執奏，真有抱忠吐亮，不負崧嶽生申之奇者。劉鴻訓序其集，謂立言者不衷不度，無尊上吡下之肺肝，而強以綴衍翁叢之詞，自腹其職掌，即宮商應而元黃錯，焉所用之。且古顯人

詰匠用以鼓吹休明，斧藻人代者，必別具一通上不詭之氣，而盡去其風華，故曰壯夫不為也。宜先生之質直駕摯，恥為雕蟲乃爾邪。昔人謂顏魯公之於書，在尋常椅爪外，余以先生之文似之云云。大抵士翱所撰奏疏序記，皆明白正大，不事修飾，頗有大人君子之風。集末有士翱季子所叙二年譜，暨楊宮允劉大司馬所撰誌銘，坿於後。是集明代原有刻本，為士翱孫元派所編輯刊行，今已不得見。是冊乃其後裔由刻本抄出者，篇章錯亂，已非復舊觀矣。

五柳居詩草一卷（抄本）菏澤姚氏藏

明郭三重撰。三重字有之，號建襄，單縣人。崇禎庚辰歲貢，官太谷訓導。是集古今體均有，皆隨意編次者，惜寥寥僅百數十首耳。三重好吟詠，其琢句練字，每得諸風雨之夜、卧榻之上。所為詩音韻鏗鏘，動諧律呂，可謂老於詩者。集首張宗旭序云：五柳居士者，單父同年郭君也。先是習舉子業，無暇問及唐人律；及其老也，以學博歸里，築居別墅，園庭中植柳者五，故號五柳居士。暇日徘徊其際，每吟詠以自娛，或觸物生情，或因時感事，遠而吊古，近而詳今，偶有佳什，則付之奚囊中。誠詩狂也，致老而不衰。行年八十，猶能搦管，凡枯題限韻，揮筆立就，如出夙構者。宗旭恐其散而無統，久而湮沒，因彙編為一冊云。大抵三重為詩，神情超遠，格律精嚴，累節繁音，刪除凈盡，誠所謂渢渢乎大雅之工者。宗旭序中又謂斯集也懸之國門，可與唐人並傳不朽云云，則未免阿其所好矣。

郭松坡詩剩本（抄本）不分卷　濰縣丁氏

清郭世臣撰。世臣字非喬，號松坡，濰縣人。是集僅詩百卌餘首，古今體均有，亦隨意編次者。世臣所為詩，卷帙頗富，其後裔不知寶惜，散失者已四之三。此冊乃其曾孫峻嵩就其殘餘，編為一帙，題曰剩本，復延通人為之點評，後因命其長子為賢錄成者。世臣詩皆出於至性，多悲傷憔悴之音，與世俗賣弄才華者不同。家居時，嘗闢師竹軒、寄小園，與朱鶴村、楊璞齋、盧訒棋諸名宿，暢詠其中。諸城劉統勳為其姑子，世臣晚歲走京師，投統勳署中。統勳慮其疲於跋涉，久留不使行。世臣心鬱悒，統勳使居法源寺，戒寺僧善視。遇卧病，延良醫醫之，病愈送歸濰。後遣家奴識字者沿途侍左右，代寫宿食野店所題句，歸以獻統勳。是世臣之詩，統勳心賞有如此者。濰縣郭氏以詩鳴者甚多，大半均有剩本傳世，獨世臣詩傳少。此冊亦就其後裔搜得者。一代詩人心血所寄，實不容聽其湮沒，因著錄之，亦以酬傳人之意耳。

清止閣集 九卷 抄本 安邱趙氏藏抄本

清趙進美撰。進美字嶷叔，一字韞退，號清止，博山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入清後復官至福建按察使。是集古今體均有，隨意編次，不編年，亦不分體。計有入燕一卷、南征一卷、遊晉一卷、遊秦一卷、白鷺草一卷、粵東草一卷、遊楚一卷、豫章草一卷、放吟一卷。每集之下，綴以四六評語。進美為執信叔祖，所為詩清真絕俗，得王孟之趣。使江西時，尤刻意二謝。其放吟一卷，皆樂府詩，丁明末造，多悲天憫人之詞，顧盼跌宕，不主故常，有邯鄲生天人之歎。王士禎蠶尾集續載趙公墓誌，謂進美官京師時，與曹秋岳諸人相唱和，所為詩一變而為高華尚聲調，然梨花楓葉諸篇，風致不減青邱海叟。使楚一集，尤為藝林所重云云。其所云梨花楓葉等篇，今俱在白鷺草中。按田雯古懽堂集有清止趙公墓碑一篇，亦載進美所撰各詩名稱，與卷數惟無放吟一卷，而白鷺草不載卷數，與此稍有不同。又執信所撰墓誌銘，謂進美歸休後，所著尚有雜文數十篇，未付梓云云。今未見，不悉尚存人世否。

淡如菊齋詩稿 二卷 清光緒石印本

清黄恩霨撰。恩霨字竹泉，寧陽人。道光乙巳進士，四川候補知縣。恩霨所為詩，原有片雲小草等名。此本乃其弟恩彤於恩霨歿後所重編者。恩霨少喜為詩，知名齊魯間，每與名流相唱和，顧不自收拾，脫稿往往有人攜去，是以存者無多。是集所載，不過二百餘首，恩彤就敝簏中所檢得其凡手錄之草稿，因吉光片羽，不容湮沒，乃命其長孫力田照錄原本，重編為上下二卷者。集中多詠蜀道古蹟暨與同官唱和之作，又有讞局呈友詩凡八章，皆七律。孔昭銳序，謂其懷古紀事諸作，批郤導窾，石破天驚，又能絃外有音，筆外有神，一唱三歎，法戒昭然。讞局呈友數章，體天地好生之心，本哀矜勿喜之意，纏綿悱惻，發為詩歌，三百篇之宗旨，大有今日復見之概云。大抵恩霨詩清奇生刻，極見撰力，不容一字支吾，更不廁一語凡近，雖寥寥無多，而良工心苦，頗覺唐賢機杼，大有復散人間之概也。

雪谿詩社偶存草一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椿撰。椿字子山，號吳峯，高密人。乾隆庚子進士，官刑部主事，年未三十而卒。是集總計詩三十二首，以今體為多。椿為人豪宕多感慨，初從董元度受詩法，以秋蟲詩得名，時稱為單秋蟲。嘗與李子范、單結詩社唱和無虛日，此集各詩乃其族姪步青所彙集者。蓋椿詩雖為人所傳誦，然所習見者僅亡友遺詩所列十七首，步青復由雪谿詩社搜得十五首，始得此數。秋蟲詩即列於集首，尚有春寒四首，餘多酬答友人之作矣。統觀集中諸作，往往無病而呻，無衷而感，淒風苦雨，觸緒紛來，一若有不能自已者。蓋椿遠家不遇，抑鬱難言，故悲惋之情，一於詩為發之。步青識語有云：所謂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哀樂非性也，物使之然也。先生甫入刑曹，未壯而殂，富貴功名一場春夢云云。馮春臺許椿詩，嘗勸之云：勿以乘風破浪之材，作落葉哀蟬之曲。蓋春臺以椿年少不應哀颯乃爾，故深為惋惜也。

有懷堂文集一卷四不出齋詩草一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為濂撰。為濂字廉泉，號聿翁，高密人。撰有字學一得等書。是集計文三十八篇，詩八十二首，大半為七言截句，律古絕少。為濂精篆工鐵筆，尤好詞章，所著字學一得，講論字學，深得古人三昧。其所為文按年編次，不分部居，多傳記、遊記、書札之屬，處處樸實，說理有類宋儒語錄。其記遊小品，則如遠山一角，情致可人，頗以高潔勝。詩則因其一生經歷之故，先工言情，一變而為牢騷，再變而歸乎淡，亦極樸實，頗有邵子之風焉。其自序有云：三十年來走筆四方，所遇奇人偉士，勝跡名區，塞上嚴寒，江干毒厲，山川之助，羈旅之感，每當酒酣耳熱，有懷欲吐，禁之不能，輒記以詩。既無長篇博麗之才，又畏格律束縛之苦，多以五七絕句出之。又有數不作：奉人不作，和韻不作，不可示子孫不作。以故所得無多，不過蛩螿喧寂耳云云。今讀其詩，覈其自道之言，固不誣也。大抵為濂詩文，皆以樸實說理為主，實堪互為表裏者。文前有族孫步青序，詩前則有其弟為鏡序及自序。為濂所撰尚有懷音詞，亦極知名，蓋原本忠孝之旨，託諸小令，悲歌慷慨，作燕趙之音，故當時多激賞之。

者云。

清厚堂詩抄一卷 民國十二年石印本

清單華炬撰、華炬字西仲、高密人、諸生、撰有睦族文、是集共百餘首、以五古為多、乃其同邑李詒經所評選者、集中間載詒經評語、華炬好學力行、性高亢激昂慷慨、平日與人語道理、辨古今是非當否、縱橫馳騁、往復數百言、人莫能屈、居恒意興勃勃、未嘗見其有低徊諷詠、反覆惟敵之時、然意有所會、每欣然勃然、雖夜必興、秉燭據几、數十篇立就、已乃閉戶朗吟、徹夜始罷、所為詩意正詞純、人皆以為不如、集中如虎邱山堂歌、豔麗不下孔雀東南飛、而義理勝之、二蟲吟吏發千古未有之論、廣學行則以縱橫馳驟之筆、著為金石不刊之詩、皆其集中之尤者、餘如醉歌、雪夜遠歸、夜讀有感等首、神似東坡、祭內人、葬內人、悼亡兒等首、情真語摯、有令人不忍卒讀之概、大抵華炬之詩、固非僅循行守墨以為工、既操之有本源、又以其情興醞釀而出者、實亦無愧於古之作者矣、集前有李詒經序、於華炬備極稱許、實非阿諛之言、惟所選過少、殊未足令人快意也。

紫溪文集一卷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清單作哲撰、作哲字侗夫、號紫溪、高密人、乾隆丙辰進士、歷官饒陽東光武清棗強等縣知縣、陞池州同知、撰有五經補注、高密詩存等書、是集計文五十六篇、多書序壽序碑記祭文書跋等、作哲成進士、出桐城方苞之門、因從之治經學書、古文著作宏富、悉本桐城義法、當時人士多所稱許、惟其後裔零落、散失殆多、百餘年中、幾等失傳、幸其族孫登瀛藏弆此冊、因得傳世、是書無弁言、無後跋、文後間載望溪評語、又書數通、書與文或無涉、要皆與作哲講藝者、坿入集中、蓋亦明其授受有自也、集中與家青海論韻書、謂顧炎武以數千載相承之音、一切目之為譌、已駭人聽聞、又謂毛奇齡據元人之書、規前人之制、輾轉牽合、未免有支離附會之失、均不得謂為定論云云、則殊未窺音韻學堂奧矣、然所論奇齡之說、亦頗有見地也、集末記李文襄等人逸事、及為行三君子事、頗具傳記之體、是亦極有關掌故者、清代自姚鼐分類纂古文辭、於清收方苞劉大櫆二家、由是言文律者、必折衷桐城、以明宗派、作哲受業方門、當時最稱博雅、其後王先謙續纂古文辭、則綜師家法例、凡嗣音桐城者、次敘之、惟不及作哲、蓋以其文散佚、遂未能歸入、殊為憾事、倘使此編早出、則桐城衣鉢、作哲應居首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瀧月山房古文詩詞集 曹氏家學守待集抄本 不分卷

清曹元詢撰。元詢本名業，字靈懋，安邱人。嘉慶辛酉舉人，道光辛巳舉孝廉方正，以知縣用。撰有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疏證、公羊春秋疏證、左傳凡例、公羊左傳說、郊禘考、春秋賓服補遺等書。是集文二十七篇，詩六十一首，詞五闋。按青州府志載元詢所撰有觀海集、惕齋集、黃棠村等名，此冊所載寥寥數十篇，恐非其原帙。元詢為曹貞吉裔，為安邱望族，通經學，長於公羊春秋，工詩古文詞，善騎射，通風角，尤深經世之學，以山東水利策受知當事，舉第一。今集中除大清文德武功萬年頌十一篇外，以治河策為最多，計有海運策、蓄清敵黃策、膠萊河議等篇，均各數千言。此外則賦三篇、書啟五篇、誌銘等三四篇而已。其書啟中致汪喜孫、朱鈍夫諸書，皆討論經濟學術者，亦極價值之作也。詩古今體均有，尤多長歌行。孫悟山謂其近作另是一境界，如空谷幽蘭，孤芳獨秀，又如山鬼思人，含睇遠望云云。大抵元詢文多經世之言，又多考證經籍，華而不實洋至堪實用。惟文德武功頌有十一篇之多，殊為可惜耳。而詩之佳處，可以上溯風騷，下逼漢魏，宋元以次，難以比倫也。至詞五闋，則未能見其佳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嶽集不分卷（抄本）安邱張氏藏

清馬常沛撰常沛字竹船安邱人康熙諸生是集百六十餘首古律均有之乃其漫遊時所撰者常沛為詩心所欲言每有題詠贈答皆衝口而出一洗時俗模擬鈔販之弊在安邱詩人中最為特出人材頗所為詩隨手散佚類皆不傳於世山左詩鈔曾就其所著春草堂集選入數首此集中均不載常沛嘗於春日不告妻孥不謀朋友擔簦躡蹻作汗漫之遊陟梁父登泰山尋七十二君封禪之遺跡入闕里觀夫子廟堂車服禮器踰河涉洛升卦壇步繁臺撫隋堤之楊柳問艮嶽之花石所過賢士大夫酒徒詞客與之登高望遠流連唱和又訪異人於賣漿屠沽之間沈吟感激慷慨悲涼無不於詩發之歷八十日往返三千里其間所撰之詩即是編也以其所歷之境始乎河終乎嶽故以河嶽名其集焉張貞娛老集感稱其能詩謂為吾黨健者貞之詩文在清代初葉最為知名既於常沛備極稱許則常沛詩如何亦可略得其大凡矣

蘿石山房文抄四卷 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明左懋第撰懋第字仲及一字次公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巡撫應天僉都御史加兵部侍郎使清朝不屈死謚忠貞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為淮陽李清所編者卷一為奏議計疏策十二通卷二為中文書議序共文二十篇卷三為序記傳論及誌銘共文二十篇卷四為行狀祭文共十八篇書首附明史本傳及勝朝殉節諸臣錄乃懋第五世孫彛勗等校錄六世孫堯勳刊刻者懋第為文不苟作卒皆精堅沈摯卓然可成一家精忠大節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蓋文之以人重者集中如夏陽首塩諸作崢嶸突兀一如其人北使二疏眷本國以興隆需敵情之虛實直與宋洪皓中興之報蠟丸之奏相上下陸廷掄序謂其光明俊偉之氣之所發舒軒昂磊落之所寄寓一若日星之麗天而河嶽之附地有不容滅沒者云懋第原集甚略李清多方搜集始得完備卷一奏議後有李清跋於懋第祭崇禎帝文之遺失極為慨嘆焉懋第詩文傳世各本互異此本初刻於乾隆五年首列王鴻緒明史稿本傳乃彛勗所刊者又有六卷本蘿石山房集計雜文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奏疏一卷、及梅花屋詩草一卷、首有張允掄序、又有左忠貞公賸稿四卷、亦乾隆間刊、乃補此本者、至光緒間曾孫允中又刻有四卷本蘿石山房集、較六卷本多別集一卷云、

隱學堂遺詩二卷 清光緒刻本

清張在辛撰、在辛字卯君、號柏庭、安邱人、康熙丙寅拔貢、授觀城教諭、撰有增廣青州府志、安邱鄉賢續傳、篆印心法、隸法瑣言、家禮儀節等書、是集為在辛七世孫介祿所刻、共詩四百二十餘首、分體編次、上卷為五七古及五七律、下卷為五六七言截句、而以續搜得之古律詩二十一首、截句六十七首、另為附錄、附於卷末、乃其同邑曹瀞李大本所選訂者、在辛為張貞子、自幼濡染家學、究心古文詞外、旁及篆隸繪畫諸藝事、無所不精、尤以朋友為性命、交遊遍寰宇、多投贈唱酬之什、花朝月夕、亦時時吟咏、嘗隨其父歷遊燕趙吳越、所至交其名流碩彥、獲山河師友之助、識解益精、集中五七言古、僅寥寥數首、七律七絕最多、其閒適之作、頗近劍南、然終非一大作手、馬長淑序其集謂、披覽之餘、想見當年花前燈下、掀髯拍案、高談雄辯、傾動四坐、及興到揮毫、狂吟醉墨、酣嬉淋漓、至老不衰之之精神、其中清言雋句、亦有卓卓可傳者、自宜什襲以誌手澤之慕云云、是在辛之詩如何、固意在言外矣、在辛詩集、卷帙頗富、稿燬於火、其子侄故篋散亂中搜索原稿集

錄成編盧見曾編山左詩抄時曾選錄十餘首七世孫介祿始重為校訂刊行至附錄各詩則介祿從其諸父兄處檢得者仿張貞娛老集補遺之例附錄於後云

尚志館文述九卷清雍正刻本

清盧錫晉撰錫晉字晉侯一字子弓號認齋單縣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進士官懷仁縣知縣累陞禮部主客司郎中出為正定府知府是集詩文合編卷一議論文卷二為辯解書後卷三為說記傳跋卷四為賦頌卷五為書札卷六為壽序書序卷七為歌行詩詞卷八為墓銘行狀祭文卷九標常山集為尚志館文述續集詞文混合編次似刻成後續入者全集均加圈點評語皆其弟啟晉及石韞朱肇楨黃求可等評點者錫晉嘗幼從其父鑄學枕藉經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為文宗八家能窺其奧長於辯論多前人所未發如墨子論洋洋數千言其中誘人順而亂道機一語實破千年之的逐層剝辨皆以順亂二字為綱領又解疑孟一篇乃駁司馬光疑孟篇之文亦自有其所得至董子說性辨一篇中文名言可羽翼經傳皆有功於理學之文也孫勷序謂其所為論辨之文卓然見古人之心而度於其時勢所居揆以情折以理可謂拓心胸撥雲霧者誠非誇論錫晉論文有會於孟氏之養氣嘗謂養氣在多見聞以強其志使我之心勃然起於古人之言故其紙筆為文嘗有不可

世之概云云甬江徐文駒皇清文違書選其文亦謂皆有益於人心世教者至其歌詩賦詞亦時有危言峻多古意姪生甫叙謂其性近聲律辨宮商不但顧曲亦時時緩頰而歌是其音亦雅矣書前有孫勷方連黄來可盧生甫諸人及自序曹南文獻録謂尚有續集九卷山左詩續抄又載有尚志館詩抄今皆未見云

別本珂雪詩初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四卷珂雪文稿二卷 曹氏家抄本

清曹貞吉撰貞吉撰有珂雪詞前提要已著録其所撰詩集前提要存目者為朝天鴻爪十子詩略黄山記遊諸種之總名此本所載在前列各種之外共六卷計詩幾近千首集前無總目按其次序似係依年編次者初集所載乃康熙乙巳至己酉五年者二集所載則己酉迄壬子四年所撰兩集均曾刻印一在吳中一在貴州皆其弟申吉所編刻者三集所載則癸丑以後于十餘年之詩向無刻本世極罕見貞吉自登進士後始刻意為詩自是以後凡流覧景物低佪山川興至情深多成歌詠又篤於手足連床風雨時相唱和及申吉赴貴州循後郵筒萬里篇什往還初二兩集所載極多吳三桂變後悲弟情切怫鬱之意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三集所載讀史有感諸首又遠鄉十年有感秋夜感懷警悟天道聽鄰家哭聲諸什無不哀感而中秋病哭詩五首尤為沈痛貞吉詩格道練自成一家當時最為王士禎宋犖輩所推重申吉序謂其詩造句精警結體遒亮秀逸入庾謝之室高華敵王李之席者亦非虚譽至前提要所稱文姬歸漢圖歌登望海樓吳山曉眺谷山

諸詩、亦皆在此集中、並未散失也、文稿所載、計有序跋書啟祭文誌銘等類、寥寥二十餘篇、恐已失散矣、惟稿中有詞集序跋頗多、於填詞一道、發揮至深、亦殊有價值也。

又何軒詩集附澹餘文集 不分卷（曹氏家抄本）

清曹申吉撰、申吉有澹餘詩集、已著錄、是集所載、共詩百五十餘首、隨意編次、古今體均有之、皆吳三桂變後申吉被囚時所撰、各詩悲壯蒼老、沈痛渾厚、較之澹餘集中、詩格迥異、誠所謂窮而後工者矣、如續日志感云、中朝鉤黨人、萬李五、嶽浮縱友向、禽為報任安書、慷慨千秋誰識馬遷心、道中聞鷓鴣云、小鳥頻相勸、羈人感倍多、也知行不得、難住又如何、三月一日口號云、屋角高低樹、生憎大嘴烏、除凶思彈却、引臂復躊躇、病中雜詠有云、筆札千秋誰信史、衣冠絕域有孤臣、五言句有云、邊臣謀不威、萬里尋干戈、強骨凌鋒鏑、羽翰棲網羅、古人絕裾痛、千秋受譏訶、白首蒙詬氣、寸腸風波夜、闌有云、一生竟全欠、孤生猶望歸、空將蘇武節、不見老萊衣、其慘慘清代之情、幾無一首不流露於字裏行間、按申吉殉難雲南、當時傳聞異辭、即清史列傳中、亦未能論定、是以功臣傳逆臣傳均列入、又入祀昭忠祠、及後修三藩方略實錄等、始歸逆臣一流、今觀此集各詩、降吳之誣、已不辨自明、是其事跡尚有須嚴實詳核者矣、申吉殉難雲南雙塔寺後、老僕攜幼子及詩

文等間關回里其兄貞吉為之整理成帙故貞吉序其集有云詢其相從患難之狀舉非世人所忍聞者詩數十紙甫入目痛貫肌骨因長跪置不復閱云至其名人何封者因王陽明在黔有軒曰何未遂名之又何云是集傳世絕少今從其後裔許搜得原稿因所閲甚鉅特為著錄後附澹餘文集僅四篇大半皆書序云

質庵文集五卷 清乾隆好音書屋刻本

清李漨撰漨字若千又字砥中號質庵安邱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咸安宮教習是集分五卷首為賦考頌及對策卷二為序跋記傳卷三為碑銘祭文卷四為紀遊文四首卷五為詩詞乃漨沒後其子曰相偕同邑孫自務次其文胥濟選其詩彙集而成者書首有趙青藜馬長淑序並孫自務墓銘王元默行狀附焉末附其姪大本跋漨於制義外兼究心詩賦古文辭自經籍子史以及秦漢六朝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不探其源流究其旨趣故著作能鑄古今抒寫性情能得其神理氣味不蹈拳擬剿竊之習集中九河故道考五經註疏策對等文皆具有根柢非摭拾章句者可比大本跋其集謂漨性簡淡為門內歡嗜古日孜孜若不足為文章規格飆高凡寄情吟咏胸煙紙劍莫測端倪一弟早夭鶺鴒痛切并入激越悲壯一路遇稍晚孤冷峭深巇梅當於楚騷晋語求之云云漨嘗云科舉種子悞人不少與聖賢隔絕頗不適聖賢門路即科舉文字無有入處則其志向亦可知矣清初業安邱有張貞王訓相切劘為古文貞以為未足南走吳中交汪琬得其指畫漨與貞子

在辛游，因與馬長淑同私淑杞園，其用力既多，又以源流之善，師友之賢，故卒有所成就。所為誌銘，往往入臨川佳處，而汪洋演迤，則又深入廬陵之室。集中多駢體應制之作，詩詞雖不多，然亦絕無流俗氣。至理學源流，忠孝節概，皆詳哉言之，亦有關世教文字也。閻循觀西澗草堂集有是集序，此本不載，或遺漏歟。

椒里集十五卷 萊陽丁氏藏抄本

明張允掄撰。允掄字弁叔，號季椒，別號椒里先生，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歷官饒州府知府，明亡入勞山，授徒以終。撰有續高士傳、廣史傳。是集不分體，而編年，始於甲申元日，終于戊戌春正月望後。自己亥至丙午，為望椒集；丁未戊申為松岩集；庚戌為望椒後集；癸丑至乙卯為映雪集；丙辰丁巳為安亭稿。文與詩分合無定，想亦非允掄定本也。而第十一卷不紀年，乃在江西時文六首，及琴室記一篇。餘仍雜錄第一卷之詩，更可證其為未編次完善者矣。允掄居官廉介，以風節自持。所為文清婉盡意，詩不雜塵俗，而乏文外遠致。國變後允掄不復出者僅十四年，故其所作高士廣史等傳，實寓自況之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芝蘭室非非草一卷 抄本

明邢慈靜撰、慈靜臨邑人、邢侗女弟、武定馬拯妻、拯有追
筆黔塗略、是集共詩二百餘首、分古今体编次、馬拯官黔
中、慈靜隨赴任所、馬卒扶柩遠里、於途中撰黔途略、文筆
高古、有班惠姬之風、慈靜才思敏贍、頗脫脂粉纖婧之氣、
拜經樓詩話、嘗摘其佳句、如靜坐云、百年身世水流東、萬
古乾坤一夢中、大通寺空今始信、試從無象看鴻濛、天上
吹簫事有真、獨憐墮落幾千春、從今苦海翻觔斗、追訪秦
臺弄月人、詠風云、響敲檐馬蝦須颭、夜氣輕飄入户清、坐
久博山香散去、一輪明月竹枝聲、紅指甲云、指如玉筍甲
如銀、巧染鮮紅真可羨、閒撥瑤琴向繡窗、綠紋亂落桃花
片、孤雁云、凌寒片影下龍荒、豈為爭波覓稻粱、欲借秋風
双繫帛、蘆花明月滿天霜、等皆極可誦、按拜經樓所錄者、
此集中皆載之、慈靜才華富麗、集中諸作、不下鬚眉、特著
錄之、以備一格、清朱彝尊明詩綜、搜採至博、獨遺慈靜、殊
不可解云、

霞山漫興一卷植公官業一卷 抄本

清閻選撰、選字植公、高密人、歲貢、官棲霞教諭、改桐城縣
丞、霞山漫興為選所著詩、植公官稿則其文業也、選生平
無所嗜好、惟於文字一途、覺有風緣、故雖流離患難、抑鬱
吝寂、然其感事賦懷、時有文字之樂、漫興所載各詩、乃其
司鐸棲霞、於詩壇文社之約時所撰者、運思頗深、吐属亦
頗温雅、然終不免有郊寒島瘦之吟、其自序有云、官况雖
空、囊如洗、而閑中風月收拾殆盡、山光水色、俱足為文人几
案之物、又云每至灯闌人靜、風瀟雨淒、簾幕鐘闌、花叢月
滿、忽有愴然刺予懷者、頓覺寡妍、撫心淚厭、偶有所觸、聊
惜筆墨為歉歉之具云、其文豪邁元爽、頗有韓蘇氣味、較
之詩歌、似勝一籌、桐城江之漢叙其文云、先生磊落之胸、
一寄之於霞山、再寄之於東海、讀先生文而服膺先生豪
邁元爽之况、遠浮筆墨之外、讀書嘗古之力、躍露手腕之
中、故其為文也、如蘇如韓、繪情寫色、又如顧虎頭畫贊歎
不容口云云、亦可知選文勝詩多多矣、

蜞山集十二卷 清光緒刊本

明趙秉忠撰。秉忠字季卿，益都人，萬歷戊戌進士，授修撰，充經筵日講官，累官禮部尚書，忤璫削奪歸里，卒贈太子太保。撰有江西輿地圖說。是集凡文六卷，詩六卷。秉忠精忠大節，照耀古今，嘗疏請加建文帝號。其典試江南時所取士，如張瑋、姚希孟之介直，周順昌之忠節，皆為一代名臣。其所為文剴切沖和，頗臻勝境。詩亦雍容流暢，適然自得。書前自序謂迂拙之性，癖在山水，簪笏十一，巖棲十九，鳥語蟲行，樵歌竹嘯，隨天籟所至，詠而成詩，聊以遣興而自適耳。光州李嘉樂跋，謂其簡端不著人序，原刻亦出手書，其嚴重孤高之概，可以想見也。按秉忠詩，縣志著錄六卷，府志著錄二十五卷，此本僅十二卷，未知府縣志所據為何本，抑散失已多，不可考矣。

香谷園古文一卷古近体詩七卷感秋詞一卷 曹氏抄本

清曹桂馥撰。桂馥字仲芳，號小堂，安邱人，增生，歷官望江縣知縣，亳州、宿州等知州。是編古文計十一篇，詩分七集，古近体皆隨意編次之，曰微帚集計六十九首，曰撚髭吟計五十四首，曰二苕餘課計五十五首，曰望淮集計百二十六首，曰倚函集計九十四首，曰誦史摘錄計九十三首，曰龍津集計九十首，總計五百二十餘首。桂馥為官安徽，所至有聲，後為激劾投調，有營弁誣人為盜，桂馥廉詰其枉狀，兩出之，竟因是罣吏議，罷歸田里，後杜門不出，以詩酒自娛。其所為文以傳誌祭文為多，餘僅書札而已，無可採討者。詩頗勝於文，桂馥似以全力出之，集中長調極多，如懷人十七吟、七哀詩等，皆極可誦，又如書楊忠愍公集後、讀史閣部傳、家學守待纂成書、李少鶴先生傳後等長歌，上皆筆力雄健，語語入古。周星譽謂其詩空山露棄，夜雨養苔，濁酒一杯，思子不來，詩境悲涼處似之；天亭米霞，雉讙生米，海山夜碧，玉厄遠家，詩境雋峭處似之；左倚翠羽，明珠綴串，携春一拴，看花萬家，詩境超豔處似之云云。大抵桂馥詩精力彌漫，萬象在旁，而章法句法，皆抗乎古人。

亦頗足以名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弗矜吟草一卷（[illegible]周氏藏抄本）

清王功後撰。功後字弗矜，號後齋，高密人。是集僅詩一百七十餘首，然古近體均有之。編次不分體，亦不編年。功後性狷介，不苟合於人。善繪事，每於畫中寫其胸中之趣。其為詩受之李卓庵，卓庵詩為高密三李真傳，蓋李懷民嘗厭今世飣餖堆砌之學，而以清真新警，矯矯之退唐詩主客圖，以為學者津梁。功後以清超拔俗之姿，又經李卓庵指授，寢食於主客圖者數十年，遂盡洗近膚廓之習，而獨標新穎。草可垂叙其詩，謂詩以道性情，皆本自然流露，而不可勉強。人詩春夏之氣多溫厚和平之音，詩秋冬之氣多淒清蕭寒之致。弗矜詩既然以清，澹然以明，若寒山甫穆瘦削天成，則以其性情得於秋者居多，而淒清蕭寒之音，不禁流露於不自覺。且其詩中具有畫意，讀弗矜以無不可（畫以為讀弗矜之詩。）云云。又按功後詩集、十二筆舫雜錄、後齋詩稿一卷，而山東通志依採訪冊作後齋詩稿四卷，此本與縣志著錄者相同。通志之四卷本者，不知與此本異同否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欽和堂詩存二卷 長山袁氏藏抄本

清馬桐芳撰。桐芳字子琴，長山人。是集古近體詩僅二百餘首，而以律絕為多，亦係隨意編次者。據王培荀鄉園憶舊錄云，桐芳詩凡三刻，今皆未見，是集究為何刻之底本，亦不可得知。鄉園憶舊錄謂桐芳有詠孟氏寧柏，雄奇恣肆，此本不載。又五律有句云，雲飛山欲動，花落地逃香。詠梅云，絕無人處一枝寒。及五言有一蟲猶唧唧，萬木盡蕭蕭等句，今亦未載。惟鄉園憶舊錄所載近作謁閔子墓云，蘆花秋水外，菜色野園中。和袁玉堂秋水原韻，月凍花亂瘦，風嫩竹聲微。又麥苗侵水綠，松色入雲蒼。濃花常滿院，高柳自成村等句，則此本皆載之，是此本或即三刻時所據之本歟。桐芳初與王秋水遊，詩近王孟，其後則趨向唐改，要得其究竟，大抵五律勝七律，五古亦較勝於七古也。長山縣志本傳謂桐芳第二次刻詩時，有石子真序，而舊作無一存者，既而三刻，其詩存者益少，問其舊作，茫然不記，而新作或未勝前云。然鄉園憶舊錄所錄此本不載之句，皆極有風韻，縣志所云，固不誣也。

紅桐書屋未刻稿二卷 山東圖書館藏抄本

清孔繼涵撰。繼涵字体生，號葒谷，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改主事，分戶部，廣充日下舊聞考纂修官。性至孝，以母疾告歸。撰有周官聯事、水經釋地、長行經、同度記、斵冰詞等。又刻有微波榭叢書、算經十書、戴氏遺書等。繼涵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算數之學，無不博綜，尤精訓詁。嘗集漢唐以來金石刻千餘種，與經義史志相比附，其所著述，曾彙刻微波榭遺書，內雜體文稿一種，舊未刻跋，前後失次，亦無序跋。其文稿底本，清末福山王懿榮收入海岱人文，繼歸臨清徐坊，徐書散出，復歸孔氏。是集為王獻唐等所編者，取文稿底本，與已刻者相較，凡雜體文稿已收者，概不編入，其得文十餘篇，并將繼涵所著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釋數等篇，亦皆彙入，合釐為二卷，并附繼涵行述於後，因題此名。其所載各文，亦以考證之文為多。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繼涵好持高論，誠非虛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貽穀堂詩文集一卷 民國抄本

清馬汝舟撰。汝舟字濟川，號春帆，章邱人。嘉慶辛酉進士，官襄垣知縣。是集古今体均有，係隨意編次者，統計詩二百七十餘首。乃汝舟歿後，其子紹扆官潞安府時，蒐輯汝舟為諸生時所撰之詩，編錄成帙，擬付諸梓人者。汝舟所為詩，性情正而格韻雅，有慷慨激昂之氣。念堂詩話云：章邱同年馬濟川汝舟，為山西襄垣令，後二十餘年，喆嗣松雲紹扆守潞安，以尊甫貽穀堂遺稿寄余校定。其五言有云：螢飛孤館靜，人坐一灯斜。七言有云：一夜夢回池上草，連朝興發酒家旗。斷岸直隨蘆葉盡，虛樓全受藕花香。南山翠滴孤雲入，北渚煙深一雁來等句，風致俱佳。又按紉香草堂雜憶詩注有云：馬奐甫鋐嘗刊其祖濟川先生貽穀堂詩，中多佳製，猶見先輩典型云云。是汝舟詩，紹扆雖編錄成帙，迄未付梓，至其子鋐，始為刊行。然鋐所刊者，今未見。此本乃從馬氏後裔收得者，丹黃滿紙，評語甚多，大抵泛譽之辭。書前後亦無序跋，僅紹扆有識語一則而已。

季鶴詩文遺集一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朋錫撰。朋錫字季鶴，高密人。光緒辛丑科舉人，生平不仕，隱居教授以終其生。是集乃其族兄步青所彙集者，計文二十五篇，詩九十首。文以史論為多，而建張勤果公專祠文、祭孫佩南文、楊康壽傳等篇，或以散文，或以駢体，皆極有關掌故者。詩以律絕為多，其擬秋柳詩、夏柳詩等，皆極有神韻，而題婕妤玉印歌，考證頗詳，亦足以備考究金石者之參攷。朋錫中鄉舉後，以文字結張勤果公知，為濟南名士翹楚，聲稱籍甚，乃益自刻苦，寢饋於史漢，而孜孜不倦。故所為文樸茂淵懿，動與古會，即駢四儷六，亦復博贍異常。嘗主曹鴻勛及陳介祺家十餘年，隱居教授，專力文辭，將寢寢乎入古人之室。所為詩亦敦篤樸茂，真而古婉。朋錫晚年游幕河南，病歿於許州，歸葬後，篇什散佚，殆無復有存者。幸其族兄步青就其課卷中選錄成帙，復自友人抄本內摘出補錄，蓋亦存千百於十一之意。是集之首，有步青小叙二篇，於朋錫之亡，極感人琴俱逝之痛云。

傖山詩初集一卷補遺一卷續集一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可懸撰、可懸字竹君、高密人、監生、是編按年編次、初集計詩六十三首、補遺七十一首、續集八十二首、總計二百二十餘首、可懸自乾隆甲辰、初學為詩、至庚戌凡七年、其後遊湖南、客郴無聊、追錄前作、彙為一編、名曰傖山詩初集、辛亥以後在湖南、凡所遊歷感觸、及與知好贈答、亦皆有詩、要皆性情所至者、亦按年錄成、曰傖山集、至嘉慶丁巳、倦遊回里、閱歷人事、有不能已於周旋感興者、偶然詩句、彙錄成集、別曰傖山詩續集、可懸沒後、族子為鍶曾為選定數十首、即此本之傖山初集也、至補遺所錄、乃為鍶刪訂後之剩餘、後裔不忍其散佚、因名之曰補遺焉、可懸天才亮拔、富手散數千金、不少惜、少即工詩、中年再遊湖湘、得江山之助、詩益進、晚歲倦遊、不免頹唐、多感慨抑鬱之辭矣、集中夜過桃源洞云、山色淡如煙、山更叔杜鵑、桃花零落後、漁父亦酣眠、晉代人何處、秦時月在天、仙源不可即、空繫木蘭船、等句、最為入神、為當時人士所豔稱、大抵可懸詩婉摯有味、不減漁洋、惟因一生偃蹇、故牢騷感慨之詞獨多也、每一集前均有可懸自序、又有為鍶刪詩序、山東通志藝文著錄竹君峕草、湖湘集、今此本無之、或即傖山初集之原名、不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澹墨軒詩草　不分卷　清道光刊本

清戴鑑撰、鑑字石坪、濟寧人、撰有春波畫舫錄、是集乃其同里李璿所刪定、王慶瑚所刊行者、詩二百餘首、分古今體編次、書首有徐宗幹李璿李墨王慶瑚等人序、鑑貌醇古、鬚髮皓白、杖履蕭然、書研長短句、慶瑚嘗就之商榷、凡梅溪草窗玉田白石、以及南北宋人之流別、輒辨晰入微、又善畫、凡朋儕相索、略不擇縑素、輒揮灑以應、書學堅敫序、道健輕勁、無宋以後習氣、而其所為詩、格殊近儲玉田家一脈、即題畫之作、尤與雲林石田相似、楊炳春跋謂其詩境清深雅健、足為一家、詩餘婉麗無俗韻、有此胸襟學力、洵不愧文苑中一人云云、鑑沒後、王慶瑚鑒於鄉老輩若程雅山潘秣陵皆以布衣安居樸素、翰藻流傳、膾炙人口、求其遺集、杳不可得、慨於久而易失之故、因竭力經營、其後復搜其遺稿、定李白樓刪定為刊行之云、

歸山集　不分卷　丁氏藏抄本

明丁懋遜撰、懋遜字允節、露化人、萬曆庚辰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以疏請東宮講學、廷杖削籍、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累遷工部侍郎、卒贈尚書、是集計詩二百餘首、分古今體編次、而以七律七截為最多、孟懋遜以言事被斥後、寄懷於吟咏以自遣、其詩雍容流暢、適然自得、絕無牢騷侘傺意、然懋遜非工於詩者、亦不過假以寄情而已、懋遜與孟都鍾羽正同官、日夕相議論品人高下、政治得失、莫逆於心、因請羽正選訂其詩、羽正序其詩有云、詩三百篇大抵發憤者之所為作也、至論詩之工、則欲搯擢心腎、俱掙形神、夫詩果有為發憤作者哉、自有一種超脫者在、扶憤是心以景移也、詩以鳴憤、是性為情用也、搯擢心腎、俱掙形神、以求工者、因於詩而非適於詩、求以悅耳目而自喪其真、詩亦一障耳、若懸懸、率吾天而出之、景與情會、情與性融、以適其所適而已、不知有言、安知有詩、又安知有工拙格律法耶、初盛中晚耶、五忌八病二十四品十六體耶、作如是作、觀如是觀、而後為懸解、此歸山所為集也、非然者、即覃精極思、鉤奇繪藻、弗見其適、祇名為障云

云，觀羽正此序，列懋遜之不工於詩，可於言外得之矣。

琴舫古文一卷隨分堂詩集一卷（曹氏家刻本）

清曹錫田撰。錫田字建福，安邱人。嘉慶丁丑進士，歷官巴東興山等縣知縣。是集計古文九篇，詩五十三首，古今作均有之。錫田性孤介，篤學好古，不偕世俗。乞歸後，杜門不與外接，惟以吟咏自怡。集中古文九篇，有關其邑中掌故者三篇，其餘六篇，則皆為吏治之文，大半為其宦蜀楚時留心民生大計時所撰也。如湖北利弊說，論革雜事，謂衛越之區，患在刀弊有餘，而救業不足；邊曠之區，患在救業有餘，而刀弊不足。又謂革雜為屬政，任雜與平價互用，為善政；外販勤價漁利，不得已而為懲逆，列為權時之政。屬政禁用，善政久用，權宜暫用，詳察時勢，通變適宜，所為人人之政，而無之不可用。又如吏治說，謂貪吏尤甚於盜賊，盜賊可以竊取強取，而不能以例為取，故為害猶小；若吏者例也，一錢之加，受害者不啻數百萬人，且不止數十百年云云。皆極痛切言之。錫田官巴東時，嘗應按牒者，或有寃過於桁近沱諸閭，連桴設幕，就以決獄，撓帆下琴舫，毋夜泛吏散，月明挈梓，悠然話喚，與短笛漁歌相應答。其所為詩，二詩唐人矩矱，而怡情山水，感懷朋舊諸什，尤足徵其

樸懷之曠渺。集中如六朝雜詠。及懷古十一首等詩。雖性靈稍減。較之累牘應酬者。終勝一籌也。

蓮齋詩文稿三卷 雍正李氏刊本

清董淑昌撰。淑昌字景伯。號蓮齋。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官錦屏知縣。撰有評注孟子。是稿計文三十餘篇。類多論記敘跋等文。詩八十餘首。古今體均有。係隨意編次者。淑昌好讀漢詔令及李斯晁錯司馬遷劉向李固之文。沈浸吐屬。深有所得。故其文中遒拔紆折。嶔崟歷落之神。時時於論序書記之間。頓挫發露。其追摹秦漢古文處。頗具作而微。又好為詩。尤長於五言古。其初學詩時。以鍾譚詩歸為宗。又最愛岑參儲光羲王昌齡常建諸家。其後則源本漢魏。馳騁六朝。故所為詩峻峭孤邁。非人所及。惟于鍊調諧聲少有不工耳。牛運震撰淑昌墓誌銘。謂其詩清夷閒篤。寄託高遠。又孤意刻苦。力歸含蓄。澹然超絕於字句筆墨之外。故其所為古樸柔厚。風骨奪而益上。則又往往軼入魏晉云云。雖運震所云。不免有阿譽處。然淑昌詩文。皆力追秦漢。不落下乘。而才與學又足以副之。故其所撰。誠有足多者矣。

課心齋稿四卷補遺一卷閩中草一卷浮槎漫草一卷遊感集一卷 清刻本 民國石印本

清單可垂撰。可垂字工甫，號柳臺，高密人。乾隆己酉拔貢，歷官南安縣知縣。是編各集皆隨意編次者，不分體，亦不編年。課心齋稿詩計三百三十首，補遺六十八首，閩中草三十首，浮槎漫草二十五首，遊感集六十六首，總計五百二十餘首。可垂性嗜飲，務詞章之學，喜聚古人彝鼎尊罍盤盂圖籍等，推困頓場屋，屢不得志於有司，僅以拔貢令閩中。然其意興豪邁，終始如一。罷官後，逋負累累，猶縱酒高談，酣嬉淋漓，若不知困窮者。故所為詩頗多超乎物表，率乎性真，不累俗情，不繫世綱。十二筆舫雜録謂其氣清筆老，意趣曠達者，聞非虛譽也。可垂詩尚有漳泉遊草一卷，今未見。蓋可垂自嘉慶十八年被議後，常作汗漫遊，漳泉遊草，乃其在閩時所作者。又集中之浮槎漫草，列嘉慶二十一年赴臺灣時作，至遊感集，列二十二年由閩而吳越而京師，後由故國遠閩往回途中境之所遇，與友朋贈答之詩也。集前有李詒經序，於可垂生平叙列頗詳，後之讀是集者，深可以尚論其人也。

龍溪詩集一卷 清康熙刻本

清趙士亮撰。士亮字汝寅，號丹澤，掖縣人。明崇禎由恩貢舉賢良，官東安知縣。是集僅詩九十餘首，古今體均有之。士亮所為詩，不下千數百言，有金臺石梁諸詠，然隨處題吟，未嘗有意梓行。遭亂棄官，詩稿大半散失，存者殊少。其子玉藻搜諸遺篋，纔得數十篇，懼再亡佚，因為梓行，即此本也。士亮少稟異質，長嫻奇略，其視天下事無一足當意者，乃往往託之於詩，故其勢若鷙鳥之伏，神龍之蟠，不奮雲霄雨滄海不止。且得其父燿之緒，淹貫渟蓄，振踔炳蔚，平居感憤時事，篇什之中皆三致意。集中秋興龍溪諸篇，沈雄豪邁，尤著人心目間。集末悔戒一首，為其絕筆，有云衰年病廢老逸民，天地無私賦命屯，自嘆一生空碌碌，誰知多難轉頻頻，石梁結綬惟三月，瀛海傷鉤又四春，白首扶筇少氣力，且從緘口學金人。其子玉藻跋，謂擬之少陵自不多遜。而顛沛流離，即少陵更有所難堪云云。今讀此詩，想見其為人，誠不無千秋之感者矣。卷首有崔誼之序，末附其子玉藻跋。按士亮詩，其他載籍時有載之者，如山左詩抄所載盆魚、郊遊、飛霜殿弔古、等寒同山雪、大澤山

智藏寺懷古諸篇此本皆不載之是其散佚者甚衆矣

水明樓詩六卷 清康熙刻本

清顔光猷撰光猷字秩宗號澹園曲阜人顔子六十七代孫康熙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分校會試充明史纂修官以刑部郎中出守貴州安順府遷河東道鹽運使撰有易經說義等是集共詩四百餘首分體編次五七古五七律及七絶均有之獨無五言絶句光猷罷官後詩文外惟以琴棋自娛又酷愛讀書其於時藝至習及官成課子猶時時自為之其水明樓新藝與詩並為人所傳誦其為人淡泊寧靜不違道以干譽不立異以鳴高而治人以明事神以誠隨俗利導與民休息衛既齊謂其為詩會心在時行物生之表寓意在倫常風教之切發皇激昂多忠孝惻怛之心詠嘆咨嗟皆高曠脫略之識其要歸在於優柔平中不為哀怨噍厲之響故集中雄渾沉鬱清新俊逸雖不能與其弟光敏相抗衡然亦足自成一家也興化李柟評其詩謂其侍從揮毫制存莊麗贈遺握别敘曲纏綿山林宴樂興寄清遠紀蹟題箋景物逼現悲歌悼痛接武離騷緣機觸變各適其宜云云大抵光猷詩近體格律調適古體慷慨激昂頗有遺世獨立天然自得之趣也書首有衛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齊江閻唐周碁等人序、及耿頎書李枏袁佑唐孫華等人評語、末有萬拱極䟦云、

騈儷文三卷　清嘉慶刻顨軒孔氏所著書本　食舊堂叢書本

清孔廣森撰、廣森字衆仲、又字顨軒、曲阜人、乾隆戊子舉人、辛卯進士、官檢討、撰有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大戴禮補注、詩聲類、禮學卮言、經學卮言、少廣正負術等、是集為顨軒孔氏所著書之第七種、卷一賦頌摺子呈文書札、共十四篇、卷二序紀亦十四篇、卷三書後論連珠誄哀辭祭文共二十一篇、廣森少受經於戴震姚鼐之門、為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作篆隷書、入能品、尤工駢體文、嘗暢論宗旨、謂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為主、不爾則用之婚啓、不可用之書札、用之誄銘、不可用之論辨、直為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横開闔、一與散體文同也、任庾徐三家、必須熟讀、此外四傑、即當擇取避其平實之弊、至取音節、須近古庾文落花芝蓋楊柳春旂一聯、若刪卻與共字、便成俗響、陳檢討句云、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姮娥寶樹、此調殊惡、若在古人、寧以兩之字易靈寶二字也、又謂楊炯少姨廟碑云、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以為未歇二字、耐人玩讀、今人必不能到、又謂不可用經典輿衍之詞、又不可雜制舉文柔滑之句云云

蓋其自得於古人之深有如此者當時學者孫星衍汪中輩覩廣森文無不歎為絕手大抵廣森所為兼有漢魏六朝初唐之盛又從戴氏受經治春秋三禮多精言故其文託體尊而去古近惜奔走家難勞思夭年所藝傳於世者僅十之二三殊可惜耳是集阮氏文選樓及食舊堂均有刻本皆不及此本之多因以此本著錄焉

省香齋詩集六卷 清光緒十七年刊本

清孔慶鎔撰慶鎔字稷臣號誠甫曲阜人道光丙申恩科進士改庶吉士工部都水司郎中軍機處行走外簡平涼道陞山西按察使轉布政使改貴州按察使以目疾告歸是集計古今體詩四百七十餘首隨意編次乃慶鎔歿後其子繁準持全集延潞河李嘉績所選訂者慶鎔天才卓犖學問深醇童時捉筆即洋洋千餘言為文以方百川靈臯為宗嘗謂諸子百家以及傳奇小說無不有益身心苟能得其用筆之法可一以貫之論詩專主韓杜于杜尤有心得又謂詩理性情尤重根柢復深以學問貫穿經史昔人謂工部詩無一字無來歷即根柢之謂而于杜集排律偶一諷誦脫口如生故覩當世之景物與感觸時事之艱虞往往發其鬱抱多見于詩歌而哀逝閔忠於骨肉友朋之不幸而遭寇難者悱惻悽愴益見其摯誼所流露集中七哀詩即就其素所知識之死于太平軍之難者二十一人各系一詩以伸其悲憤宗稷辰序其詩謂氣味所涵濡標格所樹立得力於其鄉先正新城德水之間幾可上躋蘇韓遠躡鮑謝晚歲所作更與劍南為近云大抵慶鎔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早年工隽、似朱王、壯年綿邈、似范陸、中歲汪洋渾厚、頗有漢魏盛唐氣、而尤近乎少陵、晚年筆意清超老横、勁氣直達、則又另一境界矣、集前有宗稷辰周銘旂序、後附李嘉績袁啟豸等人跋語、

困傭家草不分卷 淄川畢氏抄本

清畢世持撰、世持字公權、淄川人、康熙戊午解元、是集計古今體詩百餘首、繕寫潦草、似是隨手彙錄、未加編次者、世持幼號聖童、九歲屬文、即抉關雎之奧、十一歲就童子試、壓其儕偶、厥後試輒冠軍、而長身玉立、眉目如畫、讀書不事章句、水邊林下、行吟蕭散、意有所會、欣然神釋、雲情霞意、迥絕町畦、蒲松齡謂其天分絕人、多病善思、同人論其為文、如獨繭抽絲、可以想見生平、偶一為之、輒投稿箱簏、後得之、悲涼頑異、不可没也、詩多愁恨、鬼死亦長爪不年之讖邪云云、王士禎為撰傳、嘗稱其康熙戊午以第一人領山東解額、其文傳誦海内、不脛而馳、自齊魯吳越晉秦閩楚嶺嶠之士、翕然宗之、所至聚觀如市、四十年來文章之盛、傾動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云云、大抵世持詩文多天分語、好為凄涼悲怨之句、易於動人、集中所載瀟湘夜雨山市晴嵐七古兩首、最為可誦、至王士禎所謂不脛而走之語、不免過於獎借、然其雲情霞意、迥絕町畦之處、固亦有大過人處也、

對嶽樓詩續錄四卷 清咸豐刻本

清孔憲彝撰。憲彝有韓齋文稿，已著錄。是集分年編次，計卷一古今體詩七十一首，為己亥至壬寅四年所作。卷二古今體詩一百九首，為壬寅至甲辰者。卷三古今體詩七十首，則甲辰至戊申年者。卷四古今體詩八十三首，又戊申至丙辰九年間所撰者。總計三百四十餘首，皆鄭曉如自其全稿中選出者。憲彝詩集曾於咸豐初年彙集道光九年庚寅至咸豐元年辛亥廿年間所撰者，編成十卷。其己亥以前十年間之詩，鄭曉如選訂為對嶽樓詩錄，已付

梓。其己亥以後之詩及甲寅以後所撰者，復經鄭曉如選定以行，即此本也。憲彝於道咸間以書畫古文詞名海內，其多才近似蘇軾。所撰古文往往近韓文公，尤長於敘事。詩則以法用才，清深健拔，卓然成家。閩縣劉存仁謂其詩清超拔俗，氣韻獨高，尤善於言情，真如芙蓉出水，楊柳當風，別有天然韻致。一種和易怡懌之思，挹之靡盡云。大抵憲彝之詩清麗俊邁，不假雕繢，而豪宕之氣自然流溢，頗得中唐人佳處。其五言律勝于古，七言古勝于律，而五七古又皆與韓蘇為近。至七古之壯浪縱恣，真如天馬行空者矣。按憲彝生當高密三李詩派方興之後，所居非遙，而絕不相假借，以空靈之筆，抒真摯之思，亦可方之趙秋谷之不肯附和王漁洋者矣。集前有阮元、鄭曉如序，及自序，又附梅曾亮等人評跋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覲齋文稿不分卷 膠縣周氏抄本

清張謙宜撰。謙宜有覲齋詩選二卷，前提要已著錄。是集共四巨冊，分類編次，以書札文字為最多。謙宜少以詩名，負其雄才，推倒一世。前提要謂其詩出入于香山、劍南之間，一吟一詠，亦足自娛，抗衡古人，則力有不逮。中年折節讀書，潛心宋儒性理之書，老而彌篤，晚歲更專力為古文。嘗從其同邑前輩法若真受義法，故其文字幾可與方望溪相抗衡。法坤宏謂其論文也，吐前人之糟粕，發自心之名理，揮霍跌宕，期與傳注相應，扶衰之功，雖未知於昌黎氏何如，要其依經數義，亦彬彬乎質有其文云云。今觀集中文字，於古文義法為例頗不純，即如古文辭中，遇有官階、氏姓等字，皆直書當時名稱，絕不能以古官名及古名人相比喻。謙宜文中犯此忌最多，似已駁雜不純。又如集中王十郎詩序一篇，肆口嫚罵，尤非古文之正，亦非理學家態度所宜有。要之，謙宜文字於議論敘事最所擅長，而理學文字則不甚純正矣。法坤宏嘗選錄其各體文一百十一首，為覲齋文錄；又宋弼謂其山農文集八卷，出髦年所手定，但存精華，銷落之作，而盛年文章反或掩沒云云。今兩本皆不見，此本不分卷，不悉為何人選定，首尾亦無序跋。膠縣周耀齋自其後裔許假得錄出者。

袁孝廉集六卷 淄川畢氏抄本

清袁藩撰。藩字宣四，號松籬，淄川人。康熙癸卯舉人。是集為其同邑畢際有所編次，總計古今體詩一千五百餘首。按年編排，分兩集，曰錦研齋詩，及敦好堂詩。錦研齋詩為戊戌至癸丑十五年所撰。其間壬寅年撰者為涵煙草，丙午年撰者為紀遊詩，庚戌年撰者為鴝音，亦曰潞遊草。敦好堂詩則甲寅以後十年間所撰。其甲寅年撰者為遊東萊詩，乙卯為南遊雜詠，庚申為遠遊草。集末附詩餘二十七首，雜體古文辭十六篇。藩母老家貧，于是遠遊以佐溫清，南涉大江，過虎林，登采石，往返松江、苕水之間，又溯三衢，過豫章，負笈袁州，反棹鄱陽，徘徊武林，浹歲始歸。凡山川所歷，無不託之歌詠，抒其胸臆。大抵藩詩清和澹雅，頗得摩詰隨州之神。至其集內有以遠遊名其草者，則亦志過之意。又藩以康熙癸卯魁禮經，至壬戌尚困公車，闈中賦詩云：二十年來此戰場，坐聽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熱，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纏鬢髮，漫憑青眼託文章。從今別後長安月，徧照河橋柳萬行。武康陳之羣吟之至泣下。是科藩仍下第，不數年病蠱卒。是其才可憐，其遇亦可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粵游小草一卷 益都李氏抄本

清李文濤撰。文濤字季深，號桑滕，又號柳灣，益都人。是集共古今體詩六十餘首。文濤少負異才，博覽史傳，曾隨其兄入粵，舟中無事，學為近體詩。過嶺後，又學為古詩。到官後為文藻司會計，無暇為詩。及東歸後，文藻始從計簿中得其詩甚多。官事暇日，因取前後所見諸詩，為之刪定，將付梓人。此本有文藻序，當即其所刪定之本也。文藻序謂予弟三人，季仲好為詩，靜叔通經，能古文。季深方攻制藝，自靜叔殁，季仲痛甚，日耽於酒，不復為詩。季深入粵，始為詩云云。羅有高謂其詩情深文明，不襲不野，自具杼柚。今觀集中諸詩，大率思家之作。如再寄仲兄云：一別冬春隔，關山望眼賒。此鄉多竹樹，迴首憶桑麻。日落江烟滿，山高雁影斜。因風書欲寄，西北是吾家。又客愁云：山水險如此，兼之道路長。夢魂依故國，眼淚灑江鄉。野草無情碧，巖梅何處香。客愁真萬斛，一月鬢毛蒼。又清明有云：不作萬里游，此險幾曾閱。回首舊松楸，今年拜埽缺。淒然念故邱，驚定翻悲絕等句。文藻謂其甚有意致，皆極妥切，固非虛譽也。

半槎詩抄不分卷 歷城李氏抄本

清袁自紡撰。自紡字雨樵，曹縣人。貢生，官中書科中書。是集計古今體詩百餘首，類皆隨意編次者。自紡雅負雋才，工篇什，與劉藻及顏懋僑、懋倫兄弟游處。懋僑、懋倫謝世，自紡遂亦零落。嘗咏洛月空塘之句，牛運震叙其集，謂年殊少，才氣踔發，若不可羈紲，其詩格律姑勿論，而意興所至，輒雋自得，往往篇有其句，而句有其字。如此而加之以少年，精進而求其所未至，雖使王孟李杜復生，猶將引而與袁子上下其論，而樂為袁子導也云云。蓋運震撰序，當在自紡初學詩時，故有少年精進等語。今觀集中邮寺云：梵鐘飛處千家晚，帽影鞭絲過板橋。月落空塘流水去，白揚風起雨蕭蕭。又寄閻居士云：綠楊汀外一登樓，水驛官橋送客舟。欲問鴟夷何處去，人間寥落五湖秋等篇，清新雋雅，頗有瀟然超絕於字句筆墨之外者，固不負運震所期許者矣。

瘦菊軒藏稿一卷附青文集一卷 清徐宗勉刊本

清姬鳳擧撰。鳳擧字軒如，膠州人。瘦菊軒稿凡七絶十八首，青文集則僅五律十七首而已。鳳擧窮愁潦倒，一意苦吟，所為詩清奇僻苦，多未經人道語，然方之唐人，實無愧於郊島寒瘦。徐宗勉序謂孟東野賈閬仙得昌黎，其詩益顯；姬鳳擧乃終老牖下，名不出里閈，間其幸不幸為何如耶。云云。瘦菊軒稿為其晚歲所作，其自序有云：他年有過邱山北麓，酹余一杯酒，見有迴風旋轉而不去，則重泉人彷彿其來謝也。云云。是鳳擧之遇甚窮，鳳擧之音亦可謂甚悲者矣。今觀集中各詩，多皎然以清，繆然以明，若寒山肅穆，瘦削天成，是其性情得於窮苦者居多，故淒清肅寥之音，時時流露。說者每以窮愁淒苦少之，此不考其世者誠所謂不相諒者矣。茲以其身世潦倒，窮愁苦吟之故，雖卷帙過少，特存其目，庶不負其苦吟之意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函山房文集五卷 清刊本

清馬國翰撰。國翰有玉函山房詩集，已著錄。是集分類編次，卷一為賦頌表疏十九篇，卷二為書啓傳記論贊辨說等廿四篇，卷三為書序壽序題跋書後等二十三篇，卷四為箴銘碑誌誄銘等一百十二篇，卷五考解引約條論等十九篇，總計二百餘篇。國翰罷官後，以文籍自娛，網羅經史諸子，刻玉函山房輯佚書，共六百餘種，生平購藏古籍最富。今觀集中孔門三世出妻辨、孟子出妻辨、舜詩考、禹歌考、樂歌考、伯益考、伊尹五就考、老彭考、周公滅國五十考、七十子弟子考、宰粟九百考，及周易尚書兩經內用九用六解、先明俊德以親九族解、西伯戡黎解等篇，或根據經籍，考核詳明，或發揮注疏，不事穿鑿，皆極有資於考證。至封鍾方伯濟南風土問一篇，於歷城形勢、出產、風土、人情風俗利弊等，敘述極為詳明，於地方政情，至有裨益。國翰文集，尚有續集五卷，皆說經之作，亦有刻本，頗為罕見，此本僅正集五卷，前無序跋，亦無刻書年月，殊為潦草也。

昱青堂詩一卷 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清吳脈鬯撰、脈鬯字灌先、號俞堂、別號生洲、蓬萊縣副貢生、是集計八十餘首、古今體分體編次、脈鬯潛心周易、深入理奧、而尤精于數學、凡運會之否泰、星野之機祥、人事之興亡成敗、咸決於十數載前、鼎革後寓往來吳越間、著有易象圖說、蠡圖晰說、八宮說、讀易法等類、皆前賢所未發、又有百柳堂周易醒詁、增刪五雅等、脈鬯所為詩頗類擊壤一派、然語句清快、頗可誦讀、如山居書懷云、謝客逃名海上居、十年不食海中魚、掃堆柿葉秋臨帖、添爇松脂夜照書、季雅得鄰共吟嘯、黔婁有婦解耰鋤、臥輪伎倆從人笑、故腳無勞鑒覆車等、均極可誦、脈鬯詩原有刻本、年久散佚、即其他著述、亦皆大半散佚無存、此本乃其後裔搜得遺稿、因略為編次、以付諸梓、俾其先人文章、不致湮沒之意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焚餘詩草二卷 歷城李氏抄本

清鄭雲龍撰、雲龍字萍史、歷城人、道光壬辰舉人、是集乃周樂所編定者、共計一百二十餘首、分古今體編次、雲龍久困棘闈、垂老得舉、公車再上、病逝於道路、其子方洲奉遺命以詩稿請周樂論定、樂未閱畢、不戒於火、詩稿被焚、復就方洲索取原稿、則故紙零縑、塗抹幾不可識、搜剔涯萃、僅得百餘首、編成二卷、即此本也、書首有周樂序、略云其長君方洲、以父遺命囊詩三冊、來拜求論定、披視為余所未見者十有六七、携赴平干、悉心校閱、僅餘數頁、未竟而署內被焚、延及圖籍、萍史詩冊、亦為謝仙攫去、急就其家索得原稿、重為評論、歸其家藏之、嗚呼、萍史詩境取法唐賢、不為郊島寒瘦之語、亦鮮盧仝李長吉劌刻險怪之篇、意必奮迹高壽矣、顧乃病逝道路、遺稿遭焚燬、固余之坎壈多故、累及故人、抑天之厄萍史、何至如此之甚云云、統觀集中各詩、慷慨有餘、和平不足、一種清狂孤傲之氣、時時流露于字裏行間、或即其不享高壽之徵驗、

小隱園詩不分卷 歷城李氏傳抄本

清趙國麟撰。國麟字青木，博山人，諸生。是集乃自稿本傳抄，凌雜錯亂，極無次序，中有極不經意之作，亦有前後重複者，當係未經編次之故。約計詩四百餘首，以律絶為最多。國麟性通達，好酒，尤嗜中晩唐人作，其所為詩，頗能運以才調，高自標持，集中五律頗多佳句，如徐嶰谷至云：東山富户起，相對意徘徊，門是無心啟，客從何處來，煙霞簾外合，懷抱座中開，話舊增惆悵，澆愁借酒杯。年末云：年來愈覺懶，寵辱不關情，逐日看松菊，無心課讀耕，身閒忘歲月，體病捻陰晴，自念誰吾愛，高陽有麴生。又載酒亭云：左右淺深竹，東西遠近山。自歎云：故舊殘秋葉，功名洛晩霞。同高子發飲酒云：詩逢青眼客，酒醉白頭人。閒居云：長貧無俗務，多病作閒人。又七絶偶成云：省卻茶資作酒資，消愁日飲兩三巵，忙中解得閒中趣，寂寞柴門月上時。七律寄張丹亭云：人情冷煖酸鹹味，世事輸贏黑白棋。皆有晩唐人風味，誠不愧攻中晩唐者。國麟詩亦自有其風格，若能加以删削，詳為編定，刊以行世，則不負其一生心血矣。

觀海集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孔廣權撰。廣權字季蘅，又字中之，號蘅浦，曲阜人。繼涵子，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判，署翰林院五經博士。是集計古今體詩一百餘首，隨意編次，乃廣權遊臺灣時所作。其從姪昭杰為之刊行者。書首有昭杰序，略謂蘅浦從叔於甲申歲訪荃溪從兄於臺灣監司署中，小住數月，得詩一卷，題曰觀海集，皆海外作也。叔性恬淡，不樂仕進，航海歸來，杜門十載，惟以詩酒自娛，所著愛蓮書屋詩集十餘卷，姚賁甫觀察叙其簡端，極為推服，顧自謙，未嘗以一字付剞劂氏。今年冬值叔七秩初度，杰無以志祝，爰校録是集壽之梨棗，俾海内願讀叔詩者，共欣賞之，異日全集刊成，當以此集為濫觴云云。曲阜孔氏，自繼涵廣森而後，多以經學名家，其以詩文名者，殊少。廣權為繼涵季子，素好吟咏，其所為詩，雖不能卓然成一家言，然以家學淵源，涵養有素，辭句究不同凡響。惜其愛蓮書屋詩集，未曾刊行，無能得悉其功力如何也。

鳩巢蟄語不分卷 抄本

清潘守樸撰。守樸益都人。乾隆初恩貢。官堂邑縣教諭。是集計古體詩十餘首。近體詩二百四十餘首。雜文十餘篇。不分卷數。前後亦無序跋。蓋守樸歿後。他人所搜輯者。即如縣志藝文載守樸所撰城北高柳玉皇祠碑記。此集不載。則知散佚多矣。統觀全集。文摹六朝。頗得其神髓。而詩尤刻意求新。效徐庾體。亦頗入神。集中偶成有云。徐陵筆倚珊瑚架。李賀詩裝錦繡囊。二語實不啻守樸自道也。且全集所載。不獨詩新。即題亦皆新穎。如詠心山。吸洋煙醉中晤亡友等等。皆從前未有之題也。又按集中不詳其字號科甲仕履。即縣志中亦不載。一生事蹟。無由得其詳。幸此冊尚存。得知為益都之一詩人。茲本諸前賢著述不應自我而湮之意。特為著錄。以備後人之考核云。

平定雜詩不分卷 歷城李氏抄本

清曹尚增撰。尚增字謙益。號南村。長清人。乾隆丁巳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官郴州知州。是集共詩百餘首。不分體。亦不編年。係就原稿抄出者。王培荀鄉園憶舊錄。稱其牧山西平定州時。以所歷上黨詠古諸作。命門人李珍聘書之。藏文昌祠中。仿白香山分置詩集於聖善東林兩寺故事也。歿後十餘年。陶侮軒復蒞其地。見詩愛其清妙。又喜為同鄉。乃序而刻之。并附己作。兩公此事。不徒為平定添一公案。亦吾鄉佳話云云。今觀集中南村盤石關云。盤石關前石路樓。離離黃葉小村稀。斜陽忽送青峰影。千疊層雲屋上飛。陶侮軒亦有詩云。一代文章擅逸才。開軒吟罷興悠哉。官閒且喜能醫俗。為與詩人坐臥來。則其風流可想見矣。又詠陽泉云。陽泉流處幾彎環。夜榻高眠秋夢閒。醒後溪聲推枕得。吟安一字愛邅山。亦自清妙可誦也。又按山左詩續鈔。謂其尚有桐川官舍聯吟草冊行雜詩兩集。今未見。不悉尚存人世否耶。

樹蕙堂古文附古近体詩不分卷　安邱曹氏抄本

清曹涵撰。涵字巨源，號季和，安邱人。雍正四年舉人，歷官蓋平究平知縣，寧遠、昌平等知州，陞揚州清軍同知，任揚州府知府，署鹽運司常鎮道，重轄揚關。是編所收古文只禁酒論五首，詩共九十餘首，多附王猷卓評語。涵歷任州縣，所至有廉明聲，知揚州府三署鹽道，任載汰一切陋規，無纖毫沾染，卒時家仍四壁。諸城王中孚嘗輓之曰：廉吏可為悲，刺史知人則哲，仰神堯云云。涵於政事之暇，間作小詩自遣，嘗謂不善為此，聊以自適其興。今讀集中諸詩，真氣拂拂，頗有珂雪集中風味。於古詩祇平平敘去，而法律森嚴，意與古會，深可自成一家也。集中陞見紀恩一律有云：當年奏對綴鴛班，曠典欽承特地頒。謬政豈堪闌髓座，散材重得覲天顏。微風不動螭頭下，湛露橫飛雉尾間。此日小臣惟戢愫，君恩何以答如山。蓋癸丑二月引見，奉旨曹涵著赴寧遠州新任，看來人甚去得，即知府亦能勝任，著行文揚超曹知之云。此蓋涵一生第一得意事，亦為涵第一得意詩也。又集中所載禁酒論五篇，似非涵所撰。蓋涵官揚州知府時，曾諭禁酒，其時日照丁愷曾在其幕中。

愷曾望奎樓集中亦載此五篇，當係愷曾所代撰者，涵後裔不察，遂收入集中，似應再為細核也。

綠石山房詩抄不分卷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清單廷芭撰。廷芭字韵庭，高密人，諸生。是集古今體詩共二百餘首，大半均為律絕，而詠史七絕計有一百零二首之多。廷芭夙承舊德，碑版字畫富於收藏，涉獵淹通，精於賞鑑。食餼後老於明經，閉戶讀書，絕意仕進，耽情翰墨，工書善詩，頗有唐人矩矱。所作詩稿多秘之枕中，不輕示人。又有左癖，講解精妙，頗能發前人未發之蘊。今觀集中詠史諸作，類賦左傳人物，斷制分明，盡生平精力所注，詩力處也。其餘各作亦皆繪景抒情，味外有味，非徒工聲調者可比也。其族孫步青序其集，謂廷芭教授左傳時，同邑績學李漢臣考〔孝〕廉於窗外諦聽，編為筆錄，可見廷芭精於左〔傳〕能發前人未發之蘊矣。步青又謂廷芭寡交遊，惟與詩人王弗矜、任宏祚為忘年友。詩集經咸豐辛酉亂後，兵燹之餘，卷帙散失，所存者僅十之一二。步青于是就其族百計搜輯，始得此冊，因付剞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遊盘山詩不分卷附遯菴集杜詩一卷　濟寧李氏抄本

清孫毓汶撰。毓汶字萊山，濟寧州人。咸豐三年進士，一甲第二人，授編修，歷官福建安徽學政、內閣學士、工部侍郎，充軍機大臣，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調吏部侍郎，擢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調兵部尚書，卒謚文恪。事具清史稿本傳。遊盘山詩凡五言古詩十首及七言古二首，集杜詩共四十餘首，古近體均有之。毓汶家世富厚，世為顯官，又歷任繁要，固無暇吟詠，然其曾祖擴圖曾以詩文名齊魯間，歷世文學不衰，淵源固亦有自。其遊山詩刻意寫景，窮極幽眇，宿天城寺一首，石氣高於月五字，尤為奇創。至七言古二首，則遊盘山歸答友人見贈之說〔作〕，筆勢奔放，亦如洪河出山，乍就平地，汪洋恣肆，蔚為鉅觀。集杜諸詩，運使工整，殊不愧作者之林。然細讀之，辭頗隱約，似有所指，實為國故史料之資，殊足珍惜。惜無人一作鄭箋耳。是集有家刊本，又有識歸讀廬叢書本，集末附有徐彥寬識語云。

春雨堂詩選一卷 附鈍齋詩集一卷 清同治刊本

清柯蘅撰。蘅字佩韋，膠州人。著有說文考異、漢書七表校補、聲詩闡微等書，事蹟具清史稿本傳。是集為濰縣郭綏之選本。古近體均有之。蘅幼隨其父培元宦閩，從陳受祺遊，又嘗受詩文法於萧遠村、方彥聞諸人，故於詩尤為擅長，論者謂可配其鄉先輩王士禎、趙執信。掖縣李圖愛其詩，妻以女，嘗稱曰：柯暘五字詩，可謂五言長城，其所作浸淫入杜陵之室，昔所稱何李弗逮也。孫葆田撰柯封翁墓誌有云：咸豐辛酉，挈家避難至濰，與妻黨李郭諸君結西園詩社，又與郭綏之交。劉銘傳督師至濰，聞蘅名，投詩請正。嘗抱悱惻斯民之懷，感時觸物，偶有所發，一於歌詩見之。其後遊河南，往來大河南北，凡十餘年，詩日益富云云。蘅詩全集名舊雨草堂詩集，此本則郭綏之所選刊者。鈍齋集為蘅妻李長霞所撰。長霞字德霄，掖縣詩人李圖女，自幼精研經史小學，而於詩尤有神悟，頗得其父心傳。集中五言古，如辛酉紀事一百韻、赴濰縣南留店尋兒編等作，亂離之概，追蹤杜陵，其懷昔篇則又由杜以上窺漢魏。五律亦純乎盛唐，洵不愧為作家矣。

鳳翔記事詩存一卷 守岐公牘彙存一卷 清光緒戊寅刊本

清張兆棟撰。兆棟字伯隆，號隆山，濰縣人。道光乙巳進士，由刑部主事，洊升郎中，授陝西鳳翔府知府，超遷四川按察使，歷安徽、江蘇布政使，擢廣東巡撫，兼署總督。撰有守岐彙紀等書。是集凡七律三十首，皆其守鳳翔時所撰者。兆棟官鳳翔知府時，蒞任三月，回匪亂作，兆棟募勇勵之，屢挫賊鋒，未幾匪勢日熾，遂圍攻城垣，並掘長濠，為久困計。兆棟團結紳民，相機抵禦，堅守至十有六月，軍書之暇，輒以吟詠自遣。歷時既久，彙集成帙，集中於當時籌防情形、回賊圍攻狀況，無不記之以詩，極有資於當時掌故，殊可備修史者之參攷也。故兆棟自紀有云：非期問世，聊以記當日之事實云爾。其守岐公牘彙存，則其守鳳翔時稟請上游諸文書，亦頗有資於參攷。長善序謂兆棟報國之忱，流露楮上，其遇事鎮靜，兀然不動，展讀是編，想見其身在金戈鐵馬中，盾墨淋漓，指揮如意時也云云。兆棟曾撰守岐紀事，以記守城之本末，此二書皆可備參考之資料也。

碧桐吟館詩草不分卷 濟寧李氏抄本

清孫毓溎撰、毓溎字梧江、濟寧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一甲第一人、授修撰、出督雲南學政、由江西吉安府知府、擢山西按察使、調浙江按察使、晉布政使、撰有讀左隨筆、是集古今体詩均有、分集編次、曰滇南吟草、曰練餘雜詠、曰回春集、曰都中吟、曰自述詩、毓溎在浙江、以積勞致疾、乞歸養疴、值粵逆竄擾、大學士賈楨疏舉毓溎辦本省團練、力疾視事、凡百事物、必躬必親、州城賴以保全、其子棠供職工部、毓溎就醫京邸、卒、其集曰滇南吟草者、官雲南學政時所撰、曰練餘雜詠者、贊辦團練時所撰、回春集以春柳題首、故名、都中吟乃其就醫京邸時、與友朋唱和之作、至自述詩共七十四韻、為其服官辦團事蹟、皆自注於各句之下、凡集貲募勇、備粮製械、以及訓練稽查等事、各繫一詩、於捻匪竄擾東省情形、極可資參攷也、毓溎非工於為詩者、然以山東科第有數人物、亦為通咸間循吏、因其詩以存其人、故著錄之、集末有毓溎婿洪調緯跋、

懷績堂詩集二卷 魚臺馬氏抄本

清馬邦玉撰、邦玉字荊石、魚臺人、嘉慶六年舉人、署濟陽訓導、改單縣教諭、著有歷代紀年、漢碑錄文等書、是集古今体詩均有、亦隨意編次者、邦玉生平嗜古、力學、好金石文字、博搜精考、嘗於故昌邑搜得漢兗州刺史楊叔恭殘碑、於凫山前搜得漢永元七年石刻、因題其室曰寶漢齋、今集中所載曲阜漢碑詩十首、即記所得前二種石刻也、馬星翼東泉詩話云、先君子自言少時、戲為迴文湖上一絕、湖山獨青青青獨山湖、無舟孤坐久、久坐孤舟無、今集中不載此作、而有畫卦臺迴文一絕云、畫卦臺迴文一絕、今載此本下卷內、又集中繹山一首、八百餘言、內敘昌黎南山体、多用如字、形容山勢、東泉詩話謂其稿初成時、有友張君見之、因贈句稱為二十如山人、又一老友秦君、手錄之一通、俾其子弟誦習之、略皆上口云、今觀集中諸詩、邦玉雖不專力於詩、然怡情山水、感懷朋舊、諸什類皆聲調動人、亦自有其詩格也、

松巖集四卷 福山牟氏抄本

清牟昌裕撰。昌裕字啓昆，號松巖，棲霞人。乾隆庚戌進士，改庶吉士，官至河南道監察御史。此本為其子略所編，書首為年譜，卷一為奏議，卷二為古文，卷三為制義，卷四為館課。昌裕居官廉正清謹，一無所受，為工部四君子之一。在官深沈慎密，疏草不以示人，非即抄傳播者，外間絕不得知。為文辭理蘊藉，妙絕時人，談說者誦其餘論，尚想猶存。其流風餘韻，頗足以輝映學林。集中所載諸奏章，不為矯激之論，而能言人所不能言，故類多明切不泛。書首所載年譜，為其子略所詮次，惟始末寥寥，於其言行之美，均未致詳。所記載多不過瑣細常語，頗為遺憾。牟廷相謂其居家苦衰孝友，不務以悅人，其所為愈跟雖愈不自表著。故雖親骨肉，不盡知其究委，頗致其人美命隨牒，若無以逮過恆人者云云。蓋昌裕性極審慎，每自焚其諫草，故其官時諸大端，譜中均不能詳矣。

小澥草堂集一卷 福山牟氏抄本

清牟願相撰。願相字寶夫，號鐵李，棲霞人。諸生。是集僅古文二十餘篇，無詩集。願相賦性不偕於俗，而淡泊自守，與人無所忤。性疏懶，喜飲酒，善笑，閭子弟詩文不工者，不怒而大笑。天資超群，為文沈博絕麗，光景動人。常自選其文，擬請其兄廷相訂定。及願相沒後，其子秘不示人，以故流傳絕少。此本乃輾轉抄得者，類皆非其精要，惟楚辭及俗一篇，頗具深意。王培荀鄉園憶舊錄云：願相族有為蒲臺學博者，扶願相古文教育，簡質古樸，非摹韓歐之貌，以為古者往往自跋其文尾，謂所作文篇篇變化，其實作格未變，特句安耳。然能樹立，不依傍，宜其自命不凡云云。鄉園憶舊錄所謂扶古文教育者，未具篇名，不悉此冊中有否。且培荀所謂自跋其文，此本各文之末，皆無跋語，是培荀所見，當非此本中文字矣。其詩未見，尚存與否亦不可知。山左詩續抄載其苦鴿辭、泰山下吟、四子詩、夜聽水聲示甥王復慶等十二首，誠可謂吉光片羽矣。

望奎樓古文集四卷詩集四卷 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

清丁愷曾撰、愷曾有說書偶筆、前提要已著錄、是集乃其七世孫惟熙重編刊行者、古文集分類編次、計有論辨序跋書啓贈序贊頌哀祭詞賦傳誌八類、末附四書制義文、詩集分椽谷草、宛遊草、燕市草、重遊椽谷草、真遊草、廣陵草、玉林草、琅邪草、八集、皆按年編次者、愷曾平生尚氣節、篤於骨肉之親、嘗罹家禍、甘入囹圄、以脫其弱弟於艱危、品行道德、為人所不及、而學問尤為當時所推重、其為學期於實用、自天文輿地風角河渠水利陰陽技術、罔不涵

徹源委、多所發明、嘗撰治河要語、魏源採入經世文編中、學者傳誦極廣、為文根華直書、不加點竄、隨意曲折、浙次主就、而亦不失前賢矩矱、誠所謂不滯於法之中、亦不軼於法之外者、集中所載禁酒論、日照水利、日照荒田、日照荒地徵粮始末考等篇、類皆為極有關於治道者、詩宗陶杜、而薄溫李、師事趙執信、故所撰類皆直書胸臆、不規規於家數、而一洗靡漫之音、法重漢序、謂其詩法律精嚴、琢句樸老、下里靡蔓之音、一洗空之、挽澆風而振頹俗、其在浙手集中所載七言、以廿載已拚山鬼笑、寸心未忍死灰封、半夜鵂鶹催雨淚、滿天霜雪集寒瓜、天地尚容高枕臥、山川尚笑皺眉愁、尚有文章存氣骨、能忘風雨醉葡萄、勞他短鬱羈天馬、自古長風駭井蛙、薔薇本種成荊棘、桂樹心驚變草萊、孔衷心血盈盃注、無極舌尖幾尺長、萬山之內攜君手、一月為期住草亭、自非所病知君壯、老不如人勝我狂、欲傍名山存野史、翻憐末世少傳人、夜向枯鬼蒙頭怕、酒從論文信口箋、腹有董狐高世慶、目無劉翼罵人時、秋螢帶火明難遠、蟻穴驅車路易荒諸聯、真不愧樸老之目、而其生平志節之高、亦即此可見、文前有程晉芳序、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前有曹涵、法重漢等人序、愷曾著述極富、多未刊刻、其後裔拾襲保存、珍若拱璧、民國間、其七世孫惟熙館于趙琪家、琪素仰愷曾行誼、因出資為之剞劂行世焉、

我堂存稿不分卷 無錫吳氏抄本

清吳自肅撰、自肅字克菴、號在公、海寧人、順治甲午舉人、康熙甲辰進士、歷官江西萬載知縣、内擢中書、游升刑部郎中、特簡山西河東道參議、是集古今体均有、隨意編次、總計詩一百七十餘首、少長歌行爲最多、自肅所撰詩原有萬行草、勞雲草、河干草等篇、蓋自肅遊滇時、值田雯巡撫貴州、劉紱菴守思南、鄭簡桐往返唱和、遂成萬行草、其後遊河東、又與其友范伊璜及門人邊譽公迭相鼓吹、吟復成帙、名之勞雲草、無何被放、奉檄役江浦、復與田雯共事河干、更相酬唱、况齊忘勞、遂成河干草、及其官太原時、道路風塵、旅館花月、未免有情、而諸當事者、按轍洋審、多歷月時、遂藉付閒、取前後作之僅存者、更爲删訂次第之、曰我堂存稿、即是冊也、書首載田雯萬行草序、吳雯勞雲草序、衛既齊河干草序、及自肅我堂存稿自記、自肅嘗謂其僻處海隅、罔所資益、童時諷誦之餘、閒爲韻語、見老成人、輒懷而匿之、既不考證於人、因不甚縱情、脫稿即棄去、以故自少及壯、偶尔有作、皆散佚、存述以遊五鹿、遊伊闕、遊廣武、吳越、龍津、豫章、覽山川之形勝、見昔人之陳迹、感事述懷、於後時爲吟咏、以訪田蒙齋先生金陵茅署、先生索視其作、爲之指陳得失、剖晰源流、然後知詩不易爲、游遊京師、側聞諸作者、因而提筆不敢孟浪云、大概自肅文章出入史漢、性好吟詠、義本之三百篇、而取氣於漢、取格於康、實不謀少陵詩史、集中所載在滇黔諸作、語邊徼之治亂、始終人情風物、無不極有關係、至記山川之美、文章人物之奇、猶其餘事矣、田雯序謂其驅車所至、搜奇抉險、發爲嘯歌、諸体無所不工、可以被之管絃、鼓吹一代、一似顧以慎風稱十五國風之雅者、衛既齊則謂其所撰、一飯不忘君、佳節繫思母、則忠孝根於至性、不徒誇多於博物洽聞云、是自肅之詩、各本之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之旨者也、

其樓文集六卷詩集三卷 民國六年石印本

清張侗撰、侗有放鶴村文集、前提要已著錄、此本文集、凡六卷、與前提要所著錄者、卷數不同、乃其孫曇初昉初等所纂輯、序跋中不言放鶴村文集事、考其內容、前五卷分類編輯、頗有次序、末卷前半、為序記等文、已頗雜亂、後半則全為其家譜文字、詳審全書、末卷與其前諸卷、不相銜接、或前五卷為侗手定、末一卷則其後裔湊集如文、而添入者乎、詩集三卷、為同邑李澄中所選定者、分體編次、計五言古卅五首、七言古十二首、五律二十八首、七律四十首、五絕二十八首、七絕百五十首、共計二百九十餘首、附續集二百八十餘首、則不分體、集中五七律、均分為三、曰律、曰比律、曰排律、其比律前無此名、自侗始有之、續集中有琅邪書小誌、為其遊蕭村時所得之詩、又有醉中有所思百五十餘首、則追憶舊日同遊之詩者、人各一詩、間附小注、亦所以誌感慨者、李澄中敘其集、謂侗詩為其紀年之史、盡傾其囊續之、其幽淡之骨、遺世獨立、縈廻百折、而後出之、其冥思所造、太古之音、發其天籟、蓋盡棄古人畦筏、而自成其為石民之詩也、云云、大抵侗詩不規模古人

陶冶性靈、由乎自得、偶爾吟詠、散淡之然、超然物外、而風趣自別、集前有李澄中李煥章諸人序文、詩前則有金奇玉序、全書之末、更附侗八世孫秉正等刊印跋語、蓋是書原板久經亡佚、秉正搜尋得之、因付石印、亦不使其先人之業、自我而湮之意也、

半閒倚詩集不分卷 無棣吳氏抄本

清吳象默撰。象默字從之，號健輿，海豐人，雍正間廩生。是集共倚詩一百八十餘首，古今體均有，不隨意編次者。象默所為詩，原有感懷吟、不居室贅吟等集，其後合諸集而彙編之，即此冊也。象默屢試不售，遂棄舉子業，好鼓琴，不以詩自名。每偃臥一室，日持一編，有所得則自於墻下作蠅頭字。子弟請代不許，既成，閉置笥中，不以示賓客。蓋詩不多作，作必務繪情達意，或一字未安，推敲再三，至忘寢食。自謂有作詩之苦，故不能多。自敘謂其所作多悲楚懊惋之音，非世之樂聞。又云一枝未借，百末未嘗，六七年來生人之趣盡矣。每兀坐，君為韻語以自達，而意興索然。即或感遇興懷，無端歌笑，亦仍如爾之悲楚懊惋，而不能自解云云。蓋不鐘鳴山應，而霜鴉呼物類之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趙執信序其集，謂才情自佳，清致軼俗，律不足繩。此而不懈，將步大賢後塵，而不知其所極。李果序則謂其遣生處多所難言，中則有物，乃即性情所觸，諧之於聲。見有猗而若者，悱鬱侘傺者然也。詩詭其詞，其弗勝離憂與喁喁，如柳臨邛客座中琴也；至山居田園諸作，則又冷然以善，瀏乎其清，擬響泉若松風依稀似之云。兩序均不免有過譽處。獨其兄象寬序，謂情然者其心悲，然者其詞悠，然者其調，不乞靈於前人，不獵陳乎腹笥，其往復流連，則與廿餘年前風格迥異諸語，似較為真實也。

雪舫山人詩草四卷 清光緒石印本

清陳宗瀛撰。宗瀛字海門，號雪舫山人，章邱人。是集共詩三百餘首，古今體均有，皆隨意編次者。宗瀛為詩，清真雅健，跌宕沈雄，頗欲不名一格。書首有王翰序，謂其五言如"黃花插石壁，紅葉煮山茶"、"院仄難容月，牆高不見春"、"雲開天走月，霧下葉飛村"、"林雨花魂爽，園春草夢蘇"；七言如"飛鳥没邊天勢下，平蕪遠處地形高"、"對影偶宜三徑月，簪花不愛一頭霜"、"詩以上水舟難進，命似沾泥絮不飛"、"老去詩篇常在手，客中風月最關心"，皆可媲美古人云云。今按集中七言，如"春草"云"荒陵古道侵遊屐，小雨微風點落花"，五言如"閒居"云"久坐看雲變，遲眠待月生"，其雅練灑脫，似較王翰序中所舉諸聯為勝。惜宗瀛詩骨法太弱，有好句而鮮佳章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鵑吟集不分卷 歷城李氏抄本

清孔麗貞撰。麗貞字蘊光，曲阜人，毓埏女，歷城戴文謀妻。是集共詩二百餘首，古今體均有，而以律絕為多，亦隨意編次者。麗貞幼年隨侍父兄，酷好吟咏，及于歸後，未及一年，夫亡，弟喪，境遇漸苦，暇輒寄情吟咏以自遣，詩境漸入悲戚一流，多商聲哀調矣。其所為詩，清麗絶俗，聲律允諧，為閨閣中不可多得者。集前有自序，於其詩之境，述之頗詳，有云：「境有順逆，固不能强諸天，情有悲樂，亦不能必諸己。余幼居深閨，蒙二親顧復，朝夕不離左右，每花晨月夕，吾父與伯兄共四方執友流連詩酒，竟日方休，我母暮則烹新茗，夏則設盆冰，秋則焚蘭炙，冬則煮佳釀，以待吾父歸來，興若未闌，或評詩，或玩月，或理琴，敲棋，彼時余同長兄怡怡侍側，天倫之樂至此為極，故有雙親兩意同之句，以誌其喜。未幾長兄謝世，余賦于歸，結褵一載，夫君與幼弟相繼淪亡，於一月之中，我父母復棄余長逝，八年之間，人世之苦，亦莫此為極，形諸筆墨者，亦遂易喜為悲，情隨事變，意緣境移，不信然乎！載至於往來於歷山濼水，徘徊于緒戶紅腮，偶有吟咏，無不可於悲樂間分之，此小集之

大概也云云、麗夏詩集、其先信鐸擬為刊行、未果、今集前載信鐸序、末復有怡齋跋語、山左詩彙抄曾錄入數首、謂麗貞所撰為務商閔箏、與此名不同、未知其內容有異同否耶、

益堅齋詩文一卷　濰縣萊氏精抄本

清曹鴻勛撰、鴻勛字仲銘、號蘭生、濰縣人、光緒二年以一甲一名授修撰、充湖南副考官、授湖南學政、入直上書房、出為雲南永昌府知府、升迤東道、遷貴州布政使、護理巡撫、兼提督、旋改陝西巡撫、回京充協理資政院大臣、鴻勛詩不多作、偶有吟咏、信筆應酬、概不留稿、得之者每什襲藏之、散在四方者、自不知凡幾矣、是集編古今体詩七十一首、文五首、詩以七絶為多、乃其同邑丁錫田等搜輯而得者、集末附濰縣新志稿事功傳、高廣恩所撰傳、陳孚慶輓詩、及郭恩賡、王憲嘉等跋、鴻勛平生、不居講學名、而動止有常、束身嚴正、言冡而中、行慤而敏、每上下古今、所品藻鑑、不失銖兩、又善擘窠大字、神明於法、溯源漢魏、編摹唐宋、以逮諸大家、及元明趙董等、晚年碑版金石之作、日益精健、每醉後揮毫、煙霏霧結、姿態橫逸、實清道咸以來一大家、所為詩文、辭尤精偉古秀、惜多棄而不存、惟湖南乙卯、江南乙卯、鄉試闈墨、及湘中校士錄、皆手自點定、學者宗之、是冊所載、如題孫佩南所藏孔蒓谷紅增修書小像、恭邱華錦吟題詞、送高勉之使滇四律、及由滇垣赴永

呂諸作、謁升庵祠、及和高季常諸詩、李侍郎所藏書冊等篇，數皆膾炙人口者。鴻勳經濟學問，本不藉詩文以傳，即以詩論，均卓然有唐賢風味。雖篇什寥寥，未足以饜讀者，然吉光片羽，實罕見而彌珍云。

空山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 清嘉慶刊本

清牛運震撰。運震字階平，號真谷，滋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十三年舉博學鴻詞，報罷。官甘肅秦安、平番等縣知縣。撰有周易解、詩志、論語隨筆、史記評註、讀史糾謬諸書。是集為運震子鈞所裒輯者。其文集分類編次，計有書、序、記、傳、誌、狀、碑表、祭文、辨、策、題辭、書後、賦十餘類，末一卷為官稿，則其為官時諭示稟詳等文。全集以書、序、誌、表等文為多。詩三百七十餘首，分年編次，自辛丑迄辛亥，為笑餘詩草，皆少年時撰。壬子迄戊午，遊京師時，為金臺詩草。戊午迄乙丑，官秦安時，為春嶽詩草。乙丑迄戊辰，官平番時，為允吾詩草。己巳至庚午，重教皋蘭時，為金城詩草。庚午至乙亥，家居時，為歸田詩草。各有小序，蓋自定本也。末附失題五首，則其子鈞所錄未編之稿。運震善治經，尤酷嗜金石。居主皋蘭、晉陽、河東等書院，當道皆推重，稱為空山先生。大抵運震為文，不為漢人穿鑿之談，不作宋代鑿空之論。枕經葄史，要皆心得之言。趙懷玉序其文集，謂運震嘗自言為文三十餘年，作墓表誌傳，未嘗受人一字窺易。又有名難得易失，文易炊難工，及以業績為文者，古有之。皆

李王法切人事、中於當世之用、自文移之用繁、而文體衰、矣、已則未信、何能質人、今而無閒、敢忘傳以等語、其厚期待者、必其深造有得、非若緣飾儒術之徒、多市心而寡實效云、至其詩名俊皆雅健、五言古尤高、顧得魏晉人遺意、其以宦積樹政者、則其子鈞以為先人立言、不敢意為增損、所閱者抉擇之意云、

瓦研山房集四卷 情山趙氏抄本

清顏懋倫撰、懋倫字樂清、號清谷、曲阜人、雍正己酉拔貢、官鹿邑知縣、撰有重訂鹿邑志等書、是集乃懋倫為滋陽牛運震所删定者、古今體詩均有、皆隨意編次之、懋倫苦吟三十餘年、撰有癸乙編、瑞虛吟、什一編、黃門遊草等集、其後彙編為瓦研山房集、因倩牛運震為之删定以行世、焉、懋倫為名家子、少孤苦、性孝友、傾身事客、如恐失一士、為人謀緩急、忠而能力、于性情之道極深、又宦中州、馳驅周鄭陳衛之郊、俯仰嵩高黃河之壯、經歷風塵潦倒之境、悟觀風俗人情正淫奢儉之變、故其為詩、純得性情之正、實可進於古詩人之旨、而合於聖人之道者、牛運震敘其集、謂讀顏子詩者、或曰似唐之韋柳、或曰闖入於溫李、其高者則于韓孟、乎淺末不足知詩、亦無敢振美顏子、然不能謂世之目顏子詩者、為不知言、予年二十餘、即讀顏子詩、每獨諷玩其哀貌懷贈之章、黯然以遠、淒然以深、若有人焉、高望遐思、沉吟之餘、忽然長歎、如使仲尼採衛、李杜贊華、顏子雖不能升堂而入室、求其麾而斥焉於古詩人之席也寡矣云云、按懋倫詩、山左詩續抄載之、云有癸乙

等編、是續抄所見、尚非牛運震所刪訂之原本也

結廬詩稿不分卷 傳抄本

清李英撰、英字北山、號亦堂、晚號結廬、德州人、乾隆間貢生、是集僅百餘篇、古今體均有、乃萊陽宋弼所芟訂者、英所為詩、原有亦堂近稿、病榻草等集、宋弼於英殁後、就亦堂近稿諸編、刪汰之、因取其晚年之號以名之、即此本也、英為德州李浹孫、浹官蒲州時、曾身經百戰、乞師以滅賊、甚其功甚偉、乃格於部議、終褫其官、爲文故多不平之憾、英集中如詩、每痛其先人境遇、亦時有不平之鳴、然五言若暗階鳴絡緯、長漏轉牽牛、遊雲凝作勢、獨樹淡生花人掃楓樹渡、童候爲支門、荒徑生秋草、層垣上古苔、微風螢火亂、細雨雁聲遲、七言若夕陽無際憐芳草、春水依然恨綠波、青山有約埋詩骨、綠野無媒遣酒人、薛荔牆欹蜂落子、林於徑濕柳垂絲、滿院秋聲過白雁、半簾寒雨對青燈等句、及讀史宋稗諸絕、風格韻致、極近前人、殊為可誦、是集首載宋弼所撰墓誌、及是集序、於英所撰頗致推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亭吟稿一卷 歷城李氏抄本

清何氏撰。何氏，德州人，直隸故城秘王伊妻。是編僅古今体詩四十餘首，乃其子象山等所編者。何氏生而端莊，幼極穎異，及長，好吟咏。于歸秘氏後，秉家政，井井有條，雖才籌縱橫，得暇輒吟哦不輟，頗有經鉏賦梁之風。然性澹靜，不欲以詩傳，故傳於世者極少。其所為詩，清剛雅正，寄託遂深，為䢖律中別開生面者，且聲律允偕，儼如詞章之宿。象山等謹秘什襲，恐再散失，遂多抄副本，以贈友好，是其用心亦良苦矣。按德州閨閣中以詩鳴者至少，故田同之序其集，謂其通才明識，僅窺一班，於此數十篇中，可勝浩歎。又云：吾州風雅，自有明迄今，皆屬須眉，從無巾幗有之，自吾曾王母張太夫人始。生平讀書明大義，工詩筆，每脫稿輒付丙丁，今所存者惟茹荼吟絕句三十首，見者以為空谷之音矣。不意今日又得歷亭吟稿一集，巾幗英露，不遠娛斧天之因材而篤也。其蓋信然云云。是田之於何氏之詩，亦可謂深致感慨者也。

西澗草堂詩集四卷 清乾隆刊本

清閻循觀撰。循觀有西澗草堂文集，前提要已著錄。是集乃其所為古今体詩，隨意編次，計卷一五十八首，卷二七十三首，卷三六十五首，卷四八十四首，總計二百八十首。亦循觀歿後，其同學濰縣韓夢周所搜輯編次者。循觀為學，初參內典，既而讀宋儒書，乃一歸於純，大要以忠恕為根本，以倫常為實際，然以絕學為己任，治經不主一家言。為文醇實淵雅，稱其德器。少時嘗為詩，自三百篇、楚騷下逮漢魏以及清代作者，時有評著。及專意講學，遂不復留意。然觸事興發，每藉吟咏出之，故不多作。夢周就其所作稍為別擇，蒐為四卷，即是書也。夢周序其集，謂循觀少遭凶憫，孤露自立，中懷痛傷，不可以言喻。其于人也，好善如不及；其視世無不可愛之人，悱惻所至，胥欲獎掖而成就之。風格貞高，不適於俗，踰四十始成進士，官吏部，受命之日，流涕沾臆，思欲致身振君，顯揚父母。其志愈厲，其思愈深。蓋其平生遭遇、行身處世大致如此。嗚呼！此其詩之所以工且至者云云。是循觀非專為詩者，故其所撰，類多直抒性情之什，然溫厚和平，亦能得風人之旨焉。

香雪吟館詩草不分卷 歷城李氏傳抄本

清王化醇撰、化醇字溫之、歷城人、是集乃自其手稿傳錄而出、共詩百二十餘首、古今體均有之、亦隨意編次者、化醇詩才清俊渾厚、語從胸臆中出、是能得風人之旨者、如集中五十自序有云、兵戈見慣尋常事、甚雜相交三兩人、老農云、閒地點看煙火寂、沸思猶記翠華臨、語皆渾脫、其挽酒歌十二首、意在於正人心、變國俗、纏綿悱惻、能得詩人忠厚之遺、又野鶴曲、征雁歌、鳴鳩辭三篇、亦皆比諷深婉、語語從至性中流出、集末附題梅濫存一冊、蓋化醇善畫梅、此編皆其題畫之作、以七言絕最多、亦間有三言四言五言者、化醇為德容子、德容之詩、亦多本色本分語、不事雕繪清詞麗句、皆從真性情中出、化醇所為、蓋得於其父者為多、世之模山範水者、終不能與之同日語也、惜其後裔未能付諸梓人、殊為可惜耳、

半是齋詩草二卷 博山趙氏抄本

清王六謙撰、六謙字文皆、字益軒、號放齋、即墨人、貢生、官中書科中書、撰有讀兵事紀年一卷、是集詩共四百餘首、古今體均有、數皆依年編次、乃六謙自丙辰迄辛未十六年間所撰者、六謙詩性情純正、吐屬直實、悱惻纏綿之致、令人紬繹不盡、六謙歿後、詩散佚、幸其子葆棠極力保存、因傳抄於世、葆棠有跋云、半是齋詩、先大人遺作也、共四百餘首、而先大人嘔盡心血、竟以辛未之三月棄養、棠懼遺作之散失、亟手錄之、質於族兄少楚、少楚為選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十八首、而謂棠曰、詩貴工不貴多、棠又手錄選本、意欲付之剞劂云云、是冊乃自葆棠初編本所錄出、故有四百餘首之多、其少楚選本以何、今未見、山東通志藝文志著錄是集、似未見原書、故僅據葆棠困有草堂集中跋語錄之、按葆棠欲存其先人遺作、並非令其先人以詩鳴者、四百餘首、似皆宜付梓、不必斤斤於選本之優劣也、

陪尾山房詩抄一卷 清乾隆樹滋堂刻本

清閻廷偉撰。廷偉字個斯，號思菴，循觀從父。雍正癸卯歲貢，官泗水訓導。是集所載，計古今体詩百〇三首，不分体。頗多探賞景物之作，亦淵獨韓夢周所選定。編次者，廷偉為詩，不尚新巧，不苟為可悅，而一歸之於性情之正，故和平易直，諷誦久之，油然感人。韓夢周序其集，謂詩之為物，易工而可喜，錯雜聲色，易以動人，故於求新也尤甚。馳騖不已，至於巧變音聲，遷託嚬戚，偭因事實，以文詞相僞亂。讀者不求其旨，然以為可悅，謂詩之道宜爾，而不知其弊之為道術戕也。詬之者以為詩中須有人在，然人之為品不齊，其是非邪正不可以混一。若不辨其為人，一與大雅齊觀，則失性情之正一也。予樂閻思菴詩，不好異求勝以悅流俗，其為人亦以其詩。記所謂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斯須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入之。其人與詩皆無之，斯之謂實亦近於道術者也云云。故廷偉之詩，由於夢周之言觀之，讀其詩者，慎勿泥世俗徒求之聲色也。

約山堂詩集二卷 牟平孫氏抄本

清李永紹撰。永紹字純其，寧海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進士，由烏程知縣擢御史，陞工部侍郎，順天鄉試正考官，進工部尚書。是集計古今體詩二百餘首，分體編次。永紹為官，正直敢言，不受苞苴。官烏程知縣時，奸胥於正賦外浮收三千餘金，曾為革除之。邑賦催比甚苦，改為落甲自運，令民自納。其荒區僻壤，幾帶自完，漕米淋踢私貼等弊，亦皆親為釐剔，故於民瘼極為關心。是集上卷第三首憂煌篇云辛未七月初，下卷乙未元旦篇云我過古稀二十年云云，而詩終於是卷，則皆三十以後作也。其詩未能雄深，而有澹雅之致。集中丙午三月十七日從游圓明園看杏花詩自注云：上命內使傳云，鄉村飯大人們吃些罷。四月五日賞牡丹紀恩注：上親諭云家常飯爾等吃些云云。兩事皆可備故實，亦勝朝之嘉話也。

志古編不分卷　濰縣丁氏抄本

清侯登岸撰登岸字穆止號度鶴掖縣人嘉慶戊寅副貢撰有鄭康成年譜滕國遺民錄海岱人物志國朝海岱文士小紀萊郡經籍考掖乘掖海雜志詩餘札錄兩漢大節錄等書是集共文六十二首分類編次計有議論攷說傳序六類登岸嘗謂今人為文動云古者為高古莫古於六經然六經資其理以為作文之本可也若云襲其貌則如安漢公之全襲大誥何異西漢之文可學矣而體制未備文章諸體至唐宋而備唐宋八家之文文家誠未能出其範圍矣今之經術家每以作文為詞章而薄之嗚經術與文章豈二道哉有德者必有言能經術而不能文章非真經術也世之作文者知以理為主則知文章係乎綱常名教政化之重而不流於詞家之文矣又嘗本諸顧亭林之言韓文公文起八代衰若不作諛墓之文豈不誠山斗乎之意故集中絕無墓誌之文其自視固甚高也今集中論則有文論慶生祠論議則有毛亨當從祀議鄉賢祠議孔廟從祀議等篇均理正詞圓考則有不其山考大米山考司馬安卿考諸葛著書考孔廟設像考等亦均考證

詳明不作支離瑣碎語傳共二十餘篇多明清兩代闇人如金文毅公趙伯濡尚黃門南阜山人林汲山人牟默人郝蘭皋等人皆非隨意為之者序文十餘篇則以一己著述之自序為多矣是集世無刊本此本乃濰縣丁稼民從其後裔錄得者云

餘霞集三卷 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清黃恩彤撰、恩彤有知止堂集、已著錄、是集第一卷乃恩彤七十以後所作詩、第二第三兩卷、又恩彤七十五以後所為詩及雜文也、計卷一古近體詩百十六首、卷二古近體詩百二十六首、卷三則為文二十六篇、蓋恩彤所為詩、其少壯作者、已裒入知止堂集、六十前後、適值亂離、所有吟詠、復編為飛鴻集、至七十以後、意興衰落、江毫敗去、而春蠶之絲未盡、秋蛩之吟不已、因復編為此卷、至其名餘霞集者、則以其字綺江、因取小謝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二句詩意名之也、恩彤詩文明暢縝密、古體近體、均有蘇陸神情、如集中夢中得句云、春來破戒飲屠蘇、喜遇高陽舊酒徒、我醉欲眠卿且去、滿身花影不須扶、又冬柳云、荏苒三春夏復秋、流光似水去悠悠、東風掠燕渾無跡、落日棲鴉未肯留、無可奈何嗟歲暮、樹猶如此惹人愁、當年曾傍豐和殿、張緒而今已白頭等、均極可誦、又有採料謠、市無魚、黠隸、才甘雨謠、樹稼行、穀賤有感諸篇、於河工楷料、罷鑄大錢等、均痛陳利弊、亦極有關係之文字、至文集中、論佛蘭西、論日本、論英吉利、論甘肅軍務、以及河運摺、

說等篇、亦皆極有關治道之文字、而請免楷料公呈、論旱災與吳康之論楷料等、尤有關于當時情事、可備參考者也、集末附其孫力田等跋、於其祖著述編輯刊刻等事、頗有所論列云、

助息園詩草二卷 清宣统九年石印本

清王葆崇撰。葆崇字小姚，一字孫蝦，號次山，膠州人。諸生，官鴻臚寺序班，保知縣。是集古近體均有，計上卷五十八首，下卷四十八首，總計百餘首，末附助息園記一篇。葆崇為學，皆從根柢上討論，不屑事章句，于歷代掌故如數家珍，更能詳人所略。孫葆田極稱之，嘗邀為通志局採訪，曾著有山左人物考略、梨梓待徵錄、膠屬著述考略、膠志補正、即墨經世文選、膠州詩乘、膠州姓氏譜略、嶲山世官表等三十餘種，皆藏稿待梓。又潛心理學，以居敬存誠為宗旨。至其詞章，每一篇成，時人多歎弗如，然葆崇固未究心為之也。是冊為其友人秦一臣所編定，子鴻圖付諸石印者。集中各詩，純鳴天籟，深得風人溫柔敦厚之旨。其題弟一山房詩後云：滿紙淚縱橫，天然真性情。家鄉二千里，風雨一孤檠。不厭推敲苦，都由感觸成。翻教身世後，南國將詩名。又北闈落第有感云：長安捷報亂飛塵，得意郎君氣色新。七上鄉書仍故我，千餘里路作行人。楓宸不得朝天子，護閣何須見老親。悵望西方無量佛，慈航為我指迷津。等篇，皆所謂純鳴天籟者。詩所以見性情，讀葆崇各詩，殊可知其為人矣。書首附葆崇小像，秦一臣序，及朱士煥等題詞，末附子用所撰墓誌、趙文運所撰傳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婉佺詩草不分卷 福山王氏抄本

清王照圓撰照圓字瑞玉一字婉佺福山人棲霞郝懿行室著有列女傳補注等書是集古今體均有之照圓幼孤母林教以讀書令作列女傳補注于歸後郝懿行有所述造每為寫定題識其所自著諸書皆附懿行書以行尤喜言詩著葩經小記未成懿行撰詩問謂與照圓相問答條其餘義別為詩說采照圓說甚多光緒閒順天府尹曾以所著各書進呈有博涉經史疏解精嚴之褒其所為詩亦極自然有妙造天成之槪阮元母林氏性耽墳籍繪有藏書石室小照獨坐石上元執書侍立照圓嘗題詩云恭詁學經萬卷收嫏嬛仙館翠娟浮齋名積古從公定室有藏書是母留儉素時裝無一點丹青小照足千秋應知淚月踈桐夜綃想音容在選樓云云最為當時所稱又過西海子看新荷云涼亭水榭映朝霞碧沼初開菡萏花海子西頭楊柳岸綠烟深處是仙家及春柳云時回春日曉晴有柳垂金綫葉和風放新枝拂曉禽等篇亦皆為時人所傳誦不置者又照圓嘗有祭財神詩七截十首附刊懿行所著曬書堂詩餘卷後今此集中不載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寒蛩集不分卷 濰縣丁氏傳抄本

清侯登岸撰登岸有志古編已著錄是集則其所撰詩集合古今諸體分年編次計丙午六十三首丁未二十五首戊申四十九首己酉十五首庚戌二十首辛亥三十一首壬子二十七首癸亥十八首甲寅十三首乙卯十四首丙辰二十三首丁巳十六首戊午二十九首庚申十五首辛酉七首總計十五年閒僅得三百七十餘首是登岸於詩亦非苟作者矣登岸少喜吟然不敢涉筆年逾冠始漸作之僻處小邑無師傅又乏切磋之益年四十以後奧游京師與海內名流聲氣相投始聞出所作是正當世又性喜山水嘗兩涉岱勞歷覽龍洞雲門諸勝笠屐所過紀以詩文集中馬鞍山雜詠及懷舊遊諸篇均專紀遊山之作者而濟南雜詠及論山左詩人絕句及贈李滄溟裔孫等篇更極有關山左掌故其他亦大半有關著述之作至吟風弄月無病而呻之詞則絕無而僅有也其自序有云詩者所以鳴國家之盛也而或力有所不足氣有所不充則亦局蹐嗚咽自抒其情志而矣譬諸天地之閒風雷一動而造化之鬱滞以散元氣以暢鳳凰長鳴而宇內之休明以

車、符瑞以呈、下而秋蟲吟洗、何與國家之盛、而不能自已、
亦或天使之然耶、因自念千慮一得之義、錄其詩之可存
者為一集、蓋自比秋蟲苦吟而無與國家之盛云、

小琅玕館雜體詩草一卷 清光緒刻本

清莊瑶撰、瑶字琪園、莒州人、嘉慶丁丑進士、官河北道、著
有聲韻易知等書、是集古近體詩均有、不分體、亦不編年、瑶
嘗遵韻府所收之字、字典所分之部、按次編列、標明韻目、
於各字下、拈聲韻易知、其書簡而不疏、繁而不亂、展卷即得、
最為巧構、其所為詩、空迴超脫、獨成一家、擬諸近代綺飾
之雲霧、掃除盡矣、卷中閱邸抄知蔭之殉難云、魂依睢陽
張巡廟、夢結南岡郭璞墳、又知蔭之闔門殉節、一子脫歸
云、地入重泉偕八口、天留一線脫孤兒、語皆悲壯、蔭之為
滕縣王文直公東槐字也、莒州詩人於清代最少、瑶所為
雖因非名手、然亦自成一家言者、準諸地望、不能獨删、因擇
其稍知名者、為之著錄焉、

守坡居士集十二卷 清道光間刻本

清宮去矜撰、去矜字伯申、號守坡、高密人、是集分體編次、總計詩六百餘首、去矜為雲南布政使爾勸子、早從遠宦、留滇黔最久、其所為詩、雄深雅健、格律遒勁、實爾能聚古人之長、而鑄一家之作、頗足以振起齊風、獨闢詩境、非近世之規規漁洋者比、卷中如湘陰云、夢覺微聞掀枕聲、楚山漠漠楚江清、雨過玉笥樹猶溼、風靜汨羅濤未平、新燕初來青草遠、歸鴦欲越白雲輕、今宵繫纜知何處、三十六灣空月明、又斗郎箐云、束馬懸車險、天荒破一痕、怒峰蹦箭括、邃谷入弓鞬、泥滑鷓鴣叫、樹深猓玀翻、艱難投逆旅、畏虎早閉門、皆極可誦、去矜弟虔來、嘗官嘉興同知、去矜奉其父爾勸就養禾、故集中與錢文端所唱和者甚多、其父爾勸嘗以詩名海內、著有南溟集、去矜仰繩餘緒、不懈而及於古、足為宮氏後勁也、

雙桐軒稿四卷 長山袁氏抄本

清袁守侗撰、守侗字執冲、號愚谷、長山人、乾隆甲子舉人、由內閣中書、累官軍機章京、侍讀、吏部郎中、除兩浙鹽驛道、升廣西按察使、太僕寺卿、吏部刑部禮部侍郎、署貴州巡撫、遷戶部尚書、調刑部尚書、授河東河道總督、卒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清慤、是集乃嘉慶丙辰、其次子繼勤所編者、其所為詩、和平溫厚、無叫囂激烈之語、平正通達、無纖仄詭俊之意、即流連花月、賦詠禽鳥、亦皆天趣盎然、無枯槁蕭索之氣、頗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卷中依松閣有稜竹云、傑閣依松起、悠然遠市塵、為高居子節、稜與大夫鄰、向背枝仍舊、崢嶸勢已新、蕭蕭孤月夜、烟景更宜人、又華陰早發云、華陰古道幾經過、侵曉衝寒鳴嚮珂、官樹蒼涼初日上、行飄拂夜霜多、天開勝景推西岳、地接雄關枕大河、咫尺風陵行入晉、星槎早望鳳城阿、等篇真所謂和平溫厚、平正通達者、紀昀序其集有云、公為漁洋山人之孫婿、漁洋拈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妙悟醫鈍根、而貽山老人執詩中有人之說、以抵瑕而投隙、說者謂二家相濟、乃適相成、是亦掃除門戶之見、公

詩不愧為王氏壻，亦足以兼攝趙氏法，其殆蟬蛻是非之外而毫無町畦於中者云。紀氏所云，誠深知守侗之詩者矣。

根荄詩集二卷 濰縣丁氏傳抄本

清郭廷翕撰。廷翕字虞爰，號冷亭，又號根荄，即墨人，琇孝子。乾隆辛酉舉人，歷官江西知縣。是集古今體均有，隨意編次之。廷翕工詩，善書畫，家刻令宜春、南城，有廉能聲。尋告歸，與諸名士賦詩酌酒，考證書畫古帖，一時推集為東國之勝。所藏古帖甚富，膠州高鳳翰集山左先輩墨跡三冊，顏曰桑梓之遺，移授廷翕，廷翕更搜輯宋元以來，成八十三冊之多。其為政平恕而能斷，所為詩亦冷然而善使人之意也消。如詩中秋日宿莫州故城云：遐思入平蕪，天高一雁孤，何人能倚劍，我自拙吹竽，破座搖星斗，空城響魍魎，可憐秋意切，風雨信長途。寄黃旭東云：一度懷人一黯然，故山回首海西邊，飢來驅我四千里，名亦誤人三十年，世事無心雲出岫，閒却寄雁橫天，君如問訊新來況，七里灘頭上水船。等篇清真愷惻，頗有一氣呵成之妙。餘如大都前鐃歌、中州古雅體詩、廣陵懷古等首，亦均堪吟詠也。

焚餘摘二卷 濰縣丁氏傳抄本

明張爾忠撰、爾忠字首仲、號補袞、濰縣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知河南臨漳縣、擢御史、巡按陝西、累遷都御史、陝西巡撫、甲申回籍、毀家保鄉里、著有平臺召對紀略、砭濤八策、按秦疏略、撫秦疏略等書、是集詩文分體編次、計有序跋書說銘詩等、共計文四十七篇、詩十一首、其中以書札為最多、計有三十一首、選文說五首、餘不過三數首而已、而書札中、大半為其知臨漳縣時所撰、多有關保衛縣城籌措糧餉、堵截流冦之文、蓋爾忠修備於無事之時、全土於有事之日、故其文於明末兵事、至有關係也、其論文大旨、則謂我筆作文、老不如嫩、直不如曲、至理不如不理、法不如不法、選文則必以品之古之真為貴、又謂我之菁華不可迫視、而神骨一本前輩、要令我重而時賢輕、我長而時賢短、我巧而時賢拙、此為真骨董、而以文選質以今漢古之道云云、大抵爾忠一生學問精神、全而注之社稷民生、故其在臨漳時、築墉設備、練兵儲粟、先聲所懾、百萬烏合、望風宵遁、以是大河以北、皆免蹂躪、其曰焚餘摘者、爾忠嘗謂罪略之刻、其有意經濟者也、有意經濟而罪叢焉、至無意經濟、而憂讒畏譏、搔首長鳴、不可焚乎、焚而餘所謂蜣丸也、餘而摘噴飯覆瓿、又總不之計者、吁痛定之痛情不忘言、以人為影、於己寫照、何能盡泯一行作吏、而平昔之愛嚶、尚或聚似、何非塞意、此焚而所以餘、餘而所以摘也、然閒中着情事、淡裡寓籌畫、謂無經濟又不可矣、云云、是爾忠之志、亦可知矣、集前有表揹題辭及評閱較集諸人姓氏、末附周亮工賀張老先生八秩壽序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白鶴峪集不分卷 濰縣丁氏抄本

清黃垍撰、垍字子厚、號澂庵、即墨人、康熙癸卯舉人、是集為全集殘本、僅存夕霏亭詩八十餘首而已、按其目首為雜文、次為夕霏亭詩、次為露華亭詞、今雜文及詞均已缺佚、詩亦不全、僅存此數十首而已、垍謹心守古、確不可拔、多病嗜學、博通四庫書、工畫、書法出入晉唐、詩古文詞雄深雅健、下逮宋元詞曲、無漫駭騁、病十餘年、詩古文詞綺情藻思、皆得之藥鑪刀圭之間、其古樂府取致漢魏、五七言古本李青蓮、近體入唐人及空同大復堂奧、如集中有感云、知慧動天地、志氣橫今古、可惜萬夫雄、亦受造化侮、堂堂八尺軀、區區一杯土、况我久尫羸、力不能幢斧、修短那得知、且啖鷄與黍、又客路云、寥落窮途漫嘯歌、他鄉無復醉顏酡、夢迴客路黃金盡、春到天涯白髮多、慷慨幸留雄劍在、風塵何奈敝貂何、於今是處多芳草、歸去滄州老一簑、等篇、真可入唐人堂奧矣、垍舉於鄉時、同榜皆談制藝、獨默坐、衆訊所以、荅曰、此地為李北海、晁太常謳賞地、又辛稼軒、李滄溟家焉、吾方憶兩公、踏青雀舫、湖光蕩漾、文思挠發、不暇他及云云、是垍之性情風雅、不群、諱於自

律、有足多者、又按李焕章序垍集、謂其詩餘多至千餘首、子夜由房興、大將軍銅綽板唱大江東、並臻其妙云云、其所云詩餘、當即所散佚之露華亭詞矣

清貽居集四卷 孫氏傳抄本

清藍啟肅撰、啟肅字恭元、號惕菴、即墨人、康熙甲子舉人、考授中書舍人、是集共詩三百餘首、分體編次、啟肅幼入太學、適取士易策論、十言主就、東家法、聯族屬、孝友足以維風、文章足以模世、其為詩素主杜工部、而出入于白樂天、其送郭華野總制湖廣云、中旨纔傳出漢宮、直教歡喜到兒童、如聞元祐徵司馬、未許東山卧謝公、列郡多投墨綬、當朝誰不避青驄、澄青豈但荆襄路、竚見訏謨沃聖衷、又麓山晚發云、驅車薄暮望蕭瑟、動林垧日落晚峰翠、雲歸路暝、人聲依遠浦、漁火聚寒汀、更有河州雁哀鳴不可聽等篇、皆為集中之致佳者、馮文炌序其集、謂體近於香山、而風雅過之、沐浴於少陵、而天才踔厲、絕塵而馳、則尤不受其籠絡云云、于啟肅詩、誠為確論、而萊州府志謂啟肅姊壻罹難、曾質己之莊林一區解之、其行誼大卒類此、周道新所撰墓誌、謂其惠澤足以及鄉人、亦非虛譽也、

白雲集不分卷 徐氏傳抄本

清趙清撰、清字漣公、號壺石、諸城人、雍正間旌表孝子、是集古近體均有、共二百餘首、分體編次、清嗜酒、工詩、學於李澄中、醉後淋漓自喜、性爽宕、不事走謁、遇諸薦紳篤盍孟墳索者、即樂就之、故其所著多在諸薦紳間、好山水遊、與張蓬海、石氏兄弟、闕象谷、龍潭諸勝、時往來其間、又與徐桐野步石屋、亂灘流、東循盧敖、瑯琊、南循馬耳、常山、更抵九仙、青牛岑諸勝、所至皆有所作、如山中晚興云、孤影立空翠、西風有落霞、為招滄海月、更渡碧溪槎、泉響初過雨、山香不是花、歸時迷徑路、便可宿樵家、又象山松下有懷甯田先生云、溪上寒雲冷不開、懷人題壁掃蒼苔、形容見字知憔悴、雨雪驚鴻識往來、幽谷自勤歸友夢、聖朝偏重史官材、看松誰憶栽松客、樹已蒼蒼客未回等篇、皆極有意致也、清母王氏歿、葬盎龍村、廬處不去、衣麻衣、拚畚鍤、或勸之歸、清泣曰、吾之為此、乃下愚居喪之法耳、廬傍來一黃犬、驅之不去、後又有蒼狼、每昏夜守之、與犬狎、里人傳以為異云、清所為詩、雖不能自成一家言、然灑脫可喜、特著錄之、以存其人之孝行可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蔭松堂詩集不分卷 膠縣周氏抄本

清法坤厚撰、坤厚字南埜、一字黃裳、別號白石山人、膠州人、歲貢生、是集共古近體詩五百餘首、皆分集編次者、坤厚為若曾孫、工於繪事、得若真不傳之秘、其詩從李商隱入、既而絕出依傍、一意孤行、生平雅遊所至、傾倒嘗與紀昀董元度周永年等人結詩社、坤厚自為之首、又嘗萬里行、不治裝、挐舟維揚、亂三江、踰仙霞嶺、下廣南、命榜人唯其所之、嘗有海口待風詩云、穩坐艙朝待利風、風來吹送雨濛濛、鳴金伐鼓帆初上、萬壑千山勢已東、薄宦故人闊海外、天涯遊客暮秋中、此行為有來槎約、未必銀河竟可通、又江山舟中云、江流掛天漢、魚腹百層灘、前水當肩上、來山俯面看、舟移聲閣索、棹插石嶒峴、向晚西風起、長歌行路難、等篇類皆獨抒己見、不依傍於人者、又集中鐵光白行、將軍樹觀錢塘湖南才口氏謡劉敬洞三十六角湖等長歌、亦均辭充詞沛、至為可誦、評坤厚之詩者、謂建川一集為全書之冠、蓋如燕公多得江山之助云、

省吾齋詩文集二十四卷 清嘉慶刻本

清竇光鼐撰、光鼐字元調、號東皋、諸城人、乾隆壬戌進士、歷官左都御史、是集為其子汝瑄所裒輯刊行者、計古文集十二卷、詩賦集十二卷、大半皆進御之作、光鼐少有神童之目、入泮食餼年未十五、擢詞垣嘗以詩文受主知、性英邁、嘗言士當求有用、如呂黎折王庭湊陽明擒宸濠、乃為真學問、清高宗頗知之、故不數年、已至列卿、凡六任典試、四任學政、一任總裁、所取皆知名士、每試牘闈墨出、爭先快覩、奉為楷模、其所著省吾齋制義、如古傳注、深得立言之旨、工擘窠大書、點畫不苟、望之知為端人正士、為文深得古文義法、足與方苞姚鼐相頡頏、惜其集流傳不廣、無人為之表章耳、其詩亦可擬韓蘇、有過之無不及者、如登五蓮山望海峰云、諸峰皆嶄絕、東峰獨可上、朝來緣翠微、振衣破榛莽、到頂得石棚、小住騁遐賞、東南指滄澥、一氣接沆漭、初暉散餘霞、雲外浮晃朗、想見至人心、天淵與浩廣、世路隘蝸角、蠻觸各爭長、而我于其間、委懷任俯仰、每慮尤悔集、有如鳥避網、適來豁達眸、胸塵一滌盪、即此得元珠、無勞問象罔云云、氣勢雄渾、真所謂過無不及者、

即此一篇、亦足概其餘矣、光鼐典會試時、歸安王以銛以衡兄弟、聯名榜首、和珅欲以此陷之、廷試以銛第一、爲珅所定、乃不能復有言、然光鼐竟以此鐫秩去、洪亮吉謂光鼐依附和珅、即此觀之、益已知其非、固無須嘵嘵置辯也

全樵詩抄不分卷 傳抄稿本

清傅爾德撰、爾德字中蘊、號全樵、鉅野人、乾隆壬戌會副、官嶧縣教諭、著有高密傅氏家傳稟編、淮舫隨筆、郿署隨筆等、爾德各編原分集編次、有蘇堂南遊、左麥堂養疴等集、此本所存僅詩百餘首、雖古近體均有、然隨意輯成、已非原集之舊矣、爾德讀書等身、著述最富、與滋陽牛運震齊名、爲荷澤劉藻所推服、一時稱曰牛傅、又傅氏家乘云、詩文多散佚、今所存者、不及十一、是此冊或即其僅存者歟、今觀集中各詩、類皆激揚慷慨、有古烈士風、亦有沖養和粹、力追陶王者、或其晚年所作者矣、如九江云、江州司馬太饒舌、潯陽萬古常愁絕、我來正值春晝晴、琵琶亭上憶秋月、憶秋月、春江頭、江水東流無時休、人生莫作江州客、楓葉荻花總是秋、又岳忠武祠云、郾北陣雲屯、溵河殺氣昏、軍威連朔野、廟儀衆中原、鐵馬衛峰易、金牌奉主尊、英雄祠地古、淒切不堪論、上二篇一沖一粹、一慷慨、亦足以見爾德詩境所至矣、

碻磨詩抄二卷 清咸豐刊本

清王烻撰、烻原名寓烻、字丹柱、又字大柱、號碻磨、高密人、乾隆乙卯舉人、歷官莒州學正、是編計詩二百餘首、古近體均有、亦隨意編次者、烻與其兄寓焯、同受師法李十桐少鶴兄弟、為高密詩派嫡傳、其所為詩、理足情真、格老律細、於雕刻萬物中、自具風骨、非徒工塗飾者所能學步、如集中哭趙慶孫云、百畝山田三徑資、歲收杞菊可無飢、種來松柏不妨晚、剝取茯苓還有時、雲龍溪堂相待久、花栽江縣卻歸遲、祇今留得吟林在、惆悵塵封自不知、又謝曾賓谷運使刻先侍御兄詩集云、孔融座上本蕭條、張劭墳頭吏寂寥、海內何人求練草、江干有客識詩瓢、封函遠寄非前諾、斟酒長吟當大招、留取一編閱千載、此情未覺古人遙、諸篇均不失高密詩派家法者、大抵烻詩才力豪邁、而斂之以寒瘦、出之以清迴、雅有別趣、雖與其兄同學於三李、然觀其所作、頗多駸駸乎出其兄之右矣、

信芳園吟草不分卷 袁氏傳抄本

清安曰潤撰、曰潤字玉如、長山人、諸生、是集計古今體詩百餘首而已、不分體、亦不編年、亦隨意編次者、曰潤為詩主性靈、絕去雕飾、頗能自成一家、如醉步云、醉步蓬蒿徑、新詩取次成、書燈隔簾影、茶鼎沸鑪聲、嘌雨隨風過、殘雲逆月行、螢吟倍高興、相和到天明、又懷石子真明經云、先生真與世情疏、久掩柴門只靜居、半世春心傷杜牧、十年秋雨病相如、語逢慷慨多經世、詩有推敲每起予、咫尺相違竟三載、教人頻望支輪車等篇、格律嚴整、不愧唐賢矩矱、而怡情山水、感懷朋舊、亦頗足徵其襟懷之曠渺、又集中咏新嫁娘詩云、憶在母家時、姊妹日相喚、小姑呼嫂聲、應來猶未慣、另出新意、王仲初所作、不能專美於前矣、長山地近新城、歷來詩人多主王漁洋神韻之說、曰潤獨取性靈、不倚附於他人、其志誠有足多、特著錄之以存其人云、

遯志齋詩抄不分卷 傳抄稿本

清李時敏撰、時敏字修来、號務齋、德平人、道光庚子副貢、是編古近體詩均有、乃自時敏稿中抄得、故時有塗改鈎乙之處、而重複者亦不少、合而計之、亦不過百餘首而已、惟據德平縣志所載、知天津周士瀚曾為刊行、今未見、不悉與此本相同否、時敏為詩、多抒性靈之言、均有唐宋氣格、頗足為後學之津梁、此冊所載、類多寫胸中鬱積、借題發揮、近體古排類皆有之、頗有慨乎其言之者、縣志所載周士瀚序、謂時敏歸道山後、平時手蹟、蕩然無存、瀚自束髮受書、即蒙先生循循善誘、朝夕無倦容、洵不愧為人師、迨同治甲子春仲、瀚忝宰斯土、莅任數月、後訪求先生遺集、均已散佚、惟詩家存尚有若干首、吉光片羽、倍覺堪珍、隨即捐俸付剞劂氏、亦藉以窺見一班、俾人知先生生平之遭際、與性情云爾、觀周士瀚所序、是時敏亦係潦倒場屋、遭際不時、鬱鬱而終者、是集各詩、牢騷鬱悶、故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羨烏草堂詩一卷 傳抄本

清蘇壽昌撰、壽昌字步耿、霑化人、諸生、是集所收古近體詩、一百二十餘首、亦隨意編次者、壽昌少食貧、力作養親甘旨之需、一日謀不得為兩日供、顧性好為詩、當炊煙不續時、發其慨喟、動中音節、四十以前詩、半得之於樵蘇間、其苦嗜吟咏之心、亦可概見矣、集中晚歸云、幾多岐路總難平、三徑歸來序已更、柳岸星河澄水氣、茅廬燈火出機聲、行藏落寞羞之子、意氣軒昂任友生、自笑耽吟仍舊習、酒瓢歇舉喜詩成、又秋懷云、燕子飄零何處歸、小窗依約透斜暉、直還任我寧全誤、貧不逢人未盡非、水曲蟬隨秋雨歇、徑邊螢入晚烟微、寂寥領取村林景、羞看溟鵬萬里飛、皆清婉圓秀、無粗俗之音、其他如責鴉詞等長歌、亦皆性情中語、而超絕町畦者、念堂詩話嘗摘其佳句有云、蘆狄四圍秋在水、星河萬里雁橫天、古樹疎時殘照遠、短垣缺處暮雲多、貧仍故我羞短、已壯不如人負所生、夜黑鼠生膽、村寒鵲禁聲、樹深慳月色、野近暱蟲聲等句、均可謂研鍊極功者矣、

海客遺稿一卷 博山趙氏抄本

清李文濤撰。文濤字平仲，一字秋水，號海客，益都人。是集

計古近體詩八十餘首，亦皆隨意錄成者。文藻弟三人，惟

文濤最喜為詩，顧性豪邁，不事舉子業，於詩每有得，握筆

直書，已過不復省錄。嘗自言曰：觸物而動，即我是詩，事過

境遷，何必詠我。是其志意之高爽，頗可概見。其德州示同

學諸子云：吾生近三十，自顧無良善，奔走亦何益，異地空

淹留。古今賢與愚，同歸原上邱，愚者竟沒沒，賢者獨千秋。

媿我九尺軀，翻類千斤牛，噉芻雖倍常，甘與羸犢儔，覓莫

託無成，不如淡所求，但使心無礙，形神兩悠悠，終日醉不

醒，頽然合雙眸，嚴冬晷短，烏飛如急流，願告素心者，同我

秉燭遊。一篇其境界開擴，極肖其為人。又嘗詠晚香玉云：

不到黃昏不肯開。晚菊云：怕作殘花故不開。當時人士呼為二

開先生。楊紹基謂其過十三橋口占有千里兩經重九客，

八年六過十三橋之句，河間紀昀極稱許之。惟自其弟文

淵歿後，痛甚，日託於酒，不復致意於詩矣。瑞金羅有高贈

文濤詩有句云：我腹寒如冰，值君得視熱。又云：君能憶我

否，寄我郢中雪。可知文濤豪邁之氣，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是集世不多見，此亦自後裔許蘇轉搜錄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山詩存不分卷 清初刻本

明董樵撰、樵字亦樵、一名嵩、字樵谷、號東湖、原名袁起、萊陽人、諸生、樵所為詩、原有南遊岱遊貫遊諸草、入山偶存燕臺還山偶耕堂諸詩、曾以其所著三四十卷、屬王士禎論定、此集則福山鹿氏所刊行者、共百四十餘篇、樵生明季、見天下亂、慕古人牧豕採薪之風、因易名樵、甲申後棄姓名、居成山之松椒、織席為衽、象日月於上、與掖山趙士喆結茅而居、率子弟躬耕而食、時或荷薪入市易米焉、樵博覽群書、星辰象緯兵法諸書、無不洞悉、其詩有雋才、得法於宋繼澄、惜多所散佚、不傳耳、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詩合騷雅、堪稱作手、如集中江東懷古云、春風嗚咽鳴珂地、寒雨淒涼散蠟長、又如春風公瑾墓、細雨呂蒙城等、皆極可誦、張貞渠亭文稿跋西山詩、稱乙卯冬日過東卯齋、偶胠其篋、得游山十律、快讀數過、極付梓人云云、今遊山十律具在此集、又樵號東湖者、蓋因姜垓曾有昔時難兵起台州、有東湖樵者沈沙而死等語、因號東湖焉、

秋門詩抄一卷 清道光刻本

清余正酉撰、正酉字秋門、歷城人、嘉慶己卯舉人、歷官永濟等縣知縣、按山左詩彙抄、載正酉詩作二卷、此僅一卷、或其初刻乎、詩以近體為多、清嘉慶中張鵬展視學山東、曾廣續盧見曾山左詩抄之選、彙為續抄、正酉曾預校勘之役、嗣又踵編後集、坿自作於後、並取朋僚投贈壽言、屬列卷末、歷來選詩者、每苦詩人仕履、不易搜輯、若正酉所為、正未可厚非也、正酉所為詩、雖不多、而藻密氣疏、韻悠骨健、於唐以後諸家、幾無不備、知其致力者多、而所得亦甚深、如送友人赴粵云、此去投誰是、飢驅路幾千、晝昏梅子雨、秋老荔奴天、八口愁生計、孤帆入瘴煙、明湖春柳色、相待憶年年、又題柳田郊居云、結茅依近郭、高卧對南山、竹院無人到、松亭有鶴還、蓬蒿三徑合、風雨一廬閒、棐上新詩稿、重看每自刪、等篇皆極可誦也、

問次齋集三十卷 明末刊本

明公鼐撰。鼐字孝與，蒙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禮部右侍郎，贈尚書，謚文介，事跡具明史本傳。是集古近體均有。鼐為東宮講官，引疾家居，天啟初，拜詹事，上疏指陳光宗舊事，明朝議紛紜之謬，欲纂修光廟實錄，以成一朝信史，以是為群小所忌，時言官多獲譴，鼐上疏切諫，并諷輔臣忤旨切責，見魏忠賢亂政，引疾歸。鼐好學博聞，磊落有器識，所為詩，發於情，毖乎旨，極變窮工，斟酌中和，率歸大雅。王士禎池北偶談有云：吾鄉公文介公鼐，萬曆中為詞林宿望，詩文淹雅，絕句尤工，不減唐人風致，而列朝詩取之甚少，殊不可解，蓋牧翁多抑西北人也。今觀集中滕陽道中云：齊雲寒仍甚，驅車晚照中，山川滕子國，絃誦魯人風，漸覺鄉音異，還驚歲序終，偃王燈塔近，只在大河東。又秋夜聞笛云：玉樹霜飛明月樓，笛聲吹遍海沂秋，何人能奏梅花曲，一枕西風萬種愁。皆極有風致也。明詩綜云：言詩於萬歷，則三齊之彥，吾必以文介為巨擘焉。鼐嘗論古樂府力攻摹擬之非，深不滿於李攀龍，然觀其七律，仍以歷下為宗，故有文章一代李滄溟之句，李季重書謂其諸體均妙，不屑屑摹古，亦不沾沾是今，極風雅之用，晚年山居諸什，尤得真趣云云，堪稱定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遯山堂遺詩不分卷 清抄本

清李含章撰。含章字繪先，號浮玉，樂安縣人，副貢生。是集古今體均有，乃其弟煥章所編次者。含章與其弟煥章、斐章俱以詩古文名，不復進取，人稱樂安三李。嘗與胡此庵學士辨象山、晦庵、陽明、白沙同異，人聳聽，咸震動。曾游盧龍塞，有詩百首，宋琬甚愛之。為人竊去，刻於南昌，宋琬恨甚，而含章弗之恤也。今集中所載詩，如郊居雜興云：「野徑苔侵户，閒階月到廊。欣逢禾黍日，為製薜蘿裳。雨霽千林碧，霜清一葉黄。興來抱膝吟，未肯讓羲皇。」又郊行云：「散步平郊草履輕，遠心閒逐野雲生。香飄小徑花初落，水漲前溪雨乍晴。僻地不須延客賞，病軀還復杖藜行。臨風最愛黄鸝語，宛宛枝頭四五聲。」等篇均極可誦。據其弟煥章序，謂其同邑徐振芳藏含章甲申以前詩四五百首，振芳客安東、膠州，南昌兩相國收藏之。國變後，兩相國殉節，鮑侍郎、胡學士收藏之，今皆宦於外。又江西孝廉伍際可存寓京稿一册，兵火後不相晤。己亥遊太原、平陽、汾州、蒲解、臺絳，得詩甚多，在太谷令秦歸愚所。歸愚擢遠州府去，亦散佚無存。近作多質之余，因得收其一二帙云。據此序所言，含章之詩已大部遺失，此册所收，真可謂一鱗片爪矣。又山左詩抄謂其所作尚有盧龍雜咏，今未見，當即為人竊刻之盧龍塞詩百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舫詩抄四卷 清嘉慶刊本

清蓋方泌撰。方泌字季源，號春舫，蒲臺人。乾隆己酉拔貢，歷官陝西漢陰廳通判、高州州同、石泉盩厔等縣知縣，擢寧陝同知，授四川順慶府知府，調成都府，改延平府，調臺灣府，署臺灣道。事具清史稿本傳。是集不分體，亦不編年，計卷一九十五首，卷二一百十七首，卷三百零四首，卷四百四十餘首，共計四百六十餘首。其中以五言長歌爲最多，卷三雜詩百有餘首，自謂政餘之暇，意會所及，捫管成章，或敘次梗概，以見大意，或借用古語，以申今情，間復抗

懷往哲，探索庶類，以及招隱遊仙之篇，諸體略備，言無倫次，意鮮指適，亦聊以遣興者。卷四有懷古五十九首，則方泌以溯古迄今，上下千有餘年，中間作者彬彬雅雅，代不乏人，覽其篇什，每懷向慕之忱，因寄諸吟咏，以揄揚前休者。吳興一誠道人序謂一行作吏以來，抗揚不廢，五載監州之任，吟咏偏多，輯詩稿於商山，傾詞源於峽水，吐成珠玉，妙能自出性情，譜列宮商，佳任天然豐韻，古詩既不傷於澀，近體亦不失之浮，得開府之清新，兼含俊逸；皖延年之綺密，更喻淵深，有句必工，無言不雋，有如數先秦之卿相，惜彼英雄，評初漢之君臣，嫌其詭譎；晴烟陰雨，念切痌瘝；寒雪凍雲，感深蹂躪，具見抗論古今之識，曲傳隱憂家國之思。又如林泉徙倚，花石流連，三賢共集於旗亭，二客俱從於赤壁，閒情緻逗，賦物懷人，逸興遄飛，唱予和汝，亦不浪汙筆墨，均堪流播管絃，豈徒鮮妍演天寶之宮詞，斐亹翻漁洋之柳曲云云。大抵方泌詩五言古意境渾遠，筆勢渾淪，上薄魏晉，而結構簡嚴，無牽架支離之失，尤爲不乖古法。律體雖間有聲病，其清真處自可喜，七古亦有佳篇，然究以五古爲最也。

柯邱遺稿不分卷 邱氏抄本

清邱元武撰、元武字慎清、號柯村、莒城人、順治己亥進士、歷官施秉縣知縣、擢工部主事、未行、遇吳三桂之變、亂定始行、間道歸、是集乃自其家傳抄者、古近體詩、隨意編次、元武面黝鬚髯、戟張負駿才、於書無所不讀、其所為詩、意險識高、才雄氣健、如集中再赴貴陽云、鬢影蕭蕭倦电袪、高天捧檄又脂車、胥仲柰木喇賓戲、腰折依人和子虛、自喜神仙成脈望、誰能鐘鼓化爰居、馬蹄驛路花香滿、削牘歸來好著書、又漫成云、少壯辭家老始歸、魚羹喜莅雁先飛、艱虞戎馬書難寄、舐山房頗空違、海內交遊多豹變、天涯行李只鶉衣、年來原隔思吾季、還報南荒兔出圍、等篇、均極可誦、蓋由其結綬以後、閱歷蠻荒、遭罹兵火、故能奮鬱挺以自其奇、元武父石常、祖志廣、三世能詩、均有集行世、家學淵源、固不同凡響也、山東通志謂是集有刊本、今未見、不悉已遺佚否、

松石館詩稿一卷 清康熙抄本

清宿鳳翀撰、鳳翀字翼之、號汶篁、掖縣人、諸生、是集計古近體詩百餘首、分體編次、掖縣宿氏、善詩文者頗多、鳳翀與其羣從兄弟孔暉、孔暐、愈宓等、均能詩、各有詩集傳世、鳳翀所撰、體格高渾、迴出華流、晚年遊大江南北、與方爾止、張瑤星友善、詩益遒上、集中重陽前三日林元洲邀諸友過寒同山莊、及龍溪即事等篇、幽境颯然、極近晚唐、又五言如西園云、茶灶依花嶼、書齋抱柳塘、深秋云、半嶺含空翠、疎林醉夕陽、東牟道中云、紅知島外樹、白露海中沙、卜居云、病果因風落、繁花冒雨鋤、秋夜云、高風吟墜葉、苦雨默寒蛩、寄呂表東云、碧瀉柴門水、蒼含虛牖岑、七言如華不注道中云、別浦香生霜稻粒、寒汀秋老玉蘆花、重陽云、向暖黃花依嶂秀、驚霜紅葉繞林飛、石臺云、樓邊芳草晴偏秀、山半桃花暖自開、李侍御招飲云、松亭駐霧綈衣濕、石徑無泥蠟屐輕、均可誦、王士祿評其詩、謂平雅中不乏老勁、在諸昆中固當文富于石巢、格弱於孟威、至若一泓蒼溟水、挂在殿角松、即殷丹陽之所標摘、無以過於此云云、士祿之言、絕非虛譽也、

息軒草不分卷 清抄本

清王樛撰。樛字子下，號息軒，淄川人。以難蔭歷官通政使。是集不分卷，古近體詩隨意編次之。樛父鼇永，明天啟進士，巡撫鄖陽。清初起原官，奉命招撫山東，行至青州，為亂民所殺。樛以死事之孤上復讐之疏，予武功爵，起家陟卿寺。其所為詩，向已授梓，乃其友蜀撫張坤育、滇撫李敬玆醵金為之。其後從兄橘感深花萼，補輯遺珠，復為刻傳，高珩為之序。此二本今皆未見。唐夢賚謂其矜貴右丞，其瀏灕沈鬱，滄溟渭南兼有其勝。今觀集中行趙堡口寄念東云：黃沙漠漠近幽燕，澤國心驚物候偏。遠浦送帆初滅影，夕陽到水欲生煙。時名愧我廿年後，歸計多君在雁前。倘過相思須載酒，南溪柳外聽潺湲。又夏日云：暑氣侵人難久臥，夕陽故故度窗紗。不如散髮濃陰下，細看游魚餌落花。等篇，均極可誦。大抵樛詩五七言古跌宕自豪，獨能抒其志意；絕句多淒楚，亦自為一家之言。又按縣志本傳云：姜瓖叛大同時，樛督火器西征，有塞中雜詠諸詩，今未見，亦不載此集中云。

遷菴草不分卷 東萊趙氏抄本

清趙瀚撰。瀚字海客，掖縣人。明廩生，甲申後隨父高隱成山，事蹟具縣志隱逸傳。是集亦其後裔文奎所編輯者。詩共九十七首，古近體均有之。瀚所著原有東海集、近詩搜存等集，今皆未見。瀚為名父之子，家學淵源，迥殊凡響。鼎革後，父子兄弟偕隱，孳海之松椒、蹈海之高風，真可立懦廉頑。王士禛謂其所為詩，諸體沈雄閒放，並臻絕境，弟子詞人，自寧之而後，吾推海客第一云云。今觀集中如成山雜詠云：何年設壁壘，耕牧跡猶新。並海百餘處，屯屯數萬人。就阜民不擾，據險敵如臨。想像東巡烈，神威不可泯。又俠客云：有劍難留客，無心不可言。自憐君父外，不易受人恩。等篇，均語有至性，悲憤蒼涼。又五言寄訊外舅錢君云：酒歌一片氣，夜雨萬重心。石瀨云：匯流寒勢轉，高瀑雨聲垂。海上村云：荒蘆網海帶，嫠婦紡魚燈。贈董樵云：園蔬供客翦，井臼避人修。七言如雲從遣懷云：春風幾度斬新麥，澤畔阿誰岌岌冠。等並皆佳妙。大抵瀚詩雖臻老境，仍極洗鍊。司空表聖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瀚頗有之。集中山中諸詩，悽激悲婉，大有塞客衣單，補閒秋盡之意，迴環

颺繹，足蕩心脾，使不遭喪亂，優游怡豫，詎臻斯境。語云：詩以愁工，信矣。

瀼園詩稿六卷 家抄本

清趙鈞彤撰。鈞彤字絜平，號瀼園，萊陽人。乾隆乙未進士，歷官唐山知縣。此本殘缺頗甚，其前三卷已散佚，第四卷尾題記共一百二十九首，今祇存三十五首，第五卷一百二十九首，第六卷一百三十二首，是其亡者已逾半矣。集中各詩，自甲辰冬謫戍伊犁，路次山丹縣，至辛酉除夕，凡十八年間所作者。鈞彤天資英敏，故所爲詩，語皆沈鬱雄壯。戍所諸作，尤多奇氣。如辛戌發伊犁東歸云：萋萋塞外草，寒沙無深根，加以牛羊踐，重以烈火焚，一冬久不死，後

與春風新，春風自皇都，萬里釋逋臣，東向再拜起，欲語聲且吞，不知當何爲，但有涕淚紛。上堂交簿書，元戎勞語溫，下堂解佩刀，長揖辭官軍，自惟多疢躬，敢有遐殊恩。所愧犬馬齒，十無二三存，望後及鞭策，但得長苦辛，生少南山田，死歿東海濱。又辛卯十月歸次滸山鋪云：墨王亭畔荻蘆刪，放眼湖天曠莽間，漁艇遠橫衰草岸，人家低占夕陽山，殘香寂寂荷千頃，秋色年年柳幾彎，卻數征車待明發，故園空得暫時還。等篇皆沈摯有力，詩窮而工，信不誣矣。

相部集四卷　明刻本

明宋廷年撰。廷年字仁夫，號一川，盂縣人。嘉靖丁酉舉人，官禮部司務。是集原板尚存，已多漫漶，清光緒間曾爲修補刊行。計古今體詩二百餘首，皆隨意編次者。廷年受業於安邱黄海野，善古文詞，行誼高潔，重於鄉評。謁選當銓劇職，辭不就，授魏縣教諭，遷留都司務。所爲詩極秀逸之致，美刺互陳，一一唐人語，雅似王孟諸家。如集中雨中出郭訪王仲房云：爲赴高人約，衡泥到竹林。偶聞流水調，因見伯牙心。湖海君應老，烟霞意獨深。坐來幽興發，對酒一長吟。又夜坐僧房云：愛尔禪房花竹幽，坐看晴日上牛頭。焚香爲下松間榻，煮茗還分洞底流。僧飯暗隨蒼檜長，客心應被白雲留。怪來野老能相識，曾向山中兩度遊。又登穆陵關望雲山云：雲門迢遞枕孤城，山色猶連草樹明。游宦數年還策馬，故園五月正啼鶯。穆陵近識齊關險，海岱中分禹道平。歸路不妨尋雁緒，夢魂先已到鷗盟。等篇皆其集中之尤可誦者。大抵廷年詩清新俊逸，襟懷高曠，故詩皆淡永清新，亦可玩味也。

弗告堂集二十六卷　明刻本

明于若瀛撰。若瀛字文若，號念東，濟寧人。萬歷癸未進士。由鳳陽推官遷兵部主事，歷官巡撫陝西，僉都御史，卒贈副都御史，諡襄敏。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計詩十九卷，序、題詞三卷，記、碑一卷，誌銘、行狀、墓表一卷，策、表、議、疏、跋、銘、贊一卷，祭文一卷。若瀛所爲文，正直氣盛，不斤斤於字句間。其詩則近侍清曠秀倩，出入開元、大歷之間。集中秋夜聞笛云：銀河耿耿桂輪香，短笛悠悠調正長。乍聽一聲來別館，何人三弄擬胡床。吹沈邊月寒生暈，哀動江鴻夜度霜。不是愁人亦愁絶，況逢征戍憶遼陽。金陵春詞云：秦淮柳色弱於絲，十里烟花繞萬時。明月一溪開水閣，何人吹徹玉參差。等篇皆其詩集中之尤佳者。若瀛在陝時，大璫梁永，迺陷知縣滿朝薦下獄，若瀛抗疏力救得免。其後以志不得行，鬱鬱舊病，值大閱猶奮起揚兵塞上，病劇卒。集中各文如贈序、記、傳等，皆侃侃而言，馳驟來往，時見其孤憤之慨。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詩格未臻超脱，而不屑作蕪甚語，誠爲確論。即其文亦無不如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知稼堂詩集抄不分卷　諸城劉氏抄本

清李林撰。林字西園，號野亭，諸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歷官開封府同知。是集共計詩七十餘首，古今體詩均有，書首不標姓氏，不急何人所選訂也。林弱冠即博聞强識，居嘗學李鶴峯金粟堂所知，自少即喜吟詩，凡三寫杜少陵集。乾隆丁丑會試，初用試帖，林試詩特為典麗。廷試日，秦硐泉指謂同列曰：此相鶴雖青田進士也。需次家居，肆力經史，為古文辭，於詩尤涵濡醞釀，溯源於漢魏，取材于六朝，反覆于三唐，悉汰浮放，所為無體不備，而卓然成一家之言。今此冊所選多長歌，如宮杜洲以鐵琊邪臺秦碑作歌紀元、題袁和村十八阿羅漢圖、贈同年彭允初等，又以讀史雜詩、歷代宮詞等，各二十餘首，均極可誦。其贈孟都曹克裕云：司空清海被元孫，十畝山田半畝園。鶴柵鴨田花徑曲，蘿帷松蓋布衣尊。賈來門巷疏人跡，叔後圖書護獎痕。欲訪紅丸遺疏草，未知篋裏可還存。又暮春即事云：平居意緒漫無悰，習靜何閒吊課農。峯帶暖烟山城嫋，溪添微雨水縈容。斷於生計參工拙，閱人情辨淡濃。昨日為垣觀畫策，向陽穿穴考蟄蜂等篇，尤為卷中佳作。林調祥符下東日，適得雪，因以時雪名其堂。後以河工勞勤卒。比歸，多哭失聲者。行抵直隸境，猶紙錢浼奠不絕。其實心行實政有如此者。山東通志藝文志：清知稼堂詩集六卷，觀硯堂文稿一卷。東武詩存則謂其所撰為野亭詩草，今皆未見云。

學靜軒遺詩一卷 莒縣莊氏藏鈔本

清孔淑成撰。淑成字叔凝，曲阜人，博士廣鼎女，復聖裔孫士銀妻。是編共古近體詩十九首。清道光間曾刊行，此本即從刊本錄出者。淑成幼慧敏，通經史，工書善奕，兼曉算法。女紅之餘，焚香披卷，終日不輟。嘗隨其祖任黔中，所至山水景物，多有詠歎，然不肯示人，語人曰：此非女子所應為事也。故人鮮得見者，其父亦不數數見。于歸後以多疾家居，卒時年僅二十九歲。後其家人于敝簏中得此十數首，因刻梓以傳，蓋亦所以重其人也。集中侍母點消寒圖云：堂上傳呼停繡襦，慈顏看此掌中珠。鶴眠積雪三三徑，猩點消寒九九圖。月影清如今夜好，梅花香似去年無。膝前言笑隨弟妹，博得歡顏顏不孤。一篇，尤為可誦。江夏女史葉侯傑序其詩，有云：淑成病亟時，泣謂其父母曰：兒不起，命也。我身鮮兄弟，年邁在堂，無思兒悲也。所為詩大半散佚，淑凝之遇，竟至於斯。余嘗謂北方不重閨秀，故罕有工韻語者，有則必有可傳。淑凝之詩，若使克享其年，其造就正未可量，而卒以早殁，不竟其才云云。山東閨秀，如山左詩鈔所載趙雪庭、周淑履等，均足繼古名媛。淑成詩雖不多，然亦足佔一席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蒙泉學詩選抄不分卷　清光緒傳抄本

清宋鄉撰。鄉字仲良，號蒙泉，德州人。乾隆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甘肅按察使。著有德州志、州乘餘聞。是冊共計詩百三十三首，古今体均有之，亦隨意編次者。鄉嘗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時與文莊公總裁，鄉與往復辯證，文莊推服之。癸未御試，以原官休致，總裁諸公合辭奏鄉學問篤實，行走端勤，保留書局供職。由畢秦階遷升按察使。嘗與盧見曾纂山左詩抄，又輯山左明詩抄，另行。鄉為詩，不主一家，和易近人，不修為雕劖，益其所見者多，故自有其見地也。如集中擬田園秋興云：秋老柴門靜，為農趣自真。黃雞肥供膳，白酒殘留賓。曉日騎驢客，西風趁市人。鄉郡盡漆樸，吾意亦相親。又揚州贈運使盧如云：海氣江聲望不分，維揚名勝古來聞。天教杜牧為游客，人說元龍似使君。三世論交文向首，千秋大業附青二分明月先春色，官閣梅花酒正醺等篇，皆極得天然佳處者。集中又如秋夜懷人絕句、早春書懷、田園新興或十數首，或七八首，亦皆極有意致。又按鄉為詩文，亦得自桐城真傳者。如集中詠方望溪云：律家津畔送秋雨，几杖從時仔細論。其自注云：於雨中久侍，毒言家章之道甚悉云云。是其所為詩文，皆胥有家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白石山房稿不分卷 清康熙抄本

清任廣臣撰。廣臣字子靖、戴塗山、歙縣人、諸生。是編計古近體詩八十餘首、疑自其家抄出、緣其中鉤乙甚多、亦皆依樣錄繕也。廣臣與其兄唐臣皆喜為詩、唐臣豪爽、廣臣則恂雅。王士祜謂蔡司徒在路見陸家兄弟、士衡聲作鍾聲、言多慷慨、而士龍文弱可愛、任氏兄弟殆近似之。廣臣所為詩、以翦刻省靜為主、五言近體猗猗清潤、尤是所長、如集中五言游雲峰山云、平阿堪卜宅、出户已登峯、晚洪云林平、深見色山翠、淡相同、感懷云、薄才名不貴、失意老相并、七言金山寺有佛鈴夜靜潮來去等句、皆佳、又田家云、農業從先世、居同姓一村、川流不用井、柴縛可為門、鍼綫憑雞犬、耕耘問子孫、秋成家釀酒、分日毀瓢樽、摩之王儲詠田家、幸是古體、故能盡致、廣臣以律體出之、其朴秀正復不減。十二筆舫雜錄云、任廣臣五言、如趙河上草堂頗近儲王、又野眺詩立格之超逸、溯襄陽近攀昌穀、張之維亦謂其起聯寫遠山之神入妙、又題贈白畫扇絕句詩信筆直書、自然入妙云、王士禛亦謂其五言秀靜蕭遠、夜鉢右丞、蕩志處可丘杞文房、右挹君胄云云、均足為廣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詩之確評也。

見山堂遺詩不分卷 清乾隆刊本

清趙作肅撰。作肅字齋如，別字子雍，益都人，諸生。是集為新城王士禛所評點者，古近體詩均有，隨意編次。前有聞海季開業序。其集中秋草云：「萋迷仍是舊蓬門，獨有寒螢擁露根。已斷池塘春夜夢，空餘野燒古原痕。遙連紅樹千林色，猶藉黃花九日樽。曾是昔游人醉處，不堪霜冷憶王孫。」大抵作肅詩清雅精健，不同凡響，實能自成一家者。季開業序有云：「齋如先生見山堂遺詩，前輩王漁洋先生選定，謂其雅逸高妙，卓爾不群，雖未梓行，已為世所傳誦，真昔人所謂心空眼豁，妙手天成，而又能以一家自成乎今古者。」云益都趙氏自進美後，世世能詩，至執信而大昌，作肅為進美兄子，其源固自不凡也。

貞園詩鈔一卷 民國十年排印本

清丁錫彭撰。錫彭字菊生，又字錢生，濰縣人，諸生。是集共六十餘首，為江陰曹家達所選訂者，古今體均有，隨意編次之。錫彭少聰慧，耽書成癖，年十六，聲噪邑黌，未弱冠而歿。嘗自謂遇時艱難，不敢以功名為望，每逢花朝月夕，惟取唐賢詩卷吟詠之，而不知倦。讀書之暇，觀物類之動靜，感時序之變遷，得句成聯，必藏之書帙中，不敢言詩，不過歌之詠之，若村謳漁謳，以暢所懷而已。曹家達選其詩，皆存其卓然可傳者，其他殘編碎錦，特以取徑稍卑，恐累其全體，因不之存，使後之讀是編者，惜其少，不惜其多，實為已足。王憲熹序，謂其格律氣韻，洵得唐人之三昧者，流連風則選清超秀潤，雅近王儲；盛懷時事，則言婉多諷，香山遺音；睠懷詩友，長言以歌，詠李杜之論交，千載如見；其述懷嗟歎，皆真情之懇摯。鍾氏評孟東野詩曰：「仁孝之言，自然風雅。」可以移贈云云。大抵錫彭之詩，宗唐之王孟，古體尤為雅飭，而浩歌放懷，悉見性情之真摯，宜人感物，兼備體用之精深，頗合乎古之作者也。集前有王憲熹、曹家達、韓繼昌等人序及自序，末附王貞女士詩抄，則錫彭妻也。

王貞所撰者。王貞爲張僖女，幼聆庭訓，稚嫺聲律，于歸後唱和之作盈筍篋。錫彭歿，守節七年，以哀毀卒。詩僅十四首，讀之頗有乃父眠琴閣詩詞之風格也。

諸葛忠武文集四卷附錄二卷 清道光刻本

漢諸葛亮撰，清張澍輯。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即今沂水縣境也。事跡具三國志本傳。澍字時霖，一字伯瀹，號介侯，又號介白，嘉慶間進士，歷官玉屏、永新等縣知縣，治事簡易而持法嚴，好責善於上官，文章鉅麗，爲時所稱。撰有姓氏五書、續黔書、養素堂集，又輯刊二酉堂叢書，皆行於世。是編首列年譜，其第一第二兩卷計目錄共文百三十餘篇，類皆掇拾三國志註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而成，網羅至博，固已詳備無遺，惟剌取片語單詞，未免纖碎。篇

目雖衆，成片段者，固極少也。卷第三爲武侯十六策，第四爲心書五十條，以李夢陽有心書，即隨書經籍志著錄之將苑之語，因改題曰將苑。自來輯武侯書者，明王士祺有武侯全書廿卷，楊時偉有諸葛忠武全書，其書均多蕪累而少採擇；清朱璘有諸葛武侯集，庸俗時文，益汙篇簡。前提要已斥之。澍搜釆散逸，較諸本增益倍蓰，固屬詳贍，又每條注其出處，並略加考證，其錄自蜀志者，且於文前略序其原委，自較他書爲核實。惟黃陵廟記及心書十六策等，前人已證其偽，而澍仍錄入，並未加以考證，亦不言其

僞託則亦不免失之至八陣圖及二十八宿分野諸條朱彝列入附錄尚從要稱其猥雜尤甚今掛克升為亮之著作體例尤為蕪濫矣附錄二卷第一卷轉錄有關諸葛之詔書箋啟書札等亦自蜀志及類書中搜採者第二卷則錄漢唐以來諸葛氏論贊碑記等二十餘篇書首列陳壽進諸葛亮集表蜀志本傳附所撰答客問及自序等

瑣屋詩稿一卷 東萊趙氏抄本

明趙士完撰士完字汝彥號硯石掖縣人由副貢中崇禎壬午舉人初授福建清流縣知縣不就明南遷晉以兵部司馬兼東閣大學士徵用未幾致仕遯跡不出是集為其八世孫文奎編輯共詩七十餘首古今體均有之士完當明季之亂棄家南徙流離瑣尾羈棲廢寺有終焉之志弟士冕守鎮江物色得之強之歸所撰詩歌多淒楚之音然怨而不怒頗得風人之旨如集中接家緘云天涯音問久寂寥書到木蘭魂欲銷淚迸十行情脈脈鴻飛千里羽翛翛衣冠東海羞秦帝歌舞臨安陋宋朝莫傍大河直北望風寒白骨夜燐燐又旅舍感懷云迢迢雙履累虛名手自焚書厭百城回首烽烟故國夢遙瞻山嶽舊家聲蒼鶴影壁峰塵遠雄鶚雲橫渤海清長鋏漫勞嗟客舍肯將溫飽負生平均極淒楚又五言村居偶成云燈暖聞青的愁懷破僻書坊宿良盛隱居云長河浴落日老樹撼秋風又微風圍落葉細雨潤晴沙七言初度感懷云浮生益算成多事旅鬢愁侵舌未休秋夜集飲云他鄉偏覺蛩音切此地從來雁羽疎等句亦極可誦王士禛謂士完人如沉醉埋

照神氣融散，而其詩則煒燿如日之初出，堅潔如古烈士之心，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云。大抵士元之人，有如阮步兵，故其詩稜稜有骨，無綺靡之態也。又士元集世少專本，此乃其八世孫文奎搜輯而成者，雖卷帙無多，亦足以傳其人矣。

光祿集一卷 明刻本

明馮惟訥撰。惟訥有詩紀，前提要已著錄。是集為平原東丕揚所選其姪孫琦校刊以行者。詩共二百十餘篇，分體編次，計五言古二十一首，七言古七首，五律八十餘首，七律六十餘首，其五七絕句共二十餘首而已。臨朐馮氏自裕以下，累世皆進士，裕子惟重、惟健、惟敏及惟訥，皆有文名，而以惟訥為尤著。靜志居詩話謂其詩華整可觀，三馮並稱。今觀集中詩，如壽親云：不見親容又幾年，鄉園迢遞路三千。龍節九老葡萄酒，銀燭諸孫玳瑁筵。燕塞刺持徵虎士，天山何日靜狼烟。西風骨嶺頻回首，不為傷離倍黯然。又清明日與孟豫川對酌云：憶昔看花日，長安萬柳春。今朝青海畔，獨似曲江濱。有客孟公醉，無魚馮子貧。佳長感傾蓋，雲月夜談親。又答上盤中盤二王孫見寄云：幽人小築碧山隈，草閣無譁晝不開。玉騎忽從花外轉，雲函驚自郢中來。談慕夜讌文昌殿，作賦嫌登銅雀臺。北海偉長今寂寞，何時更接玉霞杯。等篇，均所謂華整之什也。山東通志藝文著錄其集為十卷，今未見云。

宗伯集八十一卷 明萬歷刊本

明馮琦撰。琦字用韞，號琢菴，益都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文敏，事蹟具見明史本傳。是集詩文合編，悉皆分類編次。卷一至六，為古近體詩，約三百餘首。卷七至二十九，為序記題跋傳贊表狀誌銘表啓諭勅等雜文。卷三十為經筵講章。卷三十一至四十七，為日講通鑑直解。卷四十八至五十九，為奏疏。卷六十至六十八，為策論祭文。卷六十九至八十一，為書牘。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萬歷間數陳讜論，中外想望風采。在當時詞館中，與東阿于

慎行皆為一時冠。慎行序其詩，謂古體淵源漢魏，而軼出于唐；近體則沈浸盛唐，而致極于杜，兼備衆美，而出以一家。其究華而若斂，冲而若餘，大而不陵，細而不底，神在象先，而輔之以氣，情懸物外，而運之以辭。此所以勝云。又序其文，則謂其修學博而不濫，其抽思深而不譎，其綜藻華而不離，其議論辯說，邈探惚恍，冥造希夷，愈入愈研，愈出愈宅，而不可端倪。其指畫政體，陳說機宜，密策決於一言，碩畫陳於萬里，名實必中，權正相資。其奏對之疏，獻納之章，辨官敎典，考古究今，理侈而核，辭亮而婉。至敘事理吏操，縱闔闢，虹流波詭，而繩尺森然，無少遏佚云云。大抵琦以經術文學領袖館閣，學有本源，詞尚體要。其經筵講章、書牘策論之屬，頗足羽翼聖經，鼓吹信史。而歷官奏議，討論朝典世故，亦稱詳覈，比諸陸敬輿、蘇子瞻，實無愧色。至於礦稅之政，播州西夏諸役，修河轉漕等費，亦皆言之中窾，事事破的，誠所謂神識超絕者。至其詩則古出建安，而下逮於唐；近出高王，而旁溯於杜，亦為當時所不可及者也。集前有李維楨、于慎行二人序。按山東通志著錄琦北海集四卷，今未見。另有文敏馮先生詩集一書，亦六卷，與

此集所載者同，惟集末附詞數闋而已。

鄭司農集一卷 清乾隆雅雨堂刊本

漢鄭玄撰。清盧見曾輯。玄有周易註，前提要已著錄。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歷官洪雅縣知縣，遷廬州府江寧潁州等府知府，擢兩淮鹽運使。嘗校刊乾鑿度、戰國策、鄭氏尚書大傳、李鼎祚周易集解等書，撰有出塞集等。鄭玄文集，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卷，又錄一卷，唐書藝文志卷同，錄一卷則不載。其文見漢書本傳者，僅戒子書一篇，是集所載有相風賦、伏后議、春夏封諸侯議、易贊、詩譜序、尚書大傳序、魯禮禘祫義及戒子書，共八篇。搜羅既博，自較完備。玄遺文之傳於今者，僅此而已。明代閩中張燮、婁東張溥，輯漢魏六朝人集，至稱繁富，而不及鄭氏，是此書可稱輯玄文者之嚆矢矣。惟康成有答甄子然書，載鄭子目錄，劉子玄曾引之，今不可得見。又有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周禮廢興篇中，此本並未採入，或以文不全且雜以公彥語，別白為難之故歟。是集前後無序跋，既不能詳其採輯體例，又不存其片詞單語所輯各文，亦未注其出處，要不免失之疏舛耳。

瞻泰樓集十六卷 明刊本

明許邦才撰。邦才字殿卿，號空石，歷城人。嘉靖二十二年舉鄉試第一，歷官趙州永寧等知州，終周府長史。邦才好詩文，與同縣李攀龍、殷士儋為友，所為詩有海右梁園等集，此本為其最後刻成者。其詩風格頗近攀龍，而氣格不逮。然攀龍詩多客氣，邦才溫厚則過攀龍。明詩綜詩話謂其詩銳頭年少，騁獵平原，耳後生風，鼻頭出火。如集中歲暮贈于鱗云長卿慕人千載前，何以與君俱少年；子雲期人千載後，何以與君共白首。君有仙才自不知，顧我逃禪衆所嗤，擁褐閉關恐偃蹇，買山百里猶嫌淺，終年樂裏清羸疾，深夜高吟獨抱膝，興來攝客登華顛，醉去目客談劍術一篇，奕氣殊倫，即令張正言為之，不是過也。邦才初知趙州，無何調永寧，嘗題詩山家，譎惆得風人之旨，李攀龍亟稱其梁園集內各詩，殊為不稱。惟集內絕句，則頗快意耳。謝榛謂其詩軒軒豪舉，旁若無人，殊為定評也。

雲月硯軒藏稿不分卷附近遊草調皖紀行草　清刊本

清趙國麟撰、國麟字仁圃、號拙菴、泰安人、康熙己丑進士、由直隸長垣縣、歷官永平府、大名道、長蘆鹽運使、福建河南布政使、福建安徽巡撫、擢刑部禮部尚書、授文華殿大學士、事迹具清史稿本傳、著有學庸困知錄、是集計古體詩百餘首而已、其近遊草亦僅泰山紀遊百韻詩一首、及遊徂徠記一篇、調皖紀行草、則古近體詩均有、中多流連光景之作、國麟以丙戌捷禮部試、至己酉乃應殿試、初令長垣、不數月、庶獄悉就理、屢遷長蘆運使、清操尤著、遂陟封圻、登臺閣、正色立朝、侃侃如古大臣、今觀集中詩、如古風云、亭亭雪裏松、拂拂風中柳、皎月未沈樓、紅日已盈牖、閨中感歲華、紈素不離手、不作嫁衣女、願為機織婦、豈不苦力作、賤妾意所守、又水簾洞云、銀河西瀉散珠房、東澗鎔級滿石梁、遥憶匡廬千尺瀑、何人為築讀書堂、等篇、均極可誦、又皆如其人也、近遊草之首、有徐徂望題識、又山左詩抄引國麟門人張希傑所撰行略、有調豫唱和詩一種、今未見、不悉尚有傳本否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雙介軒詩集一卷　沂水劉氏抄本

清高淑曾撰、淑曾字魯知、號椅園、沂水人、雍正丁未進士、歷官蒙城縣知縣、六安州知州、雷州府常德府知府、是集為沂水劉氏由其後裔抄得者、卷帙錯亂、未能整比、卷中間附朱識、似經人刪定、其子癸曾、乞姚鼐論定、或即所選底本歟、淑曾由六安擢雷州守、時值六安大饑、制府尹文端公、以淑曾素得民、留辦賑務、喜讀書、所至必購古書、與泰安趙尚書、平陰朱鴻臚、相埒、在六安得宿儒楊友敬、事必諮而後行、昔兩漢掾曹、皆令長自辟、其邑之材俊、論者以為周官遺法、制最近古、而得人亦極盛、淑曾所至、以循良著、有自來也、其所為詩、實合唐宋之體、思力所嚮、搜抉奇異、出以平顯、憔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逮、而乃出于仕宦奔走之餘、故其才頗為偉也、集中有次韻家南阜左虒畫梅云、老阜瘡湯人、肝腸藻冰雪、左虒出霜枝、勁氣如拗鐵、凍雷吐幽妍、一一冰肌裂、不覩桃李榮、弥保歲寒節、凋零知何時、莫使幽香滅、客至云、年來不得意、削迹卧荒村、地僻朝慵起、童喧客到門、茶烟飄素壁、花氣入清樽、所愧無兼味、芹芽摘小園、等篇、皆極有佳致也、

停雲詩集不分卷 安邱張氏抄本

清辛宜岷撰、宜岷字江峰、安邱人、乾隆間諸生、是集世無刊本、計古今體詩三百餘首、隨意編次、宜岷為詩、少仿蘇陸、後乃究心李杜、曾客揚州、以詩古文與德州盧見曾昌樂閻循觀、膠州法坤宏、諸城王中孚相師友、見曾輩皆推讓以為弗如、曾為蔣文恪題春橡圖、深被激賞、欲致之幕下、以尋親出塞辭、蓋宜岷父避家難出遊不返、宜岷南浮江淮、北走遼瀋、零丁涕泣、終不得其蹤跡、濰縣韓夢周為題出塞詩有云、餘生狎虎豹、雪涕遍關山、今集中有復州詩云、遍訪復州信、前音俱是訛、怨同遼海闊、愁共塞山多、大地無歸所、此生將奈何、弟兄空急難、唯有淚滂沱、又自遼東回過鼉磯島云、玲瓏岩上石、幽隱島中村、雲起常遮屋、潮來直到門、涼蟬愕新響、野寺飽餘飧、回音邊天杳、衣沾血淚痕、蓋宜岷天性純孝、故時時流露于字裡行間也、據辛象九撰馬炅傳、謂宜岷曾居炅家、注杜詩、動經旬月云、云宜岷所注杜詩今未見、想已散佚無傳矣、

冷玉巖集五卷 傳抄本

清李鎔撰、鎔字振文、號琪園、壽光人、乾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官寧武府同知、是集詩許三百餘首、分作編次、先是鎔始彙其所撰詩、各為一集、有玉堂海山等名稱、此刻其晚年合編定本也、鎔自入詞館、學日進、文章日益有名、其所為詩、清婉圓秀、無悄鄙之音、而長篇淋漓跌宕、超絕畦畛、尤非貌為古者、其送黃禹功之楚云、一片匡廬雲、飛墮彭蠡湖、曉反照湖邊路、渺渺紅烟啼鷓鴣、一聲啼腸一斷、鴻雁才逢即分散、同是東西南北人、未必人生不相見、蘭舟一別如浮萍、行到瀟湘我醉醒、楚王宮裏西風起、一夜秋聲滿洞庭、又送鄉人歸感而有作云、又折青門柳、鄉園幾載違、人隨芳草遠、夢繞落花飛、夜雨自春水、新陰空釣磯、年年故山伴、書札寄當歸、二篇皆極有佳致、文藻序其集、謂齊魯文學本乎天性、而性各有所近、學各有所承、申培之釋詩、不必同於轅固、鄭康成之箋詩、不盡泥毛公之訓詁、琪園盡讀古人之詩、蘊釀深而執筆亦自抒其所欲言、非專學新城而後工者云云、是文藻實鑒其詩之佳而稱之、故出語自極真摯也、

隨緣草堂文槀一卷守約堂詩集一卷　清康熙刻本

清王章撰、章字酉山、莱陽人、順治丁亥進士、歷官井陘武平知縣、左遷石首丞、署遠安、吳三桂反、抗節歸、是集文多傳誌、詩則古今体均有之、二集前刻在章知井陘時、後刻在其改官福建並補石首丞時、而二刻中仍重出初刻數首、其所為文有才筆、而好作支離曼延之詞、詩不精格律、而自真率、蓋章少孤力學、仕屢不遂、晚值吳逆、抗節行邀、亦可稱為嶔奇歷落之人、故所為詩文、皆以傲詭騖刻出之、亦自有其境地也、如江南雨云、寒霧密為雨、孤帆掛遠風、望疑無地接、行恐與天通、雪羽拳沙冷、金鱗跋浪雄、荊州何日至、欸乃大江中一篇、其詞句頗為歷落、章在莱陽詩人中、不甚知名、然其性情磊落、亦自不凡、今印其書以存其人可耳、

西城別墅詩一卷　傳抄本

清王啟涑撰、啟涑字清遠、新城人、士禛子、貢生、官茌平教諭、是集共詩三十餘首、古今体均有、皆隨意編次者、啟涑為士禛長子、嘗構西城別墅、效摩詰輞川、為十二詠、辭旨極幽夐之致、蓋啟涑世其家學、作為聲詩、汪洋渟滀、清麗閑雅、是冊皆其詠園居者、其高古視他詩更進一格、如憶樊川云、勝概曾聞白鹿原、郎平往事感青門、何如韋杜春三月、花發城南第五村、又同蕭亭舅氏晚坐石帆亭聽瀑云、蔥翠滿西城、園林媚光景、女牆斜照明、春空露雲亂竹嘯與松吟、眾妙獨心領、噴薄匹練飛、洞澈毛髮冷、相對滌煩襟、如遇石籬境、樂此遂忘機、陶然萬慮屏等篇、其辭旨均極盡宮盼之能事者、張貢序其詩有云、遊其別墅、幽邃紆餘、無亭閣傑屋之觀、有荒山野水之思、然後知清遠因心造境、即境會心、而詩之境固自不殊云云、大抵啟涑詩、承其父緒餘、極意於神韻之旨、故所作辭旨頗極幽夐之大觀也、啟涑詩尚有茌山詩存、因繼集、閑詩堂小槀、讀書堂近草等集、今皆未見、不知已散佚否耶、

糊庵詩草不分卷　清乾隆抄本

清朱鈺撰、鈺字子濤、號巖公、陽信人、明諸生、嘗自號一劍客、是集總古今體詩三百餘首、以五言古律為最多、乃利津李氏自其家抄得者、七言至少、似有殘缺、或非完帙也歟、據山左詩鈔及惠民縣志、鈺所著有巖公詩集、一劍草及南遊紀事小草等目、未悉與此集有異同否、鈺志氣邁上、素以忠孝自命、慷慨千古、睥睨當世、有攬轡澄清之志、為人岸然不阿、高自位置、明季天下大亂、與尤岳琦、馬素顯諸人詩酒嘯歌、放懷吟詠、其為詩淋漓悲憤、張膽而書、旁若無人、侯封公謂其悲壯、氣骨嶙峋、一種嶔崎磊落夭矯陸離之狀、尤不減少陵所云、語不驚人死不休也云云、然如集中所載同社看花云、屈指紅將瘦、傷春可奈何、蝶隨香動靜、鳥入樹婆娑、雲影銜山盡、夕陽留客多、相擕成爛醉、拍手一高歌、又如秋郊云、秋雨下秋陰、蕭涼此更深、微風聞落葉、寒霧鎖空林、慷慨千年事、低回一寸心、偶然動遐思、日暮發長吟等篇、其閒情寓意、則又見其有性至情真之概、至其詠及山川草木花鳥禽魚等篇、其摹擬刻畫、亦皆有關于人心風俗者、其才可謂異於尋常者矣、

霞訊集一卷西郭集一卷　清道光抄本

清顏懋企撰、懋企字幼民、號庶華、乾隆六年特典拔貢生、撰有顏氏史傳、愉麋考、古印考、端石考、篠光樓隨筆、東壁偶識、稽鬼談、神錄等、是集乃曲阜孔氏所抄得者、霞訊集詩百餘首、西郭集詩二百十餘首、古今體均有之、懋企于學無所不窺、自經史四部百家之言、以及金石圖譜藝能、無不精別、好考據典故、鉤隱搜奇、無細大恥一不知、著述凡三十餘萬言、為文險奧、不可句讀、而生硬挺拔、無凡俗態、其尤怪陸離之狀、真可自成一家、其為詩擅長於古體、牛運震謂其鐫目鉥心、鏤肝搯胃、蹈幽拔堅、寒峭語語自神鬼氣、今檢集中多五言古體、尤多長歌行、其題長山嗣松岩印譜、貞女行、嫁女吟、讀詩偶述等篇、皆快快矩製、長各數百言、又如新秋夜坐云、久雨消殘夏、晚涼喜獨經、蟬吟疎欲斷、砧響急還停、秋水天然白、秋岧隨岩青、無人亦好、新月滿簷櫺、又和楚源留別韻云、十月風寒作、故園馬蹄得得車班班、故人東望客西首、枯木千章雪滿山等篇、皆其集中之至佳者、大抵懋企為詩、喜劌刻幽峭、故集中多嘔心鏤肝之句云、

銅鼓軒詩抄二卷 益都李氏抄本

清朱沅撰、沅字芷亭、益都人、乾隆甲寅舉人、歷官廣西柳城賀縣宣化臨桂等縣知縣、撰有益都詩紀小傳、是集各詩、多沅官廣西時所撰、共約詩百二十餘首、乃益都李子美自其後裔訏錄得者、其中重複殘缺者頗多、自非完帙矣、沅為官、儒雅如諸生、然所至政聲大起、總督蔣攸銛其才欲調至粵東、沅辭之、嘗吟詩以示意、有句云歸權終嫌梅嶺隔、素心只愛桂江清、云其所撰益都詩紀小傳、詳於論詩、而略於紀事、列北魏至清乾隆末凡百六十餘人、極為詳備、蓋沅學本淵源、究心經濟、立身處世、一惟主於敬、而行於義、今觀集中所載各詩、絕無嫵媚之詞、其古風則有香山之清真、而無其率筆、近體頗有襄陽之超逸、而無其拗體、故雖不標榜依附、然鑽研既深、自能獨成一家矣、小滄浪筆談、曾載其秋螢詩、有誰家此夕停銀燭、獨立清秋冷畫屏之句、今檢此集中不載、其非完帙益可知矣、

于役閩隴詞一卷 清光緒抄本

清王爣撰、爣字喬南、益都人、道光壬辰進士、官岳陽知縣、調署太平縣、是集所收、詩計古蹟四十首、險隘十六首、風俗二十一首、旅況二十三首、律絕均有、惟古體頗少耳、爣官岳陽時、因縣在萬山中、政閒民樸、暇輒進諸生與之談藝、口講指畫、娓娓不倦、縣舊無舉人、至是始有發解者、爣曾三充同考官、得人最盛、解首類多出其房、其所為詩忽諧忽莊、宜風宜雅、不媿文人吐屬、惟古蹟中聞喜縣一條、所載與漢書班志不合、按班志漢武帝行至汲中鄉、聞南越破、因改此鄉為聞喜縣、又至新水鄉、聞獲越相呂嘉、因改曰獲嘉、爣詩則謂漢高帝聞韓信之誅、遂改為聞喜縣與班志所云、大相顯背、莫知何據或爣一時之誤記耳、書前有陸以𨲯序、盛稱爣古蹟諸詩、考據精博、今以此條觀之、其言殊未足信、或亦阿諛之辭也、山東通志藝文、謂爣尚撰有續閩隴詞一卷、今未見、想已散佚無存矣、

薇軒吟草一卷坿補遺 民國十四年石印本

清單紫誥撰。紫誥名洪儀，號芥庵，以字行，高密人。道光壬辰舉人，咸豐初舉孝廉方正。是集合古今體詩編次之，而以五七言絕句為多，總計詩百有餘首，而補遺四十首則全為五律。紫誥捐介自持，非公不入公門，自領鄉薦舉孝廉方正，一切無動於心，視富貴功名泊如，闔戶讀書，喜誘掖後進，執經問字者，率不遠千百里而至。其為詩情真趣逸，致（頗有孟襄陽作風而饒逸）如集中暑月中夜獨坐云「獨坐寸心清，微涼座角生。琴眠風半榻，篆歇夜三更。鶴影花陰晴，螢光草際明。滿城人睡穩，傾耳悄無聲。」又喜閒云「諸事都無累，閒心得自安。吟成詩一首，睡足日三竿。尋勝時邀友，經年不見官。籬花開數朵，扶杖幾回看。」等篇，皆具閒適之趣。易水陳來忠序其集，謂前代詩人，類皆先敦品而後工詩。紫誥光風霽月，立品特高，故所流露於詩者，寫景抒情，觸處有清峭閒逸之致。每讀一過，令人滌蕩塵襟，脩然意遠云云。細讀其集，來忠之言，絕非虛譽也。高密單氏詩人輩出，紫誥亦自足名一家者。

綠綺山房集不分卷 歷城李氏傳抄本

清李紹聞撰。紹聞字字山，海陽人。道光壬午副貢，咸豐辛酉殉難，贈國子監助教。是集共詩百餘首，乃自全集中擇鈔者，古今體均有，審其前後，頗似按年編次而成者。紹聞工四六及詩，據海陽縣志，紹聞本傳，稱其詩稿甚多，兵亂後惜皆散佚無傳，是此本所錄，或其僅存者，亦殊可珍矣。李佐賢吾廬筆談，謂濱州戴己山刺史有詠古七律四首，和者頗多，紹聞和車，每篇各有佳句。詠西子云「生死我成三字獄，姓名猶上七篇書。」虞姬云「同心忍下重瞳淚，小膽難聽四面歌。」明妃云「六宮寵受憑圖畫，大漢安危仗女郎。」綠珠云「芳魂應伴三生石，烈性原高百尺樓。」等句，皆佳。今檢此集中吾廬筆談所錄，皆不之載，是其散佚甚多矣。惟馬國翰貢春詩話所載詠菊八律，今具在此集中。國翰于其立定腳跟風靜後，傳將心事月明中諸句，極為稱許，謂為趙文敏論書，所謂綿裹針云云。大抵紹聞詩清真雅健，亦自有其風格，亦深可藉以存其人也。又集中贈馬國翰有幸逢青眼客，況是白眉人諸句，亦極工切云。

蘭生詩草不分卷　清光緒抄本

清傅扆棋撰。扆字蘭生，一字彤臣，號麗農，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監察御史。是集為章邱孟氏自其家搜得者鈔者。後有孟憲杰跋云：傅氏詩文稿求之數十年，迄不可得。此冊乃從其後裔輾轉抄得者，并附以山左詩鈔所載，僅得詩百三十餘首云云。集中所載詩，古體較少，而以七言律絶為最多。扆為人忠信樸直，胸無雜策。其按江西時，嘗從容定九江兵變。王士禛撰墓誌，謂其詩有瀛海、燕居、柏臺、于役、南遊、家居、吴芹諸集。此冊所載既無名目，又不悉為何集中之詩矣。又古夫于亭雜錄云，謂扆曾應康熙戊午博學宏詞之徵，明年報罷，往來滄州道中，感秋柳賦詩二十首，多可誦。此冊錄滄州道中柳枝詞僅六首，或即其詩。然其散佚之衆可想見矣。此冊各詩，如廣川道中和貽上韻云：道旁故壘跨連營，積雪侵雲勢欲平。莫笑角巾無武略，禁中頗牧是書生。又柳枝詞云：絶代榮華照眼明，幾年聲價重金城。誰言青鬢垂垂老，一到臨風百媚生。等信如漁洋所云，識為集中之至佳者。扆與士禛居同里，又為同年，其受士禛薰陶者，自必甚深。今讀其詩，亦頗有神韻之風焉。又士禛撰墓誌，謂扆所著有古賦一卷、詩文集二十卷、詞曲一卷，今皆未見，尚存人世與否，不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瘦生稿不分卷　清乾隆抄本

清毛如瑜撰。如瑜字貴甫，號太瘦生，陽信人。明諸生。是集乃利津李氏目其〔家〕抄得者，零雜錯亂，不成卷帙，僅得詩八十餘首，古今體雖全有，然以近體為較多。蓋如瑜自國變後，絕意家園，避亂奉母，入青州山中，母卒，擔簦杖策，遍遊至五嶽名山，凡四十年，遇佳山水，輒憑弔賦詩歌以見志。過逢萌管幼安仲長子先徐孺子申屠子龍墓上，輒依依不能去。蓋其人痛國破家亡，抑鬱感慨，一寄之於詩也。如集中登北嶽云：恒嶽嶙峋四望開，正逢春色氣佳哉。風煙下瞰中原盡，形勢遙從萬里來。手接星辰依座近，身經雲豹扣關迴。吾廬東岱登臨舊，爭長崔巍未易裁。又登王屋云：春來何處瞰風煙，杖策還第〔探〕小有天。恍睹樓臺欝層嶂，疑聞環佩擁羣仙。黃河直向岩前墮，白日長教樹杪懸。見說軒皇曾問道，遺松猶自想當年。等篇，撫時有憂之志，溢於言表，然怨而不怒，實得風人之遺。樂安李煥章撰毛異人墓誌，謂一日有友人成某聞門外歌曰：只今猶是有心者，怕有山前荷蕢知。出視之，一人荷擔而立，成君曰：君非陽信毛貴甫乎？俱大笑。是其志識之高，迴〔遐〕異常人之處，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可概見矣。

秀遠堂集不分卷 昌樂閻氏傳抄本

清閻學淳撰、學淳字浩特、號蓉圃、昌樂人、乾隆甲辰進士、歷官安徽寧國府知府、淮陽河務兵備道、降調彰德府、是集古近體詩二百餘首、隨意編次之、學淳所著詩據鄉土誌所載、尚有實照靜役諸集、今未見、不志與此卷有同異否、學淳天性孝友、析箸時、以舊宅讓弟學海、自市宅居城中、又嘗續輯家乘、獨任剞劂、以承先志、積俸累年置田二頃、析其半與弟姪子姓之孤寡者、閉戶以書史自娛、尤深於詩、漢魏以來、皆有評選、其所為詩、多情至語、真有不媿古人者、如集中久不見仲兄消息云、寄語天涯客、高堂念汝深、忽看南國月、不動北歸心、地遠書難達、江寒夢易沈、子規聲最苦、好為發清音、又送舍弟云、嫩春光裡別、江南此去青天路、風諳、住日無多渾似夢、離腸縱飲不成酣、聊將薄俸添行李、莫忘家書寄再三、雁影一行分四處、天涯情緒總難堪、等篇、友于之情、皆溢于言表也、至李佐賢吾廬筆談所錄灣頭夜泊、疏鐙閒遠析、短榻壓春潮、贈焦山巨超上人、補衲青衫招野鶴、倚闌春山數妙鷗、大觀樓眺望瓜步鐘聲來斷續、秣陵山色入蒼茫、詠梅、高士難逢佳句少、生來薄命是梅花、等句、亦極可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次廬遺稿一卷 清嘉慶刊本

清章瑞三撰、瑞三字叔太、曹縣人、諸生、是集為其同邑石蘊壁刊行者、瑞三性坦直、不主崖岸、讀書務實踐、不循時好、工詩、無知者、寧州劉大紳官曹縣時、元宵會諸生、為觀燈詩、瑞三詩最後成、大紳激賞之、由是知名、集前劉大紳序曰、古人有言、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誰肯傳其書者、章生不為時所知、無怪也云云、瑞三於詩、上自漢魏、下迄元明、古今升降源流之故、無所不悉、而以杜少陵為宗主、統觀集中各詩、與大紳唱和者最多、孟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恨、瑞三固嘗感激涕零也、如河工懷寄庵先生云、輕舟依舊滿帆風、幾日西行又復東、送遠獨歸人有淚、朝宗一往水無窮、三春花柳行將隔、兩地關河意自通、回首滇南萬餘里、往來可得有飛鴻、又送寄庵先生南歸云、卧轍攀轅日、相看涕淚流、貫時如父母、此去隔山邱、曉郭東軒出、煙村載酒遊、重來容有日、只是路悠悠等篇、讀之略可窺其衷情矣、大抵瑞三詩、頗有落筆空山、絕無行跡之概、而具氣渾灝、又有欲吞千派之勢、宜乎大紳獨激賞之、故大紳贈別有五雲深處送南行、解組郎官無重輕、底事河干長灑淚、由來名士是多情等句、依依之情、亦可概見矣、

茗齋詩不分卷 家抄本

清李梩撰、梩字梩木、號茗齋、康熙乙卯舉人、癸未已擬會元、未售、感憤發病卒於家、是集計古今體詩八十餘首、分體編次、梩以名家子弟、聲名已震、而守道安命、于寬閒寂寞之鄉、以孝廉終老、嘗有句曰、鳳負雲霄姿、羞為桃李容、其心有可想見者、清代詩家、以新城王士禛為正宗、梩與同里馮廷櫆、少同席硯、又同學詩於士禛、經其指授、卽友淵源、故其情思發越、迴絕凡區、如夏士村居云、今日雨傾盆、昨夜月仰瓦、歎息老農言、占侯乃非假、高樹懸飛流、銀河散綠野、聒聒水蛙鳴、稍稍幽懷寫、披襟倚檐楹、清酌泛三雅、又如過杜亭、弔南村先生云、胥鏞山前太瘦生、南村高臥戶長扃、十年遊宦膺陵谷、五柳歸來半醉醒、歷歷酒痕隨物化、蕭蕭樹色向人青、中郎死後書還在、茅屋秋風子美亭、等篇、皆其集中之極佳者、梩又工制義、與諸城王梩齋名、桐城方苞深契之、目為山東二梩木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汶源遺稿二卷 荷澤李氏藏抄本

清石原灝撰、原灝字景初、號芥亭、曹縣人、因先世自奉符遷曹、故自號汶源老人、補諸生後、援例為鹽司、歷任改補鹽課大使、其所為詩、原有倩遊草、萍吟、續萍吟等、積稿甚多、雍正間河決灌城、悉沒於水、原灝沒後、其子韞璧、掇拾殘賸、編為遺稿上下四卷、卽此本也、原灝博覽淹貫、受業於荷澤房星齋高唐張敬亭、稱入室弟子、著原文原詩諸篇、一以程朱為宗、復專力詩古文辭、以昌黎少陵為宗、如冬日田家云、編茅束版趁晴暉、盡短旋看夕照微、識路牛羊分巷入、喙場烏雀押人飛、洪歸白步流初殺、粗具三冬歲未饑、自笑儒生真素餓、況兼酒冽與蟹肥、又詠史放而崑體云、邯鄲奇貨入函關、反踞阿房擁髻鬟、千日已醒天帝酒、贏秦那復有河山、等篇、讀之吐屬恬雅、頗有盛唐風格、原灝嘗南越吳越、北走燕趙、所至題詠唱和、海內知名咸推重之、又與聊城安紹德、日照卜祥光、卽墨張餘、同里馮灝壎、趙大重等相唱和、故其詩格亦與諸人略似、大抵原灝詩、類皆抒性發情之作、無意於詩、而詩自工、其五言類王摩詰孟襄陽、七言似杜工部李義山、近體時入於昌

黎劍南之間云、

秋崖遺詩一卷 德州李氏抄本

清李國柱撰、國柱字全甌、號秋崖、德州人、乾隆辛酉拔貢生、其所為詩、有槐蔭草廬稿、拒霜齋稿、棗村集、文英集、瀛海集、吟呻集等篇、後因里人宋弼、以其詩與李基塙、胥斯全、英編為廣川四子集、國柱不以為然、乃手自刊除、僅存十之一二、合為是集、僅收詩百二十餘首、合古今體隨編次之、國柱清逸絕俗、又家世能詩、嘗與同學全英、萊蹇青州、受業於趙執信之門、既歸、所學益進、故其於詩、可謂獨得真傳、迥出流俗者、如集中秋懷云、急杵擣秋霜、木葉下淩亂、天際驚雲響、斜陽數聲雁、雁為稻粱謀、銜蘆藉風便、年年避寒來、萬里路不憚、此去衡陽浦、節候忽將變、天南與塞北、何時息勞倦、又讀五代詩話題南唐後主云、別時容易見時難、秋襪香階去不還、故國江山空有夢、一聲腸斷念家山、等篇、讀之清贍深穩、極有大曆十子之風、盧見曾謂山東督學使者徐鐸稱國柱為齊魯諸生第一、有成鳳祥麟之目云云、又山左詩鈔、據國柱寄村漫草錄入共三十餘首、今檢對此集、已多不存、是國柱刊落之多、略可考見矣、

槜香山房詩抄不分卷 清宣統石印本

清朱世德撰。世德字仁甫，單縣人。道光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援例爲戶部郎中，復奏保知府。是編合古近體詩，按年編次，乃其子子猷所編輯者。集中近體爲多，古體殊少。見世德於咸豐同治間，捻匪竄亂時，以孝廉治團練，佐城守有功，復出巨資助軍糈，奉旨褒嘉。耽禪悅，故以聞木樨香額其居。自幼即負詩名，與城武李百盈相唱和，爲詩友。嘗遍遊齊魯燕趙，所至輒有題詠。位雖不達，然世代素封，故其終身能行己志，而託吟詠以自適。其所爲詩，五言短章頗近王孟，七言長歌，如晚江行諸篇，則悲歌慷慨，亦於杜少陵爲近。又如集中春柳云：嫩綠柔條劇可憐，不曾作序已纏綿。腰圍翠帶仍嫌瘦，自斂新痕蛹鬥妍。太液池邊迷燕影，靈和殿外惹爐煙。清明斷近寒猶峭，獨倚雕闌鎖日眠。又夜歸村居云：落日西郊外，前途入望冥。寒鴉啼古木，野火亂秋星。夜靜村逾僻，農忙戶未扃。流雲初過雨，月色淡中庭。等篇，皆極可誦。徐友槑稱其詩雅淡清新，李百盈則謂其味比幽蘭，蓋皆深知世德者云。

勤園存詩二卷 袁氏家刻本

清袁演撰。演字景業，號勤園，曹縣人。乾隆間廩生。是集收古近體詩三百六十餘首，演少從其外祖于振翀學詩，振翀有蘩園詩抄，演曾爲之刊行，又嘗與同縣章瑞三、劉聲宏、孫象言以文字相切劘，雲南劉大紳官曹縣時，對演極爲推重，其爲詩不事藻繪，純本乎胸次所蘊蓄出之。如集中獨坐云：詩成無人和，飲酒只自斟。余懷誠已矣，歎息昔追尋。遺成逐天地，蒼茫自古今。可憐方寸地，誰與判人禽。啾啾孤鳥過，寒月挂疎林。寺鐘聽初起，曠然得知音。又夜起云：斜月當空照，風來分外清。微吟適逸興，小立澹幽情。夜靜天如水，心閒夜不驚。此中誰領會，莫問老書生。等篇，讀之殊可見其爲人。蓋演之詩，大抵質而不俚，簡而能賅，敦古誼，澆薄俗，於倫紀綱常，莫不痛切言之。故其晚年專精醫術，以濟世活人，集前有尹擎龍序，謂其蘊蓄者厚，故悲憫時俗，挽回風教之心，慈祥愷惻，若納斯人於衽席。其心所欲言，則衝口而出之，足以動人於不自知。集末更附其族孫袁燧序一首，於收藏刊刻，述敘至詳云。

海右草堂集不分卷劉氏家抄本

清劉伍寬撰。伍寬字涌若，號此亭，歷城人，雍正己酉拔貢。是集共古近體詩四百餘首，觀其先後次序，似係按年編次者。然年代久遠，輾轉抄錄，其間魯魚亥豕之訛，顛倒錯亂之處，不勝枚舉。伍寬命途蹇舛，嘗兩被引見，皆罷歸里，終至卒老牖下。然其天性穎敏，通脫落筆，甚捷，每饒佳趣。為詩極力追摹眉山蘇氏，桑調元嘗謂其善言情，歎洪作商調，中年涉歷哀樂，雅欲歸諸溫克，不失正聲，晚似下邽灑落幽趣，騰湧乃與意學楊朱云云。今觀集中各詩，如明湖柳色云：嶠橋兩岸近清明，點逗春光翠葉生，古寺樓臺時隱見，畫船簫鼓半陰晴，平鋪鴨綠和煙重，淡染鵝黃著雨輕，莫向人間館離別，一枝留取待新鶯。又吳興紀夢云：東花簾子碧紗櫥，散髮何人坐讀書，行到中庭明似畫，欄杆高掛玉蟾蜍等首，讀之知調元諸語非過譽矣。縣志著錄伍寬集下標十二卷，與本不同，未知其何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閒雲南中詩草抄本

清王克紹撰。克紹字薪亭，別號閒雲，膠州人，諸生。是集古今體詩二百餘首，皆隨意編次之。克紹與高密李石桐、少鶴同時，而年長于石桐。當石桐兄弟訂唐詩主客圖以倡後進，先生首尊信之，與弟克純、穎叔兄子夏蜀子、高密王萬里、希江、王寧言子和，同受學焉。少鶴集中所謂薪澗希穎和王氏五子是也。嘗以春秋佳日，與諸學子聚石桐家，刻燭分韻，競奇鬥捷，若不自知其老者。其為詩極清超之致，晚則更臻閒曠，如集中登滕王閣和子裔一首云：扶病上高閣，子安安在哉，文成亦有命，老去莫論才。山色周遭在，江流日夜來，感君感意氣，還乎不勝哀。一篇措詞安雅，不事雕繪，其蕭然閒放之致，有非他人才力所能及者，誠可謂桐鶴之嫡派者矣。書有長序，不著姓氏，詳其辭句，當即克紹之自序也。此本由高密李氏散出，或即李石桐所選錄者歟。

雒誦堂遺詩四卷 惠民李氏抄本

清劉佐沛撰。佐沛字漢輔，一字介臣，武定州人。是集凡古近體詩二百六十餘首，亦隨意編次者。佐沛幼孤，露無師承，而生有儁才，博聞強識，不為俗學，惟以詩賦自娛，賦最工，高文典冊，數千言立就。後受學於田雯，其為詩，取材也博，造語也工，古今體靡不各具其長，鬼腕人腕，兩相為運，又不分唐別宋，強為之畛域，故田雯愛其學之博，亦賞其品之逸，而時與之揚扢今古焉。集中詩如題江邨齋當闌云：窈窕江邨快雪天，松門啟處散晴烟，紅坳一角山腰寺，白圻雙蓬水尾船，大布斜題新酒肆，衰翁小捉萬吟邊，平生我亦耽幽賞，未買吳興二頃田。又答友人見訊近況云：日日床頭酒一壺，丹青可換不須沽，晴窗了却梅花課，布置閒身上畫圖等篇，皆至為可誦。大抵佐沛詩，惟以醇閑而不肆，合宋元作者之長，仍無戾漢魏六朝三唐之軌迹，識能多師以為師，反情以和其志。又其自學於田雯，後悔其少作，取生平著述盡焚之，惟經評騭者存之，亦可謂善學而知變者矣。

旭齋文鈔不分卷 民國二十年濰縣丁氏排印本

清宋書升撰。書升字晉之，一字貞階，號旭齋，濰縣人。光緒壬辰進士，改庶吉士，加五品卿銜。撰有夏小正釋義、周易要義等。是編計文四十六首，乃其同邑丁錫田彙輯編次者，以門類分先後，首經義釋文，次考跋、書序，次記、傳、誌銘，而以傳誌書序文最多，幾占全集四分之三。其經義考跋僅啟明長庚解、釋鍾等三四篇，而傳誌書序多有關其鄉先達及先賢著述，亦皆非苟作者，蓋書升著述多所散佚，此其吉光片羽，殊足珍視也。書升博聞多識，制行芳潔，為近代齊魯學人之冠。五經皆有著述，春秋主左氏，三禮尤長周官，爾雅、夏小正並有所疏正，通音韻之學，旁及泰西二十六字母，融會以求其通，尤精天算，嘗折服美人黑氏，與孫葆田、柯劭忞等游。點淡不求聞達，嘗以毛惠諸家之於周易，推陷廓清之功鉅矣，頗欲再推陷廓清之，非從天算著手不可，由是推行中西算法，定古今黃赤道大距之變動。今集中武靡嬰買冢田玉券攷一篇，於其節氣合朔用四分秝術，詳為推算，並考其廣長畝數及地形大小，備極精審，而齊魯古印攈兩序，於古官私印之用，及古鈢文

字、皆攷據詳明、不容改易、至諸城王氏群傳、亦備史傳掌
故、未可廢棄也、末附陳蜚聲所撰傳、及丁錫田跋云、

香草園集一卷 清道光抄本

清王衍霖撰、衍霖字雨青、號鹿村、長山人、乾隆辛卯舉人、
撰有多識典截及離下聞談、是集計詩一百三十餘首、古
今體均有之、衍霖幼食貧、性至孝、以教授生徒養其親、五
六歲時、母教以韻語、即能誦記、短於視、然讀書數行並下、
過目輒不忘、博通海貫、同儕莫能及、尤長於詩古文詞賦、
四方求詩文者、接踵於門、操筆立應、惟著書多散亡、收拾
不易、此為其後裔所搜集抄成、非完帙也、集中古意柬桂
未谷云、氷霜何凛冽、妾心氷霜潔、松竹何葱菁、妾心松竹
貞、蛾眉鴉髻桃花面、等閒不與春風見、瑤琴錦瑟不可御、
箏琶聒耳徒紛紛、誤向門前通一顧、被人猜作卓文君、讀
之殊可見其定守之堅、王培荀鄉園憶舊錄此詩之末二
句、謂為道貴人之詩、又別人猜作四字、為（作）旁人錯道、或培
荀一時之誤記耳、又憨齋詩話、稱春雨園雜（記）中、載其題仲
冀寓五律一首、極為秀淨、而無煙火氣、今檢此集中不載、當
在散佚之列、錄存於後、以備搜輯衍霖詩文者之採擇焉、
詩云、烟雨明湖岸、芙蓉越女村、無梁空對榻、鶯語久當門、
若到秋來曼、應銷別後魂、相如能滌器、一為倒芳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曉晴樓詩草不分卷 清光緒抄本

清翟濤撰。濤字伯海，號靜齋，淄川人。嘉慶戊午舉人，官觀城訓導。是編計古近體詩三百餘首，均隨意編次者。濤豪真不羈，具群從兄弟率仕宦，殷實，獨濤貧窶，而困於場屋，既領鄉荐，又屢上公車不第。嘗與諸名士結社於大明湖，暢詠於其間。濤喜為詩，不甚持擇，隨筆成篇，未免染宋人習氣，然其佳處亦時有情真語摯者。如集中擬古云：鄰家有高樓，野雀相爭逐，顧我舊梁燕，不來巢茅屋，茅屋不可居，故爾分飛去。還憶春歸來，携雛共汝語。又歸夢云：年來日月隙駒過，處處隨緣逐逝波，世事幾翻蕉覆鹿，狂懷一放酒成魔，名心不似鄉心切，客夢何如歸夢多。最是吾廬山色好，莫教容易負煙蘿等篇，亦復頓挫淋漓，性至情真，可稱佳構也。王培荀鄉園憶舊謂濤詩石子真嘗為之評選，榛楛既翦，遂表孤花，蓋培荀知石子真所選濤詩極為審慎，故亟稱之。濤子駿又嘗以其先人詩委培荀選定，培荀以不見石子真所評選原本，不易抉擇，乃以不辨菽麥謝之。是濤詩之蕪濫又可略得其梗概矣。

研初堂詩鈔一卷 家抄本

清閻學海撰。學海字星持，一字少臣，號雨帆，昌樂人。嘉慶丁丑進士，官戶部員外郎。是編古今體均有，共八十二首。學海為恭定公循琦季子，循觀猶子，又為濰縣韓夢周女夫。三歲而孤，循觀夢周實導啟之。及其成就，沈毅廉介，好善愛人，極似循琦，而言行純粹，則一法夢周。居官勤於其職，性惡躁進，終身無所攀附。自幼能讀父書，事生母胡以孝聞。年未冠，名譽日起，尤工詩。所撰清婉有機柚，當其發於家庭骨肉之際，不事雕飾，便油然動人。如讀光恭定公手錄課子詩文誌哀云：一字復一字，一字字幾曲折，欲請不成聲，上有愛兒血。客夢云：客夢還家醒自悲，分明記得到家時，慈親苦說秋風起，底事單衣換太遲。骨肉之情溢於言表。至其他佳句，如贈魏懷齋官情似酒何須醉，交道如文信有神，贈周龍鄉隔世慧根含水月，出山文筆帶風雲。詠雪想從色相空時落，詩自聰明淨處來。踏雪獨往妄窮詩世界，閒行惟借酒精神。荏平夜雪夢如鄉信遲難得，愁似歧途舊未經。寓法源寺兒弟漸老同為客，風雨無多又過春等句，皆極可誦。吾廬筆談極稱之，又按又學海承

累世家學之後、以古學敦行、為齊魯士大夫所宗仰、集中所載新柳詩四首、乃用漁洋秋柳詩韻為之、最為當時傳誦、至呼之為閻新柳云、

荷浦詩抄不分卷　傳抄稿本

清李百盈撰、百盈字豐玉、號荷浦、城武人、歲貢生、撰有名臣事略十六卷、南行錄二卷、是編乃自訂稿本傳抄者、繕者不工、致凌雜錯亂、莫可尋其竟委、書首並載百盈小傳、詩約二百餘首、以七律七絕為多、古體絕少、或係抄錄時所抉擇者歟、百盈弱冠以詩名、受業於其家稻坡岡雲兩先生、又與楊子峯田我南諸人晨夕切磨、詩日益工、中年南遊、由皖江而金陵而姑蘇而甌越、弔六朝之廢墟、三吳之遺跡、低徊感慨、頗得江山之助、如集中所載春暮晚眺云、

天低平楚夕陽明、少女風微撲面生、滿徑黃花迷蝶影、一塘新水壯蛙聲、投巢鴉亂猶盈陣、驅犢人來已罷耕、歸路微茫渾不辨、林梢一抹暮烟平、一篇、極為可誦、大抵百盈詩綿邈功緻、綺麗清腴、極可自成家數、清咸同間、曹南多為詩者、率皆以百盈為領袖、是其詩之成就可知矣、

贈雲山館遺詩三卷 清道光刻本

清孟傳璿撰。傳璿字在星，韋邱人。諸生，官壽光教諭。是集古今體詩，均有，亦隨意編次者。傳璿所為詩，五言於冲澹之中，寓深醇之旨；七言則奇情鬱勃，出入於昌黎、長吉間。如閒步云：古岸通新夜，西風倚望閒。白雲黃葉寺，秋色夕陽山。野菊如人瘦，沙鷗共我閒。朗吟獨歸去，流水掩柴關。等篇，為其集中之至佳者。又其五律之佳者，如雲影淡春色，鳥聲喧午晴。天寒增水白，煙重失山青等句，皆極可愛。而馬桐芳憨齋詩話載其閨怨之門前桃李花，春風倚簾

箔。年年見花開，歲歲見花落等句，謂其詩祇似閒閒寫景，可謂怨而不怒者云云。大抵傳璿之詩，性情敦篤，而情樸茂，真而古，婉而摯，頗能入唐人之堂奧，與世之循聲較韻、漫無性情形者，不啻逕庭也。

南疑詩集十一卷 清初刻本

清王奪標撰。奪標字赤城，自號南疑衲客，單縣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江南鎮平縣知縣，以重囚越獄，降調蘄州州判，復升安陸縣知縣。是集計詩十卷，詩餘一卷，總古近體詩四百餘首。其曰南疑者，謂假指南車以祛疑也。奪標負歲力學，詩古文辭為人傳誦。邑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在蘄時與沛縣閻爾梅、黃州王一翥唱和，極一時之盛。蓋奪標文藻縱橫，而又一往情深，故所為詩，亦多性情真至之語。如寄武安彥嵎梅別駕云：鳴禽覗睨隔花間，龍氣星拈每

憶君。同調何人歌白雪，孤踪媿我附青雲。三春活計長安酒，午夜高懷寶劍文。無那郵亭歸夢遠，相思何日可云云。又燕台秋興云：久客無門歎歲華，故園東魯暮雲遮。鷓鴣近水翎如雪，楓樹經霜景似花。人靜隔軒吟蟋蟀，月明何處響琵琶。高梁橋外先朝寺，夜半山僧自煑茶等篇，皆極可誦。蓋奪標稿伴史隱，嵩雒沅湘間，哦松呼月，一段忠君孝友懷抱，窅乎窈乎，洞洞屬屬，一一於言表遇之也。書首有康熙辛亥垣陽張曙序，於奪標之詩頗多譽詞。又據縣志奪標本傳，謂其著有南疑詩文前後集、染翰堂稿行於

世、而曾南文獻錄、則謂其文集無卷數、詩集十卷、又二刻
五卷、皆與此本不同、今未見、不悉其內容異同如何也、

援之荃句選抄不分卷安邱馬氏抄本

清馬澄撰、澄字源思、安邱人、順治辛丑進士、是集僅占今體詩八十餘首、乃新城王士禛選定後抄存者、百餘年間、輾轉抄錄、其中別風淮雨之訛、逐目皆是、然安邱馬氏有清一代人文最盛、澄詩究不失為作家之一、固不能因其少而廢之也、澄中年後、始折節讀書、跌宕風雅、馳騁翰墨、每春秋佳日、鬬茶汎菊、顧曲譚禪、以相娛樂、復專力於歌詩、嘗自定其古近體詩、題曰援之荃句、後遊姑蘇、偶有所感、一夕焚去、家無副本、至堪痛惜、幸澄前以其詩就正王士禛時、士禛錄出若干首、藏諸篋衍、因得流傳至今、是士禛之功、亦不可沒矣、澄詩風格飄逸、蓋逐時好、故士禛極稱之、如集中西村梨花云、郭外梨千樹、春風吹作花、雲邊回燕子、雪裏見人家、貰酒緣溪醉、深枝落帽斜、不堪通谷裹、慘渼問年華、又詠茶云、玉椀冷然瀉石泉、寒香老翠氣新鮮、野人興會無窮盡、長在春風穀雨前、等篇、均極有蕭逸之致、漁洋詩話、謂馮長春與弟源思齊名、源思有句、丁香句云、坐覺人頹渼開墻、春日長甚工云云、蓋澄詩清澹閑肆、不染剽竊塗墍之習、亦足自成一家之言也、

太平堂詩存一卷補遺一卷附東征記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清單楷撰。楷字書田，高密人。乾隆丙午歲貢。是集古近體詩均有，皆隨意編次。計詩草四十九首，還鄉草六十五首，補遺三十八首。其詩以七言律絕為多。其東征記一篇，則記戍遼東之經歷者。楷嘗自謂其性疏才拙，不識時勢，兼昧人情，汩沒塵網中，風波起自平地，出走長城三千里外，顛沛流離，困頓而歸。又嘗謂詩之為道，本諸情性，至所以獨有千古，不由力致者，又非僅情性之跡云云。楷之戍遼陽也，身危朔漠之野，極目無家，欲痛苦而不能，因所長歌以舒悲，故其詩多窮苦悽斷之音，與得志於時者不同。故雖俚言俗說，多感慨所係。如出關云：窮秋猶自客遼東，冷落僧房誰與同，坐樹霜禽暖照日，走軒枯葉冷鳴風，粗氈破絮隨時度，糲飯寒齏到手空，夜夜知交來夢寐，卻無一字寄飛鴻。窮愁之況，令人可哀。而又背云：不鍊金丹不學禪，年來萬事總隨緣，短墻暖曝殘陽裡，小竈寒煨積雪烟，頭白眼花成老態，風和日暖近青天，一杯總使無錢買，花柳依人滿目前。一首則史頗有貧賤驕人之概矣。大抵楷詩，於一切拂亂難堪之遇，每有所觸，輒見於詩，不過攄

胸中憂思，自寫鬱懷，非如安常處順，華羅致好名之上，飛觴分韻，爭新競異也。留郭二氏謂其詩可比艷於義山之語，則非其倫矣。至其以太平名其集者，則以黃庭經有閑暇無事心太平之句，因以名其堂，即以此名其詩云。

螺樓海外文字不分卷 民國五年石印本

李汝楫撰。汝楫字一山，濟寧人。曾學於日本，官泰安知縣。是集詩文合編，雖不標卷數，然亦各自起訖，實分四卷。第一卷計文二篇，第二卷計文三篇，第三卷計古今體詩百二十餘首，末卷為東游雜詠九十餘首，皆汝楫室佛雲寫付印者。汝楫為濟寧右族，其五世祖又為錢塘黄易女夫，故所學淵源有自，生平嗜金石，所藏華山碑為宇內有數舊拓，嘗刻秋盦遺詩行世。又苦好鄭孝胥詩文，故其所撰力摹孝胥。是集文僅五篇，多敘記應酬文字，無足稱者。詩則絶無吟風弄月之作，有關當時掌故及日本風俗者甚多，如書安重根擊伊藤博文事、觀日本歡迎美國艦隊歌、張文襄輓詞、懷人詩等篇，皆非苟作者，而瑞雲曲長歌行，於人情鬼蜮極致慨歎，尤為可誦。其詠櫻花有云：為覩豐神故近狂，自然兩字是專長。誰能遣此少年日，未可全非時世妝。天意最容貧女慧，人情都顧海棠香。舊時常有二千客，此是花中小孟嘗。一篇意致尤佳。末卷東游雜詠，悉記其遊東瀛時所得詩，於日本風俗記之頗詳。繆荃蓀序謂其詩劌鉥心神，疏瀹靈府，流響擊鉢，捷不出於枚皋，佳句入囊，才已媲乎長吉，摛辭則兩漢，遊藝則三唐，行將獨步海內，不受他人之稱譽，異異俗士之譏評云云，未免譽之過當。蕭方駿題詞有文章天籟本聰明，是非古今兩不成，我愛一山色為有，守宗開派自縱橫之句，則頗中肯也。大抵汝楫詩文峣斬絶，有亦手補長蛇，不施控騎生馬之概，而戛戛獨造，又不肯一語拾人牙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素園遺書十八卷 清道光四年葛氏刻本

明葉廷秀撰、廷秀字仲蔚、號潤山、又號謙齋、濮州人、天啟五年進士、歷官南樂衛水等縣知縣、入為順天府推官、遷南京戶部主事、南都立名拜左僉都御史、事蹟附明史黃道周本傳、著有周易翼義、孝經刊誤集註等五十餘種、前提要曾著錄其西曹秋思及詩譚二種、是集計文六卷、詩四卷、孝事四卷、偶言四卷、乃其州人葛于敏所編輯者、蓋廷秀沒後、其書頗多散佚、清道光間、于敏慨其書之散亡、因搜集詩文並孝事偶言等、彙編成帙、即是書也、廷秀受業劉宗周門、造詣深邃、宗周門人以廷秀為首、與黃道周雖未相識、曾因冒死論救、獲重罪、而處之泰然、其義行可稱千古、集中所收文有奏疏議論序記書後告文墓銘碑傳等、共約百二十餘首、詩共四百餘首、古近體混合編次之、孝事偶言兩種、皆闡明理學者、偶言乃廷秀讀禮野寓時所作、文集中救黃道周一疏、及為氏田辨疏等篇、侃侃而讀、正直之氣、可干雲霄、詩亦極佳、如繫詔獄時所作秋興三十首、及和盧德水閒關漫興三十首、皆極可誦、廷秀之詩、宗衡選明詩抄時、李文藻曾搜購得之、值衡卒於洛陽、未及選入、亦一憾事也、又廷秀撰有戢山明儒學案裁之、此集未搜入、則亦殊非完善之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２５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